目录TOC

聲明:本書由新奇書網(www.xqishu.com)自網絡收集整理製作,僅供交流學習使用,版權歸原作者和出版社所有,如果喜歡,請支持正版.

　　《世界最迷人反派角色》作者：禾四

　　文案：“北美吳彥祖？我朋友說如果有問題可以來求助。我性別女，取向，目前不明，還要打分是嗎？那我自己九分，她十分。圈子比較特殊，所以只能說得模糊一點，簡而言之就是我突然對自己最好的朋友起了邪念，怎麼辦？”

　　陸蘅刷着手機看自己投稿下面的一堆評論，熱評第一是“九分？今年維秘你開場啊？”

　　她皺了皺眉頭，把屏幕亮給助理看：“他們怎麼知道的？”

　　模特界橫空出世的超級新星，一年便斬獲無數封面和代言，雖然一張東方面孔，卻沒有那個古國所推崇的謙遜和淡然，愛她的人叫她“塞壬”，恨她的人叫她海那邊的妖怪。

# 第1章

　　Will站在門外頭無聊地嚼着煙恭弘=叶 恭弘，Sam那小子不知道吃什麼壞了肚子，已經跑了好幾趟廁所。他掏出手機看了眼時間，都十多分鐘了，要是被他發現是藉機偷懶，那小子就等着一頓好揍吧。

　　別墅區樹影深深，Will身後卻有陣陣隱約的歡呼聲試圖衝破寂靜的樊籠，他轉過頭，惡狠狠地吐出了嘴裏嚼爛的煙恭弘=叶 恭弘，如果不是這些該死的名流們，他本該舒舒服服地躺在自己的房間里吹着空調，而不是站在豪宅門口忍受蚊蟲和夏夜裡浮動的暑氣，尤其是他的僱主，那個小Lindberg，一想到自己女朋友對他在電視上搔首弄姿的樣子大發花痴，Will的臉色就又差了幾分，那傢伙還不是攤上了個好爹，就像他正守着的這棟房子，就是老Lindberg大手一劃當作成人禮物送給自己兒子的。

　　這時候Sam總算捂着肚子從角落拐出來，Will沒好氣地一腳踹了上去：“你他媽是掉進去了嗎，去這麼久？！”

　　僅僅是一個庭院的距離，夏夜的暑氣就被蒸騰成另一種更火熱的慾望，泳池邊音樂鼓噪，滿是穿着清涼的男男女女，細細看來，就會發現許多屏幕上大熱的面孔，燈光閃爍間，有人在光亮處扭動身軀，有人在陰暗裡糾纏唇舌。

　　“啊！”泳池裡濺出幾聲驚叫，池邊的人扭頭去看，水花都還沒有消散，穿着比基尼的尤物們捧場地作出嬌嗔的樣子，和趁人不備衝進泳池的男人嬉鬧。岸上的人躍躍欲試，一個棕色捲髮男人打了個呼哨，吸引了眾人的目光，然後助跑了一段，“啪——”，大張着手臂撲進了泳池。

　　起初是些給面子的歡呼和女人們裝模作樣的抱怨，只是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那人卻始終沒有從池子里探出頭來，氣氛漸漸慌亂，就在這個時候，從那個身材最火爆的女人身後猛地躥出了一頭濕漉漉的棕色捲毛，伴隨着惡作劇成功后的大笑，在人群里激起一陣快活的空氣。

　　彷彿為了配合這場派對的高潮，主人家姍姍來遲，卻理所當然地吸引了全場的目光。不管真心與否，許多人都露出了傾慕的眼神，有些是因為小Lindberg的皮囊，但更多是因為他身後的雄厚資財。

　　只是旁人有心上前搭話，這位的臉卻臭到了極點，明明是主角，周圍卻成了無人敢靠近的真空帶。

　　“Michael！”打破這越發詭異的氛圍的正是剛剛大出風頭的棕色捲毛，他隨手搭了條毛巾在肩膀上，不顧自己的頭髮還在滴水，就一把勾上了小Lindberg的肩膀，“少爺，又是誰惹你了？”

　　站的近些的人們相互間交換了一個眼神，暗地里鬆了口氣，這位Garcia家的小少爺的確是最合適的人選，但凡是稍稍關注些娛樂新聞的人，又有誰不知道這兩位已經形影不離到讓小報大肆編排性向的地步了呢？

　　然而不論小報如何編排，真相大多與之相去甚遠，不同於外界揣測的兄弟情深，小Lindberg皺緊了眉頭，在被圈住的一瞬間就掙脫了，他隱晦地看了一眼Garcia，這人正輕佻地向周圍送着飛吻，如果不是父親的要求，他何至於要跟這個上不了檯面的私生子虛與委蛇，老Garcia真是昏了頭，怎麼會看重這麼一個玩意兒。他吞了一口酒，壓下了心裏的煩躁，再抬頭時候已經恢復了平時的模樣。

　　小Lindberg正要開口，角落裡卻傳來一陣騷動，Garcia循着聲音望過去，自以為找到了他臭臉的源頭，瞭然地笑了：“Lu可是塊硬骨頭，兄弟，加油吧。”

　　Michael Lindberg想到這半年來的窮追猛打，本以為那人只是欲拒還迎，沒想到這麼長時間過去真的毫無進展，幾乎讓他變成了圈子里的一個笑話。

　　“要不要弄點什麼葯？上次不就是這麼成的么，女人嘛，呵呵。”Garcia突然壓低了聲音，潮濕的氣息彷彿毒蛇吐出的信子，帶着一種自我感覺良好的惡毒。

　　Lindberg微微眯起了眼睛，他舉起酒杯掩飾了自己的唇角，卻掩飾不住那一聲低沉的回復，他勢在必得。

　　“不說這個了！”Garcia瞬間又變成了那個快樂的公子哥兒，他拍了拍Lindberg的肩膀，“我可聽說你接了昆汀的新片，我看以後大屏幕也是你的天下了。”

　　“說得容易，沒幾天就要進組了，我還得增肥大概15磅。”Lindberg撩起自己的T恤，暗暗享受周圍的尖叫，裝作不在意的樣子說，“現在得好好珍惜這些腹肌，沒幾天它們就成一坨了。”

　　Garcia乾脆撲過去將他的T恤扯開，大笑着說：“那就好好享受吧！”就將他一把推進了泳池。

　　眾人舉杯為水花和尖叫慶祝，音樂在這一瞬間也達到了高潮，小Lindberg在水裡站穩了身子，一抹臉上的水，笑罵道：“我看你是皮癢了！”

　　之前被Garcia嚇了一跳的那個女人也倚過來，若即若離地靠着小Lindberg，抱怨說：“Barren真是惡劣，剛剛還故意在池子里憋氣嚇我。”

　　小Lindberg沒接話頭去安慰她，卻也暗自享受柔軟軀體的靠近，他興緻勃勃地問：“你憋了多久？”

　　“怎麼，要比比？”Barren Garcia甩開搭在肩膀上的毛巾，縱身躍入泳池，“就賭你剛買的那輛車！”

　　“我就知道你不安好心！”小Lindberg大笑着，人群逐漸聚集，有好事者點開了手機上的秒錶，大喊一聲：“開始！”

　　兩人深吸一口氣，一個猛子扎進了泳池，圍觀的人醉意熏然，酒氣浮動在空氣里，極歡愉又極荒唐。

　　“一分鐘！”計時的人嚷道，水面還沒有半點動靜。

　　“好像三強爭霸賽裡頭，Harry Potter去黑湖裡救他的珍寶。”有人調侃了一句，“只是苦了我們這種觀眾，什麼也看不見。”

　　“這兩位勇士可不用親自去救，”站在旁邊的是Amanda Norton，娛記鏡頭下的“寵兒”，她的州長父親為了擺平許多□□不知費了多少腦筋，她瞥了一眼還站在泳池邊的那個女人，語氣里的諷刺幾乎快要溢出來，“人家自己就湊上去了。”

　　明白的人心照不宣地笑着，這時候又有聲音傳過來：“三分鐘！”

　　Barren Garcia在水下閉着氣，他隱約能聽見一點岸上的聲音，肺部的擠壓感讓他明白自己已經快到極限了，浮上水面前他睜開眼朝小Lindberg那邊看了一眼，只有這種時候他才能毫不掩飾自己對這位“好友”的惡意，裝腔作勢的傢伙，自以為將鄙視的目光掩藏得很好，難道真把他當傻子看嗎？不過是相互利用罷了。水面之上是晃動的燈光，Barren一時間竟只看見了一片光怪陸離的幻象，他忽略池水在瞳孔上造成的不適，努力睜了睜眼睛。

　　外頭的音樂陷入一種詭異的循環中去，無數調笑和嬉鬧隔着水波傳進他的耳朵，這本該是Barren平日里最熟悉的聲音，現在卻讓他的內心慌亂起來。

　　“砰-砰-砰-”心跳聲。

　　就在他快要耗盡最後一口空氣的時候，突然轉來一束燈光，水下亮如白晝，照出他身旁一張死氣沉沉的臉。

　　Barren心跳大亂，他來不及細想，僅憑本能，拚命逃離了這要命的池子，面對岸上一群人的調侃，他卻只能像一條快要乾死的魚一樣，張大嘴將空氣壓進肺里。

　　漸漸有人發現他的不對勁，人群安靜下來，Barren聲音凄厲，卻只能叫出一個名字。

　　“Michael——”

　　Michael Lindberg死了。

　　泳池邊早就不復方才的縱情和迷亂，音樂早就停了，警察拉來了別墅里應急的燈，強光之下，幾乎所有人都面色凄惶。

　　看着那具慘白的屍體，Reed警官不禁有點頭痛，恐怕老Lindberg已經得知了消息，如果是意外倒還好，但若是他殺，面前這一群牽扯眾多的男女，對他這一個小小的警官可是個大麻煩。

　　只是還沒等他走過去問詢，那邊就自己鬧出了動靜，他趕緊走過去，只見一個棕色捲髮男人指着另一邊大喊：“Lu，是不是你殺的Michael？！”

　　Lu？Reed心中一凜，順着男人的指尖看過去，只看見了一個半個身子都在樹影里的女人，氣氛劍拔弩張，那人卻輕蔑一笑，不慌不忙地走了出來：“誰學瘋狗咬人，連道理都不講。”

　　一時間棕色捲髮男人，也就是Barren Garcia的面色青紅交錯，好不精彩，Reed卻沒心思去注意他，只能看見這東方女人一雙極囂張的眼睛，冰一樣，明明白白地寫着嘲諷，他莫名覺得這張臉眼熟起來。

　　“我們可都看見你之前跟Michael從一個地方出來，臉色壞透了。”Barren到底也不是沒腦子，一口咬死了她，“指不定就是你那個時候給他下了什麼東西。”不管怎麼樣，他得把自己摘出去，人是跟他在一處的時候死的，如果被老Lindberg懷疑，父親為了兩家的合作，根本就不會對他手下留情。

　　女人聞言，勾起了淡色的唇，說出來的話卻像刀子：“若是兩人關係不好，卻又從一個地方出來就得殺人，那你的哥哥倒是聖人一樣的涵養。”

　　這話說得隱晦，但在場的哪個不是九曲的心腸，Garcia家的那些破事早就被旁人嚼得連一絲甜味都沒了，不過是Garcia夫人死了才不過十天，老Garcia就從外頭領了一對母子回來，只是大少爺那時候已經懂事，手段又高明，這麼多年，雖然Barren年歲漸長，但始終不能從他同父異母的兄長身上討到好處。

　　也不知是從哪個角落，竟然傳出一聲忍俊不禁的嗤笑，Barren瞬間黑了臉，他披了一層玩世不恭的皮，平日里什麼都不在意的樣子，卻唯有一點旁人提不得，就是他那位大哥，他垂下眼瞼，遮住了那一閃而過的狠毒，等着吧，遲早讓那女人為她那張嘴付出代價。

　　Reed進退維谷，就在他正為難的時候，助手跑過來，在他耳邊低聲說了幾句，他終於鬆了一口氣，對那頭的爭執也不覺得煩躁了，只是揮了揮手，說：“那就請他們先做筆錄吧。”

　　助手顛顛地跑過去，Reed看着他領着站在那位“Lu”走遠，他始終還是對那張熟悉的臉有些在意，便順口問了一句站在旁邊的實習生：“那女的，誰啊？”

　　小姑娘瞪大了圓溜溜的眼睛，對Reed的問題表示震驚：“那是陸蘅啊！”她困難地念出了這個東方名字，一邊用憧憬的語氣讚歎道，“她可是現在最受追捧的模特，我從沒見過這樣特別的東方面孔！”

　　Reed一晃神，突然想起被自家女兒珍而重之的那本雜誌，封面可不就是這張妖異的臉。

　　別墅的封鎖線外頭圍了一圈人，陸蘅走出來的時候吃了一驚，以為又是那群尋着血腥味來的記者們，定了定神之後，她才看見自家經紀人，正一臉焦急地等待着。

　　“怎麼這麼多人？”陸蘅接過Zac手裡的外套，也不知是什麼時候，那絲殘存的暑氣已經散了乾淨。

　　Zac看她不緊不慢的樣子，料想是牽扯不到她身上了，才長舒了一口氣說：“都是來接人的，死了人誰還敢自己下山去？”

　　陸蘅不置可否，說：“媒體那邊倒是瞞得好。”

　　“也不看裡頭是一群什麼人。”Zac帶着陸蘅往車那邊走了兩步，低聲問，“到底怎麼了？”

　　“好像是心臟問題導致的猝死。”陸蘅將自己聽到的只言片語告訴了他，心裏除了一開始死了人的慌亂倒沒什麼其他感慨，小Lindberg那副皮囊下的靈魂有多下作，圈子里都是知道的，如今他死了，也是少幾個姑娘受折磨。

　　“跟你沒關係吧？”

　　陸蘅搖了搖頭：“沒有。”

　　這一夜似乎特別安靜，陸蘅睡得很沉，連蟲聲都沒有入夢，直到第二天早上被“咚咚”的砸門聲驚醒，她揉着一頭亂七八糟的長發開了門，門外站着Zac。

　　他氣急敗壞地從門外鑽進來，指着手機對她說：“你不是說跟你沒關係嗎？怎麼網上都在說是你殺了人？！”

　　tbc.

# 第2章

　　陸蘅聽了這話心裏一驚，但面上還沒什麼反應，只是接過了Zac的手機，果然，滿屏都是不堪入目的辱罵和人身攻擊，雖然她本人並沒有開通任何的官方賬號，但網友不僅沒放過她公司的主頁，更有甚者，居然摸到了Zac的私人賬號下面，不吝於用最惡毒的話來攻擊她。

　　饒是陸蘅一向心理強大，一時間臉色也有些不好，Zac本來存了質問的心思，這下也不忍心了，反而安慰她說：“反正你沒殺人，等警察公布死因應該就沒事了。”

　　“沒用的。”陸蘅閉了閉眼睛，“就算是意外，他們也會歸咎於我，很多時候網絡並不需要真相。”

　　Zac雖然年輕，但也不是個蠢的，這會兒終於把腦筋轉開了，一下子又想得更遠，霎時間心跳得好像擂鼓：“完了，接下來的時裝周，還有你身上的代言”

　　陸蘅卻沒聽見他失魂落魄的話，正目不轉睛地刷着手機，Zac一時氣急敗壞，恨不得把她的腦殼撬開看看這人是不是少根筋，他正要開罵的時候，陸蘅卻停了手，低聲說：“果然。”

　　“什麼？”Zac沒反應過來，表情僵在臉上，看起來有些滑稽。

　　陸蘅沒空笑他，冷着臉說：“雖然我大概猜到，但果然是Barren Garcia。”

　　“你說最開始發難的人？是他沒錯，都知道他跟小Lindberg‘兄弟情深’，要不是因為他發的twitter，誰會扯到你身上，等等”Zac突然抓到陸蘅話里的重點，“什麼叫你大概猜到？你為什麼會猜到？你是不是又嘴欠得罪人了？！”

　　陸蘅看着自家經紀人寫着精神衰弱的崩潰臉，眼睛里有些微的同情，但沒一點悔改的意思，她順手摁了鎖屏，說：“如果是謀殺，按當時的情況來講，嫌疑最大的就是Garcia，所以在現場的時候他向我發難，也是為了擺脫自己的嫌疑，或者，多拉一個人下水。”

　　Zac皺着眉頭問：“可你不是說警方已經排除他殺的可能了嗎？你真的確定？如果這樣，他現在又何必呢？”

　　陸蘅看了他一眼，Zac被這一點莫名的眼神弄得困惑不已，然後聽見他的好藝人乾巴巴地說：“打擊報復咯。”

　　Zac差點一口氣噎在喉嚨口，半天才緩過勁來：“所以說到底，還是因為你這張嘴。”這句話說得沒什麼波瀾，要是陸蘅願意抬頭看一眼，就能發現Zac生無可戀的表情。

　　然而陸蘅正出神想着些什麼，沒空安慰Zac受傷的少男心，她拇指和食指拈着手機，玩指尖陀螺一樣慢慢轉着，Zac的心神跟着她的指頭轉，半晌之後終於說：“不管怎麼樣，你得發個聲明。”

　　陸蘅沒看他，也不知道想到了什麼，嫌惡地皺了皺眉頭：“聲明是要發，只是我可學不來Garcia那種悲痛欲絕的作態，娘兒們唧唧的，不知道的還以為他死了情郎。”

　　“誰要你悲痛欲絕了，你真要學他，罵你的人會更多。”

　　“我知道，”陸蘅把手機遞給他，有些怠惰地說道，“幫我聯繫個人。”

　　“你有方法了？”Zac也不知道是該驚喜還是犯心梗，“Garcia說看見你跟在Lindberg後頭，像是有過爭執的樣子，難不成是有人能給你作證，其實沒有這回事？”

　　陸蘅唇角勾起一抹笑，明明白白地寫着涼薄：“Garcia說得隱晦，打的就是讓我百口莫辯的主意，我是沒和Lindberg打上照面，但我們確實是從一個方向出來的，臉色又確實不好，在場的人都看着，我能反駁什麼？畢竟他又沒有親口說我是殺人犯。”她淺淡地嘆了一口氣，也不知道是累了還是失望，“如果警方能立刻公布確切死因最好，但只怕他們是要含糊其辭了。”

　　“為什麼？”Zac不解，在他看來，社會影響這樣大的案子，絕不可能就那麼含糊過去。

　　“小Lindberg死前飛了恭弘=叶 恭弘子。”陸蘅說出自己的猜測，她懂一點醫理，看過屍體之後就大概明白死因是心臟問題，但應該不是遺傳病，畢竟如果早就知曉家族的病史，老Lindberg絕對不會准許自己兒子碰□□，“Lindberg家觸手伸得長，瞞着住一點消息並不難，雖然那東西許多地方都已經合法，但因為這個而死，終究不是件光彩的事。”

　　Zac眼神變得複雜起來，自從一年前他親手把名片遞到陸蘅手上，她就成了圈子里一個囂張而獨特的存在，不守規則，卻又總能在絕路后找到退路，他知道她聰明，但更可能的是，她早就在一開始給自己留好了退路。

　　Zac低下頭，目光閃爍，這是他親手掛上去的第一顆星星，他絕不允許陸蘅隕落。

　　陸蘅這時候已經把自己攤在了沙发上，一雙修長的腿架在茶几上，旁人做出來顯得粗俗的動作，在她身上卻顯現出一種落拓的瀟洒，她撩起眼皮，閑閑地笑了一聲：“既然相同力量級不可對抗，那我們就跨級碾壓好了。”

　　Zac雖然不明所以，但還是下意識解鎖了手機。出事之後他早就屏蔽了社交媒體的消息提示，因而屏幕上一條短信就格外引人注目，他不過是無意識地瞥了一眼，隨後就驚叫出聲：“Aneta？她怎麼會幫你？！”

　　陸蘅原本放鬆的身體姿態因為這個名字變得緊張起來，她擰着眉頭：“Aneta Sadel？跟她有什麼關係？”

　　Zac比她還驚訝，他一秒不停地點開了Aneta的ins，最新的一張照片里是一盞燈，燈下站着的人，不就是陸蘅？！

　　“怎麼回事？”沒等Zac把手機遞過去，陸蘅就湊過來了，她聽見這句問話，自己也困惑地搖了搖頭。

　　“這確實是那天的我，她看見我了？怎麼還拍了照？”

　　“你這是在，打電話？”

　　那張照片里陸蘅離鏡頭很遠，卻偏偏轉過半個臉，叫人看見了她微微蹙起的眉頭，她生的是凌厲的長相，但也不知是因為朦朧的燈光還是因為她周身的氣場，整個人看起來竟然有一種無可奈何的溫柔，原本這溫柔放在誰身上都不稀奇，但只是她，就又生出一股奇異的分裂的和諧來。

　　“和我外公。”陸蘅也不知道自己竟然能有這樣的表情，她有點愣住了，卻也言簡意賅地回答了Zac的問題。

　　Zac這時候卻興奮起來，他指着照片下的文字說：“謝謝上帝！這真是，沒有更巧的事情了！”

　　陸蘅將那寥寥幾行字收入眼底：昨天派對上的偶遇，實在美麗，未經允許就拍了照片，希望不要怪罪。

　　下頭的評論已經有人緩過神來，試探地問，有沒有看見Lindberg和陸蘅的爭執，Aneta只回復了一個：並沒有看見Lindberg先生，Lu結束電話之後，我覺得不好意思，也跟在她後邊出去了。

　　陸蘅的神色放鬆了一些，Aneta的話回得圓滑，基本洗清了她身上的髒水，雖然她還是不明白，為什麼她要出手幫她。

　　陸蘅回想起Aneta那張西方人的輪廓深刻的臉，明明並不熟悉，腦海里卻倏然映出一雙灰藍色的眼睛，像冰雕的玫瑰，她若有所思，原來是這樣溫柔的人嗎

　　正在她出神的時候，Zac剛鬆了一口氣便又開始聒噪起來：“Sadel雖然半隱退了，但當年的人氣可是有目共睹，影響力還在，雖然不知道為什麼，但既然她站出來為你澄清，網上的輿論大約也不需要太擔心了，現在發聲明做個樣子就行，話說你剛剛想讓我聯繫誰來着，現在也能省下這個人情了”

　　也不知道是哪一句話將陸蘅從沉思中拉回來，她捻了捻手指頭，說道：“人還是要聯繫的，Zac，幫我聯繫Andrew Garcia吧。”她說得不緊不慢，彷彿從她嘴裏說出來的那個名字並不是Garcia家的大少爺。

　　Zac一臉驚恐：“你不是剛和Barren Garcia撕破臉？這麼上趕着去見他哥？”他雖然反對，但似乎並沒有將聯繫Andrew Garcia看作多麼難辦的事。

　　“哥？Andrew Garcia估計不想有這麼個弟弟吧。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不過這回我們也不算欠他人情，做生意的，自然要各取所需。”陸蘅打了個哈欠，眼睛里閃出一點水光，“總不能把火引到別人身上。”

　　“但你有什麼能跟Garcia家的大少爺交換的？”Zac疑惑道。

　　“老Lindberg很寵愛他的獨子。”陸蘅回了一句意味不明的話，所以他一定很想知道，是誰帶着Michael Lindberg吸了第一口□□。

　　等到一切結束，已經是正午，Zac看着網上的輿論逐漸好轉，心滿意足地說：“果然啊，Andrew Garcia還是忍不下這個弟弟。”更別說老Garcia居然想要把和Lindberg家的生意交給這個所謂的“弟弟”，現在老Lindberg遷怒於Barren Garcia，想來這事是泡湯了。

　　陸蘅正在給自己做午飯，看起來已經完全不在意這件事了，Zac湊過去看了一眼，滿目都是綠油油的蔬菜，他賤嗖嗖地說：“很好很好，不久之後就時裝周了，健身計劃可以提上日程了。”

　　陸蘅斜睨他一眼，露出一個假笑：“要不吃了再走？我給你加點肉。”

　　“不不不！”Zac的臉色頓時綠得好像那盆沙拉，他想起之前被陸蘅塞進嘴裏的白灼雞胸肉，覺得自己嘴巴彷彿又被砂紙磨了一遍，“我先走了，你慢慢吃！”

　　陸蘅維持着反派表情看自己經紀人落荒而逃，最後還是只能認命地端着沙拉窩進了沙發里，今天紐約的天氣很好，她的小公寓像被陽光包在了糖果里，陸蘅嚼着那些綠恭弘=叶 恭弘菜，打開電腦，開始追一部超長的國內電視劇，衣着光鮮的男女主角說著黏膩的台詞，分分鐘上演生離死別的戲碼，陸蘅眼神飄忽，時裝周啊那應該可以看見Aneta Sadel？腦海里又浮現出那雙灰藍色的眼睛，她突然有點臉紅，嘟囔了一句：“長得還挺好看”

　　tbc.

# 第3章

　　夏末的時裝周，巴黎街頭隨處可見穿着時尚的男女，很多人在攝影師的鏡頭前停留，但更多的人卻態度悠然，對旁人的注目並不以為意，這個城市的人似乎也浸透了巴黎的氣質，驕傲，慵懶，並且善於享受生活。

　　如果說尋常街道上還能感受一分法式的隨性，那麼秀場外頭就全然成了戰場，在別時別處難得一見的名流們扎堆在了一處，時尚主編、買手、明星和模特將現場的焦點模糊分散開，成為一片不停歇的閃光。

　　陸蘅小心地避過人群進了秀場，她沒想到明明還有好幾個小時才開秀，外面的人卻聚了這麼多。後台里雖然人不少，但大多是工作人員，模特還沒有來幾個，陸蘅摘了帽子，揉了揉頭髮，打算先找個坐的地方補補眠，最近跑的秀場有點多，實在是睡不夠。Zac原本有心讓她做秀霸，多刷一刷存在感，奈何她實在懶，拒了好多，要不然估計連每天四小時的睡眠都保證不了。

　　陸蘅四處看了一圈，最後只發現牆邊似乎有個沒人經過的死角，那裡放了一排衣架，滿滿噹噹的衣服把她的視線遮得很嚴實，所以直到她走近，才發現原來地方已經被人佔了，看身形，應該也是個模特。

　　“比我來得還早。”陸蘅默默嘟囔了一句，正準備轉身走開，那人卻好像察覺到什麼一樣，動了動垂着的脖子，似乎是要醒了。

　　陸蘅也不知怎麼了，一時間也沒有動，直到撞進一雙灰藍色的眼睛里。

　　是她

　　Aneta剛剛應該只是在閉目養神，因而眼神清明，並沒有殘存的睡意，她態度平和，被陸蘅看着也沒有覺得局促，反而揚起一個淺淡的笑容：“你好。”

　　陸蘅的心漏跳了一拍，鼻尖似乎能聞到一陣若有似無的玫瑰香味，上次的事情她托Zac和Aneta道了謝，自己卻還沒有和她接觸過，本來想找一個正式的機會，誰能想到第一次見面是在這樣的場景下，毫無防備，也猝不及防。

　　“你好。”心思雖然百轉千回，陸蘅的面上到底還是控制住了，她克制地頷首，“上次的事情，還有沒有正式跟你說謝謝。”

　　Aneta沒跟她矯情，只是笑得更真誠了一點：“不用客氣，只是举手之勞。”

　　“就算是举手之勞，也幫了我很大的忙。”陸蘅堅持道。

　　“是嗎？”Aneta不置可否，她收回腿站起身來，陸蘅不動聲色地後退了半步，這人居然比自己還要高一些，特別是那雙長腿，就算是在模特圈，也是驚人的完美。

　　“如果要表達感謝，不如請我吃飯吧？”

　　“什麼？”陸蘅還沒收回眼神，聽見這話一時沒反應過來，看見Aneta溫和的眼神后，她點點頭，“當然可以，不過我不太清楚你的口味”

　　“什麼都可以。”Aneta整理了一下頭髮，表示自己並沒有忌口。

　　這時候後台已經來了許多人，有化妝師不小心撞到這邊的衣架，小聲地罵了一句髒話之後，卻發現眼前正站着苦尋不着的兩個模特。

　　“我的天，你們怎麼還在這兒？快點去化妝做頭髮，Jones夫人已經快要罵人了。”

　　陸蘅好似不經意地躲過那個化妝師伸過來的手，微微側過了身子跟Aneta說：“走嗎？”

　　兩人一前一后地走了出去，留下那個化妝師站在原地，看着兩人的背影，一臉蕩漾。

　　“老師，你在看什麼？”助理跑過來，看見他的獃滯臉，非常不解地問道。

　　“真完美啊～”

　　“Lu和Aneta？”助理順着他的眼神望過去，若有所思，“她們倆一定關係很好吧，之前那件事，只有Aneta幫Lu說話了。”

　　“誰知道呢，總歸好看的人聚在一起造福的是我們的眼睛。”化妝師感嘆道，然後突然想起自己的工作，一拍自己助理的頭，“就是你，我把正事都給忘了，去去去，工作了。”

　　之後便是亂中有序的準備時間，陸蘅坐在髮型師和化妝師中間，不動如山，任由他們翻弄自己的髮型和五官，Aneta和她的化妝台沒有挨在一起，她有心向旁邊望了幾眼，還沒等看到那張熟悉的臉，就被發型師扳正了脖子：“親愛的，不要亂動。”

　　陸蘅偃旗息鼓，乾脆垂下眼皮，自己想事情，她倒是不很擔心妝容和服裝會多麼怪異，畢竟巴黎一向崇尚奢華優雅，就算是dior最劍走偏峰的時期，在怪誕的倫敦時裝周面前，也顯得乖巧了。頂多就是鞋有點難走，她想到之前走高定的時候讓腳背幾乎垂直地面的那雙高跟鞋，臉色還是變得有些不好，更別說還要穿着那樣的鞋下樓梯。

　　“親愛的，弄疼你了嗎？”髮型師一錯眼看見鏡子里她的神色，有些不安地問，雖說髮型師並不需要討好模特，但他在業內沒什麼資歷，又聽許多人說過Lu的性格特別難搞，這下難免有些惴惴。

　　陸蘅眼睛都沒抬，平着聲音說：“沒有。”

　　這句話一說出來，髮型師的不安反而更濃重了點，倒是化妝師跟陸蘅合作過幾次，明白她的脾氣並不像臉色這樣臭，就開口打了個圓場：“哈哈，只要別把她頭髮扯禿就行。”

　　他也沒指望陸蘅能接一句話，只想讓髮型師別耽誤了工作，畢竟陸蘅是次開，第二個就要上場，更別說還有整理服裝的時間，給他們留的已經不多了。

　　誰料陸蘅懶懶地說：“對我的髮際線好點吧，再禿我就只能戴假髮了。”

　　這笑話有點冷，但空氣終於真正地融洽起來，髮型師加快了手上的動作，索性雖然他經驗不足，但手速還可以，等陸蘅的腦洞大概開到大西洋的時候，他一拍她的肩膀，用終於鬆了口氣的那種輕快聲音說：“好了，換衣服去吧。”

　　更衣助手有男有女，而模特們都約定俗成地沒有穿內衣，陸蘅最初的時候還會覺得彆扭，但現在已經摒棄了那種性別的觀念，對於模特而言，肉體已經沒有差別，重要的不過是身上的那一件衣服。

　　那邊Aneta已經換好了衣服，現在還有兩三個助手圍在她身邊，手忙腳亂地替她戴上首飾，她很自若的樣子，和相熟的人在聊天。

　　她好像是要開秀的，陸蘅想，缺少睡眠的腦筋終於轉動開，她本來還在奇怪，Aneta明明已經是半隱退的狀態，平時只是接接廣告，拍拍大片，怎麼又出現在秀場，現在靈光一現，才想起來她似乎是品牌的繆斯，最常挽着設計師走上台來致謝。陸蘅暗自想，這人看起來確實符合品牌的氣質，那種略帶中性的女性魅力，像煙草一樣，獨立又誘惑。

　　她伸出手臂套進那條窄瘦的袖管里，心裏不禁有些慶幸，看來最近的塑身還有點用，她沒工作的時候是絕對不會出現在健身房，縱然被Zac戳着腦袋罵了許多次，也依然堅持自我，死性不改，於是只能在每次時裝周這樣密集的工作時間點前瘋狂虐待自己，每天健身，並且不吃碳水。

　　“你要是平時堅持，何至於現在要這樣？”Zac看見她的健身計劃之後，竟然覺得受到了驚嚇，這女人平時懶得成精，居然能對自己下這樣的狠手，他可能要考慮轉變一下對她的態度，總感覺，惹不起。

　　陸蘅當時沒回答他，畢竟剛從跑步機上下來，氣還沒有喘勻，不過說實在的，她也並不覺得很辛苦，既然她覺得用一時的嚴苛換取其他時候的放縱是值得的，那就沒什麼好抱怨，對自己的選擇感到後悔這種事，並不會發生在她身上。

　　“妝容很適合你。”耳邊的一句話讓陸蘅回了神，她一回頭，發現已經妝扮好的Aneta正笑着看她，哪怕在後台不甚美好的照明下，都光輝熠熠，彷彿女神。

　　“謝謝。”陸蘅有點失言，乾巴巴地回了一句，“我也這麼覺得。”

　　Aneta莞爾一笑，但並沒有藉此調侃她，反而微微俯下身子，湊近了看陸蘅的眼睛：“他們沒有化很重的眼妝，這襯得你的眼睛更加好看，黑得像夜空一樣，裏面還有星星。”

　　陸蘅受了這樣的誇獎卻顯得很坦然，因為她也覺得這次的妝容很美麗，過去的許多秀場妝只適合西方模特深邃的輪廓，在東方人的臉上就不免顯得突兀，不過說到美麗的眼睛，她認真地回望過去：“你的眼睛才好看。”

　　Aneta愣了一下，而後微微搖了搖頭說：“你真是太可愛了。”

　　可愛？陸蘅不自在地皺了下眉頭，她聽過別人說她驕縱、囂張，甚至是詭譎，但還沒人說過她可愛，這真是

　　她還沒找出一個合適的詞來形容自己的心情，Aneta就開口逗她說：“我大約比你年長七歲，應該有資格誇你一句‘可愛’吧？”

　　陸蘅有些訥訥，剛要說話，就被推了一下，然後秀導暴躁的聲音就響徹了整個後台。

　　“姑娘們快點站好！秀馬上開始！”

　　前台的人聲也配合地沉寂下來，半晌之後預示着開秀的音樂響徹了T台，陸蘅站在Aneta身後，看着她披上那一身的氣場，步伐堅定地走進光里。

　　然後成為了光。

　　秀很成功，陸蘅和Aneta都只分到了一件衣服，又是最先下台的兩個，也就成了最悠閑的兩個。兩個人坐在一塊兒，沒怎麼說話，但看着別人手忙腳亂地換服裝也成了一件挺有趣的事情。

　　陸蘅這一年風頭正勁，品牌給了她次開加領閉，作為新人，能得到這樣的紅血青睞，算是出盡了風頭。

　　等到雜七雜八的事情都處理完，正好到了飯點，陸蘅有點憂愁，她對口腹之欲向來沒什麼要求，所以哪怕來了巴黎許多次，也只是按部就班地跟着Zac吃些東西，更別說她根本分不出來米其林三星和快餐店口味的差別。要不就Zac上次帶着去的那家？陸蘅想起最後賬單上的價格，不免有些肉疼。

　　跟Aneta說了之後，她一副挺驚訝的樣子：“真的去那家？”

　　陸蘅湊了湊鼻子，難得感覺不好意思：“其實我也不知道哪家好吃，要不你來選？”

　　Aneta想了想，問她說：“你接下來是不是還有工作？”

　　“嗯，巴黎還有幾場，之後還得飛去米蘭。”陸蘅老老實實地回答。

　　“那我吃的時候你就只能看着？”

　　陸蘅撇了撇嘴，對自己不能隨心所欲攝取食物也有點不滿：“或許我可以點一份沙拉。”

　　“那也太可憐了。”Aneta看了陸蘅一眼，挑了挑眉說，“這樣吧，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帶你去個地方。”

　　陸蘅心想，太狡猾了，被那樣一雙眼睛看着，誰能說出拒絕的話呢？

　　反正她不能。

　　tbc.

# 第4章

　　陸蘅怎麼也沒有想到的是，這個地方是Aneta在巴黎的公寓，她站在門口躊躇了一會兒，心裏不是不困惑的，第一次見面就到別人家裡？縱然她自己洒脫，現在也覺得有些不對勁。

　　“進來啊，愣着干什麼？”Aneta很放鬆地把包放下，轉頭看見陸蘅還站在玄關，失笑道，“我發現你還挺容易走神的，世界在你眼裡一定很有趣吧。”

　　“Zac就只會說我腦洞大。”陸蘅見她態度坦然，也就放下了顧慮。

　　“Zac？你的經紀人？”Aneta想起一點印象，“他很年輕。”

　　陸蘅聽過很多這種話，明裡暗裡，有的人嫉妒，有的人諷刺，言外之意大概就是在這個圈子，年輕大致等於沒有經驗，最終總要歸結到他們走不長久這樣一個結論上去。

　　但是Aneta似乎只是就事論事，言語中甚至還透露出一股讚歎的意味，於是陸蘅也沒有擺出防禦的姿態，只是說：“還好，我也很年輕。”

　　Aneta正在給她拿喝的，聽了這話便從冰箱後面探出頭來：“你真的很有趣。”接着又說，“氣泡水好不好？或者你想喝一點啤酒？”

　　“水就好。”陸蘅已經對Aneta的誇獎有點麻木，她因為定位原因，從出道以來，哪怕受到讚歎，也多是帶着一點陰暗負面的意味，像這樣和軟的表揚真的是少之又少，結果和Aneta相識還不到半天，就接二連三地從她嘴裏蹦了出來，陸蘅簡直要開始懷疑她是不是有一套異於常人的感官系統。

　　“給。”Aneta把水遞給她，陸蘅正在打量她的公寓，房子並不很大，但一個人住也是綽綽有餘，各處都不冗雜，乾淨利落得像它的主人。

　　“從窗口可以看見埃菲爾鐵塔啊。”陸蘅小小地感嘆了一句。

　　Aneta點了點頭：“嗯，也不是刻意的，大概在巴黎，總是避不開。”

　　“啊”陸蘅身體放鬆下來，“有這麼一個落腳的地方還挺好的，比酒店要舒服多了。”

　　“那你可以住過來啊。”Aneta喝了一口水，說得很隨意。

　　陸蘅轉過頭去分辨她的神色，猶疑地問：“你認真的嗎？”

　　“這有什麼好不認真的？”Aneta放下杯子，“我知道你們東方人最會客氣，但我可是個北歐人，想什麼說什麼，我真的希望你能住過來。”

　　陸蘅表情有點一言難盡，像是吞了蒼蠅：“你對第一次見面的人都這麼好嗎？”

　　Aneta被她問住了，居然還側過頭認真地想了一會兒，之後好像自己也找不到答案，只能無奈地放棄了，只是說：“就當是為了那張我偷拍的照片的版權。”

　　她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陸蘅的光芒太耀眼，剛一出道就刺傷了很多人，但她當時已經是半退圈的狀態，因而得以冷靜旁觀。這個新人颱風霸道，硬照又妖異，再加上那些若有似無的□□，本來應該是她敬而遠之的類型，但或許是因為年長許多的緣故，又或許是因為陸蘅的實力實在過硬，Aneta總是對她存着一份惜才的心。如今的秀場已經和她當年完全不一樣了，品牌似乎已經將社交媒體上粉絲的多寡看作選人的標準，因而綿軟的台步和鬆散的體態都變得屢見不鮮，Aneta想起很多人叫陸蘅海那邊的妖怪，她暗自嗤笑，她們的步伐看起來倒更像夜遊的惡鬼。

　　陸蘅不明白為什麼她眼神變得落寞起來，乾脆也就不再猶豫，拍板說：“那行吧，我如果在巴黎有工作就住過來，按市價給你房租，別不要錢，這已經很占你便宜了。”畢竟在時裝

　　周期間找一間合適的短租房子可不是一筆小花銷。

　　Aneta見她堅持，便也沒有再說什麼，她抹去眼睛里的失落，問道：“你的行李呢？或許你明天就可以搬進來。”

　　誰料陸蘅拍了拍自己背着的那個雙肩包，姿態隨性得要命：“其實大部分都在這兒了。”

　　Aneta非常不可置信，雖然她是覺得陸蘅的包看起來很實用，但也沒想到實用到這個份兒上：“我以前工作最起碼都要裝滿一個20寸的行李箱，你這能帶什麼東西？”

　　“兩套換洗衣服，旅行裝的水乳。”陸蘅抬起眼睛，上目線看起來非常無辜，“其他也沒什麼好帶的了。”

　　如果Zac在這裏，一定會忍不住撲上去揪她的耳朵，居然還想通過賣萌矇混過關，哪個模特來時裝周就帶兩套衣服？！

　　Aneta終於發現陸蘅只是穿了一件很簡單的白T和牛仔褲，只是因為身材好，居然還有點極簡主義的味道，她忍俊不禁：“你還真是仗着自己長得好看。”

　　“我是來工作的，又不是來蹭鏡頭的。”陸蘅無所謂地聳了聳肩，然後在心裏賤嗖嗖地加了一句，反正我穿什麼都好看。

　　Aneta因為這句話對她又另眼相看了幾分，無論什麼時候，敬業總是能贏得好感。

　　夏末秋初可能是最愜意的時候了，空氣是乾燥的暖融，陸蘅越來越放鬆，到最後幾乎要現出原形，變成一朵長在沙发上的蘑菇。反正接下來要一起住，遲早會知道我的真面目的，她有點自暴自棄，乾脆撕了那層驕矜的面具，有一搭沒一搭地和Aneta聊天，一雙鳳眼快要被困意淹沒。

　　“困了的話可以先去睡，主卧旁邊就是客房。”Aneta適時地輕聲說。

　　陸蘅稍微清醒了點，但還是迷迷瞪瞪地說：“唔，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嗎？”

　　Aneta剛想說不用，一看見她水色瀲灧的眼睛，話就吞了回去，她輕笑兩聲：“那就給我當模特吧，讓我練練手。”

　　陸蘅做了個夢，夢裡面她因為睡過頭錯過了代言品牌的發布會，被Zac用高音喇叭在時代廣場上循環播放“老闆帶着小姨子逃跑，我們沒有辦法，原價500塊，300塊的陸蘅，現在統統只要20塊！20塊！”偏偏她還被Zac押着，動彈不得，只能接受公開初刑。

　　她在睡夢裡用力掙扎，最後終於能勉強睜開眼睛，眼前的景象很陌生，她過了一會兒才反應過來，現在是在Aneta的公寓里，只是耳邊節奏鮮明的“浙江溫州，浙江溫州，最大皮革廠倒閉了”卻讓她懷疑自己莫不是還在夢裡。

　　“Zac？”陸蘅咬牙切齒地接起電話，“你改了我的來電鈴聲？”她一直用原始鈴聲，哪裡有這種興緻特意去換這樣鬼畜的音樂，而能碰到她手機的，除了自家經紀人，也不作他想了。Zac也真是閑得慌，為了這種低級惡作劇，一個純正美國人，還花功夫去下載這個鈴聲。

　　手機那頭的聲音顯得有點心虛：“誰讓你好幾次不接我電話，不過這個不重要，你現在跟Aneta在一起？”

　　“你怎麼知道？”

　　“”Zac猶豫了一下，還是開了口，“全世界都知道了。”

　　“嗯？”陸蘅漸漸擺脫睡意，清醒過來，“什麼意思？”

　　“你去看看ins吧。”然後他用那種乾巴巴的語氣說，“你們關係，挺好的哈。”

　　陸蘅一腦袋問號，剛要掛斷，突然想起來個事：“對了，順便告訴你，我之後會住在Aneta家，明天你要是有空就幫我退個房，東西你願意收拾就收拾，不願意就算了，我再買。”

　　“什麼就順便說一下？你倆見第一面就同居？！”不出意料地，Zac開始大呼小叫，“陸蘅，你可憐可憐我，別再給我作幺蛾子了，還有，酒店的東西誰愛收拾誰收拾，我是你經紀人，又不是你買來的奴隸！”Zac被這突如其來的消息炸得腦仁疼，Aneta看起來就不怎麼直，陸蘅的性向又神經兮兮的，交往過密還能說是朋友之間關係好，真住一起了誰知道會出什麼事？

　　“什麼鬼”陸蘅皺着眉把手機拿遠了，她提高了音量，“什麼同居，就是合租而已，你思想也太齷齪了，真誠建議你去讀馬克思。”說完就掛斷了手機，剩Zac一個人在那頭氣到爆炸，思想齷齪？！

　　陸蘅噼里啪啦地改完了鈴聲，並且第十二次刪掉了Zac留在她手機里的指紋解鎖，之後才想起Zac讓她去ins上看看的話，然而事實是她不僅僅是沒有官方的社交賬號，手機里的軟件也貧瘠得可怕，偏偏這次久違的好奇心像貓爪子一樣，把她的心撓得好像一團毛線球，陸蘅也沒有花時間去下載，直接從瀏覽器登了網頁版。

　　點進Aneta的主頁之後，陸蘅看見自己的睡顏霸佔了整個屏幕，她依稀記得半夢半醒間是答應了要給房東女士做模特來着，但誰能想到這模特做得如此單純不做作。

　　Aneta並不是專業攝影師，但似乎在圈子里耳濡目染久了，自然而然地就能發掘出鏡頭下的人的美麗，她很擅長運用光影，巴黎傍晚沉沉的暮色將陸蘅細長的眼角柔化了，霞光又將她蒼白的臉染出紅暈，如此這般，殺人的匕首也成了繾綣的水袖，靜謐中就取走觀者的神魂。

　　陸蘅覺得有點羞恥，完全不敢細看這張照片，但她也不知道是在對誰欲蓋彌彰，故作鎮定地點開了評論，然後，被和諧友善的氛圍給淹沒了。

　　自己的粉絲不少，陸蘅是知道的，偶爾Zac在twitter上提到她，評論數都能暴增幾倍，畢竟平時除了公司官方公布的行程，他們能了解她的途徑少得可憐。之前因為小Lindberg的事，其中很多人都對Aneta很有好感，更別說現在她接連放出了兩張陸蘅的照片，簡直就是福利放送，陸蘅看他們在評論里感激涕零、瘋狂舔屏的樣子，作為正主居然感覺到一絲微妙的丟臉。

　　不過她沒想到Aneta的粉絲居然那麼友好，隱隱還透出一種同病相憐的意味，陸蘅退出評論，不由得一哂，大概懂了他們的心理，Aneta上一條狀態居然還是一個多月前拍的那張陸蘅的照片，她假設自己如果遇上一個月更的偶像，估計也是要瘋，不管她更新什麼狀態，應該都能坦然接受吧。

　　陸蘅正津津有味地看評論區兩方粉絲有來有往的和諧互動，身邊突兀地響起一句話：“在看什麼？”

　　她被驚得下意識鎖了屏，抬頭看見Aneta略有些抱歉的神情：“我敲了門，不過你好像沒有聽見，就擅自進來叫你起床吃晚飯。”

　　“沒關係。”陸蘅心虛地把手機塞到枕頭下面，沒聽見是因為我在刷你的ins沒什麼比窺屏的時候被正主抓包更心驚動魄的了。

　　Aneta善意地沒有戳穿她的小動作：“你收拾一下吧，我去把吃的端出來。”然後就帶上門出去了。

　　陸蘅扎着頭髮從房間走出來，沒聞到一點飯菜的味道，走到餐桌前一看，果然是只有兩盆綠油油的沙拉，其中一盆上零星地散着幾根白灼的雞胸肉絲。

　　Aneta把加了雞絲的那盆遞給她，自己吃從內綠到外的那份：“你接下來還有工作，接着克制飲食吧。”

　　陸蘅有些懨懨地戳了戳沙拉，問道：“那你呢？也還有秀？”

　　Aneta習以為常地叉起那些綠恭弘=叶 恭弘菜，搖了搖頭說：“沒有了，不過平時如果沒有晚宴或者派對，這就是我的晚飯。”

　　陸蘅無言以對，悶悶地說了一句：“Zac一定很希望他帶的是你。”她實在沒什麼食慾，邊吃邊左顧右盼，很快就被照片牆吸引了目光。

　　Aneta發覺了她的出神，順着她的眼神望了過去，看見相框里的自己，和旁邊站着一個年輕男人，她回過頭對上陸蘅有點好奇的眼神，坦然地承認：“那是我男朋友。”

　　tbc.

# 第5章

　　陸蘅挑了挑眉，Aneta並沒有公布過戀情，因為氣質原因，好多人還以為她是les，沒想到已經有男友了。不過她並沒有問什麼，既然別人不想說，那就沒必要多嘴了。

　　Aneta大概知道她在想什麼，稍微提了一句：“他是圈外的，所以就沒有公開。”說這話的時候她很淡然，陸蘅也不知道是因為真的不在意，還是已經喜歡那個男人到了什麼都可以接受的地步。

　　私心裏，她希望是前者。

　　雖然說住到Aneta的公寓里方便了許多，但陸蘅很多時間都在外頭工作，更別說時裝周快要結束，她滿打滿算也住不到半周時間。

　　Zac雖然放過狠話讓陸蘅自生自滅，然而不過两天之後就摸到了秀場，沒好氣地把收拾好的東西摔到了陸蘅懷裡：“你的破爛。”

　　陸蘅正在卸妝，這場的妝容極盡妖冶癲狂之能，化妝師給模特上底妝的時候彷彿在糊牆，眼線更是要飛到太陽穴，沒了T台上的燈光，陸蘅偶爾在反光的物體上看見自己的臉，都會嚇一跳。

　　“你三個小時后還有一場秀，別慢吞吞的了。”Zac看着鏡子里的她說，“反正Gaultier的妝也不會淡到哪裡去，你到時候讓化妝師給你卸。”

　　陸蘅拿下敷在眼睛上的化妝棉，上邊黑乎乎一團卸下來的眼影和睫毛膏：“就這個妝，大晚上都能嚇人了，你讓我把眼睛卸完。”

　　“行行行。”Zac不耐煩地給她收拾東西，一邊抱怨，“當年我就不該把名片給你，攤上你之後我髮際線都得退半截。”

　　陸蘅聽他唧唧歪歪，用那隻還沒卸妝的眼睛白了他一眼，黑白分明的，有點嚇人：“自己禿頂還怪我，Zac你是不是單身太久了缺愛，我又怎麼了，成天念叨。”

　　“還又怎麼了？！”Zac沒想到陸蘅這麼快就能把之前的事翻篇了，這世上怎麼會有這麼臭不要臉的人？後台還有不少人，他怕別人聽見，緊走兩步靠到陸蘅身邊，壓着嗓子說，“你跟人同合租就不能事先跟我商量下，搞得我心驚膽戰，我看你就是嫌我活得長。”

　　“你是不是想說同居來着？”陸蘅已經開始卸剩下的一隻眼睛，“我就說你思想齷齪。”

　　Zac恨極，奈何現在陸蘅靠臉吃飯，下不得重手，他只能意思意思揪了一下她的頭髮。

　　“卧槽！禿了！”陸蘅怪叫一聲，樂意看Zac氣得跳腳，“你這個禿頭是不是看我頭髮多伺機報復？”

　　“你別給我轉移話題！”

　　陸蘅看意圖被識破，索性也就撇撇嘴說：“就是合租而已，你是不是想太多了。”雖然和Zac是摯友，但她沒說Aneta已經有男朋友的事，只是含糊地說，“放心吧，人家不是彎的。”

　　Zac所有所思：“你確定？”

　　“嗯。”

　　“哎，其實也不是怕緋聞，就是怕你以後回C國不好發展，你們不是挺忌諱這種事的嘛。”Zac最先考慮的永遠都是她的職業規劃，而後又意味不明地說，“不過Aneta自己也不是什麼簡單角色，你自己也注意點。”

　　陸蘅不以為意，她又不圖Aneta什麼，有什麼好忌諱的，不過說到Gaultier

　　“晚宴的禮服借到了嗎？”陸蘅大概收拾好了，“我記得你說過Gaultier。”

　　“這個沒問題，已經答應借你一套了。”Zac在這些方面一向靠譜，他還隱約感覺到一點品牌方合作的意圖，雖然對方沒有明說，但不論是秀場上對陸蘅的優待，還是高定服裝方面的慷慨，都讓他心裏有了點底，不過他並沒有和陸蘅說。

　　Zac默默地看了一眼陸蘅卸了妝仍然勾魂攝魄的眼睛，大概能明白Gaultier青睞的原因——一樣的華麗又戲劇化。雖說陸蘅的氣質很多變，表現力也超強，但終究不是沉穩內斂掛的，就算走上一百場Dior，也不會得到Armani的注目。她走上T台的時候，身後彷彿帶着驚濤駭浪，再加上那張妖異動人的臉，不怪旁人叫她“塞壬”，有時候即使他明知這人私下里到底什麼德行，也還是不免會被誘惑。

　　“行了，我趕場去了。”陸蘅拎起包就往外走，突然想起了什麼又轉過身說，“到時候你不用去接我了，我會和Aneta一起去。”

　　被留在原地的Zac表情悲涼，莫名生出一種棄婦樣的哀怨，他搓了搓手臂上被自己噁心出來的雞皮疙瘩，也走出了後台。

　　“很高興認識您好的謝謝。”陸蘅被Zac領着見完了最後一個人，終於能回到她進場就屬意的那個角落好好地放鬆一下，一直端着真的太累了。

　　“Heng？”陰影里突然傳來熟悉的聲音。

　　陸蘅回頭去看，正好和Aneta對上了眼。她們倆確實是一起進的場，奈何陸蘅一露面就被Zac抓了過去，兩個人竟然到現在才說上話。

　　“你真是會找地方。”陸蘅有點驚喜，畢竟好不容易遇到一個可以輕鬆聊天的人。不過她平時雖然懶，但並不以交際為苦，因為她清楚這對自己的事業有助益，她真正厭惡的是那些虛偽而無用的交往罷了。

　　Aneta促狹地看她一眼：“你這是在誇自己嗎？”她也挺奇怪，之前在秀場後台也是，現在在晚宴也是，她和陸蘅怎麼每次都能找到同一個地方。

　　陸蘅也想到了同一件事，她喝了一口香檳：“同時誇我們倆不行嗎？”話一說出口，她有一瞬間的怔愣，她不是會撒嬌的性格，更別說面對的是相識不過一周的人，結果這樣的話就輕而易舉的說出了口，陸蘅若有所思，看來Aneta果然是個好人，讓人特別有安全感。

　　而Aneta全然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被發了一張好人卡，她微微用眼神示意宴會廳的中央，那裡現在已經搭起了一個簡易的T台：“之後有一場表演性質的秀，大概到場的模特都會被邀請上去走一圈，你知道這事嗎？”

　　陸蘅搖了搖頭，不過她也不是很在意，臨時搭起來的T台很基礎，檯面不軟，也不是什麼滑不溜秋的玻璃台，她不用擔心會傷着自己的腳踝影響接下來的工作，至於別人是不是有爭奇鬥豔的心思，她就完全置身事外了。

　　比起這個，她更關心另一件事：“你剛剛叫我什麼？”

　　“Heng？”Aneta猶豫地回答道，“我沒有聽說你有英文名，大家都叫你Lu，不過這似乎是你的姓氏，我想叫你的名字。”

　　這是，被撩了？陸蘅感覺到氣血在向臉上翻滾，只是看見Aneta自然的神情，也就明白了這人只是無意識地在散發魅力，她咳了一下，蓋過那一剎那的不自然：“你知道嗎，我的姓氏在中文里的發音和‘鹿’是一樣的，不過無論我被怎樣比喻和形容，應該也不會和這種溫順的動物扯上關係吧。”

　　“那你名字的意思呢？”Aneta對這個還挺感興趣，追問道。

　　於是陸蘅又為她簡單粗暴地解釋為“一種香的草”。

　　“在我的國家，古時候會有佩戴香草的習慣。”陸蘅補充了一句，不想顯得自己太沒有文化。

　　Aneta表情疑惑：“只是草嗎？”

　　“怎麼了？”

　　“我想你是更耀眼的那一種類型。”她解釋道，而後又說，“不過佩戴香草不就像今天的香水？如果你是一種香草，我想我是願意將你佩戴在身上的。”

　　“承蒙厚愛。”陸蘅假裝淡定，藉著宴會上昏暗的燈光掩飾通紅的耳尖。這樣一張臉，又無比真誠地說出這樣的話，真是，要命。

　　“那我繼續叫你‘蘅’？”Aneta努力發出標準一些的福音，她用眼神徵求了一下陸蘅的意見，得到肯定的回答后說，“你可以叫我Ann。”

　　“Ann。”陸蘅輕聲念出這個名字，任由氣息在舌尖上翻滾，聽起來像是對什麼的應答。

　　就在這時燈光突然聚焦在了T台上，一個參加宴會的脫口秀主持人站在話筒前拍了兩下手，將全場的目光吸引了過來。

　　陸蘅聽他講了幾個笑話，但因為笑點差異，只是禮貌性地跟着拍了拍手，Aneta倒是笑得挺開心，顯然是聽懂了。

　　現場的氣氛逐漸熱烈起來，這時候有侍應生走過來請她們兩人去做表演的準備。屏幕後邊已經站了好多人，想來是因為她跟Aneta躲的位置實在太偏，直到最後才被找到。

　　陸蘅沒幾個相熟的模特，她去年才出道，又因為代言問題得罪許多人，這時候竟然沒幾個跟她打招呼的。

　　Aneta的人緣比她好上很多，剛一露面就招來許多寒暄聲，她見陸蘅孤零零地站在一邊，索性拽着她的手帶她認識朋友去了。

　　陸蘅被拖走的時候有些驚訝，因而也就沒有注意到有一個人默默收回了腿。

　　陸蘅本來還在想出場次序的問題，沒想到主辦方早就準備了名單。到場的有幾位legend級別的前輩，所以她和Aneta都遠沒有資格領秀，只是被分在了中間的位置。

　　她目光一掃，注意到了排在Aneta後面的那個名字，“Gladys Westwood”

　　不過她沒想太久，主持人就正式宣布，表演開始，氣氛被推向最高潮。

　　身姿綽約的女子從幕後緩緩走出，雖然年紀已長，但散發出一種少女所沒有的風情。這不過是場表演秀，和HF秀場的高冷大相徑庭，沒有人吝嗇笑容和飛吻，若是和認識的人對上眼神，還能輕鬆自在地打個招呼。

　　很快就輪到了Aneta，她的台步一向乾脆，這時候為了配合氣氛，也刻意放得柔和，像是北歐的雪花將將化作了水。陸蘅看着她轉身，在T台中間正對上下一個出場的Gladys Westwood，Aneta下意識地側身讓了些許，誰料到那一位居然沒有一點避讓的意思，橫衝直撞地往前走，兩人難免有了點肢體接觸，偏偏Gladys台步又沖，陸蘅明顯看見Aneta被她撞得步伐一亂，全憑自己對身體的控制力才沒有摔出T台。

　　“那麼窄的檯子，幸好沒摔着。”Aneta下來之後，陸蘅還沒有說話，一個和她交好的模特就抱怨出聲，“對上前輩都不知道讓一讓的啊，現在的新人真是”

　　陸蘅自覺也是新人，沒有開口討嫌，不過心裏也有點小嘀咕，旁邊一個巴西模特開口勸到：“少說兩句吧。”

　　“也是，人家可是大小姐，我們說不得。”最先開口的那個翻了個白眼，語帶諷刺。

　　“Westwood？是那家的嗎？”陸蘅覺得這名字有點耳熟，試探性地問。

　　誰料三人一聽這話都看向她，巴西模特想到了什麼，問她說：“Lu是C國人？”

　　陸蘅點了點頭，看她露出一種瞭然的神色：“那看她最不爽的應該就是Lu了。”

　　陸蘅正奇怪着，就聽見身後傳來一句趾高氣昂的話：“你就是Lu？”

　　tbc.

# 第6章

　　“是我。”陸蘅不明所以，但還是禮貌性地點了點頭。

　　走到她面前的正是Gladys Westwood，方才眾人口中議論的對象，之前抱怨過她的兩個姑娘這時候頗有些忌憚地看了看她，各自找了個借口走開了，只有Aneta還留在原地。

　　這位Westwood小姐生了一副好相貌，貓一樣的眼睛自然地流露出美國人的明艷奔放，身材也高挑，只是相較於HF所青睞的那一類清瘦體型，更多有一種商業模特的健美感，在周圍一眾零號身材的襯托下，難免顯得粗壯了些。

　　“我很早就注意到你了，Lu，你的台步真是太棒了！”Gladys像陸蘅遇見的很多美國人一樣熱情，一邊說著話一邊縮短着兩人間的距離。

　　陸蘅對此感到不適，但她完全不明白Gladys的意圖，一時間退也不是，進也不是。也不知道是不是無意間，Aneta微微一側身子，對着經過三人的一位侍應生举手示意了一下，為陸蘅換了一杯香檳，正好隔開了Gladys伸出來的手臂。

　　“啊，Aneta！”Gladys故作驚訝地叫了一聲，彷彿才發現另一個人的存在，“都怪我，看見Lu實在太開心了，居然沒有注意到你。”

　　“沒關係。”Aneta好脾氣地搖了搖頭。

　　陸蘅不動聲色地皺了皺眉頭，或許是Gladys偽裝的還不到位，又或許是她自己太敏感，她很明顯地感覺到這位Westwood散發的不悅，和急迫。

　　不過這讓她更不明白了，陸蘅當然是知道Gladys Westwood的，她屬於那種名媛類的模特，自帶家境的加持，往日里這種類型在時尚界也並不少見，不過很多都是玩票性質，只是和某一個品牌合作良好。只是面前這位，似乎是想認真經營自己的模特事業，出道以來就在各大時裝周和雜誌封面上刷臉，更別提她手上的代言，雖然少有成衣主線，但數量驚人。這樣一個人，為什麼會突然來親近她？雖然她現在風頭正勁，但僅僅看Gladys剛剛在T台上對Aneta的態度，大概就能清楚她傲慢的天性，並不會屑於和她這樣毫無背景的人交往。

　　陸蘅不會相信大小姐是真的欣賞她的風格，這太天真，她不是四處尋求認同的青春期女孩兒，所以只會將這種言辭看作禮貌性的客套，或者說，為達成某種目的的鋪墊。

　　什麼目的？

　　她心中有了防備，也許是在這樣的心理作用下，陸蘅隱約覺得暗處還有一雙眼睛在盯着自己，這讓她覺得渾身都不自在。

　　“或許在米蘭我們也可以約出去玩。”Gladys又將話題扯回陸蘅身上，看起來確實是非常喜歡她的樣子。

　　陸蘅還在想着怎麼開口拒絕，Aneta突然親熱地挽上她的手臂，幾乎將半個身子膩在了她身上，言語中頗有些遺憾地說：“她只能在米蘭待三天，行程太緊了，我都懷疑她還有沒有睡覺的時間。”

　　Gladys面色一僵，這言外之意是在說她接不到工作所以有時間玩嗎？

　　“哈哈，是嗎？”她乾笑兩聲，到底還是沒什麼城府，不滿都掛在了臉上，又寒暄了幾句，就壓抑着怒氣走了。

　　Aneta看着她走遠才從陸蘅身上直起身來，表情回復了平常的模樣，淡淡地提醒她：“不要跟Gladys走得太近。”

　　等了半晌沒聽見陸蘅的回答，她扭過頭去看她，發現一張寫滿一言難盡的臉：“怎麼了，這麼看我？”

　　“你剛剛，婊里婊氣的。”陸蘅猶豫着說，彷彿第一次見Aneta，天知道剛剛她靠上來的時候，自己到底起了多少雞皮疙瘩，身體間溫熱的觸感還是其次，關鍵是她平日冷淡疏離，突然來這麼一下子，有點崩人設。

　　其實還有點帶感，陸蘅心底有個聲音小聲嘀咕道。玫瑰表面的冰霜消融，露出嬌艷的顏色，連香氣都一瞬間濃郁了起來，她理了理頭髮，遮住了泛紅的耳尖。

　　Aneta抿着嘴笑了，問她：“你知不知道Gladys出了什麼事？”

　　八卦觸覺為零的陸蘅老老實實地搖了搖頭，她本來就沒賬號，最近又忙到崩潰，哪有時間刷社交媒體。

　　“歧視亞裔。”Aneta壓低了聲音說，言簡意賅地點了她一句。

　　陸蘅瞬間明白了來龍去脈：“所以她來找我，是想藉著和我關係好來做文章，公關這個□□？”她又想起那種被窺探的感覺，“剛剛是不是有人在拍我們？”

　　Aneta點了點頭，陸蘅想清楚了她種種異常舉動的原因：“你在幫我擋鏡頭？”

　　“怎麼回事？！沒有一張能用的！”Gladys看着傳過來的照片，憤怒得快要把手機摔出去，“這張，完全被Sadel擋住了，這張也是，還有這張，把我拍的這麼丑，讓我怎麼發twitter說我們兩個關係好？！”

　　她的母親，也就是Westwood夫人靜靜地看着自己的大女兒發完了脾氣，才開口問：“你沒有約到她？”雖然是一個問題，但她心中顯然已經有了答案。

　　Gladys泄了氣，懊喪地坐在母親身邊：“沒有，她滑得像一條泥鰍，一直不正面回我的話。”她想起Aneta，又憤恨地咬了咬嘴唇，“還有那個Sadel，居然還諷刺我接不到工作，她有什麼資格說我？媽媽，我查過了，那個Lu接了Versace，你要幫我！”

　　“胡鬧！”Westwood夫人冷下臉訓斥了一句，但Gladys並不怎麼害怕，偎着她說：“我知道模特名單已經定了，但是媽媽，我一定要跟Lu碰上面。”

　　“不是名單已經確定的問題。”Westwood夫人沉着聲音說，“操作掉一個小模特很容易，事後給她一張封面，指不定還對我們感激涕零。”

　　“那就這麼做啊！”

　　“Versace的T台一向難走，你也不想想去年那場摔了多少人，今年還不知道會出什麼問題。”她輕輕地撫着女兒的頭髮，自己孩子的水平她是最清楚的，在那種特殊的檯面上，哪怕不摔跤，體態也會非常難看，現在這個時候，她不能給任何人嘲笑Gladys的機會，“D&G呢？Lu會放過這個紅血？”她記得Gladys今年是品牌的領秀。

　　Gladys搖了搖頭：“她好像根本就沒有去面試。”

　　“換一個人吧。”Westwood夫人想了許久，“既然她不願意做這個交易，那還有大把的人願意搭上我們的關係，D&G今年邀請了很多亞洲的明星，你可以去接觸一下。”

　　Gladys聽見母親這麼說，就明白了事情已經沒什麼轉圜的餘地，她只能放棄利用陸蘅的想法，不甘不願地說：“好的媽媽。”

　　“別擔心，我的孩子。”她被母親摟在懷裡，聽見她慈愛的聲音，“她會為此付出代價的。”

　　Versace的後台。

　　這是陸蘅今天的最後一場秀，卸妝又化妝，連眼神都有些木了，化妝師看她臉色不好，笑着打趣說：“別害怕。”

　　“嗯？”陸蘅正在化唇妝，只能用眼神表示困惑，害怕什麼？

　　“聽說看見T台的時候，好幾個姑娘臉都嚇白了。”化妝師是和Versace合作了好幾年的，也不免有點感嘆，“這秀場設計真是一年比一年折磨人，不知道今年又得摔幾個。”

　　原來是讓她別害怕這個，陸蘅看了一眼，今年的T台是全玻璃檯面，看着就能滑出去好遠，再加上高得嚇人的鞋，難怪有人臉都白了。

　　陸蘅懶得解釋她臉色不好只是因為太累了，其實並不怎麼害怕，只是走路而已，她對自己控制身體的能力還有點信心。

　　快要結束造型的時候，陸蘅感覺到身後有人在慢慢地接近她，她抬起眼，正好在鏡子里對上一張亞洲面孔，也不知是緊張還是膽怯，和她眼神接觸的瞬間居然還抖了一下。

　　“您好。”是中文，聲音在故作的鎮定下還是顯出一絲顫抖，“我，我特別喜歡您。”

　　面對同胞，陸蘅的神情變得柔和了一點，在旁人眼裡卻只是眼神從鋒利變得冷漠，她點了點頭：“你好。”

　　來人似乎終於平復了一點激動的心情，自我介紹道：“我叫顏亦慈，今年才上秀。”說到這裏她眼神暗淡了一點，“不過還沒有能夠簽公司。”

　　“有實力就不用害怕。”陸蘅淡淡地說，既然她能在眾人之中被選中，那就一定有過人之處，雖然她並不明白為什麼這個顏亦慈害怕成這樣，“你不需要用敬稱，我不過才出道一年，可能比你還小。”

　　“不不不，您成績很好，是前輩。”顏亦慈看起來更惶恐了。

　　陸蘅見她不改口也就不再勉強，她自己走的那條路子不太尋常，如果不是在學校里被Zac抓住不放，硬要把名片塞給她，她現在應該正在擔心擇校的事情，而其他很多國模都是通過選秀出道，有更辛苦的，是獨自一人來國外打拚，以期抓住每一絲渺茫的機會。

　　時尚界，最包容又最刻薄，而所謂的政治正確似乎約定俗成地將黃種人拋棄在外，就像Gladys的歧視風波，不過是po了幾張和亞洲明星的合照就逐漸平息，如果是涉及黑人，也會這麼輕易地被解決嗎？

　　陸蘅理解顏亦慈的艱難，因而不對她的小心翼翼刻薄。

　　這場秀的配飾太多，所以連一個戒指都標好了對應模特的名字，陸蘅站的地方離配飾台近，已經順手遞了好幾樣東西。

　　“為什麼鞋會大？！”陸蘅聽見一個換衣助理快要崩潰的大喊，轉頭看去，卻發現光着腳站在地上的是顏亦慈，她囁嚅着，一時間什麼話都說不出來。

　　“不行，本來檯面就滑，這鞋大了這麼多，肯定會摔，不行”那個助理眼見着快要發神經，看見顏亦慈懦弱的樣子一時間更生氣了，語氣也變得更沖，“你到底多大的腳？連登記碼數這種事都會出問題嗎？！就知道你們這些亞洲人——”

　　“亞洲人怎麼了？”陸蘅冷着聲音，打斷了那人越來越出格的話。

　　喧鬧的後台里，這一圈似乎變成了真空地帶，人群中其他幾個亞裔模特也面露不滿，然而僵持不過是一瞬，那個助理冷靜下來之後終於意識到自己說了什麼，連忙道了歉，如果今天的事情抖了出去，那他一定會丟掉這份工作。

　　然而顏亦慈的臉色並沒有因為他的道歉而好轉，他說的對，這樣的光滑的檯面，如果鞋再不合腳，她一定會摔倒。這是Versace，是她爭取到的唯一一場能在國內媒體刷一刷曝光率的秀，如果就這樣出了丑，所有人都會嘲笑她的。但顏亦慈能確定，她絕對沒有登記錯鞋碼，只是現在這樣的話說出來，也只是徒勞了。

　　“你多大的碼？”陸蘅的聲音還是冷冷的，但聽在顏亦慈的耳朵里，因為那一絲的可能性，彷彿天籟。她眼睛里都是乞求，顫着嘴唇說出了自己的碼數。

　　陸蘅乾脆地脫下腳上已經穿好的鞋：“你穿我的，我們分到的是同一款。”

　　顏亦慈被巨大的欣喜淹沒了，她急切地穿上了鞋，那種緊實的觸感快要讓她感動得哭出來。

　　秀很快開始，又很快結束，十幾分鐘的時長彷彿被安上了快進鍵，倏忽間就過去了。顏亦慈的腦子里一片空白，走得只能算平庸，萬幸沒有摔倒，直到最後閉場的時候，陸蘅領着所有模特從後台走出來，顏亦慈才意識到她正穿着一雙本該在自己腳上的，不合腳的鞋。

　　陸蘅走得很穩，又能游刃有餘地扭動胯部，這讓她散發出一種迷人的風情，和走在她身後的許多姿態僵硬的模特對比鮮明。顏亦慈努力控制着步伐，突然間有些羞愧，她還沒和陸蘅說一聲謝謝。

　　tbc.

# 第7章

　　紐約

　　“叮咚——”

　　門鈴聲頑強地將陸蘅深沉的夢境撬開一條縫，她不耐煩地皺了皺眉頭，然後拽過一個枕頭悶在耳朵上，試圖繼續入睡。

　　門外的人等了片刻，似乎是終於放棄了一般沒有再繼續摁門鈴，陸蘅迷迷糊糊中放鬆下來，直到被耳邊炸開的鈴聲驚醒。

　　“誰？”她啞着嗓子問，周身氣壓低到爆炸。

　　“是我，Aneta。”手機那頭的聲音卻不緊不慢，完全沒有周日早上擾人清夢的負罪感。

　　陸蘅一聽到她的聲音就泄了氣，嘟囔着說：“等等，我給你開門。”

　　陸蘅身上穿的是昨晚隨手抓來當睡衣的長T恤，剛剛遮住大腿，領口又大到露出一大片精緻的骨骼，給Aneta開了門，她就半閉着眼睛往客廳走，然後就嫻熟地彷彿抽掉了所有骨頭一樣軟倒在沙发上。

　　Aneta仔細地關好門，擋住屋外的寒冷空氣，對於陸蘅的懶散並不發表評論，只是拎起沙發旁的毯子蓋在了她光裸的大腿上。

　　“天很冷，別著涼了。”

　　陸蘅努力地掀起半個眼皮：“屋裡開了空調。”

　　Aneta堅持說：“剛從被窩裡出來，你看看自己大腿，都起雞皮疙瘩了。”

　　陸蘅聽她說著話，意識也清醒了一點，她掀開毯子看了一眼，姿態彷彿一個直男：“還好吧。Ann，你不要跟Zac學，越來越婆媽。”

　　Aneta發自內心地同情那位小經紀人，她和陸蘅不怎麼熟的時候並不明白這兩個人的相處方式，後來才意識到，這兩個人大概是一個願打一個願挨，Zac生活理念精緻，對陸蘅懶散的作風恨之入骨，因而每次看見了都要說她兩句，然而在打嘴炮這一項上，能贏過陸蘅的寥寥無幾，因此經紀人先生每次都被噎得啞口無言，不過就算知道結局，下一次Zac還是忍不住。見多了之後，Aneta都快要懷疑他是不是故意找懟。

　　“早飯吃了嗎？”Aneta的目光掃過茶几上的一堆垃圾食品，看見那一排空可樂罐子的時候，她的眉心狠狠地跳了兩下，這麼高的熱量

　　陸蘅沒察覺她的打量，懨懨地說：“沒有。”她剛結束一段密集的工作，現在只恨不得用垃圾食品和被子枕頭把自己埋到缺氧，根本也沒有時間吃早餐。

　　“你也適可而止，不是才剛開始休息，我看你的臉都大了一圈。”Aneta也見識過陸蘅臨陣磨槍式的體型保持方法，每次看到都心驚膽戰，生怕她的胃出什麼毛病。

　　陸蘅聽了這話並不以為意，完全看不出一個靠臉靠身材吃飯的傢伙應有的惶恐，她長臂一伸，夠到了放在茶几上的小鏡子：“水腫而已啦，水腫。”

　　Aneta也佩服她的“瀟洒”，只能搖了搖頭，站起身子說：“想吃點什麼嗎？我給你做。”

　　陸蘅聽了這話，眼睛突然一亮，不過很快又變成了興緻缺缺的樣子：“算了，我想吃的你又不會做。”

　　Aneta沒好氣地說：“還指望我給你變出滿漢全席嗎？你應該慶幸站在你面前的不是一個英國人。”

　　“你們芬蘭人也沒有好到哪裡去。”陸蘅想到之前吃到的各種糊糊，小聲逼逼。

　　“你說什麼？”Aneta沒有聽清，問道。

　　求生欲讓陸蘅清醒：“我什麼也沒說。”

　　Aneta看她實在不像有胃口的樣子，乾脆說：“既然不想吃，那就直接走吧。”

　　陸蘅一臉懵：“走，走去哪兒？”

　　Aneta突然有點明白Zac的感受，嘆了口氣說：“我現在是真的心疼Zac了。”

　　陸蘅這才一拍腦袋想起來：“今天Zac生日？他是不是說要一起吃飯來着？”

　　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後，陸蘅從沙发上一躍而起，身姿特別矯健，一點都看不出之前的鹹魚樣。她竄進卧室里拿出了一個巨大的禮物盒子，賊兮兮地笑了笑：“走走走，我送的禮物肯定特別實用。”

　　她和Aneta是最早到的，Zac給了陸蘅一個白眼，又傾身抱了一下Aneta，雖然認識還沒幾個月，但Zac因為受盡了陸蘅的折磨，最欣賞Aneta這樣自律的人，所以二人的關係還算不錯。

　　“Evan呢？他一個人來？”Zac問道。

　　陸蘅本來駕輕就熟地就冰箱去了，聽了這話，暗地里翻了個白眼，Evan是Aneta的男友，然而不知道為什麼，陸蘅尤其煩他那種自以為是的傲慢嘴臉，她嘴上雖然不說什麼，心裏卻每天都在熱烈期盼Aneta能跟他分手，誰知道今天Zac居然也請了他。

　　Aneta看不見背對着她的陸蘅的表情，微笑着回答說：“我先去接蘅了，他大概會遲一點到。”

　　“你不要太慣着這個傢伙，她現在已經夠懶的了，我懷疑有一天我要雇一個人喂她吃東西。”Zac顯然不放過任何一個能diss自家模特的機會。

　　陸蘅已經從冰箱里翻出了可樂，聽見這話，一邊喝着，一邊給了他一个中指：“背後說人，你真厲害，Lombardi先生，你母胎單身是不是因為這張嘴？”

　　Zac的笑容差點裂開，他咬着牙說：“我想你並沒有資格說我，難道你談過？”

　　陸蘅目光憐憫：“親愛的，我才20歲，在我的國家，大學前都能算早戀，你呢，比我大四歲的Lombardi先生？”

　　饒是Aneta安心觀戰，也不免覺得這一波年齡攻擊實在太拉仇恨值，更別提Zac作為當事人，看起來連掐死陸蘅的心都有了。

　　“叮——”

　　一場即將爆發的戰爭被Aneta的消息提示音截斷了，Zac原本渾身的刺，現在一下子像被火給烤化了，蔫噠噠地垂在皮膚上，看起來有些好笑。

　　在陸蘅開嘲諷之前，Aneta先一步舉起了手機：“Evan說要帶個朋友來，可以嗎，Zac？”

　　Zac把被陸蘅氣歪的思路調回正軌，說：“當然可以，本來也就是朋友間吃個飯。”

　　就在Aneta低頭回復的時候，陸蘅也不知道從哪裡變出了那個巨大的禮物，整個兒塞進了Zac的懷裡。

　　“這是什麼？”Zac看起來很驚喜，但還是有點懷疑陸蘅會有那麼好心送他正常的禮物？

　　誰料陸蘅卻滿臉“你是不是腦子有問題”的表情回答說：“生日禮物啊。”

　　“我當然知道是生日禮物！”Zac氣急敗壞地踢了她一腳，“你最好送點正常的，要不然就等着吧。”

　　“放心吧，特別有用。”陸蘅信誓旦旦，就差拍着胸口保證了。

　　這時候Aneta也發完了信息，興緻勃勃地蹲過來圍觀，她其實也挺好奇陸蘅這麼有自信的禮物到底是什麼。

　　Zac撕開兩層禮品紙，看見盒子上方露出的那個logo就有些不妙的預告，等到盒子打開，他看着裏面整整齊齊碼放的東西，面目猙獰：“陸蘅！”

　　陸蘅探頭一看，沒弄錯啊，就是生髮育發六件套，C國賣得可火，國外還買不到呢。她目光慈愛地伸出手摸了摸Zac的頭，語氣無比真誠：“你看你，急什麼？這種事情怎麼能諱疾忌醫呢。”

　　“他媽你才諱疾忌醫！”所謂兔子急了還咬人，更何況Zac的本質並不是那種溫順的動物，他動作飛快，拿着那一盒生髮育發六件套就往陸蘅頭上招呼。

　　陸蘅走位風騷，靈活逃竄，Aneta連忙勸架，慌亂中卻帶倒了一個落地檯燈，雞飛狗跳之間，門被推開了。

　　“親愛的？”Evan站在門口，猶疑地問，他旁邊站着一個金髮碧眼的男人，像一個英俊的橄欖球明星。

　　陸蘅被Zac死拽着的手臂突然間得到了自由，她轉過頭去看他，發現Zac一向白凈的臉上，突然浮起一片詭異的紅暈，而他目光所及，竟然是那個連名字都不知道的“體育明星”。

　　春天來了嗎？陸蘅捏着下巴，還挺苦惱。

　　“居然真的是你，我聽Evan說名字的時候就覺得耳熟，幸好厚着臉皮跟過來了。”George——陸蘅還是決定在心裏叫他橄欖球明星——一臉驚喜地說，不過確實巧合的是，Zac和他居然是初中的同學。

　　“是，是啊。”Zac臉上紅潮已經褪了，不過留下了說話口齒不清的后遺症。

　　奇怪的是陸蘅並沒有藉機笑他，相反的，她一直用一種審視的目光看着橄欖球明星，他看起來似乎是一切积極詞彙的代言人，英俊、正直、勇敢，陸蘅有些許的放心，如果Zac真的“哐嘰”一下彎了，那這個人看起來是個不錯的選擇。

　　“你跟初中的時候完全不一樣了。”George感慨道，“誰能想到你變成了這麼有魅力的樣子呢？”

　　Zac慌亂得不知道手要往哪裡放，陸蘅的眼睛里卻翻上來一點不悅。

　　輕浮。

　　她正要開口問些什麼，自己的手機卻響了，聽見那個特殊的鈴聲的時候，她神色微微一變，說了一句“抱歉”后，就離開桌面去接了電話。

　　半晌之後她回來，周身氣場變得格外冷厲，其餘人都怕她突然發脾氣，Aneta卻握住了她的手問：“怎麼了，身體不舒服嗎？”

　　“不是，”陸蘅搖了搖頭，“我明天得回國一趟。”

　　tbc.

# 第8章

　　因為陸蘅說要回國的事，Zac也沒了心思再去招待人，送走旁人前，Aneta還問了陸蘅一句要不要她留下來送她，陸蘅搖了搖頭，說會打車回去，所以現在餐桌旁只剩下了她和Zac兩個人。

　　“怎麼突然說要回國？”雖說是在假期裡頭，但這樣臨時的決定還是讓Zac有些擔心，作為經紀人，也是作為朋友。

　　陸蘅疲憊地揉了揉太陽穴：“我家裡的那些破事你也是知道一點的，這次事鬧得有點大，母親那一支只剩下我一個人，再不回去，就是明擺着讓人欺負了。”

　　Zac也不好再說什麼，他大概知道陸蘅不是什麼簡單出身，背景也複雜，但這到底是別人的家事，他再有能耐，也沒理由插手，他拍了拍陸蘅的肩膀說：“有什麼我可以幫忙的地方，就直說。”

　　陸蘅扯着嘴角笑了一下：“你先管好自己的事吧。”

　　“我有什麼事？”Zac莫名其妙道。

　　“大概是因為春天快到了。”陸蘅意味深長地說，“沒想到某人是深櫃啊。”

　　Zac在她的調侃下慢慢漲紅了臉，反唇相譏：“我看你也不怎麼直！”

　　“呸！我鋼鐵直好嗎？哪像你這個小基佬。”陸蘅大言不慚，渾然不覺自己在立flag。

　　飛機降落在機場的時候是正午，冬日里難得的好天氣，陸蘅微微眯着眼睛，她在飛機上一直帶着眼罩休息，一時間還有些不適應過於飽和的日光。

　　陸蘅在國內的辨識度還不如一個三線小明星，所以她基本沒做什麼偽裝，大剌剌地站着等出租。航站樓外頭聚集了不少小姑娘，手上拿着手幅和各種禮物，想來是某個明星的後援會正在組織接機。

　　陸蘅站在正中間，完全沒有讓路的概念，正噼里啪啦地給Zac和Aneta發信息報平安，她雖然一直低着頭，不過身材和氣場都騙不了人，許多小女生都拿出手機偷偷拍了好幾張照片，幾個人之間互相交流着情報。

　　“是剛出道的藝人嗎？從來沒見過誒。”

　　“不知道，她不會也是來接機的吧？”

　　“看起來不像啊，總感覺有點面熟。身材這麼好，會不會是模特？”

　　之後照片被人上傳到微博里，本意只是表達在機場遇見好看小姐姐很幸運的博主，被蜂擁而來的陸蘅的粉絲嚇了一跳，“塞壬”兩個字甚至一度上了熱搜，陸蘅也算在國內媒體刷了一次存在感，不過這是之後的事，暫且略過不表。

　　諸如此類的竊竊私語讓陸蘅不堪其擾，她乾脆從包里拿出墨鏡戴上，恰好這個時候等的出租也到了，陸蘅把自己少的可憐的行李扔上車，冷着臉報出了地址。

　　司機有點驚訝，透過後視鏡看了她一眼，這地方已經出了上海，一般人都選擇坐高鐵，打車過去花費可不小，不過他看着陸蘅望向窗外的側臉，料想這樣的客人應該也不在乎這點錢。

　　“美女，我得先去加個氣。”

　　陸蘅愣了一下才反應過來，冷淡地點了點頭說：“可以。”

　　她不是故意擺臉色給別人看，只是任誰馬上要面對一群口蜜腹劍的親戚，心情都不會好過。

　　如果不是有牽挂

　　站在老宅門口的時候，陸蘅有點懷疑自己是不是被胸口的悶氣堵住了腦子，明明高鐵幾十塊錢就可以搞定的票，她卻花了幾倍的錢來打的，果然是被資本主義毒害得不淺。

　　正當她懊喪的時候，門內卻傳來一句呼喚。

　　“囡囡！”

　　陸蘅趕緊回過神，向著來人迎上去：“外公，你等多久了，都說了不要等，萬一飛機延誤怎麼辦？”

　　老人鶴髮童顏，雖然拄着拐杖，但看起來精神很好，他笑眯眯地看着陸蘅說：“這不是沒有延誤嗎？我們囡囡一向運氣好，怎麼會碰上這種事。”

　　陸蘅扶着他進了屋，這房子雖然裝飾講究，但到底是老了，雖然開足了空調，但還是透出一股陰冷來，連陽光都被那層雕花窗戶篩得失去了溫度，更別說屋裡冷冷清清的，一個人也沒有。

　　“那些人呢？”陸蘅目光一沉，當年她出國的時候，祖屋裡還熱鬧得很，二房三房家的小孩子們嘻嘻哈哈地跑來跑去，如今不過三四年的光景，竟然一點人氣都沒了。

　　陸以澤沒去糾正陸蘅對長輩的不敬稱呼，只是顫巍巍地走到沙發邊坐下，說：“孩子們都要讀書，這邊哪有什麼好學校，都搬到市裡了。”

　　陸蘅冷笑一聲：“那今天可是周末，誰都不回來看一眼？”

　　“囡囡，不要刻薄。”陸以澤輕輕拍了一下陸蘅的頭，“外公這個年紀，還有什麼看不開的嗎？”

　　“我沒有外公的好修養。”陸蘅還是冷着臉說，“早就跟你說先把東西都攥得緊一點，現在全給出去了，誰還來孝順你？”

　　“怎麼跟外公說話呢？”話雖這樣說，陸以澤的目光還是慈愛的，這是他寵愛的一個外孫女，若不是當年的那件事，哪至於要把她送到國外，骨肉分離，不過也正是因為當年的事，才讓他徹底對旁人寒了心。

　　陸蘅不欲再說什麼，她一錯眼，看見沙發邊放着本時尚雜誌，封面上正是她的臉，她陸蘅心下一暖，知道外公一直惦念着她，陸以澤順着她的眼神看過去，目光更加慈愛：“這雜誌可難買了，還是託了小周給我找了那個，代購。”

　　“你要是想看，我給您寄回來，不用花這個錢。”

　　“那也不用，你這次的還素凈些，往常有的那些，臉上畫的都看不出來樣子了。”陸以澤頗為感慨地說，他願意為外孫女花這個錢，哪裡肯讓她寄回來呢。

　　“我去拿點喝的。”陸蘅也不再說什麼，她換了拖鞋，啪嗒啪嗒地往廚房走，一邊問道，“周阿姨呢？”

　　陸以澤稍微提了點聲音回道：“今天小周女兒結婚，我讓她家去了。”

　　他也不知道自家外孫女有沒有聽見，廚房那邊倒是一直傳來翻箱倒櫃的聲音，然後是陸蘅驚天動地的一句髒話。

　　“囡囡？！”陸以澤沒空管女孩子不能說髒話，一心怕她出了什麼意外，陸蘅是從小在他膝下養大的，性質多沉穩他最清楚，這下居然弄出了這麼大的動靜，怎麼讓他不着急。

　　陸蘅也是怕他擔心，在廚房裡一疊聲地回了：“沒事沒事，外公你別過來了，我一會兒就出去。”

　　沒過一會兒，陸蘅確實是出來了，陸以澤剛鬆了一口氣，看見她腿上掛着的那一坨碩大的橘色毛球，又笑了。

　　“原來是咱們發財啊。”

　　陸蘅還有些心有餘悸，天曉得她在冰箱里埋頭找東西的時候被一坨貓糰子襲腿的驚恐，幸好冬□□服穿得厚，要不然觸感還不知道有多驚恐。

　　她彎下身把還賴在她腿上的橘貓撈起來，顛了顛重量說：“你這個小胖子，當年還沒我兩個手大呢。”

　　陸發財“niangniang”地叫着，嗲到不行，完全沒有身為貓咪的尊嚴，他從抱着他的人身上聞到一股好聞的味道，控制不住想親近的心情。“絕育了嗎？”陸蘅一邊問，一邊完全不顧及小胖子的少男心，扒開腿就往那處看。

　　“囡囡！你鬆手！”陸以澤又急又氣，不過就是在國外讀了個高中，女孩子家家的，怎麼現在行事這麼混不吝呢，“早就絕育了。”

　　“發財，到爺爺這裏來。”陸以澤拍了拍手，陸蘅順勢矮下身子，讓橘貓跑到外公身邊。

　　他摸摸陸發財的肚子，好好安撫了一頓：“咱們發財還是聰明，知道當年是誰把他帶回來的。”陸蘅剛中考完的時候，暴雨的天氣里，突然從房裡跑了出去，從屋檐下頭抱回了一小團濕漉漉的毛球，倔強着眼神跟自己說要養，想起往事，陸以澤就嘆了口氣，他哪裡會不同意呢，陸蘅從小就懂事，能向他提出要求，他其實是最開心的，只是後來囡囡就出了國，也沒了親近的機會。

　　陸蘅眼神複雜地看着外公手下一層層蕩漾開的肉肚子，忍不住勸道：“外公你也給他少吃點，你看他那肚子。”

　　陸發財好像聽懂了似的，抗議似的叫出聲，不過陸以澤這次沒寵他，憂心忡忡地點了點頭：“上次帶他去寵物診所看了，小沈醫生也說該減肥了，還給發財定了食譜。”

　　陸蘅幸災樂禍地咧嘴笑了，走過去揉了一把陸發財的肥肚子：“小乖乖，跟着姐姐吃素吧！”

　　“喵！”不要！體重是一隻橘貓的尊嚴，人類真是太殘忍了喵！

　　“囡囡，談戀愛了沒有？”陸以澤看着自家出落得越發好看的外孫女，像每一個平凡的老人關心道。

　　陸蘅聽了這話面色一僵，無奈地回答：“外公，我才二十歲。”

　　“國情不一樣，我可聽說國外的小姑娘好早就談戀愛了，你不要以為我好保守，其實外公可開明了。”

　　“那反正沒遇到想談的。”陸蘅破罐破摔。

　　“怎麼就沒有呢，你說你當模特了，好看的人那麼多，就一個都看不上？”陸以澤有點着急，“當然外公不是說圖人家皮相好，關鍵還是要看人品。”

　　陸蘅含糊着應了，腦袋裡不知怎麼的想起Aneta的那張臉，要說好看的人她倒是覺得Ann是她見過的最好看的。

　　“囡囡？囡囡？”陸以澤看她出神，連喚了幾聲，直到陸蘅回過神來。

　　“嗯？什麼？”陸蘅完全沒聽清外公剛剛說了什麼。

　　“我說，讓你明天帶發財去診所，讓小沈醫生再看看。”然後陸以澤在心裏默默接上一句，順便看看小沈醫生。他想模特的工作肯定是不能做一輩子的，陸蘅如果願意回國，嫁在他身邊，當然最好不過。

　　“行。”陸蘅當然不知道外公打的什麼主意，毫無防備地答應了。

　　老宅里，一老一少，再一隻胖貓，倒是流露出平日里沒有的和美和溫情。

　　tbc.

# 第9章

　　第二天陸蘅睡到了日上三竿，還沒走下樓就聞到了廚房裡飄來的香味，她從樓梯上探頭望下去，正看見周阿姨端着菜往餐桌上擺。

　　“周姨。”她難得親熱地打了個招呼，周阿姨把她從小帶到打，在她心裏早已和親人無誤了，“昨天小雨姐出嫁嗎？我回來的不巧，沒趕上酒席。”

　　周阿姨也慈愛地笑着看她，她許久不見陸蘅，現在只覺得哪哪兒都出落得很好，越看越歡喜：“你小雨姐嫁得近，有空還能找去玩。快坐下吧，早餐也沒吃，飯給你盛多點。”

　　陸以澤已經坐在餐桌旁邊了，聽了這話趕緊攔了一下：“小周啊，囡囡要保持身材的，不能多吃，少盛點。”

　　陸蘅看着一桌子自己愛吃的菜，忍不住嘟囔：“我都回家了，還不能吃一口飽飯，蒼天啊，這是人過的日子嗎？！”

　　周阿姨很是贊同地點了點頭：“可不是，別把孩子餓着。”說要就進了廚房。

　　陸以澤還想說什麼，這下也說不出口了，他瞪了自家裝可憐的外孫女一眼，說：“把胃撐大了，之後節食又難受。”

　　陸蘅一把擼過在飯桌下面悠閑漫步的陸發財，嬉皮笑臉地混過去了。

　　用過午飯，陸蘅還想上樓休息，就被外公叫住了：“昨天不是說了帶發財去診所嗎？”

　　陸蘅一拍腦門，顯然才想起來：“我給忘了。”不過，她瞥了一眼陸發財，“發財要複診什麼？諮詢一下減肥進度嗎？”

　　陸以澤光想着讓外孫女和小沈醫生見一面，也沒往細處想，這下只能摸了摸鬍子，故作鎮定地說：“就問問人家有什麼注意的，之類的。”

　　陸蘅狐疑地看了一眼外公，怎麼突然摸起了鬍子，有什麼好緊張的，不過她也沒開口問，只是說：“那我換個衣服，對了外公，發財的貓包呢？我沒國內駕照，得打車去啊。”

　　“不用，你周阿姨也要開車載我去劇院，你也能蹭蹭車，不過貓包還是帶着，發財這小子在外頭慫得很，讓他也能躲躲。”

　　“又要排戲嗎？”陸蘅問了一句。

　　陸家本來是崑曲世家，不過十年浩劫期間傳承都斷得差不多了，只剩下陸以澤一個還有些幼年的功底，如今在崑曲屆也叫得上名字，想來較之旁人，到底多了分家學淵源。他原本是中學校長，退休之後就被崑曲劇團聘為了顧問，這事陸蘅是知道的，她也樂見其成，老人退休了總閑在家裡也不行，還不如找點感興趣的事做做，權當散心也好。

　　陸蘅關上車門的時候還有點嚇了一跳，外公一直跟她說是診所，她也就一直認為是個小門面，沒想到是個這麼大的地方。

　　“外公預約了沒啊”陸蘅心裏有點犯嘀咕，這地方明顯沒預約進不去啊。

　　“您好。”站在前台的小護士笑容可親，“請問有預約嗎？”

　　陸蘅越發覺得手上沉重，她把貓包提起來放到檯面上，問了一句：“可以先放一下嗎？太重了。”

　　“可以的。”小護士聲音甜美，只是一見在貓包里快要入定的陸發財就笑開了，“是發財啊，那您不用等了，沈醫生說過，發財來了可以直接進去，三樓出電梯左轉第一間就可以。”

　　陸蘅看了看胖成球的陸發財，不可置信道：“小胖子面子還挺大啊。”

　　這診所裝修得乾淨敞亮，沒有一般醫院裡頭的冷清感覺，或許是因為給小動物看病的地方，陸蘅穿過走廊的時候還看見了許多可愛的小角落，譬如這個小沈醫生的診室門口，就畫了一隻腦袋頂着貓咪的狗狗，特別憨態可掬。也不知怎麼的，陸蘅越看越覺得那隻胖貓像自家發財。

　　診室的門開着，陸蘅探頭望瞭望，沒看見人，就伸手敲了敲門。

　　“稍等。”有人提着嗓子回答道，陸蘅也不着急，站在門口等着。

　　不一會兒從桌子後頭站起來一個瘦長的身影，懷裡還抱着一隻軟乎乎的小金毛，這人散開的額發讓他看起來有點狼狽，但本身的氣場又很淡定溫和，他略顯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抱歉，這孩子一直往桌子底下鑽。”

　　陸蘅客氣地說：“沒關係。”話音還沒落，她就感覺到陸發財在貓包里不甘寂寞地撲騰了一下，讓她差點沒拿住。

　　“進來放下吧，發財可是個結實的小伙子。”

　　陸蘅有點不習慣他對動物們親昵的稱呼，但還是走進診室，打開了貓包。

　　“沈醫生，外公讓我帶發財來檢查一下。”陸蘅不動聲色地掃過了這位小沈醫生的名牌，沈行止，倒是個好名字，“我叫陸蘅。”

　　沈行止點頭示意了一下，正準備把懷裡的小金毛放下，卻發現已經被小爪子緊緊扒住衣服，粘住不放了，他只能一手托着小狗崽兒的屁股，請求陸蘅說：“陸小姐，能請你抱着發財嗎？”

　　陸蘅點了點頭，把自家的小胖子抱在懷裡。沈行止也不用什麼器械，大概按了按陸發財的肥肚子就放了手：“挺好的，按着我給陸先生的食譜接着吃就行，有空的話可以帶他出去遛一遛。”

　　按着食譜吃簡單，但這遛一遛，陸蘅就犯了難，她按住發財的耳朵，小聲說：“沈醫生，陸發財真的太懶了，我回家两天，他就沒自己走出過一百米，我不能攆着他跑吧？”

　　沈行止失笑：“陸小姐不養寵物吧？”

　　陸蘅點頭稱是：“對，雖然發財是我抱回來的，不過一直是外公在養。”

　　“逗貓棒，激光筆，或者毛線團，你拿着這些逗他玩，貓咪都喜歡的。”沈行止給出了建議。

　　“行。”陸蘅若有所思，只是這時候她懷裡的陸發財卻呆不住了，躍躍欲試地想蹦躂到地板上，陸蘅怕給醫生惹麻煩，一直伸手按着他，只是到底沒敵過這個十幾斤的胖子，沒留神就讓他竄了出去。

　　“發財！”她剛要把橘貓撈回來，沈行止就笑着說：“沒關係，讓他跑一跑吧，發財很乖，不會撞壞東西。”

　　很乖的陸發財一下地就撞翻了放雜誌的架子，陸蘅連忙蹲下去收拾，然後猝不及防地在一堆封面里看見了自己的臉，沈行止看她愣了一下，這才反應過來，恍然大悟道：“我還說為什麼會覺得陸小姐眼熟。”

　　陸蘅笑了笑，沒說什麼，卻注意起夾雜在眾多時尚雜誌里的一本繪本，她饒有興趣地翻了幾頁。

　　“這是怕小孩子們無聊才放這兒的。”沈行止摸了摸鼻子解釋道，“不過我也很喜歡看。”

　　“這本我之前找了好久。”陸蘅合上書，有點遺憾地說，“不過還沒等找到就出國了。”

　　聽了這話，沈行止有些猶豫地抿了抿嘴，最終還是說：“確實可惜，不過我也不能割愛，這是我唯一的一本。”

　　陸蘅驚訝於他的坦率，一邊也解釋道：“我不是那個意思。當年確實非常想要，但是時間一久，執念早就散了，既然能散，就說明不是什麼非要不可的東西。現在看到只是有點感慨。”

　　“陸小姐很洒脫。”沈行止目光清明，裡頭是毫不掩飾的讚賞。

　　陸蘅也覺得他的脾氣對胃口，一笑道：“叫我陸蘅就行。”

　　而此時的陸發財正非常興奮地繞着沈行止的腿“喵喵”叫着，陸蘅本來以為他是喜歡親近人，仔細一看，這傢伙直直地盯着沈醫生肩膀上的小金毛，賤嗖嗖地挑釁着。

　　興許是感受到陸發財的目光，小金毛開始微微打起了顫，看起來可憐得很。陸蘅有點尷尬，還是決定把發財抱回來，這個倒霉玩意，出門的時候遇到一條成年德牧，慫得縮在貓包里不敢動彈，現在就來欺負小狗崽兒，真是出息得很。

　　只是還沒等她動手，沈行止的一聲驚呼就打斷了他，陸蘅抬頭望過去，發現這人的肩頭竟然不妙地漸漸出現了一灘深色的印記。

　　小金毛居然被嚇尿了

　　這下陸蘅也不等了，撲過去就把陸發財逮住了，狠狠地揍了兩下屁股，陸發財一開始還挺得意，後來就只剩下委屈，叫聲都哽咽起來。

　　“你怎麼這麼多戲？”陸蘅見他這個樣子，也下不了手了，扶着額頭無奈道，這賊貓特別機靈，一看危機過去，就又跳回地上，悠閑地晃尾巴去了。

　　沈醫生這時候略走近了些，手上一用力，終於拎開了小金毛，無奈道：“只能麻煩你照顧一下了，我得去換個衣服。”

　　陸蘅本來就有點不好意思，忙不迭答應了，接過了兀自掙扎的狗狗。

　　也許是感受到來自地面的威脅，到了陸蘅懷裡之後，小金毛就沒再掙扎。陸蘅本來不擅長對待這種過分柔軟幼小的生物——當然發財這個小胖子是個意外——所以她也只是攬着幼犬，不讓陸發財靠近。

　　“請問，沈醫生在嗎？”門口突然傳來一句詢問，是綿軟的男聲，輕飄飄的，帶着一點怯意。陸蘅莫名覺得耳熟，轉過頭一看，卻見到了一箇舊相識。

　　“陸岑？”沈行止恰好換完了衣服，對站在門口的那個面容秀麗的男孩說，“你來接罐頭的嗎？”

　　男孩臉色蒼白，顫着嘴唇叫道：“蘅姐姐。”

　　陸蘅面無表情地看他良久，然後嘴角揚起了一抹笑來，她啞着嗓子說：“好久不見。”

　　紐約

　　“要出差嗎？”Evan看見Aneta在收拾行李，隨口問了一句，這場景前幾年很常見，不過隨着Aneta逐漸減少工作，出現的頻率越來越低了。

　　“嗯，去上海拍封面。”說到這兒，Aneta停下手上的動作，小聲地自言自語道，“不知道離她家近不近”

　　“什麼？”Evan沒聽清，追問道。

　　Aneta知道他和陸蘅關係不好，就敷衍了過去：“沒什麼，只是在想行程怎麼安排。”然而心裏卻在想着要去問一問Zac。

　　不過

　　“George在和Zac約會嗎？”Aneta皺着眉頭問，不知道為什麼，她非常不看好這段關係。

　　Evan倒是樂見其成，壞笑着說：“我想是的。不過我都不知道George原來是彎的，他之前可一直都喜歡那種體育畫報上的女孩子。”

　　tbc.

# 第10章

　　沈行止第一次見陸岑的時候，他提着貓包，受不住陸發財在裡頭的撲騰，很棘手的樣子。當時他自我介紹說是陸以澤的孫子，現在沈行止看着陸岑和陸蘅有幾分相似的臉，反應過來他倆是帶着親的。

　　只是他不明白為什麼陸岑一副如臨大敵的模樣。他知道陸岑性子怯弱，有時候跟他說著話都能紅了臉，托診所里那些小護士們的福，沈行止大概是知道陸岑如今在娛樂圈裡人氣不低，走的就是這種純情的人設，接觸了真人之後他還感慨過，沒想到私下也是這種性格。

　　而陸蘅，他眼瞳一動，還是流露出一些欣賞，雖然看着是乖張的面相，但之前不管是關於繪本的一番話，又或者是捂住發財耳朵的舉動，都讓他覺得這不過是一個行事隨心的人而已。

　　既然是親人，那為何會怕成這樣？沈行止心中有些不解，卻沒注意到陸岑看見他注意陸蘅時失落的神色。

　　陸蘅注意到了。

　　“這狗叫罐頭嗎？”她撓了撓在她腿上攤開肚皮的小金毛，先一個打破了沉默。

　　陸岑有些惶恐，盯着她的手，好像害怕她做出些什麼傷害罐頭的舉動來：“對，我上個月才，領養的。”

　　“名字挺可愛的。”陸蘅語氣淡淡的，聽不出什麼意味。

　　沈行止覺得氣氛有點怪，一時也不知道該說什麼。

　　陸蘅抱起罐頭，懶懶地放在了地上，讓他往陸岑那邊走，陸發財伏在地面上，眼睛緊盯着那一團幼犬，還從喉嚨里發出一陣“咕嚕咕嚕”的聲音，下一秒就要撲出去的樣子。陸岑心裏害怕，面色也慘敗，緊走兩步抱住了自己的狗。

　　陸蘅沒什麼安慰的意思，制住了躁動的發財，衝著沈行止客氣地一點頭：“今天多謝沈醫生，下次我再帶發財來。”

　　“也不是只有檢查的時候可以過來，下面還有一個遊戲區，平日里也有好多小動物會來玩。”沈行止雖然摸不清楚狀況，但還是很有禮地回答道。

　　“好。”陸蘅把發財塞進貓包，頭也不回地離開了診室。

　　而她的離開也抽走了陸岑最後一絲支撐自己的氣力，他在沈行止詫異的目光中，膝蓋一軟，差點摔倒在地上。

　　“沒事吧？”沈行止上前兩步扶住他，關切地問。

　　陸岑偎在他懷裡，無聲地搖了搖頭，他該怎麼說？他能怎麼說？

　　四年前的事，他就是兇手。

　　“叮——”是手機鈴聲打破了沉默。

　　“外公。”陸蘅接起電話的時候正坐在出租車上，“怎麼了？”

　　那一頭陸以澤嘆了口氣，透出一絲不易察覺的愧疚：“快點回來吧，你大舅舅和二舅舅都來了。”

　　陸蘅掛了電話，煩躁地按了按眉心，陸發財透過貓包的那個開口巴巴地望着她，她心下一軟，隔着軟布點了點他翹翹的鼻尖：“小胖子，剛剛是為我出氣嗎？”

　　陸發財嗲嗲地叫了兩聲，她心中鬱氣散了一點。算了，該來的還得來。

　　陸蘅到老宅的時候，人已經坐齊了，她懶得看那些人或是傲慢或是衰敗的臉色，快步走到了外公旁邊。

　　“劇院里事已經結了？”她在陸以澤旁邊的位子上坐下，擺出親昵的姿態。

　　陸以澤明知她要作怪，卻也寵她，慈愛地笑着：“可早着呢，後頭幾天都要去。”

　　“那你給我帶些采芝齋的糖回來，或者稻香村的糕點，多買些，我帶回去送人。”陸蘅撒嬌說。

　　“好。”

　　兩人親親熱熱地說著話，下邊的人被晾着，有人到底是忍不住了。

　　“陸蘅你倒是會挑，最好的位子被你坐了。”一個女聲陰陽怪氣地冒出來。

　　陸蘅眉梢一挑，看向自己的好表姐：“我母親年紀最大，如今她已經去世，我還不能代表她坐在最上首？”

　　陸葇眉眼間皆是刻薄，她父親雖比陸蘅母親小，她卻比陸蘅要大兩歲，只是陸家人大多面容俊美，不說陸蘅，就是陸岑的臉，放在娛樂圈裡都是吃得開的，陸葇卻五官寡淡，說不上難看，只是對比之下，就不太夠了。

　　然而卻最會嫉妒。

　　陸蘅看着她憤憤的臉，心裏默念，她小時候二房和三房還巴結着陸以澤，他們三個一同養在外公膝下學戲，陸蘅天賦最好，容貌也出眾，不知道被陸葇下過多少絆子。

　　“一個私生子”陸葇看着陸蘅越發冶艷的臉，恨得口不擇言，只是一句話都還沒說完，就被她父親厲聲喝住了。

　　“陸葇！”陸之楊瞪了自己女兒一眼，這種家醜還拿出來嚷嚷，生怕別人不知道嗎？

　　陸葇閉了嘴，陸蘅卻不是得饒人處且饒人的性格，她輕笑一聲：“當然比不得大舅舅一家，相敬如賓，家庭和美。”

　　這幾個字說得極慢，彷彿碾在聽者的心口，陸之楊不悅地皺起了眉頭，這幾年他在官場上越爬越高，也越聽不得這種糟心的話，他和身邊這個女人早就貌合神離，不過維持着表面的婚姻關係，哪有什麼相敬如賓，家庭和美。

　　沒等他們發作，陸蘅倒是發現少了一個，開口問：“陸岑呢？”絕口不提在寵物診所遇見他的事。

　　她的二舅舅抹了一把額頭的汗，不見從前意氣風發的模樣：“小岑在路上了，一會兒到，一會兒就到。”

　　陸葇很不耐煩地摳了摳剛做的指甲：“有他沒他不都一樣，等什麼，快點開始吧。”

　　這話說得不客氣，陸之楓頭上的汗冒得更快了，陸蘅好整以暇地看着，只當是一場戲。

　　“今天為什麼到爸爸這裏來，大家也差不多都知道。”陸之楊領導發言一樣嘬了口茶水，沒料到被陸蘅打斷了。

　　“我可不知道。”她知道自己表情拉仇恨，但陸蘅恨不得更欠一點，她本來就是回來給他們找不痛快的，沒必要再穿着那張好臉皮。

　　陸之楊卡了一下，居然也圓了回去，表情甚至還算得上和顏悅色：“你二舅舅做生意得罪了人，欠的債已經填補不上了，現在我想着，不能拖累咱們一大家子，乾脆，分家吧。”

　　陸蘅點了點頭，像是贊同的樣子：“是這個理。”

　　陸之楊滿意於她的識時務，他就說嘛，不過是一個二十歲的小丫頭片子，再怎麼有主意，也做不了分家的主。然而這時候陸蘅扯開嘴角，露出了獠牙：“可是大舅舅，你想分的，是什麼家呢？”

　　“你這是什麼話？”陸之楊不滿道。

　　“我就直說了吧。”陸蘅懶得跟他們打機鋒，“老人，不用你們贍養，我來，但是這房子，你們也別想要。”

　　陸之楊其實看不上這房子，又老又舊的，位置也不好，他是知道點內部消息的，近幾年都不會規劃到這兒，拆遷的事根本沒處指望，他想的是別的，不過嘴上卻不好就這麼說出來：“小蘅你這就不對了，我跟你二舅做兒子的，怎麼能不盡這個孝心？”

　　陸之楓也點了點頭，不知道是不是心裏也有點其他想法。

　　陸蘅嗤笑一聲，戳穿了他們的偽善面孔：“盡孝心？我回來的時候這兒可冷清得很。”

　　這下兩個男人面上都有點掛不住，陸蘅的兩個舅母也七嘴八舌地勸，她有點頭疼，撂下臉子說：“大舅母，二舅母，咱們不是血親，你們不插話，我就撕扯不到你們頭上。”

　　這一句話放出來，桌上竟是安靜了一瞬，陸以澤看着外孫女冷厲的神色，心中不由得嘆了口氣，他怎麼會怪陸蘅攪得家宅不安，她這是在給他撐腰呢，只是可憐他的囡囡，從前多乖巧的性格，現在被磨成這樣。

　　“知道你們都惦記着那些古董，以為四年前捐了后還能剩一些，我告訴你們，”陸蘅一手撐着腦袋，眼睛里是惡劣的笑意，“全沒了。”

　　陸之楊還好些，陸之楓卻直接癱倒在了椅背上，他原本指着這些東西救命，誰能想到，陸以澤心真的這樣狠，一百多件古董，全捐了，他一時間神魂都不知道跑去了哪兒，口不擇言道：“怎麼能，全沒了？全沒了？”

　　陸蘅卻還嫌不夠，唇齒開合間，說得清清楚楚：“一百三十八件，當年博物館來人清點，記錄都還在，白紙黑字，舅舅們要不要看一眼？”

　　陸之楊心裏已經信了七八分，他像從來沒見過這個外甥女一樣仔細地看陸蘅，陰陽怪氣地稱讚道：“小蘅真是好手段，想來姐姐在下面看着，也會欣慰。”

　　這是抬出母親來堵她？陸蘅冷笑一聲：“母親怎麼會在下面，陸之楠女士可是要上天堂的，不跟你們搶地方。”

　　陸之楊被她氣得說不出話，倒是陸之楓終於緩了過來，就這麼一會兒功夫，他臉上竟然又灰敗了幾分，他無力地擺擺手，像是終於屈服於命運，說：“大哥，分吧。”

　　“哐啷——”門口的聲音將所有人吸引過去，陸岑站在那裡，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陸岑出診所了才接起那個電話，他本來看見號碼就摁了的，結果一察覺到沈行止困惑的眼神，他就忍不住解釋：“只是垃圾電話。”

　　沈行止沒在這上頭糾結，他將陸岑扶起來之後就禮貌地退開了，陸岑雖然想和他親近，但陸蘅的出現，還有那個電話讓他心亂如麻，最後也沒有在診室里待多久，就帶着罐頭出來了。

　　然後就是那個鍥而不舍的鈴聲，陸岑咬了咬嘴唇，他敢掛一次，卻不敢掛第二次，只能硬着頭皮接了：“喂？”

　　“陸岑你剛剛怎麼回事？”那頭是經紀人尖銳的嗓音，“居然掛我電話？”

　　“剛剛旁邊有人，不太好接。”陸岑找了個借口，任誰也想不到這樣當紅的一個藝人要這樣小心翼翼，但他沒辦法，最開始他是背着家裡簽的合同，還是條件最苛刻的那種，違約金他以前可以不在乎，現在卻不行了。想到這裏他苦笑了一下，壞事傳千里，好像一夜之間誰都知道他家落魄了，往常巴結討好的人現在都唯恐避之不及，連經紀人也沒什麼好臉色。

　　不過這更可能是因為對他不合作的態度感到不耐煩吧，陸岑想起這些日子經紀人明裡暗裡的意思，眼睛不由得暗了下去。

　　果然，手機那邊傳來的話帶着淡淡的威脅：“後天晚上飯局，黃總要見你。”

　　tbc.

# 第11章

　　“蘅姐姐。”

　　陸蘅回過頭，看見自己的小弟弟怯生生地站在她身後，用一雙兔子一樣的眼睛看着她，她心裏一軟，神色柔和了下來，問道：“怎麼了？”

　　陸岑有些慌亂地搖了搖頭：“沒，沒什麼。”

　　“是不是陸葇又欺負你了？”陸蘅眉頭一蹙，陸葇雖然是三人中最年長的那個，但全然沒有姐姐的樣子，反而對她和陸岑態度刻薄。

　　陸蘅自己是吃不得虧的性子，受了丁點委屈都要報復回去，久而久之，陸葇也就只在嘴上給她找點不痛快，但陸岑就沒有這樣幸運了，他生性柔弱，被欺負了也不敢聲張。陸蘅有時察覺了，直接一句話告到外公那裡去，除此之外，私下里還要給陸葇下點絆子。

　　次數多了，陸岑便像是把這個表姐當成了避風港一樣，越發地依賴她，陸蘅不習慣過於□□直白的感情，但心裏也並非不在意，甚至還有點開心。

　　陸岑將手向身後背了背，然而看在陸蘅眼睛里卻只是欲蓋彌彰，她捉住陸岑的胳膊：“你藏什麼？”

　　這個舉動卻讓男孩小小地痛呼出聲，陸蘅一驚，連忙掀開他的袖子，然後就被那一道紅痕給刺了眼睛。

　　“她弄的？”陸蘅臉色有些不好，沉着聲音問。

　　陸岑幅度很小地點了點頭，又解釋到：“是我和葇姐姐搶東西的時候不小心才”

　　“你跟她搶東西？她搶你吧。”陸蘅一語道破，陸葇家裡從政，吃穿用度都不能張揚，但偏偏她又是最喜歡奢靡揮霍的人，便時常打陸岑零用錢的主意，陸岑極少時候會不同意，然而只要拒絕了陸葇，她就會在這種衣服蓋住的地方下重手，陸蘅時常疑惑，大舅舅那樣的老狐狸，是怎麼教養出陸葇這種萬事不過腦子的女兒的。

　　陸岑吶吶地不說什麼了，他眼神深處極快地逸散了一絲惶恐，但很快就被遮掩住，陸蘅仔細看了看他的傷口，發現已經好好地上過葯，便拍了拍他的背：“不早了，去睡吧。”

　　“那蘅姐姐，牛奶”陸岑見她要起身上樓的樣子，連忙開口說。

　　陸蘅禁不住扶額，每晚睡前一杯牛奶是外公前不久給她定下的規矩，她個子竄得太快，幾乎讓老人害怕她缺鈣了。

　　“咱們不都說好了嘛，我撤退，你掩護，怎麼才消停了不到一個星期，就又開始了。”陸以澤讓陸岑監督她，誰料陸蘅早就買通了這個眼線，將牛奶全灌在了他的肚子里，不過現在這情況是，暴露了？

　　“被外公發現了，還說我要再幫你遮掩，那就每天再給我加兩杯。”陸岑苦着臉，可憐兮兮的。

　　“行吧。”陸蘅還能有什麼辦法，只能點頭說好。

　　“那你等會兒，我給你溫一下，剛從冰箱里拿出來。”陸岑見她答應了，趕忙往廚房跑。

　　“給。”陸岑的手有點抖。

　　陸蘅接過牛奶，也不急着喝，還問了一句說：“你手還好吧？”

　　陸岑愣了一下，伸手捂住自己的手腕：“大概還是有點疼。”

　　“哦。”陸蘅沒在意，將牛奶往嘴邊送去

　　別喝！別喝！黑暗裡有個聲音聲嘶力竭地喊着，然而那時候的陸蘅怎麼聽得見。

　　她毫無防備地喝下牛奶，溫熱的液體劃過她的喉管，然後，撕扯着血再翻湧上來。

　　“嘔——”陸蘅捂着喉嚨，看着地板上那攤自己嘔出來的液體，還不敢相信發生了什麼，那些絲絲縷縷的紅色痕迹，是血嗎？

　　只是那時候誰也不會給她機會細想，第二口腥甜的血就從喉嚨口噴湧上來，陸蘅後知后覺地感到疼痛，她終於意識到有什麼不對勁，那杯牛奶

　　陸岑？！

　　幼弱如兔子一樣的少年眼睛里都是水，不能承受陸蘅的眼光一樣地向後退去：“蘅姐姐，別怪我”

　　陸蘅眼前一黑，最後看見的是陸岑奪門而出的背影，之後便徹底昏死過去。

　　實在是，太痛了。

　　“阿蘅。”

　　陸蘅努力睜開眼睛，發現自己墜在一片沉沉的黑暗裡，那個熟悉的聲音還在念着。

　　“阿蘅。”

　　陸蘅突然覺得委屈，她從不流淚，這時候卻很想痛快哭一場，她說：“媽媽，我好疼。”

　　陸之楠溫柔的影像破開那一片黏膩的黑暗，她走到陸蘅身邊，執起女兒的手：“阿蘅乖，媽媽陪着你。”

　　陸蘅卻突然平靜下來，她古怪地盯着那一雙交握在一起的手：“但你又不能一直陪着我。”

　　陸之楠露出愁苦的表情，這是她去世前陸蘅最常看見的表情，小時候她甚至還奇怪過，難道真的有那麼多的事情供母親皺起眉頭，甚至流下眼淚嗎？不過這樣的疑惑只持續到她懂事前。

　　黑暗裡突然幻化出一面鏡子，陸蘅看着鏡子里的自己，明明哪裡都完好，喉嚨那裡卻像破了一個洞，風从里頭呼嘯而過，吹冷了她的心。

　　“媽媽。”陸蘅仔細地打量着鏡子里的兩個人，“原來信任的人捅的刀子，最痛啊。”

　　“從來至親才至痛。”陸之楠自傷身世，眼看着又要落下淚來。

　　“媽媽，你為什麼又要哭呢？”陸蘅歪着頭，不解道，“你自己不快樂，卻便宜了那些害你的人，真是不值當。”

　　“他們心裏也是愧疚的。”

　　陸蘅冷笑一聲：“他們哪裡會愧疚。媽媽，懷璧其罪的道理，我現在懂得了。”

　　陸之楠點點頭：“所以阿蘅要把自己藏好，這世上，壞人太多了。”

　　“不。”陸蘅眼睛里燒着一團火，“我要成為最耀眼的人，我不在乎他們是否愧疚，我願意看見的，是他們的恐懼。”

　　“阿蘅”陸之楠的眼神里都是擔憂，這時候繞在兩人身邊的濃黑霧氣逐漸透出一分白，她的聲音也逐漸變得蒼老和急迫。

　　陸蘅掙開黑暗，一睜眼，看見了陸以澤憔悴了許多的臉。

　　‘外公’她張了張嘴，卻只是徒勞，她發不出聲音了。

　　陸以澤眼中的痛惜更深，他啞着嗓子說：“囡囡，外公沒有護好你。”

　　兩個月後，陸蘅被送出國，陸以澤捐了一百三十八件各朝古董，陸家二房、三房搬離老宅。

　　陸蘅半夜醒來的時候覺得有些口渴，就下樓倒了杯水，她很久都沒有夢到舊事了，想來是因為今天見了舊人。

　　她到現在都不明白為什麼陸岑會在她的牛奶里下藥，但從結果來看，不難明白這是陸葇的手段。

　　因為她再也沒法唱戲了。

　　這幾年的調養已經讓她說話的時候和常人無異，頂多是聽來較一般女生更低沉着，但如果勉強去捏戲腔，最終也只能給自己難堪。

　　唯一一個會對此歡欣鼓舞的只有陸葇了，陸蘅從前只意味她莽撞，沒想到她更狠毒。

　　只是不知道陸岑有什麼把柄捏在她手裡了。

　　陸蘅百無聊賴地喝了最後一口水，正準備躺回床上繼續睡，卻發現手機屏幕不甘寂寞地亮了一下，在黑暗裡很顯眼。

　　她伸手劃開屏幕，發現是一條短信，來自Aneta。

　　陸蘅愣了一下，終於想起來自從上次報過平安，她就再也沒有掛過vpn，手機里的通訊軟件也就成了擺設，如今只剩短信最為有用。

　　她心底不知怎麼地漫上一點甜來，解了心頭的苦。

　　要來我家啊

　　tbc.

# 第12章

　　Aneta到上海之後沒休息多久，很快就開始了拍攝工作，這是Vogue的開年封，不是單人封面，除了她之外，還有一個剛出道的法國女孩兒，才十六歲，最近很受品牌的追捧。她為了合作順利有心交流，但奈何語言不通，那個女孩兒看起來又是內向的性格，Aneta主動搭話過一次，卻只得到了一個羞怯的笑容，然後就被對方的母親兼經紀人防備地截住了話頭。

　　Aneta沒辦法，只能信任攝影師的鏡頭語言，看能不能將兩人間毫無默契的氛圍重新詮釋，不過看他的臉色，效果應該不怎麼樣。

　　在下一個創意出現之前，Aneta經歷了一個可以稱得上是漫長的休息時間，這在她的工作經歷里並不多見，時尚圈，似乎總是在應接不暇地嘗試中，很少沉澱，很少積累。

　　拍攝地點直面上海最地標的建築，黃浦江風濕冷地席捲來，她只能慶幸自己披上了羽絨服，要不然只憑裡頭薄薄的一條連衣裙，絕對要吃苦頭的。因為場景並不封閉，雖然在天台上，但周圍也聚集了一些圍觀的人，不過也許是某種大都市人的特性，許多人只是看上兩眼，便又匆匆地走了。

　　Aneta原以為陸蘅家在上海，因為看起來她擁有許多和這座城市相似的特質，永不停息的浮華，還有不動聲色的誘惑。只是問了Zac之後，她才知道陸蘅其實住在離上海不遠的一座古城，據說河流從其中蜿蜒而過，人們依水而居，連語言里都浸潤出一點清甜來。她剛聽說的時候有些失笑，畢竟陸蘅看不出一點和軟的樣子，但某天深夜失眠，她突然想起陸蘅在某些地方天真的執拗，又有些懂了，她或許不柔軟，但她柔韌。

　　這時候人群里突然有一陣小小的騷動，Aneta下意識地回頭瞥了一眼，敏銳地察覺出一點不對勁，還沒等她發現什麼，圍觀者中的一人就懶懶地舉起手揮了揮。

　　是陸蘅？！

　　Aneta料想她是被工作人員攔在了外頭，連忙讓助理把她帶了進來。

　　陸蘅穿得嚴實，因而就算進了拍攝現場也沒引起什麼人的注意。

　　“怎麼突然想起來過來？也不提前說一聲。”Aneta語氣里有淡淡的責怪，不過更多的是驚喜。

　　陸蘅笑着看她，沒有接話，反而上前一步，給了Aneta一個結實的擁抱：“最近還好嗎？”

　　Aneta受寵若驚，她知道陸蘅不是這種外放的性格，做出這樣的舉動一定是受了什麼刺激，她想起Zac隱晦地提過的陸蘅家裡的紛爭，突然有些心疼，她輕輕地拍了拍她的背，帶點撫慰的意思說：“都好。你呢？”

　　“割肉治瘡，刮骨療毒，雖然現在難受了點，但最後會好。”陸蘅看起來疲憊，精神卻很輕鬆。

　　Aneta仔細看她的神色，知道她沒有在說假話，也就終於放下了心，也許是因為年長陸蘅許多，有也許是因為實在投緣，Aneta對她總會生出一種保護欲，雖然她明白陸蘅並不需要。

　　“Zac怎麼樣？我聽說他在和那個George約會。”寒暄完之後，陸蘅就問起了自家經紀人的近況，她回國之前就想到Zac或許會彎，但沒想到彎得這樣轟轟烈烈，義無反顧，連社交賬號上都在秀恩愛。

　　Aneta點了點頭，她沒立場在陸蘅面前說明自己的不看好，只能就事論事：“Zac最近都很開心。”

　　“開心就好。”陸蘅倒是不怎麼在乎的樣子，事實是她也確實不怎麼在乎，如果能走到最後那就再好不過，但就算George並不是良配，有的跤也只能自己來摔，沒有被旁人一直攙扶着的道理。

　　兩人正說著話，陸蘅就聽見身後傳來一聲試探性的詢問。

　　“請問是Lu嗎？”

　　陸蘅和Aneta交換了一下眼神，轉身摘了自己的帽子承認道：“我是。”

　　走過來的正是負責這次拍攝的攝影師，聽見陸蘅肯定的回答后，他白凈的面孔上都浮現出一絲紅暈，壓抑着激動問：“我現在有一個想法，能不能請二位示範一下。”

　　陸蘅差點就立刻點頭答應了，只是理智還吊著她，告訴陸蘅現場還有另外一位同樣是主角的模特。

　　“這是不是有些逾矩了？”陸蘅雖然想和Aneta合作，但已經打算回絕這個請求，她是放肆沒錯，卻也並不喜歡四處給自己拉仇恨，尤其在被對方經紀人忌憚地看着的時候。

　　說起這個，攝影師的臉上浮現出一點尷尬來，他不是不知道這樣做是在給另一個模特沒臉，然而或許是年齡太小，又或許是語言不通導致了理解差異，不管他怎麼說，另一位就是達不到他想要的效果，偏偏她的母親還喜歡對拍攝發表看法，搞得他束手束腳的，很煩躁。

　　“這樣吧，我去跟對方溝通一下，只是請您做個示範，幫她找找感覺，樣片並不會流出去。”說到最後，攝影師話里話外幾乎帶上了一點懇求的意味，他把自己的作品看得比命重，如果一直這樣僵持下去，最後選出來的成品絕對會砸他的招牌。

　　陸蘅想了一下，覺得可行，就點了頭，更不用說她本來就挺想和Aneta合作了。

　　兩人看着攝影師親自去那邊交涉了一會兒，沒過多久，就一臉慶幸地走了回來。

　　陸蘅也不矯情，脫了自己臃腫的外套，露出裏面一件米色的針織衫，Aneta不贊同地看着她：“穿的太少了。”

　　陸蘅提了提她羽絨服下面輕薄的裙子：“Ann，你可沒資格說我。”

　　“我這是在工作，你在工作嗎？”

　　陸蘅舒展了一下筋骨，挑了挑眉：“現在我也在工作了。”

　　“強詞奪理。”Aneta無奈地搖了搖頭。

　　“大概是這樣的構圖。”攝影師看她倆做準備，一邊把自己的想法說了。

　　陸蘅面色淡淡地，雖然一邊聽一邊點頭，但還是讓攝影師有點惴惴不安，這到底是明白了沒有算了，再差也總比之前好。

　　“不過這樣看，我們穿的是一個色系啊。”Aneta穿了一身暗金色的連衣裙，和陸蘅站在一起，乍一看並沒有違和感。

　　陸蘅笑了笑，直接上前一步攬住她的腰，兩人身高相仿，但Aneta站在了一個更高的檯子上，這樣陸蘅正好將頭靠在了她的肩頭，她側過臉，和Aneta一起直視鏡頭，一黑一藍的兩雙眼睛，都透徹又深沉。兩人都衣着單薄，明明在寒風裡相互依偎，卻並不瑟縮柔弱，反而像劍戟透出寒光，有凜然之感。

　　攝影師的呼吸一窒，他彷彿瞬間被靈感攫住，然後很快又回過神來，這一刻太難得，他不能錯過。

　　“很好非常好，Lu再放鬆一點，對，就是這樣”他一邊指揮着，一邊不間斷地摁下快門。

　　陸蘅偎在Aneta的懷裡，聽着她平穩的心音，自己的內心也逐漸安定下來，雖然並不特別在意，但再怎麼否認，最近家裡的事其實還是對她有些影響，就像隱而不發的創口一下子被撕開，雖然早有預想，但還是免不了心驚。

　　在鏡頭看不見的角落，Aneta原本按在陸蘅肩頭的手動了動，然後移到了她纖長的脖子后，手心的溫度是涼的，沒了那一層衣物的阻隔，陸蘅有些微微的顫抖，但笑意卻忍不住漫上眼睛。Aneta在安慰她，她能感覺到。

　　原來就這樣簡單的肌膚相貼都很舒服。

　　這一個小小的變化卻讓攝影師更加激動，沒過一會，他就放下了相機，並且招呼陸蘅和Aneta過去看。

　　“這是我最喜歡的一張。”攝影師停下了翻頁的手，屏幕上出現的正是Aneta將手放在陸蘅後頸的那一張。

　　今日上海的天本有些陰沉，但在鏡頭的過濾下，卻顯出一點迷朦的霧感，兩人的姿勢同一開始沒什麼差別，但卻沒有一開始的冰冷和對峙。陸蘅將頭靠在Aneta的肩頭，又將最脆弱的脖頸交付給她，這是一個全然信任的姿態，Aneta握着她的命脈，卻沒有半分威脅的意味，只有保護和撫慰。再加上那雙黑亮的眼睛里星星點點的笑意，整體的氛圍竟然還有幾分溫暖，和曖昧。

　　陸蘅看得老臉一紅，拍的時候還不覺得，現在怎麼看怎麼不尋常。Aneta倒是很滿意的樣子，甚至還和攝影師交換了聯繫方式，讓他之後把照片傳過來。

　　“可以開始了嗎？”身後傳來一句口音濃重的英語，言語里的負面情緒將三人間原本融洽的氛圍刺開了一個口子，Aneta微微側過身，看見那個法國模特的母親正站在她們身後，面色不善。

　　攝影師走上來打了個圓場：“抱歉，馬上就可以了。”

　　陸蘅原本一言不發地站在一邊，沒想到那女人離開的時候竟然瞪了她一眼，她簡直莫名其妙，不是她們自己同意讓她來找感覺，現在又擺出這種面孔，當她願意搶風頭嗎？

　　Aneta察覺到她的不滿，安慰地拍了拍她的手，陸蘅也沒說什麼，卻察覺到不遠處的一束視線，等她轉頭看過去，只發現那個法國女孩惶恐地眨了眨眼睛，趕緊移開了目光。

　　“呵，我還真是挺恐怖的。”陸蘅嘲諷地溝了勾嘴角。

　　Aneta不明所以，但看見那一對母女投來的忌憚的目光以後也就明白了：“世人只看錶象，並不知道你真正的為人。”

　　“我也沒說這樣不好。”陸蘅說，“惹人懼怕總比被人欺負來得好。”

　　拍攝的燈光還在調整中，Aneta乾脆勾住了陸蘅的肩膀：“既然那張照片發不出去，我們來自拍吧，傳到我的ins上。”

　　“Ann終於更新了！！！！！”

　　“第一是我的！！！！”

　　“為什麼又是Lu”

　　“這次還是合照”

　　“還靠得這麼近”

　　“拜託你們知足一點，Ann能更新就不錯了好嗎？想想Lu的粉絲，估計一輩子都等不到這一天了。”

　　“雖然你說的很有道理，但我還是很打你。”

　　“哈，詭異的平衡感！”

　　tbc.

# 第13章

　　“你在這邊發什麼呆？”陸葇語帶嫌惡地對陸岑說，他坐在後院的迴廊上，神色黯淡。看着自己這個表弟楚楚可憐的那張臉，陸葇從心底里泛上一層嫉妒和惡意，如果不是擋了她的路，她連看都不想看他一眼。

　　陸岑有些驚慌，他連忙起身讓開說：“沒什麼，葇姐姐你先過吧。”

　　“裝可憐給誰看呢？！”陸葇心頭火起，本來自從陸蘅回來她就憋了一肚子的氣，這下全撒在了陸岑身上，“你以為就你家倒霉？也不怕連累我們，居然還求到我爸那裡去，生怕我家過得好是嗎？”

　　一聽陸葇提起家裡的事，陸岑的表情更加凄惶，他連連搖頭：“不是的，葇姐姐，爸爸他是沒有辦法了”

　　“他沒辦法我家就有辦法嗎？”陸葇惡狠狠地白了他一眼，厲聲說，“讓開。”

　　陸岑心中一跳，對這個表姐他一向又懼又怕，只是想到他失落的原因，想到自己明晚的那個死局，他竟然一把抓住了陸葇的手。

　　陸葇也沒想到他突然有這個動作，不禁嚇了一跳，然後惱羞成怒道：“你到底要干什麼？！”

　　“葇姐姐，救救我！你救救我好不好！”事已至此，陸岑彷彿溺水的人，看見一條劇毒的蟒都會擁上去，他不能被潛規則，明明他已經有了喜歡的人，明明他喜歡的人那麼好

　　陸葇察覺到一點不對，漸漸不再掙動，她分辨着陸岑的表情，突然開口問：“你想讓我幫你什麼？”

　　陸岑渾身一哆嗦，一時間只覺得有一天滑膩的毒蛇從肌膚上游過，只是另一種恐懼攫住了他，讓他無法分辨哪一種後果他更難以承受。

　　“葇姐姐，那個黃總，他知道我家出了事，讓我的經紀人逼我去飯局。”陸岑這句話說得並不是很明白，但話里的恐懼和厭惡讓陸葇心下瞭然，這種事啊

　　“黃鎮行？”陸葇咀嚼着這個名字，像在抽出一把殺人的刀，“他只要男人？”

　　“我不知道？”陸岑絕望地搖着頭，“明明之前都是女孩子，為什麼偏偏是我？為什麼？”

　　“別哭了。”陸葇不耐煩地罵了一句，然後滿意地看着陸岑止住了哭聲，她慢條斯理地說，“阿岑，這事我幫不了你。”

　　“怎麼會？！”陸岑驚叫道，聲音尖利，彷彿活鬼，“他的公司不是正在招標，他一定會忌憚大舅舅的，你只要幫我說一句話，明明只是一句話的事！”

　　陸葇冷冷地看他一眼，嗤笑一聲：“你倒是知道的清楚。是一句話的事沒錯，但我不樂意開這個口。”

　　陸岑聽見她的回答，幾乎快要癱軟在地上，正在這時，陸葇又彷彿戲耍他一般，說了一句：“不過我可以給你指條路子。”

　　“什麼？！”陸岑像回光返照的垂死者，眼睛里透出詭異的光彩。

　　“黃鎮行不是非男孩子不可，他看中的不過是你的樣子，既然如此，你找一個樣子更好的，不就行了。”她意味深長地說完這一句話，看着陸岑的臉色逐漸灰敗，就知道他已經懂了。

　　“蘅姐姐不，我不能再”

　　“不能？有什麼不能的。”陸葇截斷他的自言自語，“反正，你又不是第一次做這種事了。”

　　陸岑在失神中漸漸鬆開了拽着陸葇袖子的手，他低着頭，不知道在想什麼，連陸葇的離去都毫無察覺。

　　上海

　　或許是因為有了陸蘅作為示範，拍攝很快地進行了下去，雖然還沒能結束所有的任務，但這一天的目標已經達成了。

　　攝影師心情很好地宣布收工，等到回過神來想感謝陸蘅的時候，卻發現她和Aneta早就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

　　事實上Aneta出來的時候，不僅攝影師沒發現，連她的助理都沒看着人影。直到兩人站在了馬路邊上，她才想起來給助理髮了條信息。

　　她們兩個身材高挑，樣貌也出眾，哪怕是簡單地站在路邊都有人注目，路人還以為是隱藏鏡頭的真人秀節目，頻頻向這邊看。

　　哪怕兩人早就習慣了鏡頭和目光，也不想私下里被這樣打量，Aneta側過臉，避過一個女生的手機鏡頭，問陸蘅說：“現在去哪裡？找個地方坐坐嗎？”

　　陸蘅昨夜沒休息好，今早又趕了高鐵過來，精神早就不太好了，她懨懨地說：“還是回賓館吧。”

　　Aneta看她累了，也點了點頭，然後伸手攔了一輛的士。她本來就不是第一次來上海，新鮮感早就過了，沒必要拖着一個累到快要睡着的人陪着她逛。

　　“回賓館睡一覺吧。”Aneta看她的臉色實在不好，有點擔憂地說。

　　陸蘅也沒逞強，點了點頭：“那東西都得現買了。”

　　Aneta是知道她作風的，看見她兩手空空就明白了這人應該是什麼都沒帶就跑來了上海：“難道一開始準備今天就走嗎？”

　　陸蘅打了個哈欠：“對。其實很方便的，從上海坐高鐵到我家只要半小時左右。”

　　“是嗎？”Aneta怕她在車上睡着，一直在跟她說話，“蘅，聽說你的家鄉很多園林。”

　　陸蘅點了點頭：“好看是好看，不過都大同小異，你要是願意看，還不如去我外公家，老房子、池塘、假山石、花，什麼都有，就是沒那麼大的地方。”說到這裏，她終於有了點精神，還掏出了自己的手機，打開相冊給Aneta看，“喏，這是梅花，這幾天開了，能香掉鼻子。”

　　說到這個她又忍不住懊惱：“我最近腦袋真的不夠用，明明說要記得給你帶糕點的，結果空着手就來了。”

　　Aneta怎麼會跟她介意這個，她還在看照片，忍不住發出讚歎：“你家的院子真好看，Lu，發給我吧，我以後改造院子也可以做個參考。”

　　陸蘅欣然同意，懶得掛vpn，直接通過彩信給她傳了過去。

　　還沒等Aneta接收完，陸蘅的手機就響了起來，她看着屏幕上陌生的號碼，皺着眉頭摁滅了。

　　“怎麼不接？”Aneta有點奇怪。

　　“可能是垃圾電話，很多賣房的。”然而陸蘅話音剛落，鈴聲又鍥而不舍地響了起來。

　　Aneta問：“是同一個號碼嗎？”

　　陸蘅點了點頭：“還是我家那邊的。”

　　“那可能是真的找你有事。”

　　陸蘅也覺得有點道理，她看了一會兒屏幕，最後還是摁了接通。

　　“喂？”

　　手機那頭沒有回復，久到陸蘅以為是惡作劇的時候，那邊傳來了一個微弱的聲音。

　　“蘅姐姐。”

　　陸蘅沒意識到自己挺直了脊背，擺出了防禦的姿態，她冷下聲音，說：“陸岑。”

　　“真的要趕回去？”Aneta有點擔心陸蘅的狀態，“電話里說的是很重要的事嗎？”

　　陸蘅搖了搖頭：“不是特別重要，但我想要一個理由。”

　　她想起通話中陸岑的話，他說想解釋當年那麼做的理由，然後，說一聲對不起。

　　好啊。

　　不管來意善惡，總要去見識一下的。

　　回程的路上，陸蘅的手機又響了，她本以為是Aneta不放心她給她來的電話，一接起來卻發現是一個意料之外的人。

　　“沈醫生？”陸蘅有點驚訝。

　　“很抱歉打擾了。”

　　“沒什麼。”陸蘅有點疑惑地問，“不過有什麼事嗎？”

　　沈行止語氣透出一點淡淡地高興：“是這樣的，那本繪本，我又找到一本，想着也許可以送給你。”

　　陸蘅挺驚訝的，當時她不過順口一提，沒想到沈行止居然就記住了，雖然很感念他的用心，不過她現在還有別的事，應該是沒時間去取繪本了。

　　她剛要開口回絕，突然想到了一件事，話到嘴邊又拐了彎：“多謝，不過我最近真的有些忙，可能沒時間去取。”

　　“啊，這個沒關係，我知道陸先生家住在哪裡，可以給你送過去。”

　　聽到這個回答，陸蘅滿意而無聲地笑了笑，真是紳士的人啊，她說：“那真是再感謝不過，畢竟我還真的挺想要的。不過可能還有另一件事需要麻煩你一下。”

　　“你說。”沈行止沒有猶豫，立刻就答應了下來。

　　tbc.

# 第14章

　　陸岑約的地方很隱秘，陸蘅進去報了名字，就有服務員領着她去了包廂。

　　陸岑已經到了。

　　服務員細緻地給兩人倒好茶，然後就退了出去，小心地合上了門。

　　氣氛一時間有點沉悶，陸蘅倒是無所謂，因為她本來也不是急迫的一方，只是陸岑看起來卻很受煎熬，幾次想要開口說些什麼，又把話咽了回去。

　　“蘅姐姐。”他到底還是忍不住了，強忍着懼怕說，“我四年前的事，對不起”

　　陸蘅神色未動，百無聊賴地開了口：“還有呢？我又不是為一句對不起來的。”對現在的她而言，陸岑的道歉毫無意義，不過是一個不重要的人罷了。

　　“什麼？”陸岑一時沒有反應過來，像一隻受驚的幼兔，睜大了一雙眼睛，很可憐地看着她。

　　陸蘅心下厭煩，如果說四年前她會因為這種表情對陸岑心生憐惜，現在就只剩下嫌惡。她的好弟弟，看起來像是只能依附喬木的菟絲子，然而為了自己生長的那點養分，能毫不猶豫地絞死原本依靠的對象。

　　當年是她眼瞎，現在可不會了。

　　“理由。”她吐出兩個字，連給他一個正眼都欠奉，“葯是陸葇讓你下的，我猜到了，但你為什麼會答應她，這個理由，我要知道。”

　　說到底不過是給過去一個決斷，為那些年她自以為是的庇佑和依偎。

　　饒是陸岑本就準備說出一切原委，聽見陸蘅的話也忍不住心驚，他知道陸蘅很聰明，當年能讓她毫無防備地喝下那杯牛奶不過是借了對他受傷的憐惜，但他沒想到原來陸蘅已經想通到這個地步。

　　他艱難地開了口

　　“小沈醫生，你怎麼來了？”陸以澤看見被周阿姨領進門的人，又驚又喜，“不是發財身體出什麼問題了吧？”

　　沈行止笑了笑說：“不是，我是來給陸蘅送個東西。”

　　陸以澤一聽這話，心裏一喜，上次陸蘅帶着發財去診所，回來之後他旁敲側擊地問了幾句，沒覺得她對小沈醫生怎麼上心，當時他還遺憾了一會兒，畢竟沈行止不論是人品才貌都挺讓他滿意的，沒想到這兩人私下里還有聯繫。

　　“快坐快坐。”陸以澤沒忘了招呼他，“小沈啊，要喝點什麼？”

　　“都可以的。”沈行止有些拘謹，他從前來過一次老宅，但今天陸以澤待他似乎格外熱情，不過陸發財倒是一反往日里懶散的樣子，瞳孔警惕地豎著，渾身的毛都有些炸炸的。

　　“小周，泡壺茶來。”陸以澤朗聲吩咐道，越看沈行止越喜歡，他又有點埋怨地說，“這個阿蘅，讓你過來送東西，自己也不待在家裡。”

　　沈行止連忙解釋道：“陸蘅跟我說了她今天不在家，讓我送來就行。”他半個字沒提陸蘅拜託他之後接她回家的事。

　　“我要去處理一些事，可能會喝點酒，你知道的，我出國有幾年了，以前的朋友也聯繫不上，能不能請你之後來接我一下？如果可以的話，也別告訴我外公，他還挺不贊成我喝酒的。”

　　“小沈？小沈？”

　　沈行止被陸以澤的聲音喚回了神，但是耳邊似乎還殘留着陸蘅有些低啞的聲音，他覺得和陸蘅投緣，幫這個忙也不過举手之勞，至於幫她在陸以澤面前遮掩，更是一件再小不過的事。

　　“抱歉啊，陸先生，剛剛走神了，最近有些忙。”沈行止面露愧疚。

　　陸以澤哪裡會怪他，連忙說：“噯，不要仗着自己年輕就糟踐身體，一定要注意休息。”

　　“是。”

　　兩人正聊着天，這時候周阿姨從門外走了進來，面色有點糾結：“陸先生，外頭來了一個外國姑娘，我也聽不懂她在說什麼，不過像是說到了小蘅的名字。”

　　“外國姑娘？”陸以澤有點奇怪，轉而一想，別不是陸蘅昨天去上海見的那個朋友，他趕緊說，“不管怎麼樣，先把人家請進來。”

　　Aneta跟在周阿姨後頭走進來的時候，心中不是不忐忑的，昨晚她送陸蘅上了高鐵，回去后卻越想越擔心，陸蘅當時的狀態明顯不對勁，具體怎麼樣Aneta說不上來，但總覺得她言語裡帶着些不顧一切的意味。她怕陸蘅做出什麼衝動的事情來，正準備給她打電話，一解鎖手機卻發現頁面還停留在陸蘅給她發的照片上，那一叢梅花開得好，彷彿有冷香鑽出屏幕，讓她焦躁的心情也平靜下來。

　　Aneta深吸了一口氣，給陸蘅去了電話。

　　正在通話中。

　　她又打了一次，還是這樣。這讓她的眉頭再次皺了起來，鼻尖的那一縷香味變得混亂，艷紅的花朵和陸蘅離去時蒼白的臉色不停地輪流在她眼前閃現，突然她瞪大了眼睛，急切地將頁面退回了短信，那張圖片！

　　謝天謝地，陸蘅她拍照時開了定位！

　　Aneta看着那個地址，神色凝重，也沒有再去嘗試接通陸蘅的電話，她已經決定了，明天一大早就去高鐵站，她要去找陸蘅。

　　然而直到Aneta站在了這棟老房子的客廳里，她才想到，如果陸蘅不在家，她要怎麼和她的外公交流。

　　陸以澤其實是個挺尊古的人，雖然平日里常和自家外孫女吹噓自己的開明，但那不過是催她找男朋友的借口，對於洋鬼子的那一套，他一向是敬而遠之，但就算如此，Aneta走進來的一瞬間，他也有點眼前一亮，就算以他的眼光看，也不得不稱讚一句這是個很精神的姑娘。

　　不過這語言不通，怎麼交流呢

　　也實在是巧合，沈行止察覺到氣氛的凝滯，主動出聲說：“我在外讀過幾年書，現在正好來做翻譯。”

　　Aneta又聽他用英語解釋了一遍，心裏剛要松一口氣，卻被一聲尖利的貓叫嚇得再度提了起來。

　　“發財，不要亂叫！”陸以澤也被嚇了一跳，陸發財從沒發出過這樣的聲音，叫得凄厲駭人，惶惶不安。

　　往日乖巧的橘貓這下卻沒有理自己的主人，他躍下沙發扶手，繞在Aneta的腳邊不絕地叫着，彷彿泣血。

　　Aneta只覺得心上有生了銹的刀子在磨，鈍鈍地疼，她的腦海里只剩下一個名字。

　　陸蘅！

　　“所以說，當年陸葇發現了你的性向，以此來威脅你給我下藥，要不然就把這件事說出去？”陸蘅不緊不慢地嚼着這句話，看不出什麼悲喜。

　　陸岑微弱地點了點頭，他不敢直視陸蘅的眼睛，哽咽着說：“蘅姐姐，當年我真的做錯了，但我實在太害怕了，如果被爸爸知道了，他真的會把我打死。”

　　“所以你來害我。”陸蘅像一個冷眼旁觀的人，彷彿遭受背叛失去聲音的那個人，並不是她自己，她喝了一口茶水，諷刺地一笑，“陸岑，你知不知道自己特別可悲？”

　　陸岑看見她的動作，眼神一動，聲音卻沒變，仍然是飽受愧疚折磨的痛苦樣子：“我，我知道，但蘅姐姐，我沒有你厲害，你可以什麼都不依靠就活得很好，但我不行，如果我落魄了，那誰都能來踩我一腳，我不甘心，我真的不甘心”這一番話說到最後，他的聲音輕得快要消失，卻也顯出一種真切的怨毒，再也不是從前無害的樣子。

　　陸蘅半晌沒說話，像是在欣賞他的表情，這讓陸岑的五官更加扭曲。

　　她永遠都是這樣！游刃有餘，好像一切都在掌控里，把他襯托得像一個小丑。他恨不得撕了她的這層皮！

　　“你知道嗎？沈行止真是個好人。”陸蘅話風一轉，輕鬆自在得好像在敘舊，“上次我去診所看見了一本繪本，不過是提了一句，他居然專程給我找到了一本”

　　“你閉嘴！”陸岑越聽越嫉妒，終於按耐不住心中的火，拍着桌子站了起來，“不准你提行止！”

　　“行止。”陸蘅面色未變，彷彿眼前只是一條游魚驚了春水，她重複着陸岑的話，作出恍然大悟的樣子說，“原來你喜歡他啊，表弟。”

　　“只是，他喜歡你嗎？”陸蘅一字一句地說出誅心的話，然後滿意地看着陸岑頹然地倒下來，雖然頭已經有些暈了，不過，對他，能剮一刀是一刀。

　　她從不吃虧。

　　然而看見陸蘅恍惚的神色，陸岑又恢復了一點精神，他帶着一點快意說：“蘅姐姐，我的事不用你操心，反正，今晚過後，行止就再也不可能喜歡你了。”

　　“呵。”陸蘅像是半點沒察覺到身體的不適，冷笑了一聲。

　　“你笑什麼？”陸岑眯着眼睛，陰狠地看着她，他在茶里放了足量的葯，自信不會出差錯，但事到臨頭，為什麼陸蘅還能這樣淡定？

　　“笑你，沒見過世面。”陸蘅這時候已經有些意識不清，“你當作寶貝看的男人，也不問問別人，稀不稀罕”

　　陸岑雖然被這句話激怒，但看着陸蘅終於沒了聲息，他又冷靜下來，眼睛里翻滾着濃黑的惡意：“蘅姐姐，不喜歡行止嗎？明早之後看見躺在身邊的男人，可別吐出來啊。”

　　他有些費力地架起了陸蘅，她長得太高了，雖然纖瘦，但手長腳長，陸岑一個人還是有點難辦。

　　陸岑原本是打算把陸蘅約在晚上要去的那家酒店，只是那家的名聲太差了，每年都有些相關的桃色新聞，真要約在哪裡，難保陸蘅不會起疑心。不過為了周全，現在他也只能把陸蘅再送過去。

　　只是他架着陸蘅剛走到門口，就被一個保安給攔下了。

　　“您好，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嗎？”那個小哥客氣地問，眼睛里卻透出一股懷疑。

　　陸岑心下暗恨，他沒想到露出了自己這張臉，還有人來攔他，他扯出一抹笑：“沒什麼，我姐姐喝醉了，我送她回去。”說著，便好像不經意地抬起了陸蘅的臉。

　　保安看見兩人有六分相似的臉就相信了幾分，他剛要讓開路，就見那個醉酒的女生微微掙扎了幾下。

　　陸岑有些慌亂，他明明下了許多葯，為什麼陸蘅會有動靜？不過事已至此，他已經沒有退路了，陸岑這樣想着，居然詭異地冷靜了下來。

　　他抱歉地對保安小哥笑了笑：“我姐姐有哮喘，哎，本來就不應該讓她喝酒的，不過她心裏不舒服”說著便從口袋裡拿出了一個小瓶子，撬開了陸蘅的嘴，噴了兩下。

　　那保安看着她逐漸平靜下來，不疑有他，只意味是這姑娘失戀了來喝悶酒，瞭然地點了點頭，讓開了路說：“好的，請您路上小心。”

　　“謝謝。”

　　陸岑已經能看見自己的車，他快要忍不住笑出聲，今晚之後，一切都

　　“蘅！”

　　陸岑回過頭，看見一個身材修長的外國女人，還有，沈行止。

　　他鬆開了鉗着陸蘅的手，Aneta連忙上前一步，把她接在懷裡，然後看見陸蘅的臉變成不妙的潮紅。

　　“Ann？”陸蘅微微睜開眼睛，幾乎以為自己出現了幻覺。

　　沈行止面色冷沉，他走到還呆愣在原地的陸岑身邊，彎下身，撿起了他掉在地上的噴霧。

　　“陸岑，你告訴我，這是什麼？”

　　tbc.

# 第15章

　　沈行止雖然在寵物診所工作，但他通醫理，就算不認識那個噴霧的名字，看見主要成分，也早就明白了他手裡的是什麼東西。

　　陸岑看見他的一瞬間已經萬念俱灰，這時候哆嗦着嘴唇，彷彿被掐住了喉嚨，之前的那些鎮定和決絕都成了諷刺，他努力扯出一個比哭還難看的笑容：“沈哥哥，你在說什麼。”

　　Aneta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麼，也不想聽，她簡直不敢想象，如果她和沈行止再遲來一刻，到底會發生什麼，看着陸蘅呼吸炙熱，意識昏沉的樣子，她到底還是慌了。

　　“蘅，你感覺怎麼樣？我送你去醫院！”Aneta抱她在懷裡，用手試着陸蘅臉頰的溫度，再也壓不住心頭的憤怒，轉過頭對陸岑吼道，“你到底給她噴了什麼？！”

　　她和沈行止到的時候，正好看見陸岑架着陸蘅被保安攔下來，Aneta一看就急了，拔出安全帶就要下車，卻被沈行止按住了。

　　“你干什麼？”

　　沈行止被她的目光一驚，但還是溫和着聲音說：“那是陸蘅的弟弟，可能是陸蘅喝醉了，他正要送她回去。”

　　Aneta卻不相信：“陸蘅從不喝酒，而且我從未聽她說過這個弟弟。”

　　“這”沈行止有些困擾，在他眼裡陸岑是無害的，沒有半點攻擊性，但Aneta顯然不這麼認為。

　　Aneta並不在意他的反應，她決意出去把陸蘅帶回來，然而不過是一轉頭的功夫，她就看見那個所謂的陸蘅的弟弟把不知道什麼東西噴到了她的嘴裏。

　　沈行止有些愕然，好像不明白為什麼事情會發展成現在這樣。陸蘅有哮喘嗎？陸岑又給她噴了什麼葯？

　　在他愣神的那一陣里，Aneta早就打開車門，邁着一雙長腿向那個方向衝去

　　沈行止不知道怎麼形容心頭的失望，他將陸岑看作一個天真柔弱的弟弟，誰知道在這副美好的皮囊下，蟄伏了一個陰毒的靈魂。他不再看陸岑一眼，快步走到陸蘅身邊，低聲對Aneta說：“是催情的噴劑，我們送她去醫院。”

　　Aneta心裏那個隱約的猜想被坐實，一時間恨不得殺了陸岑，她不知道事情緣由，但既然下了這種葯，還能有什麼好事？！

　　或許是聽到了沈行止的話，陸蘅竟然恢復了一點意識，她抓住Aneta的手，一雙眼睛被慾望折磨得沁出紅痕，狼狽又誘惑，沈行止不知為什麼有些局促，下意識移開了目光。

　　“別去醫院，去酒店，開兩間房，沈醫生，請你看住陸岑，我有話跟他講。”她聲音被熏得更啞，一句話說得斷斷續續，看得出不過是勉強保持清醒。

　　沈行止卻急了：“但那個噴劑”

　　陸蘅卻沒耐心仔細解釋，她露出一種厭煩的神色：“他買不到什麼好葯，就按我說的做！”

　　Aneta看不得她受折磨，避過了沈行止想要來幫忙的手，直接攬住陸蘅的腿彎，一把將她抱了起來。

　　沈行止嘆了口氣，這都是什麼破事啊他想起陸蘅交待的話，終於轉過身去看陸岑：“走吧。”

　　陸岑想逃，但他知道自己逃不了，不說他根本不敢違背沈行止，就算是現在離開了，他又能去哪裡？去面對一個覬覦他身體的老男人嗎？他透支的勇氣已經隨着事情的敗露被消耗殆盡，他又變成了那個受了傷都不敢哭的小男孩，只是這回，沒有一個陸蘅再來幫他出頭了。

　　他垂下頭，跟在沈行止後面上了車，我到底成為不了陸蘅，他想。

　　陸蘅最終恢復意識的時候是在浴缸里，她動了一下，發現自己渾身□□，被沁涼的冷水包圍着。

　　“蘅！”Aneta發現她終於醒了，連忙靠過去握住她的手，“還好嗎？”

　　按陸蘅所說，開了兩間房，Aneta全程不讓沈行止和陸岑靠近半步，自己一個人將陸蘅抱到房間，然後把空調打到最高，又調了一浴缸微涼的水，才將她放了進去。

　　但Aneta還是不放心，這裏的冬天太冷，她怕陸蘅在冷水裡泡壞了身體，就一直守在旁邊。天知道在等待的時間里她有多擔心，幸好，陸蘅臉上的紅暈逐漸褪去，現在也終於醒了過來。

　　“Ann，你扶我到床上去吧。”陸蘅一開口就被自己嚇了一跳，這聲音好像被砂紙磨過一樣，讓她想起四年前的狼狽時候，她眼神暗了暗。不過也難怪，喉嚨被身體的高熱燒得乾裂，如果不是Aneta一直注意着喂她一些水，現在可能連嘴都張不開。

　　“忍一忍，到了床上再給你倒水，在冷水裡泡久了不好。”Aneta過去攙住她，讓陸蘅從浴缸里站起來。

　　“好。”陸蘅點點頭，只是意識雖然恢復了，但還是從體內透出一陣酸軟，她心中暗恨，早就猜到陸岑會使些不入流的手段，所以那杯茶她只喝了一小口，還趁他不注意吐在了紙巾上，但沒想陸岑連這種葯都用上了，當時她根本沒有失去意識，但為了那一招早就埋好的後手能奏效，陸蘅只能任由他把葯噴進嘴裏。

　　陸蘅心裏盤算着事情，哪裡想得到自己現在手腳酸軟，還站在光滑的浴缸里，一個沒注意間，就失去了平衡——

　　她腳一滑，半個身子都掛在了Aneta的身上。

　　Aneta慌亂之下只能下意識地攬住了她的腰，感受到手掌下細膩微涼的觸感，她突然有些緊張，又慶幸陸蘅的角度看不見她的臉，一定很紅。

　　陸蘅還沒擦乾身體，水珠在Aneta的衣服上暈開，一瞬間，乾燥的觸感變得濕潤，她的心也變得像春日天空里的一朵雨雲，盈滿了柔軟潮濕的思緒。

　　“我”兩人異口同聲地開口，然後又都訥訥地沉默下來，最後還是Aneta打破尷尬，伸手扯過了早就放在旁邊的浴袍，包在了陸蘅身上。

　　“別著涼了。”她說。

　　其實並不冷，空調的暖風已經充斥了整個房間，吹在陸蘅還帶着涼意的身體上，只覺得舒服。但她不發一言，只是裹緊了浴袍，藉著Aneta的力量邁出了浴缸。

　　有什麼探出了頭，卻又被不約而同地無視了，不過沒關係，有些東西如山洪，如雪崩，苗頭都微弱，最後卻都，不可阻擋。

　　Aneta把陸蘅扶到床上，又看着她喝完了水，正準備讓她休息，陸蘅卻叫住了她：“Ann，那兩個人還在嗎？”

　　Aneta這才想起來沈行止和陸岑還在隔壁，她想到陸蘅的那個所謂的弟弟就忍不住皺眉，不過既然是陸蘅家裡的事，她也不好多嘴，只能說：“我去把他們叫來。”

　　“沈醫生，多謝。”陸蘅客氣地點了點頭。

　　沈行止並不笨，剛剛那會兒功夫里，陸岑聲淚俱下地向他哭訴苦衷，他哪裡還不明白他的心思，也知道這次是被陸蘅給利用了。

　　不過他並不感覺惱怒，不論如何，陸蘅都是受害者，她的這些手段不過是為了防止自己受到傷害，而陸岑再怎麼可憐，也是害人的那個，如果只是因為陸蘅並沒有受到什麼實質的傷害就原諒他，那才諷刺。

　　“不用謝。”他搖了搖頭，覺得有些疲憊，“如果沒事了的話，我想先走了。”沈行止看出陸蘅有話要和陸岑說，不管怎麼處理，應該都和他無關了。

　　“沈哥哥！”陸岑哀怨地叫了一聲，想來拉他的手，卻又不敢，只能無助地站在原地。他不敢想象陸蘅會對他說什麼，他覺得害怕。

　　“好。”陸蘅像是沒聽見他的聲音，回答道，“這次真的很抱歉，本來想說下次請客賠罪，但你應該也不想再見我們家的人了吧。”

　　“不會。”沈行止說，他再也沒看陸岑一眼，徑自走出了房門。

　　“你怎麼出來了？”Aneta正站在門口，皺着眉問，“裡頭只有他們兩個人？”

　　沈行止點了點頭，然後看着這個外國女人立刻推開了門，他剛想開口阻止，面對着緊閉的房門又訕訕地把話吞了回去，他能說什麼呢？別擔心，陸岑不會傷害他姐姐？

　　像一個笑話一樣。

　　他失落地走出了酒店，將今天的一切當作一場怪夢，忘在了過去。

　　陸蘅對Aneta的出現並不意外，陸岑卻飛快地瞟了她一眼，神情很是驚恐。

　　她好整以暇地調整了一個舒服的位置，漫不經心地開了口：“陸岑，你又害了我一次。”

　　陸岑這時候已經生不出辯解的意思，他沒有去飯局，如果不是早就關機，只怕手機會被經紀人打爆，雪藏已經成了必然，而他喜歡的人他想起沈行止決絕的背影，苦笑了一下，只怕現在對他唯恐避之不及。他汲汲營營了那麼久，結果現在，什麼都沒了。

　　“蘅姐姐，如果我當年沒有給你下藥，會不會”他喃喃自語。

　　“不會。”陸蘅不想聽他廢話，後悔永遠屬於失敗者，如果今天陸岑真的得手，只怕會志得意滿，覺得當年下的葯還不夠吧。

　　“也是。”陸岑慘然一笑，“哪兒有那麼多如果，陸蘅，我把一切都告訴你。”

　　“我不想知道。”陸蘅有些不耐煩，他真以為自己什麼都不知道嗎？她單刀直入，說出自己的目的，“這些年陸之楊應該收了你家不少東西。”

　　陸岑瞪大了眼睛，這會兒才顯出一點人氣：“你要拿我當刀子。”

　　“要不然呢？”陸蘅覺得他的委屈很可笑，“今天的事我可以報警的，如果沒有別的用途，你以為自己還會在這裏？”

　　“如果我不願意，你也不能把我怎樣。”陸岑心裏已經怕了，但還是不想就這麼讓陸蘅如願。

　　陸蘅盯着他看了幾秒，突然開口說：“當年怎麼不見你這麼有骨氣？”

　　她擺了擺手，像是趕走什麼臟東西一樣，說了最後一句話：“告訴你一件事，陸葇的男朋友，是黃鎮行的兒子。”

　　蠢貨，要是沒有人推波助瀾，你以為他為什麼會注意到你？

　　tbc.

# 第16章

　　陸岑失魂落魄地離開了，Aneta直到看見他關上門才放鬆下來，她聽不懂陸蘅說了些什麼，但能感覺到她的針鋒相對，雖然她知道陸蘅一定有自己的底氣，但如果陸岑受了刺激，她也不敢保證會發生什麼事，更別說陸蘅現在還很虛弱。

　　“嚇到你了嗎？”陸蘅出了一會兒神，而後抱歉地笑了笑，她知道自己剛剛玩弄心機的樣子不好看，如果在旁人面前，她根本不會在意，但不知怎麼的，陸蘅不希望Aneta看見她這一面。

　　Aneta走到床邊，扶着她讓陸蘅躺回被窩裡，又試了試她額頭的溫度，低聲說：“我只是心疼你，要面對這種事。”

　　空調的溫度是不是太高了點，陸蘅心想，要不然為什麼會覺得氣血翻湧，她拽了拽被子，遮住了自己的半張臉，悶悶地說：“等我睡醒了，我會告訴你所有的事。”

　　Aneta點了點頭，她沒有拒絕，既然陸蘅願意傾訴，那她聽着就好。

　　“要不要先給你外公打個電話？畢竟今晚不回去。”她將空調打低了兩度，然後拿了錢包和房卡，“我先出去給你買換的衣服，你好好休息。”

　　陸蘅只露出一雙眼睛，隨着她的動作轉來轉去，差點跟着Aneta出了門。大概英雄救美的情節真的有點現實基礎，要不然也不會經久不衰這麼多年，饒是這次她早有準備，出了這種事，也對Aneta有些依賴。

　　雛鳥心理嗎？陸蘅打了個冷顫，不再去想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她伸手拿過Aneta放在床頭的手機，撥通了外公的號碼。

　　“囡囡！”陸以澤的聲音聽起來有點興奮，“和小沈醫生相處的怎麼樣啊？”

　　他怎麼能不激動呢，沈行止在老宅坐了沒一會兒就說要去找陸蘅，雖然那個外國姑娘也跟上了，但總算有點盼頭。

　　陸蘅有點心虛，要是讓外公知道今天這一齣戲之後，沈行止大概會對她敬而遠之，那老頭兒絕對會吹鬍子瞪眼，所以她惡人先告狀：“外公，你原來打的是這個主意，我說你為什麼讓我帶發財去診所！”

　　“話不能這麼說，小沈醫生不好嗎？外公不是給你更多的選擇嘛。”陸以澤訕訕地摸了摸下巴，就知道外孫女會炸毛，不過聽這語氣，看來是沒什麼可能了。

　　“我就是讓沈醫生幫我個忙。”陸蘅含糊過去，然後切入了正題，“外公，今晚我不回家了，陪那個過來找我的朋友住在外面。”

　　“行。”陸以澤不太管這種事，所以一口應下了，想了想又說，“你讓小沈幫忙，要記得好好謝謝人家。”既然沒緣分成家裡人，那還是要客氣點。

　　“嗯，我知道。”陸蘅應下了，又問了幾句他晚飯吃了什麼，就聽見手機那頭傳來一聲嗲嗲的貓叫。

　　“發財嗎？”陸蘅輕笑道。

　　“可不是他。”陸以澤拍了一下發財的屁股，“這小東西今天叫得可瘮人，剛剛才消停下來，要不是他把人嚇着了，你那個外國朋友還能再坐會兒。”

　　陸蘅有些驚訝，她是聽說過不少寵物救主嗯故事，但誰能想到自家看起來傻不拉嘰的陸發財，居然還變相地救了她一次。冷酷無情的主人決定放寬一下減肥的限度，適當獎勵那隻可憐的小貓咪一點妙鮮包。

　　“那姑娘是哪兒人啊？結婚了沒？”事實證明，長輩們的靈魂拷問是不考慮國籍的。

　　陸蘅被外公噎了一下，無奈地說：“外公，你查戶口嗎？”

　　“這不是問問嘛，你的朋友，我不能知根知底，也要心裏有個數啊。不過我看那個姑娘就是個好的。”

　　聽外公誇Aneta，陸蘅心裏比聽他誇自己還開心：“我也覺得。外公，你放心吧，她跟我一樣是個模特，歐洲人，沒結婚，但有男朋友了。”不過我覺得遲早會分手，陸蘅不放過任何一個dissEvan的機會，哪怕是腹誹。

　　“看看人家，都有男朋友了，你呢？”果不其然，陸以澤只聽到了自己想聽的話。

　　陸蘅只恨自己一時鬆懈，沒想到這一茬，她趕緊把手機拿遠了，裝模作樣地喊：“喂？外公？啊，我這邊酒店裡信號不太好，先掛了！”

　　眼疾手快地摁了掛斷之後，她想象着外公在家裡氣急敗壞地擼發財的樣子又覺得好笑，發財，作為一隻善良的小貓咪替姐姐擋災，完全可以再獎勵一包妙鮮包！

　　“笑什麼？”Aneta正好推門進來，看見她面目柔和地笑着，完全沒有之前面對陸岑時候的尖利，“怎麼還沒有睡？”

　　陸蘅放下手機：“剛剛和外公打完電話，他誇你呢。”

　　“是嗎？那替我謝謝外公。”

　　兩個人誰也沒意識到這個稱呼有哪裡奇怪，Aneta放下了買好的衣服，就準備出去。

　　“你去哪兒？”陸蘅下意識叫住她。

　　“你好好休息，我去隔壁睡。”Aneta解釋道，當時前台說只剩下大床房，現在她怕陸蘅睡不好，並不準備繼續待在這兒。

　　陸蘅拍了拍自己身邊的床鋪，帶上了點不容反對的語氣：“你待在兒吧，我答應了要告訴你一切的。”

　　“不累嗎？”Aneta的回答里隱隱透出一些不贊同。

　　陸蘅卻搖了搖頭：“還好，我現在還不想睡。”

　　Aneta聞言也就不再勉強，乾脆地除了外套，坐在了陸蘅身邊。

　　“你躺下來啊。”陸蘅不滿道，黏糊糊的語氣聽起來像撒嬌，“這樣看着你我眼睛疼。”她還是縮在被窩裡，一點都不樂意動彈。

　　Aneta猶豫了一下，最終還是躺下了，她沒掀開被子，怕陸蘅着涼，只是這麼和衣睡着。

　　陸蘅還是有些不滿意，不過她剛要說些什麼，就對上了Aneta溫柔地看着她的眼睛。

　　她感覺自己快化了。

　　“咳。”陸蘅欲蓋彌彰地清了清喉嚨，卻引來Aneta緊張的詢問：“嗓子不舒服嗎？”

　　“沒有。”她其實有些無所適從，挖出一直以來埋在心底最深處的隱秘，會有什麼後果，陸蘅也不知道。但Aneta的眼睛像清晨的海一樣，讓她鎮靜下來，她想，不是都說我是“塞壬”嗎，或許這片海就是我的歸宿。

　　“要從哪裡說起呢”

　　要從她還沒出生開始說起了。

　　這城裡原本是沒有陸家的，只有一個陸家班，整城的人提起來，又艷羡，又唾棄。艷羡它的紅火，唾棄它到底只是個戲班子，下九流的玩意上不得檯面。後來，後來就打仗了，南來北往的兵，有的只停了不到一個月，就走了，前頭是生路還是死路，誰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那個年月里，每個人都忙着自己的生，誰又管得了別人的死。

　　也有停的久的，駐紮最久的那個偏偏是個愛聽戲的，於是這陸家班就越發紅火，最後站穩了腳，終於成了陸家。

　　當年看不清的事在如今都已經成了定局，比如說，軍閥還是撤走了，他在的時候還得些庇佑的小城也亂了，這都是記在史書上的一筆，但書上不會記的是，陸家的家主自那時候就封了嗓子，整個陸家班再也不開一台戲，只留下絕代的風姿讓深夜裡被炮火驚醒的人悵然若失。

　　後來不知從哪裡起的風聲，說是那軍閥走的時候留了寶貝在陸家，所以陸家才閉門謝客，為的就是掩人耳目。這話傳得玄乎，信的人有，不信的人卻更多，畢竟哪有將寶貝藏到一個戲子家的道理，就算是姘頭——交頭接耳者作出種種不堪的想象——那也說不通，若是真的重要到可以託付珍寶的對象，怎麼不帶着一起走了，反而剩他一個人在亂世里流離。

　　“所以這是”Aneta聽得入了迷，她知道這個古國經歷過一場無比慘痛的嬗變，但她從來只能以旁觀的角度哀悼宏大的悲哀，哪裡能感知到每一個生靈的掙扎和傷痛。

　　陸蘅心也沉重，她垂下眼睛：“是真的。”

　　當時的陸家家主是陸以澤的伯父，陸蘅小時候曾見過他的一張相片，黑白的，再加上年代久遠，早就模糊不清了，只是那攝人的儀態和風姿還是穿過了數十年的歲月，凜凜地站到了她面前，陸蘅先天早慧，一時之間竟愴然淚下。

　　“我外公是過繼到他膝下的，曾祖他，一生未婚。”陸蘅說著話，嘴裏泛出來一點些微的苦澀，往日的種種已不可考，活着的人的揣度都成了冒犯。

　　建國之後的那一陣，文化運動是很蓬勃發展的，陸家受到號召，也不再避世，重又搭了戲台，擺出了多少年的功底，婉轉的唱詞便又響徹了小城。

　　如果說崑曲是天上月亮剛升起時撒下的月光，那麼鬥爭的火種燒毀了一切詩意和朦朧，十年浩劫，陸家幾乎毀於一旦。

　　靡靡之音，封建主義的餘毒，享樂主義一頂頂的大帽子扣上來，早就讓人沒了翻身的氣力。再加上當年街頭巷尾的流言，總有人當了真，一群趾高氣昂的紅小兵便不由分說撞開了陸家的門，翻了個底朝天。

　　“他們當然什麼都沒找到。”陸蘅面無表情地說，“誰能想到陸家的宅子底下本來就是空的呢？”

　　找到找不到已經沒什麼區別，曾祖熬過了兵禍和外敵，卻沒熬過身邊人的瘋狂和惡意，最後鬱郁而終。

　　陸以澤當晚還在被□□，回到家，只看見了一具掛在樑上的屍體。

　　他連哭都不敢大聲。

　　“外公本來是準備為曾祖守滿一輩子，待他故去后，再由我出面捐贈，然而世事難料。”

　　陸之楠是陸蘅的母親，也是陸以澤的大女兒，她生得好，天賦極高，十四歲便登台挑大梁，後來熬過了變聲期，修為日益精進。

　　“你母親一定很美麗。”Aneta察覺出陸蘅低落的情緒，突然開口說。

　　“是嗎？”陸蘅勉強扯動了一下嘴角，“我不像母親，她面目柔和，一看就是大家閨秀。”

　　然而太出挑便容易遭人惦記，某天陸之楠下台的時候，看見休息室里擺滿的花籃，都寫了一個人的名字，陳嘉。

　　“那是我的生父。”陸蘅語氣平淡得像在說一個陌生人，眼睛里卻還是透出一股怨毒來，“一個空有皮囊的敗類。”

　　但不得不承認，陳嘉是個聰明又有野心的人，不然也不會藉著那股東風賺得盆滿缽滿。若只是如此，他和陸之楠或許還能算是男才女貌，但陳嘉那時候已經結了婚。

　　陸之楠是清醒的，當下便委婉地拒了，陳嘉看起來也識趣，不再做些送花籃的高調舉動。

　　然後陸之楠就被她的兩個親弟弟送到了他的床上，只為了搭上這條線。

　　“那一夜有了我。”

　　Aneta只覺得心裏一抽一抽地疼，她聽出陸蘅話里的自我厭棄，又想到這樣誕生的一個孩子，該怎麼面對這個世界，便忍不住伸出手去，安慰一樣地摸了摸她的頭髮。

　　陸蘅感受到她手心的溫度，抬起頭看她：“其實還好，外公很愛我。”

　　至於陸之楠，當年醫療水平不高，但陸蘅現在想想，她可能是有一些抑鬱的。她不敢再上台，秘密地生下孩子后便終日待在家裡，沒幾年就去了。

　　如果陳嘉對陸之楠真的有半分情意，他很容易就能發現陸家突然多出來的這個孩子，然而事實是，直到上小學前，陸蘅都沒有戶口。所以他是一個只會發泄□□的人渣。

　　“外公不是完人，母親是他的孩子，但我的兩個舅舅也是，當年他還對存了點指望，以為能就此風平浪靜，直到四年前。”

　　四年前，陸以澤看着昏倒在地的陸蘅，內心的悔恨幾乎快把他淹沒，他不懂得為什麼受傷害的總是自己最寵愛的孩子。

　　我知道你們要什麼，別痴心妄想了，半個都不會留給你們，這個溫文了一輩子的老人終於下定了決心，陸蘅剛出院，就請來了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將家中所藏的一百三十八件古董全數搬走，只為了求一個清凈和安寧。

　　“就是這樣了，這個故事，還滿意嗎？”陸蘅說了很久，停下的時候嗓子都有點干啞，她故作輕鬆地笑着說。

　　Aneta看起來卻比她還要沉重：“蘅，如果是別人的故事，我當然可以一笑而過，但這是你的故事，我感同身受，我很難過。”

　　tbc.

# 第17章

　　陸蘅第二天早上是被手機給震醒的，強撐着睜開眼睛之後，就看見身邊的床鋪已經沒了人。昨晚說得太晚，Aneta就乾脆在這邊睡下了。

　　國內的這張卡根本沒幾個人知道，她就沒看來電显示，直接接了起來。

　　“您好，請問是陸蘅小姐嗎？我是娛樂周刊的記者，請問您對昨晚陸岑和一個男子開房的”

　　陸蘅被連珠炮一樣的問話轟得瞬間清醒，她皺着眉頭，乾脆利落地卸了手機卡。

　　居然找到我頭上來了陸蘅沉下臉，心情不悅，昨天她意識昏沉，但之前也不是沒有想過，按照國內狗仔緊迫盯人的情勢，陸岑現在正當紅，肯定有人跟。但她覺得後果是可以把控的，就算照片被曝光出來，一來她當時一看就不清醒，很容易就可以用喝醉后開房休息來解釋，二是她和陸岑是姐弟，網友神通廣大，自然能扒出來。

　　不過她還不清楚這新聞到底是怎麼報道的，陸蘅連上酒店的wifi，從網頁版登陸了微博。她根本沒必要搜索，熱搜第一條就是陸岑的名字。

　　然而點開一看，陸蘅卻發現自己之前自作多情了，她這張臉在國內八卦記者的眼裡一點價值都沒有，放出來的照片上只有一前一後走進酒店的兩個男人，雖然模糊，但陸岑的臉很有辨識度，那營銷號更是怕別人看不清，明晃晃地標註了大頭照。沈行止因為是圈外人，便只落了一個“神秘男子”的名號。

　　評論裡頭大多是陸岑的粉絲，對博主各種冷嘲熱諷，表示這種黑料實在太低級，有本事放實錘，順便給陸岑正在播出的電視劇刷了一波存在感。

　　陸蘅向下翻着評論，滿眼都是陸岑精修圖，再加上許多tag和各種不重樣的尬吹。

　　“始於顏值，陷於才華，忠於人品。”陸蘅看着這句話，不禁沉默了，如果說不止一次給自己表姐下藥也能算好人品，那還不如乖乖吹顏。

　　她覺得無趣，這種評論區根本什麼也看不出來，正準備退出去，卻發現有評論在那張放出來的照片上畫了個圈，陸蘅點開來仔細分辨了一下，卻發現這個側臉好像是Aneta，懷裡的應該就是等等！她當時，是被Ann抱進酒店的？！

　　陸蘅震驚了，她居然什麼都不記得，同時莫名還有點小遺憾，怎麼就什麼都不記得了呢？

　　不過她也實在佩服網友，當事人自己都沒注意到的角落，他們居然都能撬開縫來。這位明察秋毫者似乎只是一個路人，半個字沒提陸岑。

　　“只有我一個人覺得這個側臉很好看嗎？”

　　這句話一出，很多吃瓜路人就像找到了陣地，紛紛表示贊同，這件事熱度本來就高，再加上陸岑的公司居然破天荒地沒有任何澄清的措施，任由事態發酵，很快便有人拋出一張Aneta的雜誌圖，將信將疑地問：“不會是安皇吧？”

　　“不是吧安皇現在在國內？”

　　“我還真就告訴你了，安皇現在就在國內拍封面，不過應該在上海。”

　　“無圖無真相。”

　　那姑娘也不爭辯，直接甩出一張照片說：“順便看看，安皇跟誰在一起。”

　　照片是用手機隔了很遠的距離拍出來的，場景並不在封面拍攝現場，而是兩個人裹着羽絨服正準備上出租車的樣子。

　　“陸蘅？！”

　　這下本來小眾的模特圈粉絲都蜂擁而至，七嘴八舌地談論開來。

　　“所以安皇是趁着拍攝間隙去找塞壬了？”

　　“那安皇懷裡抱着的，是塞壬？！”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官方發糖！”

　　“塞壬這是喝醉了？”

　　“等等，有誰注意到沒有？陸蘅和陸岑是一個地方的人？名字這麼像，不會是親戚吧？”

　　此言一出，之前許多發散的猜測就沒有了由頭，陸岑的粉絲更有底氣，拜託，誰開房還帶親戚一起？

　　“只是朋友一起玩吧，太晚了就住在外面了，營銷號怎麼不把另外兩個人也拍進來呢？我家岑岑也是慘，這都能被黑。”

　　事件似乎就此定性了，更別說在那些數量不少的模特圈粉絲的作用下，話題更是向一個奇怪的方向義無反顧地衝過去了。

　　陸蘅看着不斷冒出來的她和Ann的粉，表情有些一言難盡，現在的小姑娘們到底在想些什麼喲，她一臉深沉，全然沒有意識到自己不過才二十歲。

　　不過風向變得這樣快，陸蘅絕不相信背後沒有推手，陸岑的公司是不可能了，經過昨晚的事，他只會被暫時放棄，至於那家娛樂雜誌，找上門來恐怕只是想多挖些內幕，絕對沒腦子干出這種事。

　　她正想着，房門卻被推開了，Aneta拿着手機走進來，目光困惑：“蘅，你有沒有接到奇怪的電話？”

　　陸蘅沒想到那家名不見經傳的雜誌社這樣神通廣大，居然連Aneta的聯繫方式都找到了手，她摸了摸鼻子問：“那人說了什麼？”

　　Aneta看起來比她更尷尬：“我沒有聽懂。”她起床之後下樓去吃早餐，之後就接到了那個電話，對方很有自信地說了快十分鐘，然而她除了最開始的一句“Hi”，什麼也沒聽懂。

　　陸蘅沉默了一下，看來那家雜誌社也不是那麼神通廣大

　　“後來發信息問你想吃什麼來着，你怎麼沒回？”

　　陸蘅不欲讓她煩惱，就只說是沒有看見。

　　“起來洗漱吧，我給你隨便打包了一點，你要是不喜歡我們就出去吃。”

　　“哪裡這麼嬌氣，本來也吃不了多少。”陸蘅掀開被子就要起來。

　　Aneta怕她手腳沒有力氣，一直看着陸蘅的動作，沒想到目光卻撞進了整片細直的鎖骨和精巧的肩頭，她忘了，陸蘅現在渾身上下，除了一件浴袍，什麼都沒穿。

　　陸蘅對這樣的裸露習以為常，說得難聽些，模特就是物化自己的職業，更何況站在面前的是Aneta，她沒必要遮遮掩掩，她打了個哈欠，拎過Aneta昨晚買來放在床頭的衣服就進了浴室洗漱。

　　Aneta看着浴室的門被合上才驚醒過來，那一片瓷一樣的皮膚讓她回憶起昨天的觸感，是東方人特有的細膩柔軟。

　　她知道自己有些奇怪，彷彿心率不穩的患者，陸蘅是她的病，又成了她的葯。但Aneta只將昨日今時的種種悸動都歸因於對美的讚歎和憐惜，卻沒有想過，為什麼陸蘅獨在她眼中美麗。

　　“拍攝不要緊嗎？”陸蘅模糊的聲音隔着一扇門傳來。

　　Aneta一時沒有聽清，反問了一句：“什麼？”

　　“我說拍攝。”陸蘅乾脆拉開門，她這時候已經換好了衣服，還是簡單的毛衣褲子，Aneta把她的尺寸估得很准，但更讓她滿意的是便利店裡買來的一次性內褲。

　　Aneta坐在床邊看她洗漱，說：“我之前有打過電話去道歉，不過很湊巧，那個女孩子似乎感冒了，雖然這樣說不好，但我很感謝她的感冒病毒。”

　　“不妨礙就好。”陸蘅吐出漱口的水，她不希望因為自己家的破事影響Aneta的工作。

　　“那你什麼時候回上海？”她一邊說，一邊搓着潔面乳，用一張滑稽的白臉看Aneta。

　　“可能再過一會兒就要走，要不然拍攝進程就太趕了。”這次的拍攝本來就不像往常那樣可以壓縮在一天里，創意全都採用實景，有的地點還需要提前申報，如果這次錯過了，還不知道要耽擱幾天。

　　陸蘅沒什麼離別的愁緒，畢竟她的假期也快要結束，很快就會回到紐約，兩人很快就會重逢：“那我送你去車站。”

　　“好。”

　　陸蘅送走Aneta以後，在去老宅的路上終於想起來把手機卡安回去，她本以為陸岑的事情已經平復下去，總不會再有人跑來找她打探消息，結果沒想到沒過一會兒，就打進來一通電話。

　　沈行止？陸蘅看着來電显示，很是稀奇，他居然還沒刪了自己的聯繫方式？

　　“喂，沈醫生。”陸蘅思量片刻，還是接通了。

　　“陸小姐。”沈行止像是終於鬆了口氣，他頓了一下，像在組織語言，“我打這個電話來，是想和你說一聲抱歉。”

　　陸蘅更加震驚：“沈醫生，我知道你是個君子，但以德報怨，真的沒有必要。或者說你是想以此來諷刺我？我承認利用了你，但要說有多愧疚，還真沒有。”

　　沈行止像是被陸蘅的坦誠給噎住了，愣了許久才勉強說：“並不是，這個原因。”

　　“那是什麼？”

　　“熱搜的事，我家裡人看見了，如果你看見奇怪的言論，可能是因為他們為了轉移重點的緣故。”他解釋道，卻並沒有細說，想來還是對陸蘅生出了一點防備。

　　陸蘅半點都不在意：“沈醫生，或許你不知道，我在業內的名聲並不好，這種新聞根本算不上什麼，你就當我虱子多了不癢，完全沒必要來說這一句抱歉。”

　　“如此是我多事了。”被陸蘅這樣不客氣地對待，沈行止一向溫和的聲音里也帶上了薄怒，“我只是對得起自己。”

　　陸蘅看着通話被掛斷後黑了的屏幕，還有些莫名其妙，難道她就對不起自己嗎？

　　沈行止活得太理想主義，他可以隨心追逐自己的夢想，有能為他掃清一切的家人，沒有被背叛過，甚至沒有汲汲營營過，這樣的人，當然可以活得光風霽月。

　　但陸蘅不行。

　　tbc.

# 第18章

　　陸蘅回到老宅的時候正好開飯，陸以澤看她一個人回來了還挺奇怪：“那個外國姑娘呢？”

　　“她先走了。”陸蘅緊跑兩步走到衛生間去洗手，昨天晚上她就什麼都沒吃，今早Ann給她打包上來的自助餐她也挑剔，結果就是現在餓得半死。

　　“人家就來陪你睡了個覺？”陸以澤覺得外孫女這事做得不太體面，“好歹留人家吃個飯再走啊。”

　　陸蘅被外公一把拍下了拿筷子的手，委委屈屈地說：“人家還有工作呢，再說了，我去美國再好好謝謝她唄，外公，她不是那種會在乎這種事的人。”

　　“誰啊？昨天那個外國姑娘？”周阿姨端着菜從廚房出來，正好聽見陸蘅的最後一句話，“我之前聽好多人說，當模特的都不好看，我一聽就不服氣，我們小蘅就特別漂亮，還有昨天來家的那個，一看就利索。”

　　陸蘅莫名地自豪起來：“那是，她要是還不好看，就沒人好看了。”

　　“誒喲喲，以前不還臭美說自己最好看嗎？”陸以澤拿黑歷史來糗她，“扎個小麻花辮，半天都不捨得拆。”

　　“外公，你這不能翻舊賬啊！況且我跟Ann，那是各有所長。”

　　陸以澤把筷子遞給她：“我怎麼沒看出來長哪兒了？”

　　陸蘅嬉皮笑臉：“這麼長的腿，不能沒看見吧？”

　　周阿姨笑着看祖孫兩人鬥嘴，她覺着小蘅出去了這些年，性子真是好了不少，小時候這孩子就像一個面無表情的娃娃，漂亮，但一看就知道心裏是掛着事的，不能輕鬆。這次回來就變活潑了好多，周阿姨有些欣慰，雖說家裡這方水土養人，但心思太秀氣也不好，學那些外國人大方熱情些，也是件好事。

　　三人正其樂融融地吃着飯，門口卻突然衝進來一個人影，對着陸蘅的方向就沖了過去。

　　“陸蘅！”

　　陸蘅一把抓住了來人衝著她臉上扇的手，臉上的笑早就沒了，只剩下一層冷冷的冰：“表姐，真是好修養。”

　　陸葇掙了掙手，卻發現被攥得死死的，她恨得快咬碎了牙：“你自己乾的的好事”

　　“陸葇！”陸以澤終於從一開始的震驚中回過神來，怒斥道，“你爸爸是怎麼教你的，青天白日就闖進來要打人？！”

　　陸葇這才找回神志，她恨恨地瞪了陸蘅一眼，然後才放下手。

　　陸蘅順勢鬆開了手，不露聲色地在桌布上蹭了幾下，當她願意碰嗎？她連看陸葇一眼都覺得噁心。

　　“外公，以後咱們家門還是要關關好，省得不知道哪兒來的瘋子就衝進來了。”陸蘅看着一桌子的菜都沒了食慾，厭煩地說了一句，“真他媽倒胃口。”

　　周阿姨早就停了筷子，驚疑不定地看這邊的動靜，她雖在在陸家待了幾十年，但到底還是個外人，對人家家事也不好插嘴，更別說陸之楊家的這個女兒，從小就是個跋扈的，她能肯定，只要她張嘴說一句話，陸葇絕對會給她沒臉。

　　陸以澤聽見陸蘅的話，不贊同地低聲說：“囡囡，不要多嘴。”

　　陸蘅撇了撇嘴，安撫性地看了一眼周阿姨：“陸葇，你這是想當著外公的面，一件一件攤開說？”

　　陸葇忌憚看了一眼陸以澤，不甘地吞了一下喉嚨：“我們去後院。”

　　“囡囡。”陸以澤心裏不放心，正要攔住陸蘅，卻被外孫女按住了手：“外公，你和周姨繼續吃，不着急，用不了多少功夫。”

　　陸以澤看着兩個一前一後走向後院的背影，最後還是失落地嘆了一口氣，頹然地倒在了椅背上：“囡囡心裏還是有怨。”

　　周阿姨抿了抿嘴，反倒有些解氣地說：“我看小蘅之前就是脾氣太好，難道是平白讓人欺負的嗎？”

　　陸以澤搖了搖頭，也不再說話了，自己的外孫女，雖然已經好幾年不在自己身邊，但好歹是從小養到大的，他怎麼會不清楚陸蘅的脾氣。陸以澤不是讓陸蘅以德報怨，但剛過易折，他還是怕陸蘅受傷。

　　陸葇剛走進後院，面子上的平靜就再也維持不住，她氣急敗壞地質問道：“陸蘅，你到底幹了些什麼？！”

　　陸蘅抱着手臂，垂着眼睛看她扭曲的臉：“你是不是腦子有問題，進門的時候說我乾的好事，現在又問我到底幹了什麼，陸葇，葯吃了嗎？”

　　陸葇這下卻沒有勃然大怒，反而神經質地扯動了一下嘴角：“你不用跟我在這邊廢話，你到底讓陸岑幹了些什麼？”

　　陸蘅弄了弄頭髮，輕笑一聲：“你怕什麼，我自然就讓他幹了什麼。”

　　“你在嚇我？”陸葇陰鬱着眼神看她，原本她和黃燁下月就要訂婚，結果今天早上她的男朋友一個電話打過來，就說家裡決定還是要推遲日期，要不然準備太倉促。

　　陸葇面上不能說什麼，還要裝出大方得體的模樣，心裏卻生生堵了一口氣，家裡決定？她哪裡還能想不明白，肯定是昨晚的事出了差錯，惹得黃鎮行對她也不悅起來，借故推遲了日期。黃家看準了她一心想嫁進來，不敢有意見，這是故意在下她面子。

　　“你以為我怕嗎？”她一向慣於在背後捅人刀子，但明面上和陸蘅對峙的時候卻也不想落她下風。

　　“我當然不以為。你給自己未來岳父拉皮條都沒在怕的，還能指望你要什麼臉嗎？”陸蘅看她的眼神就像看一堆垃圾，“就為了嫁進這麼一個家裡，你倒是用盡了手段。”

　　陸葇暗地里的那些下作手段，一拿到檯面上，就像陰地里的爬蟲見了日光，恨不得能鑽到地下去，她向黃鎮行明裡暗裡提起陸岑的時候毫不猶豫，如今從陸蘅嘴裏說出來卻惱羞成怒了：“你以為你這次贏了嗎？我只當自己被狗咬了一口，最後我還是會嫁進黃家，享一輩子榮華富貴，你呢在？就繼續受人擺弄，做你的超模去吧。”

　　說完她轉身就走，陸蘅靜靜地看着她的背影，無聲地笑了一下，她的聲音輕得只剩下氣息，說，“是嗎？”

　　“囡囡，沒事吧？”陸以澤看着陸蘅慢吞吞地走出來，還是那副萬事都不上心的樣子。

　　“沒事。”陸蘅彷彿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一樣，無視了外公擔憂的眼神，自顧自地拿起了筷子，“周姨，你幫我熱下湯。”

　　陸以澤沒好氣地拍了她腦門一下：“你這丫頭怎麼這麼沒心沒肺的。”

　　陸蘅不想告訴他真相讓他擔心，給自己夾了塊魚，一邊剔刺，一邊說：“跟那種人要有心有肺干什麼？”

　　陸以澤欲言又止，陸蘅從來就懶得吃那些有小刺的魚，除非心情好，只是他不明白，為什麼她跟陸葇吵了一架，心情還變好了？

　　兩天後

　　“發財！再讓姐姐擼最後一把！”陸蘅按住拚命掙扎的陸發財，彷彿一個逼良為娼的淫賊。

　　陸以澤在旁邊看不下去了，伸出手來救自己的貓孫子：“去去去，你有空就收拾行李去，欺負我們發財干什麼？”

　　“我早就收拾好了啊。”陸蘅兩手一攤，樣子非常的無賴了，“而且擼貓這種事怎麼能算欺負呢？”

　　陸發財受到她目光的壓迫，拚命地蜷縮起自己膨脹的身軀，陸以澤有點憂愁，他摸了摸發財的肥屁股：“是按照食譜吃的啊，怎麼發財還越來越胖了？”

　　陸蘅摸了摸鼻子，決定半個字都不要提那幾包私下交易的妙鮮包，她生硬地轉移了話題：“外公，你送我去車站嗎？”小城沒有機場，她要先坐高鐵去機場。

　　“我哪次不送你了？”陸以澤奇怪地看她一眼，“怎麼，不想走啊？”

　　陸蘅順勢賣了個乖：“那肯定是不想，美國哪兒有這麼些糕點呢？”

　　“你就想着吃吧。”

　　陸蘅黏在沙发上一樣，看陸發財有樣學樣地黏在外公的懷裡，她張嘴想要說些什麼，最後還是忍住了。

　　算了，外公不可能跟她去紐約的，哪怕陸蘅是他養出的最喜愛的一朵花，也終有離開的一日。而外婆的墳還在這兒，他的根就在這兒。

　　外公看得透徹，陸蘅早就知道。

　　飛機在十幾個小時后降落在紐約機場，陸蘅架上墨鏡，又變成了雜誌上的那個“Lu”，她快步走出去，看見了等在接機口的Zac。

　　“歡迎回來。”Zac一把抱住她。

　　我的戰士。

　　tbc.

# 第19章

　　“這麼滿？！”陸蘅看着Zac發給她的日程表，生無可戀。

　　Zac不為所動：“你也不想想自己休了多長時間的假，就這還是我給你篩過之後的，年前工作本來就多，別抱怨了。”

　　陸蘅不敢置信地扒了扒手指頭，滿打滿算也不過一周假期，為什麼被Zac說得好像失蹤了半年一樣：“你這個可惡的剝削者，我要回到社會主義的懷抱！”

　　“剝削者要求你快點塑身。”Zac非常的冷酷無情，“最重要的就是你代言的成衣線新一季的廣告，你知道請的攝影師是誰嗎？Sean White，我覺得你可能會被他扒一層皮。”

　　“Sean？”陸蘅不是沒有聽過這個名字，鬼才獨立攝影師，各種大獎拿到手軟，所以就算脾氣壞得媲美毒蛇，品牌也只能心甘情願地捧着他，不過就算這樣，請他拍片還要看心情。

　　“他之前是不是因為一個模特不合格所以罷工不拍過？”

　　Zac點了點頭：“那位咖位可一點都不小，Sean都能當場給她難看，你小心着點，收收自己的脾氣，別又像上次那樣。”

　　陸蘅眨眨眼睛，問：“上次哪兒樣？”

　　“你別跟我裝。”Zac氣不打一出來，“就聽過攝影師不滿意模特的，還沒聽說過模特跟攝影師嗆起來的，陸蘅你真是特別有本事。”

　　陸蘅伸出手指頭撓了撓自己的臉，只當成是誇獎：“那我不是給你漲了見識了嘛。”那次是在棚里拍片，不過不只她一個模特，本來先導片的概念裡頭陸蘅是佔據絕對主導地位的，沒想到到了現場，那傻逼攝影師一直在指揮另一個模特搶她鏡頭，她當時就看出來，這是借她的名頭捧新人呢，臉色立刻就擺了下來。

　　Zac也是知道實情的，所以只是白了她一眼，沒再說什麼。這事本來就是那頭做的不地道，陸蘅要是沒底氣也不敢甩臉子，之後事情解決得還算圓滿，就是她在圈裡的名聲更加不好看了。

　　他看着陸蘅沒骨頭似的蜷在椅子里，腹誹道，不過這人可能也不在乎就是了。

　　拍攝現場在一片怪石嶙峋的高地，陸蘅最近行程實在排不開，只能連夜趕飛機過來，她晃蕩着一肚子的黑咖啡到了現場，狀態自然算不上好。

　　天都還晦暗着，高地的風獵獵而來，陸蘅眯着眼睛，正對着風來的方向，冷氣讓她清醒了一點，卻也更加蒼白，長發在身後翻卷着，像地獄里無聲嘶吼的怨靈。

　　“那是誰？”Sean點了點陸蘅的方向，問站在身邊的助理。

　　“就是Lu。”這助理跟了Sean挺久，也知道自家老闆拍攝前完全不會去了解模特。

　　“新鮮感，和衝擊力。”Sean當時伸出兩個手指頭，表情非常欠揍，“提前了解有什麼用？我又不會按照他們的風格來拍。”

　　助理以為他又要說出什麼刻薄的話，正慶幸陸蘅在視線範圍內，不用擔心她聽到自己被diss的話，結果Sean看了陸蘅半天，摸了摸下巴，乾巴巴地說了一句：“還行。”

　　助理：？！

　　這個大魔頭居然夸人了，還沒等他驚訝完，就聽見Sean扯開嗓門，剛要對着陸蘅的方向喊些什麼，然而高地的狂風並沒有身份識別裝置，大公無私地灌了他一喉嚨。

　　“咳咳——”Sean在撕心裂肺地咳嗽，助理一邊幫他順氣，一邊低着頭拚命忍笑。

　　這邊的動靜實在有些大，陸蘅在狂風之中都隱約聽到一些，她側過頭，正好看見一個瘋狂毆打自己助理的攝影師。

　　陸蘅：可能這位是有些奇怪

　　不過出乎她意料之外的是，Sean看起來完全不像一個壞脾氣的天才，他長着一張非常顯小的娃娃臉，眼睛很大，雖然留了些鬍鬚，但看起來不過是青春期里為了裝成熟的小孩子。

　　她等那頭消停了一些，才主動走過去，按理說她剛到的時候就應該去打招呼，但Sean習慣把控片場的一切變量，當時不知是在哪兒蹲着，再加上陸蘅腦袋昏昏沉沉的，竟然就沒有看見他。

　　“老師，今天的拍攝請多指教。”陸蘅微微彎下腰，以示尊敬。

　　Sean上下打量了她一眼，意味不明地“哼”了一聲，說：“但願吧。”說完就轉身走了。

　　陸蘅被晾在原地，倒沒有生氣，只是有點莫名其妙。

　　剛才那個被無情毆打的助理尷尬地看了她兩眼，面帶同情地說：“沒事，他就這個傻逼樣，習慣就好，其實他還挺喜歡你的。”明明之前還夸人家來着。

　　“哈哈，是嗎。”陸蘅也不知道該說什麼，心想我怎麼沒看出來，而且你這樣說自己的老闆真的好嗎？

　　等到拍攝正式開始，陸蘅才真正明白了助理的眼神。

　　Sean可能真的有點傻逼。

　　“你聽不懂我說話嗎？不要這種感覺，要更那個一點，更！好嗎？！”Sean幾乎快要站上椅子，手裡頭不知道攥了個什麼，揮出了紅旗招展的架勢。

　　陸蘅整個人是懵的，彷彿小時候找不着東西，被外公恨鐵不成鋼地說，就在那個地方啊，你怎麼就能看不見呢？

　　她現在覺得指不定Sean和外公會很有共同語言。

　　陸蘅按照自己的理解，嘗試性地改變了一下姿勢和眼神，結果換來了Sean更加瘋狂的怒吼：“我不是要你搔首弄姿，這種風塵氣是怎麼回事，你當是在給花花公子拍封面嗎？！”

　　狗屁，陸蘅忍不住在心裏爆了粗口，老子哪裡有那個胸去拍花花公子。然而她面色不變，這是Sean的拍攝風格，是她自己還沒有領會意圖，遇見一個沒有領悟力的模特，攝影師的一切憤怒都是可以理解的，畢竟這是他們的作品。

　　“抱歉，我可能還是不能理解，您想要一種什麼效果？”陸蘅放鬆了身體，面色恭敬地問。Sean一開始只是讓她感受環境，這地方是荒蕪的，凜冽的，陸蘅試圖擺出尖銳對抗的姿態，但顯然，這並不讓Sean滿意。

　　鬼才攝影師煩躁地撓了撓自己本來就雜亂的頭髮，他能夠在自己的腦海里完全地呈現自己想要的效果，但只恨腦殼裡沒有鏡頭，什麼都表達不出來。其實往日里Sean是善於引導模特的，因為他游刃有餘，一切構架都顯得簡單直白，被拍攝者不過是他手裡的玩具，不需要有自主的意志，只隨他的心意擺放就行。

　　但陸蘅不是，Sean第一次想突出模特個人的特質，以此來引導整套照片的風格，而不是只讓她成為整體的一部分，在他看來，這太暴殄天物。

　　憋到最後，Sean看着陸蘅謙遜的神情，竟然脫口而出一句：“你別把自己當人看！”

　　整個拍攝現場都沉默了一瞬，燈光師和服裝師拚命使着眼色，這是在罵人了吧？

　　陸蘅也愣了一下，不過很快就反應過來，她側過頭想了一會兒，竟然笑着點了點頭：“讓我試一試吧。”

　　Sean終於稍微安定下來，重新回到鏡頭后，他想了一下，還是調了相機的幾個參數，這期間他沒看陸蘅，直到耳邊傳來此起彼伏的吸氣聲。

　　“都給我安——”他的尾音戛然而止，但不過一秒以後，他就罵了一句髒話，架起了相機，開始瘋狂地摁下快門。

　　助理在旁邊看得目瞪口呆，他雖然已經跟了Sean許多年，但本身沒什麼藝術觸覺，他根本就不明白，為什麼明明人還是這個人，整個感覺怎麼就完全不一樣了？

　　陸蘅收斂了之前的動作，姿態放鬆但並不松垮地站着，甚至還透露出幾分悠閑的意味。助理看不明白，但Sean一眼就懂了，陸蘅變得最多的是她的眼神，從一開始的頑強倔強，變成現在的冷漠和傲慢。

　　陸蘅拿下的這個成衣代言並不是藍血品牌，但也因為它獨特而稍顯怪異的風格為人熟知，這一季的主題被確定為“理性主義”，乍一看倒是無比適合Armani，卻和這個品牌詭譎的設計大相徑庭。

　　但因為陸蘅的存在，這分裂的兩相被融合到了一起，她周圍是嶙峋光裸的岩石，灌木都枯萎，狂風從她每一根髮絲中彰顯存在，這明明是最自然最野性的象徵，偏偏她目光無波瀾，彷彿這世上一切都只是風，她不給予，也並不渴求。

　　乍看上去，有些鬼氣森森的，在場的許多人不約而同地想着。

　　如果Sean能聽見他們在想什麼，一定會瘋狂搖頭以示反對。怎麼能說是鬼氣？！鬼尚有執念和慾望，而這是凌駕在慾望以上的理性，冷漠和傲慢，明明是神性。

　　陸蘅領會了Sean的意圖以後，拍攝就進行得很順利，收工的時候她跑去跟Sean表示了感謝，倒沒有要求看看照片，她看過Sean的一些作品，大致熟悉他的風格，再加上對自己的表現還有點數，所以在半鞠了一躬之後，她就準備離開了。

　　Sean本來在瘋狂地翻着照片，根本就沒搭理陸蘅，看她轉身要走卻叫住了她：“等一下！”

　　陸蘅有些困惑，問道：“還有什麼需要補拍的嗎？”

　　Sean舉起自己的相機，把屏幕上的那張照片显示給她看：“好看嗎？”

　　“好看啊。”陸蘅看着自己的臉，哪兒哪兒都滿意，不過這是只拍了她臉部的特寫？品牌不會用的吧。

　　Sean卻不給她疑惑的時間：“給我你的聯繫方式，我把這張發給你。”

　　陸蘅雖然內心無語，但不過是交換聯繫方式而已，沒必要得罪人，以防萬一，她還是問了一句：“這不構成侵權吧？畢竟是廣告。”

　　Sean從陸蘅手上拿回自己的手機，咂了咂嘴說：“不會用這張的，我只是拍來玩。”

　　“不過我覺得，這是真正的你。”

　　陸蘅聳了聳肩，隨便吧。

　　tbc.

# 第20章

　　“大家好，我是陸蘅，今天會給大家分享我的晨間護膚流程。”

　　陸蘅架好了相機，對着鏡頭打了個招呼，這是她繁忙的一個月裡頭的最後一項工作：為自己代言的美妝護膚線拍一個Vogue視頻。

　　“我已經洗好臉了，因為是干皮，所以不是每天都用潔面，不過我覺得這款還不錯。”她拿起放在旁邊的產品，對着鏡頭展示了一下，“是氨基的，清潔力很夠，也不會太緊繃。”

　　“然後就是爽膚水。”陸蘅倒了一些在手心裏，然後直接拍在了臉上，“我喜歡直接用手，也是一個喚醒肌膚的過程。”

　　“如果前一天喝了比較多的水，我會在用乳液之前先用眼霜，消一下腫。”但是她沒有打開蓋子，聳了聳肩說，“不過今天狀態還好，就不用了。”

　　“噠噠——乳液！”陸蘅給自己加了個音效，“冬天比較干，我就會用比較滋潤的，如果是夏天，那就會選擇清爽的那一款。”

　　她摁出來一點在手心，搓叭搓叭就直接上臉了，然後對着鏡頭露出一個清爽的笑容：“好了！我們現在開始化妝。”

　　“首先是防晒，然後就是底妝用，其實我日常不怎麼上粉底，除非氣色特別不好，不然只會遮一下局部的瑕疵。”陸蘅轉出遮瑕，在臉上隨便點了幾下，然後用手指暈開。

　　“之後是嗯”她手抵着下巴想了一會兒，一拍手心，“眉毛！”

　　“我也不太畫眉，最主要的是因為手殘，不過我的眉毛也不算稀疏，平日里用眉刷梳一下，然後眉膠定個型就好。”

　　“平時如果沒有工作，我就夾個睫毛，然後刷一點睫毛膏，這樣眼睛會精神一點。腮紅，嗯，注意微笑。”陸蘅扯出一個假笑，把腮紅斜刷在蘋果肌上。

　　“最後就是口紅了。”終於進行到最後一步，本來興緻缺缺的陸蘅竟然肉眼可見地情緒高漲了起來，“我對顏色沒什麼偏好，質地的話更喜歡水潤一點的，會比較舒服。”

　　她拿起品牌新出的一款有色潤唇膏，只抹了下嘴唇，然後抿了抿嘴，再擦去了溢出來的顏色，就一副大功告成的樣子，走遠了去看全身的效果：“這就是我早晨的護膚和化妝流程了，很開心能和大家分享，bye～”

　　視頻的上線效率遠比雜誌快，沒過幾天，Vogue的官方賬戶就上傳了陸蘅的這支影片，她代言的品牌也進行了轉發，兩處的評論區很熱鬧，舔顏的有之，表白的有之，但更多的人卻一臉懵。

　　“她化不化有區別嗎？”

　　“長得好看瞎化系列。”

　　“不每天用潔面，不用精華，基本不塗底妝，不畫眉毛，不打陰影，口紅淡得可以當裸唇Lu到底幹了什麼？”

　　“講真有點種草遮瑕。”

　　“上邊那位醒醒吧，那是她本來就沒什麼斑點，我還以為自己瞎掉了，簡直皇帝的瑕疵。”

　　“長得好看真的可以為所欲為。”

　　“舉報，你家代言人不合格，看完覺得護膚品可以買起來，彩妝還是算了吧。”

　　“同意。”

　　這一波討論的熱度還沒有散，陸蘅的成衣廣告又開始在各大百貨和廣場刷屏，許多原本對品牌這一季創新並不看好的時尚買手，紛紛熄了冷嘲熱諷的心思，陸蘅表現得太好，所以哪怕這一季的風格尤其難以駕馭，對消費者卻有着無可質疑的吸引力，說到底，時尚看起來傲慢，最終還是會屈服於資本。

　　“祝賀你。”

　　陸蘅接到Aneta打來的電話，還沒反應過來：“什麼？”

　　Aneta輕笑一聲：“我可聽說了，你的兩個代言最近賣得格外好，熱度也高，我身邊都一直有人在討論。”

　　“是嗎？”陸蘅挺高興，她也沒什麼職業追求，不過是因為銷量好就意味着她和品牌方的合作將有繼續的機會，誰會跟錢過不去呢？

　　“我也看了。”

　　陸蘅聽了這話，竟然有些扭捏，她故作淡定地問：“那你覺得怎麼樣？”

　　“很美麗。”Aneta毫不猶豫地回答道，但她沒有說出口的是，其實她並不很喜歡那樣的陸蘅，太，無機質，幾乎快要不像人類，Aneta時常能感覺到陸蘅內心的冷漠，她有時會惶恐，如果陸蘅繼續這樣活下去，是否終有一天會覺得人生了無意趣。

　　“不過”她停了一下，故意逗陸蘅。

　　這一下好似直鈎釣魚，陸蘅卻立馬咬了餌，問道：“什麼不過？”

　　“不過我總覺得你太蒼白了些，決定了，以後要多拉你出去轉轉。”Aneta把話說全，她雖然存了轉移話題的心思，但這確實也是她的真實想法，照片里的陸蘅臉色近乎透明，這讓她看起來更加的非人。

　　陸蘅振振有詞：“那都是妝容和後期的效果，我本人臉色紅潤有光澤好嗎。”

　　“你這是想瞞我？”Aneta似笑非笑。

　　完了，忘了Ann也是模特，拍過的片子跟她比起來只多不少，怎麼可能分不出來差別。陸蘅只能苦哈哈地求饒：“別啊，你把我一個人留在家裡就算救我了。”

　　“我都怕你長蘑菇。”

　　“那不正好，吃的都有了。”陸蘅插科打諢，總算把這事繞了過去。

　　Aneta暫且放過她，正準備掛電話了，突然又想起來什麼問：“對了，你要在哪兒跨年？”

　　“在哪兒？在家啊。”陸蘅完全不在乎這個，“我們比較重視春節啦，元旦就還好。”

　　“那你接下來還有工作嗎？”

　　陸蘅想了一下，說：“應該沒有了，其實我都已經休息好幾天了。”

　　Aneta試探地提議道：“那你要不要來我這邊？”她怕萬人狂歡之時，陸蘅隻身一人會寂寞。

　　誰料陸蘅立刻就拒絕了：“別別別，你跟Evan好好玩吧，我去了指不定還能跟他吵起來。”

　　EvanAneta有一瞬間的怔愣，她沒告訴陸蘅，其實直到聽見這句話，她才想起來今年Evan也在紐約 。

　　不過Aneta也不是不知道這兩人互相看不順眼，硬要湊一塊兒指不定會有多尷尬，無奈之下，她只能略帶歉意地問：“蘅，那你就一個人嗎？Zac呢？”話雖這麼說，但她自己也明白Zac陪在陸蘅身邊的可能性不大。

　　“我挺樂意一個人待着的啊，怎麼說的我多可憐似的。Zac那傢伙重色輕友，肯定過二人世界去了，哪裡還能顧得上我？”

　　“可是”Aneta還想說些什麼。

　　陸蘅一句話就打斷了她：“行啦，別可是了，反正下個月又要走高定，你還得收留我呢。”

　　Aneta一想也是，便不再勸她，只是柔聲說：“好，那我們巴黎見。”

　　“嗯，巴黎見。”

　　陸蘅放下手機的時候剛好是飯點，她不用看就知道，冰箱里是一點存貨都沒有，因為她已經用泡麵湊合過兩頓了。

　　但偏偏今天和Ann打完電話，陸蘅就想起這人每天晚上雷打不動的一盆綠恭弘=叶 恭弘菜，不禁心有戚戚焉，明明有條件對自己好一點，何必用泡麵湊合呢？

　　陸蘅收拾了一下自己，隨手拿了頂帽子戴在頭上，決定出門買點吃的。如果Zac在這裏，指不定會喜極而泣，有一種自家的傻孩子終於學會拿筷子的欣慰。

　　她沒開車，事實上陸蘅也並沒有駕照，上高中的時候她自己還要打工，根本沒多少空餘時間，後來高中畢業她就被Zac發掘進入模特行業，更加沒機會學車了。不過她自己並不覺得開車是什麼必備技能，所以也不是很有所謂。

　　所幸Zac一向靠譜，他給陸蘅找的公寓，周邊一切設施都很完善，她沒走幾步就到了一家大型超市。

　　陸蘅自認為自己的打扮很低調，不過是最普通的黑色羽絨服和牛仔褲，除此之外，哪怕是她最具有辨識度的身高，在西方人裡頭也算不上多出眾。

　　然而這樣的認知只持續到她終於注意到身後的竊竊私語。

　　“那是Lu吧？！”

　　“感覺有點像，和廣告好不一樣啊，我還以為她很高冷，沒想到”

　　“不過皮膚是真的好。”

　　這些話斷斷續續地傳到她的耳朵里，陸蘅沒空得意，只當自己偶然遇見了兩個粉絲，她把帽檐壓得更低，迅速地走開了。

　　若這種狀況只發生一次也就算了，然而不論是日用品區還是零食區，甚至是生鮮區，陸蘅都聽到了類似的話，她有些苦惱，直覺自己今天不適合出門，

　　要不還是回去叫外賣吧？陸蘅腦海里剛出現這個想法，他就被一個帶着口罩的推銷姑娘給攔住了。

　　“您好，有沒有興趣品嘗下我們新出的產品？”她捧着一個小紙杯，拚命向陸蘅身邊湊。

　　陸蘅沒有辦法，只能微微掀開帽子，這一下正好對上那個導購的眼睛，她看着女生的眼神逐漸由殷切變得狂熱，心中不禁警鈴大作，正要拔腿就跑的時候，就被她一聲尖叫給震住了。

　　“Lu！！！！”推銷員激動得氣血全涌到了臉上，她突然變得語無倫次，“我特別特別喜歡你，真的特別喜歡，你可以給我簽名嗎？”

　　這下四周本來就在張望的人們也逐漸圍攏過來，陸蘅還能有什麼辦法，挨個兒簽唄。

　　陸蘅回家的時候已經是精疲力盡，又生出一種，啊，原來我火了的詭異滿足感，正當她準備開一罐可樂來犒勞自己，來電鈴聲卻響了。

　　“喂？”她剛說一個字就被打斷了。

　　Zac氣急敗壞：“陸蘅，你能不能有點包袱，別人被偶遇全都是美美的，你呢？居然在挑土豆？！”

　　tbc.

# 第21章

　　“那你指望我跟土豆拍出什麼高級感嗎？”陸蘅聽見Zac的話，差點沒把可樂灑身上，“而且你不應該開心嗎，我還會自己出去買吃的了。”

　　“我謝謝你啊！”Zac氣急敗壞，“你的人設啊！人設！”

　　陸蘅找了一個舒服的姿勢躺下來：“我一個模特要什麼人設，他們只要願意給我花錢就行。”

　　“你給我收收那張臉吧算我求你，給我們兩個留一條活路。”

　　“誒呀，反正只跟你說了。”

　　Zac恨不得能把白眼翻到腦仁兒里，也是他自己命不好，要遭受這種精神折磨。

　　“行了，沒事兒我掛了，你說你也是閑的，專門打電話過來槽我一句。”陸蘅見他不說話，就準備掛斷了。

　　誰料Zac“誒”了一聲，攔住了她：“等等，先別掛，你跨年那天晚上有事兒沒？”

　　“幹嘛？”陸蘅警惕地問，非常懷疑這位新晉脫單的經紀人朋友是為了藉機損她一頓。

　　“你這是什麼語氣？”Zac不滿道，“我能害你嗎？”

　　“所以你到底為什麼要問一句？”

　　Zac一拍腦門，他差點被陸蘅又繞了進去，還好沒忘了正事：“那天有個電台的節目，本來要去的那個模特突然生病，去不了了，那個製作人求到我這邊，問你願不願去。”

　　“你何必多嘴來問一句，我肯定不願意啊。”陸蘅一想到那天街面上人山人海的景象就頭疼，在家看看新聞就得了，要讓她自己去當罐頭裡的沙丁魚，那還是算了吧。

　　Zac也知道自家模特平日里懶得像沒生骨頭，但那製作人和他關係還不錯，看情況也確實緊急，所以他不死心，又勸了一句：“我知道你不願意上電視露臉，但這隻是個電台節目，講講話就行，人氣也挺高的，你真不去？”

　　陸蘅嘆了一口氣，無奈道：“Zac，George喜歡你是不是因為你單純天真又可愛？”

　　經紀人先生雖然直覺陸蘅話中有話，但提起男朋友還是嬌羞了：“為什麼突然提George啊？”

　　“那種等級的電台節目，你告訴我沒有備選的嘉賓我是不相信的，如果真那麼十萬火急，怎麼可能自家公司的模特不用，還費這個勁來找你？兄弟，不過是因為我最近人氣還行咯，人家就是來拐彎抹角蹭熱度的啦。”陸蘅說得婊里婊氣，但確實一針見血。

　　Zac轉念一想也明白了，不過嘴上還是要懟陸蘅幾句：“別給自己臉上貼金了，人家那麼大一個廣播公司，要蹭你熱度？”

　　“我不管，反正我現在特別火。”陸蘅理直氣壯。

　　“行行行，你最火，那我就給你回掉？”

　　“嗯，就說我最近嗓子不好。”陸蘅給了個理由，“你掛吧，反正今年我是見不着某個重色輕友的傢伙了。”

　　Zac笑罵一句：“我可去你的吧。”

　　之後的日子過得很快，特別是陸蘅剛結束了一大波工作，每天只要宅在家裡安心當一條鹹魚就行，可憐她的粉絲，完全沒有途徑來知道她的私人消息，如果說以前還能指望經紀人小哥不時地發一些吐槽和抱怨，現在上Zac的主頁一看，通篇都是在秀恩愛。

　　“吃了一大口狗糧還沒有塞壬的消息，想哭。”

　　“我已經把那條Vogue的視頻舔了八百多遍了，有沒有新圖啊”

　　“Lu賣場挑土豆.jpg”

　　“上面那位真的很皮了。”

　　這樣日夜不分地過了許多天，直到某天下午，陸蘅目光獃滯地坐在床上看了眼手機，才發現已經是三十一號了。

　　她撓了撓已經亂得像雞窩一樣的頭髮，內心毫無波動，她昨晚熬夜快進看完了一部國產愛情倫理懸疑偶像大戲，現在腦袋裡還是男主的各種角度的邪魅一笑和騷話。

　　陸蘅下了床，去洗手間洗漱，看見鏡子里的自己時不禁感嘆，狗血劇真是磨人的小妖精，才不過一晚，就吸幹了她的精氣，看看這大黑眼圈。

　　想到這裏，男主的邪魅臉又不知從哪個角落裡蹦了出來，陸蘅不由得一個激靈，算了，以後這種電視劇還是要少看，傷腎。

　　她正準備吃點東西再回床上繼續窩着，門口就傳來開門的動靜。

　　還沒等陸蘅反應過來，Zac就提着一袋東西進來了，看見她直直地站在餐桌前還嚇了一跳。

　　“你怕什麼？開的不是我家的門嗎？”陸蘅看見他的反應倒樂了，“怎麼想起來探望空巢老人了，不去跟小男朋友卿卿我我啊？”

　　Zac的面色卻有些不好，他現在像一台反應遲鈍的舊電腦，過了一會兒才處理好陸蘅的話，回答道：“我以為你還在睡。”

　　陸蘅沒等到他的回嘴，心裏奇怪得很，等到看見經紀人先生失魂落魄的樣子卻隱約有些明白了，雖然她平日里慣會戳人痛腳，但卻並不是一個情商低下的人，她當Zac是朋友，哪裡會故意給他難堪呢？

　　“喝什麼？”陸蘅說，一邊轉身向廚房走去，她不主動問，如果Zac願意告訴她，那她就聽着。

　　Zac卻提了提手中的袋子，雖然臉上的笑意還有些勉強，但卻比一開始多了些輕鬆：“我帶了啤酒，你陪我喝幾口吧。”

　　陸蘅叼了片吐司從廚房走出來，皺着眉頭抱怨：“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從來不喝酒，陪你喝幾口，難道我就看着你喝嗎？”

　　“也可以。”Zac把易拉罐一個一個地從袋子里拿出來，“小孩子嗎？從來不喝酒。”

　　“抱歉啊，我才二十歲，按美國法律來說確實沒到年齡呢。”

　　Zac愣了一下，或許是因為陸蘅一直都表現得太成熟，太理智，常常讓他忘記原來陸蘅不過才二十歲，在他的國家連喝酒都犯法。而他自己，已經二十五了。

　　二十五了啊，卻這樣沒出息。

　　“咔——”Zac開了一罐啤酒，卻並不去喝，只是垂着眼睛不知道在想什麼。

　　陸蘅在狂吸冰可樂，她剛起床，嘴裏幹得很，然而和Zac對比起來，卻顯得過於無憂無慮。

　　“在你的國家飲酒並不限定年齡吧？”Zac沉默許久，突然開口說了這樣一句話。

　　陸蘅心頭一跳，忍不住腹誹他的大喘氣：“我就是不願意喝唄，酒又不是個好東西。”

　　事實上，當年她嗓子被下了葯之後就只能好好養着了，再加上從小被外公一直教導着要保護嗓子，所以酒這種東西，她從一開始就不想沾，唯一好的只有那一口冰可樂。

　　在她走神的這段時間里，沒留意Zac手上的一瓶啤酒已經見了底。

　　“你慢點喝，我又不跟你搶。”陸蘅勸着他，Zac這顯然是想要一醉解千愁的架勢了。

　　“酒當然是個好東西”Zac像是沒聽見她的話，立刻又開了第二罐，“醉了就不用看見不想看見的東西。”

　　陸蘅絲毫不為所動，冷靜地灑毒雞湯：“那也是假的，啤酒又不能把壞事給溶解，指不定還會泡發，那酒醒了之後還更難過。”

　　Zac酒量很差，雖然擺出了要喝個通宵的架勢，但不過才一瓶半，就已經有些紅臉了，他用逐漸變得迷茫的眼神看她，半是羡慕地說：“陸蘅，你過得真清醒，但這世上哪能個個都像你，大多數人都過得很不開心，寧願用酒精來逃避現實。”

　　陸蘅不置可否，在她看來，無論怎樣排解都是自己的選擇，旁人沒有置喙的餘地。她看着Zac一口接一口地灌自己，只覺得什麼都不做有些尷尬，就抽出來放在桌面上的磨牙餅乾，“嘎吱嘎吱”地嚼。

　　Zac也不管她，只是悶着頭喝，到最後已經近乎是下意識地將啤酒倒進嘴裏，兩人一言不發，分坐在餐桌的兩邊，竟然還挺和諧。陸蘅嚼餅乾嚼得口乾舌燥，終於想起來去廚房給自己倒杯水，誰知道她剛站起身，Zac就轟然倒在了餐桌上，徹底陷入人事不知的狀態。

　　“？？”陸蘅被這個變故嚇了一跳，許久之後反應過來，只能嘆了口氣，認命地上手把Zac搬到了沙发上，或許她還應該慶幸Zac喝醉了還算老實。

　　“你怎麼，這麼重！”她吭哧吭哧地動起來，誰能想到Zac看起來清瘦，醉了之後卻重得像秤砣？！

　　窗外的黃昏已經退散，天幕逐漸被染上藍黑的色調，紐約的夜空里幾乎看不見星星，陸蘅目力所及，只有最亮的那一顆。

　　她安頓好Zac，一抬頭，卻發現好友的臉上早就滿是淚痕。陸蘅嘆了口氣，伸手拿過放在茶几上的手機準備看一眼時間，誰料解鎖卻赫然出現了一張照片，她才發現拿錯了Zac的手機。

　　照片里，高大英俊的男人擁着懷裡嬌媚的女子，兩人看起來般配得很。

　　這是，George？

　　tbc.

# 第22章

　　巴黎, 除了兩季成衣, 每年的一月和七月都還會有各個品牌的高級定製發布。高昂的定價和稀少的數量使之必然曲高和寡, 相較於成衣的商業, 高定是更概念化的存在，它被用來彰顯品牌理念, 也為下一季的各種元素表達風向, 將時尚最有距離感的一面體現得淋漓盡致。

　　然而就算全世界消費得起高定服裝的只有那麼寥寥幾千人, 每年還是有一群一群的時尚人士湧向巴黎，彷彿與有榮焉。

　　陸蘅在時裝周開始前两天就自覺地搬進了Aneta的公寓, 她到的時候房子里還沒人，不過因為Aneta請了人定期來打掃，所以還算整潔。

　　Aneta和她說過會遲一天到, 她的秀不多，不像陸蘅需要從第一天待到結束，想到自己滿滿噹噹的行程陸蘅就頭大，上次Zac從她家回去之後就變成了工作狂, 不知道逼着她去面了多少場秀。

　　她正在卧室里收拾衣服，這時候客廳里卻隱約傳來Aneta的聲音。

　　“蘅？”

　　陸蘅心中一動，喜悅像是“噗次噗次”撐開傘蓋的小蘑菇, 她長腿一邁, 幾步就走出了卧室。

　　“Ann！”陸蘅撲上去給了好友一個擁抱。

　　Aneta無措地被她擁着, 過了幾秒才反應過來, 回手抱住了她, 眼神是她自己都沒有察覺的溫柔：“我猜就是你。”

　　陸蘅放開她, 臉上的笑意卻沒有減：“當然是我。不過你不是說要遲一天，怎麼現在就過來了？”

　　“有些事。”Aneta沒有細說。

　　陸蘅也沒在意，她本來就是順嘴問了一句，而且Ann也沒有必要事事向她報備，兩個人坐到沙发上，陸蘅不自覺向她抱怨。

　　“Ann，我這一周絕對會累癱的，你不知道Zac給我接了多少工作。”

　　Aneta笑着看她，她知道陸蘅不管工作多少都會抱怨兩句，這人的理想大概就是呆在家裡混吃等死了，不過她也不說什麼，怕陸蘅惱羞成怒。

　　然而陸蘅從她瞭然的眼神里察覺出什麼，怒而掏出手機，給Aneta看自己的日程安排。

　　“真這麼多？！”Aneta看着排得滿滿噹噹的表格，也有點吃驚，從第一天晚上的Versace開始，陸蘅在之後的每一天裡頭基本上都有三場秀。

　　“我難道跟你說假的嗎？”陸蘅證明了自己的清白，頓時又喪了起來，這次她倒寧願自己是在假嚎啊。

　　Aneta帶着同情的目光把手機還給了她，這次她只面了三場秀，還不在同一天，所以比陸蘅清閑得多：“不過我走的三場好像也在你的行程上。”

　　“是嗎？”陸蘅來了點興緻，“哪三場？”

　　“Dior，Chanel，還有Elie Saab。”Aneta數給她聽。

　　她說到前兩個品牌的時候陸蘅還沒什麼反應，直到聽見最後一個。

　　“Elie Saab？”陸蘅微微挺直了背，有點困惑，“你之前跟這個品牌合作過？”

　　Aneta雖然算不上legend級別的神級人物，但在MDC的榜單上也是排到icon的，六大藍血都合作了不少，雖然並非全是成衣主線，但代言成績也算非常能打。Dior和Chanel就都和她有過合作，所以Aneta就算半隱退了，也還是會為品牌走秀，但是Elie Saab，在陸蘅的印象里，似乎並沒有給過Aneta代言。

　　“如果你是指代言的話，”Aneta搖了搖頭，“那確實沒有過，不過我給他們走過幾年的秀。”

　　陸蘅更奇怪了：“那怎麼會去面這家？”

　　Aneta大概明白陸蘅在想些什麼，解釋道：“其實他家給我的待遇很好，我有兩年還開過秀，不過我的形象和他家的品牌定位不太符合，所以沒有代言也正常。”

　　陸蘅想到這個牌子繁複的蕾絲和柔美的輕紗，不由得沉默了，嗯，另一個Valentino。確實和Aneta本身率性的氣質不太搭，不過

　　“那我估計也就走走秀了。”陸蘅還有點自知之明，這種十足柔美的品牌絕對看不上她。

　　“好了，不說這些了，你今天有事嗎？”Aneta拍了拍她，問道。

　　陸蘅搖頭說：“沒，怎麼了？”

　　“收拾完東西可以跟我出去逛逛，等時裝周開始肯定沒時間了。”

　　陸蘅剛要下意識地拒絕，就想起之前和Aneta通的那次電話：“不是吧，你還真說到做到？”

　　Aneta一下子沒反應過來，看陸蘅喪着臉才想起來之前說過的一定要常常拉她出去的話，失笑道：“你怎麼把這事記得這麼牢？是公寓好久沒人住，什麼都缺，我要出去買一點。”

　　“那你早說啊”陸蘅訕訕地說，“你等一下，我穿個外套。”

　　一月底的巴黎還很冷，陸蘅和Aneta都裹了一身大衣，旁人身上可能顯得臃腫的裝扮，偏偏兩人身高腿長，生生將馬路走出了秀場的感覺，側目的人不少，但興許是看兩人行色匆匆，竟然沒有人上前打擾。

　　“Lu！Sadel！”

　　然而安靜不過是片刻，身後就傳來一個爽朗的聲音，Aneta回頭望了一眼，就有些驚喜地走了過去：“Twan，居然是你！”

　　陸蘅雖然困惑，但還是跟在她身後走了過去，然後看着Aneta和那個端着單反的男人行了貼面禮。

　　我也要？！陸蘅心裏有些嘀咕，雖然知道是禮儀，但她最不喜歡和陌生人有肢體接觸，更別說貼面了。

　　幸好Aneta知道她的習慣，和那位Twan寒暄了幾句，就笑着給兩人介紹道：“Twan，這是Lu，不過我想你應該早就知道了，蘅，這是Twan Morrison，一個攝影師。”

　　陸蘅禮貌地伸出手：“久仰。”她這話也不算奉承，Aneta說出這人全名的時候，她才想起來，Twan似乎是一個很有名的街拍攝影師，他經營的時尚博客也有百萬眾的關注量，全是影響力很大的人物。

　　Twan卻很熱情，手上的勁道快要捏痛陸蘅，他激動地說：“我才應該說久仰，從你出道開始我就關注你了，一直想拍你秀場外頭的樣子，結果居然一直也沒拍到，太遺憾了！”

　　Aneta揶揄地看陸蘅一眼：“這不怪你，只怪某些人平日里不出門。”

　　“什麼？”Twan沒聽懂，不過也並不妨礙他的好興緻，“那今天可真是湊巧，我本來只是準備出來採風，誰想到能遇見你們兩個人，真是太巧了。”

　　陸蘅和他不熟，看着他熱切的目光也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只能幹巴巴地扯了一下嘴角，還好Aneta察覺到她的尷尬，微微側過身，擋住了一點Twan的目光，應和他說：“確實很巧。”

　　“我可以拍你們嗎？會放到我的主頁上。”Twan試探着問，雖然他在街拍界算得上聲名顯赫，但難免還是會遇上不願意入鏡的人，他現在只希望面前的兩個人不要拒絕他，Twan有預感，如果錯過了這次機會，他將失去一張絕好的照片。

　　Aneta看了一眼陸蘅的神色，見她沒有什麼抗拒的意思，也就點了點頭：“當然可以。”

　　那天傍晚，街拍攝影師Twan Morrison上傳了一張照片，像平時的每一天一樣，他的許多粉絲還沒等看完圖片就發表了評論，然而等到這些迫不及待的人點了發布，卻發現自己的話早就淹沒在一片瘋狂的尖叫裡頭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太配了吧！我尖叫！”

　　“有沒有大神能把塞壬的臉P成我的，我也想和Ann一起買東西回家。”

　　“做夢吧樓上，你怎麼可能有這麼長的腿。”

　　“她們倆是真的關係很好誒，我一開始還以為是炒作。”

　　“別逗了，Ann都快退圈了，還有什麼好炒作的，至於隔壁家，我就不清楚了。”

　　“上頭那位姐姐是不是戲太多，正主關係好着呢行嗎？用得着你在這兒嚼舌根，跟村頭老大爺似的。”

　　“口條這麼溜，塞壬家粉絲吧”

　　“對，我能保證，就Lu那個性格，絕對不會用朋友炒作。”

　　路人，或者是Twan的粉絲，滿臉不解地看着評論里熱火朝天的樣子，幾乎所有人都決定點進圖片看一眼。

　　照片被Twan後期處理過，整體都是黑白的色調，畫面正中有兩個高挑的人影，正是陸蘅和Aneta，兩人一手抱着一個紙袋子，看起來剛從賣場採購回來。

　　陸蘅轉過頭去對Aneta說話，Aneta也低着頭認真地聽，有風吹過來，二人的長發揚起，看起來自然又瀟洒。

　　Twan抓拍了不止一張，但放出來的這張是他最喜歡的一個瞬間，明明兩個人都是氣質鋒利的長相，但那種日常和溫情卻柔化了所有稜角，他後期刻意調成了黑白濾鏡，也是想求一種經典的溫柔感。

　　一開始評論區里還隱隱有撕逼的趨勢，然而只不過一會兒功夫，風向就變了。

　　“求衣服牌子。”

　　“同求，塞壬和Ann的大衣是不是同一款？好像啊。”

　　“應該是同款沒錯。”

　　“糖！”

　　“別想太多，可能是同一場秀品牌送的。”

　　“Ann的衣服鞋飾的牌子都在這兒了，但是陸蘅的真的一點都找不到，我都差點把去年的新品都翻遍了。”

　　“可能真的不貴自己飯的偶像，衣品再差也要飯完。”

　　tbc.

# 第23章

　　“法棍當明天早餐好了, Ann, 今晚還是吃沙拉啊”陸蘅一邊把紙袋裡都東西拿出來, 一邊問Aneta, 看起來有點可憐兮兮的。

　　Aneta笑着問她：“那你想吃什麼？”

　　“就，肉什麼的。”陸蘅自己也心虛, 畢竟再過两天就要走秀, Zac要是知道她還是不控制飲食, 絕對會撕了她。

　　Aneta剛想說什麼，陸蘅的手機卻響了。

　　“我去接個電話。”陸蘅掃了一眼來電显示, 抱歉地對Aneta笑了一下。

　　“喂，外公？”陸蘅聲音輕快，她今天心情尤其好, 連帶着話語里都顯出來快樂。

　　“囡囡好開心啊。”陸以澤笑着問她，“發生什麼好事了？”

　　“也沒有什麼好事，就是覺得和朋友在一起很輕鬆。”

　　祖孫兩人每周都要通一次電話，簡單聊些近況, 陸以澤問她：“你現在在哪裡？是不是又要工作了？”

　　“我剛到巴黎，後天要走秀了。”陸蘅乖乖告訴他。

　　“囡囡啊”陸以澤欲言又止，聽起來有些為難。

　　陸蘅敏銳地察覺了, 問道：“外公, 怎麼了？”

　　陸以澤長嘆了一口氣, 無奈道：“囡囡, 小葇現在在我旁邊, 想跟你說話, 你要不要聽？”

　　陸蘅眼神一冷，陸葇？她想起之前被自己掐斷的無數通電話，聯繫不上她居然求到外公那裡去

　　“外公，你不要聽，把手機給她，我來跟她講。”陸蘅面無表情，這種腌臢事就不要拿出來髒了外公的耳朵。

　　那頭陸以澤也不再說什麼，直接把手機給了等在旁邊的陸葇。今天他這個幾乎從不出現的孫女氣勢洶洶地上了門，讓他打電話給陸蘅，陸以澤知道她蠻橫，生怕她又說出什麼扎心的話惹得陸蘅不快，就乾脆地拒絕了。

　　“小葇，囡囡現在在國外，你找她也說不出什麼，等她下次回國，你親口跟她說。”

　　陸以澤話音剛落，陸葇就尖叫着打斷了他：“等她下次回國？！我連灰都不剩了，我等不到那個時候！”

　　“你小聲點！陸先生身體不好。”周阿姨原本在廚房裡，聽見聲音不對就沖了出來。

　　陸葇本就是驕縱的性格，盛怒之下更是什麼都不顧了：“你算什麼東西，不過是陸家的一條狗，也敢來管我？！”

　　陸以澤聽見她這樣荒唐的話，氣得直震手杖：“陸葇你給我閉嘴！”

　　近乎瘋癲的女人被這一聲怒吼嚇得終於回了些神志，她瑟縮了一下，心裏泛上來些惶恐。雖然那事之後陸以澤對她不復從前的寵愛，但也都好言好語，哪裡有過這樣的嚴厲。

　　“滾！你給我滾！”陸以澤罵道，他一下一下地喘着粗氣，周阿姨心裏擔憂，怕他承受不住。

　　陸葇睜着一雙眼睛木木地看他，像是不敢置信，她潸然落下淚來，終於放軟了語氣：“爺爺，你可憐可憐我。”

　　“我知道您疼陸蘅，但我也是你的孫女啊，父親現在前程未卜，我媽又要離婚，我被陸蘅推進火場，爺爺，我只想找她問個清楚。”陸葇聲淚俱下，前所未有的狼狽。

　　陸以澤心軟了些，但也沒有被她三言兩語地糊弄過去，他冷哼一聲：“你怎麼不想想自己做了什麼？”

　　“陸先生！”周阿姨拽了拽他的衣裳，“我跟你講。”

　　陸葇看着兩人走到邊上，也不敢再說什麼，只能默默流淚。

　　“陸先生，我覺得你可以打這個電話。”周阿姨小聲說出自己的想法。

　　陸以澤一聽就趕緊否了：“說什麼呢，讓她衝著小蘅發瘋去？”

　　“陸先生，你先別急啊。”周阿姨安撫住他，“小蘅以前是吃過虧，但她是個有主意的，你看看現在誰還能欺負她去？看這位現在的樣子，今天要是不能如願，肯定是走不了，不如就讓她死心的好。”

　　陸以澤猶豫了許久，才點了點頭，總算是答應了下來。

　　陸葇迫不及待地接過手機，幾乎快扯痛了陸以澤的手，周阿姨剛要說什麼，卻被他攔住了，他擺擺手，看起來很疲憊：“算了，小周，咱們上樓去吧。”

　　“陸蘅！”陸葇咬牙切齒，她現在什麼都不顧，陸蘅害她至此，她已經恨毒了。

　　陸蘅站在陽台上，看着天上的流雲，冷笑一聲說：“陸葇，你這是瘋給誰看，信誓旦旦要嫁進黃家，現在又如何呢？”

　　陸蘅不提起還好，一說起這事，陸葇就恨得差點咬碎一口牙，當時黃家是推遲了訂婚日期，但她以為不過是黃鎮行因為陸岑的事情遷怒於她，故意給她下馬威，最多不過是她面子上不好看，最後婚事也並不會有什麼影響。畢竟黃家雖然勢大，但還是看重她父親的路子的，誰料一個星期前，紀|委來人，帶走了陸之楊，至今沒有放回來，她多方打探，但始終沒有消息。她雖然還沒死心，但也知道，這麼長時間過去，基本已經沒什麼指望了，只是陸葇沒想到的是，這本是最該家人互相扶持的時候，某天早上母親竟然面無表情地告訴她，要與父親離婚。

　　至於她和黃燁的婚事，更是再無可能。就這麼短短的一個星期，她竟然敗無可敗，狼狽至此。陸葇怨憤之中想起陸蘅，幼年時她常常諷刺陸蘅是個無父無母的野孩子，事到如今，她卻比陸蘅還不如，至少陸之楠還全心全意地愛她。

　　“就是你乾的，對不對？！”陸葇恨恨地質問，陸蘅的態度已經讓她認定了，她就是一切不幸的源頭。

　　“我乾的？表姐，話不能這樣說，難道那些錢是我逼着大舅舅拿的嗎？我哪兒有這樣大的本事？”聽起來陸蘅是否認了，不過她話里話外透露出的信息卻向陸葇表明，在幕後做推手的，就是她。

　　陸葇證實了自己的猜想，聲音更加尖利：“真的是你！陸蘅，你是不是瘋了，陸家敗了對你有什麼好處？！”

　　“陸家？”陸蘅故作困惑地反問一句，而後又輕笑一聲，“陸葇，你是不是忘了，我們早就分家了，敗的是陸之楊的陸家，和陸以澤的陸家，有什麼關係？”

　　“你！怪不得”陸葇想到一個多月前分家時陸蘅乾脆的態度，“怪不得你那麼快就同意了”

　　支撐她的那股氣現在顯出頹敗的樣子，然而陸蘅的聲音卻還是像催命的符咒一樣在她耳邊響起來：“陸葇，你別把自己看得太高，我同意分家不是為了避禍，只是因為一想到和你們姓一個陸，就噁心罷了。”

　　陸葇強撐着說：“凡事留一條退路，陸蘅，窮寇莫追的道理你應該懂，逼急了，我不一定會做出什麼事。”

　　“窮寇莫追？”陸蘅嚼着這幾個字，語氣輕慢，聽在陸葇耳朵里卻帶着滿滿的諷刺。

　　“好，我就不追你這窮寇。”

　　陸葇聽見這話，心中剛剛有少許安定，陸蘅卻又開口說道：“不過陸葇，我怎麼覺得，就算逼急了你，也不會發生什麼呢？”

　　這一句觸動了陸葇本就脆弱的神經，她再也裝不出自持的樣子，破口大罵道：“陸蘅，你這樣狠毒，誰會願意與你為伍？！你父親不要你，你還剋死了自己的媽，你一輩子都會孤苦一人！永無所依！”

　　陸蘅耐心地等她罵完，在她喘氣的功夫找到一個空，冷淡地說：“你直接掛電話吧，我之後會和外公解釋。”

　　話音剛落，那頭就成了忙音。陸葇一個支撐不住，竟然快要軟倒在地上，她有心反駁，但也知道陸蘅說得對，她不敢，她惜命得很。

　　不是這樣的，只是現在沒必要再填送一個人進去，她還要撐起家裡，陸葇這樣告訴自己，況且現在也不是全無轉機，她放下手機，走出了老宅。

　　陸蘅看着暗下來的手機屏幕，神色晦暗不明，接下來陸葇應該會去找陸之楓，不過又有什麼用呢？不說陸之楓的生意已經再無起色，就憑他知道陸葇差點把陸岑送到一個老男人的床上，她這位最疼愛兒子的二舅舅，就不會給陸葇好臉色，最後不過是撕破臉罷了，反正現在的陸之楊，又沒什麼好懼怕的。

　　看起來一切都在掌握中，但陸蘅的臉色仍然算不上好，陸葇最後的那些詛咒還在她耳邊，孤苦一人，永無所依她本以為自己看輕情愛，並不會在意這樣無憑無據的話，但不知為什麼，終究是心驚了一下。

　　算了，陸蘅收起手機，又整理了一下錶情，才從陽台走了出去。

　　“Ann，想好晚上吃”陸蘅話說了一半，客廳里凝滯的氣氛卻因為她的到來而被打破了。

　　“蘅。”Aneta勉強對她笑了一下，說，“Evan來找我說些事。”

　　陸蘅挑了挑眉，擺出主人的姿態說：“歡迎。”然而眼睛里全是不加掩飾的敵意。

　　tbc.

# 第24章

　　門鈴響的時候, Aneta正在收拾食材, 她一向寵着陸蘅, 這次也不例外, 雖說晚飯還是只有沙拉，但她見了一家很有名的甜品店的外賣, 權當給陸蘅解饞。

　　她聽見門鈴聲, 一開始還以為是送餐的到了, 開了門卻發現Evan站在門口，正側過身子, 像是要再摁一次門鈴的樣子。

　　“Ann。”他看見Aneta，神色凝重，“關於之前的事, 我覺得還需要再商量一下。”

　　Aneta讓他進來，在心裏默默嘆了口氣，她沒告訴陸蘅，提前來巴黎就是和Evan所說的事情有關, 這件事情已經讓他們之間發生過無數次的爭執，如果可能的話，她更希望不要把矛盾暴露在陸蘅面前。

　　現在看來是不可能了, 畢竟Evan自己找了過來。

　　“我以為我們已經說好了。”Aneta給他倒了一杯水, 在他對面坐下。

　　Evan緊皺着眉頭：“但是真的一點可能性都沒有了嗎？Ann, EA是我們的品牌, 為什麼不能再努力一下？”

　　Aneta揉了揉額角說：“Evan, 正因為那是我們的品牌, 所以我才想盡辦法讓它活下去。”

　　“但是如果被那些大集團收購，EA的本質就變了，那我們創辦品牌的初衷是什麼？”Evan反駁道，心裏不免有些怨懟，他知道EA現在的效益不好，但Aneta居然就這樣簡單地把他們的心血給賣了，難道EA的存在只是為了賺錢嗎？

　　“Evan，EA的品牌里有我們兩個人的名字，它的誕生當然是因為愛情和理想，但是就算它被收購，我們的愛情和理想難道就不存在了嗎？”Aneta好言好語地勸着，這些天里她將這些話說了不下五遍，然而不知為什麼Evan就鑽進了牛角尖一樣，什麼都聽不進去。本來前天他突然鬆了口，答應和收購集團的代表進行接洽，她怕有生什麼岔子，才提前到了巴黎。

　　然而岔子還是找上了門。

　　“Ann，你不要偷換概念，我把EA看作自己的孩子，難道自己的孩子不好，還能扔掉重新再生一個？我現在算是相信了，Sadel家的人果然都是只看重錢財。”Evan針鋒相對。

　　Aneta被他的最後一句話說得火起，聲音里已然帶上了薄怒：“Evan，我希望可以就事論事，不要牽扯我的家族。”

　　Evan卻像是什麼都沒有察覺一樣，繼續說：“難道不是嗎？就因為EA有你家的注資，他們就想要對我的品牌指手畫腳，Ann，我真是受夠了你家人高人一等的姿態。”

　　“受夠了？”Aneta看他滿臉的怨氣，突然覺得自己其實並不了解這個相戀多年的男朋友，“但你當時求着我大哥投資的時候 ，並不是這個態度。”

　　“我什麼時候求他了？！”Evan一下被戳到痛腳，氣急敗壞道。

　　Aneta這下也不想再給他留面子，冷着聲音說：“Evan，你說把EA當成自己的孩子，難道我就不是？我監製了EA每一季的衣服，包括它們的發布、廣告、售後，可以說每一項流程我都能上手，但你呢？你做了什麼？除了貢獻出名字里的一半，你什麼都沒做。”

　　Evan在明晃晃的事實面前無話可說，他掙扎着說：“但明明有可能保下EA的，不是嗎？為什麼偏偏拱手讓給別人？”

　　Aneta為他的冥頑不靈感到頭痛，她坦白道：“Evan，我只跟你講，但凡還有一點辦法，我也不會任由EA被收購。”

　　誰料聽見這話，Evan卻激動地向Aneta這邊靠近了些：“不，Ann，你還有一個辦法沒有想到。”

　　“什麼？”Aneta問，但並沒有抱什麼希望，她知道Evan於經營上並不通，想來也只是些異想天開的辦法了。

　　“Lu。”Evan說得頗有信心，他說出這個名字，然後看見Aneta猛地抬起頭看他。

　　“你什麼意思？”Aneta的聲音里聽不出喜怒。

　　Evan還挺自得：“我昨天想了許久，EA現在不就是銷量不好嘛，現在誰話題度最高？Lu啊，而且你和她關係好，指不定她連代言費都不會要。”Evan沒說出口的是，他是剛才看見了Twan的博客才想起來的這個主意，告訴Aneta的雖然是理由之一，但他想的更多不是靠Lu的話題度來帶起EA，而是讓Lu和EA之間炒出更多的話題，比如說Aneta和Lu之間的關係，等到Lu真的無償代言了，可操作的空間會很大，更多人會因為她們倆的緋聞而關注EA，這樣品牌的危機也就不攻自破。雖然Aneta是他女朋友，而且他十足地厭惡Lu，但為了EA，他想他可以忍耐，而且只要隱秘一些，Ann並不會察覺是他動的手。

　　Evan的算盤打得響，卻沒注意到Aneta的臉色已經差到了極點，Evan的理由說得冠冕堂皇，但從頭到尾只是為了EA，卻半點都沒想過，以陸蘅的定位，怎麼可能來代言這樣一個高街品牌，雖然EA的定價算不得親民，但也絕對不是那些可以在時尚界掙有一席之地的設計師品牌，簡而言之，就是捧不了人。陸蘅現在風頭正勁是真的，但沒站穩腳跟也是真的，如果在這樣要緊的時候，來代言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品牌，那簡直是自毀前程。

　　格調這種東西，降下去容易，再爬上來，就難於登天。

　　“這件事你不要再提，不可能。”Aneta一口回絕。

　　只是Evan怎麼可能輕易放過這個念頭：“Ann，我覺得我的辦法很好，你讓我放棄也要有個理由，再說了，你又沒有和Lu提過，怎麼知道她不會答應。”

　　“我說的不可能，不是她不會答應，是我不會向她提。”Aneta心裏明白，只要她真的提出來，陸蘅絕對會答應下來，哪怕她心裏明白為了這一時的義氣，接下來要蹉跎多少時光。

　　“為什麼？”Evan震驚道，“這分明是雙贏的事情。”

　　“雙贏？你跟我說雙贏？！Evan，你想讓蘅不顧她的定位為EA代言，甚至還奢望她不要報酬，這算什麼雙贏？！”

　　Evan心裏一驚，Aneta為什麼這樣維護陸蘅，一個隱約的念頭從他心頭劃過，有些話不受控制，脫口而出：“Ann，你就這樣為她着想，都不顧我們的EA？我現在懷疑你是不是真的喜歡她，其實你們倆早就搞上了吧，就只有我一個人蒙在鼓裡——”

　　“你給我閉嘴！”Aneta怒極，伸手就將一杯水劈頭蓋臉地澆在了他頭上。

　　空氣一下子靜默了，水珠“啪嗒啪嗒”地從Evan的臉上滑落，滴到了布藝沙发上，留下一點點的難堪的深色印記。Evan有些冷靜下來，他抹了一把臉說：“抱歉。”

　　Aneta搖了搖頭，提不起力氣來說一句“沒關係”，只是無力地說：“Evan，我當蘅是朋友，所以我不能這樣對她，也不希望再從你嘴裏聽到這樣的話。而且EA的問題並不出在曝光度不夠上，我們的定位和宣傳方向是有問題的，現在我要對這些問題負責，對我的員工負責，所以我決定賣了它，你明白嗎？”

　　Evan還沒有開口回答，陸蘅的聲音就從陽台那邊傳來，原來陸蘅就在這兒，他心下一喜，或許可以

　　“Lu！”Evan顧不上Aneta不悅的眼神，叫住了說完“歡迎”之後就要進卧室的陸蘅。

　　“怎麼？”陸蘅有些稀奇，畢竟如果可能的話，她絕對不會主動和Evan說一句話，以他們兩個人互相的厭惡，相信Evan也是這樣想的。

　　還沒等Evan開口，Aneta就沉着聲音說：“沒什麼，蘅你進房間吧。”

　　陸蘅挑了挑眉，她看出兩人間有些矛盾，這本就是她樂見其成的事情，更別說陸蘅本人就是唯恐天下不亂的性格，所以顯而易見的，她不會聽Aneta的話，而且扯了一下嘴角，說：“別啊，Evan一看就是有話要說，這事多難得，讓我聽聽唄。”

　　Evan向她的方向快走了兩步，之後卻動彈不得，他回頭看Aneta，發現她正死死地攥着他的手腕，眼睛里全是警告。

　　陸蘅一看這劍拔弩張的氣氛，心裏更加開心，剛要沒心沒肺地開口挑撥，就聽Aneta一字一句地說：“蘅，我說了，這是我和Evan兩個人的事，你不要插手。”

　　一聽這話，陸蘅是什麼興緻都沒了，甚至覺得自己非常愚蠢，她撇了撇了嘴，得，人家情侶間的事，她瞎摻合什麼，心裏這樣想着，陸蘅頭也不回地進了房間，將門摔得震天響。

　　Aneta這才鬆開抓着Evan的手，終於下定了決心：“Evan，收購的事，我已經決定了，如果你不接受，可以不參与，我來處理，只有一句，別去打擾陸蘅。”

　　Evan看着手上的紅痕，冷笑一聲說：“隨便吧。”

　　那天晚上陸蘅沒出房間吃晚飯，Aneta心情不好，也沒有去叫她，只是在吃完了自己的那份沙拉之後，放了個東西到陸蘅房間的門口。

　　陸蘅耳朵里聽見動靜卻沒有動彈，直到聽見腳步聲走遠了，才把房門來了一條縫，然後看見了那個蹲在門口的精緻的小盒子。

　　陸蘅蹲下身把它拿起來，隔着那層透明的塑料，看見了一塊小巧的芒果蛋糕，最上頭還斜插了一塊白巧克力，她“哼”了一聲，然後別彆扭扭地拎着小盒子進了房門。

　　tbc.

# 第25章

　　第二天早上陸蘅起床的時候, Aneta早就不見了蹤影, 只有餐桌上放着一份三明治和果汁, 陸蘅洗漱完走過去, 突然覺得沒胃口。

　　什麼嘛，搞得好像她在無理取鬧一樣, 陸蘅心裏憋屈, 她本來打算今早Ann對她態度好些就原諒她, 結果現在這個場面，只會顯得她昨晚的那些輾轉反側特別自作多情。

　　陸蘅恨恨地咬了一口三明治, 行，那就看誰先服軟吧。

　　超模女士完全沒有意識到，她的心態非常地崩人設, 明明是棵頑強到沒有水也能長成的卷柏，現在卻矯情得好像沒有玻璃罩子罩住就會死去的玫瑰一樣，要靠着小王子來哄。

　　或許是因為自相識以來Aneta從未改變的溫柔和縱容，讓她忍不住放鬆了一直緊繃的脊背, 露出柔軟的腹部，所以昨晚Aneta不過是說話重了一些，陸蘅就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一樣, 小孩子一般地鬧起了脾氣。

　　但原因也不是這樣簡單, 如果Aneta只是簡單地對她說了些重話, 陸蘅也並不會覺得怎樣, 偏偏她說那是她和Evan兩個人的事, 讓她不要插手, 這樣的被排除在Ann的私人領域之外的感覺，讓陸蘅又憤怒又沮喪。

　　陸蘅一向通透，但當局者迷，她身在局中，哪裡看得清自己的心思，這時候站在餐桌旁邊，三口兩口地吃完了早餐，然後憤憤地決定，要和Aneta僵持到底。

　　晚上是Versace的秀，雖然陸蘅要提早去準備，但這樣早還是有些誇張。她想了一會兒，為了避免撞上回公寓的Aneta，還是決定穿上大衣先出去逛一圈。

　　今天的巴黎是晴朗的好天氣，雖然冬天的太陽仍然只能算是個擺設，但還是將一切安靜悠閑的街道照得乾淨敞亮，彷彿加了一層清新的濾鏡。

　　陸蘅穿着大衣沿着街道隨便走了一會兒，到底還是覺得冷得慌，又想起外公的生日在即，就找了一家門頭古舊的小店推門進去了。

　　“叮——”懸在門檐上的銅製鈴鐺被敲響，門內的人卻都沒有一絲反應。

　　陸蘅也不覺得局促，她大概懂得一些巴黎人的莫名其妙的自傲，連做生意都敷衍得很，所以她就自己在店裡頭隨處轉悠起來。

　　正背對着門口站在櫃檯前的男人，穿了一身板正的西裝，陸蘅偶爾將視線投射過去，能看見他的寶石袖口在店內昏暗的燈光下低調的反光，她有些仇富地翻了個小白眼，不過在心裏扒拉一下自己最近的收益之後，心理又平衡了一點，努力工作還是有好結果的。

　　店主似乎在忙着招待他，所以沒空看陸蘅一眼，不過陸蘅自己也能理解，畢竟這人渾身上下就寫着“有錢”兩個字，她要是店主，也不可能放跑這條大魚，自傲是一回事，但沒誰會和錢過不去。

　　二人似乎正圍着一件器物討論着什麼，陸蘅一錯眼，看見了一個被小心托放在紅絲絨檯面上的青花碗，她來了興趣，往那邊湊了些過去。

　　“先生，您看看這花紋和釉面，怎麼可能是仿品，這可是宣德青花，有價無市的物件，我要的價很合理了”

　　靠得近些了，店主的聲音就傳近了陸蘅的耳朵，她聽見這話內心毫無波動，甚至還有點想笑，看來全世界的古董商人都這麼會忽悠人，這一套說辭，和京城潘家園裡頭擺攤的，又有什麼差別呢。陸蘅自然是知道當年戰火不斷，中國流了不少好東西出去，但若是出現在這裏的是件奈摔打的金銀首飾，那她還能信幾分，但偏偏是個瓷碗，還是清朝都挺稀罕的宣德青花，所以哪怕她還沒上眼，心裡頭已經是有八分不信了。

　　或許是陸蘅渾身散發出的氣息太過不屑，那個留了滿臉花白絡腮胡的店主忍不住轉過頭來，對她怒目而視，說道：“這位小姐有什麼想法可以光明正大地說出來，暗地里偷笑算怎麼回事？”

　　那位冤大頭，不是，買家先生也側過臉來看她，表情很是溫和：“這位小姐，你也可以來看一看。”

　　陸蘅這才看清楚他的正臉，這人樣貌英俊，身材也高大，但更出眾的是他周身的氣度，雖然看起來溫文爾雅，卻不怒自威，這下陸蘅倒是有些佩服店主了，面對這樣的人還敢睜眼說瞎話，果然是老江湖。

　　不過也不知是不是因為燈光昏暗，陸蘅竟然覺得這人隱隱有些眼熟。

　　陸蘅看他順眼，又不爽店主高人一等的態度，於是也就點了點頭，走得更近了些，並且將之前的眼熟感歸作對於西方人的臉盲上。

　　那店主看陸蘅年輕，又沒有什麼世外高人的氣韻，心裏不知道多有底，看陸蘅將瓷碗拿起來的時候還讓她小心，摔壞了她可賠不起。

　　陸蘅頭也不抬，並不是很想理他。她將瓷碗靠近放在一旁的檯燈，仔細地去看青料的發色和碗壁上的紋飾，觀察完這兩處，她心中已經大概有了成算，但還是將碗身翻了過來，看了眼落款。

　　買主先生站在旁邊，也不催促，彷彿差點要花大價錢買下這碗的人並不是他，而店主看起來就沒那麼悠閑，他見陸蘅姿態並不業餘，心裏已經有些慌了。

　　“這絕不是宣德青花。”陸蘅將瓷碗穩妥地放在桌面上，自己說得也篤定。

　　“你年紀輕輕的，看得出來什麼？別瞎說壞人生意。”店主只以為她在瞎蒙，恫嚇一樣地開了口。

　　“你是怎麼看出來的？”買家先生卻表現得很有興趣。

　　陸蘅除下剛剛戴在手上的手套，一一說來：“這瓷碗的紋飾很明朝，花紋繁複，筆觸也生硬，所以看起來還挺能唬人，不過看到青料大概就能確定了，宣德青花里有鐵鏽斑”

　　她剛說到這兒，店主就急急地打斷了她：“這件也有啊，你不是沒看見吧？”

　　“但宣德的鐵鏽斑絕沒有這樣浮躁，甚至有的還暈染開了。”陸蘅看了店主一眼，毫不留情地繼續說道，“最後我看了落款，寫的確實是‘大明宣德年制’，但筆力不足，絕沒有宣德的瀟洒不羈，反而顯得柔媚。所以我認定，這絕對不是宣德青花。”

　　陸蘅的話輕飄飄地落下來，聽在店主的耳朵里卻仿若重鎚，完了，這筆生意是要泡湯了。

　　“不過”陸蘅像是在故意逗他，大喘氣一樣許久之後才說出下一句話。

　　“不過店家也不算太沒有良心，這件雖不是宣德青花，但也是乾隆官窯出來的，若是您想要入手，這個價錢，”陸蘅比出一個数字來，表示，“這個數以下還算合理，再高，就不划算了。”

　　買主先生點了點頭，很紳士地道了謝：“多虧了小姐你，要不然我還真的分辨不出。”

　　陸蘅深藏功與名地笑了笑，看着外表誰能猜到呢，因為住在老宅的關係，從小她就是在古董堆里長大的，陸以澤將那些寶物看得嚴，卻唯獨對她例外，但也因此，她被外公耳提面令着學了好多相關的知識。

　　店主看見陸蘅那個壓得正好的價格，忍不住抽出手帕摁了摁額頭上的汗，到底是他輕視了，所以今天才吃了這樣一個大虧。

　　“麻煩包起來吧，我要了。”買主先生可能真的喜歡這個瓷碗，聽見陸蘅這樣說都決定買下來，只是價格嘛，他笑得綿里藏針，“不過之前的定價是不是就不合理了？”

　　“當，當然。”店主哈着腰應了，然後趕忙去拿了包裝的盒子。

　　在等待的功夫裡頭，陸蘅突然覺得自己真是無聊到了一定境界，異國他鄉給別人鑒寶，她掃了一眼手錶上的時間，然後愣了一下，頓時有些驚慌失色。

　　“糟糕糟糕，時間要來不及了”她嘟囔着，也沒打一聲招呼，就毫無預兆地衝出了店門。

　　只留下買主先生目瞪口呆地站在原地，一句“不知道該怎麼稱呼你”還堵在嗓子口，沒有說出來。

　　tbc.

# 第26章

　　Versace的這場秀是這次高定時裝周的第一場, 陸蘅本以為秀導通知模特提前這麼久到秀場是因為重視, 到了之後才發現, 原來是因為走位太過風騷, 需要提前綵排。

　　秀場里用黑白兩色的地磚鋪出了一條百轉千回的道來，陸蘅看見那白色通道的扭曲程度就已經很頭大了, 結果秀導告訴她們, 要走的不只是白色部分, 轉身之後並不需要模特按原路線返回，而是讓她們橫穿整個秀場的對角線, 這也就意味着，T台上會同時存在不只一個模特，一旦控制不好自己的速度, 不是撞上別人，就是被別人撞上。

　　陸蘅面無表情，這到底是誰想出來點子，是不是小學時候追擊相遇的奧數題做多了？

　　然而再怨念也只能埋在心裏, 這時候模特都還沒換上秀服，陸蘅穿着自己的常服，跟着音樂的節奏一遍一遍地練走位。

　　也不知是不是到了最後轉多了頭暈, 陸蘅恍惚間竟然覺得有人在盯着自己, 黏膩潮濕, 像蛇一樣。她還在T台上, 不好有什麼大動作, 只能微微地轉過頭向那個角落望去。

　　並沒有人站在那裡, 她隱約蹙起眉頭，難道是幻覺？

　　“可以了，大家表現得都很好，現在去後台準備吧。”正在陸蘅迷惑不解的時候，秀導終於拍了拍手，提高了聲音說道，示意綵排可以結束了。

　　陸蘅也沒時間再去想其他的，跟着大部隊就去了後台。她這次並不在什麼重要位置，畢竟Versace的繆斯在，人家資歷深，和品牌的關係也好，開秀閉秀自然也就輪不上她。

　　雖然看起來狂妄，但陸蘅的頭腦卻比大部分的模特都要清醒，她看得清自己的位置，也不會去為那些天經地義的事情矯情，更別說Versace在代言方面給她的待遇不錯，若是再過兩年，將主線收入囊中也不是不可能。陸蘅看着標了自己名字的那件秀服，神色平靜，路總是要一步一步走的。

　　她這次分到的秀服很Versace，是一件高開衩的禮服裙，說是高開衩，那還真是一點都沒摻水，陸蘅換上秀服之後，看着開到自己大腿根的縫，突然有些慶幸自己早做了準備，才沒發生一些露出內褲之類的尷尬情況。不過這樣的話，按照她平常的台步幅度，難免不會走光了。

　　如果這套秀服配了手包，那陸蘅還能藉著它來摁住胯部擋一擋，但偏偏服裝本上寫得清清楚楚，她是沒有配包的，那如果平白做出什麼遮擋的動作，就會顯得非常奇怪和局促。

　　沒辦法，陸蘅只能從自己身上下手。

　　人在陷入思考時，時間似乎都會過得很快，陸蘅剛想出對策，外邊已經開始播放音樂，開秀的模特已經率先走了出去。

　　Versace的音樂一向節奏鮮明，可謂是踩點神器，相比Fendi和Valentino那幾家的飄渺作風，對模特真的很友好。這次也一樣，陸蘅配合著排練好的節奏走了出去，步伐還是一樣的精準，但和她慣有的風格，卻有很大的不同。

　　視頻播出之後，這樣的改變在網絡上又引起了一陣討論。

　　“應該不是只有我一個人這麼覺得吧，塞壬的台步這次跟以前不一樣啊”

　　“沒錯，就是只有你一個人。”

　　“只有你一個人。”

　　“ 1”

　　“上邊的幾個都別逗了好嗎，睜開眼睛看看，Lu這次台步明顯有很大變化。”

　　“我也想說，塞壬不是一直是交叉步的清流嗎，怎麼這次突然開始走一字步？”

　　“一字步怎麼了？一字步也很好看好不好？！麻煩品一品我安皇的一字步。”

　　“杠精出沒。拜託，人家哪裡有說一字步不好，只是在說塞壬這次沒走交叉步而已吧。”

　　“哎，本來還指望Lu的剪刀腿洗洗眼睛，畢竟新人都沒有走交叉步的了。”

　　“是走不起來吧，腳部力量軟啪啪的，走交叉步還不得把自己摔死？”

　　“Lu別不是要糊吧，現在走不了交叉步了？”

　　“不要踩一捧一啊，台步哪兒有高低之分，還是看模特素質，交叉步有好多大神走，但一字步也不是沒有啊，我覺得塞壬就都駕馭得挺好的。”

　　“那什麼，我觀察了一下，你們說塞壬是不是因為怕走光，Versace的高開衩可不是開玩笑的，要是走交叉步，按照她以前的幅度，絕對會走光吧。”

　　“好像有點道理誒。”

　　陸蘅確實一向偏愛交叉步，因為在模特圈，她出道年紀已經算大的了，所以最開始Zac簽下她，公司里根本不重視，也不可能專門給她指派台步老師，陸蘅跟着上集體課的時候，就覺得那個老師偏於柔媚的台步怎麼看怎麼不順眼，下了課還是去找早些時候大神們的走秀視頻來練習，當年T台上還是流行交叉步的，所以陸蘅最終成型的台步就是交叉步。

　　不過她的個人風格還挺強烈，熬過了最開始的那段無意識的模仿期，陸蘅就逐漸顯現出自己的特色，或許是自幼時起就學習戲曲的原因，陸蘅的肢體特別協調，下半身就算扭成麻花，上半身都能不動如山，很多粉絲會說她的台步里有一種韌勁，像是風中柳枝，有絕處逢生之感。

　　不過若只有這些原因，還不足以支撐她這樣一個黃種人在時尚界迅速地佔有一席之地，很多品牌和設計師看重的，是陸蘅強大的共情力和感染力，畢竟如果只是簡單显示衣服的剪裁，那人體模型也可以勝任，但如果要展示設計的理念，還是要依靠模特自身的表現力。只可惜，現在模特的平均水準較之十年前簡直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許多設計師只能向資本和流量妥協，不過正因為這樣，才顯得陸蘅的存在更加珍貴。

　　事後引發的諸多討論，現在的陸蘅是一概不知，這場秀順利結束以後，她正在後台收拾東西。陸蘅沒什麼相熟的模特，又因為她的壞脾氣過於聲名遠揚了一些，她周圍竟然隱隱地形成了一個真空帶。

　　陸蘅不以為意，結束工作之後，她就開始覺得餓了，不知道Aneta昨天定的是哪家的甜品，或許她現在可以找過去店裡買，她昨晚怕熱量太高，不敢全部吃完，只舔了一小口奶油，就耿耿於懷到現在，可能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真的有點道理。

　　然而一想到Aneta，陸蘅的心情就又低落起來，明明沒到巴黎的時候特別期待能見到Ann，結果現在弄得心情這樣差。

　　她滿心怨憤，所以連身邊有人叫了好幾聲她的名字都沒有聽見。

　　“Lu。”有一個模特終於忍不住了，輕輕地拍了拍她的胳膊，小聲說，“有人找你。”

　　“啊？”陸蘅收起怨婦臉，木着眼睛看向那個模特指的地方，然後就被一束巨大的紅玫瑰襲擊了視線。

　　“請問是Lu小姐嗎？”抱着花束的男孩子勉強從後頭探出頭來，“麻煩您簽收一下。”

　　陸蘅看着那束花的體積，簡直要懷疑是不是有人在和她惡作劇，她面無表情地問道：“請問是誰送的？”

　　“這送花的是位先生，不過並沒有留下名字，只說把花送到這裏給Lu小姐就行。”男孩一五一十地說。

　　陸蘅看這孩子身材瘦弱，個頭沒她高，胳膊也就比她粗那麼一點，也並不想為難他，乾淨利索地簽收了，說：“麻煩你了。”

　　“不麻煩不麻煩。”男孩有些受寵若驚，他將花束交到陸蘅手裡，卻沒有立刻離開，而是撓了撓頭，有些害羞地問，“你能給我簽個名嗎？”

　　“真有魅力啊，不僅有人送花，連送花的孩子都不放過。”在那男孩離開之後，有人涼涼地說著些酸話。

　　陸蘅從來不是忍讓的性格，當下就朝那邊看了一眼，嗤笑一聲說：“這說明他們審美正常，你看，有人就只能動動嘴皮子。”

　　“你！”那模特氣急，正要衝上來，卻被身邊的同伴拉住了。

　　陸蘅本來也沒工夫管她，她正在愁該怎麼處理這麼一大捧花，按照她自己的想法，肯定是扔了乾淨，因為帶回去也麻煩，這些花又雞肋得很，上邊撒了許多浮夸的閃片，用來泡澡都不成。

　　思來想去，陸蘅在收拾完東西以後，還是決定先抱着這一大束花回去，畢竟送花的人身份不明，若是個有權有勢的，被打了臉指不定會惱羞成怒。

　　她抱着這一大捧累贅走出後台的時候，理所應當地成為了眾人的焦點，陸蘅也不拘謹，目不斜視地向前走着，然而路途並不順利——她被好多人攔下來要求合影。

　　陸蘅擺出營業笑容，為了配合那些時尚博主和明星拍照，還得微微彎下膝蓋，她在心底默默地嘆氣，讚美自己的奉獻精神。

　　就在她快要走到門口的時候，身後又傳來一句搭訕，陸蘅本以為還是求合影的，正要扯出假笑，卻聽那人說：“花還喜歡嗎？”

　　這花是他送的？陸蘅轉過身，下意識地看了一眼自己懷裡的玫瑰，她現在有些慶幸自己沒有犯懶直接把花扔掉，畢竟現在站在她面前的這個男人，她是真的惹不起。

　　“很喜歡。”陸蘅笑着說，“謝謝您，Hugo先生。”

　　tbc.

# 第27章

　　在和Hugo交談的過程中, 陸蘅一直在忍受着他明目張膽的打量, 那種估價一般帶着冷漠和慾望的眼光讓她快要窒息, 但陸蘅不敢像往常一樣甩臉走人, 因為Hugo的身份太過特殊。

　　雖然很多品牌的風格和定位迥異，但實際上它們大多隸屬集團, 而KH就是集團中的佼佼者, 旗下擁有一個藍血和兩個紅血, 更不用提其餘幾十個奢侈品品牌。

　　雖然KH在其他行業也有涉獵，比如酒類和煙草, 但在奢侈品行業也已經成為了無法撼動的巨頭，而Hugo，作為集團奢侈品部門的總監, 絕不是陸蘅可以輕易得罪的對象。

　　她早就聽聞這位Hugo先生雖然早已成婚，但最愛四處獵艷，尤其是在這樣一個身材和臉蛋可以當作流通貨幣的行業裡頭，簡直可以稱得上得天獨厚, 陸蘅聽過不少關於他的桃色緋聞，她一邊應付着回答Hugo的問話，一邊默默地計算着怎麼脫身。

　　“之前和Lu小姐的合作很愉快, 這一季度的銷售量格外高。”Hugo雖然眼神無禮, 但還維持着彬彬有禮的假面。

　　陸蘅想起之前為Vogue拍攝的視頻, 那個美妝品牌確實隸屬KH集團, 這讓她現在的處境更加捉襟見肘, 不過一切憤恨只能埋在心裏, 她笑了笑，不動聲色地恭維了一句：“是品牌自身的價值高，我不過是借了東風。”

　　“話不是這樣說。”Hugo擺擺手，“Lu小姐表現得這樣好，讓人不由得考慮下一次的合作了。”

　　“是嗎？那實在太感謝了。”陸蘅不接他的話，只裝作驚喜的樣子。

　　然而她的表情可能讓Hugo產生了誤解，他沒看見她的拒絕，反而更加志得意滿了起來：“不過這種副線就不太襯Lu小姐現在的身份了。”他意味深長，然而看在陸蘅眼裡，卻就差赤裸裸地擺出合同條款，讓她用身體換代言了。

　　陸蘅心裏嗤笑一聲，她現在的身份？她現在有什麼身份，雖然作為東方模特，已經算做出了了不得的成績，但和那些頂級的白人模特比起來，不管是代言還是封面，實力都弱得可以。Hugo難道以為這樣說就能讓她失去理智，覺得只有藍血主線才能配得上自己嗎？那隻能說他是被色心堵住了腦子。

　　“您過贊了。”陸蘅笑容不變，淡淡地說。

　　Hugo終於察覺到什麼，他收起了輕視的姿態，顯出一點不悅來：“看來Lu小姐淡泊名利，看不上這些東西。”

　　陸蘅搖了搖頭：“當然不是，我只怕能力不夠，砸了您的牌子。”

　　“能力夠不夠，可是靠別人說了算的。”Hugo的眼睛緊盯着她，看起來志在必得。

　　陸蘅額頭一跳，這意思是Hugo可以因為她有能力而把她推上去，也能因為她能力不夠把她拉下來？她最討厭被人威脅，偏偏這次束手無策。

　　真是，噁心。

　　空氣有一瞬間的凝滯，陸蘅剛整理好心情，正準備開口，就聽見Hugo身後傳來一聲呼喚。

　　“蘅！”

　　陸蘅心中一凜，抬眼看過去，正撞進Aneta帶着隱隱的擔憂的眼神，Ann？

　　然而電光火石之間，她來不及思量，只能下意識地掛上驚喜的笑容，微微側過身避開了Hugo的緊迫盯人，直面Aneta說：“Ann，你怎麼會在這裏？”

　　Aneta走到她身邊，無比自然地挽上她的手臂，笑着說：“我被品牌邀請來看秀。”然後像是才看見Hugo一樣，驚喜地說，“Hugo先生，真是太巧了，您也在這裏。”

　　Hugo被這一出弄得有些摸不着頭腦，但還是點了點頭說：“確實很巧，你好，Sadel小姐。”

　　“不不不，您沒有明白我說的巧合是什麼意思。”Aneta將話語的主動權完全搶去，不讓陸蘅說一句話，“我的兄長也在，我想對您而言，這才是真正的巧合。”

　　“Sadel先生？”Hugo聽見這話，表情確實嚴肅了幾分，Sadel家在歐洲的影響力不容小覷，絕不是他可以慢待的對象，他看着面前這兩個女人親密的姿態，心下有了衡量，但還是不死心地問了一句，“不過Sadel小姐和Lu的關係真好。”

　　Aneta勾唇一笑：“我當蘅是最好的朋友，父親母親也是知道的，說起來還要謝謝蘅，幫了兄長一個忙。”

　　什麼？陸蘅心裏困惑，但還是配合地做出被誇獎之後的羞澀笑意。

　　Hugo一聽這話，雖然心中不甘，但也只能說：“是嗎，真是讓人感動的情誼。對了，Sadel先生在哪裡？我確實有些事與他商量。”如果Sadel家對陸蘅另眼相待，那他沒有必要為了一個女人得罪一整個家族。

　　“兄長剛剛在和Bernard夫人交談，需要我帶您過去嗎？”Aneta恨不得他早些走，但禮數上卻挑不出錯。

　　Hugo看着她挽着陸蘅的手臂不放，動都沒有動一下，便也識相地說：“不麻煩Sadel小姐了，我自己去就好。”

　　二人看着中年男人的背影逐漸遠去，臉上的笑容也收了起來，Aneta放開陸蘅的手臂，皺着眉頭說：“蘅，離Hugo遠一些，他不是什麼好貨色。”

　　天知道看見Hugo將陸蘅攔在門口交談的時候有多驚恐，她知道陸蘅的心性，被Hugo找上門這種旁人可能求之不得的事情，在她看來，絕對避之不及，她怕陸蘅被Hugo脅迫，又怕她得罪Hugo，壞了自己前程。

　　陸蘅不是不識好歹的人，她知道這次多虧了Aneta，哪裡還會記得之前那些不快，只是點了點頭說，“我明白，只是不知道怎麼就被他注意到了。”

　　“他有些Asian fetish，遲早也會找上你。”Aneta當然不覺得是陸蘅的錯，她在圈子里呆了這樣多年，自然知道些隱秘，“今天之後他應該不會再來纏着你了，你以後避着些就行。”

　　“嗯。”陸蘅乖乖答應了，對Aneta之前說的話卻有些在意，“不過，Ann，你之前明明跟我說家裡是做小生意的。”

　　Aneta一時語塞，Sadel家地位非凡，往日她還在工作的時候，就常被人明裡暗裡地打聽，是不是和Sadel家有什麼關係，但都被她一一否認了，一來是怕麻煩，二來是不想靠着家裡的關係。陸蘅是C國人，沒聽過Sadel家的名頭，所以Aneta也不想給她壓力，順嘴就說自己家只是做小生意的，只是沒想到今天還有這一茬。

　　“我沒想故意瞞你，我家是做生意的，不過不算小就是了。”Aneta如實說，她也不想和陸蘅科普發家史，反正如果她真的想知道，谷歌一下就可以了。

　　陸蘅沒再追問，Sadel家如何，於她並沒有太大的影響，不過也多虧了還有Aneta，要不然她真的有點頭大了。

　　放鬆下來之後，陸蘅的戲就來了，她從自己抱着的那一大捧花里抽出一枝來，送到Aneta面前：“美麗而又富有的小姐，不知道有沒有興趣包養一下可憐又貧窮的小女孩兒？”

　　Aneta忍俊不禁，剛要接過玫瑰，卻猛地打了一個噴嚏，陸蘅僵了一下，然後和揉着鼻子的Aneta對視着，笑出了聲。

　　“抱歉，這花是不是灑了太多香水？”

　　陸蘅已經被熏久了，所以沒感覺，她抽了抽鼻子，一臉惆悵：“完了，我怎麼什麼都聞不出來，是不是鼻子要壞掉了？”

　　“別瞎說。”Aneta把花拿遠了些，卻沒有扔掉。

　　“要等你哥哥嗎？”陸蘅嫌那麼一大捧花拿着累，乾脆先放到了地上，她沒問Aneta之前說的幫了她哥哥一個忙是怎麼回事，只當是她情急之下的託辭。

　　“嗯。”Aneta給了肯定的回答，她看了陸蘅一眼，笑着說，“你見到他才知道什麼是真的巧。”

　　陸蘅正不解着，就見前面的人群里走出一個人，她看身形只覺得眼熟，眼見着那人直直地向她們倆站的方向過來了，走近了才認出來，她驚訝地轉過頭去看Aneta：“這就是你兄長？”

　　Aneta看陸蘅睜圓了眼睛，心裏有些歡喜，伸手攬過哥哥的手臂，兩人站在了一塊兒，她說：“你看看，像不像？”

　　陸蘅總算明白為什麼會覺得那位古董店的客人眼熟，原來那人的模樣輪廓，和Aneta再像不過。

　　買主先生伸出手來，做了個自我介紹：“Leon Sadel，叫我Leon就好。”

　　陸蘅坐上Leon的車後座的時候才終於反應過來，她側過身在Aneta耳邊小聲說：“我之前是沒意識，不過你哥哥和你長得真像。”

　　“是吧？家裡人都這樣說，媽媽還說我小時候和他長得一模一樣。”Aneta顯然經常聽見這樣的說法。

　　陸蘅卻挑了挑眉：“一模一樣？那怎麼可能，也就是乍一看而已。”

　　Aneta這下覺得好笑：“不是你一開始說像的嗎，怎麼現在又不認了？”

　　陸蘅看了一眼正在開車的Leon，把聲音又壓得更低了一點：“我還是覺得你比較好看。”

　　“這，性別都不一樣，怎麼比？”Aneta失笑道。

　　陸蘅卻振振有詞，彷彿很有道理：“美可是共通的，和性別有什麼關係。”

　　tbc.

# 第28章

　　雖然Leon提出要請兩人吃些東西, 但Aneta直接拒絕了。

　　“現在太晚了, 蘅明天還有三場秀, 還是等下次吧。”

　　Leon也不強求, 將她們送到公寓樓下就開車走了。

　　陸蘅看着車開遠了，一直挺着的背才放鬆下來, 她很沒形象地靠在Aneta身上, 嘟囔了一句：“好累啊”

　　Aneta拍拍她, 讓陸蘅站直些：“今天的秀很累嗎？要不快點回去休息吧。”

　　陸蘅哼唧了一下，扭了扭身子, 卻完全沒從Aneta身上起來：“秀還好啦，Ann，你都不知道今晚的走位有多奇怪, 我生怕撞上人。”

　　“我在現場都看見了，那麼多設計師，總有些想法奇異的。”雖然Aneta並不算特立獨行的那一類模特，走的秀大多也中規中矩, 但出道這樣多年，總還是會遇上些特別的設計。衣服設計尚且不提，關於秀場、台步和走位, 就已經有許多辛酸淚了。

　　陸蘅嘴上說著累, 但看起來完全不想上樓休息, 她撓了撓臉, 突然想起來：“Ann, 昨天的甜點, 你在哪裡訂的？”

　　“覺得好吃嗎？”Aneta想了想又說，“不過現在人家肯定已經關門了，等工作結束了再去吧。”

　　“我就舔了一口奶油，都沒有吃完。”陸蘅覺得委屈，又像忍住沒吃糖果的小朋友，黏黏糊糊地跑到家長面前邀功，“哎，國外除了那些pub，夜生活真的一點都不豐富，Ann，你要是住在C國，絕對忍不住晚上只吃這麼點，有空擼串兒去啊！”

　　“擼串兒？”Aneta沒聽懂陸蘅最後用中文說的這幾個字，彆扭地重複了一下，“什麼意思？”

　　“嘿嘿，來着東方的神秘發胖力量。”

　　一月的巴黎入夜還是很冷，Aneta摸了摸陸蘅的手，皺着眉頭說：“還要在下面待一會兒嗎？你的手都涼了。”

　　陸蘅把手抽出來，攤到自己臉上，她天生體寒，手冷腳冷的，自己早就感覺不出來了，本來是想用臉來試試溫差，結果卻把自己冰到了。

　　也不知道是手太冷，還是臉太熱。

　　“回去回去，凍死我了。”她像是這才反應過來室外的寒冷，連忙催着Aneta回了公寓。

　　進了房門，Aneta怕她感冒，連忙催陸蘅去洗澡，等到她帶着一身的濕氣走出浴室，就看見Aneta正坐在沙发上，拿着手機不知道在看什麼。

　　“你看在twitter？”陸蘅擦着頭髮，一邊問，她自己是對這些社交媒體不感興趣，但也知道Aneta粉絲眾多，雖然這人不常發動態，但也經常同別人有互動。

　　Aneta驟然聽見她的聲音，第一反應居然是將手機屏幕藏了藏，如果說陸蘅一開始只是閑着問了一句，看見她這樣的舉動卻不由得停下了手中的動作，眯着眼睛問：“有什麼不能讓我看的嗎？”

　　“沒什麼。”Aneta下意識地回她，在看清陸蘅的表情之後愣了一下，最終也只能訕訕地拿出了手機，遞給她說，“你自己看吧。”

　　“神神秘秘的”陸蘅接過手機，不過等看完屏幕上的內容，她就完全明白了。

　　“Zac和George和好了啊。”陸蘅放下手機，平靜得讓Aneta有些擔心。

　　“你不生氣？”她大概知道一點Zac之前在和George鬧分手的事，也聽Evan說過理由，似乎是因為George出軌，當時Aneta該覺得有些愧疚，畢竟如果不是因為她，兩人也沒可能再重逢。如今兩人複合，陸蘅作為Zac的好友，居然沒有恨鐵不成鋼？這樣的平靜太反常了。

　　陸蘅乾脆將手機鎖屏了，省得再看見那兩張甜甜蜜蜜的臉，讓自己犯噁心，她繼續擦頭髮，一邊說：“我生什麼氣？他比我還大幾歲，還不能為自己決定的事情負責嗎？雖然這確實是一件很愚蠢的決定。”

　　聽她說完，Aneta也明白了，陸蘅哪裡是不生氣，分明是將怨氣全都憋在心裏，給自己找不舒服。她探身過去，握住了陸蘅的手，安慰似的捏了捏：“說到底還是我不好，要是當時我沒讓Evan帶George過去，現在也沒有這一出了，你別因為這事跟自己生氣。”

　　“這跟你有什麼關係，所謂孽緣，就是兜兜轉轉都逃不開的那一個，他倆要真那麼有緣分，遲早也會遇見的。”陸蘅將擦頭髮的毛巾甩開，頂着一頭雞窩一樣的頭髮滿臉憂愁，“我只是奇怪，明明及時止損是這樣簡單的道理，為什麼有的人就是不明白，生生蹉跎許多時光。”

　　她說到最後，也不知是不是想起了早逝的母親，眉眼間顯而易見地沉暗下去。

　　Aneta見她神色不對，伸出手去輕輕拽了拽她囂張的頭髮綹，故意用輕鬆的語氣說：“你這頭髮是要叛亂嗎？等着，我去給你找個吹風機。”

　　陸蘅原本是想自己動手來着，結果Aneta根本就沒把吹風機給她，拍了拍她的腦袋，就直接替陸蘅吹起了頭髮。

　　吹風機口不停歇地送出暖風來，陸蘅本就是個憊懶性格，這下更是要被吹化了，整個人都快軟在沙发上，要不是Aneta的手指不時地點到她的頭皮，陸蘅可能早就睡過去了。

　　“這是第一次有人給我吹頭髮。”她歪斜着倒在沙发上，特別不成樣子，Aneta也不說她，自己調整角度。

　　這吹風機沒有多大的噪聲，但Aneta開了二檔，還是攔截住一些陸蘅話中的字句，到了Aneta的耳朵里，只剩下只言片語。

　　“你說什麼？”Aneta將一向低沉的聲音提高了一些，就差在陸蘅耳邊喊了。

　　陸蘅吸了一口氣，中氣十足地回答道：“我說，這是第一次有人給我吹頭髮。”

　　這是真的，在陸蘅的印象里，陸之楠只是一個隱約的，暗自垂淚的女人的形象，除了生理上的相似之外，陸蘅對於“母親”這個概念從來沒有體驗，而陸以澤雖然疼她，但還沒有細緻到記得給陸蘅吹頭髮，所以從小到大，陸蘅要麼拖着那一頭濕發晃悠到自然干，要麼就是自己親力親為地用吹風機。

　　Aneta笑了一下，也不回她，等到頭髮吹乾之後她才摸了摸陸蘅炸毛的頭頂說：“會有第二次的。”

　　陸蘅轉過身，扒着沙發的靠背去看她，像一個毛茸茸地小動物，她認真得像在許願，說：“那借你吉言。”

　　“我去睡了！”陸蘅滿意地揉了揉頭髮，一開始低落的心情又亢奮了一些，她從沙发上蹦起來，和Aneta道了晚安，就朝房間走過去，“Ann，你也早點睡！”

　　Aneta點點頭，看着她關好了房門，之後卻有好長的時間都沒有說話，不知道在想些什麼。許久之後，她才終於不再石化，而是嘆了口氣，徑自走向了陽台。

　　“咔——”Aneta點燃一支煙，然後深吸了一口，薄荷味的煙霧讓她稍稍冷靜下來。細長的女士香煙夾在她細長的手指中間，煙霧繚繞在她周圍，又輕悄地散在巴黎的夜裡。

　　她也不再去碰濾嘴，只是讓它自己燒着，逐漸落下一些灰來。Aneta有點累，自從昨天和Evan爭吵過後，她的神經一直都是緊繃的，今天又去見了那家有收購EA的公司的代理，結果不是很好，雖然Leon順路來巴黎，幫了她許多忙，但很多事情實際考量起來，卻還是棘手得要命。

　　Evan自昨天的爭吵之後，就再也沒有聯繫過她，Aneta看着毫無動靜的手機，突然想起陸蘅的話，她有些自嘲地笑了笑，及時止損當然是最明智的選擇，但人總會顧念舊情，優柔寡斷。她逐漸明白，Evan的性格和處事之道與她並不相投，但那麼多年都一起走過來了，皮肉都長在了一起，哪裡有那麼容易撕扯開？

　　陸蘅說那些話時執拗的眼神還不斷在Aneta眼前閃現，她終於想起來彈了一下煙灰，忍不住有些感慨，果然，不管表面上做出了多麼成熟的樣子，只要一涉及情感，陸蘅就原形畢露了，到底還是小孩子。

　　陸蘅怎麼也想不明白Zac為什麼會選擇複合，George讓他那樣傷心，兩人居然還能若無其事地約會、合照和親吻。她當然不明白，Aneta低下頭笑了笑，陸蘅從沒有愛過人，當然不懂得在愛情里沒有等價交換，只有心甘情願。

　　如果願意，那就值得。

　　就是有許多人願意為了那一點甜頭，甘心去受滔天的苦楚，看在旁人眼裡，那一點甜頭早就被苦楚淹沒，於當事人而言，卻能咋摸出許多甜味。

　　“嘶——”火光在風裡走得太快，Aneta一直在走神，沒注意間被燎到了手指。她用欄杆把煙頭摁滅，已經不像開始那樣累。

　　她在和Evan的關係里已經覺得疲憊，Aneta轉身回了屋裡，一邊想，或許有一天，她的厭倦真的會累積到一定程度，然後，及時止損。

　　tbc.

# 第29章

　　“蘅, 你起了沒？”Aneta早就把自己收拾好了, 回頭一看, 陸蘅的房門還是一點動靜都沒有, “蘅？不說話我開門進來了。”

　　她說完這話，又站在門口等了一會兒, 確定沒聽見半點聲音, 便擰開門把, 直接進了房間。

　　Aneta早就做好了開門看見一個宛如暈厥的陸蘅的準備，剛要開口喊她起來, 看清床上的景象之後，Aneta不由得呼吸一滯，忘了自己要說什麼。

　　陸蘅整個人趴在床上, 被子卻只蓋到了腰，將一大片光裸的背部留在空氣里，有陽光透過窗帘，曖昧隱約地浮在她的皮膚上, 那一點光斑隨着她的呼吸，起伏。

　　像昨夜Aneta看見的，默默流轉的星子。

　　她被肉體所展現出的那一種靜謐真實的美所震懾, Aneta想將這一幕拍下來永遠留住, 但又不忍走開錯過一瞬, 正在她覺得無措的時候, 陸蘅卻發出一點囈語, 眼見着快要清醒過來。

　　“蘅？”Aneta驟然回過神來, 正好對上陸蘅睜開的眼睛，“你，你醒了？”她不知道為什麼，突然言辭笨拙，問了一句廢話。

　　陸蘅剛醒，眼睛里都還是霧氣，自然也察覺不到Aneta的不對勁，她下意識地嗯了一聲，在被窩裡蠕動了兩下就要撐着自己坐起來。

　　“你先換衣服吧，我去給你熱早餐。”Aneta慌亂地移開眼神，都不知道自己說了些什麼，就急忙從房間里退了出去，還帶上了房門。

　　“？”陸蘅頂着一頭亂髮坐在床上，快要懷疑是不是自己剛睡醒，腦子還沒轉過彎，要不然怎麼理解不了Aneta的舉動呢。

　　這種困惑一直持續到她探出身子去找昨天放在床頭的衣服，赤裸的皮膚觸及沁涼的櫃面，陸蘅後知后覺，原來我沒穿衣服啊

　　不過Aneta有什麼好避嫌的呢，陸蘅低頭看了看略顯平坦的胸口，突然間福至心靈，可能是因為對貧瘠的同情吧

　　等到陸蘅從房間里晃悠出來，又在洗漱間修鍊一番之後，Aneta早就將早餐和果汁給她準備好了。

　　“Ann，你給我加了蜂蜜？好甜。”陸蘅早就習慣了清湯寡水，今天的果汁一入口，差點沒噴出來。

　　Aneta已經開始收拾出門的東西了，聽見這話也回頭去看她：“今天你不是有兩場秀是連着的？多補充點糖分，要不然撐不過去，暈在T台上就難看了。”

　　陸蘅被她盯得沒辦法，只能一口一口地將整杯果汁咽了下去，喝完之後臉皺得好像被生塞了半斤黃連，直抱怨說：“感覺牙都要倒了。”

　　“我還以為你喜歡甜食。”Aneta看她這樣，不禁懷疑蜂蜜是不是真的加多了，不應該啊，她想，明明她自己嘗過一口，覺得在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才遞給陸蘅的。

　　“還好吧，我家那兒習慣吃清淡點的。”陸蘅放下杯子，吃完了最後一口三明治。

　　Aneta拎起陸蘅的包，覺得奇怪地問：“那你還對那家的甜品戀戀不忘？”

　　陸蘅一下子被她問住問，自己也想了一下，才回答說：“大概是因為對‘好吃的’來者不拒吧，這個範疇可沒有把甜食排除在外。”

　　“所以我本質是享樂主義，喜歡所有美味的食物，和一切動人的臉。”陸蘅給自己做了一個總結，非常得理直氣壯。

　　“一切動人的臉？”Aneta提出了異議，“但許多我覺得很美麗的人，你卻對人家十分挑剔。”

　　陸蘅搖了搖頭，十分欠揍地說：“那隻能說他們不夠動人。光有一副好皮囊有什麼用，相由心生，靈魂乏味的話，再好的樣貌也呆板。”

　　“是是是，你的要求最高。”Aneta催着她，兩人總算出了門，“那現在有沒有人入得你的法眼？”

　　陸蘅挑了挑眉，發出一記直球：“你啊。”

　　在兩人還素未謀面的時候，陸蘅就對Aneta的那一雙眼睛印象深刻，等到見了面，更是將原本在她心裏排第一位的某個好萊塢明星給拽了下來，成功霸佔顏值第一。陸蘅自己也不明白怎麼回事，原本她是對西方人有些臉盲的，但偏偏一見就覺得Aneta特別到不行。

　　Aneta愣了一下，之後才失笑道：“那是我的榮幸了。”她其實很喜歡陸蘅的直白，但總覺得表現出這種喜歡會顯得有些奇怪。不過說到直白

　　“你今天是不是開秀又領閉？”Aneta問了一句。

　　陸蘅點了點頭：“嗯，Hatt先生還邀請我和他一起謝幕。”

　　Aneta猶豫了一下，還是決定告訴陸蘅：“你知道這是Hatt先生的最後一季發布嗎？”

　　Hatt是Dior的現任設計師，雖然任職不過兩年，但他即將離職的消息隱約傳開后，有所耳聞的人也並不十分驚訝，自從上上一任為Dior帶去活力和新生的鬼才設計師被辭退之後，這個藍血品牌就開始在傳統和創新間游移不定，其中一個表現就是頻繁地更換總設計師。

　　陸蘅在圈內的人脈遠遠及不上Aneta，自然不知道這種只冒了個由頭的隱秘，但她乍一聽這個消息，卻也只是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我也不是沒有猜到一點，Hatt先生的設計雖然符合Dior精神，但對於現在的品牌而言，還是太過保守了，而且我聽說上一季的銷售並不理想。”

　　“你能想通就好。”Aneta對她的靈透很滿意，“提前告訴你，就是怕你說了觸霉頭的話，結果自己還沒意識到。”

　　事實證明，Aneta的擔心並不是多餘的，只是觸了霉頭的，並不是陸蘅。

　　“我的天，她的眼睛是兩個水龍頭嗎？”陸蘅的妝發早就做好了，然而她的速度快，卻不代表別人不出狀況。

　　Aneta也有些無奈，她和陸蘅正站在一起，看着坐在她倆不遠處的一個模特，那個姑娘正哭得梨花帶雨，好看是好看吧，卻讓一邊的化妝師焦頭爛額。

　　“親愛的，你可千萬別再哭了啊”

　　有攝像機正在後台記錄秀場花絮，這邊的動靜鬧得這樣大，攝影師自然將鏡頭對準過去。

　　陸蘅樂得清閑，小聲和Aneta咬耳朵：“那是誰啊？”

　　Aneta看了陸蘅好一會兒，直盯得她有些心虛，忍不住問：“怎麼了嗎？我該認識她？”

　　“你居然真的不記得？”Aneta心裏五味雜陳，突然懷疑陸蘅的海馬體是不是有些問題，“就兩個多月吧，我在上海拍封面，這就是那個和我一起的法國女孩兒啊，你不是還去探班了？”

　　陸蘅也挺震驚，不過她對於這種事情一向坦然：“關鍵我當時看都沒看她幾眼，記不住很正常。”反正也不是什麼重要角色。

　　Aneta和陸蘅到了後台才發現，原來瞞得好好的消息，現在已經傳得人盡皆知，也不知是哪裡走漏了風聲。

　　“我真的舍不得Hatt先生”那姑娘還在哭，不過面對鏡頭眼淚卻流得矜持。

　　陸蘅隱約聽到一些字句，心情複雜：“這人是不是腦子不太好。”

　　“本來是品牌和設計師和平分手，被她這樣一哭，倒成了被迫離職，真是拎不清。”Aneta本不是刻薄的性格，如今也被這一出搞得有些頭疼，忍不住開了嘲諷，“況且要哭哪裡輪得上她，總共才走過幾場Hatt的秀。”

　　陸蘅正要接上幾句話，攝影師卻舉着相機，分明是向著她們倆過來了。

　　“不知道Aneta和Lu對於Hatt先生即將離職的消息有什麼看法？”這問題來得簡單直接，回答的人卻不能不謹慎。

　　兩人對視了一眼，而後陸蘅主動開口說：“離開Dior這樣一個優秀的品牌，絕對是一件遺憾的事情，但我相信以Hatt先生的才華，一定會建立起屬於自己的事業，祝福他，前程似錦。”

　　這一段話說得圓滑，卻也大方得體，Aneta之後又接了一句俏皮話：“我和Lu都很希望有朝一日再為Hatt先生走秀，只要他還願意要我們倆的話。”

　　總算打發走了攝像，陸蘅長舒了一口氣，一轉頭卻看見那個法國女孩兒略帶幽怨的目光，她嚇了一跳，連忙扯了扯Aneta的袖子：“Ann，她看我幹嘛？”

　　“大概是聽了你的話，總算意識到自己走了一步臭棋吧。”Aneta淡淡地說，她想起四年前那位設計師的最後一場秀，也是這樣兵荒馬亂的後台，也是一群顏色鮮妍的女孩子，她們中的許多人在這四年的時光里變得籍籍無名，但Aneta會永遠記得，她們流下的眼淚。

　　那一位是真正的被迫離職，醜聞來得轟轟烈烈，砸得人無處辯駁，而辭退又過於及時，甚至讓人忍不住揣測是不是那些資本家們看不見可以壓榨的餘地，便將那位當作了一枚棄子，乾脆地拋棄了，還給了他那樣一個難堪的結局。

　　他在職許久，捧起了許多風格獨特的模特，但最後一場秀，他甚至都沒有出現謝幕，很多女孩兒在後台流下眼淚，或許為他，或許是物傷其類。

　　這場景被許多人贊為“情深意重”，Aneta略略一想也就明白了，有人想學四年前的那一場秀，結果東施效顰，徒增笑料。

　　“真是愚蠢。”Aneta側過眼去，低聲說。

　　然而並沒有充足的時間供人百轉千回，很快，秀就開始了，很快，秀也結束了。

　　陸蘅挽着Hatt先生謝幕時，那個和藹到在時尚圈格格不入的小老頭一把擁住了她，笑着說：“多謝你。”

　　tbc.

# 第30章

　　結束了Dior的秀, 陸蘅卻仍然沒有喘息的機會, 不過簡單地收拾了一下之後就要去下一個秀場做準備，Aneta卻已經一身輕鬆，正站在一邊同相熟的模特告別。

　　“Ann。”陸蘅提溜着自己的小包, 可憐巴巴地望着她，“你就走啦？”

　　Aneta聽出她的言下之意, 只能抱歉地笑了笑：“我接下來還有事, 就不陪你去下一場秀了。”

　　“行吧。”這答案在陸蘅的意料之中，最近Aneta確實忙碌, 有事情要處理也不奇怪, 她抬起手腕看了眼表說，“我要來不及了, 先走了啊。”

　　“嗯。”Aneta點了點頭，目送她走遠了。

　　這時候一個模特走過來和她打招呼，又感慨道：“你和Lu的關係真好，我還以為她是那種脾氣很不好的人。”

　　“脾氣？”Aneta想起陸蘅那張不饒人的嘴, 失笑道，“確實不很好。”不過更像小孩子，隨心所欲地, 懶得去掩藏真實情緒。

　　那模特自然不明白她話里的意思，只以為Aneta也認同這種說法, 一時間心有戚戚, 連好朋友都蓋棺定論了Lu的壞脾氣, 那她還是敬而遠之為好。

　　Aneta慢悠悠地收拾東西, 全然沒有意識到自己造成了一個怎樣的誤會。她說的接下來還有事要辦，並非陸蘅以為的她這些天一直在忙的收購，而是要送Leon去機場。

　　Leon作為EA最大的投資方，收購這樣的事自然要到場，這是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是他不放心自己的妹妹，所以來為她撐檯面。如今事情已經大致解決，總部的事情繁忙，多的是要他親自處理的文件，自然沒時間讓他再逗留巴黎。

　　不過雖說是Aneta送他，去機場的那一段路上還是由Leon自己開的車。他開車時沒有聽廣播和音樂的習慣，Aneta又剛結束了工作，難免有些疲憊，因而車裡陷入一種奇怪的安靜。

　　在等一個紅燈的時候，Leon透過後視鏡看了Aneta一眼，開口說：“Ann，你決定要把EA賣掉的時候，我還挺驚訝的。”

　　Aneta面色平靜，似乎之前並沒有為此事掙扎矛盾過半分，只是說：“是嗎？”

　　Leon看見她的神色，突然有一種孩子長大了的欣慰感，沒有人比他更清楚Aneta為EA付出了什麼，而那個Evan，只不過是輕飄飄地提出了一個想法，就覺得所有的功勞都該歸在他身上，Leon一想到那人志得意滿的臉，就有些頭疼。

　　“你是不是跟Evan吵架了？”他打着方向盤，一邊不動聲色地問。

　　Aneta懶得在親哥哥面前遮掩，況且Leon來的這些天，Evan連面都沒有露過，想也知道是哪裡出了問題，她擺了擺手說：“他在有些方面想得太簡單了，有些地方又過於心機，我，我現在也不懂他。”

　　Leon心中暗喜，他從來就看不上自己妹妹的這個男朋友，這下更是不放過任何一個暗中diss的機會，旁敲側擊道：“我覺得你們倆的想法還是有些差異的，不能理解也正常，Evan太偏激了。”

　　“我就不明白了。”Leon的話恰好戳中Aneta傾訴的點，她看起來有些煩躁，皺着眉頭說，“他總說你看不起他，我看是他自己心理作用，誰會看不起他？只有他自己看不起自己罷了。”

　　“他真這樣說？”Leon故作震驚，還帶着一點恰到好處的傷心，“我沒想到他是這樣想的。”

　　Aneta將他的表情當了真，嘆了口氣說：“抱歉，哥哥，我會跟他好好講的。”

　　“沒關係，Ann，你知道的，作為家人，我只希望你不要在感情里委屈自己。”Leon就差沒把“快點分手”說出口了，他表面上將一個善解人意的哥哥裝得完美，暗地里卻偷偷翹了一下嘴角，Ann怎麼會知道呢，他當然瞧不起Evan，偏偏那種表面看起來傲慢，實際自卑得要命的人對別人的態度最敏感不過，有時候不過是一兩句意味深長的話，又或者是一個不經意的眼神，就足以讓他心生怨恨。

　　再這樣下去，離Ann脫離苦海的那一天也就不遠了，Leon內心歡欣鼓舞，連摁喇叭的力道都輕快了幾分。

　　“也別只說我啊，Leon，你比我還大兩歲，怎麼一點動靜都沒有？”Aneta不想再談自己那些糟心事，順勢轉移了話題，將火引到了親哥身上。

　　Leon動作一僵，自己的妹妹啊，戳人痛腳真是一戳一個准，他這次來巴黎其實還有一個難以啟齒的原因，就是要逃避家裡人的催婚，可憐他在外頭叱吒風雲，回到家裡還是要被母親拎着耳朵去相親。

　　“Leon，你上個月又相了幾次親？”Aneta看他不回話，心裏也有了成算，話里不由得帶了點同情。

　　“三次。”Leon咬牙切齒，一想到那三個彷彿複製粘貼一樣的名門淑女就頭大，天知道為什麼自家母親直爽得不輸男子，挑兒媳的口味卻這樣傳統。

　　“說起來還是怪你。”Leon一口鍋扣在了Aneta的頭上，半分辯駁的餘地都不給她。

　　Aneta目瞪口呆：“怪我？”

　　Leon幽幽地看了她一眼，語調哀怨得很：“你想想我無疾而終的初戀。”

　　Aneta默然了，這事她確實不佔理，當年他們還小的時候，Sadel一家去加州度假，Aneta小時候性子活潑，剛到度假的別墅就把周圍轉了個遍，回來之後神秘兮兮地告訴Leon，說隔壁住了一個洋娃娃一樣的小姑娘。

　　Leon從小就顏控得要命，一聽這話，立刻就跟妹妹出去看“洋娃娃”了。

　　“你當時是不是見色起意了？”Aneta想起當年那段往事，神色複雜。

　　“我那是一見鍾情好嗎？”Leon想都沒想就回了嘴。

　　然而這一見鍾情並沒有什麼好下場，Leon看着人家水汪汪的大眼睛，一時激動，奶聲奶氣地就告了白。

　　“當我女朋友吧！”

　　這一聲氣沖霄漢，然而洋娃娃不解地歪過頭，睜着那雙水汪汪的眼睛給了Leon致命一擊：“可是，我是男孩子啊。”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Aneta每次回想起Leon心碎的表情就忍不住大笑，“你當時，哈哈哈哈，整個人都灰掉了哈哈哈哈”

　　“閉嘴吧你。”Leon羞憤欲絕，“要不是你說是‘小姑娘’，我會認錯？！”雖然現在回想起來，記憶已經變得模糊，但Leon依稀記得那個小孩是短髮，還穿着一身很考究的襯衫和短褲，雖然五官確實雌雄莫辨，但如果不是先入為主，他絕對不會將人家認成女孩子。

　　Aneta好不容易止住了笑，捂着笑疼了的肚子認錯：“是我的錯，不過我當時才多大，認不清也很正常。”

　　“算了。”Leon簡直心累，她沒告訴Aneta的是，其實在那天過去之後，他還偷偷地去過隔壁的房子，只是轉悠了半天之後，才發現裡頭早就人去樓空，再也沒有好看的洋娃娃了。

　　不過這樣的事，也就沒必要再說出來徒增傷感，Leon拐過一個彎，不免有些感慨，有些人這輩子也就只有一面之緣，卻往往消失在你還不懂得珍惜的時候。

　　“Ann，我有沒有跟你說過，其實我高中追的那個女生，她喜歡的是你。”Leon想起往事，不免打開了話匣子。

　　“什麼？就是我替你寫情書的那個嗎？”當年Leon追求的動靜挺大，所以Aneta到現在還有些印象，“那姑娘長得是好看。”

　　好看是肯定的，Leon從小到大都是風雲人物，往日里只有別人追他的份，哪兒有他去追別人。

　　但偏偏Leon難得一次主動，卻遲遲沒有結果，Aneta幫他分析是情書文筆太差，還無償代筆了一回，不過有些事呢，再請外援也沒有用，最後Leon當面表白，姑娘還是十分為難地拒絕了，然後迅雷不及掩耳地拽住了正準備離開的Leon，羞澀地拿出了一個粉色的信封，說：“可以，把這封信帶給Aneta嗎？”

　　Leon假笑着替Aneta拒絕了，理由是她還小，不能耽誤她學習

　　個屁。

　　“你就是個禍害。”Leon下了結論，嫌棄得義無反顧。

　　Aneta面對指控，聳了聳肩說：“誰叫我們倆吸引的都是同一種類型，而且我長得比你好看。”

　　出乎Aneta意料的是，Leon竟然沒反駁，只是小聲嘀咕了一句。

　　“你說什麼？”Aneta問。

　　“沒什麼。”Leon敷衍過去，他不過是嘟囔了一句“這次也一樣”而已，只是某些人遲鈍，怕還是以為自己鋼鐵直。他雖然從Lu的眼神中明白，撬牆角的困難係數極大，但只要她倆一天不開竅，他就感覺得到了安慰。

　　交談之中，航站樓已經近在眼前，Leon沒讓Aneta下車，自己提着行李走了，離開之前兩人交換了一個擁抱，Leon拍了拍她說：“有空記得回家。”

　　“好。”

　　tbc.

# 第31章

　　等Aneta回到公寓, 街上的燈都已經起了, 她本來準備順路買些吃的回去, 走到半道上停住了, 想了想又拐了個彎，開去了那家甜品店。

　　“蘅？”她發現門沒鎖, 料想是陸蘅已經回來了, 走進去一看, 燈卻都沒有開。

　　“啪——”Aneta摁下開關，才發現陸蘅正躺在沙发上, 閉着眼睛，也不知是不是睡着了。

　　正當她猶豫要不要叫醒她的時候，陸蘅卻已經皺着眉頭睜開了眼睛, 像是一時適應不了突然變化的光線。

　　“Ann？你回來啦。”陸蘅聲音暗啞，她從沙发上坐起來，伸手去拿放在茶几上的水杯。

　　Aneta開口攔住了她：“別喝了，今天早上出門倒的水, 你要喝就再重新接一杯。”

　　“哦。”陸蘅點了點頭，乖乖地拿着杯子走進廚房。

　　“怎麼了？”Aneta把東西放到餐桌上，有些不解地問, “發生什麼事了嗎？你狀態很奇怪。”平日里陸蘅雖然也都是懶洋洋的樣子, 但Aneta總覺得她現在尤其沒精神。

　　陸蘅接好了水, 端着杯子倚在廚房的門框上, 一時也不知道該怎麼開口, Aneta也不催她, 靜靜地等着。

　　“我今天走的最後一場是Gaultier。”陸蘅喝了口水，慢慢地說道。

　　Aneta點了點頭表示自己知道，她看過陸蘅的日程表，自然一清二楚。

　　陸蘅皺了下鼻子，像是不知道要再說什麼，無奈地說：“你開車回來的，可能沒空看消息，現在網上應該都傳開了，要不你自己看吧。”

　　“哪兒有你這樣跟別人講事情的，到最後只讓人家自己看去。”Aneta只當陸蘅是懶病又犯了，嘴上抱怨了兩句，手上卻沒停下，登上了twitter。

　　“Gaultier宣布放棄成衣線？”Aneta沒料到迎接自己的居然是這樣一個消息，她也不免震驚，“所以以後只有高級定製了是嗎？”

　　陸蘅點頭稱是：“今年的秋冬成衣就是最後一季，Gaultier先生是在這次謝幕的時候宣布的消息，我真的嚇一跳。”

　　在最初的驚訝過去之後，Aneta也平靜下來，她慢慢地向陸蘅分析：“想想也可以理解，品牌要發布男裝女裝，再加上每年的兩季高定，加起來就是六個系列，Gaultier先生一向事必躬親，覺得不能兼顧也是正常。”

　　陸蘅怎麼會不明白這些道理，事實上雖然Gaultier的成衣秀邀請函依然極受追捧，但近兩年來，對於新系列的負面評價卻越來越多，很多時尚編輯甚至直言Gaultier已經落後於潮流之外，只能給大眾呈現平庸的元素，這樣的評價不可避免地導致了成衣銷量的下滑，更別提在這樣的關頭，KH又大量收購了Gaultier的股份，信奉銷量為先，金錢至上的集團管理層，又怎麼會容許有賠錢的買賣存在呢？

　　“我明白的，只是不免想到Christian Lacroix。”兩個品牌的經歷何其相似，都曾經名噪一時，也都因為銷量的下滑關閉了成衣線，不同的是CL的結局眾所周知，它作為服裝品牌的存在已然趨近於零，而對於Gaultier，則是前途未卜。

　　Aneta當然可以想象眾人的反應，不看好的必然佔了大多數，冷眼旁觀還是好的，最怕的是落井下石，也會有人支持，不過肯定只是少數，畢竟已經有了前車之鑒。

　　時尚界一向冷漠，這也不是第一回 。

　　Aneta走過去拍了拍陸蘅的肩，勸了一句：“別想了，也不是我們能左右的事情。”

　　“我知道，只是覺得感慨。Ann，其實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兩年前Gaultier的秋冬成衣，當時真的特別感激，誰想到現在會這樣落幕呢？”

　　“誰說落幕了？不過是關閉成衣線，又不是沒有隻做高定的品牌，而且Gaultier先生這樣有才華，怎麼可能就這麼慘淡收場？”

　　“也是。”陸蘅知道Aneta在安慰自己，但也被說服了幾分，她恢復了些精神，終於不再渾身散發喪氣。

　　“你買了什麼回來？”陸蘅喝夠了水，又對Aneta提回來的袋子產生了興趣，“吃的嗎？”

　　“你就知道吃了。”Aneta看她笨手笨腳的，走上前去幫她解開了袋子，“買了點食物，哦對了，給你帶了份——”

　　Aneta話還沒說完，陸蘅就从里面掏出了一個紙袋子，眼睛亮晶晶地盯着上面的logn，興奮地說：“是那家店！Ann，你真是太好了！”

　　“看你喜歡嘛，又天天念叨。”

　　“哪裡就天天念叨了？”陸蘅笑着反駁，手上動作卻不停，快速地拆開了包裝盒。

　　Aneta這次買的是一塊黑森林，巧克力碎密密地撒在雪白的奶油上，光是看着就有一股濃郁的甜香氣。

　　“哇哦，絕對很好吃！”陸蘅贊了一句，就迫不及待地拿起了叉子。

　　就在她正準備嘗第一口的功夫，公寓的門鈴卻響了，“叮鈴——叮鈴——”，像是催命一樣。

　　陸蘅頓時胃口全無，她看着Aneta去開門，面無表情地放下了叉子，然後在心裏默默決定，不管來的是誰，她都要揍那個人一頓。

　　“陸蘅！”

　　還沒等她醞釀好情緒，對方卻已經氣勢洶洶地找上門了，Zac衝到她面前，表情兇悍，就差叉腰罵她了：“你怎麼又給我翹晚宴？！”

　　陸蘅看着眼前的經紀人，故作無辜道：“什麼晚宴，我怎麼不記得？”

　　“姓陸的你別給我裝！”Zac一眼識破她的詭計，“那麼多有影響力的人，你也不想着去結交點，生怕別人逮着你怎麼著？”

　　陸蘅眼看着混不過去，乾脆破罐子破摔，她往椅背上一靠，硬生生將一把木椅子坐成了軟沙發：“來來回回就那麼些人，這種宴會，第一天參加一下不就行了。”

　　“關鍵你第一天也沒有參加。”Zac咬牙切齒地說出這句話。

　　Aneta本來在旁觀他們倆的對口相聲，聽了Zac說這話，終於忍不住笑出聲來。

　　“算了，Zac你又不是第一天知道她的脾氣。”她打了個圓場，又趕緊讓Zac坐下來休息一會兒。

　　“這是什麼？黑森林嗎？”Zac一坐下來就看見了擺在桌上的甜點，更加氣急敗壞，“陸蘅你現在有工作，還敢給我吃熱量這麼高的東西？！沒收！”

　　經紀人先生一聲令下，Aneta也只能徒勞地張了張嘴，卻一句話都說不出來，更別提陸蘅，本來就理虧，這下哪裡還有什麼反抗的餘地，只能眼睜睜地看着Zac慢條斯理地拿起叉子，一口一口地吃着Ann給她買的蛋糕。

　　思來想去，陸蘅還是心有不甘，不作妖難以發泄心中怨氣，她盯着埋頭苦吃的Zac看了一會兒，然後對着他的頭頂伸出了魔爪。

　　“陸蘅你是不是有病！揪我頭髮幹嘛？！”Zac哪裡料到還有這一出，驚得差點沒把蛋糕糊臉上。

　　“沒打你就不錯了。”陸蘅幽幽然地說，Aneta給她買的第二個小蛋糕，她居然一口沒吃到，上次好歹還舔了口奶油呢。

　　Zac知道陸蘅一向狼心狗肺，但沒想到這人理虧在先，居然還能橫成這樣，他剛要炸毛撲上去，就被Aneta一把摁住了。

　　“好了，這有什麼好吵的？Zac你這次來有什麼事嗎，總不會是特意來罵蘅幾句的吧？”

　　Zac徒勞地掙扎了幾下，沒扛過Aneta的怪力，只能放棄了毆打陸蘅的企圖，悻悻地說：“我算是看明白了，你們倆就是狼狽為奸，Ann你就寵着她吧，遲早有一天我會看見網上瘋傳陸蘅的發福圖片的。”

　　“哪兒有這麼嚴重。”Aneta笑了一下，默認了狼狽為奸的說法。

　　“行了，我這次來確實是要告訴陸蘅一個消息。”Zac整理了一下衣服上的褶皺，接着說，“是關於她接下來的工作。”

　　“接下來的工作？不就是三月的秋冬時裝周？”陸蘅有些奇怪，過去兩年都是這樣過來的，今年難道有哪裡不一樣嗎？

　　“是三月之後。”Zac剛想裝個諱莫如深，就被陸蘅從桌子底下踹了一腳。

　　“快說，別磨嘰了。”

　　他沒好氣地翻了個白眼，但也沒有避過Aneta，直說道：“全美超模聽過沒？三月之後，他們邀你去當這一季的評審。”

　　陸蘅神色複雜，這麼有名的節目她當然是知道的，相較於傳統的模特選秀，全美超模的娛樂性更強，它將一切矛盾、競爭和卑劣都展示到大眾面前，將從前高冷的圈子撕開了一個口子，供別人向內張望，所以話題度一直居高不下。不過也因為它的娛樂性太過，圈內人提起這個節目，常常都心情複雜。

　　“我去這個節目？合適嗎？”陸蘅心裏有些不太情願，她最煩那些勾心斗角的破事，雖然自己並不怵那些手段，但看着一群低段位玩家互相折騰，她心裏也並不會有多舒服，所以只想找個借口推了這個工作，“我記得之前去的了都是Twiggy那個地位的，我一個出道才兩年的模特，哪裡有資格當評審。”

　　“你還學會妄自菲薄了？這工作我已經替你接下了，你不想去也得去。”Zac想到陸蘅會不願意，所以一早就答應下來，沒給她留餘地，“你以為人家真的看資歷啊？節目組選你，不過是因為你是近幾年最受追捧的亞洲模特，說得不好聽了，人家圖的不過是你那層皮。”

　　陸蘅眼見着木已成舟，便不再提什麼反對的意見，Zac的話說得刻薄，但也通透，如今什麼都要求政治正確，亞洲人的聲音也越發鮮明，要不然這個評審也輪不上她。

　　陸蘅正想得出神，根本沒注意到Aneta若有所思的表情，她自言自語道：“全美超模嗎”

　　tbc.

# 第32章

　　“我當時正在發獃, 然後就聽見身邊傳來特別大聲的尖叫, 然後我看見了誰？！天吶！是Lu！她是我最喜歡的模特！我真的快要暈過去了！”單獨採訪的時候, Alva談起當時的情形還是顯得很激動, 她用手扇着風，想給漲紅的臉降溫。

　　“Alva的表現讓我很驚訝, 因為她平時都特別理智, 甚至都顯得有點不近人情。”Shirley是個瘦削的韓裔女生, 她對着鏡頭聳了聳肩，嘴角掛着一抹不屑的笑, “我覺得她是裝的，好吧，或許可能不是, 但我還是認為Lu並沒有那麼夠格來指導我們，你知道的，她才出道兩年。”

　　然而這些言論陸蘅一概不得而知，她現在正站在Tyra身後, 等着這位legend級別的超模介紹自己。

　　“姑娘們，如你們所見，站在你們面前的, 是現在風頭最勁的超模, Lu！相信大家對她無與倫比的台步和表現力都印象深刻, 你說是嗎, Alva？”Tyra維持了一貫的熱情作風, 毫不吝嗇地用最誇張的詞彙讚美她。

　　陸蘅順着Tyra的視線望過去, 正看見一個捂着嘴不住點頭的女孩子，她一頭黑髮，扎了很高的馬尾，不過因為情緒激動，陸蘅也看不出她的性格，Alva嗎？

　　她克制地收回眼神，給了她面前的十個女生一個禮貌的笑容，接過Tyra的話說：“很開心有機會加入到全美超模大賽，成為你們的導師和評委，希望在接下來的兩個月里和大家相處愉快。”

　　陸蘅話音剛落，人群里就傳出一陣竊竊私語，Tyra早就預料到這樣的情況，拍了拍手將眾人的注意力都吸引了過來：“你們一定很奇怪，所謂的導師是什麼。姑娘們，別因為Mr&Miss J一直都在，就忽略他們的身份啊，Lu會像他們一樣，在你們拍攝和走秀的過程中提供幫助，我相信她會從模特的角度給出很多專業性的意見。”

　　話雖這樣說，參賽者中互相交換眼神的仍然不在少數，陸蘅不以為意，只是微笑，Zac只同她說是來當評審的，沒想到事到臨頭還要做指導，官方的說法是使意見的角度更加多樣，但Zac不算太沒良心，好歹告訴了她真實原因。

　　“Tyra有一些私人的事情需要處理，她時間不夠，所以要加一個人分擔她的工作。”

　　陸蘅想起Zac當時說的話，看了一眼將氣氛重新炒熱的Tyra，不由得在心裏嘆了口氣，這種強買強賣的戲碼，她真是太討厭了。

　　“我看見你們很多人造型都已經做了一半，但應該還沒有人知道今天的拍攝主題是什麼。”Tyra故作神秘地說。

　　一個黑人女孩躍躍欲試地舉起手，說出了自己的猜想：“Tyra，我猜是讓我們和動物拍照。”

　　Tyra挑了挑眉，驚嘆道：“哇哦，Eva，你真是一個聰明的女孩。”

　　“我就說Tyra來信裏面問我們最喜歡什麼動物是有暗示的。”Eva被誇獎之後，小聲地和站在她身邊的女孩兒炫耀。

　　“沒錯，今天要進行的就是全美超模的一個經典主題，和動物合照，姑娘們，你們會怎麼和那些不聽話的小可愛們合作呢？”

　　Tyra的話肉眼可見地調動起了許多人的情緒，她們對接下來的挑戰躍躍欲試，但陸蘅注意到，也有人面色煞白，看起來已經僵硬了，比如說那個站在角落裡的娃娃臉女生，她回憶了一下自己看過的資料，似乎是叫Dora？

　　“好了姑娘們，繼續去做造型吧，等完成以後，就可以來這裏挑選你們的合作對象了。”Tyra將手搭在陸蘅的肩上說，“Lu會協助你們做出自己的選擇。”

　　等人群散去，Tyra就離開了，只留下陸蘅和Mr.J在原地。

　　“hey，親愛的，我看了之前Sean給你拍的那組照片，天吶，真的是太美了！”Mr.J非常自來熟地湊近陸蘅身邊，用那種時尚圈特有的柔膩口吻說道。

　　陸蘅客套了一句：“是嗎？謝謝喜歡，多虧Sean把我拍得很好看。”她不是熱絡性格，但Mr.J在時尚圈的資歷比她深得多，陸蘅沒理由慢待他。

　　Mr.J捂着嘴笑了一聲：“那是你本來就長得好看，我現在都覺得鏡頭把你拍丑了。”

　　“哈哈，怎麼會。”陸蘅尬笑了兩聲，乾巴巴地說，她左右看了一下，趕緊轉移了話題，“對了，我們是不是現在要把動物都送進場，方便她們之後來選擇？”

　　“你不提醒，我都快忘了。”Mr.J一拍腦門，趕緊去聯繫了在隔壁場地守着的工作人員。

　　陸蘅剛鬆了一口氣，就聽見身後有人叫她。

　　“Lu，你，你好。”

　　她轉過身去，看見一張有些眼熟的臉：“Alva是嗎？”

　　Alva有些受寵若驚，連連點頭說：“是我，Lu你居然知道我？”

　　陸蘅笑了一下，沒有回答，直接問她：“你有什麼事嗎？”

　　Alva一下子紅了臉，她支吾了幾下，卻什麼都沒說出來，該死，難道讓她當著Lu的面說，自己只是因為太喜歡她，所以催着化妝師做完了造型，就為了能趕在眾人之前和她說上幾句話嗎？這也太痴漢了點，Lu絕對會認為她是個怪人。

　　不過Alva沒有意識到，現在她在陸蘅面前什麼話都說不出來的樣子，也很奇怪。

　　“親愛的！”

　　就在二人的對話停滯不前的時候，Mr.J領着一群工作人員進入了拍攝場地，高聲招呼陸蘅過去。

　　“抱歉，如果有什麼事可以等會兒再說嗎？我先去那邊。”陸蘅沒有直接過去，而是先問了一下Alva。

　　“當然可以，是我浪費你的時間了。”Alva忙不迭地答應了，恨不得再將陸蘅送過去。

　　“也沒有。”陸蘅示意她別緊張，鼓勵了一句，“拍攝加油。”

　　“好！”

　　陸蘅轉身走了，沒看見Alva的表情，這時候其他选手也陸續做好了造型，有一個長捲髮的女生走到她旁邊，看見Alva的臉，彷彿見了鬼一樣：“Alva，你怎麼了？”

　　雖然這才是第一次拍攝，但她們十個人已經相處過一段時間，誰都清楚Alva平時是個最冷靜不過的酷女孩，現在這樣子，跟那些迷妹有什麼差別？

　　“Hannah，Lu知道我是誰誒，她還叫了我的名字。”Alva一臉恍惚，好像還沒有回過神來。

　　Hannah伸手試她的體溫，猶猶豫豫地問：“你不是Alva吧？”

　　那邊陸蘅看着工作人員身上、腳邊和頭頂的各種動物，大概能算到這次的拍攝會多麼地兵荒馬亂，十隻動物裏面沒有幼弱的，連狗都是大型犬，更別說掛在一個工作人員脖子上的黃金蟒了。

　　“Lu，我們可以開始選合作的動物了嗎？”最积極的那個黑人女孩這下又最先提出請求。

　　陸蘅讓工作人員拿出早就準備好的卡片，背面向上全部放在自己手上：“不用選擇，你們直接抽籤就行。”

　　人群里傳來幾聲抱怨一樣的哀嚎，陸蘅隱約聽見有人在說“我最討厭蛇了”，她沒理會，直接走到她們面前，攤開卡片讓选手們選擇。

　　最先一個就是那個叫作Eva的那個黑人姑娘，她面對抽籤猶豫了許久，先是碰碰這張，又是摸摸那張，惹得隊伍里有人明顯的不耐煩起來，Hannah撇了撇嘴，語帶諷刺地說：“反正概率都一樣，抽哪張不是抽，給自己加戲嗎？”

　　Eva聽見了這句話，身體明顯一僵，之後才匆匆地選了一張，她拿到手之後連忙翻過來看了，發現自己抽到的是金剛鸚鵡才鬆了一口氣。

　　陸蘅一個個地遞過去，除了Alva看見她仍然過分激動，一切都很順利，直到她停在了那個叫Dora的娃娃臉女孩兒面前。

　　Dora試圖伸出手，但幾次都顫抖着放下了，站在她身邊的紅髮女孩忍不住催她，陸蘅卻很有耐心，手上穩穩地拿着那些卡片，只等她做出決定。

　　“我，我不想選。”Dora最終也沒有抽出一張卡片，她聲音都是抖的，聽起來無比恐懼，“我選不了。”

　　陸蘅和顏悅色，嘴裏說出來的話卻冷得像刀子，毫不留情：“那好，其他选手今天就可以輕鬆一點了，因為已經有人放棄了比賽。”

　　Dora的臉色更加蒼白，看起來楚楚可憐，其他人都被陸蘅的話嚇住，紛紛噤了聲，揣測她是否只是在恐嚇她們，然而有的人從陸蘅的眼神里得知，她是十成認真的。

　　“不要！”Dora下意識地叫出聲，然後像是被自己嚇着了，怯弱地咬着嘴唇，她看着陸蘅無表情的臉，終於咬了咬牙說，“我抽。”

　　是金毛尋回犬，Dora看見卡片上的字，劫后餘生一般地鬆了一口氣，幸好是這種溫順的動物，要不然，她可能連拍攝都完成不了。

　　或許真的這麼巧合，直到最後兩張卡片，黃金蟒都沒有被人抽中，已經做出選擇的人裡頭有的人目露擔憂，有的人卻幸災樂禍，比如Eva，她看着站在隊伍最末尾的Hannah露出諷刺的表情，只是還忌憚着陸蘅的在場，沒有說什麼。

　　先抽的那個女生長了一副稱得上怪異的面孔，但這種怪異在時尚界卻格外討喜，她看起來一點都不擔心，都沒有猶豫，隨便選了一張卡片，翻開來一看，她面無表情地念道：“蜘蛛。”

　　Hannah的臉色一下子就變得有些不好，但也沒有失態，她強撐着從陸蘅手上拿走了最後一張卡片，又不死心地翻開來看了一眼，沒有錯，就是“黃金蟒”。

　　Eva毫不留情地笑出了聲，她聲音粗啞，大聲嚷道：“人家高材生知道概率一樣的道理，不還是抽到了蛇，考上常春藤不還是一樣運氣不好。”

　　Hannah握緊了手，若非從小到大的教養，她簡直想把手裡的卡片扔到Eva的臉上，Alva走到她身邊，有些擔憂地問：“你還好嗎？”

　　“沒事。”她抿了抿嘴說，不過就是黃金蟒而已，又沒有毒，死不人了的，Eva抽到的是鸚鵡，誰勝誰負還不一定要。

　　“既然大家都已經選好了，那麼，拍攝開始！”

　　tbc.

# 第33章

　　“陸蘅！快點開電視！”Zac坐在陸蘅紐約公寓的沙发上大呼小叫。

　　陸蘅正在冰箱里找喝的, 非常不耐煩地回了一句：“你自己沒手啊？！”

　　Zac左右看了看, 翻了個白眼說：“誰知道你把遙控器放哪裡？”

　　“咔——”陸蘅手上拿着冰可樂走過來, 沒好氣地摁下了電視上的開機鍵, “你還真是大少爺，這都不知道嗎。喏, 喝的。”

　　“可樂啊, 可樂殺精誒。”Zac抱怨了一句, 但還是接過了易拉罐。

　　陸蘅舒舒服服地往沙发上一躺，嗤笑一聲說：“反正你也不用擔心。”

　　“幹嘛突然想起來看電視了？”因為接了全美超模的工作, 陸蘅最近都要呆在美國，居然比之前要清閑一點，和Zac這樣無所事事地躺着也不是第一回 了, 不過今天倒是稀奇，一向手機成癮的人居然也想要看電視了。

　　“今天全美超模第一集 播出，你這麼心大？”

　　“第一集 是預賽，沒有我的鏡頭, 都不會提到我的名字。”陸蘅百無聊賴地玩着popstar，對即將開始的節目一點興趣都沒有。

　　Zac被那些电子音效搞得頭痛，一把奪過了陸蘅的手機：“快別玩你這小學生遊戲了, 你上周不是才錄了第二集 , 就不想多了解一下那些选手？”

　　“完全不想。”陸蘅說得篤定, 眼神狂妄得讓Zac想揍她, “反正都是一群菜雞。”

　　Zac信她才有鬼：“我就不相信沒一個有天賦。”

　　二人正說著話, 電視里已經響起了Tyra熱情四溢的聲音, 陸蘅勾唇一笑，衝著Zac說：“要劇透嗎？”

　　“啊啊啊啊啊啊，你這個魔鬼！”Zac扔過去一個抱枕，然後被陸蘅靈活地閃避了，“劇透死媽！”

　　“我媽早死了。”陸蘅不以為意，不過她很人性化，聳了聳肩說，“不過既然你不願意，那就算了。”

　　“現在我和Js已經對你們有了一個初步的認識，而能進入下一輪的人，就是那些拿到寫着‘被邀請’的卡片的女孩兒”

　　Zac全神貫注，陸蘅多次搶奪手機無果，已經快要睡着了，公寓里一片安靜

　　“你們有十分鐘的時間可以挑選心儀的衣服，然後，請盡情地向我們展示你們的台步和身體吧”

　　安靜

　　“ew，我不喜歡這個姑娘，她看起來對一切都充滿抱怨”

　　“我去你的吧陸蘅！我要聽劇透！”Zac終於忍不下去了，他撲倒昏昏欲睡的陸蘅身上，瘋狂地蹂躪她那張價值不菲的臉，“快點告訴我誰晉級了！”

　　“啊？”陸蘅恍惚間還以為遭了地震，清醒之後的第一個動作就是把Zac掀翻在地，“你他媽嚇死我了！”

　　Zac動作靈活，從地上蹦了起來，非常不要臉地又湊到陸蘅身邊：“快給我劇透給我劇透劇透”

　　“你念經嗎？閉嘴吧！”陸蘅煩不勝煩，表情里卻藏着得意，她早就料到了Zac沒那麼好的耐心，這下自然要趁機撈些東西。

　　“咳咳，你之前不是很有骨氣嗎？”陸蘅慢條斯理地整了整衣服，現在正在進廣告，她一點都不急。

　　Zac看透了她的嘴臉，咬咬牙說：“一星期不限糖。”

　　陸蘅皺了皺鼻子，都沒有回話。

　　“一個半！”

　　“兩個星期！不能再多了！願意說就說，不願意拉倒！”

　　陸蘅見好就收，心滿意足地說：“成交。”她非常自覺地把不限糖擴展到了不限一切垃圾食品，反正都是Zac平時不讓她吃的東西。

　　正巧這時候廣告結束，陸蘅戴上眼鏡，好整以暇地對Zac說：“讓你享受一下實時評論的待遇吧。”

　　“那個紅頭髮的，叫May，除了頭髮，毫無特色，第一個淘汰的就是她。”陸蘅直接把下一期的結果告訴了Zac，“第一次拍攝是讓她們和動物合照，她抽到的是一匹紅棕色的馬。”

　　“馬？！”

　　“我也很佩服節目組居然連這個都能弄進攝影棚。”陸蘅想起當時現場兵荒馬亂的場景，還是心有戚戚焉，“至少有兩個騎師圍在拍攝場地周圍，就怕出什麼意外。”

　　“應該的。”Zac點了點頭，幸好節目組不算太亂來，好歹還知道保障安全，他想了想又說，“這個May是紅髮？那你說她抽到一匹紅棕色的馬不是很幸運嗎？怎麼會第一個被淘汰。”

　　“除了她那頭紅髮，除此之外，一無是處。”陸蘅說得毫不留情，“肢體僵硬，眼神呆板，看起來好像是馬場的工作人員，那匹馬都比她有鏡頭感。”

　　“這樣差勁？”Zac半信半疑，雖然他相信陸蘅的專業素養，但他也最清楚這人嘴有多毒，畢竟平日里他首當其沖。

　　“反正都不怎麼樣，她是最差的一個。”

　　“不至於吧，我看上一組的台步，那個叫Alva的就還挺好的，有一個叫Hannah的我也有點印象，她是不是耶魯的？學霸呀！”Zac覺得整體水平都還行，不至於像陸蘅說得那麼不堪。

　　“你眼光還挺準的，她倆都過預賽了，那個Alva”陸蘅想起這姑娘略顯狂熱的眼神，一下子居然不知道該怎麼開口，難道說她是自己的迷妹？好像有點不要臉。

　　Zac見她半天沒動靜，戳戳她說：“想什麼呢？那個Alva怎麼了？”

　　“就還好，比較平庸，這一次Hannah的表現更出眾一點。”陸蘅最後也沒說，而是將話題轉到了Hannah身上。

　　“那她選到什麼了？”

　　“Hannah嗎？黃金蟒。”陸蘅說得雲淡風輕，Zac聽見這話，差點沒把正在喝的可樂噴出來。

　　“蟒蛇？！”

　　“黃金蟒一般都當寵物養的，又沒有毒。”陸蘅覺得他大驚小怪，嫌棄了一句，腦海里卻浮現出當時的場景。

　　“Hannah，你以為自己在舉重嗎？控制好表情！”

　　“肢體！肢體不要僵硬！”

　　“我要看見合作，把它看作最普通的合作對象！”

　　Hannah的拍攝進行地非常不順利，Mr.J一直在怒吼着試圖讓她擺出更好看的姿勢，然而事與願違，這個姑娘似乎快要被恐懼和壓力給壓垮了，情緒都快要崩潰。

　　就在氣氛越來越緊繃的時候，陸蘅側過頭去和Mr.J耳語了一句，隨後拍攝就叫了暫停。

　　“Hannah，我注意到你的情緒不太對。”陸蘅將女孩兒叫到一邊，這時候原本被放置在她身上的黃金蟒已經被移走，但她的雙手還是不由自主地在發抖。

　　“我，我真的很害怕，那條蛇，它冰冷的鱗片就緊緊地貼在我的脖子上，我沒辦法駕馭它。”也許是遠離了眾人的視線，Hannah的眼淚終於流了下來。

　　陸蘅等她哭了一會兒，才開口說：“為什麼非要駕馭它呢？不必隱藏恐懼，恐懼也是情緒的一種，如果將它放大到極致，感染力並不會遜於憤怒和悲哀，或許你知道梵蒂岡的那個雕像？”

　　Hannah仔細地聽她分析，也逐漸止住了眼淚，她哽咽着聲音問：“什麼？”

　　“《拉奧孔》。”陸蘅說出雕像的名字，“被蛇纏繞處死的人，那種恐懼和絕望，不是一樣被人瞻仰了幾千年嗎？”

　　Hannah一向聰明，她冷靜下來，稍加思索便領會了陸蘅的意思，陸蘅又等她處理好妝容，才宣布拍攝重新開始。

　　“親愛的，你跟她說了些什麼？Hannah簡直像變了一個人。”Mr.J看着整個煥然一新的女生，驚訝地問陸蘅。

　　“都有潛力，只是缺少一點經驗。”陸蘅在鏡頭前還算中規中矩，沒說什麼會讓Zac崩潰的話。

　　“所以呢？這次的最佳硬照是她嗎？”陸蘅雖然敘述得毫無吸引力，但Zac還是聽得津津有味，“畢竟你還指導過了。”

　　“不是。”陸蘅搖了搖頭，指向了屏幕里站在角落的一個黑人女生，“是這一個，叫Janet還是叫Jane來着，她很有經驗，先天的身體條件又實在出眾，不是那種什麼都不會的新手。”

　　“人家叫Janet。”Zac也挺無奈的，他一期節目還沒有看完，都能記住許多人的名字，而陸蘅，和人家相處了一天，都能把人叫錯，“你怎麼記不住她的名字？她不是最佳硬照嗎？”

　　“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她。”陸蘅伸手指向站在屏幕中央的那個女生，“是這個叫Yolanda的，當時表現得非常出眾。”

　　Yolanda就是那個抽中蜘蛛的女生，當時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偌大的一條蟒蛇上，誰料到玻璃盒子裏面還裝了更讓人尖叫的生物，在那隻毛茸茸的蜘蛛被放出來之後，許多姑娘都不約而同地後退了一步，如果不是因為怕驚擾到動物，只怕她們早就放開喉嚨開始尖叫了。

　　“只有這一隻嗎？”Yolanda不為所動，她從飼養員的手上接過那隻手掌大小的蜘蛛，神色不能更淡定。

　　Mr.J也是走開的人中的一員，他還以為自己是離得遠了，聽錯了Yolanda的問題，震驚地問：“你說什麼？”

　　“我說，只有一隻蜘蛛嗎？”Yolanda無師自通地學會交換手臂，使她的蜘蛛不至於跌落在地上。

　　“有倒是有”

　　“不過不能給你。”陸蘅打斷了飼養員的話，“每人一個，沒有特例。”

　　“其實我在她問問題的時候就大概明白她的想法了，如果真的有很多隻蜘蛛的話，效果確實不錯，不過哪兒有這樣好的事。”陸蘅對Zac說道。

　　“那她到底是怎麼想的？”

　　“Yolanda躺下了，讓蜘蛛爬上了她的臉。”陸蘅說出拍攝時的情形，“她本身就蒼白得古怪，這種構圖很適合她，不過我猜她一開始想多要幾隻，是想讓蜘蛛爬上她的身體，這樣就更能表現肢體，比單純的大頭照要更精彩些。”

　　Zac一聽，渾身的雞皮疙瘩都快立起來了，他搓了搓手臂說：“我可不覺得這算什麼好事。”

　　事實上，其他的參賽选手也這樣認為，她們看着正在拍攝中的Yolanda，眼睛里都或多或少地流露出恐懼，哪怕是平時最吵鬧的Eva，此時都緘口不言，天啊，雖然她討厭Hannah，但Hannah至少還會恐懼，而Yolanda，到底是一個怎樣的怪胎？她覺得有些噁心。

　　“惡鬼，回你的地獄好好獃着吧！”拍攝結束后的第二天，Eva在樓梯上直面上樓的Yolanda，她握緊了樓梯把手，惡狠狠地說。

　　tbc.

# 第34章

　　陸蘅正在指導选手們的台步, 根據節目的流程, 她們即將參与一位設計師的新品發布, 然而這些女孩其中的大部分人, 基本功都一塌糊塗，有的甚至連協調自己的四肢都做不到。陸蘅努力克制着不發脾氣, 但臉色卻肉眼可見地暗了下去。

　　“肩膀穩住, 上半身不穩在鏡頭裡會非常難看。”

　　“你是在尥蹶子嗎？腳不要抬得這麼高！”

　　“胯！知道自己的胯在哪兒嗎？！”

　　选手們被她訓得戰戰兢兢, 有幾個心理素質不好的腳下已經完全亂了，眼看陸蘅就要按耐不住, 就在這山雨欲來的關頭，Miss.J突然出現，附在她耳邊輕聲說：“Lu, 我有件事和你商量。”

　　陸蘅點了點頭，臉色並沒有好轉，她扭過頭說：“你們先自己練習。”然後才跟着Miss.J走了。

　　被留在T台上的选手們不約而同地鬆了一口氣，只慶幸這暫時的死里逃生。

　　“是這樣的, ”Miss.J表情有些為難，他躊躇了一下說，“晚上的秀, 可能需要你來壓軸。”

　　陸蘅聽了之後, 臉色沒怎麼變, 說出的話卻讓Miss.J有些不安：“合同上並沒有說我還要額外為品牌走秀。”

　　這件事Miss.J怎麼會不知道, 要不然他為什麼猶豫呢, 不過是因為名不正言不順, 但是誰能料到那位設計師臨陣加條件呢？

　　“說句實在的，當初我答應用你們的选手發布我的服裝，就是圖節目的名氣，但我也沒料到那些选手台步差成這樣啊，你們不能讓我自己砸牌子吧？”

　　“可合同都簽了”

　　“但合同可沒強制規定我什麼時候用她們。”設計師鑽了個空子，如果有可能，他也不願意和節目組撕破臉，但他不過是一個還在上升期的新人，連大師都承受不了一次失敗的發布，更何況他呢？他沒有賭博的資本。

　　Miss.J暗自懊惱，為什麼合同會出這種岔子，但他看這設計師的神情，直覺還有商量的餘地，便試探性地問：“那你想怎麼樣？”

　　“我要Lu給我壓軸。”設計師脫口而出，顯然是早就想好了，Lu是如今難得的實力和話題度兼備的模特，如果有她壓着陣，場面就不會那麼難看。

　　雖然為了節目能順利進行下去，Miss.J當時一口就答應下來，然而等到要告訴陸蘅的時候，他也不免有些心虛。

　　“這”Miss.J知道陸蘅性格冷硬，花言巧語恐怕是沒有用，只有一五一十地道出原委，盼着她能發發慈悲。

　　“我記得這才是這位設計師的第三場發布吧？”陸蘅沒有立刻答應，也沒有馬上回絕，反而不冷不熱地問了這麼一句。

　　然而聽在Miss.J耳朵里就不尋常了，這分明是在說設計師名不見經傳，根本不夠格用她，也是了，Lu自從出道，哪裡走過這種沒有知名度的設計師品牌。

　　“我的經紀人可能會不開心。”就在Miss.J不死心地準備再說些什麼的時候，陸蘅又開了口，“他一向喜歡照合同辦事。”

　　好吧，這就差明擺着拒絕了，Miss.J額頭冒出一層細密的汗來，對陸蘅的難纏有了全新的認知，他抹了一把臉，頹喪着語氣說：“既然你不願意，那我再另外想辦法吧。”

　　就在他轉身要走的當兒，陸蘅叫住了他，話裡帶着股涼涼的笑意：“我什麼時候不答應了？”

　　Miss.J聞言，還以為自己聽錯了，他驚喜的轉過身問：“Lu，你答應了？！”

　　陸蘅不想看他的殷切樣子，轉過視線點了點頭，她半真半假地說：“怎麼辦呢？我就是喜歡看我經紀人不開心。”

　　直到看着Miss.J洋溢着歡喜的背影遠去了，陸蘅嘴角的那一抹假笑才徹底放下來，她的瞳孔冷得像一塊無機質的玻璃，透出一點點厭煩的情緒。

　　答應用那些选手的時候不應該做好搞砸的準備嗎？現在又反悔，只怕是知道了她在現場指導，想空手套白狼吧。貪得無厭。

　　陸蘅當然想一口回絕，但身在節目中，她也知道不能鬧得太僵，否則接下來的許多期又不知道會有多麻煩。

　　等她回到T台旁，选手們已經三三兩兩地站着在聊天了，沒有一個人在練習。

　　陸蘅心中憋着氣，一時間居然忍得住，只是站在不起眼的角落裡看她們能聊多久，然而也許是因為她的氣場太獨特，不過一會功夫，就有一個选手驚叫出聲，將眾人的目光全都引了過去。

　　“你們訓練好了着？”陸蘅從暗處走出來，沉着聲音問，這是她發火的先兆，如果她們能在這短暫的練習時間里進步神速，那就算了，如果不能，那就別怪她說話不客氣。

　　“從Janet開始，一個一個地走給我看。”

　　Janet算其中有基礎的，雖然仍然有許多小毛病，但矮子里拔高個兒，她的台步已經算是不錯。

　　這次陸蘅都沒有開口，只讓选手們展現真實的水平，Janet和Alva走完，她的臉色還算好，然而Eva剛邁出不過三步，陸蘅的表情就完全變了。

　　“啪——”用來記錄的本子被她摔了出去，正正好落在Eva的腳下。

　　“走啊，怎麼不走了？”陸蘅看着僵在原地的Eva冷笑一聲，“你那兩條腿是新長的嗎？我都怕你把自己給繞死，這就是你們說的練好了？！”

　　那一口邪火終於發了出來，不只是Eva，所有选手都閉口不言，生怕這火燒到自己身上。

　　“一個個的，腳踝軟得連自己的身體都撐不住，走路都不會嗎？！逛大街都比這種傻逼步伐好看！”

　　就在陸蘅一點情面都不留地批她們的時候，Zac給她配的助理突然拿着手機跑了過來，小心翼翼地伸到她的眼下說：“Sadel小姐的電話。”

　　不知道為什麼，光是聽見這個名字，陸蘅心裏的火就消了幾分，她接過手機，半個眼神都懶得給呆站在T台上的选手，走到一邊接通了電話。

　　“Ann”

　　這是选手們唯一聽見的話，等到陸蘅走遠了，她們才放鬆下來，心驚者有之，憤恨者有之，但也有人對這通電話表示好奇。

　　“Ann？會是誰？”Alva側過身去問那個韓裔女孩兒Shirley，卻只得到一個聳肩，表示她也不知道。

　　平時並不怎麼說話的Dora卻聲音細細地說：“我覺得可能是Aneta，Lu的助理說了是Sadel小姐，Aneta就姓Sadel，而且Lu還叫她Ann。”

　　“哦，Aneta”Alva摸了摸下巴，不知道在想些什麼。

　　那邊的許多猜測陸蘅不得而知，她現在一心撲在了電話上。

　　“Ann，我快被氣死了。”她一開口就是黏糊糊的抱怨，自己都沒意識到言語里的依賴，“我知道現在模特的整體素質都低，但沒想到我手上的這一批能低成這樣。”

　　“總歸是素人，還是要訓練的。”Aneta的聲音一如既往的溫和，將陸蘅心裏的刺一點一點地撫平了，“你也忍着點脾氣，別輕易發火，我看裡頭還有幾個年紀比你大的，人家也難堪。”

　　陸蘅有些心虛，因為她剛剛才發了一通邪火，雖然導火索是那些选手的垃圾台步和散漫態度，但歸根結底，陸蘅還是有些遷怒，她老老實實地招待了自己的不良作風：“其實我剛剛就在發火，關鍵有件事節目組做得確實不地道。”

　　“什麼事？”

　　陸蘅大概把臨時要壓軸的事情說了一下，之後許久，手機那頭都沒有聲音。

　　“喂？Ann？怎麼不說話。”

　　Aneta這才回了話，聲音已經不復之前的溫和：“沒什麼，我剛剛只是有些生氣。”

　　“生氣？生我的氣嗎？”陸蘅話雖然這樣問，但心裏莫名覺得Aneta不會生她的氣。

　　果然，Ann低嘆了一聲：“怎麼會。蘅，這事說到底是節目組違約在先，你其實可以告他們的。”

　　“我知道，理當然在我這邊，但我為了這個節目推了好多工作，接下來還有許多期，如果現在一走了之，我就真的無所事事了。況且我不能不顧慮Zac。”她將自己的想法盡數說了出來，一點底都沒留。

　　“好吧，我相信你自己可以處理好。”Aneta雖然不贊同她的做法，卻也能理解。

　　陸蘅同她說了一會兒話，心裏輕鬆了許多，笑着說：“之前還勸我少發火，現在怎麼又要我告他們呢？”

　　Aneta聽出她玩笑的語氣，故作正經道：“這不一樣，別人欺負到咱們頭上來，難道還不能反擊過去？”

　　“對，我們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陸蘅喜歡Aneta的護短，她又想起來什麼，突然問，“對了，你怎麼突然給我來電話？”

　　Aneta似乎噎了一下，才繼續說：“第二期節目播出了，剛剛你出場，我就想聽聽你的聲音。”

　　“這，這樣啊。”聽了這話，陸蘅忍不住有些結巴，這時候遠處有人在喚陸蘅，她回頭仔細一看，發現正是那個設計師，“我先掛了，還要錄節目。”

　　“好，你去吧。”Aneta本來也沒什麼重要的事情，不過是一時興起就去了電話。

　　電視上正在放全美超模大賽的第二集 ，Aneta看着那個叫Alva的女生對陸蘅熱切的態度，莫名覺得有些不舒服。

　　她索性打開了Twitter，卻發現熱門話題正是陸蘅，有人說她嚴格，但也有人說這已經算得上嚴苛，更有人弱弱地發了條評論，說：我覺得Lu和Alva互動好和諧啊！嗑了磕了！

　　底下也不缺贊同的。

　　Aneta不屑一笑，明明之前還說我和蘅是官配，現在就喜新厭舊了，呵，女人。

　　tbc.

# 第35章

　　Aneta覺得網絡上的評論看着生氣, 便乾脆進浴室洗了個澡, 出來之後又後悔, 到底是陸蘅第一次參演這種真人秀, 不看總覺得錯過了什麼，她正懊惱着, 突然想起來之前為了追劇開的錄播一直沒有關, 不由得就有些慶幸。

　　她把自己收拾清爽, 又倒了杯水，就安穩地坐在沙发上看起了錄播。

　　節目放了一小半的時候, Aneta公寓的門突然響了，她聽見鑰匙的動靜，都懶得轉頭去看。

　　“Ann？”Evan有些微醺, 他踉蹌着走進房門，沒料想Aneta就坐在沙发上，“你怎麼在紐約？”

　　“最近沒什麼工作。”Aneta聞見淺淡的酒氣，心裏有些煩躁, 於是態度也冷淡。

　　Evan有些訕訕，自從三月份巴黎的那件事之後，他們兩人的關係是越發地疏遠了, 之前Aneta工作忙, 互相見不着面, 所以一時間還不覺得, 如今面對面站着了, 才恍然發現他們之間存在的巨大鴻溝, 似乎連空氣都隔絕了，無法流動。

　　他也知道自己之前說的話有些不像樣子，而且Leon在巴黎呆了許多天，他都沒去見他一面，那時候他正在氣頭上，等到冷靜下來才發現自己當初多莽撞，Evan做的是奢侈品銷售，如果沒了Sadel家的助力，那他一輩子都只能是一個小職員。

　　他有心同Aneta親近，便腆着臉坐到了沙发上，說些好聽的話：“Ann，你最近終於有空了？我覺得你太累了，之前訂了兩張去馬爾代夫的機票，我們一起去度個假，放鬆一下。”

　　機票當然是會有的，至於是不是之前就訂好的，那並不重要。

　　Aneta在他靠過來的一瞬間就不自在地挪遠了些，她一直盯着屏幕，沒什麼興趣地拒絕了：“不了，我假期不長，沒必要來回跑。”

　　“是嗎？”Evan眼睜睜地看着氣氛冷淡下去，他勉強笑了笑，說，“看什麼呢？我好久沒見你看電視了。”

　　說著他看向屏幕，誰料正好瞧見陸蘅那張活色生香的臉，一股厭惡就湧上他的心頭。

　　Evan自認不是白人至上主義者，但偏偏陸蘅這個亞洲人的存在讓他膈應不已，按理說人都欣賞美的事物，他再看不慣陸蘅，也承認她那張臉長得極好，只是看在他的眼裡，卻只能平添不虞。

　　或許是因為那雙眼睛，Evan目光陰惻惻地盯着屏幕上陸蘅的臉看了一會，那雙瞳孔里地通透和諷刺像是能把他看穿一樣，扒光了他所有偽裝的皮，只剩下一個骯髒的內里，單方面地承受她的批判。

　　“這是錄播？”Evan本就不是什麼有城府的人，他心裏不舒服，自然就帶到了話里，“你對Lu還真是上心。”

　　Aneta聽出他語氣不對，自己的聲音也冷了下來：“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不能上心嗎？”

　　“只怕你將別人當朋友，別人卻不這麼想。”

　　也許是因為第二期的爆點不足，節目組的無計可施之下，竟然在剪輯上下了苦功夫，將成片弄出了Alva對陸蘅痴心一片，陸蘅也對她欣賞有加的架勢，若是不知內情的人看見了，怕是要以為這兩人要當場出櫃。

　　Evan看着節目里減出來的惺惺相惜，不禁冷笑道：“我看她就是個lesbian，Ann，你可小心着點，指不定人家另有所圖呢。”

　　Aneta看見陸蘅同別人的親密互動，心裏本來就不舒服，被Evan這樣陰陽怪氣地說了一通，更是連舌根底下都能嘗到苦味了，她見Evan不依不饒，便也不再忍：“她圖我什麼？錢還是色？她哪一樣沒有？”

　　“呵，她也算有錢，不過是模特，Lu能一輩子干這個？要是能搭上你，誰還用愁下半輩子。”Evan一心只想挑撥，沒料到自己現在的嘴臉有多刻薄。

　　“所以你也是這樣想的是嗎？”一瞬間，Aneta似乎明白了些什麼，她輕聲說，“搭上我，下半輩子就不用愁了？”

　　“我怎麼會像她？！”Evan慌了，又惱羞成怒，聲音就不由得大了些，“Ann，難道你這樣看我？”

　　Aneta摁下暫停鍵，終於願意轉頭看他一眼：“我哪樣看你？我現在可看不懂你。”

　　“無緣無故的，為什麼要這樣說？！”Evan被那雙灰藍的眼睛看着，心陡然亂了一拍，但他的委屈也並不全是裝的，和Aneta在一起許多年，她怎麼寧願信外人，都不願意信他？

　　Aneta卻累了，她沒力氣和Evan爭辯清楚，今日她腦袋昏沉，沒那樣好的邏輯和耐心，於是只擺了擺手，轉移話題道：“你喝了酒，先去休息吧。”

　　Evan冷着一張臉，從沙发上站起來，扭頭就走：“我不留下來了，還有事。”幾乎就是話音剛落，門已然被“砰——”地一聲關上了。

　　Aneta對他這樣大的氣性冷漠以待，以為她多盼着他留下來嗎？她還沒說出口的話，也不過是“客房很乾凈，你可以進去睡。”，主卧是絕對不可能了。

　　她重新摁下開始鍵，陸蘅的節目還沒結束，雖然看了叫人不舒服，但Aneta心裏卻是有底的，那些粉紅效果只怕又是節目組搞的鬼， Aneta有自信，若是陸蘅真的找着一個投緣的，肯定早就迫不及待地和她分享了，如今兩人都通過電話了，她卻沒提那個Alva一個字，看來不過是個無關緊要的人。

　　就在Aneta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上看電視的時候，陸蘅正在檢查最後一遍走位，选手們還沒開始換衣服，妝發卻已經做好了，包括她自己的。

　　“Lu，她們進步的可不是一點半點。”Miss.J一臉震驚，他當然知道訓練新人的難處，所以才藉著和設計師溝通的理由躲得遠遠的，如今一看，陸蘅還真是不負所託，他的誇讚也帶上了點真心實意，“你真是厲害。”

　　陸蘅捏了捏山根，她頭痛欲裂，雖然Miss.J震驚於那些女孩兒們的進步，但看在她眼裡，卻還是遠遠不夠，能說“驚艷”只不過是因為之前實在太差勁的緣故吧，陸蘅暗自嘀咕。

　　這時候設計師的助理小跑過來，示意陸蘅趕快帶着选手們去換服裝，陸蘅拍了拍手，讓還在練習走位的姑娘們看過來，本來她該說些什麼激勵人心的話，然而一來她懶得說，二來她也不願意，所以只是淡淡地說了一句：“去換衣服吧。”

　　一行人排着隊，漸次走到了後台，陸蘅本以為自己站在最後，一錯眼，卻發現Yolanda正站在她旁邊。

　　Yolanda天生一副靈異長相，看起來像是剛從地獄里爬出來的幽魂，陸蘅只覺得這張蒼白的臉突然就出現在了視線里，難免受到些驚嚇，不過她一向善於掩藏情緒，一時間竟然什麼都看不出來。

　　“走快些吧，時間不等人。”陸蘅見她慢吞吞的，難得開口和她說了一句話。

　　Yolanda點了點頭，越過了陸蘅，卻始終和前面的許多人保持着距離。但就算這樣，陸蘅也還是發現，原本熱鬧的人群因為她的靠近，一瞬間就死寂了，更別說一向最誇張的Eva，竟然毫不掩飾地流露出厭惡神色。

　　陸蘅大概看明白了，她在考慮要不要將這件事告訴節目組，畢竟冷暴力的性質也很惡劣，但她一回神，看見無處不在的攝像機，就明白了，節目組什麼都看得見，只不過是不想管。

　　她只以為這些女生在學小學生的做派搞孤立，但是在感覺到鞋跟斷裂的一瞬間，陸蘅就忍不住在心裏爆了粗口，這種關頭都給我整幺蛾子，真是，好厲害。

　　斷裂的鞋跟到底對她還是有了些影響，但旁人肉眼可見不過是一個微微的趔趄，之後，陸蘅就憑着絕佳的對身體的掌控力，穩穩地合上音樂節奏，彷彿她腳上並沒有什麼斷了跟的鞋。

　　逐漸有觀眾發現了台上的情況，竊竊私語的人有很多，陸蘅卻只能披着一身百毒不侵的皮囊，面無表情地往前走。

　　發布會結束地還算圓滿，陸蘅避過了為數不少的媒體，站在圍了一圈的选手身前，語氣平淡得像在說天氣：“誰乾的？”

　　tbc.

# 第36章

　　陸蘅下了T台第一時間就脫下鞋子檢查, 這樣的發布會, 自然不可能用那些膠水粘的鞋跟, 連着底和跟的鋼鈎事實上也並沒有出問題, 然而之前被她穿在腳上的這一隻，鞋跟卻並非是在根處斷的, 而是從中間生生短了一截, 留下一個參差的口子。

　　這場秀用的鞋不論樣式如何, 鞋跟都是極細高的那種，看起來就顫巍巍得很, 若是無心的人看了，只怕會覺得是陸蘅姿勢哪裡不對，所以這鞋跟才被扭斷了。

　　然而陸蘅是有心人。

　　她舉起那隻鞋, 仔細看斷裂處，許久之後，終於被她發現些不對勁來。

　　Miss.J正站在她旁邊，臉色也不好, 本來讓陸蘅壓軸就是額外的要求，更別說還出了這樣的意外，他現在只慶幸陸蘅沒崴了腳, 要不然賠償事小, 節目組的名聲若是壞了, 收視率可經不起折騰。

　　“Miss.J, 你能幫我把剩下的一截鞋跟拿過來嗎？”陸蘅突然開口, 也不說為什麼, 她現在光着一隻腳等助理拿鞋過來，要不然寧願親自去。

　　這話聽起來像使喚，但Miss.J卻沒有半分不樂意，他只以為是陸蘅心裏不痛快，所以借題發揮，這樣也好，如果陸蘅真的笑容和善，他反而要擔心了。

　　“好，你在這兒坐着等會兒吧，反正還在T台上，總不會丟了。”

　　然而不過一會兒功夫，Miss.J卻慌慌張張地走了回來，之前說的話竟然一語成讖，他半是困惑半是驚慌地對陸蘅說：“那半截鞋跟，不見了。”

　　他原以為陸蘅會發怒，誰料她反而越發鎮定下來，甚至還露出一個笑容，Miss.J哪裡知道，原本陸蘅心中只有七分懷疑，如今鞋跟一丟，她心裏的猜測就已經被證實了十分。

　　“选手都還在秀場里吧？”陸蘅問了一句，得到了Miss.J肯定的回答。

　　“都在，和設計師說著話呢。”

　　這時候陸蘅的助理終於把鞋送了過來，她穿好鞋從椅子上站起來，眼神沉暗，說：“那我們也過去吧。”

　　二人還沒走到眾人聚集的地方，就聽見一陣歡笑，像是那位年輕設計師說了一句什麼俏皮話，惹得姑娘們都笑了。

　　“哦，Lu！”設計師從人群的缺口處看見了陸蘅，連忙殷切地迎了上去，發布會進行的時候，他不錯眼地看着T台上的動靜，又怎麼可能不知道最後的那個意外，這讓他有些后怕，又慶幸自己的明智，誰都知道，在場的所有模特，除了陸蘅之外，沒人有那樣的本事，鞋跟斷了還能面不改色地繼續走，如果不是他提前跟節目組做了交易，那這場發布會就算是砸了。

　　但是現在不一樣了，設計師想，最後的小風波只是襯托出了陸蘅的臨危不亂，肯定能在媒體雜誌上為他多掙一些版面，哪怕不是關於他的設計呢。

　　“你的腳還好嗎？我希望它沒有受傷。”因為心裏的得意，設計師這句話說得輕快，一句原本真誠的話被他說得不倫不類。

　　陸蘅冷淡地笑了一下：“並沒有事。”隨後也不理還想要說些什麼的設計師，只是扭頭去問現場導演鏡頭有沒有拍夠。

　　導演愣了一下，方才回答道：“Lu，你是說關於設計師的嗎？那已經夠了。”本來在台本裡頭，設計師就沒什麼存在感，所以這位就算說再多的笑話，最後所有的鏡頭也不會超過五分鐘。

　　得到答覆以後，陸蘅客氣地對設計師一點頭說：“或許您還有其他事情要忙，就不麻煩了，我們在這裏拍完最後的部分就離開。”

　　她話說到這個份上，再不懂就只能是裝傻了，那設計師聽了這話，識趣地說：“我確實還有些東西沒處理，就先走了，祝你們拍攝順利。”

　　沒辦法，他現在名不見經傳，雖然是個設計師，但陸蘅背後的關係錯綜複雜，哪裡能輕易不給面子。

　　陸蘅雙手環胸，看着設計師的身影走遠了，才轉過身來，雲淡風輕地問：“誰乾的？”

　　雖然是在問，聽起來卻好像早就知道了答案。

　　原本還有些躁動的人群逐漸靜默下來，选手們面面相覷，有的不明白陸蘅在說什麼，有的卻心懷鬼胎，只能在臉上裝出困惑模樣，內里卻是虛的。

　　陸蘅見半晌沒動靜，有些不耐煩地長呼一口氣說：“我的鞋跟，誰弄斷的？”

　　Miss.J聞言驚詫不已，他沒料到陸蘅會認為這件事是有人故意為之，他偷偷看了一眼攝像機，果然，現場導演站在後頭，正一臉興奮。唉，怎麼能不興奮呢，Miss.J做了這樣多季節目，哪裡不清楚這裡會是個收視爆點，只是除此之外，他又隱隱地有些擔心，若是真的有人被揪出來，那該如何處理？取消參賽資格嗎？

　　Alva左右望望，見無人敢說話，便壯着膽子問：“會不會是鞋的質量問題？”

　　“質量問題？”陸蘅緩慢地重複了這幾個字，聽起來諷刺得很，“或許是鞋跟上天然就有一個缺口吧。”

　　這一句話頃刻就堵住了Alva的嘴，她又不傻，今日走秀的鞋，鞋跟那樣細，若是一開始就有缺口，怎麼可能會看不見，除非已經到了一片混亂的後台，沒誰有心思去檢查這個。

　　Alva沒看到的是，有人聽完陸蘅的話，嘴唇就變得煞白，一時間連身體都在微微顫動，不過她看不見也並沒有什麼要緊的，自然會有別的人看見。

　　“我再問最後一次，誰做的，站出來，要不然後果自負。”陸蘅穿着平底鞋，站在一群穿着恨天高的选手裡頭，渾身的氣場卻一點都沒輸，懶散卻又凌厲，像一把殺人於無形的刀。

　　“沒有人嗎？”她輕聲問，嘴角的那抹笑印在不安的人眼裡，卻真的成了勾魂的刀，“你們不會真的以為我找不出來吧？”

　　這時候人群里有人幾乎要按耐不住，她差點叫出聲，卻被身邊人一把攥住了手腕，用安撫的眼神止住了她的行動。

　　‘放心，她不過是虛張聲勢。’

　　‘真的嗎？！’

　　陸蘅懶得再在這裏耗時間，她在Miss.J耳邊說了些什麼，隨後Miss.J神色複雜地看了她好一會兒，才走開了，而选手們卻只能留在原地等待煎熬。

　　有人希望Miss.J回來得慢些，有人卻希望他快些回來，打破現場這僵冷的氣氛，或許是因為這些人心中期盼，沒過多久，Miss.J竟然真的回來了。

　　他手上拿着個包，有眼尖的已經認出來，這是她們走秀時候搭配衣服用的，不過有這樣搭配的人並不多，似乎只有Eva一個。

　　注目之下，陸蘅不慌不忙地打開搭扣，然後，毫無驚訝之色地从里面拿出了那截斷了的鞋跟。

　　眾人嘩然，許多腦筋轉過彎來的选手紛紛將目光投向Eva，甚至下意識地離她遠了兩步，雖然眼下還不知道緣由，但結果已經分明，在鞋跟上切了口子的就是Eva，要不然那截斷跟怎麼會出現在她包里？

　　“展示的服裝和配飾都會送給你們，所以你乾脆將斷了的鞋跟藏在包里，最後就能直接帶回家，真是，縝密。”陸蘅將鞋跟拿出來之後，不過看了一眼，就扔在了旁邊的桌子上，像是嫌髒的樣子。

　　然而被誇縝密的人卻崩潰了，Eva腿腳一軟，身邊原來扶着她的人也不知到了哪裡，頓時就癱坐在了地上，她涕淚交加，哭得像個未加管教的孩子。

　　“不是這樣的啊，怎麼會是你，你為什麼會壓軸怎麼會是你”她嘴裏翻來覆去地說著，旁邊的人聽了，突然想起來，陸蘅的壓軸不過是臨時起意，所以最後一套衣服鞋飾原本並不是為她準備的，不過是因為大小並沒有什麼不合適的地方，所以陸蘅才並沒有換。

　　那原本壓軸的該是誰？這個問題剛一浮現，眾人的視線便都驚懼地投向了依然站在人群之外的Yolanda，是了，原本壓軸的，是她啊！

　　陸蘅懶得聽Eva的胡言亂語，不過對另一件事，她卻是饒有興趣，陸蘅走過去蹲在Eva的面前，問她：“你是用什麼在鞋跟上切的口子？我沒想通有什麼合用的工具。”

　　Eva此時心如死灰，花樣年華，竟然已經生出了一股頹敗之氣。她已經明白了自己的處境，即便陸蘅不追究，節目組為了名聲和信譽也會把她開出去，所以她渾渾噩噩，行屍走肉一般地回答了陸蘅的問題。

　　“我帶了一個大的銅戒指，就是用的那個。”

　　“哦，所以還是早有預謀。”陸蘅似笑非笑地看着Eva的頭頂，最後問了一句，“你還有什麼想說的嗎？”

　　Eva垂着頭，在陸蘅看不見的地方咬緊了牙關，最後也只是搖了搖腦袋，只說所有事情都是她一個人乾的。

　　隨着她的這一陣搖頭，人群中某一人終於能放鬆下來，Eva說的也並沒有錯，她從頭到尾都不曾干過一件事，她的手，是乾淨的。

　　Eva最後跟着工作人員離開了現場，這一場發布會也算正式結束，陸蘅拍了拍手，示意大家可以解散，Yolanda照舊落在最後，明明是當事人之一，卻淡定得好似差點被害的人不是她，Alva心中還有疑慮——或許旁人也有，只是不敢來問她——便刻意慢下腳步，走到了Yolanda身邊。

　　“你覺得是真的嗎？我總認為Eva的頭腦想不出這樣的方法。”Alva壓低了聲音，不想讓陸蘅聽見，以為自己在質疑她的決定。但Eva大大咧咧的性格眾所周知，如果所有的粗心都只是假裝，那她的演技會有多好？她真的有這樣的心機嗎？

　　“這不重要。”Yolanda嘴唇蒼白，她緩慢地看了一眼Alva，就見她還在兀自苦惱着，陸蘅怎麼會想不到？多餘問的那一句“還有什麼想說的”，就是想挖到底吧，只不過Eva並沒說出來。

　　這倒真是，出人意料。

　　tbc.

# 第37章

　　這是節目錄製的第四期, 算上被取消資格的Eva, 最初的十個选手, 已經走了三個, Alva回到集體宿舍的時候想到這個，不免惆悵。

　　她人緣不錯, 但真要說算得上朋友的, 只有Hannah一個, 可惜Hannah第三期就被淘汰了。

　　因為這次Eva被退賽，所以剩下的人就可以暫時松一口氣, 不用去擔心淘汰的問題，那個叫Laura的拉美裔女孩性格活潑，一回到別墅就提議辦party, 並且得到了大部分人的积極響應，此時樓下音樂聲震天，還穿插着許多放縱的笑聲，就是她們在狂歡了。

　　Alva嫌吵, 但門已經關緊了，她只能再去關上窗子，試圖將噪聲更削弱一些。

　　二樓只有她和Yolanda, 她當時回絕那個提議的理由是累了, 又和Laura磨了許久才被放過, 而沒人關心Yolanda是不是願意參加party, 或許她們都寧願她永遠不出現。

　　Laura是個情商很高的人, Alva回憶着這幾天僅有的和她的交往, 她對每個人都和善，哪怕是隨大流地孤立了Yolanda，也從未惡語相向過。

　　更別說她實力也很出眾，雖說過於前凸后翹了些，不是現在HF所青睞的瘦削身材，但她對於鏡頭的把控能力卻實在超群，Alva想起之前在別墅里掛了一周的最佳硬照，就是第三期裡頭Laura拍攝的內衣廣告。

　　或許好身材真的佔優勢，那張照片里，Laura露出一身緊緻的小麥色皮膚，在鏡頭裡顯得濕漉漉的，更別說她衣衫半解，眼神魅惑，乍一看過去，整個一個大寫的“欲”字。

　　所以對於Laura的那張最佳硬照，Alva是心服口服的，但是Hannah的淘汰，卻是她所始料未及。

　　Hannah的照片算不上出眾，但也絕對輪不到她墊底，更別說那次還有一個姿勢僵硬到不行的Eva。

　　Alva大概能明白淘汰Hannah的原因，這在四個評審公開點評照片的時候就有了些端倪，當時屏幕上显示出Hannah的照片，但Tyra並不急着評價，反而雙手交疊撐着下巴，提出了一個問題：“Hannah，我聽說你一開始對拍攝內衣廣告有些意見，能講講是什麼嗎？”

　　Hannah愣了一下，有些莫名地回答道：“我，並沒有什麼意見啊”

　　Tyra挑了挑眉，卻也沒再說什麼，她給了現場導演一個示意，隨後又說：“或許視頻里會有答案。”

　　話音剛落，屏幕上就開始播放當時攝影師在現場拍到的場景，因為拍攝場地里人多，所以畫面並不穩，有些地方糊得連人臉都看不出來，更別說她們倆並不是拍攝的主角，所以只是在不遠處露出了兩個影影綽綽的形，讓人知道這是Alva和Hannah。

　　然而聲音卻聽得清楚。

　　Alva現在還能想起來Hannah嘲諷的語氣，她看着不遠處正站在鏡頭前搔首弄姿的Shirly，嗤笑一聲說：“這樣放得開？穿得這麼少我可干不來。”

　　“你是對裸露身體有心理障礙嗎？”Miss.J拿着那張平庸至極的照片問，“鑒於你後來的表情，我覺得這樣的懷疑是合理的。”

　　Tyra接過了話，問出的問題也並不溫和：“所以如果以後有更大尺度的拍攝工作，你能勝任嗎？”

　　Hannah被這樣逼問着，額頭不禁冒出汗來，這簡直是一場無妄之災，她當時不過是隨口說的一句話，哪裡想到就被錄了下來，還被評委們聽在了耳朵里。

　　“我相信自己是可以勝任的。”Hannah立刻表明了自己的態度，“雖然我確實覺得過分的裸露毫無意義，但如果真的在拍攝中遇見這樣的情形，我絕對能夠完成。”

　　“好的，謝謝你。”陸蘅先Miss.J一步，提前結束了話題，她剛剛在余光中看見他額角一跳，想來是對Hannah所說的“毫無意義”心有不滿，她怕衝突升級，所以都沒有點評照片，就讓Hannah回到了隊伍中。

　　Hannah和Alva當然不會知道，四個評委在最後的討論階段還是爆發了爭執，而焦點就在Hannah的那句話上。

　　“什麼叫‘毫無意義’？”Miss.J有些氣急敗壞，“她根本就看不上模特這一行，要不然怎麼會有這種想法？既然她自己都看不起，那就乾脆給她這個機會，淘汰好了。”

　　陸蘅立刻皺着眉頭否決了：“她這次照片並不是最差的，憑什麼淘汰她？”

　　“憑她不想當模特。”Miss.J仍然耿耿於懷。

　　“她難道說了自己不想當模特了嗎？Miss.J，人無完人，誰都有自己的短處，都要克服，不至於一次機會都不給人家吧？況且她的實力也不至於第三集 就被淘汰。”陸蘅自己覺得這番話說得很有邏輯性，只看Miss.J願不願意聽了。

　　Miss.J這次都沒有回答她，只是轉過頭去看Tyra和另一個當評委的攝影師。

　　Tyra沉吟半晌，終於開口說：“自尊太強的人不適合留在這個行業里，或許離開對她而言是好事。”

　　就這樣輕飄飄的兩句話，Hannah被淘汰的結局就被定了下來，一比三，哪怕陸蘅直到最後都在堅持，也影響不了結果。

　　Alva躺在床上，手枕在腦袋後面，腦袋裡胡亂地想着些什麼，她沒開燈，夜色就毫不留情地侵佔了整個屋子，獨自一人的時候，她終於願意承認，不管平時再怎麼淡定，到如今這個地步，還是會忍不住膽怯，這個比賽不可控的因素太多了，誰能想到不過是因為一句話，Hannah就被淘汰了呢？她又該如何走下去。

　　樓下的喧鬧聲穿過空氣和牆壁，悶悶的。

　　而夜色還在繼續。

　　與此同時的紐約，Evan和George兩人正坐在酒吧的吧台旁邊，只是兩個人的情緒卻截然不同。

　　Evan頹廢得太過明顯，他斜倒在吧台上，雖然意識還算清醒，但身邊的酒瓶已經快空了。

　　“我真的搞不懂女人在想些什麼，Aneta以前明明都好好的，自從那個Lu出現之後，我們倆的關係就越來越差。”Evan將一切錯誤都歸咎於陸蘅，完全不去反省自己的懦弱和無能。

　　George同情地拍了拍他的肩，他也喝了不少，但絕不是在借酒消愁，相反的，他情緒高漲，看起來意氣風發得很。

　　“兄弟，別妄圖搞懂女人了，反正都不懂，不如挑個好看的，你有眼光，Aneta長相氣質，哪一個不好的？”

　　Evan剛聽着這話，還是露出了一點笑模樣來的，只是後來這笑裡頭又摻了許多苦，他自嘲道：“了不是嗎，所以Leon覺得我配不上她”

　　“什麼？”酒吧里太吵，George一時沒聽清，又大聲追問道。

　　“沒什麼。”Evan抿了一口酒，開了個玩笑，“還是彎了好，一了百了的，你和Zac肯定就沒有這種問題。”

　　George沒接話，只是笑了笑，嘴角的弧度在閃爍的燈光里看起來有些勉強。

　　Evan覺得無趣，他喝光了杯子里的最後一點酒，和George說：“行了，我先走了，你要一起嗎？”

　　George搖了搖頭：“我再玩會兒。”

　　“那行，酒水記我賬上。”Evan在這種事情上一向大方，他拿上車鑰匙，說完這話就轉身走了。

　　走到一半他又突然想起來自己的那包煙還放在吧台上，剛轉過身，就發現George已經和一個穿服務員制服的女人親得難分難捨。

　　Evan沒興趣幫Zac看管他男朋友，所以見了這場景，他半點沒猶豫，立刻就走了，不過是一包煙，沒了就沒了吧。

　　半路上他又在想，看來彎了也不好，以後Zac和George兩人間的情形，只怕會比現在的他和Ann更加不堪。

　　Evan走出酒吧的時候還不算太晚，入口處又熙熙攘攘地過來了一大群人，Evan側過身子給他們讓了路，然後在一瞬間的明暗裡，看見了一張熟悉的臉。

　　Zac？

　　tbc.

# 第38章

　　為了處理Eva的事, 節目的錄製也停了一天, 陸蘅算了算日子, 趁着這個間隙回了趟紐約。

　　第二天一大早她就醒了, 然而左等右等，快到中午了房門也沒有半點動靜, 陸蘅摸了摸自己消化完早餐已經癟下去的肚子, 終於忍不住撥通了Zac的電話。

　　“嘟——嘟——”陸蘅等了很久, 久到她幾乎要耐心耗盡直接掛斷的時候，Zac才接通了電話。

　　“喂？”他聲音有些沙啞, 有氣無力地從電話那頭傳過來。

　　陸蘅只以為他是睡久了喉嚨干，沒好氣地說：“之前不是約好了一起去買東西？我都等你半天了。”

　　Zac像是才想起來這件事，他懊惱地道了歉：“對不起, 我真給忘了。”

　　陸蘅不高興被放鴿子，但也沒得理不饒人，她聽出來Zac的狀態不好，問他說：“那還要去嗎？”

　　“不”Zac的話剛吐出一半, 就被他收了回去，他想了想說，“去。你先等會兒, 我馬上到。”

　　掛了電話之後, 陸蘅就從零食櫃里拿出一包吐司, Zac說的一會兒還不知道要多久, 她還是得先吃點東西墊肚子。

　　全麥吐司是真的難吃, 陸蘅乾巴巴地嚼着, 覺得把這包東西放零食櫃都算侮辱了零食兩個字，然而現在陸蘅的冰箱里連一個雞蛋都找不出來了，條件艱苦，也沒餘地給她挑剔。

　　這次採購是Zac提出來的，說要給陸蘅添幾件衣服，省得每次都只穿那幾件，被小報記者嘲得厲害。

　　陸蘅一眼看穿他的企圖，給她挑衣服？Zac帶了她兩年，還能不知道陸蘅平時要多隨意有多隨意，他從前不是沒給她買過衣服，但最後都落得個丟在衣櫃里再也沒被取出來的命運，他早就死心了。

　　這次他提出來和陸蘅一起去買衣服，不過是Zac給自己花錢打的掩護，陸蘅一邊嚼着吐司，一邊想，比起她來，果然還是Zac更精緻一點。

　　把吐司拿出來吃真是明智啊陸蘅再次看了一眼時間，這都什麼時候了？！

　　她面無表情地回憶了一下自己早上起床的步驟，所有動作都能在十五分鐘搞定，而這位呢？距離她打通Zac的電話已經快過去了一個半小時，等待太磨人，陸蘅現在暴躁得很，她就搞不明白了，明明從Zac住的地方開車過來，滿打滿算也用不到半小時，所以Zac到底幹了什麼，磨蹭了近一個小時的時間。

　　這個問題的答案在陸蘅看見Zac時被揭開了，她看着那張完美無暇的臉，面無表情地說：“所以你還臨時畫了個妝？”

　　Zac故作靦腆地笑了一下，說：“順手。”

　　陸蘅猛地扔過去一個抱枕，瞬間戲精附體：“你是哪裡來的妖怪？把我經紀人還給我！”

　　不過她雖然擺出一副嫌棄的樣子，但Zac其實並沒有畫腮紅眼影，只是上了一層底妝，又遮了一下瑕疵，她湊上去看Zac的臉，有些震驚地喊：“Zac，你用的什麼牌子粉底和遮瑕，這效果也太厲害了，你鼻樑上的雀斑都完全沒了。”

　　Zac說出一個牌子，踹了一腳還癱在沙发上的陸蘅：“行了，走吧，這都幾點了。”他看起來一如往常，但或許是因為底妝太過完美，他整個人看起來都有點假面，笑容和言語都像是面具。

　　“這也能怪我嗎”陸蘅嘟嘟囔囔地抱怨，卻還是乖乖站起身，跟在Zac身後出了門。

　　Zac情緒不對勁，陸蘅能察覺，她坐在副駕駛上，看了一眼Zac的側臉，不說別的，平日里他的狀態就要輕鬆很多，現在的樣子絕對是心裏裝着事的。但他不主動說，比起傾訴，Zac絕對是更善於忍耐的類型，陸蘅也不知道究竟是哪裡出了問題，她默默地嘆了口氣，或許Zac現在就指望着這次購物來改善心情了。

　　陸蘅心裏早有預想，但也沒能料到需要改善到這種程度。

　　她坐在店裡的休息區，等Zac從試衣間出來，陸蘅神情麻木地看着放在自己腳邊的一堆購物袋，都不知道事情是怎麼發展成現在這樣的，只有隱隱作痛的雙腳提醒着她，Zac已經押着她逛了五個小時的街了。

　　“這件怎麼樣？”Zac從試衣間走出來，完全無視了陸蘅散發出的鹹魚氣場，興緻勃勃地問。

　　“這不就是一件白襯衫？！”陸蘅整個人都不好了，她能在腳下的那堆購物袋裡頭扒拉出至少兩件看起來和這件八成像的衣服，為什麼他還沒有放棄？！

　　Zac覺得陸蘅的反應很沒意思，他嫌棄地撇了撇嘴：“你真是糙得可以了，這件袖口設計明顯就很不一樣。陸蘅你是個女人嗎，逛街居然這麼弱。”

　　“我不是行了吧！”陸蘅甘拜下風，她現在只想找個地方喝點東西，然後好好休息一下，“你比我合格。”

　　這麼一下午的奔走過後，Zac看起來沒一點疲憊，精神反而好了很多，眼睛亮亮的，看在陸蘅眼裡像是要吸人精氣的老妖怪。

　　他看了眼已經快沒形狀的陸蘅，終於大發慈悲地說：“行了，我們找個地方吃點東西吧。”

　　陸蘅不想看起來太沒骨氣，但還是忍不住感恩戴德，就差把Zac抱起來轉一圈了：“Zac，你這是饒了我一命。”

　　“呵，誰稀罕你的命。”Zac傲嬌地揚起下巴，轉身就回試衣間換衣服了。

　　陸蘅只覺得劫后餘生，逛街真不是人乾的活，但她不過就是嘴上抱怨兩句，看着Zac的興緻一點點高昂起來，她也很開心。

　　果然揮霍是快樂的源泉，她長呼出一口氣，總算覺得輕鬆了些。

　　“這些衣服麻煩都幫我包起來。”

　　陸蘅正沉迷popstar，突然間耳朵就不自覺地豎了起來，捕捉到一個再熟悉不過的聲音，她下意識地抬頭去看，正見着一個背對着她站在櫃檯面前的身影。

　　再沒有別人了。

　　她心中“砰”地漫出許多飛舞的泡泡，又“噗呲噗呲”地一個個碎了，然後再也藏不住裡頭的歡喜。

　　“Ann！”陸蘅長腿一邁，幾步的距離就瞬間被縮短為零，她撲到了Aneta身上，從背後抱住她。

　　Aneta驚喜地回過頭：“你怎麼也在這裏？”陸蘅細軟的頭髮有幾縷纏上了她的脖頸，讓她的心都癢了，看見那雙黑亮的眼睛之後，更是軟成了一攤水。

　　這座百貨那麼多家店，若是她沒有進來，或者只是晚來一刻，兩人就會錯過，萬幸，她們還是遇見了。

　　陸蘅心裏開心，連腳痛都察覺不到，她拉着Aneta的手說：“陪Zac來逛街咯，Ann，我現在覺得基督受難也不過如此了。”

　　Aneta任由她攥着自己的手，她四處望瞭望，問道：“那Zac在試衣間嗎？”

　　“嗯。”陸蘅點頭稱是，然後壓低了聲音吐槽道，“你都不知道他今天試了多少件衣服，我感覺都沒什麼區別”

　　“那是你眼瞎。”

　　身後冷不丁地傳來這麼一句話，還是來自吐槽的對象，哪怕是陸蘅也嚇了一跳，然而她理不直氣也壯，立刻懟了回去：“你走路怎麼一點聲音都沒有？！”

　　Zac懶得理她，衝著Aneta點了點頭，權當做打招呼：“好巧啊。”之後就拿着衣服去結賬了。

　　陸蘅被他這一提醒，突然想起來，這似乎是家男裝店，所以Ann是在給誰買衣服？Evan？她眼神幽幽地望向Aneta，意有所指地說：“Evan現在這麼忙嗎？買衣服都要你代勞。”

　　“Evan？”Aneta剛開始有些不解，隨後就想明白了，“這不是給Evan買的，家裡的弟弟要過生日了，我在給他買禮物。”

　　“這樣啊”陸蘅眼見是自己誤會了，不禁有些訕訕，但同時心裏又鬆了一口氣，總之不是給Evan買的就行。

　　“對了，我跟Zac正準備要去吃飯，你吃過了嗎？要不要一起？”這話雖然是個問句，但陸蘅的眼睛里卻是滿滿的“一起一起”，Aneta恍惚間在她身後看見一條搖個不停的尾巴。

　　“好啊。”她根本就拒絕不了，當然也不想拒絕。

　　Zac提着袋子回來了，順便也帶回了Aneta買下的幾件：“晚上想吃什麼？這裏新開了一家泰國菜，要不要試一試？”

　　“真是浪費。”Zac吃到八分飽就放下了筷子，桌子上卻還剩了不少菜，他有些狐疑地看了陸蘅一眼，明明是按照這人平時的食量點的啊，怎麼今天矜持起來了，剩了這麼多？

　　陸蘅苦兮兮地嚼着青木瓜，她也不想的，然而Ann就在她旁邊，還只吃那麼一點點，她可不想在Aneta心裏留下飯桶的印象。

　　“哦，對了，你知道全美超模取消了——一個选手的比賽資格嗎？”陸蘅突然想起來這事，就準備和Zac報備一下，只是話說到一半，她卻像突然卡殼了一樣頓了一下，所幸這停頓微小，Zac並沒有察覺。

　　他正在用紙巾擦嘴巴，只是不知道為什麼，擦過嘴角的時候動作緩慢，眉頭也微皺着，像是，有些疼的樣子。

　　陸蘅說話時正盯着他，哪裡會錯過這樣的小動作，在他放下紙巾之後，她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心理作用，總覺得嘴角的那一片皮膚，透出了一種不妙的青紫，所以她頓了一下。

　　Zac毫無察覺，Aneta卻注意到陸蘅的異常，她遞過去一個不解的眼神，陸蘅卻輕輕搖了搖頭，像是在說沒什麼。

　　“Zac，你要喝點東西嗎？”陸蘅突然問，“這家店味道還挺重的，我覺得有點齁。”

　　她料准了Zac不會拒絕，這人講究得很，不可能喜歡現在嘴裏的餘味，絕對會想喝點冰的清清口。

　　陸蘅帶着三杯咖啡回來的時候，Zac和Aneta正聊着些什麼，她看了眼杯身，先給了Zac的。

　　“不都一樣嗎，還分什麼？”Zac一瞬間有些疑惑，但還是毫無防備地接過了咖啡，然後放到了嘴邊。

　　“陸蘅！！！！”幾乎小半杯咖啡都被灑到了Zac的下巴上，他氣急敗壞，立馬就認定了是陸蘅搞的鬼。

　　她破天荒地沒罵回去，反而“嗖嗖嗖”地抽了好幾張紙給他，Zac手忙腳亂地擦着，一時間也想不到其他。

　　陸蘅的臉色卻漸漸地暗下去，她看着Zac嘴角邊浮現出來的那一塊淤青，眼神冷得像刀子。

　　tbc.

# 第39章

　　Zac被那點灑在襯衫上的咖啡漬弄得快要發瘋, 連繼續逛下去的心情都沒有了, 然而他又不允許任何還沒洗過的新衣服同皮膚接觸超過十分鐘的時間。

　　“煩死了, 我要回去換衣服, 你們倆就隨意吧。”Zac皺着眉頭站起來，遮掩着那點幾乎看不見的污漬匆匆地走了。

　　“啊？”Aneta還沒反應過來, 眼前的椅子就已經空了, “這就走了？”

　　陸蘅的心思還在那塊刺眼的淤青上, 她隨口回了一句：“不用管他。”

　　她心裏想着事情，所以說的話聽起來也像敷衍, Aneta從沒聽過她這樣的語氣，不由得一愣。

　　“你別多想，我剛剛在走神。”陸蘅突然察覺到氣氛的不對勁, 她這才發現自己的語氣有多差，不由得有些懊惱。

　　Aneta怎麼會跟她介意這個，她握住陸蘅無意識地攥緊了的手，低聲問：“怎麼了？”

　　“我——”陸蘅幾乎就要將一切脫口而出, 然而不過是一瞬間，理智就告訴她不可以，Zac連她都不願意告訴, 更何況是Aneta, 哪怕現在自己窺見了一點真相, 也絕對沒有資格打着為他好的旗號將一切和盤托出。

　　然而陸蘅並不想瞞着Aneta, 沉吟片刻后, 只是說：“確實是有點事, 不過我能自己處理好。”

　　Aneta眼神里滿是擔憂：“你知道的，我會盡全力來幫你。”

　　陸蘅笑了一下說：“其實並不是我的事，不過還是謝謝。”

　　“你不用和我說‘謝謝’。”Aneta說完，便抬起手腕看了一眼表，“時間不早了，要回去嗎？”

　　“嗯。”陸蘅也順勢拿起手機，跟着Aneta往外走。

　　走不到半路，陸蘅突然抬手拍了一下腦門，一臉懊惱地說：“Zac載我來的，現在他走了，我要怎麼回去？”

　　Aneta一開始被她的一驚一乍嚇了一跳，還以為是落了什麼東西，聽完卻沒好氣地笑了：“蘅，你是看不見我站在你面前嗎？”

　　“啊？你要送我回去？”陸蘅眨了眨眼睛，“可是完全不順路吧，你一來一回要好久。”

　　陸蘅確實為她覺得麻煩，然而在Aneta眼裡，這根本就不是問題：“那就直接去我家好了，反正你有幾套備用的衣服在那裡。”

　　“別了吧，現在這個時候往市中心開，我會被堵到罵髒話。”陸蘅想着明天還要飛洛杉磯，連忙攔住了Aneta，“我坐地鐵回去吧。”

　　“你有急事嗎？”Aneta停下腳步，看着陸蘅問她。

　　她的航班在中午，再加上她一向也沒有收拾很多行李的習慣，所以時間其實很寬裕，陸蘅搖了搖頭，照實說：“也就還好，不是特別急。”

　　“那就去我家。”Aneta勾了一下嘴角，替陸蘅做了決定。

　　“哦，好。”陸蘅本來也無所謂，只是怕Aneta覺得麻煩，現在既然正主都不介意，那她還客氣什麼，不過她叫住Aneta，“你怎麼往回走了？”

　　Aneta將車鑰匙收回包里，無奈道：“你不是怕堵車，我陪你坐地鐵啊。”

　　直到地鐵逐漸加速啟動，陸蘅才有了點真實感，她居然真的在和Aneta坐地鐵？！

　　車廂裡頭人很多，所以氣味並不好聞，但陸蘅現在只慶幸自己被擠在最裡頭的小角落，Aneta的手臂撐在她身邊，幾乎像是將她整個人圈在了懷裡，一時間，陸蘅的鼻腔里充斥了一種清艷的玫瑰香氣。

　　很好聞。

　　或許是香氣真的可以醉人，陸蘅心想，因為她現在就有些暈陶陶的。她欲蓋彌彰一樣地撥了一下頭髮，都不知道自己說了什麼：“希望明天的飛機不要延誤。”

　　“嗯？”地鐵上有些吵，Aneta一開始沒有聽清，於是她低下頭，將耳朵湊到了陸蘅嘴邊。

　　“我是說，希望飛機不要延誤。”香氣一瞬間變得濃郁起來，陸蘅看着眼前的那隻連血管都顯得精緻的耳朵，乾巴巴地又重複了一遍，雖然就音量而言，毫無長進。

　　Aneta聽罷抬起頭，嘴角一抹成竹在胸的笑容：“放心吧，不會的。”

　　陸蘅狐疑地看她，說了句玩笑話：“我怎麼不知道Ann你還會占卜。”

　　“信則靈。”Aneta眼神溫柔，替她理了理被送風機吹亂的額發。

　　“咔擦——”這一聲快門聲在喧鬧的地鐵上再輕微不過，然而誰讓陸蘅和Aneta都是吃這行飯的，對鏡頭敏感得不行，幾乎是同時，她們倆轉過頭去看快門聲來的方向。

　　是一個面色漲紅，正手忙腳亂地將手機鎖屏的女孩子，對上兩人的目光后，緊張得幾乎快摔了手機。

　　陸蘅輕笑了一聲，對Aneta說：“看吧，你把別人嚇着了。”

　　Aneta不欲提醒陸蘅這裏頭也有她一份，只是給了那個女孩子一個善意的笑容，示意她並不介意。

　　“也不知道明天網上又會多出幾個我們倆的粉”陸蘅將她的一舉一動都看在眼裡，自己小聲嘟囔了一句，她幾乎已經可以想象了，照片被傳上網絡之後，評論區激動如尖叫雞的場景了。

　　陸蘅說得很小聲，但沒想到Aneta偏偏將這句話聽得一清二楚，不過她完全沒有困擾的樣子，反而非常滿意：“這樣才好，省得又有人站你和Alva。”

　　“我和Alva？！”陸蘅震驚了，一時間都想不到去吐槽Aneta居然關心這個，“我跟她說的話兩隻手都能數得過來，誰能把我倆湊一塊？！”

　　“剪輯師吧。”Aneta淡淡地說，不免又回想起當時看第二集 時候的心情，看着陸蘅的臉就想起她對着Alva露出的笑容，當下心裏就有些不痛快。

　　有的人不痛快是憋在心裏，有的人不痛快是禍害別人。

　　Aneta是後者。

　　“嗷！”陸蘅揉了揉被揪疼的臉，抱怨道，“Ann，你幹嘛無緣無故捏我。”

　　“我覺得理由很充分。”Aneta擺出一張正經臉，“哪裡就無緣無故了？”

　　陸蘅放下揉臉的手，盯着Aneta的臉看了一會兒，然後突然狡黠地笑了：“Ann，你不會在吃醋吧？”

　　她本意是想調戲Aneta一下，Aneta也不負眾望地羞窘起來，躲閃着眼神說：“什麼吃醋？”

　　“哈哈。”陸蘅故作老練地拍了拍Aneta的手臂，“放心吧，Sadel女士，我還是最喜歡你啦。”她試圖擺出風流姿態，但到底不常說這種沒羞沒臊的話，所以還是被通紅的耳朵尖給出賣了。

　　最喜歡嗎？為什麼不能是只喜歡？Aneta張了張嘴，卻突然察覺自己快要說出口的話有多曖昧，如果說之前的那些還能算是朋友間的玩笑，這句話卻會讓一切都失控。

　　佔有慾，是感情變質的開端。

　　下意識地，Aneta閉上嘴，最後也沒說什麼。夠了，她告訴自己，作為朋友，“最喜歡”已經是最高榮譽。

　　“啊，到站了。”對於Aneta內心的一切驚濤，陸蘅都一無所知，她聽見報站之後，就拉着還在出神的Aneta走出了車廂。

　　Aneta打開自己公寓的房門之後，陸蘅走進去，不禁有些感慨：“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我看你在巴黎有套房子，還覺得做模特真賺錢。”

　　直到她後來知道了Aneta的家世。

　　Aneta不明所以：“怎麼了？這幾棟房產都是我自己賺錢買的，雖然並沒有都用當模特賺的錢，但那確實給我的投資提供了一筆不小的本金。”

　　“哇哦。”陸蘅的讚歎來得真情實感，“居然都是你自己買的。”

　　Aneta剛要點頭，突然想起來件事，她默默地在心裏說，有一棟不是，不過你很快就能看到了。

　　她原本準備在明天給陸蘅一個驚喜，結果晚上兩人洗漱完躺在床上之後，陸蘅的手機突然亮起來，她探身過去，看見是一封郵件。

　　“明天的拍攝地點改在了比弗利山莊？”陸蘅三行兩行地看完，還是一腦袋問號，“怎麼突然要改地點？之前還說已經找好了地方。”

　　Aneta不置可否：“或許是找到了更合適的吧。”

　　“不可能。”陸蘅說得斬釘截鐵，現在節目組的經費越發吃緊，比弗利山莊里的房子，怎麼看都不像是“更合適的”選擇。

　　直覺告訴她Aneta的反應有些不對勁，陸蘅審視一樣地看她，眼前這人倚在床頭，眼睛里漏出一點笑意，讓那雙冰一樣的瞳孔看起來溫暖許多。

　　“你笑什麼？”陸蘅警惕地問。

　　“我？我哪有笑？”Aneta正在看書，她不動聲色地將書向上又移了一點，這樣從陸蘅的角度來看就看不見她的臉。

　　半晌沒有動靜，就在Aneta以為陸蘅接受了這個說法的時候，有隻細長的手毫不留情地拍倒了她眼前的書，是陸蘅。

　　她裝出惡狠狠的樣子，看在Aneta眼裡卻不過是一隻虛張聲勢的貓。

　　“不對！這事肯定跟你有關係！”

　　Aneta驚訝於她的敏銳，看夠了她炸毛的樣子之後，她終於點頭承認了：“是跟我有關，我這次被邀請去協助拍攝。”

　　“所以，那房子”陸蘅想到比弗利山莊還有些顫顫巍巍，“也是你的？”

　　Aneta笑了一下，默認了。

　　tbc.

# 第40章

　　然後Aneta就看見陸蘅整個人呆住了, 像是台卡住的抓娃娃機, 明明娃娃就在爪子上, 爪子還就在掉落口正上方, 偏偏這時候不上不下的，看得人又憂心又好笑。

　　“蘅？”在Aneta差不多要懷疑陸蘅是不是壞掉了的時候, 她突然動了, 然而這狀態看起來還不如獃著的時候。

　　Aneta看着陸蘅平舉着三根手指頭, 鄭重其事地對着她拜了拜，哭笑不得地說：“你這是在施什麼法嗎？”

　　陸蘅現在把她當作財神來拜, 還覺得自己不夠莊重呢，她有些遺憾地說：“可惜這裏沒有香，要不然我肯定要沐浴焚香之後才來供的, 你不要嫌棄。”

　　“你腦子里想的都是些什麼？”Aneta被她這一出弄得莫名其妙，她知道陸蘅迷信一些C國的傳統，但沒想到已經神經兮兮到了這個地步，Aneta困惑了, 但看見陸蘅頂着一頭有些毛躁的頭髮，嘴裏還嘰嘰咕咕的，她心裏又不由得覺得喜歡。

　　陸蘅這樣子, 哪裡還像T台上的“塞壬”, 分明只是一條小人魚, 為喜歡的東西浮上海面, 眼睛亮晶晶。

　　不過別的人魚愛慕王子的英俊, 這一條卻特立獨行, 專盯着船上的金銀珠寶流口水。

　　Aneta沒忍住，揉了一把陸蘅的頭毛，笑着問：“那麼喜歡錢嗎？又不是多好的東西。”

　　陸蘅聞言，連被摸了頭都沒空計較，全力維護自己畢生的追求：“哇，有錢才能這麼說吧，錢就是最完美的存在啊！Ann，勸你珍惜。”她話里的憧憬滿得快要溢出來，“啊，希望我也有能說出這種話的一天。”

　　“你真是”Aneta看見她的模樣，一時間有些語塞，她長到快三十歲的年紀，又是在時尚界這樣的圈子待了好久，自認為也算見識過不少人，其中對自己的慾望不加掩飾的人不在少數，但Aneta看了，只覺得他們面目上都寫着貪婪和毀滅，那樣不加節制的慾望，如今在吞噬別人，遲早有一天也會吞噬他們自己。

　　但陸蘅太不一樣了，她喜歡錢，平日里卻又恨不得一天躺床上十二個小時，懶懶散散的，彷彿喜歡就只是喜歡，卻不能讓她提起追求的興緻。

　　這很怪。

　　這樣單純喜歡一件東西的心情只有小孩子才有，陸蘅喜歡錢，就像幼年時痴迷於一塊奇形怪狀的石頭。

　　Aneta這時候突然想到，陸蘅也不過才二十一歲，若是不來當模特，應當還在大學里讀書。

　　她突然對陸蘅的過去產生興趣，正要開口問她，卻看見她指尖紛飛，不知道正拿着手機在干什麼。

　　“你在跟誰聊天嗎？”Aneta沒想打斷她，然而等了一會兒之後，她見陸蘅還沒停下來，忍不住開口問道。

　　陸蘅緊趕慢趕地又點了兩下，方才帶着大功告成的笑容看向Aneta：“沒有，我在修改壁紙。”

　　“你終於願意換了。”Aneta想起陸蘅原先的鎖屏壁紙就頭疼，雖然她解釋過那個長鬍子的男人是個管錢的神仙，但哪個超模會用這種圖片當手機屏保，Ann伸長脖子湊過去看，“你現在用的什麼？”

　　陸蘅“鐺鐺——”地給自己加特效，猛地一下把剛剛一直藏着的屏幕亮給她看，然後Aneta就被一片金光刺到了眼睛。

　　手機屏上是她那次在上海拍攝的封面，但陸蘅把另一個女模給截掉了，只留下她一個人，若只是這樣也就算了，偏偏，陸蘅不知道是用得哪個相機的貼紙，金燦燦的黃元寶幾乎覆蓋了除了她的臉之外的每一個角落，Aneta看着自己被淹沒在一堆奢華流光的特效里，心情複雜。

　　“不準用。”Aneta難得專斷獨裁了一回，要是被別人看見了，恐怕還以為她是元寶成的精。

　　陸蘅委屈：“為什麼？我覺得特別好看啊！”

　　Aneta仔細地分辨她的神色，然後悲哀地發現這人居然是認真的，完了，這種審美水平的人橫行霸道，時尚界是真的沒救了，她不再跟陸蘅廢話廢話，直接伸手去搶。

　　“啊——”陸蘅被她壓在下面，整個人蜷縮着護住了自己的手機，叫得凄慘無比，“Ann你別撓我痒痒！哈，哈哈——”

　　第二天晚上陸蘅到洛杉磯之後神情就有些委頓，昨天和Aneta鬧得太晚，她黑眼圈都浮出了淡淡的一層，然而沒有辦法，工作是早就定下的，所以她現在只能乖乖地坐在化妝鏡前讓造型師上下其手。

　　陸蘅打了個哈欠，節目組的造型師眼疾手快地擦去了她眼角沁出來的那一滴眼淚，笑着調侃她：“看來Lu昨天有個瘋狂的夜晚。”

　　“嗯？”陸蘅在飛機上睡久了，其實不很困，她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打了個哈欠，一時間竟然沒反應過來，只能下意識地笑了笑。

　　她在外人面前面具一向戴得端正，周身都是冷淡疏離，那抹笑看在造型師的眼裡，就莫名成了帶着餮足的心照不宣。

　　“哇哦——”他很內涵地感嘆了一句。

　　陸蘅現在終於反應過來，所謂的“瘋狂的夜晚”到底指什麼，一時間有些無語，只能掩飾性地打開手機看了眼時間。

　　造型師看她沒有聊下去的興緻，也就訕訕地住了嘴，但他的眼睛卻還是不安分地往陸蘅的手機上看，這是他一眼認出了屏幕上的那張臉，是Aneta？

　　嘖，特殊情況，他在心裏默默拿出小本本記了一筆，這兩人，不太對勁啊。

　　陸蘅這時候也在想屏保的事情，昨天晚上她不敵強權，最終屈服於Ann的重壓和威脅之下，含淚把貼紙全都刪了。

　　“別用這張了。”Aneta現在看到這張封面就覺得受到了精神污染，但她讓陸蘅換一張的理由卻不是這個，“到底是把別人截掉了，有心人看見了，就不大好。”

　　陸蘅想過這個問題，不過她一向不在乎外人的評價，反正怨恨這種東西一旦看得多了，也就沒什麼可介意的。

　　但是這次涉及Ann，陸蘅想了想，覺得還是換一張本來就是單人的比較好，她找了半天存圖，最後的倔強是Aneta從前發在ins的一張照片，她穿一身黃裙子站在街道中間，有風吹過來撩動裙角，特別夏天。

　　陸蘅原本是懷着將就的心情將照片換上去的，現在卻越看越喜歡，她姑且可以將穿黃色衣裳的Ann看作一個金燦燦的大元寶，一想到即將要去的比弗利山莊，陸蘅就莫名覺得，大概拜Ann會比拜財神更有用些。

　　“都準備好了嗎？”這次Mr.J不在，所以陸蘅要自己看着流程。

　　造型師給她噴上定妝噴霧，滿意地說：“好了，要叫选手們過來嗎？”

　　陸蘅想了想，沒讓他去，一集的時間有限，不如讓大家多看會兒豪宅，沒必要耗在這種事情上。現在不做說明，讓选手們以為只是普通拍攝，之後看見地點之後的對比效果也足夠戲劇化了。

　　“我的天，這是去哪兒的路？！”Shirley捂着嘴巴，但尖叫已經跑了出來，她參加比賽前剛参觀完洛杉磯，現在看着眼前逐漸熟悉的景緻，心裏立刻被狂喜給淹沒了。

　　單獨採訪時她的激動還是溢於言表：“天吶天吶天吶！！！我當時就想不可能，怎麼可能呢？！那可是——”

　　“比弗利山莊！！！”車裡的姑娘們也都反應過來，驚聲尖叫着，差點掀翻了車頂。

　　陸蘅隱隱聽見了前面一輛車的動靜，知道這些女孩子們是大概了解了情況，她沒覺得煩躁，反而自己內心也有點激動，Ann因為節目組的安排今天早上就到了，都沒有和她同一班飛機，之後又一直待在山莊里，一直沒聯繫她。

　　陸蘅想到這次拍攝的主題，對Aneta的表現非常期待。

　　二十年代啊

　　等到一行人終於來到宅子門口，幾乎所有人都震驚於這棟房子的流光溢彩，淺金色的燈光從每一個縫隙傾瀉出來，將整棟宅子包裹得彷彿一個夢境，還有輕佻活潑的音樂，將人們的歡笑和交談都渲染得像泡沫一樣，飄飄悠悠，直上雲霄。

　　“咔——”房門被打開，女主人巧笑嫣兮，扶着門框看向來客：“你們終於來了，快請進來吧。”

　　“Aneta？”人群里有人發出一聲驚呼，也多虧了着一聲，陸蘅才能回過神來。

　　她從沒見Ann穿成這樣過，一時間竟然看得呆住了。她一身珍珠白直筒連衣裙，上面綴了許多細碎的珠子和水鑽，閃亮得好像光源，頭髮也燙了很精緻的卷，一條額帶壓過劉海，蕾絲下還隱隱地透出金髮的質感。

　　Ann還染了金髮，陸蘅後知后覺，這讓她看起來有一種造作的精緻，心神恍惚間，她已經落在了人群的最後，Aneta上前挽住她的胳膊，故意用低啞柔媚的音色在她耳邊說話：“喜歡嗎？”

　　陸蘅只覺得戰慄從耳根瞬間蔓延到全身，她骨頭都快軟了，連忙抽出了被Aneta抱着的手臂。

　　“不想被我碰啊？”Aneta挑了挑眉，臉色上看不出喜怒。

　　“不是。”陸蘅連忙否認了，但還是說不出其他話，只能搓了搓自己手臂上的雞皮疙瘩，無措地站在原地。

　　Aneta滿意地勾唇一笑：“既然不是，那就是喜歡了？”

　　陸蘅低下頭，通紅的耳朵尖一覽無餘，她訥訥地說：“喜歡的。”

　　tbc.

# 第41章

　　被Aneta牽着往裡走的時候, 陸蘅才從恍惚里回過神來, 一時間就有些懊惱, 果然是美色惑人, Ann平時穿衣都以簡潔舒適為首要，雖說工作的時候造型百變, 但陸蘅和她熟悉起來, 已經是她半隱退的時候了, 哪裡親眼見過這樣的裝扮。

　　Aneta一身的衣物飾品已經是精緻至極，但造型師似乎猶嫌不夠, 在妝容上也用盡心思，白膚紅唇，生生牽出了另一個人格——嫵媚張揚, 又帶着點凜冽的強勢。

　　陸蘅現在覺得自己頗能體會那些昏君的心情，若是她做皇帝，身邊整天陪着這樣一個大美人，只怕也會神思不屬, 哪裡還有心思處理政事。

　　這樣想着，陸蘅心理就平衡了一些，甚至還有點莫名的小驕傲, 畢竟這麼好看的人, 昨天晚上還跟她睡在一塊兒來着, 真是想想就開心。

　　從門廳進去的路不短, 陸蘅心思百轉千回, 醒過神來才發現不過走了三分之二, 只是路盡頭傳來的旋律讓她不由得慢下了腳步。

　　Aneta察覺到她的遲疑，笑着鬆開了牽着的手說：“去看看吧。”

　　“嗯。”陸蘅點點頭，她離宴會廳越近，聽見的歡笑和樂聲就越清晰，心頭的疑惑也就越甚，這動靜，是不是太喧囂了些？

　　宴會廳的門轟然打開，隨之撲面而來的是鮮妍的顏色和躁動的氣息，像是終於掙脫禁錮的獸群，毫不掩飾衝動和慾望。陸蘅發誓，她越過狂歡的人群，在最深處的舞台上，看見了不止一個扭動身軀的舞者。

　　Aneta見她看得呆住，從身後走上來攬住了她的腰，低聲在陸蘅耳邊說：“《名利場》的晚宴，正好用來做拍攝背景。”

　　陸蘅看着屋子里無一處不精美的裝飾，訝異地問：“你還專門為了拍攝重新布置了？”

　　過去她工作的時候也不是沒遇見過這種情況，雜誌或者品牌向私人租借拍攝場地之類的，當時也不過感嘆一句，現在這樣的事就發生在她身邊，就不免覺得夢幻了。

　　Aneta搖了搖頭，現在选手們都在做造型，她們倆閑着，正好可以熟悉一下流程，她輕車熟路地領着陸蘅找了個沒人關注的角落，準備坐下好好說。

　　“要是那麼麻煩我怎麼可能借。”Aneta給陸蘅拿了一碟水果，“吃點吧，你暈機，晚飯肯定沒吃。”

　　陸蘅被她說中了，本來也覺得餓了，所以也沒拒絕，接過了盤子拿在手上用銀簽子叉了慢慢吃。

　　“這房子是我母親送我的，她喜歡這種風格，所以一開始就是這種裝修，後來到了我名下，也沒有改，這些年借出去過幾回，都是人情。”Aneta三言兩語地說完了來龍去脈，看陸蘅不停嘴地吃着，又給她拿了一碟。

　　“夠了夠了。”陸蘅連忙摁住了她的手，她本來也不是很餓，只不過是嘴裏有些干，所以才多吃了幾塊，她聽Aneta說是人情，心裏便驀然一動，所以Ann是因為和節目組有合作才借了房子，合作這東西又算不上人情，更何況以她的咖位，節目組能請到她已經是賺了，哪裡還能讓她欠人情，除非她是主動聯繫的那個

　　會是因為她嗎？陸蘅心裏隱隱有個猜測，但又覺得不可置信，不說Ann現在已經很少用模特的身份出現，單是和一群新人合作，就已經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活了。

　　陸蘅心中五味雜陳，覺得是自己太自作多情，但心底也明白，事實恐怕就是如此。雖然當初簽合同的時候節目組給出的一切條件都很好，但因為她是中途插入，資歷又淺，所以在拍攝過程中，總會有一些冷遇，這些小手段還都上不了檯面，讓她想發作都顯得小題大做。然而突然有一天，工作人員對她的態度就好了很多，當時她還摸不着頭腦，如今回頭算一算時間，差不多就是Aneta決定和全美超模合作的時候。

　　Ann在給她撐腰。

　　她心裏感動，嘴上卻有些不知道該怎麼開口，只是到底頭腦還不清醒，一時間竟然脫口就問：“你是免費借的？”

　　說完陸蘅就恨不得拍死自己，這會兒問什麼錢呢，顯得自己多財迷。

　　Aneta不出意外地愣了一下，然後報出了一個数字。

　　這和免費借有什麼區別陸蘅知道些價位行情，在她看來Aneta簡直像在做慈善：“太虧了吧，你還要和七個人拍，肯定很累。”

　　“心疼我啊？”Aneta明白了陸蘅的擔憂，自己卻狡黠一笑：“放心吧，我也沒那麼傻，合作的只是拍群像，單獨的照片還是选手自己來。”

　　陸蘅恍然大悟道：“就像《名利場》往年的那些一樣？”

　　“對。”Aneta點了點頭，看了眼立在角落裡的坐地鍾，估算了一下流程，“走吧，我們去化妝間看看。”

　　二人繞過狂歡的人群，陸蘅才後知后覺自己的格格不入，她一向怎麼舒服怎麼來，雖然平日里都靠臉和身材矇混過關，但一到這樣的場合，就難免顯得不夠看了。

　　她偷偷看了一眼Aneta流光溢彩的裙角，總覺得兩人現在走在一起並不相稱。

　　進了化妝間，陸蘅心想Mr.J不在，或許她應該替他和选手們多交流一會兒，還沒邁出腳步，就被Aneta給攔住了。

　　“你也去做造型。”Aneta說。

　　陸蘅驚詫道：“但我只是主持啊，也需要嗎？”

　　Aneta推她過去說：“你也是客人，主人說需要就是需要，怎麼？怕了？”

　　陸蘅一挑眉，又露出點囂張的混蛋模樣：“我怕什麼？怕搶了选手的風頭嗎？”

　　“那就快去。”Aneta失笑，將她趕去換衣服。

　　身邊沒了陸蘅，Aneta站在原地，一時間也不知道該幹些什麼，但她又很快反應過來，周圍架了不止一台攝像機，她可不希望自己發獃的蠢樣子被所有人看見。

　　“Alva，你這是要穿男裝嗎？”

　　她正準備轉身走開，就聽見這麼一句話，Alva？不就是陸蘅的那個小迷妹？Aneta想起評論區裏面那群換比剪指甲還頻繁的粉絲們，心裏不由得冷笑了一下，機會正好，她也想見見這個Alva。

　　“Aneta！”剛剛在同Alva說話的是那個拉美裔女孩兒，看見Aneta走到她們身邊，一臉興奮，“您好，我叫Laura！”

　　雖說節目組借的是Aneta的房子這件事是保密的，但Laura人緣好，在有些工作人員那裡是能說上話的，所以她看見Aneta開門時候，心裏其實並不怎麼驚訝，同時對Aneta的身份又有了新的估量。

　　Aneta微一頷首，很客氣地看着她笑了一下。Laura倒是看出她的注意力一直在Alva身上，她沒有再留下討人嫌，和Aneta打了個招呼，便很識趣地走了。

　　剩下的二人目光在鏡子里撞上了，一瞬間氣氛竟然有些劍拔弩張。

　　“您好。”Alva先移開了眼神問了好，她為人敏感，雖然不太明白Aneta對她的那一絲敵意從何而來，但正好，反正她也不喜歡她，所以連一句問好都懶得站起來。

　　“你要反串是嗎？”Aneta對她的態度不以為意，已經不太把她放在心上了，這樣沉不住氣的人，可翻不出多大的風浪。

　　“是的。”Alva原本柔和的線條五官被修得硬朗，若是不說話，確實能看出那種屬於少年的俊逸，“或許我可以邀請Lu跳一支舞。”她說著，臉上帶出來些期待和嚮往。

　　“那祝你成功。”Aneta接得很快，笑容完美得彷彿排練過千百遍。然而轉身之後，在攝像頭拍不到的角度，那個笑瞬間就淡了。

　　哪裡輪得上她？

　　“Ann？”

　　她心裏正不舒服，突然聽見陸蘅在叫她，便連忙轉身去看。

　　陸蘅已經換好了衣裳，一條銀色掛脖的小洋裝，露出了修長的腿來，她還沒做髮型，所以頭髮還是散着，墨一樣地鋪在肩頭，精緻里又有隨性。

　　Aneta快步走過去，擋住身後許多人窺視的眼神，看了半天才贊道：“很好看！”

　　陸蘅在這些方面一向自信到狂妄，她笑得張揚，說：“我也覺得。”

　　tbc.

# 第42章

　　因為Eva的退賽, 所以這次拍攝並不會淘汰选手, 在歡快浮夸的音樂里, 每個选手都在享受這場狂歡, 眼睛里萌動着對最佳硬照的志在必得。

　　Shirley剛從舞池裡出來，正捧着杯酒喝着, 眼睛里的艷羡遮都遮不住, 她一直自詡家境不錯, 但面對這一屋子的布置，往日里的自得似乎都成了笑話。她想到那個私下里慢慢流傳開的說法, 望着正和陸蘅交談的Aneta，心裏慢慢有了盤算，能在比弗利山莊有一套這樣的房子, 絕對不是做模特可以負擔得起的，看來Aneta的姓氏就是那個鼎鼎有名的Sadel，Shirley家中經商，這下是絞盡腦汁地想和Aneta攀上交情。

　　陸蘅正和Aneta說著話, 見她突然就住了口，皺着眉頭轉過身看向了別處，不由得奇怪道：“怎麼了？”

　　“有人盯着我。”Aneta只覺得那目光里全是算計, 看得她渾身不舒服。

　　陸蘅順着她的眼光望過去, 正看見倉促移開眼神的Shirley, 她扯了一下嘴角說：“是她啊。”

　　“怎麼了？”Aneta看過幾期節目, 但一直在關注陸蘅, 好多人都還對不上名字, “她是那個韓裔是嗎？”

　　“嗯。”陸蘅點了點頭，她不欲多說什麼，但表情已經告訴了Aneta，她對這人沒什麼好印象，事實也的確如此，陸蘅不明白的是，Shirley面對她的時候那種莫名其妙的優越感究竟是哪裡來的，不論是資歷、水平還是硬件條件，陸蘅都自認甩她十條街，但陸蘅看過兩期節目之後，發現這人還真是不放過任何一個詆毀她的機會。

　　“我看節目的時候總覺得她對你有惡意，是錯覺嗎？”Aneta想起一些細節，皺着眉頭問。

　　陸蘅聳了聳肩，沒所謂地說：“大概不是吧。”她越過Aneta的肩膀看向Shirley的位置，發現人現在已經不站在那兒了，“一開始她提出質疑，我覺得可以理解，畢竟和其他人比起來，我確實經驗不足，但我後來發現好像不管我干什麼，她總能找出差錯來，就明白這個姑娘大概是對我有偏見吧。”

　　“對你能有什麼偏見？”Aneta不滿道，在她眼裡，陸蘅簡直完美到可以當作模版，怎麼會有人對她有偏見。

　　“哇，我在你眼裡這麼好啊？”陸蘅笑彎了眼睛，湊近了Aneta眼前，像一隻討賞的小倉鼠。

　　其實關於Shirley，她並沒有把話說全，三期節目錄製下來，陸蘅對每個选手的性情人品都有了大概的了解，Yolanda孤僻，Alva洒脫，Laura圓滑而Shirley，就是虛榮。她最擅長用金錢和膚色來篩選可以結交的對象，Dora家境貧困，她便冷眼相對，有時還藉此來尋開心，而對於黑色皮膚的Janet，態度更是肉眼可見的差。

　　有時候陸蘅都不知道是否該贊她一句真性情，因為美國這樣要求政治正確的情況下，她居然還敢在節目上做出這種歧視有色人種的舉動，更何況明明自己也是亞裔，為什麼還能急急地站到加害者的陣營里，難道覺得這樣就能漂白了一層皮嗎？

　　若是自己都不能認同自己的身份，那遲早會崩潰的。陸蘅比誰都清楚，高端時尚界對於亞裔的身份有多麼嚴苛，白人模特可以輕易做到的事情，她們卻要花出百倍千倍的努力，但她從來也都處之泰然，這樣的歧視，這樣的規則，錯了的是他們，又不是她，她為什麼要自責，要羞愧？

　　Aneta見她想得出神，還以為陸蘅是因為被选手討厭了而心情低落，雖然她覺得這個原因有些離譜，但還是摸了摸她的后脖頸，對上陸蘅疑惑的眼神后，她輕聲說：“不是在我眼裡這麼好，是你本來就很好，不要不開心。”

　　陸蘅有一瞬間的失神，而後她燦然一笑，是了，這世界總歸也不是那麼爛，最起碼還有一個Aneta，有她在，就是獨一份的美麗。

　　何必為了歧視自怨自艾呢，若是像她這樣拼出頭的人愈多，所有規則都會在潛移默化間崩塌。

　　“我沒有不開心。”陸蘅歪過頭，在Aneta的手心裏蹭了蹭。

　　這時候正好舞池裡的音樂已經終了，樂隊正準備接上下一首，Aneta放下手中的酒杯，鄭重地向陸蘅發出了邀請：“美麗的女士，不知你是否願意和我共舞一曲？”

　　陸蘅驚訝得睜大了眼睛，有些羞窘地說：“可我不會啊。”

　　她還在國內上學的時候，沒那麼好的運氣攤上教育改革，每天都只是死讀書，體育課都已經夠稀罕了，哪裡還有機會學這些專門的舞蹈。

　　Aneta聲音溫柔，堅持道：“沒關係，反正是兩個女人，也不分男女步，我們可以隨便跳一跳，晃到這支曲子結束就行。”

　　陸蘅略一思量，很快就答應下來，反正有Aneta陪着她，不是只有她一個人丟臉，那又有什麼好怕的。

　　她輕慢地將手放在Aneta掌心，修長的脖子讓她看起來像一隻白天鵝，又脆弱又驕傲。

　　舞池裡的人不多，燈光也隨着音樂的節奏調暗了下來，Aneta攬住陸蘅的腰，只覺得細弱又柔韌，彷彿兩隻手就可以掌握，她不由得走了個神，或許真的是東西方人種間的基因差異，很多白人模特並沒有很清晰的腰胯界限，但東方人就不一樣，比如陸蘅，Aneta親眼見過那兩弧動人的曲線，才知道原來上帝造人也有偏愛。

　　陸蘅趕了飛機，路上又折騰了好些時間，之前覺得還好，但現在困意卻翻滾上來，她忍不住小小地打了個哈欠。

　　“困了？”Aneta回過神來問。

　　陸蘅像一隻慵懶的貓一般，她衿傲地點了點頭，然後屈尊降貴一般，將頭擱在了Aneta的肩膀上。

　　反正不會跳舞，臉都丟盡了，她想，還不如就破罐子破摔，讓自己舒服一點。

　　Aneta身上的肌肉在她靠上來的時候僵硬了一瞬，而後又怕陸蘅倚着不舒服，立刻強迫自己放鬆了下來。兩人就這樣在昏暗的燈光里，隨着舒緩的音樂慢慢擺動，天地里好像都只剩下她們兩個。

　　突然陸蘅像是察覺到什麼，突然間不自在地動了動，Aneta輕輕拍了拍她當作安撫，卻沒有放開環着她的手。

　　舞池邊上站着一個高挑的身影，正死死地盯着交疊在一起的兩個人影，這人的裝扮看起來像是個瘦削的男人，仔細看過去卻能發現是換好了男裝的Alva。

　　Aneta早就察覺到她的目光，卻一直隱而不發，直到現在驚擾到陸蘅，她才漫不經心般地投過去一個眼神。

　　收斂些，況且你有什麼資格震驚？

　　她倒是把自己自覺放在了一個特別有資格的位置上，作為陸蘅最好的朋友，在她的事業上升期，理所應當替她除去路上的雜草。

　　Alva接收到她的目光和一切言外之意，但她卻沒有落荒而逃，雖然臉色蒼白，卻仍然抿着嘴站在原地，自虐一樣地看着陸蘅的背影。

　　Aneta覺得無趣，但她也不能把陸蘅藏起來不讓別人看，幸好這一首曲子也快到結束，她輕輕拍了拍陸蘅，讓她快些回過神來。

　　“嗯？”陸蘅直起身來，她和Ann身高相仿，所以剛才那個姿勢對她而言憋屈得很，但她偏偏就不想離開。

　　“時間差不多了，差不多可以開始拍攝了。”

　　所有的單人照片在剛剛的宴會進行中都已經拍攝妥當，如今就只剩下最後的重頭戲——同Aneta合作拍攝的群像。

　　陸蘅用力眨了眨眼睛，很快從昏沉中清醒過來，過來，也不知道是不是Aneta吩咐了什麼，音樂已經停了，燈也一盞一盞地被依次打開，顯露出狂歡之後的不堪場景。

　　桌面上原本擺放整齊的餐碟如今凌亂得很，只剩下一桌的殘羹冷炙，香檳塔早就被拆得七零八落，有酒液傾倒在桌布上，留下一灘灘深色的污跡。

　　彷彿是嫌這樣還不夠，許多工作人員聽着攝影師的指揮，又另外將許多物件放倒在地面上，造出一種更加凌亂的場景。

　　陸蘅在旁邊看他們動作，眼睛眨都不眨一下，Aneta看了好笑，伸出手在她面前晃了晃：“看什麼呢？這麼專註。”

　　“你讓他們手上動作輕點啊。”陸蘅眼見着一個工作人員將瓷碟子隨意丟在了地板上，不由得膽戰心驚，Ann這棟房子里的東西不說價格昂貴，更重要的這些都是她母親送給她的，意義就非同一般，若是在陸蘅的眼下摔壞了，她絕對會自責。

　　她擔心得很，Aneta倒是完全不在意：“地毯厚得很，放心，不會出問題的，真碎了就再去買好了。”

　　兩人正說著話，就聽見攝影師在叫Aneta就位，她正準備走開，又回頭去看陸蘅：“要不要一起拍？”

　　陸蘅連忙擺手，平日里兩人玩一玩也就算了，現在這樣的場合，更別說又簽了合同，她要是真答應了，那才是鬧着玩了。

　　Aneta也不強求，她明白自己的要求有些異想天開，見选手們已經都準備好了，就像那邊去了。

　　“我希望你們能找到二十年代的感覺，而不是只穿了一身衣服。”攝影師正在說自己的理念，畢竟群像確實不好拍，更別說這其中八分之七都是新人，他已經在為自己之後的悲慘經歷默哀了。

　　“二十年代，二十年代”Aneta的身邊傳來絮絮的低語，聽起來緊張得很，她側首望過去，發現是那個叫Janet的黑人女孩。

　　“不用緊張。”Aneta開口安撫她，“把握好主題就行。”

　　誰料Janet有些羞愧地低下了頭，說：“其實我根本不知道二十年代是怎麼樣的。”

　　“知道了又怎麼樣？不過是現代人的看法，事又沒有人真的親身體驗過。”Aneta根本不在意這個，“有些理論性的東西固然心裏有底，但更重要的是感受，你看看周圍，想到什麼就直接展示出來，我覺得你是可以做到的。”

　　Aneta對Janet有些印象，畢竟是第一次拍攝拿了最佳硬照的人。兩期節目的最佳硬照獲得者都站在她旁邊，左邊是Laura，右邊的就是她。

　　“噓——姑娘們，別聊天了，拍攝開始！”

　　tbc.

# 第43章

　　拍攝直到凌晨才結束, 所有人在半天的休息之後, 又去攝影棚里錄製了名次的公布。

　　Tyra手上拿着一沓照片, 照例列舉了冠軍能得到的各項獎品, 而後她側過身，逐一介紹了坐在評審席上的各位, 特別是最末的Aneta。

　　“雖然我不在拍攝現場, 但是從我手上拿着的這張照片來看, Aneta的表現絕對是精彩至極，甚至帶動了你們中的許多人。”

　　Aneta忙笑着說：“也是选手們的狀態好。”Tyra是大前輩, 論資歷還在她之上，Aneta是一定要給這個面子的。

　　陸蘅在攝像機看不到的角度給了Aneta一個戲謔的眼神，她的腹誹都快寫到臉上了, 真能睜眼說瞎話，她又不是沒看過成片，要說表現好的人，確實是有那麼一兩個, 但大部分都很平庸，甚至還有那麼幾個狀態極差，只怕是素人站在鏡頭前都會比她們表現得好。想來是因為這次沒有淘汰, 所以一點緊迫感都沒有了。

　　就這樣, 居然還能說是“狀態好”？

　　Aneta無奈一笑, 她本身就是合作者, 難道還要她當場破口大罵嗎？

　　Tyra正背對着她們, 不知道後面的小動作, 她從手中的那一疊照片里拿出最上面的一張，背面朝着选手們展示了一下：“這就是Aneta和你們合作拍攝的那張照片。”而後她又揮了揮剩下的那一沓，“這些是你們單人的。”

　　“這次評選最佳硬照，七成靠群像的表現力，三成靠你們單人的照片。”Tyra仔細地說明了規則的變更，這次評選在最開始就與以往不同，首先是不會產生淘汰，而後就是因為Aneta的加入，那個模特都會有兩張硬照，這使得評審決策的時候接收的信息更加多樣，但不管如何，總要有更側重的點，比如說這次的群像拍攝。

　　“其實我還沒有拍過群像誒。”見Tyra正和选手們交流，陸蘅乾脆側過身去和Aneta咬耳朵根，“真正意義上的那種。”

　　Aneta乍一聽有些奇怪，近年來各版Vogue都青睞多人封面，陸蘅勢頭正火，怎麼會一次都沒拍過。不過之後她仔細一想，也就明白了，陸蘅待遇好，拿到的都是單人封面，所以也就沒這種體驗。

　　“有什麼要注意的嗎？”陸蘅還挺好奇，躍躍欲試地問Aneta。

　　“整體的和諧吧。”Aneta剛說完這話就覺得太空，但一時間讓她給陸蘅講清楚又實在困難，索性歪頭一笑：“放心，你天分那麼高，到了鏡頭前就什麼都懂了。”

　　陸蘅撇撇嘴，只以為她在敷衍自己，卻不知道Aneta說得真心實意，在她眼裡，陸蘅就是鏡頭的寵兒，無師自通，又囂張跋扈，不過這樣想來，雜誌發行方的安排又很合理，畢竟陸蘅若是放在人群中，想必會將其他人的光芒掩蓋得一干二凈，那群像的意義也就不存在了。

　　在逐一點評完选手們的照片后，幾個評審終於做出了決定，Tyra拿着照片從座位上站起身，她面前站着一眾等待結果的女孩子們。

　　“現在，我將按照名次順序叫出你們的名字，也就是說，第一個被叫出的名字，就是此次的最佳硬照的獲得者。”Tyra說完，突然露出狡黠的神色，拖長了聲音說，“獲得本次最佳硬照的是——”

　　“Aneta！”

　　此話一出，所有人都愣住了，Aneta也不例外，不過她很快反應過來，趕緊從評委席上繞了出來，站到了Tyra面前，從她手中接過了照片。

　　“天吶，真的是我嗎？謝謝你Tyra，我太開心了！”Aneta做出驚喜惶恐的樣子，緊張的氣氛一下子被這一出小劇場給沖淡了。

　　陸蘅忍俊不禁，她拍了拍桌子，故作嚴肅：“演技太差，淘汰淘汰！”

　　Tyra很誇張地大笑出聲，选手等候的區域也傳來各種動靜，演播室里一下子變得亂轟轟的，不過現場的導演卻忍不住鬆了口氣，他本來還怕這次出了Eva那樣陰損的事，節目的收視率會下降，現在一看，完全沒有必要擔心。

　　不過Tyra是綜藝老手，能有這樣的水平實屬正常，但Aneta願意配合卻是出乎他的意料，最驚喜的還是Lu，沒想到她也能接梗，果然有趣的靈魂和美麗的肉體有時候是可以合二為一的。

　　雖說只是開玩笑，但節目組的架勢還是擺得很足，大屏幕上也給出了Aneta拍攝時的特寫。

　　當眾人注意到大屏幕時，原本喧鬧的演播廳里逐漸安靜下來，所有人都被照片上的Aneta吸引了目光。

　　她太太讓人詞窮了。

　　陸蘅現在真切地認為自己是一隻顏狗，實實在在的那種，要不然怎麼會看着Ann的臉就差點陷入痴迷中去？

　　照片里，眾人都在一張長桌前，或立或坐，Aneta在最中間，她坐在桌子上，雙腿交疊着，一手搭在膝蓋上，一手拿着個空的紅酒杯，這是個十足傲慢的姿態，但因為那一雙裸露在燈光下的小腿，又沾染上許多惑人的慾望。她的眼睛里藏着萬千，有狂歡時的瘋狂沉迷，又有蕭條將近的不詳預兆。

　　她是誘惑本人。

　　這一瞬間大家似乎都覺得，剛剛那個玩笑也變得實至名歸，這絕對就是今天的最佳硬照，任憑选手之後有再好的表現，兩相對比之下，也黯淡得可以。

　　負責這次拍攝的攝影師也坐在評審席上，縱然這張片子是從他親手修出來的，現在看見，他還是不由得覺得震撼，同時心裏又位那些选手覺得惋惜，頂級模特就是有這樣的能力，新人在她面前，只有被碾壓的餘地。

　　也不知道會不會有人產生心理障礙。

　　Shirley暗暗握緊了拳頭，她原本還以為自己這次表現得不錯，現在看了Aneta的照片，只覺得之前種種不過是夜郎自大，拍攝時她沒法旁觀，看不見別人的表現如何，現在她都害怕，自己在攝影師眼中是怎樣的不堪情形。

　　Aneta配合Tyra演了一出小劇場后，就又恢復了之前的淡然，她微微頷首，以示對眾人誇讚的感謝，隨後便坐回了評審席。

　　“Ann，我都看呆了。”等到Aneta坐定，陸蘅便迫不及待地湊近了她耳邊說，還向她展示了自己的手臂，“看，雞皮疙瘩都起來了。”

　　Aneta直接上手摸了摸，察覺到那一點殘存的粗糙觸感，或許是感受到她手心的溫度，不過瞬間之後，那片肌膚又恢復了細膩柔滑，她露出今天第一個真心的笑容，低聲說：“如果是你，只會比我更好。”

　　陸蘅這時倒不確定起來：“我也不知道，總之這次沒有這個如果，你就是最厲害的。”

　　說完她一下又忍不住懊惱，為什麼別人夸人嘴裏能說出花來，到她這裏，就只能說一句“最厲害”，小學生一樣。

　　兩人也沒再多聊，因為Tyra還站在前面公布名次，真正的FC（first call）是Felicia，她長着一張過於精緻的臉，氣質又飄逸，是可以歸在仙女系一類的模特，雖然實力在一眾选手里算得上拔尖，但很多人都不看好她未來的發展，不知道為什麼，時尚界里這種類型的模特總是曇花一現，在MDC榜上名次爬得快，掉得也快，升入icon的寥寥無幾，雖然因為面孔和氣質更容易被大眾所喜愛，但時尚有其小眾的一面，得不到設計師的看重，最後也就只能接受黯然離場的結局。

　　“我希望你可以去嘗試更多的風格。”陸蘅看着屏幕上的照片，這一次Felicia還是和之前的幾次拍攝大同小異，不過也歪打正着地契合了主題，二十年代的浮華和大廈將傾的頹敗，都在她虛幻的氣場里有跡可循。

　　陸蘅給出了自己的建議，就是不知道Felicia能不能聽進去了。

　　名次還在一個一個地被公布出來，前幾名都沒什麼讓人太意外的，想來這次沒有淘汰的壓力，平日硬照實力不出眾的也不會想去搏一搏。只是旁人看得分明，身處其中的人還是無法放鬆，越到最後，現場的氣氛就越僵硬，被剩下的选手面色凝重，對下一個出現在Tyra嘴裏的名字，又恐懼又期待。

　　最後被剩下的是Dora和Shirley，節目組公開處刑，將兩個人的照片截出來放在一起，Tyra看了半晌，像是才找回語言一般，毫不留情地說：“這樣的照片只配被扔進垃圾箱，看看你們的肢體和表情，Dora，看起來像個和媽媽走失了的小孩子，Shirley呢，你的悲傷像是發現男朋友出軌了閨蜜，瘋狂又無趣，總之，我看不到一點時尚感。”

　　兩人都被Tyra的犀利點評打擊得面色蒼白，陸蘅不發一言，也不讓Aneta說話，如果只是Dora就算了，她性子軟，又肯上進，只會將她們的話看作激勵，但還有個Shirley，陸蘅敢肯定，只要她們倆開口，絕對會被當成嘲諷，然後被她記恨在心裏。

　　“現在我直接公布最後一名。”Tyra頓了一會兒，然後抽出一張照片遞給Shirley，“女孩，你應該對這次沒有淘汰感到慶幸。”

　　Shirley的臉色瞬間變得蒼白。

　　站在一旁的Dora心裏驀地鬆了一口氣，她抿着嘴，從Tyra手裡接過了屬於自己的那一張紙。

　　“希望你們兩個下期繼續努力，這可不是你們的真實水平。”

　　至此全美超模大賽的第四集 正式錄製結束。

　　“好累啊”陸蘅走出演播室的時候，已經是癱在Aneta身上的狀態了，她昨天的飛機，又錄了好久的節目，一個上午的休息時間根本不夠。

　　Aneta摸了摸她的頭髮，有些心疼：“晚上還要參加慈善晚宴，撐得住嗎？”

　　“什麼慈善晚宴？”陸蘅一聽這話，直起身子問，“我怎麼沒聽說過？”

　　Aneta比她還驚訝：“幾家雜誌社聯合組織的，都已經宣傳好久了，我看過邀請名單，裏面有你啊。蘅，你有時間也該關注一點這些消息。”

　　陸蘅臉色沉下來，這不是她關不關注的問題，Aneta沒好意思說，但她也不是不清楚，這種活動Zac本該提前給她列上行程，若是這次她沒有和Aneta在一處，豈不就是無故缺席？

　　她是行事囂張，但也絕沒有到不守約的地步。

　　“我會去問問Zac。”她的不滿顯而易見，有些事還是要儘早處理好，省得蹦出來給人找麻煩。

# 第44章

　　回酒店之後陸蘅給Zac打了三個電話, 都沒有接通, 每一通電話她都等到提示音響起, 直到三次之後。屏幕逐漸暗下去, 最後歸於一片黑，陸蘅的臉倒映其上, 像是另一個暗中的她, 沉默地想着些什麼。

　　只是她沒時間想得太久, 很快，Zac就回撥過來, 陸蘅一見來電显示，就立刻接通了。

　　“喂。”

　　“找我有事嗎？連打三個電話。”Zac雖然態度輕鬆，但聲音低啞, 聽起來疲憊。

　　陸蘅沒心思和他開玩笑，單刀直入：“你給我的行程表有問題。”

　　Zac驚呼出聲：“什麼？今天的嗎？讓我查一下”隨後是一陣翻找的動靜，“節目錄製，參加晚宴, 唔，有什麼不對嗎？你別告訴我又是不想赴宴，陸蘅, 這個晚宴很”

　　“我是說, 你給我的那一份行程上, 沒有晚宴。”看Zac明顯想岔了, 陸蘅直接打斷了他說, “你之前檢查過嗎？”

　　這語氣已經算的上是質問, 但陸蘅沒覺得自己過分，這是Zac作為經紀人的本職工作，結果現在出現這樣的狀況，哪怕並沒有造成什麼太壞的後果，也已經夠不可原諒了。

　　Zac被問得啞口無言，在陸蘅看不到的那一頭，他還在試圖將行程本翻個透徹，好叫自己明白，他到底是哪個地方出了差錯。

　　“我”Zac欲言又止，最後也只是嘆了口氣，顯出許多的無可奈何來，“抱歉，我最近狀態不太好。”

　　“其實這不是第一回 了。”陸蘅心裏堵着火，語氣雖然淡淡的，Zac也能聽得出來不快。

　　“之前節目組更改拍攝地點，也是我自己看到他們的郵件之後才知道的。”陸蘅想起這件事來，也不知道該說自己是幸運還是不幸，“Zac，我基本不看郵件，如果不是那天心血來潮，我根本就不知道節目組變化了安排。”

　　“而這些，本該是由你這個經紀人來通知我。”這時候陸蘅的態度已經和緩下來，並不再咄咄逼人，只是這一句再平淡不過的話，聽在Zac的耳朵里卻好似雷擊，他半晌才緩過神來。

　　Zac苦笑了一下，連聲音變得黯淡起來：“你是不是也覺得我特別沒用？”

　　“你在瞎說什麼？！”陸蘅聽見他說這樣的話，比之前知道Zac失職還要惱火，“你自己的本事自己不清楚？非讓別人來誇一句嗎？”

　　她刻意說得輕鬆，是因為從Zac的語氣里出了一絲不妙。

　　過去他們兩人間開玩笑，互相以詆毀對方為樂，什麼垃圾話都說過。

　　但是今天不一樣，Zac的失落是真的，隱隱的自卑也是真的，陸蘅同他相處了近三年，早就成了密友，自然能察覺到他潛藏的情緒。

　　Zac生就一張美麗的皮相，雖說對於男子來說過於陰柔，但時尚圈只怕你不美，哪裡還會給“美”限定條框，因而他也算是活得風生水起，雖說在陸蘅面前還時常地犯些蠢，但外人看見的，只有一副傲慢高冷的面具。

　　如今這副面具裂開了一條不堪的縫隙。

　　Zac見陸蘅急了，自己卻百無聊賴地說：“你也不用安慰我，我能有什麼本事？雖說給你做經紀人，結果幫你撕來的封面還沒有雜誌主動找上門的多，真是可笑。”

　　陸蘅恨不得能撲到手機那頭給Zac一個醒世大巴掌，不過就是前天她還在和這人吵吵嚷嚷地逛街，結果今天Zac就意氣全無，甚至開始妄自菲薄。

　　她低估了George對Zac的影響力，陸蘅原以為之前Zac拖着她逛了那麼久就是為了發泄情緒，等到最後兩個人分開的時候，他雖然因為那一塊咖啡漬煩得不行，但陸蘅明顯能察覺出來，大部分低落的負面情緒都已經消失不見。

　　陸蘅還以為過不了半天就能聽見他和George分手的消息，所以哪怕看見了那塊淤青都沒有立刻插手，只是默默等着，沒想到她這期節目都錄製完了，這手居然還沒分成？

　　她知道Zac沮喪的根源本不在他自己身上，於是也沒有狠勸，只是淡淡說了句：“反正我覺得你挺厲害的。”

　　陸蘅向來不屑於說假話，Zac是知道的，所以聽見她說了一句這個，心裏好像終於能輕鬆一些，臉上帶出一點笑意。

　　“Zac，我先掛了，節目組要補錄一個鏡頭，哦對了，George怎麼樣？替我向他問好。”陸蘅在掛電話之前提到了一句George，彷彿是不經意間所為。

　　Zac沒有起疑心，或者說他也沒有其他的精力來質疑別的事，他愁苦地笑了一下：“他？我不知道，我們已經有两天沒有說話了。”

　　陸蘅在通話結束之後許久沒有動作，眼睛里晦暗不定，不知在翻滾着些什麼惡毒的念頭，節目組沒有鏡頭要補，是她想法太多，不想在Zac面前露出端倪，尤其是她籌謀的最終目的，是讓他現在的“男朋友”，身敗名裂。

　　一開始陸蘅哪怕不看好這段感情，也並沒有插手，是因為她覺得面對愛情這種體驗性十足的事物，旁的人並沒有置喙的餘地，所以他倆的分分合合她只當成一出狗血戲碼，雖然感慨，但也知道橫插一杠會惹人嫌棄，一直旁觀着。然而現在不一樣了，從陸蘅看見Zac嘴角的淤青開始，她就明白，如果說一個人在愛情里受到感情傷害無可厚非，但如果肉體都被折磨，只能說明對方是個人渣，那旁人搭一把手就不算多管閑事，反而是救人出泥潭。

　　更何況Zac現在心理可能還有些問題，陸蘅想起這次通話時他頹喪的氣象，對George的憤恨就更多了一分，無時無刻的言語打擊和冷暴力真的會搓磨掉一個人的自尊和勇氣，就像Zac，已經哀怨至此。

　　她正兀自出着神，恍然間被門鈴聲驚醒，陸蘅放下手機，踢踢踏踏地走過去開了門。

　　“蘅。”Aneta手裡拿着件曳地的長禮服，艱難地高舉着它從門外鑽了進來，“給。”

　　陸蘅這才反應過來禮服的問題，她一直在想關於Zac的事情，所以將去參加晚宴的衣服還沒有準備都忘了。

　　“你怎麼不讓助理送過來。”陸蘅看着Aneta終於將長裙掛起來，又感激又好笑，“怎麼你親自去拿了？”

　　“別人去我不放心。”Aneta有些累了的樣子，她坐下來喝了杯水，沒說她是刷臉拿到的這件衣服。幸虧節目組正在接洽下一期的嘉賓設計師，而那一位又正好和她有些交情，要不然現在這個關頭去找品牌方借到合適的，還真不太容易。

　　“實在太感謝你。”陸蘅不是羞於說感謝的人，更何況Ann實在幫她良多，只是想到晚宴，她突然想起來一個問題，“不過我沒有邀請函怎麼辦？”

　　Aneta也愣了一下，看來是從沒想過這個問題，不過她很快就反應過來，說：“我邀請你去不就行了。”

　　“但那不是給你的男伴留的名額嗎？”陸蘅問，“是不是還要走紅毯？”

　　“對。”Aneta點了點頭，“不過我以前也沒有邀請過別人，都是自己走的，一直落單在旁人眼裡已經夠奇怪了，所以邀請女伴也不會有什麼問題。”

　　“現在走出車子的是Aneta！她穿了一條黑色長裙，高級感十足，她這次來洛杉磯是為了參加一檔真人秀的錄製。”紅毯的男主持人語速飛快，努力在粉絲們的尖叫里求生。

　　女主持笑着逗了一句：“可不是人家的衣服高級，是Aneta自帶高級的氣場。”

　　兩人正等着Aneta走過來接受採訪，誰料Aneta下了車之後，卻在車門邊站了一會兒，不知道在等什麼。

　　女主持人見狀連忙說：“看來Aneta是被大家的熱情嚇到了，據我所知，往年她參加晚宴都是只身前來，難道這次啊！這是？！Lu？！”

　　這一聲尖叫已經能算是直播事故，幸好現場因為陸蘅的出現氣氛更加熱烈，女主持這一聲也不算太突兀。

　　“你也是Lu的小粉絲嗎？”男主持打趣道，心裏卻也理解搭檔剛剛的失態，若是說話的是他，只怕也會尖叫，那幅場景太驚艷，火焰一樣，瞬間就竊取了所有人的感官。

　　最先不過是閃光燈照到的一片紅色裙角，在車廂里的昏暗處隱隱蟄伏着，然後是在一隻骨骼精緻的腳和開衩處若隱若現的長腿，最後彷彿是在一瞬間，陸蘅整個人就躍然於眾人眼前，穿着一條火一樣的裙子，像一朵熾烈開放的木棉。

　　Aneta伸出手去讓她握着，一瞬間紅毯上的尖叫聲又大了幾分，陸蘅不動聲色，假裝鎮定地跟着她往前走，二人一紅一黑，氣場強大卻又並不相斥，又實在太會找角度，一時間紅毯上快門聲竟然又熱烈了許多。

　　兩人不時停下來讓媒體拍照，變換各種微笑的角度，是不是還側首交談幾句，看得場外的粉絲一愣一愣的。

　　有個姑娘終於忍不住，現場拍了一張圖就發了twitter，配的字是——

　　這是什麼該死的結婚發布會場景。

　　tbc.

# 第45章

　　內場還沒全部安排好, 下了紅毯之後兩人就去了休息室, 因為這次活動是幾家雜誌合辦的, 各方都有爭奇鬥豔的心思, 所以規模尤其大，硬件軟件都格外到位, 陸蘅看了一眼放在小桌上的點心, 然後一眼就注意到穩妥地壓在碟子下面的紙巾, 原因無他，不過是那上邊的暗紋特別眼熟罷了。

　　“這是”她抽出紙巾仔細看了看, 遲疑着開口說，“巴黎那家甜品店？”陸蘅心心念念許多天，沒想到會在這裏遇見。

　　Aneta剛從助理那邊拿回手機, 聽見這話也探過神身來看了一眼，然後訝異道：“還真是。”

　　不說那家店本身定價的高昂，單是將這麼些東西從巴黎空運過來，就得花費不少的人力和金錢, 陸蘅不由得撇了撇嘴，放下了手裡的紙巾，單是甜點這一項上就如此窮奢極侈, 不難想見其他地方的開銷會有多麼龐大, 看着桌上那枚精緻的甜點, 陸蘅莫名地就熄了食慾。

　　這哪裡像是慈善晚會, 從主辦方的擺出的姿態來看, 分明是一個供人炫富作秀的巨大平台。

　　Aneta抽空回了一下消息, 回過神來就看見陸蘅正在發獃，她伸出手來晃了晃：“怎麼不吃？我記得你念過好幾次這家的東西了。”

　　陸蘅坐在桌邊，不可避免地抬眼看Aneta，她稍微仰倒了脖子，拉開距離，好讓自己看起來不像是在翻白眼，陸蘅不想顯得矯情，所以只是含糊了一句：“還好，現在不是很餓。”

　　Aneta又不是第一天認識她，自然知道絕不會是因為簡單的“不餓”，不過她怕陸蘅糖分攝取不足，撐不過今晚的晚宴，正準備再勸勸，這時候，休息室的門突然傳來一聲不妙的震動。

　　“咚——”像是什麼東西猛然上了門板。

　　陸蘅心裏陡然一驚，連臉色都變差了幾分，Aneta看了，皺着眉頭說：“我去看看。”

　　“我也去。”陸蘅下意識地拽住了她，“還不知道外頭是什麼。”如果真有些什麼，總好過Aneta孤身一人面對。

　　休息室不大，椅子離門也就幾步路，兩人腿又長，再謹慎地邁步都沒拉長多少時間。

　　“我開了。”Aneta握住門把手，緩緩地扭了下去。

　　門外沒有東西，除了一個倉皇離去的背影。

　　陸蘅資歷不如Ann，也沒有那樣毒的眼睛，所以看見了也是雲里霧裡，只有Aneta，僅憑一個背影就瞭然了，她看了一眼還是不明所以的陸蘅，沒生出解釋的意思，心想還是算了，也不是什麼好事，何必說出來髒了她的耳朵。

　　“那人看起來怎麼像是被拖走的？”陸蘅有些近視，所以眯着眼睛看了半晌，才猶猶豫豫地說，“身後兩個大高個兒，我一看還以為是在押送他呢。”

　　Aneta暗暗驚訝於她偶爾野獸一樣的直覺，表面上卻只是面色如常地合上了休息室的門，說：“大概是有人走路不小心撞上了吧。”

　　“唔”陸蘅雖然覺得這解釋敷衍，但也接受了，沒興趣再深究。

　　這樣一個小插曲之後，兩人又聊了一會兒，不久就有助理通知她們可以進場了。

　　晚宴布置在一個極寬敞的大廳里，最前頭一塊兒是大屏幕，現在攝影師正閑着，無所事事地將已入場的人的表情動態投射到大屏幕上，有性格活潑，或者樂於表現的，為大家又送去了許多歡樂。

　　陸蘅和Aneta進場之後，大屏幕便全程放送，從進門到入座，引得許多人抬頭去看。

　　或許模特這一行天生就被鏡頭寵愛，單單就是在窄窄的過道里穿行一項，旁人拍出來要不就局促要不就誇張，這兩位卻悠閑自若得好像自家的陽台，連裙擺的弧度都透露出美麗。更別提一直面無表情的陸蘅，在坐下來看見大屏幕之後，終於露出了一個笑容。

　　優雅又傲慢。

　　一時間大廳里許多人都倒吸了一口涼氣，彷彿海上航船猝不及防撞上暗礁，眼看着就要沉沒。

　　連鏡頭都卡了一瞬，而後攝影師又假裝鎮定，彷彿這失態並沒有發生過一般，將視角切向了別人。

　　“誒，那不是”陸蘅突然在大屏幕上看見了什麼，但不過一瞬，鏡頭又移走了，急得她下意識地抓住了Ann的手臂。

　　“怎麼了？”Aneta原本正在和身邊的人說話，這下立刻回過頭來問她。

　　“等等。”陸蘅一開始沒說話，手搭在Ann的胳膊上沒挪開，她盯着大屏幕好一會兒，才終於有所發現一樣說，“那個好像是之前在休息室門口看見的人，我記得他的衣服。”

　　Aneta有些默然，看來有的事是想瞞也瞞不過去，這件事她本不欲讓陸蘅知道，但誰能料到平日里萬事不在意的人會突然這樣關注一個人。既然她好奇，再瞞着就不太好了。

　　“KH集團的少東，你知道的吧？”Aneta沒直接說那個男人的身份，反而說了一句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話。

　　陸蘅卻乖乖點頭，因為Aneta總不會講些廢話。她沒親眼見過這位小Hugo先生本人，據說今天他也在現場，但圈子里關於他的傳言卻有很多，除了他那張英俊的臉，更多人所看重的是他在不到三十的年紀所獲得的驚人財富，只算他在KH里的作為和成就，就已經很能表明他同自己那位只知女色的叔叔大不相同。哪怕懶散如陸蘅，也有幾個被Zac耳提面命要她記住的名字，小Hugo先生就赫然在列。

　　“不過這又怎麼了？”陸蘅更好奇了。

　　Aneta壓低了聲音湊近她說：“你看到的這個，叫Larry Nelson，是個小演員，但也是Vincent Hugo的，‘男朋友’。”

　　陸蘅剛要驚訝，突然又覺得Aneta的語氣有點奇怪，她疑惑道：“這又怎麼了，這種事情別的地方或許不常見，我們周圍卻一抓一把啊。”

　　Aneta抿了抿嘴，像是猶豫了一下，才開口說：“說是男朋友，但和禁臠也差不多了。”

　　陸蘅大驚，她趕緊多看了坐在她斜前方的Larry Nelson幾眼，或許是心理作用，現在她總覺得這人身上透露出一種隱約的色|氣和病態來。

　　“所以那兩個高個子真的是看着他的？”陸蘅想起之前在休息室門口看見的場景，喃喃地問，“還真是禁臠？”

　　“據說之前是正經男朋友，不過後來那邊那位被抓到出軌。”Aneta說，“還不止一次。”

　　這樣說來，陸蘅大概也明白了幾分，小Hugo從小身居高位，又向來傳聞有幾分感情潔癖，然而好不容易動了心卻被這樣糟踐，要是放在她身上，她也得半瘋。

　　“小Hugo就這麼關着他？”陸蘅直覺事情沒有這麼簡單溫和。

　　Aneta聳了聳肩，眼底深處透出一種冷漠：“其他我不知道，不過小Hugo性情不好，對待有仇怨的人當然就更不加遮掩，Nelson也不是逆來順受的性格，想來日子不會好過。”

　　“他不跑的嗎？”

　　“或許是有把柄吧。”

　　“所以之前休息室的聲音，是因為他在教訓”陸蘅沒把猜測說完，卻已經從Aneta的眼神里明白了七八分。

　　“這還真是”這一下信息量實在太大了些，陸蘅緩了好長一會兒時間才找回了語言能力，“何必互相折磨呢”

　　雖說如今Larry Nelson看起來更凄慘着，陸蘅卻覺得這一局裡頭誰也沒贏，尤其是小Hugo，更是輸得徹底，不論是出於什麼原因讓他將Nelson囚禁在身邊，在旁觀者眼裡都顯得不甘又執拗地不洒脫。

　　兩相對峙里，無情者總是更勝一籌。

　　陸蘅神思飄遠，若是往日里，她聽到這個故事想來只會過耳即忘，但如今她心中有一個待成型的計劃，Nelson的存在突然就讓整個事情變得簡單起來，陸蘅眸光微動，看來她得找個機會和Nelson搭上話。

　　略過陸蘅心裏的盤算不提，晚宴很順利就結束了，好不容易等最後合照完，她正要拉着Aneta走開，卻被斜後方伸出來的一隻手臂給攔住了。

　　她回過頭去的時候臉色不太好，來人被她嚇得瑟縮了一下，好像陸蘅長了一張吃人的嘴。

　　“顏亦慈？”陸蘅看着這張臉，驚訝於自己還能記得她的名字，大概是近年能自己拼到Versace秀場上的國模太少，所以陸蘅對她還有些印象。

　　“您還記得我？！”顏亦慈看起來很驚喜，而後又慌亂地和Aneta打了招呼，“您、您好，我叫顏亦慈，很高興認識您。”

　　Aneta點了點頭，權作回應，陸蘅則被她楚楚可憐的儀態弄得頭疼，忍不住想起陸岑來，當下就覺得腦殼痛。

　　“是Mr.Hugo邀請的我，我真的受寵若驚。”

　　陸蘅正要走，突然聽到熟悉的名字，愣了一會兒才反應過來，這位Hugo並不是Vincent Hugo，而是之前向她示好過的那个中年人。

　　她看了顏亦慈一眼，說：“恭喜。”之後便乾淨利落地結束了話題，和Aneta一起走出了大廳。

　　“不用提醒她Hugo心懷不軌嗎？”Aneta還以為陸蘅會看在國人的面子上看顧那個顏亦慈一些，畢竟Hugo的名聲算不上好。

　　陸蘅嗤笑一聲說：“Ann，你還真以為她什麼都不知道嗎？明碼標價的東西，她願意買，我也沒辦法攔着。”

　　tbc.

# 第46章

　　陸蘅和Aneta捐了款, 卻沒有接受採訪, 兩個人從後台的快速通道悄悄地走了, 等到在場的媒體反應過來, 已經連車的影子都沒有了。

　　“Ann，我要跟你說件事。”陸蘅從上車就開始沉默, 最終還是開了口。

　　Aneta一開始只以為她不說話是累了, 沒想到陸蘅現在一臉正經, 都從椅背上坐直了，這讓她心裏一跳, 以為是什麼了不得的大事。

　　“怎麼了？”Aneta面色凝重地問。

　　陸蘅說得有些艱難：“我想請你幫個忙。”

　　“嗯？”Aneta被這一下舉重若輕的操作弄得有些懵，失笑道，“我還以為是什麼事, 嚇我一跳。怎麼？請我幫忙對你來說很難嗎？你知道我總會答應的。”

　　陸蘅沒因為Aneta縱容的態度輕鬆下來，畢竟這次的事情不同往常：“但能幫我的不是Ann，而是Sadel小姐。”

　　如果僅憑個人的力量，她籌謀的那件事根本不能成功, 陸蘅得確保手裡有劍戟，才能割下敵人血淋淋的肉來。

　　Aneta收斂了一點笑意，長久地看着陸蘅, 直到她局促地躲開目光, 才柔聲說道：“蘅, 可我不就是Sadel小姐？”

　　陸蘅還以為她沒懂自己的意思, 連忙道：“如果只是以你個人”

　　Aneta卻握住她的手, 打斷了陸蘅口不擇言的解釋：“我知道。”

　　“蘅, 我說過了，我總會答應的。”

　　陸蘅到達約定的地點的時候，對方已經來了，她下意識地抬起手腕看了眼表，卻發現還有幾分鐘才到時間。

　　“Nelson先生來得很早。”陸蘅坐到來人的對面，客氣地說，她原本以為將Larry約出來要費許多的波折，畢竟按照傳言，小Hugo恨不得能將他鎖起來，沒想到是這樣容易，她輾轉聯繫上Larry的時候，連來意都沒有說明，他就一口答應了這次的見面。

　　Larry嗤笑一聲：“怎麼，拐着彎說自己沒遲到嗎？”他看見陸蘅眼睛里的審視，玩味地問，“奇怪我為什麼會答應來見你嗎？”

　　“確實，奇怪。”陸蘅莞爾一笑，將面具戴得更牢一點。

　　“因為你好看。”Larry艷麗的唇齒間流出些些點點的咖啡香氣，“因為我喜歡你呀。”

　　他整個人的姿態都是媚的，饒是陸蘅不吃這一掛，心跳也忍不住漏跳一拍，她現在倒是明白為什麼Hugo被戴了那樣多頂綠帽子還放不下他了。

　　色令智昏啊。

　　然而陸蘅最擅長的便是潑冷水，她落落大方：“那我們不如姐妹相稱。”

　　說完，她笑容不變：“你應該比我年長几歲，那我就叫你姐姐？”

　　性別和年齡，陸蘅將Larry的痛腳踩得又准又狠，兩把飛刀一樣扎在人心口上。

　　Larry的臉色頓時就不好起來，他看着對面笑容依舊殷切的陸蘅，總算明白這個女孩子並不好惹。

　　“說吧，你找我什麼事。”他沒了調戲的樂趣，就又變成對什麼都不在意的樣子。

　　“這裏人倒是少。”陸蘅不急着攤牌，反而環顧了一眼這家店，狀似無意地說。

　　這是Larry定的地方，陸蘅沒進店門的時候還有些懷疑，畢竟處在這種酒吧聚集區的，總不會是什麼單純的咖啡店，她到底還是知道拿出手機來查一查，才曉得這原來是一家極有名的gay吧。

　　她推門進去的時候面色有些古怪，一是因為這個，還有就是不明白Larry哪裡來的神通，讓這家店白天開門營業，如果他還沒有到無計可施的地步，那陸蘅所提供的條件對他來說也就不會有太大的吸引力。

　　幸好，Larry聽出她的潛台詞，說：“我朋友的店，放心吧，沒人能聽見。”

　　陸蘅得到了保證，也就稍稍地放下心來說：“我想和姐姐做個交易。”

　　Larry本以為這一茬已經過去，猛然聽陸蘅叫一句“姐姐”，臉立刻扭曲了一下，偏偏陸蘅小她許多，又不能和小孩子計較，只能咬牙切齒地說：“叫我Larry就好。”

　　陸蘅很有眼力見地重複了一遍：“那我想和Larry做個交易。”

　　“什麼交易？”Larry並不是很感興趣，他細長的手指伸出去撥弄落地燈上的穗子，百無聊賴地說，“難道我還缺什麼嗎？”

　　“最想要的東西，不就是缺的東西嗎？”陸蘅樂得跟他打太極，一來一回間對他和Hugo間的相處方式倒產生了一絲好奇。

　　“不過你的狀態和傳言中不太一樣。”陸蘅直接開口問道，“既然如此，為什麼不直接離開？”

　　“傳言中”Larry彷彿聽見了什麼驚天的笑話，被逗得笑到停不下來，只是這笑聲聽在陸蘅的耳朵里，卻有一絲無能為力的落寞和自我厭棄。

　　他終於笑夠了，抹了一把眼角擠出來的淚水說：“我又能去哪裡？他位高權重，我不過一個小小的演員，就算逃了，能有幾天的安生日子可過？最後還是要被抓住的，與其提心吊膽地過下半生，還不如老老實實地留下來，當一個消遣。”

　　陸蘅本以為Hugo是用家人或者朋友威脅了他，沒想到真相如此簡單，不過可能也並不簡單，她內心嘆了一口氣，最絕望的可不就是這種情形，你用儘力氣，在別人眼裡卻依舊只是徒勞，最後意志都被消磨殆盡。

　　“所以你想要交易的，我沒有興趣。”Larry沉着臉說，他突然覺得今天答應來見陸蘅就是個錯誤，將自己的困頓絕望剖給別人看這件事，真是，太讓人不爽了，“我想你可以走了。”

　　“急什麼呢？”陸蘅卻坦然得很，她了解了底線，如今已經是成竹在胸，“Larry這麼確定我付不起這個酬金嗎？”

　　“你什麼意思？”本來快要陷在卡座里的男人慢慢坐直了身子，雖然心裏一個聲音不斷地告訴他，Lu不過是一個再平凡不過的模特，哪裡有能力幫他逃脫，但不知道為什麼，他就是剋制不住地生出希望來。

　　“你知道的，我和Aneta關係很好。”陸蘅意有所指。

　　Larry想起昨天晚宴上的驚鴻一瞥，並肩而立的兩個人一黑一紅，確實是相得益彰，不過內心的猜測讓他沒有時間去感嘆，明明周圍沒有人，他卻忍不住壓低了聲音說：“你的意思是，她可以幫我？”

　　陸蘅索性挑明了說：“Aneta姓Sadel，你知道吧？我確實沒有那麼大的能耐幫你逃脫，又幫你遮掩，但如果是Sadel家呢？”

　　Larry難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他生在北歐，那裡本就是Sadel家影響力的中心，又怎麼會不明白這個家族是有多麼龐大，KH集團在他面前，也不過成了一個剛剛崛起的“new money”，如果得到的是Sadel家族的幫助，想要逃離Hugo身邊，又算什麼難事呢？雖然他心裏十分激動，但還是有一兩分的不信來，若Lu只有一個單純的朋友的身份，有什麼信心能說動Aneta，讓她借用家族力量來幫一個風評極差的人呢？

　　“你和Aneta是一對？”Larry想了半天，覺得只有這個猜測最為靠譜，也最讓他安心。

　　陸蘅現在只慶幸自己沒有點東西來喝，要不然肯定得嗆着，她怔愣之下，心思卻百轉千回，明白了Larry的顧慮，陸蘅瞬間就將面上的錯愕添上了幾點羞澀，好像真的被Larry說中一般，卻還要欲蓋彌彰地遮掩兩人的關係：“你別亂說。”

　　她要讓Larry安心，急於想要成就交易的不止Larry一個，雖然就算不能說服他，陸蘅也能利用其他人，但再沒有其他的方法能這樣徹底地毀滅一個人，她要的，可不是讓George簡單地惶恐幾天，她要讓他從此爛在泥地里，從此再也不能碰到Zac一片衣角。

　　Larry自認為眼神毒辣，看穿了陸蘅的羞澀和偽裝，他挑了挑眉，原本心中的一兩分不信也漸漸消去了：“我又不會亂說。”

　　陸蘅默然不語，只是低着頭，露出通紅的耳尖，Larry看見她這樣的情態，不禁又有些感慨，原本還覺得這個小姑娘不好惹，結果在愛情面前，還不是一樣柔弱嬌羞，突然他想起自身荒唐的處境，又黯然了。

　　“說吧，你想讓我做什麼？”Larry指尖敲了敲桌面，拉回了陸蘅的注意力。

　　陸蘅抬起頭來，面上還殘存着之前故作的羞澀，黑色的瞳孔卻像一塊凝滯的冰，能凍傷人一般地勢在必得：“我要你，毀掉一個人”

　　Larry看了一眼陸蘅遞給他的照片，修長的手指纏綿地撫過George的胸口，彷彿在下一個詛咒，他語氣輕快得像在說一個笑話：“他嗎？可以。”

　　“那，合作愉快。”

　　回到酒店之後，陸蘅發現Aneta正在她房間里等她，一見她推門進來便走上前問：“怎麼樣？他答應了嗎？”

　　陸蘅點點頭：“他沒理由不答應。”

　　“那就好。”Aneta鬆了一口氣，她在等待的時間里一直在擔心，畢竟Larry的風評實在差勁，偏偏陸蘅還不讓她一起去，只留她在酒店裡，想到這兒，她就不免懊惱，“下次如果再有這種情況，你一定要讓我跟在旁邊，變數太大了。”

　　陸蘅“嗯”了一聲，心中卻暗道，本來是不想讓Ann看見她算計的樣子，但現在卻只能慶幸自己有先見之明，沒讓她聽見Larry的胡話，還有自己不要臉的默認。

　　想到Larry心中已然默認自己和Ann是情侶的關係，陸蘅的臉就又紅了。

　　“怎麼了？臉這樣紅？”Aneta察覺到不對，連忙問。

　　“沒事沒事，可能是店裡頭的冷氣開得太足了。”陸蘅攔下她就要去找體溫計的動作，卻不料適得其反，讓Aneta更擔憂了一些。

　　等待體溫計逐漸升溫的時間里，陸蘅突然說：“其實我覺得Larry和傳言中不太一樣。”

　　Aneta不置可否，她並不關心Larry的真正品行，只是注意者時間，隨口說道：“誰又真正和別人嘴裏的自己一樣呢，就像他們都說你性情乖戾，誰知道你是一個再可愛不過的小孩呢？”

　　糟糕，體溫計可能會爆表，陸蘅感受到湧上面孔的血熱，面無表情地擔憂着。

　　tbc.

# 第47章

　　三天之後, 陸蘅正在出差, 她代言的那個藍血品牌在倫敦新開了一家概念店, 作為合作對象, 陸蘅被邀請去參加開業儀式。

　　這種工作清閑，在陸蘅眼裡已經自動被分成幾個步驟, 接受媒體採訪, 拍上許多照片, 再在眾人圍觀之下挑選参觀，大致如此。所以雖然不怎麼耐煩又要飛好久, 但她的心情也還算不錯。

　　陸蘅因為合作過許多英國品牌，在大不列顛的國民度莫名地高，但可能是因為最近錄製了全美超模, 被一向不待見美國人的英國媒體看在眼裡，接受到的提問就不免犀利了許多。

　　“我的天”接受完採訪之後，陸蘅忍不住扶額，在剛剛的陣勢面前, 真的什麼說話的技巧都用不上，英國媒體是真的剛，問題橫衝直撞, 後續的報道也讓人猝不及防, 她好幾次都差點語塞, 不過還好只是差點, 要不然陸蘅都能想象各大網站和紙媒的措辭會有多刻薄, 可能在這群傲慢的媒體人眼裡, 愚蠢才是最大的原罪。

　　Zac遞給她一瓶水，他自己精神也不太好，眼下泛着一層青黑，連遮瑕都擋不住，現在看陸蘅一臉劫后餘生的樣子，居然都沒有上嘴打趣，他低頭看了一眼行程表說：“活動結束之後有個慶功宴，你別忘了。”

　　陸蘅仰頭喝水，怕口紅脫妝，嘴巴都沒有靠近瓶口，她“嗯”了一聲表示自己知道了，擰上瓶蓋的時候又瞥了一眼Zac憔悴的神色，日常嘴賤：“你那眼袋都能養魚了，晚上做賊去了？”

　　Zac側頭在店裡反光的裝飾上照了一下，有些無奈地說：“最近是睡得不太好。”

　　他不說實話，陸蘅卻一切都明白，她拍了拍Zac的肩膀，不能再真誠地說：“放心吧，很快就會好了。”

　　Zac不明所以地歪了歪頭，陸蘅信誓旦旦的態度彷彿一個蹩腳的算命先生，迷一樣的自信，他敷衍地回了一句：“好好好，借你吉言。”

　　陸蘅被他推着去休息室補妝，聽他的語氣就知道這人並不相信，不過她也沒去反駁，總歸是要痛一陣的，既然他自己下不了手去割這塊爛瘡，那就讓她來。

　　很快就會好了。

　　慶功宴上因為有一位特別大牌的女演員在，所以陸蘅並不是人群的焦點，她自己也樂得清閑，拿了杯水就窩在角落裡不動彈了，Zac倒是沒閑下來，陸蘅見他一直在和品牌方的代表溝通，估計是在談續約的事情。

　　她正坐着發獃，一個身影突然出現，將陸蘅面前的燈光遮住了大半，她抬起頭，看見一個穿黑色西裝的男人，身材健碩，正冷着臉看她。

　　“Lu小姐嗎？老闆想見你。”來人語氣暗帶威脅，陸蘅懷疑，就算自己拒絕，也會被強行架到那位“老闆”面前。

　　她從椅子上站起身，看不出一點驚慌，面色坦然得很，倒是逼得那個男人不自覺地後退了半步。

　　“麻煩帶路吧。”陸蘅整理了一下因為久坐而有些褶皺的裙子，姿態大方得彷彿自己並不是被威脅的那個。

　　男人有些震驚，他一開始還覺得老闆親自找這樣一個小丫頭片子是小題大做，現在卻忍不住懷疑自己的判斷了。

　　不過他業務素質高，內心的震驚沒在面上顯露半分，只是側過身，先陸蘅半步走出去說：“請Lu小姐跟上。”

　　在樓上的房間看見Vincent Hugo的時候，陸蘅沒表現出一點驚訝，她微微頷首說：“Hugo先生，沒想到你也在這裏。”

　　之前帶陸蘅過來的男人退了出去，將門悄無聲息地帶上了。陸蘅環顧一圈，走到椅子旁邊說：“或許您不介意我坐下？”

　　Vincent挑了下眉，然後點頭表示可以。

　　“Lu小姐一點都不驚訝。”Vincent見她態度悠閑，心中的懷疑也越來越多。

　　陸蘅假笑了一下，虛偽地客氣道：“不不不，其實還是驚訝的，只不過表情管理做得好，見笑了。”

　　Hugo沒想到她是這種風格，一時間竟然有些噎住了，陸蘅見他不說話，絞了絞發尾，自己先開了口。

　　“能讓Hugo先生私下來找我的唯一原因，就是Larry了吧。”陸蘅嘴角掛着一抹笑，將牌一一亮出來，“是因為我前些日子約他見了一面嗎？”

　　Vincent聽她說完，面色已經十分不好看，這兩人只見過一面，陸蘅就能直呼Larry的名字，真是，好極了。

　　“也有可能是業務上的合作。”他沉着聲音，已經將不悅放在了臉上。

　　陸蘅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有隱晦的吃驚，如果Hugo是這種彆扭的性格，那他和Larry走到哪種不堪的地步，都不會讓人驚訝。

　　“我還是有些自知之明，就算是真要合作，也輪不上您來跟我談。”陸蘅說道，“您要是不樂意問，那就當我是自己主動找您說的吧。”

　　陸蘅給Hugo留足了面子，見他沉默着沒回答，就知道這是已經同意了。

　　“我找Larry是幫朋友牽線談個合作，一個珠寶品牌的代言，他的形象定位很適合，不過挺可惜的，他拒絕了。”陸蘅將早就準備好的話搬出來，表情是滴水不漏的正直。

　　Vincent回想起那天看見的攤在沙发上的珠寶雜誌，對他當時還以為是Larry又要揮霍，沒想到原來還有這一出。

　　他無從判斷陸蘅所說的話的真假，雖然他用手腕將Larry鎖在身邊，但兩人還僅存的一點共識就是，Larry踏進那間酒吧的時候，就意味着他不想被打擾，這是他剩下的唯一私人空間，所以當時Larry所說的一切，他都不得而知。Vincent原本樂於給他留下最後一點尊嚴，就像對待被豢養的野獸，不將項圈扣到最緊的一格，但經此一事，他後悔了，早知道就該打斷他的腿，把他一輩子鎖在房間里。

　　“他怎麼了嗎？”陸蘅眼見着男人的臉色晦暗不定，主動問了一句。

　　Vincent抬眼看向她，倒是沒有隱瞞：“Larry不見了。”

　　“啊？”陸蘅終於流露出吃驚的神情來，她半是困惑半是不信地說，“難道就因為一個廣告？還是已經被他自己拒絕了的？”

　　Vincent沒回答她自言自語一樣的疑問，事實上他也不知道該說什麼。他知道Larry一直想離開，但他怎麼可能答應，不讓鳥兒飛走，就只有折斷它的翅膀，Larry本在事業上升期，卻在他的勒令之下逐漸減少通告和合作，原本的人氣早就被消耗得差不多了。

　　怎麼可能真的只是因為一個廣告，但這應該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Vincent想起Larry日漸黯淡的眼神，明明胸口的怨氣還沒有散，心卻忍不住又抽痛起來，他看不起這樣的自己，卻又無可奈何。

　　Larry追求自由，可惜這自由里沒有他。

　　Vincent現在也並不是十分地相信陸蘅，但所有跡象都表明，她的話並沒有什麼邏輯性的錯誤，更何況她力量微薄，如果真是陸蘅，絕對沒那個能力將Larry藏到現在。

　　“打擾，我想你可以走了。”Vincent毫不客氣地下了逐客令，陸蘅也不以為意，總不能讓性取向不和的人來憐香惜玉。

　　“Hugo先生，你知道的，就算我得到Larry的消息，也並不會通知你。”她站起身，說完就轉身離開了。

　　Vincent在她身後握緊了拳頭，卻也並沒有發作，相反，陸蘅的這句話打消了他心中的最後一點懷疑，或許這件事真的和陸蘅無關。

　　走到樓梯口的時候，陸蘅突然忍不住彎了一下嘴角，也不知道Larry心裏到底有沒有Hugo，要不怎麼能將這人的性格摸得這樣透徹。

　　Zac像是一直在等她，見她走下樓，連忙迎了上來：“你去哪兒了？我找了你半天。”

　　“廁所。”陸蘅言簡意賅，她到底還是緊張的，現在不免覺得有些渴，拿過一杯水就往嘴裏灌了幾口。

　　“這麼久？你別不是便秘？”Zac聞言，嫌棄地看了看她說，“還想讓你見見品牌方，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續約。”

　　“我覺得可以。”

　　Zac拍了她一巴掌，氣急敗壞：“你說可以就可以的嗎？！被別人聽到你就等着被嘲吧。”

　　陸蘅放下水杯說：“那我如果說不可以，你又會罵我一點上進心都沒有。”她已經摸清了Zac的套路，“總歸是要找個理由說我一句唄。”

　　“是，是嗎？”Zac聞言，不禁反省了一下自己，一抬眼看見陸蘅的那張討債臉，又覺得自己一點錯都沒有，面前這個人，要是不常罵一罵，可能已經把天給捅塌了，“總之你還是別說話了，就你這張嘴，不知道給你結了多少梁子。”

　　陸蘅乖巧狀點頭，她現在可不想惹狂化狀態的Zac，雖然她確實對這個代言的續約很有自信。

　　“他那個人，其實有一種莫名的紳士風度，如果覺得冤枉了你，就一定會在其他方面做補償，就當是我送你的一份小禮物吧。”

　　Larry帶着些悵然的聲音還在陸蘅的耳邊，也算是，意外之財。

　　tbc.

# 第48章

　　“回了紐約有什麼事嗎？”陸蘅想到晚上通宵的航班就有些頭疼, 機票是Zac早就給她訂好的, 她也不知道為什麼要這麼急。

　　Zac愣了一下，居然問陸蘅說：“我又沒告訴你嗎？”

　　“告訴我什麼？”

　　“明天的雜誌採訪”Zac自己理虧，聲音都小了很多。

　　陸蘅現在都沒心情生氣了, 她無力地看了自己經紀人一眼說：“算了”

　　“總之我也跟你一起飛回去，不是你一個人趕夜班飛機。”Zac安慰道。

　　“到現在沒出岔子真是運氣好。”陸蘅心情複雜地看着他, Zac面容透出隱隱的憔悴, 又給她陪着笑臉，她看着實在不忍心, 躊躇了幾下, 終於還是開口說，“談戀愛很累嗎？”

　　Zac有些驚訝, 因為他從沒跟陸蘅說過他和George的糟心事，不過轉念一想，他又釋然了，原來他現在的狀態是這樣的差, 陸蘅這種沒心沒肺的都能看明白，他心裏是感念陸蘅問這麼一句的，有的時候一個人忍耐得久了, 旁人的丁點善意都是一種寬慰。

　　不過現在讓他一五一十地將一切說出來，Zac又覺得艱難, 他沉默了一會兒, 最後還是苦笑着搖了搖頭, 說：“還好。”

　　陸蘅看着他走到遠處去寒暄的背影, 胸口像是被壓了一塊巨大的石頭，她深呼了一口氣，拿出了手機。

　　“可以開始了。”

　　“George！”躁動的燈光下，有人站起身衝著入口的方向招了招手，大喊一聲，“這裏！”

　　George舉起手，示意自己知道了，這一陣動靜將許多人的目光吸引過來，他暗自享受着眾人的注意力，一邊步態瀟洒地走過去。

　　“約你出來真是不容易，最近混得不錯啊。”一開始叫他的那個男人用力地拍了拍George的肩膀，很是親密的樣子，“我看你接了不少活兒，什麼時候也接濟一下哥們兒。”

　　在一旁坐着的幾個男女聽見這話，都流露出或是羡慕或是嫉妒的情緒，他們幾個都是之前一起在紐約打拚的模特，只是這一行的飯哪裡有那麼好吃，年輕漂亮的肉體比比皆是，他們蹉跎了許久，沒人賞識，也就漸漸沉寂了，現在只剩下一個George，還算得上事業有成。

　　George客氣了幾句，大方道：“大家今天隨意，我請客。”

　　這一句話引起許多歡呼，人群里的氣氛又熱鬧了幾分，有個女生嬌媚一笑：“那我們就不客氣了。”

　　他面上還是溫和的笑意，心裏卻十分受用，果然，比起硬邦邦的男人，他還是更喜歡女人的千嬌百媚，若不是為了他何至於要委屈自己跟一個男人在一起，一想到最近他為了哄Zac花的那些心思，George就一陣煩躁，幸好，那人的心還在自己身上，總歸都已經被抓住幾次，他在放縱些，應該也無妨。

　　George正盤算着要不要回去的時候給Zac帶些禮物，突然一個人就撞了過來，他整個人被帶得一歪，差點摔在卡座里。

　　“你怎麼走——”他不悅地抬起頭，正要發作，卻對上一雙勾魂攝魄的綠色眼睛，一時間所有話都被堵在喉嚨口，什麼都說不出來了。

　　“抱歉。”撞上他的男人低聲說，聲音都帶着纏綿的媚意，他方才反應過來一般，從George身上直起身，又彷彿是不經意間，指尖撫過他的掌心。

　　George心中一動，不知為什麼，目光就停在那人艷紅的嘴唇上，再也不能挪動分毫，他心猿意馬，聲音都有些低啞：“沒關係。”

　　“呵。”男人輕笑一聲，說了一句“謝謝”，又像來時一樣，幽然地走遠了，像是人最不可言說的那種夢境。

　　George怔怔地看着，直到有人撞了撞他的胳膊，大聲問：“想什麼呢？喝酒啊！”

　　酒過三巡，有的人藉著那股醉意，在舞池裡肆意地扭動，肉體緊貼，慾望浮動。

　　“唔，幹嘛去？”有人一把抓住George的手腕，“別不是喝不下了想溜吧？”

　　“對，不，不許走！”有個姑娘醉得狠了，在旁邊大着舌頭幫腔。

　　George沒好氣地扯開拽着他的那隻手，他自己喝得也有些多，這一下居然有些踉蹌：“瞎說什麼，我去趟廁所。”說完，便睜着一雙被酒意熏紅的眼睛走遠了。

　　“廁所，哦，廁所”喝大了的那兩個嘟囔了幾句，終於徹底醉死了過去。

　　廁所的冷氣讓George的意識清醒了一點，他在隔間里解決完，正要走出去，突然聽見外頭傳來兩個熟悉的聲音。

　　“也不知道George裝個什麼，當誰不知道他那點底嗎？”

　　“就是，還他請了，有點起色就飄了，還真以為是自己的本事？”

　　“哈哈哈，把別人伺候得願意給他花錢不也是本事？”

　　“呸，我看他跟鴨子也沒什麼區別。”

　　“別這樣說，指不定人家賣的是屁股呢”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這嘴”

　　之後兩人的聲音漸遠，最後的關門的動靜將一切聲音都徹底隔絕了，George強忍着怒氣，手已經攥得骨頭都在發痛。

　　他不是沒有想過在別人眼裡自己有多可笑，但當時他一心想往上爬，只覺得為了那些錢財名利，一切都可以被犧牲。

　　只是當人真的擁有了錢財名利之後，就會不滿足，會覺得最初的一切成了污點。如果不是Zac還有用，George恨不得他現在立刻消失，因為只要他還存在一天，就有人會在背地里對他指手畫腳，說他的成功來得不明不白。

　　明明我不比別人差，只是少那麼一點機遇，旁人卻只能看見我走了捷徑，George在水池邊洗手的時候，心中的怨憤滿得快要噴薄而出。

　　然而George從來沒有想過，又不是有人逼他和Zac在一起，所有的路都是他自己選的，一切好處他也坦然自得地接受了，他哪裡無辜？難道Zac就活該被他利用真心？

　　等到他抬起頭來，已經將眼睛里的一切晦暗情緒都收拾好，George抽出一張紙，慢慢地擦乾淨手上的水珠，正當他準備出去的時候，門“吱呀”一聲，被人從外頭推開了。

　　“是你。”George看見來人，心中一震，廁所的光線充足，但比起之前在外頭的昏暗來，只是讓這人的美麗更加無遮無攔。

　　“Stewart先生。”男子笑着點了點頭，說，“好巧。”

　　“你認識我？”

　　男人向他走近一步，距離是有些不妙地曖昧，他吐出一些氣聲來，輕笑道：“當然，我特別喜歡您”

　　四目相對之時，一切火花都有了點燃的理由。

　　陸蘅在飛機上睡了一夜，雖然頭等艙空間寬敞，但還是比不得睡在床上，下飛機的時候她還是覺得渾身酸痛。

　　“落枕了？”Zac見她表情扭曲地活動脖子，上手給她捏了捏，“你睡覺就是太死了，一動不動的，姿勢再不對，不落枕才怪。”

　　“嘶——”陸蘅被他捏到最酸爽的地方，半個身子都疼得軟了，“啊啊啊卧槽，你給我鬆手！”

　　“松什麼松，把筋抻開再說。”Zac作為一個心狠手辣的小基佬，半點勁道都沒卸，“你之後歪着脖子接受採訪嗎？我都丟不起這個臉。”

　　興許是這樣以毒攻毒的方法奏效了，被Zac揉了半天之後，陸蘅竟然真的覺得脖子那邊鬆快了很多。

　　“行了行了，我好了，鬆開吧。”陸蘅只覺得他力道越來越大，連忙開口止住了Zac。

　　Zac狐疑地又捏了一下，看陸蘅面無表情地沒再鬼喊鬼叫，也就相信了。

　　放開手之後，他下意識地看了幾眼沒有動靜的手機，神色黯淡下去。

　　陸蘅注意到他的目光，乾巴巴地說：“怎麼，等消息啊？”

　　“啊？”Zac剛想說沒有，突然又覺得沒什麼必要，他摸了摸鼻子說了實話，“昨晚上給George發了消息，他現在還沒有回我。”

　　“哦。”陸蘅一副不感興趣的樣子，轉過頭去繼續鼓搗她的手機。

　　Zac有些訕訕的，他有心說些什麼，卻已經沒了理直氣壯抱怨的立場，畢竟一開始瞞着陸蘅的也是他，無視陸蘅的恨鐵不成鋼的也是他，現在再作哀怨的姿態，也太難看了。

　　這樣想着，他也就轉頭去聯繫工作上的事，沒發現陸蘅在他轉過身的瞬間，就放下了之前彷彿黏在手上的手機，她嘆了口氣，如果一段糟糕的愛情能像落枕就好了，大不了就忍過那一陣疼，將最痛的筋揉開，一切就能像沒受過傷一樣。

　　她想到Larry剛剛給她發的消息，既然已經開始，就斷然沒有中途結束的道理，這之後的一段日子對於Zac來說會很難熬，但沒關係，她會將那些蜷曲在一起的筋脈，全都揉開。

　　兩人在車上又休息了一會兒，保姆車上空間很大，陸蘅解決了助理給她帶的早餐，之後快速地換好了衣服，因為雜誌方突然將時間提前了，所以留給他們的時間並不多。

　　然而就算他們緊趕慢趕，最後也還是遲到了將近半個小時，陸蘅走進採訪場地，最先做的就是向著工作人員鞠了一躬，很誠懇地道了歉：“對不起，浪費各位的時間了，我讓經紀人買了些吃的過來，一點心意，希望大家能接受。”

　　此話一出，攝影棚里原本有些僵硬的氣氛也圓融了起來，遲到雖然讓人沒什麼好印象，但陸蘅道歉的誠意十足，所以大家對她的印象都還不錯。

　　只除了一個人。

　　“Lu小姐真是好大的排場。”前頭傳來一聲冷冷的嘲諷，瞬間，大家臉上的笑意又都散去了。

　　陸蘅抬起頭，看見一個一臉不屑的女人，她對這張臉有些印象，似乎是負責這次採訪的編輯，雖然陸蘅不明白她對自己哪裡來的這樣大的惡意。

　　“配這麼有名的雜誌，當然要大一些的排場。”陸蘅笑着說。

　　tbc.

# 第49章

　　採訪的間隙, 陸蘅拉過等在一邊的Zac, 低聲問他：“我是不是得罪過這個女的？”總感覺她問的都是些恨不得坑死她的問題。

　　Zac的表情複雜, 心情也複雜, 他要怎麼跟陸蘅開口，就她那張嘴, 不得罪人才是稀奇, 然而說了也沒用, 這人心理狀態良好得要命，從來都不擅長在自己身上找問題。

　　於是他敷衍地回答道：“指不定人家就這個採訪風格, 你好好回答就行了。”

　　陸蘅一臉“你是豬嗎”的表情，嘲諷力十足，看得Zac火大。

　　“怎麼？我說得不對嗎？！”

　　“這些問題能被問到我面前, 就說明人家夠不懷好意了，你做好準備，我覺得之後的報道不會讓你太開心。”

　　一周后Zac收到雜誌，也不知道是不是該謝謝陸蘅, 讓他早就做好了心理準備，跨頁的採訪裡頭，雖然不說通篇惡評, 但也是綿里藏針, 開頭就說了陸蘅遲到的事, 後邊的一些遣詞造句也是滿滿的內涵, 如果不是Zac知道陸蘅的為人, 估計對她也不會有什麼好感。

　　Zac上網一看, 果然討論度已經很高了，他看着評論里那些所謂路人的發言，心情愈來愈差。在陸蘅提前給他打了預防針之後，他其實是聯繫了雜誌的主編的，本想說打個招呼，讓他關照一下，當時他滿口答應，難道這就是關照的後果？

　　不過也沒那麼多時間留給他繼續生氣了， Zac立馬打電話通知公關，發一篇聲明出來。

　　陸蘅在拍攝間隙走過來，看見桌上放着的那本雜誌，就順手拿起來看了，Zac想要制止已經來不及，只能一邊打電話一邊憂慮地看着她，陸蘅反而面色如常，看完了她的那幾頁，甚至還翻到後面去看廣告。

　　“你沒不開心？”Zac結束了通話，疑惑地看着她。

　　“你不是已經在聯繫公關了？”陸蘅聳聳肩，“總歸是早就有心理準備的事，也沒必要現在再來不開心。”

　　Zac猶豫了一下，說：“這採訪說得很隱晦，所以我們也沒什麼好反駁的，特別是遲到的事，大概只能發一篇道歉出來。”

　　“你隨意，這些東西本來就應該由你負責。”

　　“我這不是怕你覺得憋屈嘛。”Zac仔細地看她臉色，發現是一如往常的懶散，便也放下心來。

　　“我遇見的這種事還少嗎，估計是這家雜誌銷量下滑，拿我來刷熱度呢。”陸蘅對自己的名聲沒什麼看法，好名聲有什麼用？現如今，流量和實力才是硬道理。

　　Zac有心說她張狂，卻也明白陸蘅說得是對的，這一季的全美超模自從第二集 陸蘅出現之後，收視率就直線上漲，除了粉絲效應，還有許多路人被她犀利尖銳的指導風格吸引，讓本來逐漸呈現低迷勢頭的節目，又重新進入了眾人的視線，也難怪最近的邀約又多了許多，想必都是想蹭這陣東風。

　　“只希望他們別太貪心”Zac長嘆一聲，不知為什麼，心裏有些擔憂。

　　有些話說出來，可能真的是好的不靈壞的靈，陸蘅一方對網上的言論進行了回應，發了一篇跟道歉沒什麼差別的聲明，本來熱度已經漸漸散去了，這天凌晨的時候，突然又有人翻出了風浪。

　　Zac當時正在給陸蘅選片子，突然間手機就震得好像抽了瘋，他見來電显示是某周刊的記者，心知不妙，也就沒有莽撞地接通電話，而是直接關了機，用助理的手機上了twitter。

　　“這人到底什麼毛病？！”他看完前因後果，低聲咒罵了一句，小助理在一旁緊張地看着，生怕他摔了自己手機。

　　幸好Zac只是將手機塞回了他手機，煩躁地說：“聯繫陸蘅。”

　　“這Lu會不會已經睡了”助理有些猶豫地看他。

　　“現在這時候了，還睡個屁！”Zac氣急敗壞地爆了句粗口，“你撥通了，我來跟她講！”

　　“嘟——嘟——”

　　許久之後，電話才被接通，那頭傳來陸蘅低啞的聲音：“喂？”

　　“是我。”Zac快速地說著，“我現在真的懷疑你有沒有得罪過那個編輯了，她怎麼跟瘋狗似的，咬着你不放？”

　　陸蘅清醒過來一些，問：“怎麼了？”

　　“你先趕到工作室來，路上記得把網上的消息看了。”

　　“我騷擾她？她也真敢說。”陸蘅煩躁地揉了揉太陽穴，“就她那張臉，口味多重才能下得去嘴？”

　　“到底怎麼回事兒？”Zac當然知道陸蘅干不出來這種事，這人對臉的挑剔程度已經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有時候他都懷疑，在她眼裡，世界上可能都沒幾個長得周正的人。

　　“還不是你？”陸蘅白了他一眼，“讓我去要聯繫方式，當時她就陰陽怪氣的，之後因為客氣聊了兩句，我不過誇了一句她的項鏈很好看，誰知道這人戲這麼多呢。”

　　Zac一下子也說不出話來，他看那個編輯發的twitter，聲淚俱下的，還以為是陸蘅做了什麼不堪入目的事情，誰能想到居然連手都沒有碰一下。

　　“不是這人腦子有問題，就是有人要故意整你了。”

　　這個爆料來得實在荒謬，網上的評論也都是偏向陸蘅這一方，還有人扒出了那個編輯的照片，嘲諷之意溢於言表。

　　“要是陸蘅連這種的都看得上，那我是不是也有機會了？”

　　“上邊的那位姑娘，天都亮了。”

　　“這種劇情我自己在被窩裡也偷偷想過，但說出來只會被別人當成神經病吧。”

　　但網絡上從來都不缺那些自詡清醒和正義的“路人”，說些什麼，只是因為陸蘅是女人，所以騷擾的範圍難以界定罷了，難道不應該是當事人有被冒犯的感覺就是過界了嗎？還有人牽扯到粉絲頭上，直說追星把腦子都糊住了。

　　這種評論不多，但熱度都挺高，有一條還被頂到了熱評，陸蘅陰着臉看了一會兒，可去他媽的過界吧，攤上一個傻逼，你在她面前打個哈欠可能都算挑逗。

　　“你想怎麼辦？”Zac知道以陸蘅的性格，別的事可以忍，這種髒水潑到她頭上，卻沒有生受的道理，絕對是要做些什麼的。

　　“發律師函過去，告她誹謗。”陸蘅指尖微動，“準備一下，我要開個發布會。”

　　最近圈子里沒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所以這樣的跳梁小丑居然也蹦噠了好久，吸引了許多熱度，往常Aneta肯定早就知道了，不過她恰好因為家裡的事回了芬蘭幾天，等到一切都處理完回到紐約，卻發現電視上鋪天蓋地的，全都是陸蘅的發布會直播。

　　“已經寄送律師函，相信她很快就會收到。”

　　“沒有，我所做的都是再普通不過的社交行為”

　　“聊天的截圖已經給出來了，如果她因為這種話覺得我是在騷擾她g”說著，陸蘅露出了今天第一個明顯的情緒，她嗤笑一聲說，“那這位小姐還是不要出門見人了吧。”

　　聽見這話，現場的記者也發出一陣鬨笑，本來他們都沒把這個當回事，也以為陸蘅一方會像從前一樣，發個聲明，等熱度漸漸散下去就完了，誰能想到這次居然這樣大張旗鼓地開了發布會，正好最近沒什麼大新聞，他們也樂得來給陸蘅一個面子。

　　氣氛漸漸輕鬆起來，有記者居然真的問陸蘅說：“所以Lu為什麼這麼重視這件事？”

　　陸蘅勾唇一笑：“總不能讓我未來的愛人懷疑我的審美吧？”

　　“所以性別什麼的其實Lu並不介意？”有人試探性地問了一句。

　　陸蘅有一瞬間的怔愣，她從來沒想過這種問題，之前她一直覺得自己直得不能再直，但現在想想，這件事被爆出來之後，她倒是沒想過被她“騷擾”的對象的性別問題。

　　想到這兒，她難得誠懇了一下，說：“我現在也不清楚，也許要等到我遇見了那個人，才能確定吧。”

　　此話一出，眾人嘩然，閃光燈和快門的聲音響徹了整個會場，本來眾人都只當走個過場，誰能想到居然還能挖出這樣的消息，這下是再也沒有人關心所謂的“騷擾”問題了。

　　電視機外的Aneta愣了一下，沒想到陸蘅就這樣變相地自曝了性向，但她並不十分擔憂，某種程度上來說，模特圈子里，完全筆直的人才是異類，所以大家對她們的寬容度很高，更何況陸蘅的話也沒有說得太絕，留下了做文章的餘地。

　　不過她並沒有忘了陸蘅到底是因為什麼開的發布會，雖說記者已經問了許多問題，但Aneta還是拿出了手機。

　　“性騷擾嗎？”

　　看着看着，她的臉色就變得不大好看，陸蘅或許還在奇怪是不是哪裡得罪了編輯，但Aneta看見那個熟悉的名字之後，卻知道，事情絕對不會那麼簡單。

　　“Evan，你在哪裡？”她撥通了男朋友的號碼，聽他報了一個地址后說，“你覺不覺得有些事情需要解釋一下？”

　　“我在家裡等你。”

　　tbc.

# 第50章

　　Evan結束了工作回到Aneta的公寓, 打開門就看見她雙手環胸坐在沙发上, 電視機還放着陸蘅的發布會的回放。

　　“怎麼了？”他放下鑰匙, 走到Aneta的身邊問, 兩人工作都忙，已經挺長時間沒見面了。

　　Aneta也沒看他, 面無表情地抬了抬下巴, 示意他看電視：“陸蘅的事, 跟你有關係嗎？”

　　Evan的眼神躲閃了一下說：“她自己倒霉，關我什麼事？”

　　Aneta本來只是有幾分懷疑, 看見他的神情，就知道自己的猜測是對的了，她莫名地有一點悲哀：“這種不入流的手段, 你也幹得出來？陸蘅還是我最好的朋友。”

　　聽了這話，Evan煩躁地撓了撓頭：“Ann，我們有半個月沒見了，一見面你就跟我說這個？”

　　“不是你自己干出來的事嗎？”Aneta冷着臉說, “那個女人，別人不認識，我還是知道的。”

　　她看到那個女編輯的名字就覺得熟悉, 想了一會兒才記起來, 這是之前Evan的員工, Aneta是不太插手自己男朋友工作上的事, 本該並不認得她, 但這女人對Evan糾纏不休, 甚至還找上門來讓她離開。

　　Aneta當時只覺得諷刺，但Evan知道這件事後，對天賭咒自己的忠誠，一切都是她痴心妄想，最後又主動將人辭退了，這件事才沒在他們的生活里翻出什麼大風浪，兩人冷戰了幾天便也略過不提了。

　　但現在想來，可能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Aneta想起那張洋洋自得的臉，或許兩人真的沒有發生什麼實質性的關係，但如果不是Evan的曖昧和放縱給了她底氣，她哪裡敢來耀武揚威？

　　情人或許算不上，紅顏知己還是能叫一聲的吧，這不，她就上趕着來給Evan出氣了。

　　“你跟她還有聯繫？”Aneta的語氣平淡，聽在Evan耳朵里，卻像催命的鈴聲。

　　他知道Aneta會這麼問，就是已經想通了其中的關竅，便也實話實說道：“只是朋友而已，我跟朋友抱怨幾句，誰知道她就記在心裏了？我哪裡能想到Lu會被她採訪。”

　　“朋友？”

　　“真的就是朋友。”Evan豎起三根手指，討好地笑着。

　　“朋友能往自己身上潑髒水，就為了教訓一下你不喜歡的人？”Aneta瞥了他一眼，“你是覺得我傻嗎？”

　　她一開始只覺得那個女人貪圖Evan的錢財和地位，現在看來，應該已經是整個人都陷進來了。

　　“那我要怎麼說你才能相信？”Evan眼見着事情不能含糊過去，放下手說，“反正我沒做對不起你的事。”

　　Aneta卻突然覺得疲憊，她的男朋友，正一臉煩躁地看着她，彷彿並不覺得自己的那些曖昧和潛台詞錯在哪裡，也不覺得利用了一個女人對他的愛有什麼不對，Aneta有些恍惚，為什麼在一起這麼多年之後，她才發現這人的面目可憎？

　　“精神出軌就不算出軌了是嗎？”Aneta站起身俯視他，“那以後會不會有一天，你真的干出些什麼事之後跑過來和我說，心裏是有我的，只是控制不住身體？”

　　“Ann！”Evan憤怒地打斷她的話，“在一起這麼久，你就是這樣看我的？！”

　　“那你讓我怎麼看你？早就應該斷乾淨的人，結果現在告訴我，原來你一直都還在聯繫，而且還在給我最好的朋友下絆子！”

　　Evan的眼神一下子變得暴戾起來，他咬牙切齒：“所以又是Lu！每一次，每一次你都是因為她的事跟我吵，她難道比你的男朋友還重要？！”

　　Aneta失望地看着他：“你為什麼不從自己身上找原因？我最生氣的是你的不忠和隱瞞，其次才是你那些無恥的手段。”

　　“無恥？”Evan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拔高了聲音喊，“你說我無恥？！難道我是故意的嗎？要我說就是Lu她自己活該，也說不定呢，或許她真的是個色慾熏心的下流胚子！”

　　“啪——”

　　整個公寓都安靜下來，只剩下電視里採訪提問的聲音，Aneta放下手，氣息都有些不勻，Evan轉過被她打偏過去的頭，不敢置信地看着她：“你瘋了？！”

　　Aneta深吸了一口氣：“瘋的是你。”

　　Evan整個人都陰沉了：“你居然因為Lu打我？”

　　“是因為你的惡毒。”Aneta盯着他說，“或許我們都應該冷靜一下，我這段時間會搬走，你隨意。”說完，便轉身拿了鑰匙，向門外走去。

　　“你是說分手？！”Evan在她身後吼道。

　　Aneta停下腳步，頭也不回地說：“如果你是這麼認為的話。”

　　她關上門，聽着一牆之隔傳來的摔打東西的動靜，突然覺得有些恍如隔世，那麼多年的相伴，不舍的時候是真不舍，放下的時候卻也鬆快。

　　摔吧，壞了，就可以換掉了。

　　Aneta在紐約只有這麼一處房子，她現在又不想去酒店，乾脆給陸蘅打了個電話，準備讓她接濟一下自己。

　　關機。

　　“怎麼回事”Aneta皺着眉頭，按理說發布會上事情都解釋清楚了，難道現在還在躲記者嗎？

　　她又撥了Zac的號碼，幸好，這次響了幾聲，就被接通了。

　　“Ann？有事嗎？”

　　Aneta解釋道：“我給蘅打了電話，沒通，她現在在你旁邊嗎？”

　　“哦，陸蘅手機沒電了，不過現在她也不在我旁邊，估計正往機場趕呢，落地前都不會開機了吧。”

　　“機場？她又有什麼工作了？”

　　“全美超模啊。”Zac有些驚訝Aneta居然忘了這件事，“她去洛杉磯錄第五期，誒，Ann，你要是沒什麼事，我就先掛了，挺忙的。”

　　陸蘅的性向問題炸到了好多人，Zac恨得想抽她，卻也只能任勞任怨地替她收拾殘局。

　　“哦，好。”Aneta好脾氣地答應了，在Zac掛斷之前卻又突然想起來了什麼，連忙問了一句，“對了，蘅還是住的之前的酒店是嗎？”

　　“對對對。”Zac隨口回答了，然後就掛了電話。

　　Aneta捏緊了手機，陸蘅這次算是因為她遭受了無妄之災，她也應該去道個歉，既然她不在紐約，那她就去洛杉磯找她。

　　陸蘅一下飛機就直奔拍攝現場，因為發布會的緣故她沒多少時間先去酒店，索性帶的東西也不多，可以先放在車上。

　　這天晚上照例是要進行台步訓練，但如果只是在平地上普通地走走路，那節目根本就不會有爆點，所以編導想出來的主意，看起來不像是訓練台步的，反而更像練膽遊戲。

　　“或許有人知道，聯邦銀行大廈的牆外側，有一個玻璃滑梯。”Mr.J站在选手們面前，有些不懷好意地說，陸蘅站在他旁邊，因為連日的奔波，臉色看起來有些不好。

　　选手們都知道這個環節是要訓練台步，聽了Mr.J的話，有幾個人的臉色已經白了，Dora更是微微發抖，顫着聲音給自己打氣：“不可能的，滑梯那麼矮，進去都直不起身，不會的”

　　然而天不遂人願，Mr.J總不會無緣無故地提這麼一句，他觀察了一會兒选手們的反應，接着說了下去：“當然，我們是不會進入到玻璃棧橋裏面的——”

　　此言一出，許多人都鬆了一口氣，但也有人變得更加警惕，覺得事情不會如此簡單。

　　“——因為我們要做的，是走在它上面！”果然，Mr.J剛剛只是開了個惡劣的玩笑，他拍了拍手說，“你們將會穿上特製的鞋子，在1.2米寬的坡道上方，走完11米長的全程，當然，我們會做好所有安全措施，希望姑娘們都好好表現，可別暈倒在T台上。”

　　他語帶促狹，聽在选手們的耳朵里卻不亞於催命，其他人倒也還好，聽見有保護措施，心裏也定了幾分，只是Dora卻差點暈了過去，她不行，她絕對做不到的！

　　“怎麼了？”陸蘅見她狀態不對，上前問了一句，“如果覺得不行的話，可以不做。”

　　Dora眼睛里升騰起一絲希望：“真的嗎？”

　　陸蘅點了點頭：“不算作退賽，只是最後評硬照的時候，你這一項就是沒有分數的，如果可以接受，那就跟我來。”

　　她自己也覺得節目組想的這個主意是在折騰人，大晚上的，走這種高空的玻璃棧道有什麼訓練台步的意義，更別說還有坡度，就算設計師再變態，也不可能搞出這種秀場來，還不如在平地里好好訓練一下午呢。所以這次導演組本來商量的是如果誰克服不了就算淘汰，被她制止了，折中成了現在這樣扣分的制度。

　　陸蘅本來都準備帶着Dora上車休息了，誰料這個瘦弱的姑娘卻漸漸鬆開了攥着她的手，搖了搖頭說：“我可以了。”

　　“你確定？”陸蘅有些驚詫地看着她。

　　Dora點點頭：“嗯。”她硬照實力本來就不出眾，往日里只是混个中游，如果這次台步的分數都沒有，那她被淘汰已經算是必然了，她不想被淘汰，就只能硬着頭皮走下去。

　　“我可以的。”她又重複了一遍，像在給自己信心。

　　Felicia和她關係最好，這時候走上前來擁住她像是要給她勇氣，別的选手在旁邊看着，說不上是冷漠，只是對自己的前面的路又迷茫起來，這次是Dora，那下次遇見的，會不會就是她們所恐懼的東西？

　　tbc.

# 第51章

　　到達聯邦銀行大廈外的時候, 天已經黑透了, 只是都市的燈光從不給人喘息的時間, 周圍的一切都燈火通明, 三百米高處的那一段玻璃滑梯，折射出耀目的光彩, 看起來卻像是什麼不詳的詛咒。

　　选手們在工作人員的協助下穿上安全裝置, Dora或許已經是恐懼到了極點, 這會兒看起來居然還算鎮定，陸蘅站在旁邊看着, 忍不住嘆了口氣。

　　“親愛的，怎麼了？”Mr.J笑着問了一句，“難道你也恐高嗎？”

　　陸蘅搖了搖頭：“我又不用在上面走, 恐高也沒有問題，只是覺得她們這樣真是受罪了。”

　　“想要贏得比賽，自然是要做出一些犧牲的。”Mr.J倒是不以為意的樣子，他做了好多季節目, 見識的自然比陸蘅多，“走上去就不害怕了，畏畏縮縮的, 什麼都不敢做, 當不了好模特。”

　　只是這樣的訓練難道真的就能培養出優秀的模特嗎？陸蘅欲言又止, 明明只是觀眾愛看罷了, 哪有設計師會選擇這種完全沒辦法展示設計理念的秀場？

　　時尚雖然受控於資本, 但說到底還是有其高冷的一面, 不說HF，就是商業秀，都和大眾娛樂有不小的距離，全美超模這樣的選秀模式，雖然給了許多有夢想的人一個機會，但也變相將模特這個圈子妖魔化了，於傳統的模特行業而言，絕對是弊大於利的，更別說這麼多季以來，這檔節目也並沒有培養出一個真正的超級模特，所以它的收視率下滑是必然，現在也只能用更加離奇的手段來博取關注度。

　　只是苦了這些选手。

　　“姑娘們，過來抽籤決定順序吧。”Mr.J拍了拍手，示意选手們看過來，如果是以前的訓練里，節目組會事先決定好走秀的順序，只是這次讓誰先上都顯得刁難，索性就將這種得罪人的活交給上天，用抽籤來決定。

　　陸蘅咳嗽了一聲，接過了現場導演遞給她的簽盒，然後走到选手們面前，讓她們抽出自己的那張紙條。

　　数字被一個個公布出來，第一位出現得很快，是Laura，那個拉美姑娘，她看起來並不是很擔心，展開紙條后，甚至還有餘裕對陸蘅笑了一下。

　　她應該不恐高，陸蘅心裏有些安慰，雖然她並非讓选手們直面這種變態訓練的始作俑者，但作為旁觀者，她並不能從旁人的痛苦中獲得快樂，反而還會有負罪感，如今讓一個不怎麼害怕的姑娘來面對最恐怖的開場，她覺得自己很虛偽地輕鬆了一些。

　　“加油。”陸蘅低聲說了一句，才拿着箱子走向下一個人。

　　很快所有的簽位都有了歸屬，Dora在中間的一個位置，不好不壞，如果不是表現太突出，很難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不過於此同時，心理上的恐懼也會少很多。

　　電梯間里安靜到連空氣都快要凝滯了，陸蘅站在选手中間，看着显示屏上的数字向上攀升，台本裡頭並沒有電梯間的鏡頭，所以這間電梯裡頭只有陸蘅和幾個选手，攝影師並不在。

　　還沒被淘汰的选手裏面沒幾個活躍的性格，不過就算平日里喜歡笑鬧，現在也都沉默着擔心接下來的表演。

　　電梯快到達七十層，陸蘅突然開口，打破了沉悶的氣氛：“我希望你們能注意安全，如果真的到了極限，支撐不下去了，也沒人會嘲笑你們，要知道，脆弱並不等於無能。”

　　“叮——”電梯門開了，陸蘅先选手一步走出去，然後回頭對她們笑了一下說：“加油！”

　　鞋是特製的，抓地力極強，陸蘅試過一次，感覺如果臂力夠強的話，也許可以像蜘蛛俠一樣在牆壁上爬行。

　　选手們先到達七十層的一處房間里準備，往日里遊客是要在這裏通過窗戶進入滑梯裏面，但她們今天要做的，卻是要踏上滑梯的玻璃封頂，從上邊走到滑梯出口所在的平台上。

　　Laura正將安全繩綁在腰間的裝備上，她扯了扯繩子，生怕有什麼不結實的地方。

　　三百米高空處的風獵獵地吹着，Laura顫顫巍巍地站出去，就被吹得一個踉蹌，陸蘅嚇了一跳，雖然知道是徒勞，但還是想伸出手去扶她，幸好她扶住了旁邊的牆壁，要不然真可能被吹倒在玻璃滑梯上。

　　這個“T台”沒一點緩衝的餘地，直接就是三十度以上的坡度，Laura調整了許久身體的角度，卻還是忍不住前傾，她知道自己如果這樣走出去會有多難看，所以遲遲沒有邁開腳步，直到身後傳來了導演組不耐煩的催促聲：“不要浪費時間，快點走！”

　　Laura心一橫，索性不去想其他心思，深吸一口氣就走了出去。

　　一米、兩米、三米十米、十一米！她在心裏默默計算着距離，臉上因為緊張，反而自然地流露出那種HF氣質的冷漠來，在玻璃滑梯最後水平的一小段裡頭，Laura終於能微微地松一口氣，她還是不敢看向下面，雖然知道可能會被耀眼的燈光晃得什麼都看不見，但對高處的恐懼卻像是印在人骨頭縫裡一樣，高調地彰顯存在感。

　　Mr.J和其他工作人員正在盡頭等着她，Laura下來之後長舒了一口氣，只是還沒等到完全放鬆下來，她的臉色卻突然變了，那口氣堵在胸口，不上不下地，讓人難受。

　　她剛剛忘了定點。

　　之後的幾個选手都表現得不很好，陸蘅看着她們走遠的背影，忍不住在心裏嘆息，這樣的表現，除了讓觀眾嘲笑，還有什麼意義？

　　十一米的距離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很快，就輪到了Dora，陸蘅幫她扣上保險繩的時候還是不放心地問了一句：“你確定可以？”

　　Dora已經連唇色都慘白了，卻還是點了點頭：“我確定。”

　　陸蘅見她意志堅定，便也不再勸，自己退開來讓專業人士檢查她的安全設備。在Dora之後走的只剩下Alva和Janet，兩人算是选手里台步比較出眾的，又沒有太恐懼，所以為Dora的擔憂里都有幾分真心。

　　錄製后的個人採訪中，Alva苦笑着說：“其實Dora可以不必勉強的，也不是沒有過前輩因為鞋或者秀場設計的原因而主動放棄，承認和直面自己的弱點並不丟人。”

　　Janet則說得更不客氣了一點：“工作又不是給你挑戰自我用的，這也不是什麼沖關冒險項目，沒把握還是放棄的好。”

　　如果Dora順利走完全程，Alva和Janet當然不會說出這樣的話，唯一原因就是Dora將事情都搞砸了，她走到一半的時候，因為太過恐懼，一下子沒控制住自己的重心，整個人仰倒在玻璃檯面上，偏偏滑梯還有不小的坡度，等到安保人員反應過來去拉她身上的威亞，Dora已經半個身子都滑出了走道。

　　她凄慘又驚恐的尖叫響徹了整個夜空，隨後是工作人員因為她的失態而爆發出的笑聲，兩者混合在一起傳進陸蘅的耳朵，聽起來像一出諷刺喜劇，她垂下眼睛，不去看已經癱軟在坡道上的女孩兒。

　　Dora能自己站起來嗎？陸蘅不知道，但現實有時候就是這麼殘酷，就算你努力去適應了，也會無濟於事，然後你會狼狽地摔倒在地上，再凄慘一點，或許還要接受別人的嘲笑。Dora或許應該慶幸這隻是一場娛樂性的練習，如果真的是在秀場上，那她的職業生涯就已經完全毀了。

　　陸蘅同情她嗎？如果這是在別的時候，比如說解一道困難的數學題，或者是練一個複雜的聲樂技巧，那她絕對會欣賞堅持者的決心，但模特這一行太不一樣了，堅持，也就意味着還在嘗試，也以為著對自己表現出來的效果是沒有把握的，某種程度上，這就是不負責任。說得難聽一些，模特對於設計師而言不過是會自己展示衣服的衣架，個人的短暫的成長對於整個秀而言，是沒有意義的。

　　最後是專業人員走上坡道，將Dora扶下去的，這一下又耗費了許多時間，Janet壓軸的時候只能匆忙了事，她和Alva表現得還不錯，但臉色都算不上好看。

　　兩人對視一眼，自嘲地笑了一下，也是她們運氣不好，抽到了Dora後面的位置，現在她摔了這麼一跤，後期剪輯肯定就會偏重她，不管這種偏重她想不想要，對於Alva和Janet來說，這一部分肯定就沒什麼關注度了。

　　Dora像是完全被失敗擊垮了，她一直在哭，陸蘅聽得心煩，錄製宣布結束之後，就乾脆利落地走人了。

　　工作人員和选手們被各種事情絆着，所以下樓的電梯里居然只有她一個人，陸蘅仰着脖子發獃，盯着鮮紅的数字一個個降下去，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什麼。

　　令人暈眩的失重感傳來后，陸蘅才發現已經到了底樓，她走出電梯，大廈厚實的牆壁將初夏的風擋得嚴嚴實實，這讓她被吹得生疼的腦袋漸漸地緩了過來。

　　陸蘅正準備往門外走，突然就被一個再熟悉不過的聲音叫住了。

　　“蘅！”

　　她險些以為自己是幻聽，驚喜地轉過頭去，卻真的看見一個Aneta正站在她身後，笑着看她。

　　“你怎麼知道我在這兒？”陸蘅快步迎上去問。

　　“在酒店遇見了你助理。”Aneta見只有她一個人下來，有些奇怪，“其他人呢？你們不是在錄節目？”

　　“嗯，結束我就先走了。”陸蘅看着Aneta，突然一股之前被壓抑的睏倦湧上心頭，她打了個哈欠說，“咱們回酒店吧，我好睏。”

　　“好。”

　　tbc.

# 第52章

　　坐上車陸蘅才後知后覺, 她最關心的不是Aneta是怎麼找到拍攝現場的, 而應該是她為什麼會飛來洛杉磯。

　　“你老實交代啊。”陸蘅懷疑地看着她, “總不能是專門為我跑一趟吧。”

　　“怎麼就不能？”Aneta反問道。

　　然而在陸蘅看來, 她嘴角那抹笑的弧度太像逗着人玩了，所以她由十分不信上升到百分的不信, 說：“你有正事就說有正事唄, 扯上我干什麼？”

　　誰料Aneta卻正色起來, 甚至眼神里還有隱隱的愧疚，這一出將陸蘅嚇得往後挪了幾公分說：“你別這樣, 我看了總感覺得你是不是幹了什麼對不起我的事了。”

　　她本意是想開個玩笑，誰知道Aneta的神色卻愈發嚴肅，一點都不像玩笑的樣子, 對她說：“我確實應該要跟你道歉。”

　　“什，什麼意思？”陸蘅茫然了。

　　“你今天開發布會的那件事，源頭可能是Evan。”Aneta越說心裏就約愧疚，在她看來, 陸蘅完全是遭受了一場無妄之災。

　　不過人心都是偏的，Aneta就只看見了Evan對陸蘅的不滿導致她有負面|新聞，卻完全無視了陸蘅對Evan的多次挑釁。

　　陸蘅聽了她的道歉, 翻了個白眼說：“雖然我想過這事背後可能有別人要整我信, 但居然是他。”

　　不過這樣想想也挺合理, 畢竟Evan的腦子和那個所謂的“計謀”一樣愚蠢, 陸蘅非常小心眼兒地在心裏油嘀咕了一句。

　　她在心裏過了嘴癮, 之後又不滿足地看着Aneta說：“所以你是用什麼身份來跟我道歉的啊？我的好朋友？還是Evan的女友？事先講好啊, 如果是後者，我可不接受。”

　　“只怕現在你想接受也不存在了。”Aneta扯了一下嘴角，笑容還是勉強，畢竟那麼多年的感情了，也不是一時半會兒就能放下的，就算再小的一個傷口，癒合起來也需要時間。

　　陸蘅敏銳地察覺到Aneta的言外之意，她驚喜地睜大了眼睛，卻又不可置信地問：“Ann，你這話什麼意思？”

　　Aneta看見她幼犬一樣的神情，心裏的鬱郁都散了幾分，回答道：“還能是什麼意思？我跟他分手了。”

　　陸蘅被巨大的驚喜擊中，保持着一個不妙的狀態僵硬了好久，直到Aneta擔憂地伸出手揉了揉她的頭髮，這人才像冰雕逐漸消融一樣，露出裏面活生生的血肉來。

　　“啊啊啊啊啊啊！”如果不是保姆車裡空間有限，陸蘅簡直恨不得蹦噠上天，如果心裏多喜悅，她就能躥多高，那她現在可能已經和太陽肩並肩了。

　　縱向的發揮餘地被客觀條件限制了，陸蘅只能在橫向上發揮，也不知道她是從哪裡修鍊來的本事，居然能在保姆車的座椅上滾來滾去，彷彿一隻發瘋的卷餅。

　　“好了。”Aneta哭笑不得地接住撞在她身上的人，順手就攬進了懷裡，她低下頭看見陸蘅亮晶晶的黑色眼睛，笑着問她，“我分手你這麼開心嗎？”

　　陸蘅肆無忌憚地用力點頭：“特別特別開心！Ann，你終於擺脫那個傻逼了，他是真的配不上你。”

　　“你真這麼覺得？”Aneta不帶任何情緒地問了一句，她現在很想知道，別人眼裡的這一段戀情究竟是什麼樣子，“我也沒有那麼好。”

　　“呸呸呸。”陸蘅連忙打斷了她，“瞎說什麼呢，你就是最完美的！不過之前眼瞎扣了好多分，現在好了，讓我們恭喜Sadel女士重見光明！”說完，她竟然還自娛自樂地鼓起了掌，助理在前頭聽見動靜，不由得嘴角抽搐了幾下，平時老闆不是這樣的啊，怎麼突然就瘋癲成這樣兒？

　　“重見光明”Aneta給了懷裡的人一個腦瓜崩，“我那麼身殘志堅嗎？說到底還是你有好友濾鏡，這世上哪有人是完美的。”

　　陸蘅摸摸下巴，若有所思：“也是，不過我眼睛上的不是好友濾鏡，而是顏值濾鏡，我單方面宣布你為世界第一好看！不能反駁！”

　　“你啊，不知道皮相最容易騙人嗎？”

　　陸蘅被教育了一句，反而更理直氣壯了：“我知道啊，但人終有一受騙，或被美人騙，或被醜人騙，那還不如選個好看的。”

　　Aneta敲了敲她的腦門，笑罵一句：“都是歪理。”而後也不再說什麼，想要讓陸蘅繼續休息。

　　誰知道這人今晚無比亢奮，沒過一會兒就又high了起來，Aneta單手都壓不住。

　　“不行，這樣好的事，還是要慶祝！”陸蘅從Aneta膝頭彈起來，像一尾精力過於旺盛的魚。

　　“慶祝什麼？你有那個時間嗎？”Aneta毫不留情地潑了冷水。

　　一聽這話，陸蘅就蔫了，的確，她最近的行程表滿得可怕，根本就擠不出什麼時間大肆慶祝，她計劃落空，看起來可憐巴巴的。

　　Aneta明知她最會得寸進尺，卻還是拒絕不了她這樣的表情，趕緊抱了抱她說：“行啦，等你放假，我就跟你出去玩。”

　　“真的？”陸蘅興奮得像小孩子一樣，報菜名一樣地對旅遊勝地如數家珍，“那我要去馬爾代夫，據說再過個幾年海水就倒灌了，要快點去，還有法國，啊，法國除了巴黎還有好多可以逛的地方，有時間去看薰衣草吧？羅馬也要去的，不一樣的美，還要在許願池前許願”

　　Aneta聽着她嘴不停地說著，不禁覺得有些好笑，平時再老成的樣子，現在看起來，也不過只是個孩子。

　　陸蘅的聲音漸漸弱下去，最後徹底消失不見，Aneta已經習慣了她的絮叨，這氛圍太自然，所以她過了一會兒才發現陸蘅已經沒有在說話了。

　　她轉頭望過去，卻發現陸蘅已經歪在她身邊，睡着了。或許是車行駛得不太平穩，從她的角度能看見陸蘅的睫毛微微顫着，纖長優雅得像合歡花，在風裡招搖着枝杈。

　　“師傅，開慢點。”Aneta讓陸蘅躺在自己腿上，又捂住她的耳朵，微微提高了聲音對司機說。

　　助理回過頭來看見後頭的情形，也連忙將手機靜了音，車廂內頓時安靜下來，只剩下一點呼嘯的風聲，隱隱約約。

　　車開得再慢也有到酒店的時候，Aneta猶豫了許久，終於還是把陸蘅叫醒了。

　　“唔，已經到酒店了嗎？”陸蘅迷迷糊糊的，意識逐漸清醒過來。

　　Aneta將披在她身上的衣服拿在手上，柔聲說：“對，咱們回房再睡。”

　　陸蘅揉揉眼睛，跟着她下了車，走進酒店大堂的時候才突然想起來一件事，忙問道：“你都已經訂過房間了？”

　　“嗯。”Aneta正在找房卡，還奇怪她為什麼問這麼一句。

　　陸蘅剛睡醒本來就不太好的臉色變得更臭了：“所以我們不住一個房間啊？”

　　Aneta還以為她在發什麼脾氣，原來是因為這個，她總算找出了房卡，問了陸蘅一句：“你助理給你房卡了嗎？”

　　陸蘅後知后覺地摸了摸口袋：“好像沒有。”

　　“我告訴你過了，在酒店遇見的你助理，就沒讓她再開房間，陸小姐，你今晚歸我了。”Aneta兩指夾着那張房卡，對着陸蘅wink了一下。

　　陸蘅被電得暈頭轉向，低落的心情瞬間就扭轉了，她蹦了幾步，樹袋熊一樣地掛在了Aneta身上，大呼小叫道：“喲喲喲！一起睡～”

　　“下來下來！”Aneta被她撞得退了兩步才穩住身體，假意抱怨道，“蘅你太重了。”

　　陸蘅聽了這話，不僅沒放過Aneta，反而熊孩子一樣地把自己的身體更往下沉了沉，得瑟地嚷着：“嘿嘿，我就不。”

　　兩人一邊拌嘴，一邊緩慢地在走廊上移動，直到Aneta看見她們房間的門牌號，才拍了拍陸蘅，示意她已經到了。

　　“我先去洗澡！”陸蘅興緻很高地衝進房間，然後從助理放進來的包里拿出了換洗的衣服，她一直都想體驗一下春遊時候和朋友夜談的感覺，不過在國內的時候她沒什麼朋友，春遊不過是換了一個地方睡覺，從來也沒有機會加入女生們的聊天，等到了國外，就更沒有機會了。所以現在她興奮得不行，還有些莫名的優越感，即將和她激情夜聊的是Ann誒，就這一點，過去的那些女生們就拍馬也趕不上了。

　　Aneta完全理解不了她的激動，只能將這歸結於年輕人的生活熱情，見陸蘅一蹦一跳的，甚至還擔憂地提醒了一句：“你出來的時候好好走路，地上全是水，別摔着。”

　　“知道啦。”陸蘅從浴室里探出一個小腦袋，吐了吐舌頭說，“你拿我當女兒養嗎？”

　　“你要是願意，也可以叫我一聲‘媽’。”Aneta露出完美笑容，說，“我不介意。”

　　“呸！”陸蘅啐了她一口，笑罵道，“不要臉，你占我便宜！”

　　說完就縮回了浴室里，不一會兒之後Aneta就聽見了“嘩嘩”的水聲。

　　陸蘅用洗髮水在頭髮上揉搓泡沫的時候，又想起這事，忍不住笑了一下，這人這麼喜歡給自己長輩分嗎，都不怕被叫老了，她才不要叫Ann“媽媽”，明明是姐姐還差不多。

　　她天馬行空的思維突然卡在了這裏，突然間覺得“姐姐”也很不錯，陸蘅吹了一下手上白密的泡沫，笑得更甜了。

　　“姐姐。”

　　tbc.

# 第53章

　　等到Aneta洗完澡出來, 已經是凌晨了, 陸蘅正坐在床頭沉迷俄羅斯方塊, 聽見動靜抬頭看的時候, Aneta已經走到她旁邊了。

　　“你護膚了嗎？”Aneta看床頭柜上乾乾凈凈，什麼瓶瓶罐罐都沒有, 皺着眉問了她一句。

　　陸蘅心虛到手抖, 沒多久方塊就疊到了最高, 遊戲結束，她顧左右而言他：“Ann, 你頭髮都吹乾凈啦？我好睏啊，不如我們快點睡？”

　　Aneta鉗住妄圖滑進被窩裡的一隻陸蘅，一眼把她看到底：“你什麼都沒擦？”

　　“嗯夏天嘛, 又不會幹，沒那個必要吧”陸蘅越說聲音越小，最後只能垂頭喪氣地承認錯誤，“對不起, 我錯了。”

　　Aneta拍了她腦袋一下，沒好氣地拿出了自己的化妝包，陸蘅看着她從那裡面一個接一個地拿出各種旅行裝, 目瞪口呆：“Ann, 你確定你是‘什麼都沒準備就飛來洛杉磯了’？”她說的是Aneta昨天告訴她的原話, 現在只覺得當時相信了的自己是個智障。

　　“我之前也是剛從家裡飛到紐約, 本來也不需要準備什麼。”Aneta覺得陸蘅現在傻乎乎的, 看起來又軟又欠, 忍不住捏了她一下。

　　陸蘅一時沒防備，被捏了個正着，臉上一團肉在Aneta的手裡，還愣愣地問：“你做什麼捏我？”

　　Aneta覺得總不能說看起來好捏就上手了，那真的很欠揍，於是她掩飾地咳嗽了一聲，才鬆開手說：“臉伸過來。”

　　“啊？”陸蘅畏懼地看着那一堆瓶瓶罐罐，“不要了吧，我覺得乳液就夠了”

　　“你就是靠臉吃飯的，還不好好護着，等到有天上底妝浮粉你就只能哭了。”Aneta沒聽她廢話，掰過她的下巴就開始上手。

　　“我才不會哭”陸蘅嘀咕了一句，然後被Aneta正在抹的東西吸引了注意力，“Ann，這是什麼？好香。”

　　“清潔面膜。”Aneta言簡意賅，手上的動作卻不停，恨不得照顧到陸蘅臉上的每一個角落。

　　“哈？還要敷面膜？”懶癌患者立馬露出抗拒的神色，“那不是還要等好久？”

　　“十五分鐘，久什麼？”Aneta把她亂動的臉扶正了，“清潔是肯定要做好的，別仗着亞洲人老得慢就肆無忌憚了。”

　　“我哪有肆無忌憚，明明就有好好用潔面。”

　　Aneta毫不留情地戳穿她：“除了潔面呢？我看你連潔面都不是每天用。”

　　“好了。”在經過一段對陸蘅來說無比漫長的時間后，Aneta總算塗完了她臉上的最後一塊地方，陸蘅如蒙大赦，立馬撇過頭去在床頭的鏡子里照了照。

　　“噗。”她看着鏡子里那個石膏雕像一樣的臉，忍不住吐槽，“好醜。”

　　Aneta敷衍地安慰了一下小朋友：“洗乾淨就好看了。”

　　“那肯定啊。”陸蘅對自己的臉一向很有自信，她拿起那個小小的粉橘色包裝，突然意識到：“這不是我代言的那個品牌嗎？”

　　“”Aneta無力吐槽，只能點了點頭說，“對。”

　　在等待面膜奏效的十五分鐘里，陸蘅像只好奇心旺盛的小動物一樣，一直在動來動去，時不時地還用手碰碰臉上的面膜，她皺了皺鼻子，小聲地抱怨了一句：“乾乾的。”

　　Aneta正在給自己塗身體乳，聽見她的抱怨抬起頭，正好看見一個皺巴巴的陸蘅，她沒忍住笑出了聲，然後被陸蘅揪住頭髮，假模假樣地暴打了一頓。

　　“哈哈哈，我錯了我錯了。”Aneta很上道地假裝求饒，等到陸蘅鬆開手，兩人默默地對視了半天，氣氛變得有些詭異。

　　陸蘅移開目光，幽幽然地說：“算了，你想笑就笑吧，別憋壞了。”

　　“噗，其實很可愛，哈哈，真的。”Aneta坐過去一點，盯着陸蘅的眼睛說，“只不過和你平時的樣子不太一樣。”

　　“我知道，一點都不酷。”陸蘅很哀怨。

　　“嗯，對了，你以前說過要給我當模特來抵房租的吧？”Aneta突然提起這件八百年前的事，陸蘅警惕地向後挪了挪，她突然有了種不祥的預感：“你想幹嘛？”

　　“就是想讓你履行一下承諾。”Aneta笑了笑，“我覺得現在就挺合適的。”

　　“啊？！什麼？”陸蘅驚恐地瞪大了眼睛，“你是魔鬼嗎？我說過那種話嗎？我怎麼不記得？”

　　“蘅，做人不能說話不算話吧。”Aneta哪裡那麼容易讓她糊弄過去，“再說了，今晚的酒店也是我付的錢，你不覺得欠了債嗎？”

　　陸蘅咬牙：“我給你錢！”

　　“我又不缺錢。”Aneta一句話就擋了回去。

　　陸蘅恨得牙痒痒，她頭一次嫌自己的助理付錢付得太慢了。

　　“Ann的ins又更新了！”

　　“又更新了！”

　　“我來啦！！！！啊卧槽，怎麼又是陸蘅？！”

　　“LA了解一下。”

　　“LA？她們在洛杉磯嗎？”

　　“是在洛杉磯沒錯不過還是心疼上面那個單純的孩子，那是Lu和Ann的名啊！”

　　“感謝安皇帶Lu護膚（發糖我當場流淚）”

　　“感謝安皇帶Lu護膚（Lu這樣也好好看～）”

　　“感謝安皇帶Lu護膚（老大上我！！！）”

　　“上邊的是一群什麼邪|教組織嗎？”

　　“不，我們只是一群被自家正主的粗糙程度震驚到的弱小可憐又無助的粉絲。”

　　“這牌子面膜好用嗎？不是廣告吧，我看Lu好像代言的就是這個。”

　　“好用，貴是它的唯一缺點。”

　　“貴不是它的缺點，是我的缺點（流淚”

　　Aneta的ins發出去不過幾分鐘，評論區就熱鬧得不行了，她挑了幾個有趣的讀給陸蘅聽，也不知道為什麼，刻意忽略了所有向的評論。

　　“果然好多夜貓子。”陸蘅看了眼時間，覺得差不多了，就讓陸蘅趕緊去水池那邊把面膜洗掉，“再久就太幹了，反而傷皮膚。”

　　陸蘅乖乖地去了，沒一會兒衛生間就傳來她絕望的求助：“Ann，為什麼這麼難洗？！”

　　Aneta無奈地嘆了口氣，長腿一邁，快步走了過去：“清潔面膜本來就難洗，你才洗了多久。”

　　陸蘅臉上大面積的面膜已經被洗乾淨了，只剩下額角、下巴和下頜處的一些邊角有幾塊殘跡，看起來像是幾點白斑。

　　“我都搓半天了。”陸蘅臉上濕漉漉的，水珠一滴一滴地砸在水池裡，這讓她張揚的五官都變得無辜起來，像一隻被主人強迫洗澡的小動物。

　　Aneta拿了毛巾，用熱水浸濕了，輕柔地擦在她臉上：“你還真是不怕長皺紋，居然用搓的。”

　　那幾塊殘餘的面膜在陸蘅的揉搓之下本來就已經是強弩之末，現在被Aneta輕輕一擦，就立刻消失了。

　　“覺得臉幹嗎？”她拿走了毛巾，又讓陸蘅用清水再沖了一次臉。

　　“還好。”陸蘅皺了皺臉，皮膚是有些緊繃沒錯，但還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

　　“走吧，我們進行下一步驟！”

　　“啊”

　　等到兩人結束了所有流程，陸蘅原本旺盛的睡意已經被折騰得半點不剩，她睜着眼睛躺在床上，半天都睡不着，於是決定找罪魁禍首算賬。

　　“Ann？你睡了沒？”

　　Aneta其實也沒有很困，今天發生的事情太多，白天還不覺得，一到晚上，所有事情就都湧上眼前，恨不得織成一張網，將她永遠地困在中間。

　　她是感念陸蘅來找她說話的，另一個人的存在像是光一樣，讓她能在被籠罩的窒息中得以喘息。

　　“還沒有。”她低聲說。

　　“嗯，其實我今天錄節目還挺難過的”陸蘅沒去問Aneta為什麼也沒有睡，而是自顧自地說起了自己的心情。

　　“怎麼了？”黑暗裡，Aneta的聲音顯得更加溫柔。

　　“替那些女孩子們惋惜吧，我能感覺到她們中很多人都是真心熱愛模特這個行業，結果一顆真心被這樣糟踐，用出醜來娛樂別人。”陸蘅沉默了一會兒，又自嘲道，“或許在別人眼裡，模特就是這種行業吧，比起演員還要花瓶，除了供人取樂，也沒有其他用途了，我跟她們也沒什麼區別。”

　　Aneta也是這樣走過來的，當年行業里的景況甚至比現在還糟糕，無數有實力又有天賦的女孩子曇花一現，就這還是好的，有的都沒有開放的機會，就黯然離開了秀場，當然也有大神，但哪一個不是混合著血淚拼上來的。

　　“時尚圈太遙遠了，有時候距離不僅產生美和憧憬，還會產生惡意和詆毀。”Aneta動了動，找到了陸蘅放在身側的手，然後緊緊地握住了，像是要給她勇氣。

　　陸蘅回握住她，聲音裡帶上一點淺淡的笑意：“我也沒有那麼脆弱，只是一時間有些感慨，之前也不是沒被人當面說過，不過只有一張臉長得好看而已，這種話，你知道我當時是怎麼想的嗎？”

　　“怎麼想的？”

　　“我回了她一句，對，長得好看就是很了不起啊。”

　　Aneta雖然看不見陸蘅的臉，卻也能想象到她臉上那點狡黠的笑意，她輕笑出聲，說：“真像你。”

　　“像我？”陸蘅聲音里有淡淡的困惑，“我又是什麼樣的？”

　　“這麼哲學的問題嗎？”Aneta失笑道，組織了一下語言說，“像，像暴雨後的空氣，自在又洒脫。”

　　“啊？雖然是好話，不過聽起來和大眾對我的印象不太一樣。”

　　Aneta又補充了一句：“也是像塞壬的，強大的海妖，驚人的誘惑力。不過我覺得那是工作時候的你，在我面前，你更清新可愛一點，讓人，很羡慕。”

　　陸蘅被誇得有些臉紅：“羡慕我什麼？”

　　“羡慕你的瀟洒啊”Aneta的聲音輕得像嘆息，“不依賴別人，一個人就能活得很精彩，斷舍離又做得乾脆，每天都看起來很輕鬆，這很難讓人不羡慕吧？”她知道夜色深沉，根本看不清陸蘅，但還是將頭轉過去，喟嘆一聲，“畢竟世人都負累良多，將斷不斷，最後自己泥足深陷。”

　　“所以我這樣到底是好是壞呢”

　　Aneta聽見她的語氣，心裏抽痛了一下，她轉過身去，用一個足夠讓陸蘅拒絕的速度將她抱在懷裡，察覺到她的身體漸漸放鬆下來之後，她在她耳邊低聲說：“沒關係，我會努力成為你的牽挂的。”

　　tbc.

# 第54章

　　第二天早上陸蘅被鬧鐘叫醒的時候, 旁邊的被窩已經涼了, 她聽見衛生間里傳來的水聲, 迷迷瞪瞪地穿上拖鞋走了過去。

　　“Ann？”陸蘅看見玻璃門上凝結的水汽的時候, 腦子還沒有完全清醒，下意識就擰開了門把手。

　　和手忙腳亂裹上浴巾的Aneta對視了片刻之後, 陸蘅才像個生鏽的機器人一樣, 訥訥地說：“你在洗澡啊”

　　Aneta身上的水珠都還沒有擦乾淨, 也不知道該做什麼反應，只能無奈地彎了一下嘴角：“怎麼不敲門？”

　　“我忘了”陸蘅理虧地摸了一下鼻子, “想上廁所來着。”

　　Aneta拿了一塊擦頭髮的毛巾，讓開身子對她說：“那你上吧。”

　　陸蘅坐在馬桶上，意識終於逐漸回籠, 她低下頭，慢慢地捂住了臉，所以她剛剛是看見了Ann的

　　那雙長腿和瘦削精緻的蝴蝶骨不停地在她眼前閃現，陸蘅通紅着一張臉, 默默地想，好，好好看啊

　　陸蘅從衛生間出來之後, Aneta已經換好了衣服, 正在往臉上抹東西。陸蘅站在原地磨蹭了一下, 最後還是磨蹭到了她身邊, 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問：“Ann你今天有事嗎？”

　　Aneta早就忘了剛才那陣兵荒馬亂, 做了那麼久模特, 對於裸露身體這件事，她還是坦然的，那一陣的驚慌很大部分是因為猝不及防，或者是因為，推門進來的是陸蘅，不知道為什麼，她對待陸蘅的時候，哪怕心理上已經沒有隔閡，生理上的親密卻還總是小心翼翼，這行為背後的那個原因讓她有些隱隱的畏懼，所以她不去深思。

　　旁的不論，這時候Aneta是坦然的，她看了一眼陸蘅，心裏暗笑了一下，這人總說自己心思深沉，不是什麼善類，現在卻連眼睛里的期待都藏不好。

　　“有事啊。”她輕描淡寫，繼續擠了防晒來擦。

　　陸蘅的情緒明顯地低落下來，她拖長聲音，“哦”了一聲，然後就要轉身去換衣服。

　　“不問問我到底有什麼事嗎？”

　　陸蘅回過頭，看見Aneta手上的動作停都沒停，還是一副慢條斯理的優雅模樣，她突然間就更喪了，頭頂快要具現化出一對耷拉的耳朵：“所以你有什麼事”

　　Aneta總算願意放下手裡的東西，她故意歪頭想了一會兒，然後用那雙笑意滿滿的眼睛望着陸蘅說：“大概是陪某個小朋友去拍攝現場。”

　　陸蘅眨了眨眼睛，然後發出了一聲惱羞成怒的驚叫：“Ann！你又逗我！”

　　“好啦好啦，快點去換衣服，要不然來不及了。”Aneta拍了拍掛在她身上的某位小朋友的頭，非常冷酷地無視了對她的控訴。

　　“好的！”陸蘅比了一個OK給她，然後歡快地從她背上滑下去，拿着衣服就衝進了衛生間。

　　Aneta看着她的背影，嘴角的那抹笑怎麼也按不下去。她能察覺到經過昨夜之後，陸蘅對她更加肆無忌憚了些，不過她並不介意，甚至有些樂見其成。

　　陸蘅才二十一歲，完全有依賴別人的理由，Aneta理所當然地想着，完全忘了自己十八歲就隻身一人來了紐約打拚。

　　這次的拍攝在威尼斯海灘，选手們被要求為一個冰激凌品牌拍攝視頻廣告。陸蘅一到現場，最先注意到的就是Dora，她看起來太憔悴了，一雙眼睛腫得像核桃，一看就是狠狠哭過。化妝師看見她嘆了口氣，這樣的狀態，再怎麼重的遮瑕也藏不住。

　　Aneta和導演組打了招呼之後，就站在旁邊看着錄製，选手去換服裝的時候，陸蘅還偷偷地走到她旁邊，自以為沒人發現地遞給她一個甜筒，小聲說：“香草味的。”

　　“居然是真的？”Aneta察覺到手上冰涼的觸感之後不免有些驚訝，雖然她沒拍過這種廣告，但也還是清楚，這種拍攝中使用的道具都是特製的，要不然一個鏡頭拍十條八條的，冰激凌早就化了。

　　陸蘅解釋道：“畢竟這跟平常的拍攝情況不一樣，人家肯定是想能多一點曝光率就多一點，，這公司搬了個冰櫃過來，裡頭全是冰激凌。”說著，她看Aneta遲遲沒有動作，戳了戳她說，“你快點吃啊，要不然就化了。”

　　Aneta有些猶豫地看着手裡的甜筒說：“這糖分太高了。”

　　陸蘅等的就是這句話，一聽她說完就興高采烈地說：“那你給我吧，我可以做出一點小小的犧牲！”

　　“做夢去吧。”Aneta拿起甜筒碰了一下她的臉，冰得陸蘅小小地驚叫了一聲，這人剛要抱怨，節目組的化妝師就氣急敗壞地走了過來。

　　“Lu！你的妝！”那化妝師已經被Dora的腫眼睛搞得頭大，正暴躁得很，一眼瞧見Aneta拿着濕漉漉的甜筒往陸蘅臉上靠，差點就犯了狂躁症，“過來補一下！”

　　陸蘅摸了摸鼻子，灰溜溜地跑走了，如果是別人也就算了，偏偏這位化妝師最會念叨，已經啰嗦到了連導演都害怕的地步。

　　陸蘅：惹不起惹不起。

　　Aneta低下頭掩飾嘴角的笑意，她看了眼手裡的那支甜筒，是迷你款，不過她的掌心大小，在跑步機上多跑幾圈吧，她想。

　　“姑娘們，你們要做的，就是讓觀眾們相信，你們手裡的冰激凌，就是愛情與誘惑的象徵，所以首先，你們要讓自己充滿魅力！”Mr.J做了一點簡單的指導，然後大致講解了一下拍攝的流程，陸蘅沒說上話，也不知道該說什麼，她和Aneta一樣，因為定位的原因，沒有拍過這種過於商業的廣告。

　　雖然從Big 5以來，在商業和HF領域都發展極好的大神有很多，但更多的模特被那一條潛在的線限制住了，往往不能兩者兼重，陸蘅算是後者，雖然她氣質多變，但再怎麼變，也不能變得親民起來，時尚大牌喜歡用她，因為傲慢和疏離顯得高級，如果是日化品牌，在廣告上出現這麼一張寫着嘲諷的臉，簡直就是在自尋死路。

　　所以這次，陸蘅只是對拍攝的節奏提供了一點建議，又指導了一下选手們的表情管理。

　　廣告的劇本是那種最俗氣的浪漫情節，拿着冰激凌的男女在沙灘上相遇，然後一見鍾情，認定彼此是自己的畢生所愛。所以這次拍攝也請了一位男模過來，他出場的時候，Shirley顯得有些興奮，不停地在調整比基尼的肩帶，更多的人卻興趣缺缺的樣子，Alva更是流露出明顯的抗拒神色，皺了下眉頭。

　　只可憐那位被請來合作的男模，他困惑地低頭看了眼自己的六塊腹肌，這麼沒有吸引力嗎？

　　這種拍攝沒什麼難度，連台詞都沒有幾句，只看男女模特之間是不是能擦出火花，最先上的是Alva，陸蘅站在旁邊看着監視器，忍不住皺眉，哪怕是她這種心思寡淡的人，都覺得這拍攝到的畫面，未免太僵硬了些。

　　“卡！”導演第二次喊了暫停，Alva在攝像停止的瞬間就垮了下來，她只有三次機會，如果下一次的表現還是這麼糟糕，那她的境地就將會變得非常危險。

　　但Alva現在的狀態很不好，任誰也不會相信，她能在短短的幾分鐘里調整好。

　　“Alva，你怎麼了？你不該只有這個水平？”Mr.J的聲音里含着淡淡的責備，他是很看好Alva的，誰料賽程才過一半，她就遇見了障礙。

　　梳着高馬尾的女孩子看起來倒沒有很焦慮的樣子，她無所謂地聳了聳肩，在節目組所有人員都沒有準備的情況下，大大方方地出了櫃：“原諒我，Mr.J，我是個同性戀，要我表現愛情和誘惑？相比於這個搔首弄姿的男人，還不如讓Lu上。”

　　節目組：

　　搔首弄姿的男人：

　　陸蘅：

　　Aneta：？！

　　一瞬間時間像靜止了一樣，還是Mr.J反應得快，笑着說：“親愛的，你可從沒有說過這事兒。”

　　“因為我不覺得這是需要刻意強調的事情。”Alva很酷地轉了一下手裡的冰激凌道具，眼睛卻直直地看着陸蘅，“所以可以請Lu來幫我找一下感覺嗎？”

　　Mr.J在鏡頭之外和現場導演商量了幾句，兩個人臉上都有些興奮，這可真是一個可遇不可求的收視爆點，他清了清嗓子，衝著陸蘅說：“沒錯，這也是指導應該做的，我相信Lu並不會拒絕。”

　　陸蘅腹誹了一句，她還真的挺想拒絕的，不過這要求也算合情合理，她本來乾的就是指導选手拍攝的事，答應下來雖然可能被人說成賣腐，但她好歹還是被動的，但如果不答應，誰知道節目組會在這個拒絕上做多少文章，不敬業？耍大牌？或者恐同？陸蘅想想就覺得麻煩，還不如就答應下來。

　　“給我吧。”她接過男模特手裡還沒有上嘴的道具，轉身對Alva說，“我拍這個不是很有經驗，你多體諒一下吧。”

　　“好。”Alva笑眯眯地看着她，“不過只要是你，我都會很有感覺的。”

　　“？”陸蘅愣了一下，沒忍住快速地皺了下眉，然後有些不適地拉開了些距離，語氣冷淡地說，“開始吧。”

　　站在不遠處的Aneta目睹了全程，臉色已經差得像一塊石頭，但她沒立場打斷陸蘅的工作，只能站在旁邊看着。

　　她明白陸蘅答應這個要求的原因，但陸蘅可以權衡利弊，她卻接受不了，尤其是看見Alva對陸蘅故作老練的撩撥之後，Aneta心裏的不悅就越積越多。

　　C國對這種事有多忌諱Alva真的不知道嗎？憑什麼讓蘅為她的肆無忌憚買單？

　　tbc.

# 第55章

　　時至正午, 日頭已經越來越烈, 陸蘅和Alva正要準備開始, 卻見Aneta走到了導演身邊, 低下頭說了句什麼。

　　“兩位先休息一下吧，我調整一下鏡頭。”導演高聲對站在沙灘上的兩人說。

　　陸蘅挑了下眉, 這暫停來得正好, 她也確實需要點時間來調整一下狀態, 她沒和Alva說什麼，把手裡的道具遞給助理之後就走到了斜陽傘下面, Aneta正在那裡等着她。

　　“補擦一下。”Aneta臉上沒什麼表情，伸手把防晒霜遞給了她，“別晒傷了。”

　　陸蘅接過來旋開了瓶蓋, 自己都沒意識到自己還微皺着眉頭。

　　“不開心嗎？”Aneta一直看着她，突然開口問。

　　陸蘅在手心擠出要用的防晒，正準備往臉上抹，聽見這話愣了一下, 然後泄了氣說：“我也不知道，可能還是有些抗拒吧。”

　　Alva一直對她態度熱情，陸蘅也只把這種熱情當成粉絲的激動, 雖然她性格冷淡, 但還是感念別人的喜歡的, 更何況Alva本身實力不錯, 這樣幾層因素疊加下來, 陸蘅對她也算青眼有加, 還有過幾次私下里的指導。

　　但今天這一出卻讓她不悅，陸蘅當然不恐同，卻反感這種強買強賣的戲碼，尤其是被強迫的一方還是她自己的時候，她想象了一下即將進行的劇情，不由得撇了下嘴角。

　　“你其實可以不答應的。”Aneta脫口而出道，但說完就意識到這句話的不對來，她在圈子里許多年，怎麼可能不懂節目組的套路，當然明白陸蘅答應下來才是最好的選擇，但剛剛不知怎麼的，或許是胸口那股悶氣存在感太強，Aneta下意識地就說了出來。

　　陸蘅有些驚訝地回頭望她，卻看見Aneta懊惱的神色，一下子就什麼都明白了，她安慰似的笑了一下——也不知道是在安慰自己還是在安慰Aneta——然後慢悠悠地沾着防晒往自己臉上抹，一邊說：“我知道你擔心什麼，放心吧，我會把握好尺度的。”

　　只怕Alva把握不好，Aneta神色不明，她看得出來Alva的主要目的並不是為了炒作，她的最終目標只怕還是這個站在自己面前的女人，被感情驅動遠比被陰謀驅動來得可怕，因為感情是最無法控制的東西，想到之後還不知道會出現什麼變數，Aneta就有些頭疼，特別是在陸蘅已經一臉輕鬆的情況下，她的心情就更一言難盡了。

　　“你怎麼一點都不上心？”Aneta摸了摸陸蘅的頭，力度不小。

　　陸蘅順着她的動作晃了幾下脖子，狡黠地眨了眨眼睛：“因為我總有辦法啊。”

　　她這時候已經塗好防晒，正好導演也調整好了機位，對上她的目光后便招手喊陸蘅過去。

　　“我走啦。”

　　陸蘅剛要離開，就被Aneta拽住了胳膊，她疑惑地望過去，卻見Ann無奈地嘆了口氣，伸手在她臉上抹了幾下，說：“這裏還沒抹勻。”

　　“哈哈，是嗎？”陸蘅有些尷尬地笑了笑，在Aneta放下手之後，又自己用手背擦了擦臉，問道，“現在呢？”

　　“可以了。”Aneta鬆開拉住她的手說，“去吧，記得你說過要注意一點。”

　　陸蘅點點頭，她正要轉身，突然又頓住了，看了一會兒Aneta之後若有所思地說：“所以如果對象是你的話，我才不會抗拒。”

　　這樣親密的戲碼，換了一個人來，總覺得哪裡不對。

　　直到陸蘅已經站在了指定的位置上，Aneta才像是終於回過神來一樣，低下頭笑了。

　　她應該，也是一樣的。

　　在想象中的背景音樂里，陸蘅和Alva兩人在沙灘上漫步、對視，然後相擁，兩人身高相仿，Alva被陸蘅攬住腰的時候，可以直視她的眼睛，她只覺得自己快要溺死在那兩潭黑色的漩渦里，幾乎要喘不上氣來，然而只不過是在導演喊了“暫停”之後的瞬間，Alva就看着陸蘅眼中那些故作的深情褪去，留下的是真實的冷漠，她突然覺得惶恐，開始懷疑今天自己的所作所為是否真的做對了。

　　她在聽說要和男模合作的時候就想好了，要公開出櫃，然後讓Lu和她合作，在看清陸蘅眼睛里的情緒之前，她一直都覺得這是個很好的方法，因為Lu實在是太遲鈍了，她曾經無數次地隱晦地表達心意，卻只被當成仰慕和尊敬，Alva覺得，或許是因為陸蘅並沒有被同性追求的概念，那她不妨用一種轟轟烈烈的方式將一切都展露出來，這樣Lu或許會有所觸動。

　　但現在看來，是她想得太好了。

　　“Lu！”眼見着陸蘅毫不留戀地轉身離開，Alva有些慌了，她這才發覺自己的愚蠢和自大，如果陸蘅真的對她沒有好感，面對這種場景，恐怕只會覺得憤怒和尷尬吧。

　　想通這一層之後，Alva只想着要求得Lu的原諒，只是還沒等她追上去，導演就拿起喇叭，示意她不要浪費絕佳的狀態，趕緊進行最後一條的拍攝，所以她只能看着陸蘅的背影遠去。

　　Alva心裏忐忑，再絕佳的狀態都只能被浪費了，她在結束最後一個鏡頭的時候就知道，這一條還不如沒有和Lu合作之前的那兩條，但她現在也管不了太多了。

　　陸蘅正站在一把沙灘傘下邊，用那種便攜的小電風扇吹風，Aneta站在她旁邊，正在給她遞紙擦汗：“怎麼流了這麼多汗？”

　　“我就這個體質。”陸蘅摁了摁額頭上的汗珠，說，“不過今天也實在太熱了。”

　　“拿一個冰激凌給你？”Aneta原本是控制陸蘅體重最嚴格的那個，這時候看她渾身的汗，到底還是心疼。

　　陸蘅一聽，因為燥熱而煩悶的臉色一下子亮了起來：“好啊好啊！我要巧克力味的！”

　　“得寸進尺。”Aneta輕輕拍了她一下，提醒道，“只能吃迷你的那種。”

　　陸蘅忙不迭地答應下來，能有就不錯了，她哪裡還會挑剔，忙推了Aneta一把，示意她快點去。

　　所以Alva結束拍攝找來的時候，沙灘椅下只站着陸蘅一個人。

　　“Lu。”Alva叫了她一聲，有些躊躇的樣子道了歉，“對不起。”

　　陸蘅燥得很，Aneta又不在身邊，她沒必要裝出好臉色來，於是只是冷着一張臉說：“你有做錯什麼嗎？”

　　“我”Alva覺得有些難堪，抿了抿嘴說，“我沒想到會給你造成困擾。”

　　“困擾？”陸蘅拿着小電風扇的手頓了一下，“困擾也說不上，我只是不太喜歡，或許你下次這樣做之前，應該徵求一下對方的意見。”

　　Alva只能點頭，她看起來有些可憐，或許愛而不得的人都可憐。

　　在她站在陸蘅面前，不知道該再說些什麼的時候，Aneta很快去而復返，手裡拿着陸蘅想要的巧克力口味的冰激凌。

　　“蘅。”Aneta將手裡的東西遞給她，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將Alva的身體擋住了大半。

　　Aneta看着陸蘅心滿意足地撕開了包裝紙，轉過身戒備地看着Alva問：“你還有什麼事嗎？”

　　Alva像是被她那種理所當然的態度刺激到了，一下子變得尖銳起來，挑釁的意味溢於言表：“我來找陸蘅說事情，關你什麼事？”

　　“我的事就是她的事。”Aneta還沒有開口，陸蘅卻像是沒了胃口一樣放下了拿着冰激凌的手，眼神冷得不能再冷，看着Alva說，“如果你道完歉了，那就請離開。”

　　Aneta背對着陸蘅，嘴角揚起一個諷刺的笑容。

　　Alva只覺得難堪到了極點，她恨恨地瞪了Aneta一眼，然後轉身就走了。

　　“莫名其妙。”陸蘅嘟囔了一聲，捏了捏手上的冰激凌才恢復了一點好心情。

　　之後的拍攝進行得還算順利，只除了Laura在還沒有輪到她的時候，突然和身邊的Shirley耳語了一番，隨後兩人就一起去找了導演組，告訴了他們商量的結果。

　　“我們想換一下拍攝次序。”Laura略顯羞澀地對着鏡頭說，“我肚子實在有些不舒服，不如我和Shirley交換，讓我遲一點再進行拍攝好了。”

　　Shirley在旁邊忙不迭地答應了，她簡直迫不及待地要和男模合作，導演組看她們自己已經協商好，也就懶得再生事端，順勢答應下來。

　　“我覺得自己當時表現得不錯。”在後來的個人採訪里，Shirley提起這一次拍攝總是言簡意賅，若是按照她的性格，本該連尾巴都翹上天，但之所以這樣低調，不過是因為等到那天Laura拍攝的時候，Shirley才意識到，這人搶走了最好的拍攝背景。

　　海邊的夕陽。

　　如果說大海是廣闊得讓人心生敬畏，那麼絢爛的晚霞就更為她增添了一分獨有的壯美，海天不成一色，在連接，最深沉的冷色調一下子躍成瑰麗的暖色，然後又將交界線暈開，就像愛情，兩個迥異的個體相遇、相知、相愛，最後合二為一，靈魂共振。

　　這場景適合一切一見鍾情，也適合一切怦然心動。

　　Shirley聽着導演對取景的讚賞，心中的憤恨快要將晚霞都染黑，明明這該是她的拍攝時間，結果卻被Laura換了過去，真是，好有心機。

　　tbc.

# 第56章

　　簡單的休整之後, 就開始了宣布排名的錄製, 第一個從Tyra嘴裏說出來的名字毫無懸念地歸屬於Laura, 她原本就是性感撩人的風格, 契合廣告的拍攝定位，再加上夕陽的助力, 就更顯出眾。

　　隨着名次一個個地被公布出來, 被叫到名字的选手像得到赦免一樣, 除了尖叫不能表達自己的喜悅，而被剩下的人, 臉色卻逐漸蒼白，直到最後，只留下了Alva和Dora兩個人。

　　“很遺憾, 這次被淘汰的选手將會在你們兩人間產生。”Tyra面容嚴肅，在剛剛評審點評的時候，她就對這兩人的表現非常不滿意，Dora整個人都手足無措, 她不知道怎麼表現自己的魅力，只是像一個沒有靈魂的洋娃娃一樣，任人擺弄。

　　“這樣很糟糕。”陸蘅的指尖點了兩下桌子, “你把自己弱化了, 所以畫面里完全不存在勢均力敵的吸引和衝突, 這樣無法吸引觀眾。”

　　Dora也知道自己表現不佳, 但她在玻璃滑梯上已經被打擊得體無完膚, 台步訓練和硬照拍攝不過隔了一個上午, 她根本就沒法調整心態。旁人自顧不暇，只怕還巴不得她早早淘汰，只有Felicia安慰了她兩句。

　　現在她和Alva站在Tyra面前，對自己命運已經有了預感，她只是強忍着不讓眼淚落下來。

　　Alva卻沒什麼表情，Tyra瞥了她一眼，意有所指地說：“專業的模特在拍攝的時候是不會代入自己的情緒的，設定是什麼樣，就應該把自己變成什麼樣。”

　　其實Alva的成片沒有什麼大問題，她台詞流暢，走位也正確，但偏偏就流露出一種疏離和戒備來，沒有陷入愛情的那種純粹的感染力。

　　Tyra下午的時候不在拍攝現場，但有选手當眾出櫃這樣的大事她又怎麼會不知道，她可以理解Alva由於性取向而無法入戲，但卻不能放任，模特在鏡頭前表達出的一切情緒都應該摻着幾分虛假，唯獨不能讓真正的自己對拍攝造成負面的影響，所以優秀的模特都一人千面，類型可以固定，但風格絕不可以。

　　“那麼最後可以留下來的那個人就是Alva。”Tyra這次沒賣關子，因為結果還是顯而易見的，雖然Alva比起別的选手來表現得差了些，但比起已經失去水準的Dora，還是好了許多，她微笑着對Alva說，“希望你能突破自己的限制，雖然你這次表現不佳，但我們都覺得你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在Alva走進晉級的人群后，Dora終於忍不住眼淚，她發出那種類似受傷的小獸一樣的哽咽，忍耐得連肩膀都在抽動。

　　“好了好了，女孩。”Tyra給了她一個結實的擁抱，輕柔地摸了摸她的頭，“我知道你壓力很大，但人生的道路還很長，你不能因為在這裏摔了一跤就不再走下去，加油，我希望以後能聽見你的好消息。”

　　Dora哭到發不出聲音，只能無助地點了點頭，她退出Tyra地懷裡，在離開演播室之前，Dora抽噎着問：“Lu，你可以給我一個擁抱嗎？”

　　陸蘅面對淘汰的場景，原本也心情低落，聽見這話卻不免驚訝，她和Dora沒什麼互動，僅有的幾次，她還都沒有什麼好臉色。

　　但不管因為什麼，既然Dora作為已經被淘汰的人提出這個請求，陸蘅就不可能拒絕。

　　“當然可以。”

　　Dora走到評審席前面，傾身給了陸蘅一個擁抱，在她耳邊說了一句“謝謝”。

　　謝謝你在賽前的關切，哪怕只是禮貌性的，也謝謝你在我摔倒后的不嘲笑，只可惜我太急迫，被好勝心迷住了眼睛，當時不能懂得並不是所有堅持都會有好結果。

　　這個娃娃臉的女孩兒又和Felicia告了別，最後，像是褪去了身上那層怯弱的皮，也不再是那種假裝的勇敢，而是真正淡然地走出了演播室，她在這裏學會了很多東西，也算是件好事吧。

　　剩下的六名选手回到別墅的時候，門口的大屏幕上已經換上了Laura在廣告最後的截圖，但因為Dora的離去讓她們心裏產生許多感觸，所以眾人也只是恭維了Laura一番，隨後就各自回房間了。

　　只有Shirley不是。

　　在Laura終於從自己的照片中回過神來之後，她才發現，原來Shirley一直站在旁邊看着她。

　　“很開心嗎？你這個騙子！”Shirley冷笑一聲，尖利地說。

　　Laura隱晦地看了一眼攝像頭，她可不想在會被人看見的情況下這樣沒風度地爭吵，所以她皺着眉頭，一副被冒犯的樣子：“Shirley，你在說什麼？”

　　“你別裝了！”Shirley憤恨地說，“假惺惺地跟我說肚子不舒服，要換拍攝順序，結果呢，不過是想趕上落日的時候，你真是好算計！”

　　Laura在心裏權衡了一下，到底是繼續裝可憐，還是乾脆和Shirley撕破臉，不過很快她就不再猶豫，露出了一個似笑非笑的表情說：“我又沒有逼你答應。”

　　觀眾喜歡看的就是激烈的衝突，與其繼續當白蓮花被人撕，不如暴露自己的野心，還能得到更多的好感和關注，本來嘛，這就是一個你死我活的選秀節目，如果還要互相謙讓，難不成是來做慈善的？

　　Shirley氣急，一時間口不擇言：“你！果然是沒有父母教，都沒有羞恥心的嗎？！”

　　Laura的臉瞬間冷了下來，她從小就被遺棄在孤兒院門口，從來都沒有見過父母一面，之前的夜談里她主動說起過這件事，雖然本意是為了博取同情，也是為了表現自己的堅強，但就算表面上再怎麼不介意，幼年時候的孤獨和痛苦還是深深地烙印在她的骨骼里，已經成了她永遠也長不好的傷口。

　　Shirley的話讓她徹底撕去了平時好脾氣的偽裝，她冷笑一聲，說：“是你自己蠢，怪不得別人，還有，別以為沒人知道你做的那些事，小心些吧，指不定下一個就輪到你了。”

　　說完，Laura就頭也不回地走了，留下Shirley一個人站在原地，又是憤怒又是恐懼。

　　那些事她怎麼會知道？！

　　回到酒店之後，陸蘅的心情還是有點低落，Aneta摸了摸她的頭髮問：“怎麼了？”

　　陸蘅嘆了口氣，惆悵道：“我沒想到Dora最後還會給我一個擁抱，這讓我覺得有些愧疚，因為我根本就沒有做什麼。”

　　Aneta沒出聲，繼續安靜地聽她說。

　　“我對她關注不多，她摔倒的時候我甚至沒能去扶住她，但她那樣感激我，我”

　　陸蘅說不下去了，這種看着一個女孩子在夢想前受挫的感覺實在太糟糕，她胸口悶悶的。

　　Aneta溫柔地看着她，直到陸蘅覺得有些不好意思，開口問：“你這樣看我干什麼？”

　　“我在想世人果然容易被皮相迷惑。”Aneta沒頭沒尾地說了這麼一句，讓陸蘅更加困惑了。

　　“人人都只看到你長相冶艷，又說你行事囂張，誰能想到這副皮囊下面有一個柔軟的靈魂。”Aneta只見過覺得自己做得太多的人，他們永遠認為自己的付出和收穫不成正比，也永遠心懷怨氣，但哪兒有覺得自己做的還不夠的人呢？明明誰也不是誰的責任，偏偏陸蘅能對別人的痛苦感同身受。

　　陸蘅移開目光，不好意思地撓了撓自己的臉說：“我哪有你說的這麼好？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就是因為正常，在這個圈子里才更顯得難能可貴。”Aneta目光悠遠，像是想到了很久的以前，“我有沒有和你說過，我以前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陸蘅愣了一下，然後搖了搖頭說：“沒有，怎麼了嗎？”

　　“其實也沒什麼。”Aneta回過神，柔軟了神色說，“不過是一個關於背叛的，很無趣的故事。”

　　“那我不問了。”陸蘅能感覺出來Aneta並不是很開心，她牽住Ann的手，輕柔地摩挲她手心的紋路，“反正一切都已經過去，你看你，掌紋這樣清晰，前路也一定坦蕩。”

　　Aneta任由她玩着自己的手胡說八道，不由得失笑：“你還會算命嗎？”

　　“小子不才，窺得一點天機。”陸蘅順着她的話開了個玩笑，說完，卻打了一個小小的哈欠。

　　“困了？”Aneta伸手抹去她眼角擠出來的那一點眼淚，拍了拍她說，“去洗澡吧，早點休息。”

　　看着陸蘅慢吞吞地走向浴室的背影，Aneta的思緒又飄遠了，這個夜晚真的不太友好，讓她想起來很久之前的往事。

　　她走到窗戶前，拉開窗帘去看外頭的燈火，隱隱地能看見沙灘和大海，黑沉着，像是久遠的、已經沉澱得深沉的情緒。

　　Aneta十八歲去紐約打拚，沒藉助一點家族的力量，所以一開始實在困難，連地下室都住過，那個朋友就是在她最困頓的時候認識的，真的是很親密的朋友，一起分攤過房租和水電，還有冬日里僅有的一床棉被。

　　但是是什麼時候改變的呢，大概是在Aneta接到越來越多的工作，而她始終默默無聞的時候，越來越多勉強的笑意和虛偽的讚美，兩人碰面的機會也越來越少，Aneta為了工作忙碌，她也為了出名而四處奔走。

　　後來她真的出名了，Aneta在那種最不入流的八卦雜誌上看見她們倆的合照，往日里親密的笑意被定格模糊，成為一種諷刺，她居然自稱是她女朋友，緋聞沸沸揚揚，Aneta一時間被荒謬擊倒，卻連方面質問都沒有時間，只能去了一個電話。

　　那頭的人沉默了許久，第一句話居然是滿懷怨氣的詢問，到底是不是Sadel家的人。

　　“這重要嗎？”

　　“當然重要！所以你明明有能力幫我的，為什麼就只是眼睜睜地看着？！看着我在泥潭裡苦苦掙扎，你很開心吧？！”

　　通話被掛斷之後，Aneta還有些回不過神來，後來卻覺得可笑，且不說她以為那人是想通過自己的努力成功，更何況Aneta自己都沒有接受家裡的幫助，憑什麼她就理所當然地認為該受到Sadel家的恩惠？

　　這些都是舊事了，但還是讓人不快，Aneta想着那段時間的風風雨雨，還是覺得抑鬱，如今時尚界默認她性向不明，又何嘗沒有當年那件事的影響，只是她想起來卻有隱隱的厭煩，想來是被利用后條件反射一樣的抗拒。

　　“Ann ？”身後傳來陸蘅的聲音，藏着點擔憂。

　　Aneta不想讓她擔心，收拾好表情才轉過頭去：“你好了？”

　　“恩。”陸蘅點點頭，猶豫了一下，將手裡擦頭髮的毛巾遞了過去，裝作理直氣壯的樣子撒嬌，“幫我擦。”

　　Aneta看着她笑，心裏的不悅早就散了好多，她接過毛巾說：“好。”

　　tbc.

# 第57章

　　“什麼時候回紐約？”Aneta給陸蘅擦着頭髮, 一邊問。

　　陸蘅熊孩子一樣地吹自己碎頭髮玩, 特別放鬆地說：“明天吧，我睡覺之前訂一下機票。”

　　“這麼急？”Aneta有些驚訝，手上的動作卻沒有停, 依然輕柔地用干毛巾吸着陸蘅頭髮上的水。

　　“唔，有些事要做。”陸蘅沒細說, 但Aneta卻也差不多明白了, 應該和之前她托自己幫Larry的事有關。

　　頭髮終於擦得差不多了，Aneta放下毛巾, 順手捏了一下陸蘅的耳垂：“好了, 你現在就要吹乾嗎？”

　　陸蘅歪了一下腦袋，突然“噗”地一下笑出聲。

　　Aneta雖然不解, 但也露出一絲笑意問：“怎麼了？”

　　“你剛剛那句話好像理髮店裡的造型師。”陸蘅學得像模像樣，“小姐，你現在就要吹乾嗎？小姐，做什麼造型？小姐, 要不要辦卡？”

　　“原來是這樣嗎？”Aneta若有所思的樣子，她從小有自己的專屬髮型師，做了模特之後, 頭髮也多是交給設計師打理，還真沒什麼機會去陸蘅說的這種理髮店。

　　陸蘅不敢置信地看她：“你還真是大小姐啊, 不食人間煙火的那種。”

　　“瞎說什麼。”Aneta拍了拍她的腦門, “我哪兒有那麼嬌貴。”

　　“看起來確實不像。”陸蘅摸摸下巴, “所以說果然暴發戶和真正的豪門是有區別的啊, 想想那位尊貴的Westwood小姐，和你一比真的高下立現。”

　　Aneta不是喜歡在背後說人的性格，更何況是這樣的話，她要是表示贊同了，未免也太不要臉了些，所以她只是轉身去拿換洗的衣服，一邊說：“蘅，別踩一捧一啊，你快點訂機票吧，先別睡，等頭髮幹了再說。”

　　“哦。”陸蘅乖乖答應下來，拿起手機準備訂票，她能聽見身後Aneta的腳步慢慢遠去的聲響，之後整個房間里就只剩下中央空調運作的動靜，她看好了時間，正準備下單，當下沒決覺得怎樣，之後卻感受到一陣安寧，彷彿在紐約等待她的不是利用和算計。

　　這天是周末，Zac回家的時候，發現George居然正坐在沙发上看電視，這很難得，在經歷過幾次背叛和傷害之後，兩人的關係雖然還勉強維繫着，但Zac真的很疲憊，他有時候覺得這段感情里，真情實感的只有他一個，僅剩的一點關聯都是因為他不要臉的強求，而George卻看透了他的執念，而顯得有恃無恐，何必還要繼續下去呢？他有時候會問自己，但一想到真的要和George分開，又會像要被割去一塊肉一樣痛苦。

　　Zac不是看不見陸蘅眼裡的恨鐵不成鋼，但有些事情，除了他自己，誰也不明白，他苦笑了一下，連George也不明白。

　　“寶貝，過來坐。”George看見他愣在門口，拍了拍身邊的沙發，示意他過來。

　　又是這樣，心情好的時候甜言蜜語地哄着，不好的時候就連一點好臉色都欠奉，Zac心情抑鬱，但還是走了過去。

　　“今晚沒有聚會嗎？”他問，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了，George在周末的晚上不會在家，只說是和朋友有約，Zac也聯繫不上他。

　　George側過頭想親一下Zac的臉，卻被下意識地躲開了，他露出不悅的表情，但想到之後要說的事情，瞬間之後又藏得很好，他用那種故作深情的語氣說：“總感覺好久沒見你，在家多陪陪你。”

　　那還真是好久了，Zac在George看不見的一側諷刺地勾了下嘴角，之後又對怨婦一樣的自己生出一股揮之不去的厭煩，現在他覺得，如果再這樣下去，遲早有一天，他會把自己逼到人格分裂的地步。

　　“最近工作很忙嗎？”Zac已經能想到之後對話的發現，反正每次都是這樣，與其讓George繞上半天圈子，還不如他自己先提出來。

　　果然，聽見Zac的話之後，George突然來了精神，他看了一眼男友的神色，發現他只是平常的模樣，便放下心來說：“親愛的，我總覺得自己現在的定位和未來的發展規劃不太符合，你覺得呢？”

　　“是嗎？”Zac還是神色淡淡的，沒贊同也沒反駁，他突然想起陸蘅之前和他吐槽的話。

　　“有些人天生就不是吃這一行飯的料。”陸蘅當時在嗑瓜子，“卡擦卡擦”的動靜讓她看起來更加有指點江山的氣勢，“模特，看臉看身材看氣質，臉，你微調一下可以，但如果底子太差，只能大動，那就完了，特寫鏡頭懟在你面前，誰還能看不出來你整了呢？身材，體型容易變，但比例卻改不了，這個比臉還艱難點。最後就是氣質，沒辦法，有的人天生高級，”說到這裏，她臭不要臉地露出一個虛偽的假笑，“比如說我，但有的人，就是一輩子都只能給商業雜誌拍廣告內頁，連封面都上不了。”

　　陸蘅說得幾乎能算得上惡毒，但Zac現在想來，確實是一針見血，他看了眼George那張臉，默默地嘆了口氣，撇開一切情感濾鏡之後，他不得不承認，George的英俊帶着種俗氣，所以他在遇見自己之前，打拚了那麼久也沒遇見什麼伯樂賞識，時尚界太傲慢，又太尖銳，對這樣一身氣質，不嘲諷就算好的了。

　　所以Zac聽見George意有所指的話之後，只覺得莫名其妙，他憑什麼覺得現在可以重新制定發展計劃了？難道他已經看不上那些商業代言，開始肖想一線大牌了嗎？

　　那他可能是真的沒有自知之明。

　　Zac伸出手揉了揉太陽穴，他對George的愚蠢終於有了一個認知，卻不能出言諷刺，只能自己憋在心裏。

　　George見他沒接話，只能訕訕地把話題繼續下去：“月底有一個面試，我覺得可以去試一下。”

　　Zac聽着脫口秀里的段子，机械地說：“可以啊。”面試也是要先遞簡歷的，像George這樣的資歷，在第一關就會被刷下來，他和Zac提起來的意思，不過就是讓Zac直接把他送進最後一關面試。

　　Zac答應了，他也不知道自己還能做什麼，讓George認清楚自己到底是什麼角色嗎？他已經很累了，不想再爭吵，也許在之後用自己的面子，或者再欠一點人情，給他搶來這個機會，相較而言會更輕鬆一點。

　　George見他答應了，興奮地摟住了他表白道：“我就知道，親愛的，我最愛你！”

　　他懷裡很暖，Zac汲取到那一點溫度就不想離開，他知道自己可悲，但還是算了，一個人實在是太冷了。

　　擁抱還沒結束的時候，門鈴突然響了，Zac收整了自己臉上悲哀的神色，從George懷裡起身說：“我去開門。”

　　門外站着陸蘅，Zac一臉驚訝，內心終於不再死水無波：“你怎麼來了？”

　　Zac知道陸蘅昨天才飛回紐約，按照常理，這人沒工作的時候應該正睡得天昏地暗，怎麼會突然來找他？他讓開身子，示意陸蘅進屋說。

　　誰料陸蘅搖了搖頭，只是在玄關那處的長凳上坐下了，她倚着牆說：“我不進去了，你也快點跟我走。”

　　“怎麼了，急成這樣？”Zac一臉莫名其妙，總覺得還是要問清楚才好。

　　陸蘅喜上眉梢：“我搬家啦，你得來幫忙。”

　　Zac更困惑了，陸蘅的公寓是他找的，自認考慮到了一切因素，在他眼裡簡直沒有再完美適合陸蘅的房子了，結果她現在跟他說要搬走：“是住不慣嗎？還是你已經找到了新房子？”

　　“我搬去和Ann一起住。”陸蘅得意得很，Aneta的房子比她之前住的單人公寓不知道好多少倍，“她終於和Evan分手了，便宜了我。”

　　Zac忍不住吐槽說：“是房子便宜了你，還是人便宜了你，這話說得太有歧義了，而且人家分手，你作為朋友就能搬進去嗎？哪裡有這樣的道理？”

　　“是Ann邀我搬去的好吧，而且你給我找的那間房子房租也不便宜，我們精打細算好嗎，能省一點省一點。”陸蘅的話看似很有道理，聽在Zac的耳朵里卻讓他想打人。

　　“又不用你付房租，還不是公司花錢！”

　　陸蘅被無情拆穿以後，顧左右而言他地轉移話題：“你別磨蹭了，趕緊走吧，等着你這個勞動力呢。”

　　“你就不能找個搬家公司？”Zac抱怨了一句，卻還是開始穿鞋，他收拾好之後站在門口，想了一下還是提高聲音喊了一句，“George！”

　　第一聲沒人答應，他又緊接着喊了的第二聲，這時候他的男朋友才從客廳里拐出來，手裡還拿着手機問：“怎麼了？”

　　他看見陸蘅站在門口，客氣又疏離地點了點頭，George和Evan算得上朋友，自然知道兩人間的那些矛盾，再加上陸蘅隱約透露出的抗拒的意味，所以他們兩個也算不上熟悉。

　　“我去幫Lu搬家，今天估計會回來很遲”

　　Zac還沒說完，陸蘅就截斷了他的話：“他今晚不回來了，我會安置好他的，你不用等了。”

　　“也行吧。”Zac看起來有些無奈，但還是認同了陸蘅的話。

　　George拚命壓抑自己的驚喜，裝作淡定的樣子抱了抱Zac說：“不要累着自己。”只是心裏卻想到剛剛收到的那條信息，和那雙綠色的、勾魂攝魄的眼睛，或許有的事就似乎這樣巧。

　　他有些得意忘形了，看不見陸蘅嘴角輕蔑的弧度。

　　tbc.

# 第58章

　　陸蘅自己沒駕照, 是坐地鐵過來的, 回去的時候自然強行徵用了Zac的車，在她無比自然地摁下去負一層的按鈕的時候，Zac白了她一眼說：“你還真是不客氣。”

　　“謝謝誇獎。”陸蘅厚着臉皮, 齜牙一笑。

　　Zac一邊發動車子，一邊問：“所以你現在到底收拾了多少？”

　　陸蘅繫上安全帶說：“大概是一個我說出來會被你揍的程度。”

　　“我現在就很想揍你了。”Zac看都不想看她, 只是雖然嘴上嫌棄得很, 他心裏卻鬆快了很多，之前因為George而起的抑鬱, 也散了些。

　　所以如果人生可以不用那樣費力去愛別人該多好, 友情讓人輕鬆得多。

　　從Zac的房子到陸蘅租住的公寓要穿過大半個曼哈頓，只是恰逢下班的高峰期, 兩人出師未捷，還沒開出多遠，就被堵在了路上。

　　“你怎麼偏偏這個時間來找我呢？”Zac被身後的喇叭聲催得無比焦躁，他低聲咒罵了一句, 才打起方向盤，通過了這個等了好久的紅燈。

　　陸蘅正不知道在和誰發消息，她聳了聳肩說：“我坐地鐵過來的, 誰知道路上是這個情況。”

　　“地鐵？！”Zac一開始還以為她是打的過來的，沒想到是坐地鐵, 他操心地問了一句, “沒人認出你吧？”

　　“人來人往的, 沒誰會注意到我吧。”陸蘅奇怪地看他一眼, “再說認出來又怎麼了？”

　　Zac表情複雜：“你對自己的人氣還真是沒一個正確的認知，這次也就是你運氣好，要是真碰上瘋狂的粉絲，被追出八條街都是你活該。”

　　“哪兒有這麼誇張。”陸蘅不以為意，Zac說的那種情況，放在亞洲她會信，畢竟飯圈文化使然，在歐美卻不太可能，雖然全世界都有瘋狂追星的傢伙，但在陸蘅看來，歐美粉絲普遍更冷漠一些，也更尊重私人的空間。

　　Zac一看她的表情就知道這人沒把他的話放在心上，當下也不再說什麼，只是默默記下了之後一定要對陸蘅再耳提面令一番，讓她好好長點記性。

　　誰料到讓他不省心的事還不止一件，在道路好不容易變得順暢一點之後，陸蘅突然一摸口袋說：“我鑰匙好像不見了！”

　　“放在哪兒了吧，你再仔細找找。”Zac剛開始不以為意，只覺得是陸蘅又大驚小怪，然而看她神情焦急，四處都找遍了的樣子，似乎情況真的不太妙。

　　“會不會從口袋裡滑到車座上了？”Zac提出一種可能性，“畢竟你坐姿一直不規矩，每次都恨不得能把腿翹上天。”

　　陸蘅無語地看他說：“這種時候就不要見縫插針地diss我了好嗎？而且我哪兒有不規矩，那是因為我腿太長了！”她又四下望瞭望，看起來連一個縫隙都沒有放過，但最後也只能無奈地放棄了。

　　“不在車上，我感覺是落哪兒了。”陸蘅微微皺着眉頭說。

　　“你家不是有備用鑰匙？”

　　陸蘅一聽這話，更喪了：“我給Ann了，她現在不在紐約，我總不能讓她給我寄過來吧？”

　　Zac乾脆在路邊停了車：“所以你到底放哪兒了？”

　　“好像是”陸蘅歪着腦袋想了一會，像是在努力抓住腦子里閃過的每一點靈感，突然她一拍大腿，興奮地說，“我想起來了！我應該是隨手放在你家玄關那邊的柜子上了。”

　　“應該？”Zac懷疑地看她，“你能不能確定？我可不想白跑一趟。”

　　“確定確定。”陸蘅連連點頭，催着他趕緊轉向，“快點回去啊，要不然咱們真的趕不上晚飯了。”

　　“所以這到底怪誰？！”Zac沒好氣地調了頭，“我真是命不好認識了你。”

　　陸蘅理虧氣不虧，愜意地躺回副駕駛的椅背上說：“不不不，你會明白的，認識我絕對是件大好事。”

　　兩人往回開的時候，已經和最堵的時間錯開，所以不過十分鐘，車子就回到了Zac家樓下。

　　“你就在這兒等着吧。”Zac見陸蘅也要下車跟着他上樓，攔住她說，“反正我也就開門拿個鑰匙。”

　　陸蘅愣了一下，也就不再堅持，她看了Zac一眼，瞳孔里有些不明的意味，說：“那你快點。”

　　Zac突然心慌了一下，他不明白這種感覺從何而來，只能儘力忽視它，故作輕鬆地說：“又不是永別，你怎麼這樣依依不舍的？好了，我上去了。”

　　陸蘅從車窗里看着他的背影遠去，目光是瞭然一切的冷漠和悲哀，或許這就是永別，那個依然帶着點天真的小少爺將會被不堪的事實徹底擊碎，永遠地留在過去，但沒關係，他總會將自己重塑成一個更堅韌的姿態，這是更好的新生，她就是知道。

　　Zac打開公寓門的時候就察覺到一股違和感，他嗅到一絲細碎的陌生的香水味，不屬於這個家裡的任何一個人。

　　他有些困惑，一轉眼看見放在柜子上的鑰匙，又鬆了口氣，所以陸蘅的記憶還有點用，她最起碼沒有記錯把東西丟在了什麼地方。

　　Zac正準備拿起鑰匙直接走人，卻突然發現鞋櫃旁邊多了一雙鞋子，設計精緻到女氣，絕不是George會穿的款式，他心裏驀然一沉，卻還是安慰自己，或許只是George的朋友來玩。

　　只是腳步卻控制不住往屋子里走，很安靜，而Zac看見卧室的門關着的瞬間，臉色就已經完全蒼白了，握上把手的時候，他都不明白為什麼自己還能分出一點心思去想，普通朋友總不可能關起卧室門來談事情。

　　“咔——”門開了。

　　像是有一層結界裂開了縫隙，房間里所有曖昧和情熱都瞬間消散，床上原本交疊着親吻的兩個人猛地分開，George衣衫不整，喘着粗氣望向Zac，眼睛里是還沒有消退的慾望。

　　Zac看了一眼床上那個神色坦然的男人，居然還有閑心稱讚一句他的妖媚，奇特的是，他現在一點都不覺得悲憤，只是目光掃過散落在地上的衣物的時候，有點泛噁心。

　　“Zac，你聽我解釋！”George上前一步，想拽住他的手，卻被一把掙開了。

　　“解釋什麼？所以你們是在練習人工呼吸嗎？”Zac的話沒給George留一點情面，氣氛正僵硬着，卻聽見有人發出了一聲嗤笑。

　　“抱歉。”那個有着一雙綠眼睛的男人對着Zac眨了眨眼，一點都沒有被捉姦在床的自知之明，他探身從地上勾起自己的外套，露出半截窄細的腰肢，“或許我應該先走，親愛的，我可不知道他已經有主了。”

　　Zac並不想為難他，甚至還側過身子讓他走了出去。

　　等到房間里只剩下他和George之後，Zac才抬起頭，深深地望向這個男人的眼睛，說：“你知道的吧，我們兩個人完了。”

　　George一開始還願意求他：“Zac，別這樣好嗎？是他先勾引我的，我不過是逢場作戲，只是肉體關係而已，你要相信我只愛你一個”

　　“你聽不懂嗎？我說我們完了。”Zac打斷他說的話，毫不留戀地轉身離開。

　　George一把拽住他，力氣大得讓Zac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氣：“你給我放開！”一回頭，卻對上他暴戾的眼神。

　　“這事又不是沒發生過，怎麼這次裝得這麼認真？！”George咬着牙說，“你還是別欲拒還迎了，分手這事，想都別想！”

　　Zac用力掙了掙，卻始終脫不開他的鉗制，他冷笑一聲，乾脆一拳頭衝著George的臉砸了過去，他用了十成的力氣，這讓George一下子鬆開了手，半懵着側過了頭去。

　　“你以為我不會跟你動手嗎？！”Zac活動了一下酸痛的手腕，卻不再跟他繼續糾纏，趁着George還沒有回過神，快步走出了公寓。

　　等到George終於捱過那一陣眩暈，屋子里早就沒了Zac的身影，他站在客廳里，目光陰沉地看着照片牆上兩人的合影，他絕對不能分手，好不容易才爬到這個位置，再跌下去就是噩夢。

　　幸好他早有準備

　　Zac走下樓的時候，正好看見那個綠眼睛男人拎着外套從他的車旁邊走開，他面色不悅地拉開了車門，語氣也不太好：“那人跟你說什麼了？”

　　陸蘅看了他一眼說：“只是問了一下時間。”

　　他發出一聲冷笑：“指不定是看見好車想來勾搭人，沒想到裡頭坐的是個女的吧，不對，指不定人家男女不忌”

　　陸蘅見他言語越來越不堪，情緒也變得激動起來，開口提醒說：“Zac，你失態了。”

　　誰料此話一出，Zac的情緒不僅沒有被平復，反而更糟糕了些。

　　“老子今天失戀了！他媽還不能失態一下嗎？！”他失控地捶了一下方向盤，喇叭發出了一聲無助的悲鳴，“我之前真是瞎了眼，看上那種傻逼，你當時怎麼就不幹脆捶爆我的頭，要不然哪裡來今天這種破事？！”

　　陸蘅靜靜地聽着，然後伸出去握住了好走微微顫抖的手，旁人的溫度像是突如其來的一劑鎮靜劑，撫平了Zac所有豎起的刺。

　　他不再抱怨，而是沉默了好久，直到車窗外的夜色漸漸鮮明，Zac才突然開口說：“我之前還一直以為是他還喜歡女人，所以出軌我也可以忍耐，因為是女人。”

　　Zac的聲音漸漸哽咽：“我沒有柔軟的身體和女性的生殖器，所以我覺得是自己的問題，我不能拴住他，是我的錯。”

　　“但今天我才發現，原來別的男人也行。”說這句話的時候，Zac的眼淚突然全都涌了出來，他的話無情得像刀子，卻不為了刺傷別人，只是要用疼痛讓自己清醒。

　　陸蘅探身過去，用一種彆扭的姿勢擁住了他，低聲說：“所以你什麼都沒有做錯，只是遇上了一個錯的人。”

　　路燈漸漸亮起來，車內的昏暗被暖黃的燈光驅散，陸蘅抱着Zac，聽這個比他還要大上幾歲的男人，終於不再壓抑自己地，放聲大哭。

　　好了好了，傷口割去膿水才能長好，總會痛的，所幸痛過之後，就能痊癒。

　　tbc.

# 第59章

　　陸蘅怕Zac情緒不穩定, 乾脆讓他把車留在了停車場，然後拿出手機叫了個uber。

　　等兩人回到陸蘅的公寓，Zac已經筋疲力竭，搬家的事自然也放到了一邊，不過這本來就是個幌子, 只是陸蘅為了把戲做足，看着Zac在客房的床上躺下之後說：“我和Ann說一聲，今天先不急着搬過去。”

　　她帶上房門，在客廳里坐了許久，直到手機震動的聲響讓她回過神來。

　　“喂？”陸蘅看見那串熟悉的號碼, 直接接了起來。

　　Larry在那頭髮出一聲輕笑：“我今天表現得怎麼樣？你的朋友還真是好修養, 居然都沒想殺了我。”

　　陸蘅扯了一下嘴角：“背後罵你的話也沒有很好聽，你要聽我複述一遍嗎？”

　　Larry最會察言觀色, 哪怕隔着手機，都聽出來陸蘅現在的心情並不太妙, 他也就收起嬉笑的姿態, 說起了正事：“所以下一步什麼時候進行？”

　　“你聽我消息吧。”陸蘅望向窗戶外混沌的夜色，總覺得有些事情不能掌握, “計劃趕不上變化，或許之後還會有變數。”

　　陸蘅說出這話的時候，雖然因為一點微弱的預感，但更多的不過是出於謹慎, 誰料到竟然一語成讖。

　　第二天早上陸蘅推開客房的門, 卻發現Zac早就醒了, 正六神無主地坐在床上，看着手機發獃，他聽見開門的動靜，彷彿溺水者尋求救贖一樣，緊緊地盯住了陸蘅。

　　“怎麼了？”陸蘅心知不好，快走兩步到了床邊，急聲問道。

　　“George約我見面了。”Zac咽了下喉嚨，彷彿在說什麼難以啟齒的事情。

　　“拒掉！”陸蘅防備地看着他，“你總不會還要和這種人見面吧？”

　　“不是的！”Zac一口否認了，但之後卻表現出躊躇的樣子，像是被羞恥擊中，有許多無法言說的不光彩。

　　“都現在了，你還要瞞我什麼？！”陸蘅看不慣他還想隱瞞的樣子，強硬着語氣說，“難道憑你現在的狀態可以解決整件事嗎？”

　　Zac被陸蘅說得面上無光，他咬咬牙，終於將一切和盤托出。

　　“你他媽當時是不是腦子有洞？！”陸蘅震怒，她知道戀愛讓人愚蠢，卻沒想到Zac居然蠢到全心全意信任George那種人，“居然讓他拍到那種視頻，你是嫌不夠刺激還是怎麼的？！”

　　“是他偷拍下來的，我沒有同意！”Zac爭辯道，卻被陸蘅一句話給打斷了。

　　“有什麼區別嗎？等到視頻流出去的時候，誰管你是不是同意了？”

　　也是，真到那時候誰還管這個呢，Zac低下頭看着和George的聊天界面，對方發來的最後一條消息是一張截圖，很模糊，但能看清他的臉，照片上的人神情迷醉，沉淪在愛欲里，卻想不到被深愛的人當作把柄，肆無忌憚地利用着。

　　“你有辦法嗎？”Zac抬起頭，眼神里透出無助來，身陷泥淖的時候他才發現，原來乾乾凈凈地抽身而出真的這麼難，如果那個視頻真的流出去，那他整個人就毀了。

　　陸蘅面無表情，大腦卻在飛速運轉，她並不覺得這件事應該怪在她頭上，只要Zac決心向George提出分手，那人就絕對會使出這種齷齪的手段，難不成還真的要因噎廢食，讓Zac和那個傻逼耗一輩子，直到最後一點利用價值被榨乾凈？

　　然而關鍵是，在她的計劃里，George最後確實會身敗名裂，比一灘爛泥還不如，但遠水解不了近渴，如今這樣下作的威脅就在眼前，陸蘅沒時間再慢慢布局了。

　　她思來想去，也只有在最開始的一瞬間想到的那一條路可以走，但如果這樣，就不免犧牲一些東西，不能算是完美的辦法。

　　不過現在這種情況，也沒什麼好權衡的了。

　　“聯繫你家裡。”陸蘅冷着臉說，“他別的不怕，在死面前，總得掂量掂量自己有幾條命。”

　　紐約的黑幫勢力錯綜複雜，最大的一支是從意大利而來，現任教父的姓氏正是“Lombardi”。

　　Zac聞言瑟縮了一下，但也明白，既然陸蘅這樣說了，就是真的沒有了其他選擇，後來他又覺得自己可悲，當初雄心壯志地離開家，說要干出一番事業，結果落得現在的下場，還要求家裡幫忙收拾爛攤子，真是諷刺。

　　“別想了。”陸蘅見他表情失落，大概也明白了Zac在想些什麼，“遇人不淑又不是你的錯。”

　　她其實想不明白Aneta和Zac這樣拋棄了自己得天獨厚的優勢，非要和別人站在同一起跑線上的行為，明明家族力量也是自身實力的一部分，居然有人避之如蛇蠍。

　　“你最好現在就聯繫。”陸蘅見Zac正在出神，開口催促了一句。

　　Zac下意識地握緊了床單，半晌之後，像是終於放棄了什麼，他拿起了手機，撥通那個許久沒有敢看過一眼的號碼。

　　“姐”

　　就算日子過得兵荒馬亂，陸蘅還是要繼續工作，她讓Zac安心待在她的公寓里，畢竟George還沒得到他想要的，不會那麼快就放出底牌。

　　這天她正在為一個設計師拍攝服裝樣片，突然攝影棚里就烏啦啦走進來一堆戴墨鏡的黑西裝，工作人員都有些驚慌，陸蘅甚至聽見站在旁邊的燈光師助理顫着聲音說：“不，不會是來收保護費的吧”

　　她差點沒忍住笑出了聲，直到看見有個人從人群里走出來，直奔着她的方向就來了，才收斂了神色。

　　“Lu小姐，大小姐想和你談一談。”這個黑西裝很客氣地摘下墨鏡，彎下腰低聲說，“是關於小少爺的。”

　　這是什麼封建社會的稱呼，陸蘅默默地吐槽完，之後還是跟着那人走了出去。

　　瞬間，像是電影特效一樣，黑西裝們又整齊劃一地消失了，留下在原地驚愕的眾人，還在不敢置信地交頭接耳。

　　陸蘅被引到走廊的盡頭，那裡有一個專門設置的吸煙區，她還沒走近，就聞到一股幽幽的煙草摻着奶油的味道，有個女人站在那裡，指間夾着細長的女士香煙，連周身的煙霧都動人。

　　等到煙霧漸漸散去，陸蘅才看清楚面前這人的臉，她微微一愣，剛剛驚鴻一瞥，只覺得和Zac長得相似，現在近看過之後，卻發現較之Zac，這個女人更讓人移不開目光。

　　Zac有一張偏向女性化的臉，雖然也好看，但因為他自身性格的原因，並不顯得如何勾人，而現在站在陸蘅面前的這個女人卻不同，她一舉一動都帶着風情，連紅唇中吞吐的煙霧都像名為誘惑的葯，引人沉醉后，卻發現只能碰到一層冰冷無情的殼，她太強大，不是陸蘅那種汲汲營營才能求得的放肆，而是骨子里的恣意和妄為。

　　陸蘅垂下眼睛，以示尊重：“您好，Lombardi小姐。”

　　Haley Lonbardi沒熄滅自己的煙，一邊用那雙深淵一樣的眼睛上下打量了她一眼，說：“Lu，是嗎？”

　　“是。”陸蘅點點頭，她挺驚訝Haley Lombardi竟然會來找她，畢竟對於人家而言，她不過是個無足輕重的小角色，唯一能扯上關係的就只有Zac了，她試探性地問，“是Zac的事嗎？”

　　Haley吐出一個奇形怪狀的煙圈，分明有些無可奈何：“我讓他今天搬走，他非要見你一面。”

　　“搬走？搬去哪兒？”陸蘅聽見這句話，連忙問。

　　Haley的表情像是陸蘅問了一句什麼蠢話，她說：“當然是搬回家。”

　　陸蘅沉默了，看來讓Zac尋求家裡幫助的後果，就是放棄事業，回歸家族，她不是很意外，因為這算是她早就想到的犧牲，只是這樣一來，她也就沒有了經紀人。

　　她還想再問些什麼，卻見Haley不耐煩地撇了撇嘴：“你收拾一下跟我走，省得Zac又在那邊撒潑打滾，有什麼事情當面說。”

　　“呃好。”

　　Zac一見到陸蘅就撲了上來，結果被自己姐姐用腳抵在了半米之外。

　　“Haley，你幹嘛？”Zac差點沒剎住，他白了自己姐姐一眼，伸過手去拉陸蘅，然後走到角落裡細細地吩咐了許多事情。

　　“我這次走得匆忙，所以交接起來不容易，你可能有一段時間沒有經紀人，不過後面的行程都是早就定好的，有個助理就夠了，總之你別惹事，就一切好說。”

　　“要注意身材管理，以後沒我催着你了，別胖成豬。”

　　“脾氣別那麼壞了，看誰給你收拾爛攤子吧”

　　陸蘅沉默着聽他絮絮地說，沒想打斷，卻沒想到說到最後，這人卻自己哽咽着，泣不成聲。

　　“好了好了”陸蘅拍了拍他的肩膀說，“你看你，哪有比我大的樣子，分明還是小孩子。”

　　“呸！”Zac被她的沒心沒肺弄得沒了煽情的心思，他抹抹臉，豪情萬丈地擁住了陸蘅，還在她的背上用力拍了兩下，最後的最後，只在她耳邊輕聲留下了一句話，然後就頭也不回地上了車，像是在對過去說一句洒脫的再見。

　　陸蘅摸了摸耳朵，努力忽略胸口的那口悶氣，什麼嘛，“你是我永遠的戰士。”之類的話，又不是英雄遲暮，她會永遠意氣風發的。

　　tbc.

# 第60章

　　Zac回到主宅后就上了樓, 他好多年沒回來，但房間里的一切布置都同當初一樣, 看着熟悉的傢具和物件，他忍不住鼻子一酸, 突然覺得回到家裡也沒什麼不好。

　　在路上的時候他一直沒和Haley說話, 一是因為和陸蘅的分別，二也是因為他當年那樣固執地和家人決裂, 只為了要證明自己的能力, 結果現在卻落得這樣一個難堪的結局，之前種種彷彿都變成了一場夢，Zac本想衣錦還鄉, 結果卻可憐兮兮地回來療傷，真是諷刺。

　　Haley半躺在樓下的沙發里, 懶得理她這個天生多愁善感的弟弟，她累死了, 原本父親那邊近年來就開始將越來越多的事交給她，現在又添了Zac的事, 把她本來就不多的時間擠得更少, 她雖然嫌棄這個弟弟，但真要把事情交給別人還是不放心, 所以連George都是她親自套上麻袋揍了一頓才算了事。

　　她下意識地點了一根煙, 也沒去抽, 任由它幽幽地燃了一半, 才突然想起來, 這是在家裡。

　　也許墨菲定律總是準的，就在她手忙腳亂地掐了煙的時候，門廳里已經傳來了熟悉的腳步聲，Haley絕望地睜大了眼睛，卻還是垂死掙扎一樣，隨手拿起小桌上的雜誌開始猛扇。

　　“Haley？”來人的聲音甜軟，卻讓Haley整個人都僵住了。

　　“親愛的，你在干什麼？”Erica看着姿勢詭異的愛人，面無表情地說，兩人在一起許多年，她看見Haley的表情就一切都明白了，Erica吸了吸鼻子，果不其然聞到了空氣里的那股煙味，“你沒忘記昨天答應了我什麼吧？”

　　Haley負隅頑抗，努力拿出黑幫大小姐的尊嚴來，一說出口卻漏了餡：“我沒，沒幹嘛啊。”

　　“沒幹嘛你結巴什麼？”Erica換好鞋子走過去，想伸頭去看Haley背後藏的東西，無奈她身材嬌小，才將將到愛人的肩膀，一時之間竟然什麼也看不到，就有些氣急敗壞，“Haley你給我讓開！”

　　讓開還得了，黑幫大小姐想到煙灰缸里的那個煙頭就慫了，也就是時間太緊，沒功夫毀屍滅跡，她嬉皮笑臉地摟住Erica的腰，將她整個都圈在了懷裡，同時沒忘了給一直在旁邊觀戰的管家使眼色，讓他趕緊把東西收走，Erica被她抱着，眼睜睜地看着證據沒了，徒勞地伸出手去撈了撈：“管家你不準拿走！Haley你昨天才跟我保證要戒煙的，你這個壞東西！”

　　Haley被她萌得心都顫了兩顫，低下頭狠狠地親了兩口說：“老婆別生氣，我把Zac叫下來讓你開心開心。”只是聽她的語氣，完全不像是在說自己的親弟弟，不知道的還以為是個消遣的小玩意兒呢。

　　不過這招轉移話題的方法確實不錯，Erica一下子就舒展了眉眼，露出驚喜的模樣來問：“弟弟回來了？之前的事都解決好了？”這樣的事Haley不會瞞着她，所以Erica已經擔心了Zac好一段時間。

　　Haley見她這樣高興，頓時心裏又有些酸溜溜的，但還是老老實實地回答：“剛剛才到家。”

　　Erica掙不開她的懷抱，只能軟軟地推了推她：“先放開，我去看弟弟。”

　　“他有什麼好看的。”Haley嘟囔一句，全然忘了剛剛還用Zac來轉移傷害，但也聽話地放開了手。

　　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些心電感應，還沒等Erica跑到樓梯中間，Zac就推開門從房間里走了出來，他一下子就對上了滿臉欣喜的Erica。

　　“啊！”Zac驚叫一聲，撲過去和Erica抱在一起，“我好想你啊！”

　　如果說在他離開家的幾年裡還有唯一一個思念的人，那就是Erica了，被Lombardi家收養的女孩，同他沒有血緣關係，卻比Haley更像一個姐姐。

　　Erica也踮起腳尖，努力擁住他的肩頭，聲音里已經有了淚意：“那你一次都不回來”

　　Haley站在旁邊看着，剛開始還有些感慨，沒多久就忍不下去了，直接上前把兩個人掰開對Zac說：“行了啊，我老婆，你別瞎抱。”

　　“啊啊啊啊啊啊！”Zac愣了一下，反應過來之後幾乎快瘋了，“你個老流氓！居然真的對姐姐下手了！我咬死你！！！”

　　“我不是你姐嗎，你是不是是皮癢了！”Haley冷笑一聲，細長的指骨被捏得“咔咔”作響。

　　眼看着主宅里就要上演多年未見的骨肉相殘場面，Erica眼淚還沒幹，卻已經沒了之前的傷感。

　　“你們倆，真是出息了啊”

　　Haley和Zac姐弟兩人坐在餐桌旁邊，偃旗息鼓，不僅沒了之前囂張的氣焰，看起來還有一點點慫。

　　“略略略。”Zac看Erica還在廚房裡沒出來，趕緊對着Haley吐着舌頭開嘲諷，“Haley，你這樣父親也放心把事情交給你嗎？”

　　“呵，總比某些哭鼻子的小鬼頭要好。”Haley可不會善意的緘默，現在只恨不得拽住自家弟弟的痛腳踩個七八遍。

　　都多大的人了，還能在這種事情上栽跟頭，她到底還是有些恨鐵不成鋼的，轉念一想，也不是每個人都有她的好運氣，喜歡的人也喜歡自己，兩人還從小一起長大，啊，果然人與人之間差距也不小，Haley，好樣的！

　　Zac深知自己這位親姐姐是什麼德性，被噎住住之後看了她半晌，突然深吸了一口氣，Haley想要撲上去堵住他的嘴已經來不及了。

　　“Erica！Haley又說我！”

　　Haley看着自己老婆面帶薄怒從廚房走了出來，不由得生無可戀起來，為什麼Zac這傢伙在外頭待了幾年變得越來越熊，這到底是跟誰學的？！

　　陸蘅：見笑了。

　　等到三個人終於能安穩地坐下來吃飯，已經是一刻鐘之後了，Erica把湯遞給Zac，問道：“這次回來就不走了嗎？”

　　“嗯。”Zac點了點頭，“爸爸也不會放過我吧。”

　　“那就正好來公司幫我做事，在外面幾年，總不能一點本事都不長。”Haley慢條斯理地切開牛排，動作優雅得彷彿手上不是銀光閃閃的刀具，“雖說腦子不太好，但也夠用。”

　　Zac給了她一個假笑，沒說什麼，現在再談什麼理想追求只會顯得可笑，他對事實接受良好。

　　只是Erica一向溺愛他，她見Zac沒開口，還以為是想到了之前的傷心事，便暗暗地瞪了Halez一眼。

　　“Zac，我覺得你可以先去休個假，放鬆一下自己。”Erica試探性地提議道。

　　然而Zac卻開始認真考慮起來，這段戀情讓他精疲力盡，也許真的應該要給自己充個電：“你覺得哪裡比較合適。”

　　Erica見他聽進去了自己的話，不由得高興起來：“去海島怎麼樣？Haley去年剛買了一個島，我也上去看過，一切都布置得很好，又清凈，很舒服的。”

　　Haley聞言就想要說些什麼，卻迫於愛人的眼神壓力，最終訕訕地閉了嘴。

　　什麼啊，島明明是為你買的，憑什麼讓那個臭小子上去。

　　Zac將自己姐姐的神色看在眼裡，眼珠子一轉，就答應了，能讓Haley不痛快的事，他完全沒理由拒絕啊。

　　晚餐后Zac就以休息為由早早地上樓了，Erica拖着Haley去花園裡散步消食，夜空晴朗，雖然看不見幾顆星星，但看在Erica的眼裡，還是很可愛。

　　“真好啊”她發出一聲感嘆，Haley和Zac的母親早亡，老Lombardi從此就不常回主宅，從她到這個家的時候開始，這樣大的房子里，除了傭人和管家，常常只有三個小孩子。Haley從小就是無法無天的性子，但Zac卻是天生的敏感細膩，所以Erica自小就習慣了照顧他，兩人的感情甚至好過Haley和Zac這一對親姐弟。Zac不在的這幾年，她總覺得這屋子里空了點什麼，如今他回來了，雖然帶着滿身傷痕，但也算一個圓滿。

　　Haley摸了摸她細軟的頭髮，輕聲說：“放心吧，一切都會好的。”

　　陸蘅刷卡進地鐵站的時候還有些恍惚，彷彿還是剛剛，Zac還在教訓她不該肆無忌憚地坐地鐵，只是現在想再聽見卻不能了。

　　她晃了晃腦袋，不再去想Zac的事，只是之後又站在原地想了想，然後從包里拿出了一副鏡框，往鼻樑上一架。

　　這樣總不會有人認出來她吧。陸蘅帶着蜜汁自信走進了車廂。

　　還沒過兩站，原本塞在耳朵里只是為了隔音的耳機突然響起了來電鈴聲。

　　一串熟悉的號碼，陸蘅剛一接起來，就聽見對面帶着濃烈八卦氣質的笑聲：“Lu！我聽說那個George被人揍了一頓，可狠了，現在還在醫院里躺着，問他也不說是誰乾的，Lu，不會是你吧？”

　　看來Lombardi家真的讓George閉了嘴，但陸蘅沒想到這消息傳得這麼快，只是簡單地說了一句：“不是我。”

　　“Larry，你還真是閑的，這麼快就打聽到了。”

　　“我這不是無聊嘛。”Larry笑了一聲問，“對了，George不是得到教訓了？之前的計劃還要繼續嗎？”

　　“不繼續你要藏一輩子嗎？”陸蘅反問道，然後沉着聲音說，“而且這點教訓怎麼夠呢？我要讓他，永世不得翻身的。”

　　通話結束之後，地鐵又飛速運行了好久，陸蘅看着車窗里反射出來的自己，面無表情。

　　tbc.

# 第61章

　　地鐵在某一站經停的時候太急, 陸蘅又正在出神想事情, 竟然一個趔趄, 差點摔倒在地上。幸好在她對面抓着扶手的一個女生撈了她一把，要不然她今天還真的要丟這個臉了。

　　“謝謝。”陸蘅扶了扶快要滑落到鼻尖的鏡框, 禮貌地道了一聲謝。

　　誰料旁邊卻始終沒有動靜, 陸蘅奇怪地看了一眼，卻見着那個女生一臉震驚地看着她，眼看着就要叫出聲來了。

　　“噓——”她眼疾手快地提前堵住了尖叫，看那個姑娘捂着嘴強忍着激動，陸蘅低聲說，“可以不要暴露我嗎？我想低調一點。”

　　女孩子還是說不出話來，她小雞啄米似的點着頭，恨不得能給自己拉個橫幅, 做地鐵都能遇見喜歡的模特, 這到底是什麼運氣！或許她今天應該去買彩票。

　　陸蘅看情況被控制住了, 也就走遠了兩步，拉開了和女孩的距離, 這個時候的車廂里沒有很多人，她垂首站在一邊, 也算是有一個安靜思考的環境。

　　只是這思考終究不能繼續下去, 陸蘅嘆了口氣, 這個小粉絲的目光也太實質性了一點, 她望向那個方向, 有些無奈地問：“我該怎麼稱呼你？”

　　女孩兒沒想到陸蘅居然和她說話了, 忙激動地脫口而出：“Lily！我，我特別喜歡你，這一季《全美超模》我每一集都有追！”

　　“是嗎？十分感謝。”陸蘅被人看習慣了，但這樣近距離的凝視還是無所適從，但所幸尷尬的場景沒有再次發生，陸蘅剛開了個頭，Lily的話匣子就停不下來了。

　　“Lu，其實我第一次知道你，是我朋友給我發了你在上海的照片，你是和Aneta有合作封面嗎？為什麼沒有發出來呢，我等那期雜誌等了好久。”

　　陸蘅一愣，她說的應該是當初攝影師拜託她做示範的事情，但有些事情總不好說得太明白，畢竟涉及另一個模特，雖然同行相輕，陸蘅也確實不太看得上那位，在旁人面前卻不能壞了規矩，所以她只是解釋了能解釋的：“那個只是特殊情況，不算正式合作。”

　　Lily聞言有些失望：“是嗎？我一直都期待你和Aneta的合作，因為她ins經常發你。”

　　陸蘅察覺出一點不對勁來，不過也不好冒然問什麼，只能露出一個客氣的微笑。

　　“還有前幾天播的二十年代的那一期，你們倆都好美啊！結果Lu你居然沒有拍群像，太可惜了。”Lily一一細數她們兩人錯過的合作機會。

　　陸蘅聽了心裏也惋惜，不過同時，也漸漸確定了一件事情，這姑娘，別不是她和Ann的粉吧？

　　她還是第一次真的遇見這樣的粉絲，這麼想着，陸蘅突然有了點興趣，她低下頭露出認真的神色，語氣卻是調侃的：“你真的喜歡我嗎？我聽你說的話，怎麼覺得你喜歡的是Aneta呢？”

　　Lily漲紅了臉，一時間沒聽出陸蘅只是在開玩笑，連忙擺手解釋：“不是啊，你們兩個，我都喜歡的！真的！Aneta是因為一直有關注”

　　話說到一半，她抬頭看見陸蘅帶着笑意的眼睛，終於察覺到自己是被逗了。

　　在粉絲惱羞成怒之前，陸蘅及時開口道：“我只是開個玩笑，就算你真的只喜歡Ann也沒事，我也很喜歡她。”

　　這句話一說出口，Lily抿緊了嘴唇，像是怕自己忍不住尖叫起來，慢慢地竟然憋紅了臉。

　　怎麼辦？！正主當我的面發糖了！我站的全世界最甜！

　　興許是壓抑了太長時間，Lily最後開口的時候，竟然喉嚨都有些啞了，她試探性地問了一句：“你和Aneta，感情很好吧？”

　　陸蘅一眼看穿了這個女孩子平靜外表下翻滾的靈魂，忍俊不禁道：“是很好。”

　　她還挺喜歡這種粉的，因為她們喜歡她，又喜歡Aneta，就像陸蘅自己一樣，喜歡自己，也喜歡Ann，雖然不明白為什麼兩個女人會被尖叫着說“好配”之類的話，但應該就是說兩個人看起來感情很好吧，陸蘅這樣想着，自動忽略了一切少兒不宜的定義。

　　“那，那你們會有機會合作嗎？”Lily顫着聲音，滿懷期待地問。

　　這問題陸蘅還真不能保證，因為Aneta已經半隱退，若非Vogue這種重量級的雜誌很難再請到她，所以雖然陸蘅自己也很想合作，但一切都只能寄希望於緣分，她聳了聳肩：“或許吧，我會盡量提出要求。”

　　Lily聽到這個答案已經很滿足了，或者不如說她現在聽見什麼答案都會很滿足。陸蘅和Aneta的剛出現的時候，還有人嘲又是一對沒售後的拉娘，所以她們從各種細枝末節里扒拉出糖的能力真的沒得說，而現在正主就站在她面前，親口承認很期待合作，這種好事如果放過去，都能嗑半年了，還有什麼不滿足的？

　　地鐵逐漸減慢了速度，像是要到站了，Lily還有一堆話想說，看了眼下一站的站名，卻還是放棄了。

　　“你到站了嗎？”陸蘅看到了Lily的表情，問了一句。

　　這時候地鐵已經快要停穩，車門都快打開了，Lily猶豫了一下說：“希望你和Aneta百友誼長存！”

　　說完，便一蹦一跳地，很是快樂的樣子跑出了地鐵。

　　地鐵逐漸開始加速的時候，陸蘅下意識地回了Lily的招手，然後才反應過來，剛剛那個小姑娘是不是想說百年好合來着？

　　這真是

　　陸蘅心情複雜，卻始終有一層甜味的基調，突然間聽見報站的聲音，她才回過神來，不過下一站似乎就在Ann的公寓的附近，陸蘅捏了捏口袋裡Aneta給她的備用鑰匙，心想，雖然東西還沒有收拾好，不過或許可以先去看一看以後要擺在哪裡。

　　做賊還要提前踩點呢，這可是搬家，陸蘅理直氣壯，又想着，也不知道Aneta回紐約沒有。

　　開門的時候陸蘅沒想到看見的會是這種情景，她拿着鑰匙站在門口，眼見着Aneta和Evan相對而立，兩人身邊都散落着些沒收拾的衣服。

　　啊哦——陸蘅默默地感嘆了一句，她似乎來的不湊巧，正好趕上了Evan搬走的時候，不過她看見Evan投過來的憤怒的目光后，又覺得這哪裡是不湊巧，簡直是得天獨厚啊。

　　“蘅，你來了？”Aneta疲憊地移開和Evan對視的目光，她沒問陸蘅為什麼來，既然給了陸蘅鑰匙，那她自然來去自由。

　　不過撞到這樣的場景也確實太尷尬了些，Aneta有些頭疼地按了按太陽穴，她離開那麼多天就是為了讓Evan有時間收拾東西搬走，結果也不知道是他心裏還抱有幻想，不想和Aneta結束，又或者只是單純的四體不勤，結果就是，等到她回到家，Evan的東西還沒有收拾好。

　　陸蘅繞過地面上的那些雜物，靠在Aneta身側問Evan，語氣真誠得可以氣死人：“需要幫忙嗎？我還挺擅長收拾東西的，絕對會很快。”所以帶着你的東西，趕緊滾好嗎？

　　Evan當然聽得出她的潛台詞，不由得冷哼一聲：“不勞你費心，有那個功夫不如管管你自己。”

　　“可是我東西早就收拾好了，要不是你太慢，我早就可以搬進來和Ann一起住。”陸蘅慢悠悠地說，卻將諷刺開到最大。

　　Evan氣急，轉向Aneta，目光陰冷地說：“這麼等不及嗎？在我還沒搬走的時候？”

　　Aneta沒想反駁，事實上，戀情結束后，她都不想和Evan說一句話，失去戀愛濾鏡后的Evan讓她有些厭煩，總覺得是在提醒她多年青春的蹉跎。

　　“呵，你以為自己是誰？神像嗎？供了你就不能供別人？”陸蘅卻看不下去Aneta被諷刺，張嘴就是不含髒字的問候，“其實就是個垃圾桶吧，壞掉了就該換，原本的佔地方又丑，現在換個漂亮耐用的不是理所當然？”

　　Evan聽了她的話，居然連發作都不能，要是杠回去，豈不就是承認了自己就是垃圾桶？

　　他生着悶氣，手下收拾的動作就更快了些，陸蘅知道窮寇莫追的道理，適可而止地坐到了沙发上，美其名曰，監工。

　　“想喝什麼？”Aneta低聲問，還沒得到回答就提前說，“除了可樂。”

　　陸蘅被噎了一下，仍然不死心：“那冰可樂行嗎？”

　　Aneta沒說話，只是望着她，陸蘅被這無聲的譴責看得蜷縮起來，她垂頭喪氣，說：“那白水就好。”

　　沒有可樂，那一切甜飲料都成了將就，她還不如喝白水。

　　Aneta動作很快，她把被子遞到陸蘅手上，低聲問：“你東西真的已經收拾好了？”

　　“嘿嘿，其實沒有。”陸蘅看了一眼Evan的方向，這人還在咬牙切齒地往行李箱里塞東西，也壓低了聲音小聲說道。

　　Aneta早有心理準備，要不然真的能被她氣着：“那你準備什麼時候搬過來？”

　　“隨時可以！”陸蘅拍拍胸口，“我家最值錢的就是我自己，我來了，剩下的可以慢慢搬，反正那個公寓的房租公司給我交到年底了。”

　　“也不是不行。”

　　兩人正說著話，就聽見Evan的方向傳來一聲拉出收縮桿的動靜，Aneta回頭去看，正對上Evan的眼神，顯然，剛剛的聲音是他有意為之。

　　“我去和他談談。”Aneta和陸蘅說，上次的結束太倉促，這一次應該要好好說“再見”了。

　　二人走到玄關處，Aneta幫Evan拉開了門，然後直起身說：“那就，再見吧。”

　　Evan臉色不很好，他之所以在Aneta家待那麼多天，其實就是心底還有一些複合的想法，誰料今天這樣不巧，原本是和Aneta好好交流的機會，卻被陸蘅攪得一干二凈。

　　不過他看見Aneta的反應，也算是明白了，他和Aneta之間，已經走到了無法挽回的地步。

　　終究一起許多年，Evan心裏再多怨憤，此時都只化成一句：“再見。”

　　“他走了嗎？”陸蘅聽見關門聲，探頭去望，Aneta神色淡淡的，沒說話，只點了點頭。

　　“那我要不也走吧。”陸蘅歪頭想了一下，“你看起來好累。”

　　Aneta走到她身邊坐下，發出一聲喟嘆來：“沒事，只是飛機上沒睡好，你來有事嗎？”

　　“唔，本來只是想來看看，不過現在想想，確實有件事可以說。”

　　“什麼？”

　　陸蘅像在說什麼無關緊要的事：“我經紀人潛逃啦。”

　　tbc.

# 第62章

　　Aneta沒搭理陸蘅的俏皮話, 她皺着眉頭問：“Zac怎麼了, 潛逃是什麼意思？”

　　陸蘅沒想到她這樣在意, 驚訝之後還是老實交代道：“你知道Zac姓Lombardi吧？就是那個Lombardi。”

　　“這我倒是聽說過。”Aneta沒什麼驚訝的樣子, 她自己就是隱瞞身份獨自離家打拚，本來就更容易理解，再加上Lombardi本家就在紐約, 不像芬蘭離美國那樣遠, 所以一切消息都不可能輕易瞞住, 更何況一個活生生的人呢？圈子里地位高些, 或者待的時間久的都會知道Zac的身份不簡單，可能沒有那麼清楚, 但也都會盡可能地賣他一個面子。

　　“但是為什麼突然就回去了？”Aneta只是奇怪於這件事的毫無徵兆。

　　陸蘅沉默了一下, 她不知道該不該告訴Aneta所有前因後果，就在她猶豫的時候, Aneta卻看懂了她的顧慮, 主動開口說：“如果涉及到隱私, 那就算了。”

　　雖然不想承認，但Aneta這樣的態度還是讓陸蘅鬆了一口氣, Ann和Zac都是她最親密的朋友，但她也並不覺得自己就有資格將他們的隱秘互相通傳。

　　只是Aneta卻依然微微皺着眉頭, 她嘗試着組織了一下語言說：“其實我很早就想說了”

　　“什麼？”陸蘅抬頭問她。

　　“你可以試着多依靠我一些。”Aneta望着她的眼睛說，“我總覺得你在與人相處的時候不能放鬆, 總是給自己劃了一條線出來, 這有時候會讓我有點, 失落。”

　　陸蘅臉上那些柔軟的神情收斂了一點，她像是被Aneta說破了藏在最深處的東西，突然變得局促：“是嗎？可是朋友之間應該保持平等的關係，總去依賴別人顯得太弱勢了，我不是那種性格。”

　　Aneta一時間沒聽出她的僵硬，急忙反駁道：“我並不是說這種依賴是單向的，在我覺得需要安慰的時候我也會去找你，就像上一次，我和Evan分手之後去洛杉磯，雖然是要和你道歉，但也是想向你傾訴，但你從來沒有這樣過，你一直對別人封閉自己，而這些別人里也包括我。”

　　陸蘅沉默地聽着，表情越來越冷淡，她一直等到Aneta全部都說完才開了口：“那我可能成為不了你想要的那種朋友。”

　　“我沒有指責你的意思”Aneta終於察覺到她情緒的不對勁。

　　陸蘅卻笑了一下，聲音里有些許的嘲諷：“你們又不會懂，Zac和你，都有退路，你們就是那種如果不成功就要回去繼承家業的人，我跟你們又不一樣。”

　　“你什麼意思？”Aneta沉下聲音，“你是覺得我們這种放棄前途來追求理想的行為，很可笑是嗎？”

　　“怎麼會呢？”陸蘅挑了一下眉，“怎麼會覺得可笑呢？是羡慕啊，羡慕。”

　　羡慕他們還有餘地可以奉獻赤誠和天真，所以她那樣迂迴又小心地處理Zac的事，直到力所不能及的時候，才不得已告訴了Lombardi家，還不是為了Zac所謂的“理想”？

　　“如果為了我熱愛的事情，那我也可以天真坦誠，奮不顧身，但我的嗓子已經廢了。來做模特不過是機緣巧合，這圈子有多亂，Ann你不會不清楚，我又是孤身一人在國外，習慣了心裏藏着事，所以呢，你能不能，體諒一下我？”

　　她臉上帶笑，眼睛里卻沒有，冷冷淡淡的，像一潭深水，半點波瀾不起，Aneta不知道怎麼了，看不得她這樣的神色，竟伸出手去捂住了陸蘅的眼睛，她臉上難得地有些茫然，喃喃地說：“我只是，想讓你活得自在些。”

　　陸蘅微微閉上眼，睫毛劃過Aneta的掌心，她勾起唇角，輕聲說：“抱歉。”

　　外人眼裡的張狂不過是她小心籌謀之後給自己留下的丁點喘息餘地，但陸蘅還是習慣了這樣，萬事都依靠自己，畢竟非親非故，她做不到心安理得。

　　“你明天搬過來嗎？”Aneta在送陸蘅出門的時候忍不住問，對上陸蘅的眼神又忍不住解釋了一下，“畢竟Evan已經搬走了。”

　　“再說吧，我要和新經紀人報備一下。”陸蘅原本迫不及待的心情已經不見了，不過她還是揚了揚手裡的鑰匙，語氣輕快着說，“不過我肯定會住進來的，畢竟鑰匙都已經到手啦。”

　　Aneta看着她也露出一個微笑，或許她應該給陸蘅和她自己都留一點恢復的時間，她這樣想着說：“什麼時候都可以，不過我之後可能不在紐約，如果你快一點，我還能幫你整理。”

　　“是嗎？”陸蘅半個身子已經走出了門外，“你不是才剛回來？”

　　不讓陸蘅尷尬是一方面，事實上Aneta最近確實比較忙，她笑了一下說：“幫Leon處理一點事情。”

　　在陸蘅走後，Aneta坐在沙发上想了很長時間，她不明白為什麼事情會變成這個樣子，明明小孩只是順路來看一看，離開的時候卻好像一切都被搞砸了，她想起陸蘅疏離的神色，不由得責備自己剛才的莽撞，應該慢慢來的，現在倒好，陸蘅原本軟化了一半的刺又立了起來，哪裡還有之前柔軟的模樣。

　　不過她想到Zac離開的事情，又不免擔心起來，也不知道陸蘅的新經紀人會是誰，或許她應該去查一查。

　　陸蘅見到新經紀人是在两天之後，對於她這樣正當紅的模特，交接速度已經稱得上十足緩慢。新經紀人是剛被公司挖來的，一手帶起了好幾個現在最火的模特，但陸蘅對自己被分給她這件事卻不很滿意。

　　Zac走的時候為她相中的是一位在公司里待了很久的老經紀人，雖然手下的模特都沒什麼名氣，但足夠沉穩老練，壓得住陸蘅時不時的幺蛾子，陸蘅自己也覺得這樣不錯，畢竟互相之間知根知底，這圈子競爭已經夠激烈了，總不能和經紀人之間還要玩宮心計。

　　陸蘅看着這個坐在她面前的女人，三十多歲的樣子，但能從她光滑的皮膚上察覺到一點過度醫美所帶來的僵硬。

　　她是單獨被叫過來的，之前其他被分在這位手下的模特已經集體地和她見過面，他們出會議室的時候陸蘅卻才接到通知趕來，她走去推開門的時候收穫了不少嫉妒的目光，想來是覺得這樣的單獨見面表明了經紀人的重視。

　　陸蘅卻不覺得，她心裏隱隱的有些憂慮，在經過了半個小時沉默之後，她大概能確定了，這位新經紀人，看她並不順眼。

　　不過陸蘅並不急着開口，看就看去吧，她又不會少塊肉，主動開口可能還會讓她借題發揮，還不如隨機應變。

　　終於，坐在她面前的女人開口說道：“你之前的負面新聞不少。”

　　這是要發難嗎？陸蘅垂下眼睛，做出順從的模樣說：“是，Turner夫人。”

　　業內一向如此稱呼這位頗有手段的女士，久而久之，竟然連真名如何都無人知曉。

　　“這讓我有些頭疼。”Turner夫人又看了她一會兒，眼神像在衡量一件貨物，“你很特別，又無人能擋的火，一切資源向你傾斜都是應該的，但你也知道，上頭都喜歡乖乖聽話的姑娘，你的前一位經紀人，”說到這裏，她嗤笑了一聲，“他的不專業程度讓我震驚，或許在他短暫的職業生涯里，做出的最大成就就是發掘了你，他或許還信奉和模特當朋友那一類的話，但我不是那種人，我希望你能讓我省點事，這樣的話我就能有更多的精力給你謀求資源。”

　　這一番半是威脅半是利誘的話砸下來，陸蘅的心裏毫無波動，甚至能冷靜分析這位Turner夫人的性格，傲慢又自大的人，她神色未變，卻不能更明白，再沒有一個經紀人會像Zac一樣縱容她，所以陸蘅頷首道：“是。”

　　Turner夫人很滿意她的知情識趣，她揮了揮手說：“就這樣吧，你可以先走了。”

　　在推開會議室的門之前，陸蘅的手頓了一下，然後頭也沒有回地說：“Zac是個很專業的經紀人，他所缺少的只是經驗，如果可以的話，我還是希望您給給予他尊重。”

　　說完，也不管Turner夫人變幻不定的神色，徑直走了出去。

　　留在會議室的女人摔了手上的筆，惱火地說：“不識好歹。”

　　陸蘅剛出了門就接到了一個電話，是Aneta，她看着來電显示的名字，莫名的有些近鄉情怯，上次在Aneta家裡那場不大不小的爭執暴露出一些什麼來，兩人間似乎又多了一層隔閡，她那天夜裡在床上翻來覆去了許久，惱恨自己的不冷靜，之後幾次想聯繫Aneta，卻又拉不下面子。

　　眼看着電話快要自動掛斷，陸蘅咬咬牙，還是按下了接通鍵。

　　“蘅，有點不對勁。”

　　tbc.

# 第63章

　　“Turner離職的原因有點奇怪。”Aneta把自己查到的東西都說了出來，“她在原公司是持有股份的, 而且待遇很好, 我看了一下, 你們公司給她的條件也並沒有優越到哪裡去, 我不明白為什麼她會選擇離開。”

　　陸蘅這時候也顧不上彆扭了, 她若有所思地說：“所以你覺得她動機不純，可是為什麼？雖然她確實看我不太順眼的樣子, 但總不可能是因為我來的吧？”

　　“我也, 不知道。”Aneta的聲音聽起來很猶豫，她查不到什麼切實的證據, 但內心總是有點不安，直覺這事情會牽扯到陸蘅。

　　“總之你萬事小心，她現在是你經紀人, 有太多可以動手腳的地方了。”

　　陸蘅點了點頭, 之後才意識到Aneta在手機那頭，並不能看見, 她兀自尷尬地摸了摸鼻子說：“我知道的，反正Zac給我接的工作還有好多, 她如果不想違約的話, 我就還有一段緩衝的時間。”

　　正事說完, 兩個人都同時沉默了，陸蘅張嘴欲言, 卻發現一切都無從說起。

　　最後還是Aneta最先打破了凝滯的局面：“你和Turner夫人說過了嗎？”

　　“說什麼？”陸蘅一時間沒有反應過來, 獃獃地問。

　　Aneta無奈地輕笑一聲, 氣息彷彿穿過了手機屏幕，痒痒地拂在了陸蘅的臉上，她臉上不由得一燒。

　　“搬過來的事啊。”Aneta說，“我明天就走了，之後你就得一個人打包，所以你，要不要今天就過來？”

　　陸蘅的心思百轉千回，彷彿有無數個小人在她心裏打架，一方慫恿她快點搬過去，一方又不斷提醒她前幾天那場不悅的對話。

　　“她根本就不懂你！你們完全不是一個世界的人，彆強求了！”

　　“那可是Ann啊～想想那雙藍眼睛～”

　　“不覺得尷尬嗎？如果她發現你是個心思深沉的人，指不定又會覺得你不是她想要的那種朋友！”

　　“想想那雙大長腿～”

　　“敲里媽，你不要再說了！”

　　“Ann最好看了～”

　　陸蘅面目獃滯，任由兩方鬥毆，直到Aneta的聲音讓她回過神來。

　　“蘅？怎麼不說話？”Aneta小心地問，“我是不是讓你為難了？抱歉，我可能還是太冒然了，如果你不願意的話，那就算了。”

　　她的話里有刻意隱藏的失落，陸蘅一聽，心都快化了，心裏原本勢均力敵的戰局瞬間扭轉，贊同的一方以勢不可擋的氣場贏得了勝利，她脫口而出道：“沒有，我願意的！”

　　“那好，我現在出發去你的公寓，等你回來。”Aneta的語氣頓時輕快起來，說完就掛了電話。

　　一切發生在電光火石之間，陸蘅回過神來，看着黑下去的手機屏幕，緩緩地蹲在了公司的走廊上捂住了臉，默默地接受自己的屬性。

　　好吧，我就是一隻顏狗

　　“前輩？”有兩個新人遠遠地站定了，小心翼翼地探頭問，“你不舒服嗎？”

　　陸蘅之前沒注意腳步聲，聽見有人說話，猛地直起身，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說：“謝謝，不過我沒事。”

　　說完，便徑自走了，留下兩個後輩在原地，表情各異。

　　“Lu的脾氣看起來也沒有那麼差嘛。”更高挑的那一個看着陸蘅離開的背影說，“就是有些奇奇怪怪的。”

　　“說什麼呢！”另一個姑娘長相甜美，她拍了身邊的朋友一下，看樣子恨不得寫一篇小作文讚美自己的偶像，“Lu超完美的好嗎？”

　　“噫，你這粉絲濾鏡有八百米吧？”

　　“呸，你看她都會亞洲蹲誒，我就做不到，好厲害！”

　　“你沒事吧？她本來就是亞洲人啊。”

　　“我不聽我不聽”

　　旁人如何議論她，陸蘅現在沒時間關心，公司離她的公寓並不遠，平日里走路大概十五分鐘就能到，只是今天她內心躊躇，走在路上也磨磨蹭蹭，到社區門口的時候已經是大半個小時之後了。

　　電梯啟動的時候，陸蘅甚至覺得今天的失重感尤其嚴重，她在狹窄的電梯間里左右徘徊，恨不得能將心裏的那點尷尬和羞恥都晃出來。

　　然而一切只是徒勞，住的樓層再高也有到的時候，她剛出電梯，就看見走廊的盡頭，Aneta已經等在那裡了。

　　“你來的好快啊。”陸蘅低頭去拿鑰匙，盡量自然地問。

　　Aneta看着她，臉上是一貫的溫和的笑意：“路上沒有堵車。”

　　陸蘅打開門，側身讓她先進去，說：“有點亂，別介意啊。”這幾天她把之前進行到一半的打包停了，也沒心思恢復，所以房子里到處都亂糟糟的。

　　“本來就是要弄亂的”Aneta原本還挺善解人意，直到一抬頭，看見了一堆快摞到有陸蘅半人高的紙箱子，只能驚嘆一句，“哇哦。”

　　陸蘅惱羞成怒，走過去把嘴上邊的箱子拉下來塞到Aneta手裡：“不幫忙就不要開嘲諷了吧！”

　　Aneta忍着笑，慌忙接住那一箱子零零碎碎的小東西：“好好好，我不說了。”

　　經過這一鬧，兩人間原本還有有些疏遠的距離又消失了，彷彿又回到了之前親密無間的相處方式。

　　陸蘅吭哧吭哧地把最重的那一箱子東西拖出來，拍了拍已經貼好的塑封說：“這些是我自己已經收拾好的！”

　　Aneta哭笑不得地看着她驕傲的小表情，無聲地環視了一下周圍不知道還有多少個的敞口的箱子，違心地誇讚道：“哇，好厲害！”

　　“你這個人，很虛偽了。”陸蘅一眼識破，斜着眼睛唾棄她。

　　“哈哈。”Aneta一邊蹲下來看箱子上貼的分類紙條，一邊問，“所以那裡面是什麼？衣服還是鞋？”

　　她覺得自己的猜想很合理，畢竟是模特，就算自己不買，每年合作的品牌方都會送來好多，也就是陸蘅才出道不過兩年多，要不然這麼一個大箱子都還算少的。

　　“都不是。”陸蘅搖了搖頭，神秘兮兮地說，“是我的快樂源泉。”

　　Aneta搖了搖頭，手上的動作卻不停：“不過這倒是提醒我了，回去還要給你再騰出一個衣櫃來。”她有一個專門的衣帽間，Evan和她住一起的時候，衣服也不少，所以現在留下來的空間還挺大，但Aneta還是怕不夠。

　　誰知道陸蘅擺了擺手說：“不用不用，肯定夠的，我沒多少衣服鞋子。”

　　“怎麼可能？”Aneta失笑道，還以為她在開玩笑。

　　“真的。”陸蘅信誓旦旦，“除了我穿過的，其他品牌送的那些我都掛二手了，擺在家裡太佔地方，還不如賺點零花。”

　　Aneta語塞了，最後也只能無奈地說：“你啊，還是不是個女孩子？”她從小過得精緻，哪怕是在最落魄的那段時間都會儘力把自己收拾得體面，雖然也不十分看重奢侈品，但因為自身的標準本來就高，所以在這上面的開銷也不少。

　　但是陸蘅，居然還真的就一點都不在意這些，這讓Aneta更好奇了：“所以你那個大箱子里到底裝了什麼？”

　　“哎呀，我不想拆下來了，等搬過去你自己看好了。”陸蘅懶得再去干任何一件多餘的事情。

　　她啪嗒啪嗒地跑進卧室，翻箱倒櫃了一陣，然後懷裡抱着一堆東西跑了出來。

　　“你輕點放！”Aneta原本還在低頭打包，聽見一陣稀里嘩啦的動靜才抬起了頭，看清那些被隨意放在地上的到底是什麼之後，她忍不住出聲提醒。

　　“誒？”陸蘅表情還挺疑惑，她順着Aneta的目光看向自己身邊的那一堆，而後又毫不在意地說，“沒事啦，又摔不壞。”

　　“這些獎盃，別人拿到一個都得好好放在玻璃柜子里，你就這麼把它們扔在地上。”Aneta神色複雜，她一錯眼還看見了The Fashion Award的年度模特的獎盃，這下她是真的相信了，陸蘅來做模特絕不是出於自願，因為但凡她對自己的成就有一點點的自豪感，她都干不出來這事。

　　“是嗎？平時我都塞抽屜里。”陸蘅聽了這話也沒有多在意的樣子，她順手把礙事的長發扎了起來，繼續一點都不輕手輕腳地把獎盃往箱子里放。

　　陸蘅確實不覺得這些是多值得在意的東西，不說這些只是虛名，還有就是這些榮譽來得也太輕易，就沒法讓她重視起來。

　　“對了，你什麼時候飛洛杉磯？是不是差不多要到下一次的錄製時間了？”Aneta知道她不在乎這些，也就沒再揪着說下去，轉而問道。

　　陸蘅彎着腰，只覺得紮起來的低馬尾還是很礙事，把垂在臉側的頭髮又撥到了身後去，隨口回道：“洛杉磯？這次不去洛杉磯錄。”

　　Aneta回想了一下全美超模過去的賽程說：“這一期要出國了嗎？去哪裡？”

　　這本該是保密的內容，不過陸蘅對Aneta一點契約精神都沒有，不僅說了錄製地點，還恨不得告訴她比賽項目：“去C國哦，而且特別巧，還是在我家鄉。”

　　誰料Aneta聽了這話，略帶震驚地看向她說：“C國？”

　　“昂，怎麼了？”

　　Aneta扯出一截膠帶說：“我不是說明天就走了嗎？你猜我去哪裡？”

　　陸蘅慢慢地直起身，不可置信地看她：“你也去C國？！”

　　tbc.

# 第64章

　　“確切地說，我會在C國呆上一個星期, 然後再回芬蘭。”Aneta幫陸蘅把東西一個個地碼進後備箱, 一邊解釋道。

　　“一個星期？好長！”陸蘅很驚訝, 她坐進副駕駛說, “不過C國那麼大, 你到底去哪裡？”

　　“上海。把安全帶系好。”Aneta伸手幫了她一下，又解釋道, “家裡有一點生意讓我去處理。”

　　“那不就離我家好近？你忙嗎？不忙的話可以過去玩, 之前我和外公打電話的時候他好幾次都說到你。”

　　“會不會太冒昧了？”Aneta發動了車子，上一次是事發突然, 所以慌亂之下她也沒注意什麼，現在想想就覺得實在是有些無禮，這次如果再去, 光是語言不通這一項, 就夠讓她尷尬了。

　　陸蘅倒是毫不在意的樣子，她擺了擺手說：“不會, 雖然才見了一面，但是外公很喜歡你, 我從小就沒什麼朋友, 他見到你肯定開心, 如果怕語言不通，大不了我來當翻譯唄。”

　　她又不知道想到了什麼, 有些興奮地說：“對了, 你上次見過發財了嗎？”

　　“發財？”Aneta努力念着這個拗口的發音, “是什麼？”

　　“我的貓哦！”

　　Aneta一下子就想到了那隻橘色的毛線團，有些感慨地說：“上次還多虧了它，要不然真的就遲了。”

　　陸蘅露出自豪地神色，與有榮焉地點了點頭：“是的沒錯。而且據外公說，小胖子最近瘦了好多，哈哈哈，等你到我家給你玩！”

　　“那你錄製節目的時候就直接住在家裡了？”Aneta忍俊不禁地搖了搖頭，陸蘅說起家裡的事就總會興奮起來。

　　“大概吧，既然節目組都選擇了我家鄉，那拍攝地點應該就在園林里了，翻不出什麼花樣來，從外公家過去還挺方便的。”陸蘅想到工作就懶懶的，對接下來的錄製一點都不期待。

　　江南的景緻，不論再如何精巧動人，從小看到大也只能是習以為常，當然還是欣賞的，卻沒興緻再驚嘆了。

　　果不其然，陸蘅的猜想是正確的。

　　節目組應該是和管理方達成了某種協議，借了一處不是那麼有名的園子來拍攝，而且應該已經清過場了，要不然不會一個遊人也看不見。

　　一行人站在花園裡頭，Mr.J正在和选手們解釋拍攝的內容，陸蘅站在他身後，只覺得困頓，如果不是鏡頭還在，她絕對會忍不住打哈欠。

　　选手們的神色里都透着新奇，這些姑娘們大多長在西方文化里，接觸到的關於這個古國的一切都是宏大而抽象的符號，頭一次能身臨其境，感受這種如同蝴蝶翅膀上發光的磷粉的精緻，因而哪怕是在Mr.J說話的時候，也有选手忍不住左顧右盼地張望。

　　“天吶，這裏太美了！”Felicia在單獨採訪的時候情緒激動，她很少這樣，大部分時候都像她的外表一樣，是個仙氣十足的安靜女孩，但或許這個場景讓她有了強烈的共鳴，“這麼，這麼美麗的地方，簡直讓我失言！不是自然的那種粗獷和壯觀，這些園林就是人類審美的最極致的體現，你可以想象嗎？連一塊石頭的擺放都有寓意！”

　　大部分选手的觀感都相近，當然也有例外的，Shirley獨自面對攝像頭的時候發出一聲嗤笑，她輕蔑地說：“這地方美麗嗎？在我的祖國，你會看見更美麗的。”

　　在這一集日後播出的時候，Shirley的話理所當然地引起了眾人的注意，亞洲文化圈子的觀眾早就習慣了這個國家的作態，連評論都不想評論，不過居然還真有歐美地區的觀眾飛到了K國，想去見識一下“更美麗”的景色，回來之後卻大失所望，直言“什麼都沒有，還不如飛去看紫禁城。”

　　之後的一切風波現在的人都不得而知，陸蘅漫不經心地聽完了拍攝要求，只覺得又不出所料，表現文化間的交流碰撞啊

　　這種畫面最有衝擊力，卻也只停留在最膚淺的層面，陸蘅嘆了口氣，她是不能指望這些優越的西方人去真正理解東方文化了。

　　在选手們去造型的時候，陸蘅按照要求在旁邊看着，以防有人有突發的狀況。

　　她的目光隨意地透過了一面鏡子，自己都不知道最終落點在哪裡，只是那樣放空着發獃，卻不知道Alva以為她在看她，已經緊張得手足無措了。

　　“親愛的，如果你的臉再這麼紅下去，粉底可是蓋不住的。”化妝師放下手裡的粉撲，有些無奈地說。

　　“對不起。”Alva連忙道了歉，但她覺得自己的失態是可以理解的，很少有人能在Lu的注視下還能保持冷靜吧。自從上一次拍攝之後，Alva就一直有着惴惴不安，她覺得自己的行為還是太過莽撞，惹得Lu不快了，但同時她又有一點疑惑，同類之間是相互感知的，她能察覺到Lu絕對不是一個全然的直女，但不知道為什麼，Lu對她的示好卻沒有回應。

　　就算是拒絕，也不應該是這樣的態度。想到這裏Alva又黯然了。

　　“怎麼了嗎？”陸蘅聽見這邊的動靜，原本是不想管的，但想到粉絲在網上哭着喊着求她多說幾句話的慘狀，她還是很有職業精神地走了過去。

　　“Alva不知怎麼的有點臉紅。”化妝師解釋道，給了陸蘅一個甜膩的微笑，“不過沒關係，我可以解決。”

　　陸蘅從化妝鏡里看了看，Alva的臉確實紅的有些不自然，她問了一句：“不會是過敏了吧？”

　　Alva自己知道原因，見陸蘅親自走過來，早就羞愧得不知道該說什麼了，如今見她關心自己，急忙解釋道：“沒有沒有，只是，有點熱。”

　　陸蘅疑惑地看了看周圍，雖說已經到了初夏，但園林裡頭本來就比外邊涼快些，更別說節目組怕选手花妝，還開了兩台空調，不過既然Alva不是身體上的問題，她也沒心思再去管，只是說了一句：“那自己注意一點吧。”便轉身走了。

　　Alva被化妝師按着臉，並不能轉過頭去，只能從鏡子里看着陸蘅的背影離開，Lu並沒有因為上次拍攝的事情對她有芥蒂，這讓Alva鬆了一口氣，但同時她也意識到，這很有可能是因為Lu並沒有把她放在心上，她又不由得有些失落。

　　“你喜歡她？”化妝師一邊在她的臉上塗抹，一邊彷彿不經意地問。

　　Alva也不遮掩，抬起眼睛看向他說：“對，怎麼了？”

　　早就在業內出過櫃的化妝師慢條斯理地沾了沾眼影，聲音裡帶着種過來人的輕慢：“這種人誰不喜歡呢？耀眼得像天邊的極光，但是永遠也不會屬於你。”他讓Alva閉起眼睛，語氣突然輕快起來，彷彿之前的滄桑從未出現過，“親愛的，我都願意為她變直。”

　　Alva閉着眼睛，她明白自己所求的荒謬和艱難，只是在見識過極光降臨人間之後，又怎麼還能心甘情願地選擇塵世燈火。

　　她想起Lu在Aneta面前鮮活生動的模樣，慢慢地攥緊了拳頭。

　　陸蘅在化妝間里慢慢地走着巡視，突然在一處停了下來，她走到Shirley身邊，不動聲色地拿起了一個放在桌面上的戒指問：“這個很好看，是你自己的嗎？”

　　Shirley正在被扯着頭髮做造型，聽見陸蘅的詢問的時候正煩躁着，語氣也不太好，連一直以來藏得還算不錯的輕蔑都露了出來：“是我的，父親送了我一套，維多利亞時期的古着，C國應該很難見到吧？”

　　陸蘅放下戒指，意味不明地笑了一聲說：“也不是很少見，我就見過一枚很像的。”

　　Laura的化妝台和Shirley靠着，聽見陸蘅的話之後，惡意地嗤笑了一聲，意有所指地說：“別人都不當回事的玩意兒，居然還有人當成寶貝，真是”

　　雖然她話沒說完，Shirley卻還有什麼不明白的，她陰沉着臉，不再去看陸蘅，也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偏偏這時候造型師的手重了一下，扯到了她頭髮。

　　“你能不能輕點？！”Shirley一時間受不住痛，大叫起來。

　　造型師跟了節目組許多年，哪裡能想到有一天還要看选手臉色，當下就放開了手：“那你可以自己來。”

　　聽見這邊的動靜，Mr.J走了過來，難得神色嚴厲地斥責了Shirley：“一個不知道尊重的人，在時尚界是走不了多久的，我想你應該學會對工作人的基本的尊重。”

　　陸蘅在旁邊看着，一言不發，Shirley卻恨恨地瞪了她一眼，心不甘情不願地嘟囔了一句：“對不起。”

　　這場小風波就這樣揭過去了，但陸蘅卻若有所思，她在衡量，是不是應該做些什麼來推動某個結果的發生，但轉念一想，她又笑了，有的人也根本不需要旁人做什麼，最後都會自取滅亡。

　　造型結束的時候，陸蘅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這些选手，忍不住扶額，這一次節目組讓她們自己和造型師要求自己的妝發和服裝，結果就是這樣的，奇形怪狀。

　　她眼睛掃過去，滿目皆是誇張的妝容和奇裝異服，就在陸蘅不忍心再看下去的時候，人群里一抹清淡的顏色卻吸引了她的注意。

　　是Felicia，她淺金色的頭髮披散着，面容也素凈，更不用說她只是穿了一條簡單的長裙，陸蘅看在眼裡，心裏已經有了成算。

　　只要Felicia拍攝時候不出問題，這場的最佳硬照就非她莫屬了。

　　tbc.

# 第65章

　　開始拍攝之前的準備時間里, 在見識了這幾個选手想出的奇形怪狀的姿勢之後，陸蘅已經覺得自己可以心平氣和地看待世間一切了, 但是當Laura試圖爬上假山的時候, 她還是沒忍住，額頭爆了一根青筋。

　　“給我下來！”陸蘅指着旁邊禁止攀爬的標誌對Laura說，“這些都是幾百年的東西, 你摔着還是其次, 碰壞了咱們就得被趕出去。”

　　Laura沒想到會這樣嚴重，她立馬收回了剛剛伸出去的腳：“抱歉, 我真的沒有注意。”

　　“算了。”陸蘅無力地扶額道，“之後注意一點就行, 而且，別總想着劍走偏鋒, 把姿勢擺到位了比什麼都重要。”

　　“是, 我知道了。”Laura態度一向謙遜, 哪怕她和陸蘅年紀差不多, 平時也能聽得進去她的指導，不像現在正幸災樂禍地看着她的Shirley。

　　“我覺得你需要調整一下狀態, 你可以去問問有哪位选手願意和你調換順序，這樣你可以再多一點時間準備。”陸蘅給出了自己的建議，又指出Laura的不足之處, “你現在整個人都是緊繃的, 在鏡頭裡會非常不好看。”

　　Laura點了點頭, 她也知道自己表現不好, 所以對於陸蘅變換次序的提議不能更贊同，但是她第二個就要進行拍攝，Laura覺得並沒有什麼願意和她交換的人。

　　Janet被排在了第一個，是沒可能了，Laura又排除了Shirley，兩人之間已經全然撕破了臉，如今見面都得冷嘲熱諷幾句，她應該是巴不得Laurb失利，怎麼還會有這樣的好心來和她換。剩下的就只有Alva、Yolanda和Felicia，除了Alva之外，其他兩個人都是緘默的性格，Laura最終理所當然地選擇了去Alva那裡試一試。

　　“抱歉，我自己也還沒有準備好。”Alva說得真誠，但拒絕的態度也明顯。

　　Laura自己也知道這樣的要求實在有些難為人，也不強求，轉身便走了。

　　只是現在還能去找誰呢她站在原地躊躇，或許Felicia那裡還有些可能，她雖然也不太說話，但比起Yolanda

　　她正出神地想着，身後突然傳來一聲幽幽的“hey”，Laura陡然一驚，回過頭正看見了Yolanda那張日常蒼白抑鬱的面孔，襯着院子里樹木蔭蔽的森冷，讓她的心跳都漏了一拍。

　　“你在叫我嗎？”Laura手指着自己，小心翼翼地問。

　　Yolanda點了點頭：“我聽到和Alva說的話了，或許我可以和你交換。”

　　聽見這話的時候，Laura的第一反應是驚喜，Yolanda原本的順序比Alva還要再后一點，如果能跟她交換當然更好，不過之後她又不敢置信起來，Yolanda真的會這樣好心嗎？在她們集體孤立過她之後。

　　Yolanda像是看出她的困惑，牽着自己的嘴角笑了一下，雖然像是因為不常活動那塊肌肉而顯得僵硬，但眼睛里的光總騙不了人：“我已經準備好了，早點拍完還可以去休息，你不用覺得怎麼樣。”

　　Laura沉默了，她不確定Yolanda是否是因為感念她沒有惡言相向的善意，才做出這樣的舉動，她突然覺得羞愧。

　　“對於那場幼稚的孤立行為，我雖然只是個旁觀者，但很多時候，有能力卻不作為也是‘惡’。”在單獨採訪的時候Laura面色凝重，“僅用外表判定一個人，我們都很膚淺，也很愚蠢。”

　　在Laura還沒有來得及說什麼的時候，Yolanda已經轉身離開，去找陸蘅了。

　　“你要和她交換？”陸蘅挑了挑眉，她知道一點孤立的事情，雖然有心干預，但節目組為了節目效果卻不准她插手，“你原本的次序很好。”

　　Yolanda聳了聳肩，無所謂地說：“每差別的，Tyra又不會看我最後一個出場就讓我留下來。”

　　陸蘅看了她半晌，最終點點頭說：“好，那你就第二個進行拍攝。”

　　等到拍攝全部結束，陸蘅回到自己的保姆車上，已經快累得半死，果然不出乎她的預料，大部分选手都是朝着強烈的對比方向用力，只有Yolanda和Felicia表現得好些。

　　Yolanda氣質特殊，散發著一種鬼氣，拍出來的片子只要後期再修一下，就有絕佳的意境。而Felicia則是天生的清靈優雅，她坐在迴廊上望着池子的時候，天然的就是一幅畫。

　　“老闆，現在去哪裡？”助理見陸蘅久久沒有說話，從副駕駛轉過頭來問。

　　陸蘅這才回過神來說：“回家。”她之前只是讓工作人員把行李送回了家，現在還沒有見到外公，不過也不知道Ann什麼時候能到

　　正想着的時候，陸蘅的手機就響了，她驚喜地看着屏幕上的來電显示，手忙腳亂地接起了電話：“Ann！”

　　Aneta在那頭苦笑一聲：“蘅，你現在有時間嗎？或許我需要你來接我一下。”

　　陸蘅欣喜得都沒空回答她，對着司機連聲喊道：“師傅，調頭去高鐵站！”

　　高鐵站人聲嘈雜，不過Aneta身高腿長，氣質又突出，在一眾行人里格外醒目，陸蘅一眼就看到了她。

　　“Ann！”陸蘅笑着跑過去，伸手想去接過她的包，“你事情處理完了嗎？”

　　Aneta側身避過了她的手，看起來有些疲憊地說：“差不多吧。”

　　原本Aneta一個人的時候就有不少人看向這邊，如今兩個人站在了一處，更是引人注意。陸蘅剛結束錄製，為了節目穿的短裙都還沒有換下來，雖然已經脫下高跟換上了平底的鞋子，但是那一雙裸露在外的長腿還是比例驚人。

　　周圍許多人的目光在陸蘅的腿上打轉，Aneta察覺之後，有些不悅地皺了皺眉頭說：“快走吧，我有點累了。”

　　陸蘅自然是聽她的，只當Ann的不悅是因為短途旅行之後的疲憊，乖乖地領着她往車子的方向走。

　　“要不你先休息一下？”兩人上了車之後，陸蘅對Aneta說，“你看起來確實精神不太好。”

　　Aneta猶豫了一下就點了點頭，這次的生意實在很棘手，她都懷疑是不是Leon看不慣她在紐約逍遙，才故意找來這種事情麻煩她。

　　保姆車的椅背調得有點直，Aneta靠得並不舒服，陸蘅看她不自在地動了兩下，就讓司機把座椅的角度調一下。

　　小助理又伸過頭來，有些為難地說，“老闆，那個壞了，還沒有來得及修。”

　　這一番動靜之後，Aneta自然不可能繼續再閉着眼睛，她看陸蘅神情不悅，連忙說：“沒事沒事，反正也沒多長時間。”

　　陸蘅卻不滿意，她自己又不是不知道這種角度多累人，當然不願意Aneta受這種罪，思量了片刻之後，陸蘅拍了拍自己的腿說：“那你可以枕在我的大腿上！”

　　小助理原本正啃着飯糰，聽見這話差點沒噴出來，她連忙吞了一口牛奶把食物順下去，緩過來之後，眼神複雜地看着后視鏡里的老闆，心想，還真是個好辦法啊

　　Aneta聽見這話，下意識地愣了一下，猶豫着說：“算了吧”

　　“你嫌棄我啊？”陸蘅自己也覺得有些奇怪，但是話都放出去了，她就算臉紅，也還要死撐着面子，“別人想枕還枕不到呢！”

　　“怎麼會嫌棄你”Aneta看見陸蘅的神情，就知道今天是不得不給她遞這個台階了，“我是怕你腿麻了。”

　　“我都不怕，你怕什麼。”

　　Aneta在心裏嘆了口氣，油然而生一種帶孩子的無奈感，她說了一聲“好吧”，然後就側過身調整了一下位置，躺下去將頭枕在了陸蘅的腿上，為了怕她害羞，還及時閉上了眼睛。

　　已知陸蘅穿着短裙，又知短裙的長度在膝蓋上邊，所以她坐下來的時候，可以解得整個大腿有一半是暴露在空氣中的。

　　Aneta是側着臉睡的，所以她的呼吸清淺地撩過陸蘅光裸的皮膚，讓她有一點起雞皮疙瘩，陸蘅突然後悔了，為什麼一定堅持讓Ann躺在自己腿上，這場景真的好尷尬，不過她低下頭去看到Aneta安靜的側臉之後，又覺得一切都無所謂了，她看起來很累，應該好好地休息一下。

　　小助理一直關注着後座的動靜，見后視鏡里只能看見自家老闆一個人，便將半開的車窗關了起來。

　　一切嘈雜都被關在了窗外，包括呼嘯的風聲和熱鬧的人群，車內只餘下一片安寧。

　　車子停下的時候，陸蘅還沒有去叫Aneta，她自己就醒了，她坐直了身體，聲音帶着點沙啞問：“到了嗎？”

　　“對。”陸蘅已經看見外公迎了過來，她先一步拉開車門跑下去，欣喜之情溢於言表。

　　“那個外國姑娘呢？”陸以澤接住自己的外孫女問道，陸蘅告訴過她，要去車站接上次那個朋友過來住，除開再次見到外孫女的喜悅，他也很期待這個陸蘅難得的朋友。

　　他的話音剛落，Aneta就從車上走了下來，她剛剛簡單地整理了一下睡亂的頭髮和衣服，但心裏還是不免局促。

　　“您好。”她走到陸以澤面前，彎着腰，用有些蹩腳的中文打了招呼。

　　陸以澤樂得合不攏嘴，笑呵呵地連說了幾聲好：“快進屋吧，就當自己家裡一樣。”

　　陸蘅給Aneta翻譯了，三人正往裡走的時候，樹上頭突然傳來一聲凄慘的“喵——”，她抬頭一看，就幸災樂禍地笑了：“發財怎麼跑到樹上去了，別不是太胖卡住了吧。”

　　陸發財還在枝杈間撲騰，肥嘟嘟的肚子若隱若現，陸以澤抬起拐杖敲了陸蘅一下：“怎麼當姐姐的，快把發財抱下來！”

　　Aneta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麼，但卻被這種生活的氣息所感染，不由自主地露出微笑。

　　真好。

　　tbc.

# 第66章

　　深夜, George走在布魯克林的街道上, 手裡還拿着一瓶酒, 路面上的垃圾被夜風吹動, 牆角的陰影處能看見幾個躺倒的癮君子，他像是看見了什麼臟東西一樣, 唯恐避之不及地移開了目光。

　　他不該在這兒, George又喝了一口酒，零星的酒液灑在他的T恤上，讓他整個人都更加頹廢, 他應該在曼哈頓的高級公寓里，吹着冷氣，舒舒服服地喝着冰啤酒。

　　如果不是Zac，他何至於落得現在的地步。George目光陰沉, 想起被趕出公寓，又被威脅的場景，猛地把空了的酒瓶子砸在了地上。

　　這吸引了一些人的注意，他們將麻木的眼神投射過來, 在昏暗的燈光下像是一出恐怖片的預警, 但更多的人卻漠不關心, 在這裏，失意和心碎才是常態, 如果有人歡欣鼓舞, 那才是異類。

　　George察覺到一些不懷好意的窺探, 他心中瑟縮了一陣, 卻強撐着快步走回了租住的公寓。或許是他在健身房裡練出來的肌肉還有些震懾力，又或許所有人都看出這個年輕男人已經落魄到極限，最終他安全地回到了家裡。

　　公寓里瀰漫著一股經年不散的霉味，George卻已經習慣的樣子，他把自己摔倒老舊的沙发上，愣愣地看着已經開始掉牆皮的天花板出神。

　　他現在也沒覺得自己哪裡做錯了，只是怨恨Zac向他隱瞞自己的家世，如果一早知道Lombardi家那樣不簡單，他又怎麼會去招惹。說實話，他雖然和Zac做過三年初中同學，但對他唯一的印象就是一個因為家裡太有錢所以被欺負的小個子，George隱約知道他有時候會用仰慕的眼神偷看自己，但那時候他是整個學校的風雲人物，除了心裏有一點虛榮心被滿足的得意外，哪裡會去在意這種不起眼的人。

　　只是這個社會卻不會看你在學校里有多受歡迎，模特圈子里長相和身材出眾的人都太多，George在紐約掙扎許久，卻一直在受挫，直到認識了Evan。

　　那次Evan突然提到Zac的名字，他還以為自己聽錯了，懷着一絲希望去了Zac的生日聚會之後，George發現這個一手發掘了Lu的模特經紀人，居然真的是那個初中備受欺凌的小個子，更妙的是，他看向自己的眼神一如當年，羞澀：仰慕和喜愛。

　　之後的一切George只覺得是順其自然，他對着Zac作出深情的模樣，心裏卻只當這是一場交易，他給Zac自己的肉體和顏色，Zac幫他拿到那些他從前觸不可及的資源，這很公平。

　　只是日子越久George就越不耐煩，覺得自己做了虧本的生意，他本來就是直的，和一個男人在一起只覺得委屈了自己，又不斷有他吃軟飯的話傳到他耳朵里，所以他沒忍住，出軌了。

　　第一次被Zac發現的時候他是驚慌的，但他最後發現，Zac根本離不開他，他簡直把George看成了一種信仰，雖然George並不明白這是因為什麼，但他樂見其成，甚至在日後的相處里逐漸地給Zac施加精神暗示。

　　“我原本是直的，被你掰彎了，所以只會對你一個男人動心，那些女人不過是生理需求。”

　　“要怪就怪你不是個女人了。”

　　“你這樣多事的人，除了我根本就不會有別人想要。”

　　諸如此類的話，George幾乎每時每刻都在說，所以到了最後，哪怕Zac已經備受折磨，卻還是沒法離開他。

　　或許是他得意忘形了，George難得反省了一下自己，他不該趁着Zac不在家，就把別的男人帶回公寓，不過一想起那雙勾魂攝魄的綠眼睛，他就又心猿意馬起來，所以怪不得他，碰見這樣一個尤物，誰都控制不住自己。

　　就在George頹在沙发上不想動彈的時候，他的手機突然響了，提示他收到了一條短信，他有些懶懶的不想動彈，但一想到可能是久違的工作消息，George還是伸出手去拿過了手機。

　　這麼巧嗎？他看着來信人的名字，剛剛還在想這個人，就突然來了消息，George舔了舔嘴唇，心裏有些痒痒的，反正也是露水姻緣，再來幾場也未嘗不可。

　　只是看到消息之後他卻皺起了眉頭，居然是來借錢的？George撇了撇嘴，將手機摔了回去，他哪裡還有錢借給別人，只是一想到原來不止他一個人這樣落魄，他心裏又有點報復性的快感。

　　然而他卻沒了清閑的機會，那頭或許是看他許久不回消息，後面又接二連三地發了好幾條，George被短信提示音吵得頭痛欲裂，正準備把手機關機，不經意間卻看見了“生病”兩個字，他愣了一下，又猶豫了片刻之後，還是回復道：“嚴重嗎？”

　　那邊很快就回了消息說：“不嚴重，只是公立醫院要排隊，我想去私立醫院看一看。”

　　George見他說病情不嚴重，也就熄了接濟的心思，但他又說不出自己手頭拮据的話，只是隨便找了個借口：“抱歉啊，我手上的錢都做了投資，一時間取不出來，沒辦法幫你了。”

　　他以為自己話說到這個份上已經是夠明確的拒絕了，沒想到那邊卻不依不饒，又發來一條消息：“能不能多少借一點給我，我一直在發低燒，吃藥也好不了。”

　　低燒？George不知道為什麼一下子注意到這個詞，他心裏突然出現一種不祥的猜想。

　　他原本就恐同，和Zac在一起之後，不僅每次做都要戴套，每隔一段時間還會去做體檢，生怕自己感染HIV，所以George對艾滋病發的癥狀也一清二楚，這個長時間的低燒，一下子讓他恐懼了。

　　“你不會有艾滋吧？！”他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手不要顫抖，將這句話發了過去。

　　很久都沒有消息回復，George脫力一樣摔了手機，完了，在酒吧的那次他幾乎沒有意識，根本不記得自己有沒有做保護措施，如果沒有

　　不行，他得趕快去做個檢查！

　　Larry心滿意足地看着手機屏幕上的最後一條消息，勾起唇角笑了，這人還真是蠢，他幾乎快把話說明白了才想到，不過事情也算是成功了一半，接下來他只要等着就行，按照和Lu的約定，Sadel家會處理好一切。

　　C國

　　陸蘅一直睡到中午才醒，她剛走下樓，就看見Aneta背對着她坐在沙发上，正拿着一本相冊在看，陸發財殷勤地趴在她的腳邊，乖得不行。

　　“發財～來，給姐姐抱抱。”陸蘅趿拉着拖鞋走過去，不顧小胖子的反抗，強行把他抱在懷裡吸了一口。

　　Aneta聽不懂她的話，但是看着陸蘅一副強買強賣的架勢，還是縱容地笑了笑。

　　“外公呢？”陸蘅被她看得不好意思，抱着發財坐在了她身邊問。

　　“出去有事了。”Aneta遞了一張紙給她，上邊是陸以澤出門之前留給陸蘅的話，雖然語言不通，但那個和藹的老人還是怕怠慢了她，用手機上的翻譯軟件告訴了她“有事要出門”。

　　陸蘅一邊擼陸發財一邊憤憤地說：“所以都不等我吃午飯哦。”

　　“是你起的太遲了。”Aneta雖然寵她，但這種事還是有一說一，“周阿姨給你留了飯，你要是餓了就熱了吃。”

　　“唔，我現在還好，不太餓。”陸蘅才注意到攤放在Aneta腿上的東西，探過頭去問，“你在看什——啊！！！！外公怎麼把這個拿出來給你看！”

　　她話還沒說完就發出一聲慘叫，恨不得把陸發財扔出去將那本相冊合起來：“裏面全是我黑歷史！”

　　Aneta笑着躲過她的手，說：“哪有，我覺得很可愛。”

　　真的很可愛，陸蘅小時候精緻得像工藝品，Aneta是不太懂這個古國的傳統文化，但也大概清楚某些扮相是和戲曲有關，小小的，表情冷淡的女孩子，吊著雙細長的眼睛，還有略顯魅惑的眼妝，透露出一種模糊了年紀的美麗。

　　“只是你都不常笑。”Aneta已經差不多將整本相冊都翻完，有些遺憾地說。

　　陸蘅見搶不過來，也就悲憤地放棄了，她聳了聳肩說：“沒什麼好開心的，當然就不會笑。”

　　這些照片都是外公拍的，裏面不止有她，陸蘅只有和陸岑站在一起的時候，表情才會柔和一點，因為他曾經是被她認可的家人，但是誰能想到後來被從背後而來的刀，扎了個對穿。

　　Aneta心疼地看着她，卻也不想戳穿她這一層堅強的偽裝，只是又翻過去一頁說：“這是你母親嗎？”

　　“對。”陸蘅移開眼神，她有些不想看。

　　“很美麗。”Aneta的讚美很真誠，的確，哪怕是在不甚高清的老照片里，陸之楠的美麗也毋庸置疑，她纖細的憂鬱從二維平面里滲透出來，讓人只是看着，都彷彿能聞見茉莉的香氣。

　　陸蘅卻面無表情地說：“美麗是罪過。”

　　“怎麼會？心懷惡意者才有原罪，美麗，是天賦，也是恩賜。”Aneta摸了摸陸蘅的頭髮，溫柔地說，“而你天賦異稟。”

　　tbc.

# 第67章

　　初夏的光景, 老宅院子里的樹已經是繁盛的模樣, 陸蘅望向窗外, 能看見青綠的顫動的枝杈，她閉了閉眼睛，像是無法承受這生機。

　　“在你眼裡我總是很好。”她沒有看Aneta，聲音飄渺得像從天外傳來。

　　Aneta緊了緊握着她的手說：“那是因為你本來就很好。”

　　陸蘅歪過頭, 很困惑的樣子：“你明明見識過我的冷漠和算計, 為什麼還這麼覺得？”

　　“這”Aneta語塞，而後有些無奈地笑了, “或許是因為我偏心、護短而又不講理。”

　　“怎麼這樣說自己呢？”陸蘅愣愣地說，她終於看向Aneta的眼睛，那一對灰藍色的瞳孔依然像浩瀚星河，循着亘古不變的軌跡運轉, 永遠讓她, 痴迷。

　　氣氛一下子變得凝滯了，彷彿有一雙無形的手在兩人間倒了一整桶黏糊糊的糖漿, 連呼吸都變得甜膩。

　　“喵——”

　　就在陸蘅忍不住開口說些什麼的時候，陸發財卻不甘寂寞地叫了一聲來爭寵, 他毛茸茸的尾巴掃過陸蘅光裸的小腿, 讓她瞬間回過神來。

　　“我, 我有點餓了, 去吃飯了！”陸蘅從綺思里掙扎而出, 帶着些對未知的恐慌, 抱着發財就往廚房走。

　　Aneta看着她離去的身影, 也兀自沉默了半晌，如果剛才發財沒有出聲打擾會發生什麼，她不知道，也沒有任何想法。在“摯友”的這個身份里，Aneta適應良好，目前也不想去改變什麼。

　　改變有的時候會更糟，她想，現在這樣就很好。

　　陸蘅端着熱好的飯菜從廚房走出來的時候，面色已經一切如常，她只把之前的一切當作一場錯亂，甚至還招呼了Aneta一聲：“你吃過了嗎？”

　　“吃過了。”話雖這樣說，但Aneta還是合上手裡的相冊走到餐桌旁陪她，“你下午是不是還要去錄製？”

　　陸蘅一邊往嘴裏塞着菜，一邊點頭說：“對，雖然基本上沒我什麼事，但我還要一直待在那裡。”

　　她看見這次任務時候的第一反應，是節目組應該是和旅遊局合作了，要不然怎麼會讓选手在這個城市的各個景點拍照打卡？陸蘅剛開始還覺得挺簡單的，後來一想，完全陌生的地方，還有語言障礙，估計真正實行起來也不會很容易。

　　“還挺無聊的，我估計就只能一直蹲監視器了。”

　　Aneta見她興緻缺缺的樣子，忍不住問了一句：“要我陪你嗎？”

　　“啊？”陸蘅咽下嘴裏的飯菜，看了看Aneta眼下的青黑，還是搖了搖頭，“不了吧，你去了也跟我說不了幾句話，還不如在家裡休息，或者如果你覺得無聊，可以出去逛逛。”

　　Aneta也不強求，再加上她最近確實沒有休息好，也就點了點頭，算是同意了。

　　陸蘅想了想，又不放心地叮囑了兩句：“如果要出門的話，你一定要記得帶手機啊，而且千萬別關機，要不你乾脆把充電寶帶上吧，我怕沒電”她說著說著就沒了聲音，因為Aneta正用一種無可奈何的眼神看着她，陸蘅抿了抿嘴說，“我是不是有點啰嗦？”

　　“好了，我都快三十歲的人了，難道還能走丟嗎？”Aneta拍了拍她的腦袋，又見發財一直在腳邊繞來繞去，乾脆彎腰把小胖子抱在了懷裡，舉起一隻爪爪說，“發財來告訴姐姐，抱着你的姐姐比她還大呢。”

　　陸蘅被戳中萌點，Ann賣起萌來對她簡直是會心一擊，她有些訕訕地說：“我這不是怕你人生地不熟的嘛”

　　“行啦。”Aneta給發財順着毛說，“你快點吃，以後還能抓緊時間休息一會兒。”

　　陸蘅趕緊塞完了最後一口飯：“我不休息了，現在去換衣服，換好衣服我就出門了。”

　　她說完就往樓上沖，Aneta一時沒叫住她，等回過神來，這人已經快到二樓了，她只能放開嗓門喊了一句：“蘅，我能不能帶發財出去玩？”

　　“可以！”陸蘅也扯着嗓子回道，“不過得把他塞貓包里，這傢伙慫得很，看見那麼多人非得嚇哭。”

　　“知道了。”

　　陸發財像是知道自己被恩准出門遊玩，慢悠悠地晃了下尾巴，非常有態度地表示了自己的興奮。

　　Aneta沒去那些最有名的景點，她樂意往那種最有煙火氣的小巷子里鑽，這個城市是天然寧靜安逸的，又有一種絕佳的包容的姿態，誰都願意往這個不常見的外國姑娘看上兩眼，卻都有着和善的目光，彷彿Aneta是一池蓮花里跌落的玫瑰，雖然顏色各異，但一樣的美麗。

　　人人都能欣賞美麗。

　　Aneta拎着貓包在橋頭駐足了一陣，陸發財不輕，但她一直堅持健身，所以還算游刃有餘。這種河流穿城而過的景象她不是沒有見過，Aneta去過幾次威尼斯，也是這樣依水而居的建築，但比起這座古城來，就少了一點淡然和恬靜，威尼斯人要和不斷倒灌的海水抗爭，這裏的人們，卻只需要平靜地跨過每一條河道，就像跨過時間。

　　“很動人對不對？”Aneta提起手裡的貓包，和安逸地蹲在裡頭的發財對視了一眼。

　　陸發財早就習以為常了，但還是很給面子地“喵”了一聲，表示同意。

　　“下次和姐姐一起來好不好？”

　　“喵～”

　　“你姐姐一點都不像這裏的人，她像光一樣，快要刺眼了。”

　　“喵？”

　　“不對，還是像的，犯懶的時候就特別像”

　　“喵！”

　　陸蘅盯着監視器的時候打了好幾個噴嚏，最後Mr.J都忍不住看她：“親愛的，你沒事吧？”

　　她接過助理遞過來的紙巾，搖了搖頭，心裏卻在嘀咕到底是誰在cue她。

　　“我就說這種事情還是Laura比較擅長。”Mr.J見她搖頭，就又轉了回去，剛好看見了Laura已經到了第二個景點，正請求路人給她拍照。

　　陸蘅也點點頭說：“她確實更善於和陌生人打交道。”這樣的能力會有助於模特跑面試，畢竟除了硬件之外，面試官的主觀因素也會在是否錄用上占很大的比重。

　　“不過Shirley怎麼了？”Mr.J轉向另一塊屏幕，不由得皺起了眉頭，“連Yolanda都已經到了第一個景點，她怎麼還在路上？我原本以為她是亞裔，會更得心應手一點。”

　　“事實上並不是。”陸蘅表情冷漠，她也沒心思再為Shirley擺出什麼好臉色，“她根本就看不懂地標，如果一直不問路，那可能到規定時間為止，她都到不了第一個景點。”

　　“我很奇怪她為什麼一直不問路。”

　　“誰知道呢？”

　　陸蘅的話一語成讖，直到下午六點集合之前，Shirley都沒能到達第一個景點，而其他人中，最少的，也解鎖了兩個地標。

　　“路人肯定都講不好英文吧，那我還不如自己看地圖。”Shirley有些煩躁，但還是為自己辯解道。

　　Laura聽見她輕蔑的語氣，涼涼地說了一句：“如果不會英語就沒有辦法和你交流的話，那很多意大利和法國的本土設計師口音也很重，你就放棄這些品牌了是嗎？”

　　Shirley警惕地看向她：“你什麼意思？你是在說我種族歧視嗎？笑話，明明我自己就是亞洲人。”

　　“誰知道呢？”Laura聳了聳肩，“可能有人就是看不起自己吧。”

　　“你！”

　　氣氛緊張到一觸即發，如果不是Mr.J最終站到选手們面前，準備宣布這次訓練的獲勝者，那麼衝突很有可能再度升級。

　　“Laura，你去的地方最多，有四處，並且成功拍下了照片。”Mr.J笑着看向她，恭喜道，“所以這一次的優勝者當之無愧的，就是你了！”

　　Laura興奮地尖叫出聲，然後在Mr.J安撫的手勢下面逐漸平復下來：“好了，親愛的不聽一聽獎勵嗎？”

　　“你將置身在園林中，享受到最奢侈的私房菜服務，我想這是從前公主才會有的待遇，之後可以在五星級酒店度過美好的一夜，而這些福利，你可以選擇一個姑娘和你共享。”Mr.J語氣抑揚頓挫，聽起來很有感染力。

　　Laura沒有猶豫，直接說：“我選擇Alva。”她和Alva都算是直爽的性格，算是选手里和她比較聊得來的，她餘光看見Shirley不滿的表情，也不知道這人心裏有沒有點身為最後一名的自覺，難道這些獎勵還應該屬於她嗎？或者說這人正在為自己沒有選擇她而憤怒？Laura嚇得一激靈，如果真是這樣，那她真是一點自知之明都沒有，開玩笑，這是贏得比賽的獎勵，難道她還要找一個人讓她不痛快嗎？

　　陸蘅站在旁邊，稱職地當一個背景，她現在除了一些技術性的指導，其餘時候都不怎麼說話，不過雖然話不多，該看到的還是能看見。

　　等到选手們都散去了，她側過頭去問Mr.J：“所以公布排名是要等回到洛杉磯嗎？”

　　“當然了，親愛的。”Mr.J很熱情地回答她，這一次Tyra根本沒有來C國，就算想當場宣布也沒可能，“有什麼事嗎？”

　　陸蘅只是說：“沒什麼，就是問一下，所以我們明天飛回去？”

　　“對。”Mr.J露出遺憾的表情，“我還沒有看夠這裏的景色，你的家鄉真美，難怪能長出你這樣的美人。”只是這話也不知道是出於真心，還是只是奉承了。

　　“謝謝，”陸蘅接受了誇讚，心思卻飄遠了，明天就要飛回去啊這麼趕。

　　tbc.

# 第68章

　　陸蘅到家的時候已經快九點, 推開門的時候只看見陸以澤坐在客廳的沙發里, 發財照舊懶懶地團在他身邊，並不見Aneta的身影。

　　“Ann呢？”陸蘅走過去，整個人陷在沙發裏面，還不忘伸手夠一根香蕉剝着吃。

　　“我讓人家姑娘先去休息了, 帶着咱們發財跑了一天, 肯定怪累的。”陸以澤看不得陸蘅喪氣的樣子, 懟了她一句，“難不成還讓人家等你嗎？”

　　陸蘅嘴裏還塞着香蕉, 沒來得及咽下去就委屈地喊：“我就是問一句！又沒說讓她等我。外公, 我發現你現在”

　　“什麼？”陸以澤拿出從前當校長的威嚴來，硬是讓陸蘅把抱怨吞了回去。

　　“沒什麼”陸蘅想起被各科老師從小“關照”到大的恐懼，識相地閉上了嘴巴。

　　她塞完了香蕉, 拍拍手就準備走人：“那您也早點睡, 我洗漱去了。”

　　“誒，等等。”陸以澤卻叫住了她，“囡囡，你坐下來，咱們爺倆好好聊兩句。”

　　陸蘅也不扭捏，大大方方地轉過了身，重新坐下的時候還離外公近了些, 順手撈過了趴在旁邊的陸發財。

　　她沉迷擼貓, 好久之後才發現外公已經定定地看了她半晌, 陸蘅不由得失笑道：“您這麼看着我做什麼？”

　　陸以澤笑得和藹：“看我家大孫女啊, 不久前還是個小團團呢，現在一下子長大了，變成了個大姑娘。”

　　陸蘅不習慣這樣突然的煽情，她從小和外公相依為命，按理說應該是最親密無間，但有些事情彷彿天生一般，她無法自在地袒露自己的弱點，對着這個老人的時候，撒嬌耍賴可以，插科打諢也可以，只是不能惆悵、抑鬱或是哭泣，所以她摸了摸鼻子說：“怎麼突然說起這個。”

　　“只是突然覺得外公老了。”陸以澤嘆了口氣，將目光移到了窗外。

　　院子里只亮着一盞路燈，繁盛的枝杈投下繁盛的恭弘=叶 恭弘影，被風吹動的時候，彷彿連影子都在沙沙作響。

　　他已經在這棟老宅里住了許多年，一眼看出哪棵是梅，哪株是桃，還有一棵最高的，是他從前閑來無事種下的梧桐。

　　“囡囡，從前我跟着你曾祖學戲的時候就想過，生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父親說人就跟草木一樣，枯榮循環，無所謂生，也無所謂死，從前我不太懂得，近年來卻逐漸明白了。”陸以澤眼神變得悠遠，彷彿回到了從前的時候，他頂着水盆在院子裡頭練功，父親坐在藤椅上看着，身邊常放一把小扇，上頭畫一棵梅樹。

　　這是他記憶最深的景象，但有時候又疑心自己記錯了，因為四季變換，何以一直都將扇子這種最應季不過的東西放在身邊？

　　陸蘅從未見過他這樣，她無力安慰，只能矮下身子去，像貓兒一樣伏在他膝頭，語氣淡淡地說：“若是無所求，那自然不在意生死，但如果有寄託，便是此消彼長，死生相繼。”

　　陸以澤怔怔的，許久才吐出一口氣說：“囡囡一向通透，比我都看得明白。”他知道自己現在是後者，但不確定，父親當年，又是哪一種情形，而陸蘅現在，心裏又是否有寄託。

　　陸蘅微微垂下眼睛說：“外公在擔心我嗎？其實我年紀還小，這世間最美好的一切都還沒來得及體驗，或許哪天我就鬼迷心竅，一頭陷進情愛里，誰勸也不回頭了呢？”

　　她不知道陸以澤還想着一層曾祖的事情，只以為他在擔心自己，陸以澤摸了摸她的頭髮，心事重重地說：“但願吧。”

　　所以父親那時候已近天命，大概是真的對這個世界無所求，才會說出那樣的一番話來。

　　陸蘅察覺到氣氛的凝重，想了想，開了個玩笑：“若是能像戲裡頭唱的那樣就好了，死了，埋在梅花樹下頭了，還能被挖出來，這才是真正的死生循環。”

　　“梅花樹？”陸以澤像是突然想通了關竅，眼前的樹影彷彿和童年時的記憶重合起來，那一柄摺扇上的梅樹頓時栩栩如生。

　　是因為這個嗎？陸以澤莫名有些惶恐，他從小聽過不少街頭巷尾的碎語，隱約知道一點父親從前的□□，只是若真是牽扯到□□，那未免太不莊重。

　　或許只是喜愛梅花的高潔，陸以澤這樣想着，心底裡頭卻也明白，絕不會是這樣簡單，父親一向活得精緻，若沒有寄托在，怎麼會將一件東西用上許多年。

　　然而斯人已逝，往事早已不可追，陸以澤不過惆悵了半晌，便又將注意力移回陸蘅身上，他輕輕地敲了一下自家外孫女的腦袋，調侃道：“人家杜麗娘為愛情死去活來的，你呢？老大不小的，現在都沒談過男朋友。”

　　陸蘅憤憤地直起身抗議：“這怎麼還帶人身攻擊的呢？再說了，談戀愛有什麼好的，我一個人自由自在的，好過許多人。”

　　“你這是還沒開竅呢。”陸以澤笑着看她，“剛剛還說自己會‘一頭陷進情愛里’，怎麼現在又不認了？”

　　“那就是個假設！”陸蘅理直氣壯地說完，隨後又泄了氣一樣，嘟嘟囔囔地說，“我就知道，您最後會扯到這上頭來，防不勝防的。”

　　陸以澤卻搖了搖頭：“囡囡，從前我催你快些找個男朋友，不過是怕你一個人寂寞，這不是為了讓我開心，而是為你。”

　　“是，是嗎？”陸蘅被他催慣了談戀愛，現在聽外公的語氣像是鬆了口，還有些不敢置信。

　　“當然。”陸以澤看着她，目光慈愛，“我之前還在想，在你那麼小的時候就把你送出國去，是不是一個錯誤的決定，但現在不覺得了，你這幾次回來，我看着你變得越來越開心，這樣很好，你交到了朋友，外公心裏也很高興。”

　　陸蘅愣住了，而後為了掩飾自己的無措撓了撓耳朵：“我，我知道當年的事外公有苦衷，也從來沒有覺得辛苦過，您不必愧疚，就像您說的，現在就很好。”

　　“誒，對。”陸以澤欣慰地笑了笑，然後說，“不早了，你也去休息吧。”

　　“好。”陸蘅剛要轉身走，突然想起來一件事又說，“對了外公，我明天就得走了。”

　　陸以澤雖然不舍，但也習慣了，擺了擺手說：“行，別耽誤工作。對了，你那個小朋友，她要是願意，可以在咱們家多住幾天。”

　　“嗯，我之後問問她。”

　　陸蘅上樓的時候正好碰見Aneta擦着頭髮從浴室里出來，兩人一照面都愣了一下，而後同時笑開了。

　　“今天玩得開心嗎？”陸蘅跟她往房間里走，一邊問。

　　原本外公是想讓Aneta住空着的客房，但陸蘅想了想，也沒麻煩周阿姨再收拾，直接讓她睡自己房間里了。

　　Aneta推開門走進房間，臉上帶着笑，看起來心情就很好：“很開心，就是手有點酸。”

　　“發財太胖了。”陸蘅想也知道為什麼，“外公太寵它了，之前電話里還跟我說這傢伙瘦了，我看是瘦了一兩。”

　　Aneta坐在桌邊一樣一樣地抹護膚品，回道：“胖乎乎的才可愛呢，我今天把發財抱出來了一陣，好多人還要合影呢。”

　　陸蘅不以為意：“那是因為你好看等等，你答應合影了？”

　　“對啊，怎麼了？”Aneta看着冷淡，但性格很好說話，對於合影這種事情並不抗拒，她從鏡子里看了陸蘅一眼，有點奇怪。

　　陸蘅糾結了一下，其實也並不會發生什麼事，但她總覺得彆扭，就隨口找了個理由：“大概微博上已經有人上傳你的照片了吧，會不會影響你的工作？”

　　“不會啊，應該沒什麼人會認識我，就算認出來了，也會覺得我是因為模特的工作來的吧。”Aneta並不在意的樣子。

　　陸蘅只覺得Aneta對她那張臉有認知誤區，就算路人不認得她的身份，也會因為顏值而驚為天人吧。她默默地打開了網頁版的微博，還沒等陸蘅搜索Aneta的名字，就看見熱搜上頭有一條是“貓與美人”。

　　她心知不妙，點開來一看，雖然前幾條已經全都是營銷號刷上去的明星照片，但往下劃了幾下，陸蘅就看見了一張明顯是偷拍的照片，Aneta正坐在亭子里，亭外是粼粼的水色，發財乖巧地趴在她膝頭，只露出一個圓嘟嘟的屁股。

　　拍攝者似乎是個攝影愛好者，雖然是偷拍，但構圖和濾鏡都很精緻。Aneta露出了大半張臉，很快就被人認了出來，因而評論里熱鬧得很，除了舔屏的，還有人譴責博主侵犯了別人的隱私權。

　　“安皇又來C國了？工作嗎？”

　　“不知道，一點消息都沒有。”這是Aneta的官方中文站回的消息。

　　“來玩的？”

　　“這地方，是塞壬的家鄉吧上次那事我還記得呢”

　　“我不是搞到真的了吧”

　　“粉能不能安靜一點，人家只是朋友好嗎？一天到晚戀愛腦。”

　　“博主拍照片經過安皇同意了嗎？放出來是不是不太好？”

　　陸蘅快速地掃了幾眼，退出評論后又想了一下，順手把照片存了，她怕那博主被撕得刪博。

　　“怎麼了？好久不說話？”Aneta塗完了最後一層精華，走到陸蘅身邊坐下問。

　　“沒什麼。”她收起了手機，想起了外公的囑咐，“對了，我明天去洛杉磯錄節目，外公讓我問你要不要在這裏多住幾天？”

　　Aneta想了想還是拒絕了：“不了，在這裏也麻煩外公，我之後回芬蘭還有事。”

　　“那也行。”

　　窗外夜色漸沉，陸蘅拿了衣服準備去洗澡，她想和Aneta說些什麼，但最後也沒有說出口，算了，有些事也沒必要讓她知道。

　　陸蘅算了一下時間，等到她回到紐約，一切應該就開始了。

　　tbc.

# 第69章

　　陸蘅在機場候機的時候收到了Zac的視頻邀請, 她戴上耳機, 想了想又分給了Aneta一隻, 才接了起來。

　　“你怎麼這麼慢？”剛一接通，那邊就出現了一張敷着面膜的臉，Zac原本還很不耐煩，看見鏡頭裡不止陸蘅一個人才變了臉色, “Ann？你也在？”

　　Aneta分到的那隻耳機沒有耳麥, 所以只是招了招手，算是打招呼。

　　陸蘅翻轉了一下鏡頭, 讓Zac看清了機場里熙熙攘攘的人：“我們這是在機場好嗎？能聽見提示音都很不錯了。”

　　“呸！”Zac嗤之以鼻，“我還不知道你？肯定是在玩那些弱智遊戲，就算提示音響了也當沒聽見吧。”

　　陸蘅難得語塞了，因為Zac說得都對, 然而她不能輸了陣勢, “哼”了一聲說：“我不跟待業人員計較，怎麼樣, 最近過得很空虛吧？”

　　Zac一聽這話，更得意了：“待業人員明天要去海島遊了, 羡慕嗎？充實的工作者。”

　　“我發現你辭職之後越來越欠。”陸蘅翻了個白眼, “怎麼的, 你打給我就為了說一聲這事兒？”

　　“也算吧。”Zac的面膜敷夠了時間, 掀下來之後比之前看着是更光彩照人些, “就是告訴你一聲, 後邊聯繫不上我也別著急, 我出去玩了。”

　　陸蘅看他現在狀態很好，心裏也開心，但嘴上卻還是不饒人：“得了吧，誰會想你？你好好來一趟放逐之旅吧，洗滌一下污穢的靈魂。”

　　“污穢還是你污穢。”Zac咋舌道，“我一向甘拜下風的。”

　　Aneta聽他們倆鬥嘴，連書也看不下去了，有那麼一瞬間彷彿時間倒流了，還是當初Zac沒有離開的時候，她有些晃神，心底突然生出感嘆，明明也沒有過了許久，很多事情卻都已經變了。

　　“Ann怎麼不說話？”還是Zac先發現了她在發獃，順口問了一句。

　　陸蘅不放過任何一個可以嘲笑他的機會：“你是不是傻，那隻耳機上又沒有麥。”

　　“誒，你再這樣我掛了啊。”Zac惱羞成怒地威脅道。

　　Aneta早就回過神來，直接湊到了垂在陸蘅下巴那兒的麥上，輕笑着說：“聽你們倆說話就挺好玩的，我也沒必要插嘴。”

　　陸蘅露出一個嫌惡的表情：“有趣的是我好嗎？這人明明無聊炸了。”

　　誰知道Zac看着屏幕里湊在一塊兒的兩個腦袋，表情比她還糾結：“你們大庭廣眾，注意一點，這樣真心有傷風化。”

　　“怎麼就有傷風化了？”陸蘅不依不饒，“淫者見淫，我說你靈魂污穢，你自己還不承認。”

　　“我承認什麼了我就”Zac差點沒繃住那層矜貴的人設，只恨不得鑽出屏幕和陸蘅打一架，正當他義憤填膺的時候，門外突然傳來一個聲音。

　　“Zac，吃飯了。”

　　“哦，好！”Zac轉過頭去答應了一聲，“我馬上來。”

　　陸蘅敏銳地捕捉到這個溫柔的女聲，滿臉寫着震驚地看向自己的前經紀人：“你又直了？”這彎來又直的，她以前怎麼不覺得自己經紀人彈性這麼好呢？

　　Zac沒好氣地白她一眼：“那是我姐好嗎？”

　　“你騙鬼呢？我又不是沒見過你姐姐。”陸蘅回憶起上次有過一面之緣的Haley，分明是個氣場兩米八的大佬，哪裡有這麼軟的聲音。

　　“我還有一個姐姐不行嗎？”Zac懶得跟她解釋，“行了行了，我掛了，你倆慢慢等吧。”話音剛落，他的身影就不動了，然後完全黑了下去。

　　開玩笑，如果來叫他的是Haley，他還能正面剛一會兒，但面對Lombardi家的真正掌權者Erica，Zac只有認慫的份。

　　機場那邊陸蘅還沒反應過來，這人就消失了，她默默辱罵了一句，總覺得像是少了一份消遣。

　　“Zac真好玩。”陸蘅扯下耳機感嘆道。

　　Aneta轉過頭去打量了她半晌，終於確定這人是在真情實感地讚美，她不知道該說些什麼，總不能應和說，對對對，Zac特別好玩？

　　不過陸蘅也不需要應和，她嘆了口氣說：“現在這個經紀人一看就很無趣，Turner夫人她以為自己是什麼公爵夫人嗎？”

　　聽陸蘅說起這個，Aneta的表情也嚴肅了幾分：“總之你要注意些，我總覺得她有些奇怪。”

　　“長得奇怪吧。”陸蘅沒放在心上，繼續拿起手機玩她的popstar。

　　總歸不過是兵來將擋，水來土掩。

　　陸蘅先送Aneta上了去香港的飛機，上海沒有直飛赫爾辛基的航班，她必須得轉機，本來按照機票上的時間，再過十幾分鐘，陸蘅也該登機了，只是她一向運氣不好，竟然又遇到航班延誤。

　　助理陪着她在候機室里等，怕錯過登機，只能啃乾巴巴的麵包當午餐。

　　“咱們也太慘了點。”陸蘅扔了包裝紙，拍了拍手說，她現在只慶幸Turner夫人沒把這個助理換掉，要不然現在這種情形下，她不得不看着一個不熟的人，心情可能會抑鬱爆炸。

　　小助理感觸很深地用力點頭，她嘴裏還有麵包沒咽下去，因而一時間也說不出話來。

　　陸蘅很有同甘共苦的精神，她拍了拍助理的肩膀，承諾道：“放心吧Susan，等到了洛杉磯我請你吃香的喝辣的。”

　　Susan感動得眼淚汪汪，不過很多時候，太美的承諾只是因為太年輕，等兩人下了飛機，雖然加州的陽光燦爛得要命，陸蘅還是頑強地被睡意攫住了，助理自己也困得不行，但看着腦袋都扎在酒店的枕頭裡出不來的老闆，還是忍不住在心裏冷哼了一聲。

　　呵，女人。

　　時差這種東西不是輕而易舉就能倒好的，但陸蘅修鍊了幾年，還算有些成效，更何況錄製時間就在晚上，她被鬧鐘震得，再不想起也得起來。

　　“Susan，我跟你講。”陸蘅出酒店的時候整個人還是木木的，她打了個哈欠說，“賺錢真的不容易。”

　　Susan表面上應和了幾句，心裏卻在吐槽自己老闆又在犯懶病，明明被答應了請吃飯最後什麼也沒有撈着的自己才更不容易。

　　萬幸的是，陸蘅到錄製現場的時候沒遲到，但Tyra和另外兩個評審已經做好了造型，她過去打了聲招呼，又被拉住寒暄了一陣。

　　“Lu，你看過這次的照片了嗎？”Tyra笑意盈盈的，一貫地熱情，“我想你當時就在拍攝現場，肯定比我們看得更多。”

　　陸蘅沒繞彎子，反正等錄製開始了，她也是要說出自己的點評的，面對Tyra，更不用當面一套背後一套。

　　“我想這一次的結果還挺明顯，我們很容易就能選出最差的和最好的照片。”但陸蘅也不是個傻子，話也並沒有說全，只是模稜兩可地表明了態度。

　　Tyra卻露出瞭然的微笑：“看來我們的想法都一樣。”

　　最好的照片歸屬Felicia，這和陸蘅預想的完全一樣，在一眾標新立異裡頭，她實在太出眾了，Tyra在公布的時候盯着手中的照片看了許久，才用很欣賞的語氣說：“我們從前只想着不同文化間的激烈碰撞，卻忽略了一個問題，文化間產生交融才是必然的結果，而這個女生表現得很好，”她遞出照片說，“我不知道這是否只是巧合，但Felicia，恭喜你，成為這一次的最佳硬照，之後你的照片將在別墅里懸挂一周。”

　　Felicia走過來接照片的腳步顯得顫顫巍巍，但她沒有激動到失態，仍然保持着往常的安靜，走到了晉級區。

　　名次一個個地被公布出來，第二名是Yolanda，之後是Alva和Laura，而Janet和Shirley則成了墊底的兩名。

　　兩人站在Tyra面前，心裏都在顫抖，誰也不知道能讓Tyra下一個叫出名字的是誰，但她們都希望是自己。

　　Tyra沒有多言，她挑了挑眉，露出一個略顯犀利的表情：“該做的點評在之前都說完了，說實話你們兩個表現得都差不多，不過綜合之後的任務來看，更應該留下來的是，Janet。”

　　黑人姑娘頓時喜極而泣，她幾乎是衝上去抱住了Tyra，在她耳邊一疊聲地說著“謝謝”，Tyra安撫性地拍了拍她的背說，“好了姑娘，這是你值得的。”

　　當鏡頭聚焦到已經被淘汰的Shirley時，整個演播廳的氣氛都變得僵硬了，Tyra本想安慰她幾句，看見她臉上不服氣的表情又轉了話鋒。

　　“你覺得自己不該被淘汰嗎？”Tyra說道，“其實你讓我很失望，我們原本以為你是亞裔，對於東方文化的理解就會更透徹一點，誰料不僅表現力差，整個畫面都很膚淺。”

　　Shirley聽見這話卻冷哼一聲，她強忍着淚意反駁說：“這不公平，我明明還有更好看的照片，為什麼偏偏選這張？”

　　陸蘅在評審席上聽了都覺得好笑，涼着聲音回答道：“相信我，這已經是你最棒的一張了。”

　　Shirley恨很地瞪了眼陸蘅，她轉向鏡頭說：“我覺得有人在針對我，這場比賽絕對有黑幕。”

　　陸蘅被瞪得莫名其妙，怎麼的，就因為自己脫口而出的一句嘲諷，就被莫名其妙地解釋成了“針對。”

　　老天有眼，她真的只是嘴欠。

　　tbc.

# 第70章

　　和Aneta在一起好幾年之後, 陸蘅已經是圈子里有經驗又有實力的大前輩了, 也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的一個不成文的規矩，公司里但凡簽了新模特，都會被經紀人領着來見她一眼。

　　“跟拜佛似的，就很煩你知道嗎？”陸蘅似真似假地和Aneta抱怨過幾次, 不了了之。

　　所以新人來的時候她也很實誠地擺出了“很煩”的臉, 通常那些身量高挑的姑娘小子們都會戰戰兢兢的, 大半個身子藏在經紀人後邊，話都不敢說一句。

　　直到不久前, 大概是春末的時候, 陸蘅來公司開會，最後的時候沒溜成號，被一個號稱金牌經紀人的傢伙給逮住了。

　　“誒誒誒, Lu, 我有兩小孩，你得見見。”Grant腆着臉，一點也看不出談合同撕代言時候的囂張樣子。

　　陸蘅煩躁地揉了揉頭，突然想起來Aneta早前千叮嚀萬囑咐別再折騰她那點頭髮，僵硬地放下了手：“怎麼這次一下來了倆？誒，不是我說，第一個領人來見我的就是你吧, Grant你還有臉來？”

　　Grant陪着笑臉, 第一次的時候是因為新人正好是Lu的粉絲, 正好她那時候在公司, 就領過去見了一面，誰料也不知道是不是東方人的神奇魔法，第二天，就有一個對於新人他想都不敢想的代言找上了門。

　　做這行的嘛，難免有些迷信，畢竟紅不紅就在一瞬間，天都說不準，但Grant那次思來想去，覺得指不定陸蘅就說得准呢？

　　後來這事也不知怎麼的，就在公司里流傳開來，最後發展到現在這個，新人必見陸蘅的局面。

　　“這兩個真的是好苗子，我絞盡腦汁才忽悠過來的。”這公司從上到下都帶着點不靠譜，金牌經紀人大言不慚地就能說出“忽悠”兩字，他雙手合十拜託道，“你給哥哥一個面子，就看一眼。”

　　“行了行了，誰跟你哥哥妹妹的。”陸蘅嫌棄地皺了皺臉，不情不願地答應了，“那你把人帶過來吧。”

　　Grant頓時喜形於色：“不用不用，就在門外候着呢。”

　　等到Grant拉開會議室的門，兩個盤靚條順的女孩子就走了進來，陸蘅掃了一眼，就明白了Grant說的“好苗子”是什麼意思。

　　這圈子里最不缺的就是完美的臉和身材，陸蘅見過不少，早就心如止水，但只有很少的人能出頭的原因是，更多的人缺少那一股特殊的“氣”，這是不可言說的東西，你也不明白，為什麼同樣的笑容，有人就是魅惑得天上地下無與倫比，有人就只能淪為低俗的情色。

　　進來的兩個姑娘，身上都有那股“氣”。

　　兩人像是認識的，靠在一起的兩隻手緊緊地牽着，個子稍矮的那個和從前的所有新人一樣，看起來都有些怕的樣子，但更有一點天真的柔軟，更高的那個也更不卑不亢，並不畏懼陸蘅的打量，兩人一起鞠躬打了個招呼。

　　“這是Zoe。”Grant指着矮個子的女孩說，“旁邊這個是Zhou。”

　　陸蘅看清兩人的眉眼的時候就想問了，現在聽見名字，不由開口說：“你是C國人？”她看向那個表情冷淡的姑娘。

　　“是。”Zhou直接用中文回答了，旁邊的Zoe茫然地看了她一眼，她又換回了英語，“Zoe很喜歡您。”

　　陸蘅看出一點兩人的關係，想到自家愛人後，難得露出一個溫和的笑容：“謝謝你的喜歡。”

　　Zoe很激動的樣子，臉都變得有些紅：“您的每一本雜誌我都買了，每一本都很好看。”

　　Zhou的臉拉了下來，她看起來有些不悅，如果不是還有其他人在這兒，她可能會直接把Zoe的臉轉過來，不讓她繼續看陸蘅。

　　陸蘅這幾年惡趣味被Aneta糾正的差不多了，也不想為難這一對小情侶，乾脆擺了擺手說：“行了，見也見過了，我也不是什麼金貴的人，就這樣吧。”說完就往會議室外頭走了。

　　Grant連忙跟了上去，低聲問：“怎麼樣啊這兩個？”

　　陸蘅漫不經心，卻也說得篤定：“放心吧，會火的。”

　　這大概是今天這件事發生的前提。

　　陸蘅不常去公司，但也不知道怎麼的，基本上每次去，都能撞見這兩個新簽下來的姑娘，她看得出來這不是故意製造出來的“巧合”，而是真的偶遇，所以才讓她難得放在了心上，不過這一來二去的，三個人竟然還熟了點。

　　這一次又沒有例外，但在公司門口紅着臉，抱着一大束剛簽收的玫瑰花的，只有Zoe一個。

　　陸蘅心情很好地走過去調侃道：“怎麼了？有人要和Zhou搶人了嗎？”

　　Zoe還是不能習慣和偶像談笑風生，結結巴巴地否認了：“不，不是的，這就是Zhou送我的。”

　　陸蘅看慣了年輕人時不時的浪漫心思，以為又是她們的什麼紀念日：“不年不節的，這次又是什麼由頭？”

　　聽了這話，Zoe也露出了一點疑惑的神色：“我也，不知道，今天是什麼特殊的日子嗎？”

　　“Zoe。”還沒等陸蘅回答，Zhot就從公司里急匆匆地跑了出來，她戒備地看着和自己女朋友站得挺近的陸蘅，“前輩有事嗎？”

　　“看見小朋友，和她聊兩句而已。”陸蘅回答得不冷不熱，她能察覺Zhou對她隱隱的敵意，但卻理解不了，拜託，看不見戴在自己無名指上的戒指嗎？Aneta不比Zoe好上百倍？

　　Zoe細聲細氣地解釋道：“前輩只是好奇，為什麼今天要送花。”

　　“今天520啊，在中文里，發音和‘我愛你’很像。”說完她還不忘刺陸蘅一句，“前輩是C國人，都不知道嗎？”

　　陸蘅知道是知道，但從來也沒有記過這種日子，當下就露出一個假笑說：“你開心就好。”她沒心思和Zhou針鋒相對，為了Zoe？開玩笑，她對Zoe又沒那種心思，只有小孩子才會對任何威脅都聲色俱厲。

　　也只有小孩子才會專註這種不經意的小心思，陸蘅告訴自己說，你不一樣，你已經是個快三十歲的大人了。

　　走到公司的地下停車庫找車的時候（Aneta常有應酬，陸蘅不放心別人載她回家，終於去考了駕照），她還神態自若地和認識的工作人員打了招呼，完全看不出腦子里百轉千回，等繫上安全帶之後卻綳不住了，整個人都癱在駕駛座上，喪喪的。

　　憑什麼她就不能玩浪漫，520又不是專屬小孩子的日子，陸蘅想，誰還不是個寶寶呢？

　　回家的路上她停了一陣，再回到車上的時候，副駕駛就多了一束來得熱烈的玫瑰，封閉的空間里頓時彌散開幽幽香氣，陸蘅側頭看見花瓣上閃爍的水珠，心裏又是羞恥，同時又有點美滋滋。

　　她到家的時候Aneta還沒回來，陸蘅啪嗒啪嗒地跑進儲藏室，翻出來一個不知道誰送的花瓶，剛要把花都插進去，就聽見門口傳來一陣動靜，是Aneta回來了。

　　“蘅？”Aneta在玄關處看見了她的鞋，卻見不着她的人影，一邊問一邊往屋子里找，正好和拿着花瓶從儲藏室里出來的陸蘅打了個照面。

　　她看着有些灰撲撲的愛人，又見她手上拿着的那束花，一時間竟然不知道該說些什麼：“這，是怎麼了？”

　　陸蘅莫名的有些羞澀，她虎了吧唧的，一把把花瓶遞了過去：“送你的。”

　　Aneta受寵若驚：“謝謝。”而後又遲疑地說，“是這個星期的花嗎？可是我也已經買回來了。”

　　“這個星期的花？”陸蘅的腦袋上幾乎要具現化一個問號來，又連忙解釋道，“就是送給你的呀，今天是520哦，算是中國的新型情人節。”

　　Aneta已經學了好幾年中文，想了想也就明白了這幾年諧音之間的關係，她失笑道：“那還真是巧。”

　　“巧什麼？”

　　“你來看。”Aneta一直沒放下手裡還挺重的玻璃花瓶，牽着陸蘅往客廳走。

　　陸蘅暈乎乎的，一眼看見了放在茶几上的一束玫瑰：“你怎麼也買了花？！”

　　“要不然你以為咱們家裡每個星期不重樣的花是哪裡來的？”Aneta無力於愛人的遲鈍，她彎下腰，把自己買回來的那一束也插進了花瓶。

　　“是嗎？”陸蘅還真沒注意過，和Aneta在一起之後她被寵得不成樣子，順理成章地成為了一個生活廢。

　　“我看今天花店裡玫瑰開得好，就選了它們，沒想到這樣巧。”Aneta插好了花，上前抱住了陸蘅說，“你看，天意都記得讓我說愛你。”

　　陸蘅整個人都柔軟下來，她擁着Aneta的腰自我反省：“我是不是有些太理所當然了，你買花的事，還有你愛我的事。”

　　Aneta吻了一下她的額頭說：“這本來就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花瓶被隨意地放在茶几上，玫瑰花枝擁擠着，一朵挨着一朵，再也無法分辨究竟是誰買來的，就像交融的，不知是誰散發的愛。

　　end.

# 第71章

　　“所以你覺得我在針對你？”陸蘅自覺地把鍋背上了, 看着Shirley問道, “是什麼讓你產生這樣的錯覺？你有證據嗎？”

　　Shirley的眼神儘是防備：“這種事情當然以受害者的感受為準, 很多別人覺得沒什麼的事，被針對的人卻察覺得到，我哪裡知道是為什麼，指不定你是要打壓一個同為亞裔的模特, 怕我以後會對你形成威脅。”

　　陸蘅無言以對, 她真的想不通這姑娘腦子的構造了，怎麼就把自己看得這樣高呢？她還沒說話, Tyra卻發出了一聲嗤笑，像是沒忍住的樣子。

　　“您為什麼笑？”Shirley紅着眼睛望過去，看起來像一條被激怒的蛇。

　　Tyra見過的大場面多了去了，哪裡會怕她, 現在她臉上再也看不見之前可親的樣子, 取而代之的是滿滿的諷刺：“女孩，我覺得是你想多了, 不論從哪方面，Lu都完全沒有必要忌憚你, 身材？她比例比你完美得多, 業務水平？就更不用提了。如果真有打壓這種事情, 一定是因為你對別人造成了威脅, 但就你現在的表現來看, 我並沒有發現什麼威脅。”然而她停了一下, 語氣裡帶上了點同情, “時尚圈是很殘酷的，沒有那個功夫讓你慢慢進步，我們要的就是橫空出世和驚艷全場，你不如閉關多修鍊幾天。”

　　“我！”Shirley在眾人面前被指出自作多情，幾乎快要惱羞成怒，她不敢反駁Tyra，只能盯着陸蘅放狠話，“Lu你等着吧，有一天我一定會把你踩在腳下的！”

　　她被激起鬥志，陸蘅卻只覺得索然無趣，什麼呀，明明她什麼都沒做，就莫名其妙地被當成了靶子，這人是不是有被害妄想症？

　　就在Shirley正要帶着破釜沉舟的氣勢走出演播室的時候，一直沉默的Laura卻突然站了出來。

　　“對不起，我想我有一件事要說。”她目光堅定，沒去看Shirley一眼。

　　陸蘅挑了挑眉，餘光瞥見Shirley神色突然變得蒼白，將驚疑不定的目光投向Laura，她自己心裏也有點小吃驚，雖然大概能想到是因為什麼，但在陸蘅意料之外的是，Laura會選擇在這個時候把這件事情說出來。

　　都是狠角色啊

　　Tyra不明所以，但也很感興趣的樣子：“是什麼事？”

　　Laura深吸一口氣，組織好語言之後說：“或許您還記得之前Eva被取消比賽資格的事。”

　　“是的，我當然記得。”Tyra點了點頭，“不過這和現在有什麼關係？我以為那件事情已經結束了。”

　　“然而並沒有。”Laura繼續說道，“當初的事情，應該被取消資格的不止Eva一個，另外一個參与其中的，就是Shirley。”

　　“你胡說！”Shirley聲音尖利地叫着，“難道你有證據嗎？！”

　　Laura並不怯場，轉過身去和她對峙：“想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候場的時候我親耳聽見你和Eva在商量要弄斷鞋跟的事，只不過你們原本打的主意是讓Yolanda出醜，沒想到因為設計師執意讓Lu上場，最後那雙鞋竟然被分給了她。”

　　她說得條理清楚，在場的人大多數都已經相信了，只有Shirley還在負隅頑抗，她堅持道：“一切都只是你的一面之詞，你根本就拿不出證據來，憑什麼說是我乾的。”

　　她絕不能承認自己干過那樣的事，如果只是被節目組淘汰，那還沒什麼太大的問題，指不定還會有公司因為她的話題度而找上門，但如果出了這種事，那就相當於堵死了自己的退路，這個圈子再怎麼包容，也不會容忍在背後陰人的角色。

　　“你要證據？”Laura神色平靜地反問她，胸有成竹的樣子。

　　Shirley心裏一驚，只能自我安慰，不會的，她絕對只是在虛張聲勢。

　　然而事實卻給了她當頭棒喝，Laura看向陸蘅說：“我這裏沒有，不過Lu那裡，應該會有一點什麼。”

　　陸蘅突然被提到，臉色未變，心裏卻直咬牙，這是要把她也拖下水？看來是她小看了Laura。

　　晉級區那邊早就發出了不小的討論聲，現在更是一陣嘩然，Tyra扭頭看向她問：“Lu？”

　　陸蘅擺出一個凝重的表情說：“我之前確實也有過懷疑，不過Laura的話倒是證實了我的一些猜測，我確實發現了一點什麼。”

　　“發布會上我鞋跟斷了，Eva承認是她做的之後，我有點好奇她是怎麼弄斷的，畢竟周圍似乎也沒什麼趁手的工具，就問了她，她告訴我是用一枚銅戒指，還拿出來讓我看了一眼。”說到這裏，陸蘅看了Shirley一眼，她像是終於意識到了什麼，變得連反駁的話都說不出來。

　　“戒指的花紋很獨特，我當時看了覺得很喜歡，就拍了一張照片。本來這也沒什麼，只是幾天前在C國錄製的時候，我突然在Shirley的化妝台上看見了很相似的款式，她告訴我，是她父親送給她的一套古着飾品，維多利亞時代的，據說非常少見。”她不緊不慢地下了定論，“我想，事情應該不會這樣巧。”

　　Tyra先看了陸蘅手裡的照片，又讓導演播了拍攝中的素材，兩相比較之後，她心裏已經有了定論。

　　“你還有什麼好說的嗎？”

　　Shirley面色灰敗，她知道自己現在應該試圖找出些辯解的借口，比如那只是她之前送給Eva的禮物，哪怕聽起來再可笑，也比什麼都不說得好，但她心裏已經明白了，這件事在旁人眼裡已經下了定論，她沒法翻身。

　　“說什麼？反正我現在已經被淘汰了。”Shirley苦笑道，她甚至還上前一步，對着Laura敞開了手說，“你還真是我的好姐妹，不如在我走之前，抱一下？”

　　Laura盯着她看了半晌，之後露出一個完美的假笑，像是之前的落井下石都並不存在：“當然可以，祝你能在其他領域獲得成功。”

　　言下之意大概是，模特圈你已經混不下去了，還是有些自知之明，早點離開吧。

　　“你真噁心。”Shirley湊在她耳朵邊，用話筒收不到的聲音說，滿滿的都是惡意，“這麼做對你有什麼好處？”

　　Laura發出一聲輕笑：“你可以當成是我怕你以後威脅到我。”

　　這一輪對話短促到在旁人都目瞪口呆的功夫里就已經結束了，兩人迅速地分了開來，像是對什麼臟東西避之不及，氣氛變得很奇怪。

　　這一次Shirley難道爽快地走了出去，她的身影一消失，Tyra就站起來宣布了本期錄製的結束，念完片尾詞后，又對現場的導演說：“我相信這次會有很多素材可以剪。”她的聲音一如往常的俏皮，之前發生的事對她一點影響都沒有。

　　陸蘅卻在椅子上又坐了好一會才起來，直到助理總算忍不下去了，直接過來找到她。

　　“走吧。”她的感慨沒持續太久，之後就收拾好了評分記錄的紙，和助理兩個人，一起走了出去，“答應了的，請你吃大餐！”

　　往常选手們都是相熟的幾個湊在一起走，今天大家回到別墅的時候，卻都圍在了Laura身邊，對她今天的行為讚賞有加。

　　“你早就應該說出來了，Shirley早該淘汰。”說話的是Janet，她能察覺到Shirley因為膚色對自己的輕視，因而對她十分的刻薄。

　　Alva也附和了幾句，只有Yolanda，一個人遠遠地站着，直到別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才猶豫地走上前來。

　　“今天，謝謝你。”她的聲音里還是摻雜了一點讓人起雞皮疙瘩的森冷，連道歉的話都說得像威脅。

　　Laura拒絕了她的感謝：“其實我什麼也沒做。”

　　“但是能站出來就很好了。”Yolanda輕聲說，“當時走秀的時候，Lu的順序根本就影響不了我，你是給我換鞋了吧？”

　　“有嗎？”Laura邊卸妝邊漫不經心地說，“反正我當初也不是因為你，當然，現在也不是因為你。”

　　Yolanda不想刨根究底，很知情識趣地走開了，然而等到她的腳步聲徹底消失之後，Laura卻無力地放下了手裡面的卸妝棉，她騙得了別人，騙不了自己。

　　這次還是莽撞了，她幾乎能想到節目播出之後觀眾對她的質疑，類似於“為什麼當時不說出來”，“落井下石是不是不太好”這樣的問題，一定會層出不窮。

　　但Laura現在唯一擔心的事情，就是Lu會不會因為自己拖她下水而心中不悅，但沒有辦法，只有確切的證據，才能徹底擊潰Shirley的心理防線，讓她承認一切，更何況Lu的存在還能幫他分散一下注意力。

　　她難道真的怕Shirley的威脅嗎？當然不是，對於自己的本事，Laura還是有點自信的，她嘆了口氣，不再去想，算了，只當是為了報答之前Yolanda和她換順序的事吧。

　　tbc.

# 第72章

　　下午的時候, Aneta剛從公司回到家裡, 就看見Leon正坐在單人沙发上，正一臉玩味地看着手機。

　　“Ann。”Leon叫住準備上樓的妹妹，“你的小朋友似乎遇到了一點小麻煩。”

　　Aneta微微皺起眉頭，轉換方向衝著Leon的方向走了過去：“蘅？出什麼事了？”

　　Leon失笑：“你倒是很快就對號入座了。”他乾脆把手機遞給Aneta, 又解釋道, “她是不是正在錄製一個模特選秀節目, 我看好像是一個被淘汰的选手在聲討她。”

　　“無稽之談。”Aneta一目十行地看完了頁面上的文字，“蘅根本就不屑干這種事。”

　　“可是網上討論度還挺高哦。”Leon拿回了自己的手機, 故意逗她說。

　　確實, 陸蘅本來就招人眼紅，又因為那些似真似假的黑臉傳聞，所以路人緣並不好, 在Shirley發的那條已經算是直白的twitter下面, 多的是些冷嘲熱諷的路人。

　　“Lu的吃相也太難看了吧，居然打壓一個新人。”

　　“就是，別人的夢想就一文不值嗎？我本來還挺喜歡她的，現在”

　　“喜歡她什麼？那張臉我看了就想吐，Lu，滾出時尚界吧！”

　　當然粉絲也在據理力爭，有性子急的已經開始和別人互罵起來了。

　　“你說塞壬脾氣不好我認, 但你要說她長得不好看, 那我只能說你瞎了眼。”

　　“評論裏面好多人都沒腦子的嗎？我懷疑你們一期節目都沒有看過, 就這位那個破水平, Lu能費心打壓她？”

　　種種言論，確實喧囂得很，Aneta沒心思和Leon逗樂，她低頭思索了一陣，再抬起頭來的時候，心裏已經有了成算。

　　“誒？怎麼一句話不說就走了？”Leon見她要轉身離開的樣子，連忙問，Aneta越長大就越不動聲色，Leon小時候最樂此不疲的就是逗哭自己的妹妹，再鬨笑她，所以他現在真的覺得生活少了很多趣味，難得碰到一件能讓Aneta變了臉色的事情，他才不會輕易放過。

　　Aneta原本都不打算理他，突然間像是想到了什麼，轉過身所有所思地說：“你是不是認識節目組的一個製片人來着？”

　　Leon見她像是動了真格的樣子，反而受不了地大喊道：“不是吧，你想干什麼？”

　　“我想Shirley的行為，應該是違反了節目組的保密協議。”Aneta表情淡淡的，“既然你認識相關的人，那就更方便了，省得我再去找別人。”

　　Leon一招不慎就送出去一個人情，他心有戚戚，嘟囔道：“果然不能看戲，把自己都賠進去了。”

　　不過他內心卻只有淡淡的驕傲，本來以為Aneta在那個浮華的圈子里待了幾年會失了水準，沒想到竟然還能有一招制敵的眼光和狠辣，果然是我的妹妹，Leon心想。

　　在信息高度發達的今天，保密協議的存在感已經很弱了，更何況Shirley都沒有闖進決賽，觀眾緣也差，根本就不會有多少人介意她的淘汰，一般這種情況下，節目組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地放過去，所以Shirley才會肆無忌憚。

　　只是如果真的要追責，也不是不可以。

　　Aneta把事情扔給Leon，轉身就回了樓上自己的房間，她最近幾乎是連軸轉，根本就沒時間休息，然而不過在床上才躺了那麼一會兒，她就翻身坐了起來，拿起手機給陸蘅發去了視頻邀請。

　　鈴聲響了很久都沒有人接通，Aneta很有耐心，一直等到它自動掛斷，想了想，還是打了電話。

　　這次倒是很快就被接通了，陸蘅還帶着睡意的聲音從那頭傳過來：“Ann？大早上的，有事兒嗎？”

　　Aneta看了眼自己的表，無奈地說：“洛杉磯已經快中午了，你還不起來？”

　　“是嗎？”那邊傳來一些窸窸窣窣的聲音，像是陸蘅掙扎着看了眼時間，“不知道啊，洛杉磯天氣不好，看起來還是早上。我睡到現在。”

　　“算了，你繼續睡吧。”Aneta也沒什麼急事，乾脆就想掛了電話。

　　陸蘅卻連忙說：“不用不用，跟你聊會兒吧，要不然還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起得來。”

　　“那視頻吧。”

　　“行。”陸蘅開了facetime，然後頓時被前置攝像頭裡面自己無遮無攔的大臉嚇了一跳，她趕緊把鏡頭拉遠了些，不滿地嘀嘀咕咕，“我臉怎麼腫成這樣”

　　“睡多了吧。”相比起陸蘅本人，Aneta可能要更在乎她那張臉，遇上她隨意糟蹋自己顏值的事情，也會恨鐵不成鋼地吐槽，“對了，你怎麼還在洛杉磯？錄製應該已經結束了吧？”

　　陸蘅點點頭：“是結束了，不過我最近太累了，不想那麼著急回紐約，反正接下來两天也沒什麼事。”

　　“休息一下也好。”Aneta本來只是想看看她有沒有受網上那些言論的影響，不過現在一看，應該是她關心則亂了，她忘了陸蘅手機上根本就沒下那些社交軟件，如果不是大事也根本不會去刷。

　　“Ann你有事嗎？”陸蘅打了個哈欠問，她還是好奇為什麼突然聯繫她。

　　“沒什麼，就是想見見你。”Aneta半倚在床頭，臉上帶着點懶懶的笑，促狹道，“大概是我自己忙到崩潰，也不想看你好過吧。”

　　陸蘅瞪大了眼睛：“你怎麼這麼無聊？！”

　　“所以你是我人生里的趣味所在啊。”她面不改色地說著肉麻的話調戲陸蘅，看屏幕上的人已經快要炸毛了才及時收手，“好了，我不說了。要不要看赫爾辛基的落日？今天的晚霞很美。”

　　Aneta走到窗邊，切換到後置攝像頭，她將窗帘拉得更開了一些：“每次看見我都會感覺到，一種從渺小中得來的平靜。”

　　陸蘅驀然無語了，隔着一層屏幕，霞光似乎都只剩下餘韻，但就算如此，那些漸染的雲層和透亮如天神光暈的落日也顯露出無與倫比的美，人確實渺小，天地之間，只佔方寸，但哪怕是最驕傲的人也不會覺得憤怒，因為這壯闊是一種安靜的退場，並不具有侵略性。

　　她由衷地發出一聲讚歎：“真的很美。”只是看久了卻突然笑了。

　　“你笑什麼？”Aneta切回了前置攝像頭，雖然不明所以，但面目柔和。

　　“我只是想到在C國，有一位作家曾經把落日比作鹹蛋黃，現在仔細一看，果然很像。”陸蘅忍俊不禁，她在家裡的時候曾經讓Aneta嘗試過這種佐飯的小食，就是不知道她能不能理解了。

　　Aneta略略一想也就瞭然了：“確實，還是會流油的那種。”

　　她一邊說著，把手機變換了一下角度，光線倏然間就變化了，陸蘅一抬眼，就看見她染上霞光后的灰藍色眼睛，像一轉絢麗的夢境。

　　“你的眼睛”她喃喃地說。

　　“什麼？”Aneta沒聽清，她走回了床邊，光影的魅力就瞬間消失了，陸蘅回過神來，搖了搖頭說：“沒什麼。”

　　“你是不是該吃午飯了？”Aneta看了眼時間，催促道，“快點去吧，早飯就沒有吃，別把胃餓壞了。”

　　“知道了知道了。”陸蘅伸手撈了一下自己的衣服說，“那我先掛了？”

　　“好。”

　　結束視頻后，Aneta躺回了床上，窗外的霞光逐漸暗淡下去，最終歸於沉寂的黑暗，像是一種不妙的預言。

　　瞎想什麼呢？她拍了拍自己的額頭，把那些突然冒出來的念頭壓下去，翻起身又去工作了。

　　“老闆，Turner夫人來郵件了。”飯吃到一半，Susan還不忘拿起手機查看消息，“她讓你明天就回紐約。”

　　“什麼？”陸蘅嘴裏叼着一片菜恭弘=叶 恭弘子，滿臉煩躁，“我明天又沒事，讓我回去幹嘛？”

　　Susan小心翼翼地說：“可能是她給你接了什麼新工作？感覺很急的樣子。”

　　“是她比較急吧。”陸蘅嗤之以鼻，看着盤子里剩下的食物也沒了胃口，“剛來公司，想拿我立住腳跟呢。”

　　她目前的工作都還是Zac之前安排下的，Turner夫人能插手的餘地並不多，同時也就意味着在陸蘅身上根本體現不了她的能力，她怎麼可能甘心？畢竟從頭開始帶出一個新人，要比享用前人栽好的大樹艱難得多。

　　“那咱們，回去嗎？”

　　陸蘅倚在靠背上，百無聊賴地玩着手邊的紙巾：“回去啊，她總不能把我毀了，這不是砸她自己招牌嘛。”

　　只不過這難得的休息時間，又沒有了。

　　布魯克林

　　George等了两天才拿到HIV檢測的結果，在診室外頭排隊的時候，他急躁得彷彿熱鍋上的螞蟻，不停地走來走去，隊伍裡頭有舉止妖媚的男人，慢慢地攀上了他的背後說：“帥哥，急什麼呢？反正都是要快活的，不如及時行樂？”

　　他猛地掙脫了，嫌惡地說：“你放開我！”

　　男人冷下臉來，陰陽怪氣地說：“誒喲，看來人家還害怕呢，就是不知道在床上的時候怎麼就不怕了。”

　　George心裏本來就忐忑，聽見這樣的冷嘲熱諷，差點沒揮着拳頭砸過去，正在這時，護士冷着臉走了出來說：“25號，你可以來拿報告了。”

　　25號就是George，他整了整衣服，盡量不暴露自己的惶恐走了進去，身後隱約還能聽見那個男人的嘲諷：“這時候才知道害怕，早幹嘛去了”

　　“醫生。”George走了進去，並沒有坐下，只是站着。

　　帶着巨大的口罩只露出了一雙眼睛的醫生冷漠地看了他一眼說：“陰性，你沒有感染。”

　　“真的？！”George彷彿劫后餘生，他這些日子一直提着的那口氣終於能散了，現在腿腳都是軟的，“謝謝，謝謝。”

　　醫生看多了這種樣子，接着說了一句：“潛伏期有三到四個月，你知道的吧？之前檢查不出來很正常。”

　　“什麼？！”George如遭雷劈，連自己怎麼走出醫院的都不知道。

　　距離酒吧的那一次，滿打滿算都沒有一個月。

　　tbc.

# 第73章

　　回紐約之後, 陸蘅沒第一時間去公司, 她無視了Susan戰戰兢兢的目光, 悠閑地先回公寓睡了一覺。

　　她和Aneta都好久沒回來，不過因為請了阿姨定期來打掃，所以公寓里還算乾淨。

　　“行了，把東西放下, 你也回去休息吧。”陸蘅滿意地看了一眼窗明几淨的屋子, 轉頭對助理說。

　　“不用先去公司嗎？”Susan一臉擔憂，“Turner夫人好像還挺急的。”

　　陸蘅好笑地看着她：“你怕什麼？真有什麼重要的事, 她肯定會聯繫我，只是讓我今天回紐約而已，我這不是回來了嗎？”

　　Susan放下了陸蘅的包，猶猶豫豫地說：“好吧, 那我先走了。”

　　只是最近似乎流行事與願違, 陸蘅還沒在床上躺到半小時，就又被門鈴聲吵醒了。

　　“你怎麼又回來了？！”沒睡醒的超模表示非常煩躁, 看在Susan的眼裡彷彿一罐快要爆炸的炮仗。

　　小姑娘把手機遞給她看，邊說道：“Turner夫人真的在催你過去。”

　　陸蘅不耐煩地掃完了整封郵件, 滿臉寫着不情願：“都是什麼破事兒？！就一個酒會還專門把我叫回來？怎麼著, 她是沒其他能拿得出手的人了是嗎？！”

　　Susan諾諾地應着, 心裏也跟自己老闆站在同一戰線, 之前Lombardi先生還在的時候, 根本就不會有這種莫名其妙的日程, 更別說他人還和藹, 不像這位Turner夫人，對着她這樣的小助理，從來都沒有過好臉色。

　　只是抱怨歸抱怨，陸蘅現在在她手下討生活，該給的面子還是要給。

　　“你先坐會兒，我挑件衣服去。”她撓了撓頭髮，轉身往衣帽間的方向去了。

　　陸蘅這時候只慶幸聽了Aneta的話，把品牌送的禮服留下了兩件，現在還能有衣服可以穿，不用臨時去借。她選了件簡單的黑色連衣裙，隨手拿了配套的飾品搭在上頭，然後略施粉黛，就算是準備好了。

　　“老闆，司機到樓下了。”在陸蘅換鞋的時候，Susan跑過來說，“咱們就下去吧。”

　　保姆車向著酒會的方向駛去，小助理看着陸蘅的頭髮，幾次欲言又止。

　　“想說什麼就直說。”陸蘅瞥了她一眼，冷淡道。

　　“那什麼，要不要做個髮型？”Susan試探着問，一邊又在心裏罵自己不成器，明明已經跟了陸蘅很長時間了，也明白這人私下里根本就不是什麼乖戾的性子，但她偶然接觸到陸蘅的眼神，還是會不由自主地抖兩下，平日里交流的時候也不敢放肆。

　　陸蘅注意不到這些小女生的心思，她咂了咂嘴，最終也只是懶散地伸出手去：“你把梳子給我，我自己梳順了就行，哪兒有必要為這種事兒特意做髮型的。”

　　Susan也不再言語，她總算見識了之前Lombardi先生總掛在嘴邊上的“懶”是什麼意思了，原來陸蘅對這種要求之外的工作真的這麼無所謂，明明去酒會上擴充一點人脈也是好的，Susan心想。

　　之後車子急再也沒人說話，司機開得很穩，陸蘅到會場的時候才剛剛聽完兩首歌，她剛推門進去，沒過多久Turner夫人就殷切地走過來迎向她，那笑容假得讓陸蘅起了一身雞皮疙瘩。

　　“Lu，你過來，我給你引薦。”Turner夫人的力道幾乎能算得上是鉗住了陸蘅的手腕，讓她逃脫不得，陸蘅也沒辦法在眾目睽睽一下和自己經紀人撕破臉，只能也露出一個完美的假笑，反手攥上了Turner夫人的胳膊，手上半點勁都沒有卸。

　　“是嗎，那真是我的榮幸。”陸蘅話說得滴水不漏，Turner夫人的臉色卻變了，竟是忍不住痛在偷偷吸氣。

　　“哦，天吶，我真的沒有注意，抱歉我的力氣確實會比較大。”陸蘅說完最後一句才終於放開了她的手，留下一道紅痕，和氣急敗壞的，分辨不出陸蘅話里真假的Turner夫人。

　　她終於不再試圖動手動腳，而是謹慎地站在陸蘅面前半步說：“你隨我來吧。”

　　等陸蘅遠遠地看見Turner夫人要給她引薦的對象，表情管理似乎一瞬間都失效了，她露出了一個嫌惡的表情。

　　居然是Hugo。不是年輕的那一個Vincent，而是之前那個試圖潛規則陸蘅的更年長的那個。

　　不過在Hugo轉過身來的一剎那，陸蘅就完美地收拾好了表情，甚至還露出了一個帶着真誠的微笑。

　　“Hugo先生，請容許我為您介紹，這是我手下新帶的模特，相信您一定對Lu有所耳聞，以後希望您能多多照顧。”

　　Hugo目光玩味地打量着陸蘅，意味深長地說：“夫人，你或許不知道，我和Lu早就見過一面了，在你還沒有帶她的時候。”

　　Turner夫人愣了一下，然後又很快反應過來：“那不就更巧了嗎？這說明老天都讓您多注意着些咱們公司的孩子呢。”

　　陸蘅一言不發，只是公式化地笑着，Hugo彷彿是覺得無趣，終於收回了在她身上流轉的目光，意有所指：“Lu小姐可不需要我的注意，有更厲害的人看着她呢。”

　　這或許是在說Sadel家？陸蘅抽出空來想了想，上次她就是靠着Aneta才有底氣逃過一劫，只是沒料到Sadel家的餘威還挺大，讓Hugo再也不敢打她的主意。

　　Turner夫人是最不明所以的那個，但讀空氣也知道這次的引薦會無疾而終，索性尷尬地笑了兩聲，連聲說“打擾了”，然後準備領着陸蘅往其他地方去了。

　　“等一下。”Hugo突然叫住Turner夫人，“我們有一些事情談一談。”

　　陸蘅的目光狐疑地在兩人間徘徊，這兩人莫非還能有什麼故事？但她很自覺，頷首示意以後，陸蘅就轉身離開了。

　　她發誓自己上樓只是為了找個地方休息，酒會這種東西實在是太無趣，陸蘅待了還沒有多久，就已經累得不行了。

　　誰料到會撞見這樣隱秘的事。

　　小廳裏面站着的事Hugo和Turner夫人，兩人也像是剛到的樣子，所以陸蘅站在拐角後面，將一切都聽得一清二楚。

　　“你上次送來的貨都不錯。”陸蘅看不見Hugo的神色，但從他的聲音里，也能感受到一種噁心的饜足。

　　貨？什麼貨？她直覺這事情並不簡單，所以屏息繼續聽了下去。

　　Turner夫人聲音諂媚：“能被您這樣的人看上，是她們的福氣。”

　　“何況我們幾個也沒虧待她們，該給的資源不都給了。”Hugo在自我誇讚，聽在陸蘅的耳朵里卻恍若雷擊。

　　她們？資源？所以這就是Turner夫人接連捧出了好幾個資源絕佳的女模的源頭？怪不得那些姑娘都隕落得那樣快，原來那些只是一時的補償，而且聽Hugo的意思，似乎還不止他一個人牽涉其中。陸蘅心念急轉，動作上卻越發謹慎。

　　“我知道您喜歡亞洲面孔，可真是不巧，您和Lu竟然都已經見過一面了。”

　　Hugo的聲音沉下來，像是不滿Turner夫人哪壺不開提哪壺：“她和Sadel家關係很好，動不得。”說完他又追問道，“你很久沒消息了？怎麼，手上沒人了是嗎？”

　　“怎麼會？！”Turner急忙辯解道，“最近只是在交接工作，您放心，下一批用不了多長時間。”

　　“那最好。”Hugo淡淡地說，已經想結束談話，轉身走了。

　　陸蘅卻聽見Turner夫人趕緊挽留住了他：“Hugo先生，那，Barren的事情，還是要麻煩您在他父親面前多美言幾句，這孩子就是太不會說話了。”

　　Hugo的聲音聽起來已經完全漫不經心了：“放心好了，老Garcia會知道他的兒子非常優秀的。”

　　陸蘅把所有事情串了起來，差點沒驚叫出聲。Barren Garcia？！居然和自己的新經紀人扯上了關係，而且聽Turner夫人的語氣，兩人似乎還是母子？！

　　怪不得老Garcia從沒有公布過自己第二任妻子的身份，因為圈子里上層的人大概對這種事情都心知肚明，一個幾乎可以算作“拉皮條”的女人，確實是帶不出去。

　　這都是一窩什麼蛇蟲鼠蟻，陸蘅皺着眉頭，小心翼翼地退了出去，信息量太大了，她得好好梳理一下，但不管怎麼樣，已經確定的一點是，她該好好籌劃一下解約的事情了，這潭水太深，她一點都不想濕了自己的鞋。

　　下樓的時候她正好和兩個黑西裝的男人擦肩而過，往日陸蘅根本就不會在意，今天卻仔細地看了一遍兩人的臉，甚至還努力記在了腦袋裡，如果她沒有猜錯的話，這應該就是Hugo的保鏢，日後哪怕是為了保命，看見這兩個人她都要避得遠遠的。

　　陸蘅努力控制着情緒，在旁人眼裡看起來再正常不過，心裏卻有驚濤駭浪，思量半晌，她終於下定了決心。

　　她不能看着更多的女孩子被Turner當成討好的工具，不僅是葬送夢想，連身體都要填送進去，除了把自己拔出泥潭，她必須還得再做些什麼，要不然，她的良心不會安寧。

　　明哲保身固然是安全的通道，但在陸蘅心裏，卻不能構成她自私的借口。

　　陸蘅只能藉助Sadel家的力量，或許她回去后就應該和Aneta打個電話。

　　tbc.

# 第74章

　　或許是看陸蘅沒有什麼可利用的地方, 酒會的後半程, Turner夫人一直沒有再關注她，陸蘅索性帶着Susan一起，從側門走了。

　　“真的沒問題嗎？”Susan雖然也不想再待裡頭，但還是有些擔憂。

　　陸蘅的表情卻沒有之前的輕鬆, 她敷衍地回了一句：“沒事, 你趕緊把我送回公寓, 我有點事要做。”

　　“哦，好。”

　　車子在深夜的紐約街道上疾馳, 透過車窗, 那些永不熄滅的燈光都黯淡了，陸蘅惦念着在酒會上聽見的事，心情沉鬱。

　　回到公寓第一件事, 陸蘅就沖回了卧室里, 確保所有的門窗都關好之後，她又拉上了窗帘，然後撥通了Facetime。

　　鈴聲沒有響太久，Aneta很快就接通了電話，只是聲音里還帶着睡意：“蘅？”

　　陸蘅一愣，她算了一下時差，才發現赫爾辛基才凌晨五點, 只是這件事背後潛藏的一切都太恐怖, 她現在也說不出任何讓Aneta先去休息的話。

　　“Ann, 抱歉這麼早吵醒你, 但我真的有很急的事情跟你說。”陸蘅不能不急，按照Turner夫人說的話，下一批女孩子就要被送出去，她不能只是眼睜睜地看着。

　　Aneta看清了陸蘅臉上的惶恐和急切，連忙撐着自己從床上坐起來，安慰了一句：“別急，慢慢說。”

　　剛剛睡醒的還帶着沙啞的聲音在黑夜裡很好地安撫了陸蘅，她深吸了一口氣，努力克制自己聲音里的顫抖說：“我今天去酒會，偶然聽見了一件事。”

　　“Turner夫人和Hugo認識，他們之間存在錢色交易，裏面似乎還有一條完整的鏈條。Turner夫人物色女孩子，然後給Hugo還有其他位高權重的人”陸蘅一時間找不到一個合適的詞，只能難堪地說出那兩個字，“享用。”

　　Aneta臉上的睡意隨着陸蘅的話漸漸消失，到最後的時候，她已經完全坐直了身子，面色凝重地說：“你要趕緊準備解約的事。”

　　“我也是這麼想的。”陸蘅不自覺地開始咬自己的手指頭，這是她焦慮到極點的表現，“今天Turner夫人就是想把我介紹給Hugo，只是沒想到他已經見過我了，多虧你之前幫了我，讓他覺得不能招惹。但是那些女孩子怎麼辦？Turner夫人說下一批很快了，我能做些什麼？當時我連手機都沒有拿在手上，錄音都沒有，難道就眼睜睜地看着那些女孩子被糟蹋？”

　　她的聲音越說越急，Aneta忍不住打斷了她，安撫道：“別急，不要再啃手了，乖，聽我的話，深呼吸。”

　　陸蘅終於放緩了急促的呼吸，她想起之前看到的幾則關於新人模特自殺的新聞，心像是被揪起來一樣，當時她只是感慨圈子里的壓力越來越大，卻不知道這壓力原來那樣險惡。

　　Aneta輕柔的嗓音在夜色里蔓延：“你怎麼會什麼都做不了？你發現了這件事，又告訴了我，放心，萬事有我。”

　　這句話像是給了陸蘅一個堅實的依靠，她緊皺的心瞬間放鬆下來，氧氣似乎也能在鼻腔里自然流通，她疲憊地扯出一個微笑說：“那樣就好，我真的不知道該找誰了”

　　還是第一次有人和她說“萬事有我”，陸蘅對這種有人依靠的感覺覺得陌生，也欣喜。

　　“你繼續睡吧。”陸蘅經此一遭，緊繃的神經幾乎快要支撐不住。

　　Aneta只想讓她快點休息：“你也是，快點洗漱去，好好睡一覺，什麼也別想了。”

　　Facetime掛斷之後，Aneta卻沒有如答應陸蘅的那樣再去睡回籠覺，她沉默了許久，終於拿起手機，給一些人發去了消息。

　　Aneta有一種直覺，陸蘅所聽見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這件事牽扯太多，就算是她，也不得不小心謹慎，現在當務之急，就是要讓陸蘅先順利解約，離開Turner夫人。

　　布魯克林

　　短短几天的時間，George就瘦了很多，本以為檢查結果為陰性就能高枕無憂，沒想到他居然忘了HIV病毒要三到四個月才能檢測出來，他內心又是恐懼又是煩躁，所以一直食不下咽，只能借酒消愁。

　　他一直接不到工作，之前和Zac在一起的時候也沒有考慮過存款的事情，現在看着銀行卡里的數額一點點消失，George越發怨憎自己的生活，也怨憎那個綠眼睛的男人。

　　如果不是他，一切都不會變成現在這副模樣！George從不反省自己的問題，這天他又喝得醉醺醺的，滿腔的憤怒無處發泄，剛打開手機就一眼看見上次那個男人給他發來的消息，下意識就回了好多辱罵的話過去。

　　“你這個魔鬼，渾身帶着病毒的垃圾，你知道自己幹了什麼嗎？！你毀了我的生活！”

　　“是什麼讓你還能心安理得地活着？！”

　　“你這種人就應該去死啊！”

　　“去死吧！垃圾！”

　　那邊久久沒有回復，George又灌了自己一口酒，恨不得把自己溺死，劣質的酒精很快就發揮了自己的作用，沒過一會，他就躺在老舊的沙发上沉沉地醉死了過去。

　　第二天中午他才醒過來，宿醉后George整個人的記憶都是模糊的，只隱約記得自己發消息罵了哪個人，他剛解鎖了手機，就看見在自己一長串的辱罵下面，那個男人終於回了一條。

　　“或許你說得對。”

　　什麼說得對？George心裏一驚，難道他真的會去自殺？！他不由得害怕起來，如果他真的死了，警方會不會覺得這人的死亡和自己有關？

　　不會的，他只是醉后的胡言亂語，再說了，怎麼會有人因為這個就結束自己的生命？George自我安慰道，然而雙手卻一直剋制不住地在顫抖。

　　“Fuck！”他一時暴怒，轉身摔了還攥在手裡的空酒瓶。

　　和George想象中完全不同的是，Larry並沒有苦大仇深地結束自己的生命，反而正悠閑地和陸蘅打電話。

　　“Lu，這人也太愚蠢了，我本來還在想要怎麼激怒他，沒想到他自己就送上門來，生怕沒有把柄給別人嗎？”Larry看着鏡子里的自己，面色紅潤，嘴角還有一抹諷刺的笑，“我是不是很快就能脫身了？”

　　“不要太得意忘形。”陸蘅叮囑了他一句，最近她一直在暗中準備解約的事情，所以其他事情都有些不上心，“你選好地方了嗎？別功虧一簣。”

　　“唔，我覺得屍骨無存是個好方法，你覺得呢。”Larry輕笑一聲，“以後我就是一個不存在的人了，自由自在。”

　　陸蘅有些頭疼地捏了捏太陽穴：“當個黑戶又什麼好開心的，你真是夠奇怪的。”

　　“當然開心，自由是最重要的東西。”Larry的聲音飄渺，不知道是不是又想到了以前的事，半晌后他回過神來，一切如常地說，“再說了，我又不會窮困潦倒，Sadel家的庇佑，旁人求還求不到，我會成為一個快樂的小黑戶的。”

　　陸蘅看見Susan跑到她身邊，對着手機那頭說：“行行行，你心態好，我還有事，先掛了，總之你自己注意點。”然後順手掐斷了通話。

　　Larry還有好多話沒跟她說，這時候硬生生地憋了回去，沒好氣地看了會兒手機，但是想想以後終於能自在地活在某人的掌控之外，他又不由得高興起來。

　　“老闆，有消息了。”

　　Vincent接到這通電話的時候帶着志得意滿的笑，他就知道，Larry怎麼可能逃得開，也因為這點自滿，讓他忽略了電話那頭的人聲音里的膽怯。

　　“在哪裡？”他放下正在簽字的文件，不緊不慢地問。

　　“老闆，人死了。”被雇傭的偵探顫顫巍巍地說，他也沒想到，得到的消息居然是警察發出的失蹤人員認領。

　　“死了？”Vincent下意識地重複了一句，他還沒有反應過來，以為只是自己聽錯了，“你說誰死了？”

　　“Larry先生”私人偵探已經做好迎接他的怒火的準備，索性心一沉，直接全盤托出，“美國警方在野外發現了可疑的血跡，根據DNA檢測，應該是Larry先生。”

　　“你放屁！”Vincent只覺得呼吸一窒，“屍體呢？！沒看到屍體你就跟我說已經死了？！”

　　“警方說，可能是被野獸分食了”

　　“我不相信。”Vincent突然間冷靜下來，聲音冷得像一塊冰，“我會馬上飛去紐約，你在那裡等我。”

　　tbc.

# 第75章

　　尼亞加拉瀑布, 世界第一大跨國瀑布，但更讓它聲名顯赫的，是每年無數從廊橋上一躍而下的自殺者, 也正因如此，它又被稱為世界級的自殺聖地。

　　“找到了嗎？”Vincent在接到電話之後，就拋下了手裡的一切事務，定了最早的航班飛到了紐約，他現在站在瀑布前, 抗拒說出“屍體”兩個字。

　　Reed警長皺着眉頭陪在旁邊, 心裏卻在抱怨，這些奇奇怪怪的有錢人，非得來現場看一眼，能看得見什麼呢？水流湍急, 霧氣瀰漫，人要是一心在這種地方運氣, 找不着屍體也太正常了, 況且他到現在也沒弄明白這位太子爺和失蹤者的關係。

　　不過他也只敢默默腹誹，畢竟面前這傢伙, 大手筆地給警局簽了一張支票，足夠他們翻新整個辦公室，甚至還能再添點裝備。所以來之前上頭特意把他叫過去, 讓他萬事注意着點。

　　“還沒有, 我們推測是被水流沖走了, 您也知道, 瀑布的流速”Reed如實回答道。

　　Vincent卻終於轉過頭來看他，眼神諷刺：“我怎麼還聽說你們之前推斷的結果是野獸分屍？”

　　Reed不知道他從哪裡得來的這個消息，只能訕訕地解釋道：“那是因為報警人提供的信息太模糊，我們現場勘測之後就推翻了之前的猜測了。”

　　Vincent不再繼續咄咄逼人下去，周身卻始終縈繞着一層戾氣，瀑布周圍過高的濕度讓他的呼吸都有些不暢，只是這樣的窒息感卻遠遠比不上心裏的抽痛，他沒有辦法相信，Larry那樣天生的享樂主義者，居然會選擇自殺。

　　“是怎麼發現的？”他刨根問底，想知道每一個細節。

　　“有個冒險家，綁着繩子翻過護欄的時候，在下邊的石頭上看見了血跡，然後就報了警。”Reed也不知道該不該感謝這人，相比於“冒險家”，他更願意稱呼這種人為“作死的”，畢竟如果在這裏喪命，又是給警局增加工作量，不過沒有這次作死，可能也不會有人發現那灘血跡，“後來有目擊證人說一直看見一個年輕男人在瀑布邊徘徊，不過他一轉頭人就消失了。後來比對了DNA，發現這灘血跡應該是屬於Larry先生，我們推測，他可能是下落過程中撞到了頭部。”

　　Vincent緊攥着拳頭聽完了所有的話，他一向修剪得體的指甲快要在掌心裏留下極深的印記，然而他深吸了一口氣，最終為自己剛才傲慢的態度道了歉：“對不起，我太急躁了，語氣有些不好。”

　　聽了這話，Reed倒是對他刮目相看，原本以為只是個看不起人的公子哥，沒想到居然是個紳士，他點點頭說：“可以理解，你們倆應該是很好的朋友吧？”

　　Vincent沉默許久，沒有說話，直到Reed察覺到氣氛的不對勁，連忙說：“抱歉，這是您的隱私，我不應該”

　　“不是朋友。”Vincent打斷了他，眼睛里灰濛濛的，不知道是霧氣還是淚水，“是我的愛人。”

　　Reed啞口無言，他當警察這麼多年，見識過的事情不少，自然不會有歧視，只是卻不知道該開口說些什麼來安慰這個悲痛的男人。

　　他猶豫片刻，內心暗道，老大，就算是為了那些贊助，你也不能為了我接下來要做的事情扣我工資。

　　“Hugo先生，或許有一件事您願意知道。”Reed最後還是說出了口，“其實我們在現場還發現了一部手機。”

　　不管私下里在籌備什麼，已經安排好的工作陸蘅都會按時完成，只是這天雜誌拍攝的任務好不容易結束了，陸蘅卻被人堵在了門口。

　　“Lu小姐，又見面了。”穿黑色西裝的男人語氣客氣，但態度卻強勢。

　　陸蘅累了一天，再加上最近破事不少，本來心情就不好，當下就皺着眉頭問：“你誰啊？”

　　男人語塞了，準備好的話現在也用不上，只能說：“Hugo先生想要見您。”

　　聽見這個名字，陸蘅心裏陡然一驚，Hugo？她儘力抑制自己心中的慌亂，試探着問了一句：“是哪位Hugo？”

　　“更年輕的那位。”男人側過身子站在了陸蘅身後，恭恭敬敬地說，“請吧。”

　　陸蘅神色未變，心中卻陡然放鬆下來，如果是Vincent Hugo，那她已經能猜到是為了什麼，比年長的那位要好對付得多。

　　“Hugo先生。”陸蘅被帶進一間包廂，裡頭只有Vincent一個人，他面前擺了杯咖啡，卻並沒有動。

　　陸蘅沒等他開口，自覺地坐在了她對面，或許是因為心裏藏着的事，往日里覺得不過如此的強度，今天卻讓她格外疲憊，既然接下來還要絞盡腦汁地演一場戲，就沒必要和自己的身體過不去。

　　“Larry聯繫過你。”Vincent拿出從Reed那裡得到的手機，“你知道他在紐約。”

　　陸蘅沒被他的氣勢懾住，寸步不讓地說：“但我也早就和你說過，就算得到了Larry的消息，也不會告訴你。”

　　話雖如此，陸蘅看見那個手機的一瞬間，就忍不住在心裏破口大罵某個已經死遁去芬蘭的傢伙，她跟他說過多少回，萬事都要注意着點，結果手機里和她的通話記錄都忘了刪，陸蘅被這種堪稱愚蠢的操作氣得半死，幾乎要開始懷疑Larry是不是故意的。

　　“所以你找到Larry了？”陸蘅裝作一切都不知情的樣子，“要不然他手機怎麼會在你手裡？”

　　Vincent咽下嘴裏的苦澀，沙啞着嗓子說：“找到了，但也沒找到。”

　　“這話是什麼意思？”

　　“他自殺了，還沒找到屍體。”Vincent痛苦地閉上了眼睛，他之前一直無法相信Larry會選擇自殺，但在看到手機的信息之後，他想自己找到了原因。

　　“你知道他染上HIV了嗎？”他抬頭看向陸蘅震驚的神色，又拋出了一枚□□。

　　陸蘅用手虛掩着嘴巴，像是驚訝到失語，只能搖頭，許久之後才不敢置信地說：“我，我都不知道。”

　　“Larry前两天才跟我聯繫上，說他人在紐約，我問他要不要出來見一面，他還說不用了。”陸蘅慢慢地說著，她確保之前的通話記錄Larry都刪乾淨了，只是最後那一條，因為她自己也心慌意亂，一時間竟然忘了，所以現在的時間線陸蘅信手拈來，Vincent也找不到任何可以懷疑的地方。

　　“現在想想，他當時和我說的那些話確實很奇怪，像是交代後事一樣。”陸蘅一邊說，一邊觀察Vincent的表情，盡量完成Larry給她布置的任務。

　　“反正記得多給他捅點刀子。”Larry規劃着自己“死”后的事宜，沒忘了一切的始作俑者。

　　“你心這麼狠？”饒是陸蘅，也覺得這種行為過於落井下石了一些。

　　誰料Larry苦澀地笑了一下：“我也就是說說，可能人家只是把我當個玩物，根本就沒放在心上過，幾次搶回去也只是因為擺着好看罷了，你那刀子扎不扎得到還是兩說呢。”

　　陸蘅當時就不置可否地撇了撇嘴，Larry自視甚低，或許到底是旁觀者清，誰都能看出來是Vincent愛慘了他，只是大少爺沒用對方法，逼得他只想逃脫。

　　現在她看着坐在對面的人蒼白的臉色，恨不得拍下來懟到Larry臉上，讓他看清楚什麼叫“根本沒放在心上過”。

　　不過陸蘅心裏半分同情也沒有，這些情愛上的強迫與折磨都是自找的，她內心冷靜，嘴上也不動聲色地引導着。

　　“不過我以為他會努力活下來，畢竟感染應該只是初期，為什麼就這麼簡單地放棄了，以後也會有新的進展也說不定。”

　　Vincent一張到在Larry租住的公寓里發現的那張化驗單，就心如刀割，單子上明晃晃地寫着的，是檢測結果為陽性，然而諷刺的是，警方並沒有在Larry留在尼亞加拉瀑布旁的血液里檢測到任何HIV病毒。

　　也就是說，這完完全全只是一場醫療意外，Larry卻為了那些不存在於他身上的病毒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

　　Vincent幾乎是用怨恨的心情在想着他，為什麼不去複查，為什麼不再謹慎一點，為什麼就這樣讓他失去摯愛？

　　但是他心裏又湧上一種詭異的柔情，Vincent當然知道在Larry明艷的外表下，藏着一個多麼迷糊柔軟的靈魂，他只是被自己之後將要面臨的一切嚇怕了，死亡反倒成了更好的那個選擇。

　　這不能怪他，Vincent想到那些惡毒的，不堪入目的信息，所有憤怒終於找到了發泄的洞口，他知道該向誰去復讎。

　　如果不是那個渣滓，Larry又怎麼會那麼快就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

　　陸蘅滿意地看着Vincent緩緩捏緊了手機，她知道自己的計劃已經扣上了最後一環，Larry獲得自由，George會生不如死，唯一抑鬱的就是Vincent，但這和她並沒有關係。

　　很好。

　　在離開包廂之前，陸蘅就讓Susan把車到門口，最後她卡准了時間，沒驚動任何人，就消失在了曼哈頓茫茫的夜色里。

　　她想着要不要給Larry打個電話，算了算時差又放棄了，正準備閉目養神的時候，她偶然間往窗外一瞥，卻看見了一個熟悉的身影，正在和兩個人拉扯。

　　“停車！”陸蘅下意識地喊出聲，司機被她嚇了一跳，一個急剎，差點沒讓陸蘅的頭撞在椅背上。

　　陸蘅往窗外仔細地看了兩眼，確定六十她認識的那個人之後，就順手換了運動鞋，對Susan說：“你們先開遠點，我下去有點事。”

　　Susan沒敢攔，愣愣地答應了。

　　“對了，你上次放車裡的口罩還在嗎？”陸蘅剛要拉開門，突然想起來一樣說。

　　“在在在。”Susan遞了一個給她，越發看不懂陸蘅的行為了。

　　顏亦慈以為自己這次死定了，她是跟了Hugo，也隱約知道他還有玩得更開的方法，但她願意用身體換資源，並不意味着她就願意親自去試驗那些“玩得更開的方法”。

　　她知道被帶去“池子”里的姑娘有多慘，進去的時候還是全須全尾，出來的時候卻只剩了一口氣，所以她一直小心本分，沒想到還是沒逃過這一劫。

　　“Hugo先生讓我帶Yan小姐過去。”往日里一直跟在Hugo身邊的保鏢現在看來也面目猙獰，說出的話彷彿是地獄的通行證。

　　顏亦慈勉強地笑了一下說：“我今天身體不舒服，能不能先不去了。”

　　“Hugo先生讓我帶Yan小姐過去。”男人卻只是重複這句話，不過這次說完，卻上手抓住了顏亦慈的手腕。

　　恐懼讓她掙紮起來，連抗拒的聲音都變得尖利刺耳：“你放開我！你放開！救命——”

　　然而深夜的街道上都是道德缺失者，寥寥無幾的行人都神色冷漠，甚至主動避讓開來。

　　顏亦慈快要絕望了，她看着那輛大敞着門的車越來越近，幾乎能看見自己黑暗的未來。

　　然而，不過是“啪——”的一聲脆響之後，所有的束縛都显示了，顏亦慈恐懼地看着原本抓着她的人轟然倒下，露出背後戴着口罩的，還緊攥着鋼管的女人。

　　“陸蘅——”她的聲音仿若哀鳴。

　　tbc.

# 第76章

　　陸蘅“哐當”一下扔了自己手裡的鋼管, 緊走兩步到顏亦慈面前, 急聲說：“你小點聲，想把人都引來嗎？！”

　　她們兩人再加上地上躺着的那個，在這個角度正好被車子擋得嚴實，所以陸蘅才會選擇在這個時候動手。

　　“是不是Hugo？他想讓你去那裡對不對？”陸蘅的聲音里還帶着點喘, 她自己的手也在抖, 如果不是下車前就瞄見了牆角堆放的鋼筋, 她也不知道該怎麼把人救出來。

　　顏亦慈顯然已經慌了神，她沒法去細想為什麼陸蘅會知道這件事, 只能眼睛里含着淚說：“對, 我不想去，去了我會死的。”

　　陸蘅心裏更沉了幾分，原來Turner夫人所說的“下一次”就在今天, 只是她沒想到的是, 顏亦慈跟了Hugo不短的時間，居然還會被送過去。

　　現在的問題是，罪惡可能已經開始，而她束手無策。

　　陸蘅皺着眉頭想了一會兒，突然彎下腰開始搬地上的男人，她力氣再大，搬動一個成年男人還是有些吃力, 看着在一旁傻站着的顏亦慈就不由得氣急敗壞：“你就不能來幫幫我？”

　　“哦, 好。”顏亦慈像是才從驚嚇中回過神來, 搭上了一把手。

　　成功把男人鎖在車裡之後, 陸蘅看了顏亦慈一眼，問道：“你知道自己會被送到哪裡嗎？”

　　“Hugo沒和我說過，不過我猜是在他城郊的別墅里，他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去那裡過夜。”顏亦慈努力回想一些細節，她看着陸蘅的神色，控制不住自己恐懼地問，“你不會是想去吧？沒有用的，那麼遠，等你到的時候，一切都結束了。”

　　“我知道。”陸蘅神色變幻，她當然清楚現在的情形下力挽狂瀾有多麼的不現實，只是這並不意味她就不會抑鬱，明知道有一群女孩子在無辜地受迫害，她卻什麼都做不了，這感覺，太糟糕了。

　　顏亦慈已經六神無主了，阻止陸蘅去別墅已經用光了她僅存的理智，陸蘅嘆了口氣說：“你的身份證和護照在身邊嗎，買最早的一班航班回C國吧。”

　　“對，回去，我可以回國。”顏亦慈一下子找到了主心骨，她哆哆嗦嗦地從自己的手包里掏出了護照和身份證，這些東西她都隨身帶着，以防不測，誰能想到，這不測來得如此之快。

　　陸蘅不想把助理和司機也牽扯進去，所以只是攔了一輛深夜拉客的出租車，送顏亦慈上車的時候，她彎下腰，看向她的眼睛說：“盡量別回來了。”

　　“師傅，去機場。”

　　夜色重新歸於寂寥，陸蘅孤身一人站在馬路中央，感受着逐漸黏膩的夜風拂過側臉，只覺得自己彷彿沉入泥淖，被人間的罪惡壓得不能喘息。

　　她救了一個，卻救不了其他。

　　去機場的路很長，顏亦慈坐在出租車後座上，心裏稍稍安定下來，Hugo的手總不能伸到國內，她想，只要自己一直隱姓埋名，就絕對不會有危險。

　　她眼神沒有落點，隨着慌亂的心思四處亂瞟，某一瞬間她和后視鏡里司機的眼睛突然對視，男人目光下作，輕佻地吹了個口哨。

　　顏亦慈趕緊轉開眼神，羞恥和憤怒一層層地涌了上來，她不敢爭辯，心裏卻在怒罵，他全是什麼東西，如果是今天之前，他連給自己提鞋都不配

　　如果是今天之前顏亦慈突然恍惚了，是了，今天之後，她就只能夾着尾巴做人，她幾乎放棄了一切才爬到現在的位置，身體、名聲、臉面，她都不要了，結果現在離開的時候卻還是一無所有。

　　她突然覺得，或許乖乖聽Hugo的話進“池子”也沒有那麼壞，熬一熬就過去了，熬出來就是更多的資源。

　　但她現在走了，顏亦慈像是被澆了一盆冷水，瞬間冷靜下來，不行，不能這樣，她接受不了自己的籍籍無名，憑什麼，憑什麼她就再也不能回來。

　　她摸到了手包裏手機的輪廓，想到陸蘅的那張臉，默默地咬緊了牙關，陸蘅，別怪我，我們都懂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

　　“嘟——嘟——”

　　Hugo看着被帶進別墅的女孩兒們，她們被提前灌了葯，所以都很乖，他很滿意。

　　有脫衣舞娘在最中間的檯子上表演助興，不過基本上沒人會碰她們，在場的男人都想要更乾淨一點的肉體，很多人已經按耐不住，隨便拖了誰過來，氣氛逐漸變得淫|亂。

　　Hugo卻不急，比起那種直接的肉體刺激，他現在覺得看着這種又他一手促成的“盛況”反而更有成就感。

　　坐在他旁邊的男人也拿着杯酒慢慢地喝着，很感興趣地問：“你那隻亞洲小兔子呢？不是說要帶過來，怎麼沒看見。”

　　他這才從飄忽的自得情緒里清醒過來，全場掃了一圈，確實沒有看見顏亦慈。

　　男人看見他的神色，瞭然道：“看來再溫順的兔子，也會咬人啊。”

　　Hugo聽着這樣的諷刺，臉色當然不會好，只是旁邊的這人他卻得罪不起，只能訥訥地應了，就在這時候，他一直放在旁邊的手機卻亮了起來。

　　他看了眼屏幕上的來電显示，彷彿扳回一城地給男人看了，說：“看來還是一隻好兔子。”

　　“Hugo先生，是陸蘅乾的！她好像知道了這件事！”顏亦慈像是生怕被他責罵，一股腦地全說了出來。

　　Hugo的臉一下子就沉了下來：“你說什麼？！”

　　“她把保鏢先生打暈了，然後讓我走，我聽她的意思，像是知道些什麼。”

　　“是嗎？”Hugo的聲音冷厲，像是一條在暗處不懷好意的蛇，聽得顏亦慈渾身一哆嗦，“好，我知道了。”

　　他並不擔心，因為在場的人牽涉了太多，Lu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模特，就算和Sadel家扯上了關係，又能如何呢？這些年不自量力的，也不缺她一個。

　　Hugo正要掛斷電話，顏亦慈卻怯生生地問道：“Hugo先生，我可以，可以不去‘池子’了嗎？”

　　“當然可以。”他用那種慈愛的聲線說，“好孩子應該得到獎勵。”

　　赫爾辛基

　　Aneta這幾天太累了，一直到早上九點后才醒，起了床卻還覺得神思恍惚，好像夜裡那些光怪陸離的夢境還潛藏在腦袋裡。

　　她很少這樣遲才起床，本以為下了樓會被Leon調侃，誰知道卻對上了自己哥哥複雜的眼神。

　　“怎麼了？這麼看我？”Aneta轉了轉脖子，她現在還是覺得很不舒服。

　　Leon語帶同情：“你那小朋友，出事了。”一邊說，一邊把手機頁面給她看。

　　Aneta皺着眉，趕緊接了過來，頁面上是一張照片，有一輛警車，被警察帶走的女人臉上打着馬賽克，但Aneta一眼就認出來這是陸蘅。

　　“故意傷人？！”她連忙下滑去看報道上的文字，“用鋼管擊打他人頭部？這怎麼可能？！”

　　“誒！你把我手機放下啊。”Leon剛想說什麼，就見自己平日里一向喜怒不形於色的妹妹，拿着手機就要衝回樓上。

　　手忙腳亂地接住被扔回來的手機之後，他仰着脖子沖樓上喊：“所以你現在要幹嘛？”

　　“去紐約！”

　　紐約

　　“Lu小姐，雖然這不合規定，但我們覺得，這個消息應該讓你知道。”警局裡一個華裔的女警官拿着陸蘅的手機，眼神里流露出些許的同情。

　　他們在警局裡待久了，自然不會像普通民眾一樣容易被帶節奏，很多人一眼就看出來這是有人故意要整這個女孩子，她明明和受傷的男人從沒接觸過，但偏偏人證俱全，除了被陷害，警方根本想不出其他的理由。

　　陸蘅在這一段時間里已經基本理清了所有事情，也怪她自己識人不清，居然就那樣在顏亦慈面前暴露了，想來Hugo只當她是和小人物，沒必要大動干輒，所以只是在“故意傷人”這事上做文章，她似乎該為此慶幸，只是她也不清楚，究竟是Hugo太囂張，還是真的有底氣，居然把她這個知道一點內情的人往警局裡送。

　　不過這確實讓她投鼠忌器起來。

　　從進審訊室到現在，陸蘅都還沒有喝過一口水，房間里的燈很亮，這讓她目光難免有些渙散。陸蘅抬起頭看向那個面目和藹的女警官，後知后覺她是在說中文。

　　“有什麼事嗎？”她動了動乾渴的嘴巴，只覺得像有砂紙在磨自己的嗓子。

　　“你可以自己接電話。”

　　陸蘅抬起手將手機接了過來，茫然地說：“喂？”

　　“小蘅嗎？是小蘅嗎？！”周阿姨聲音裡帶着無助，她哭着說，“陸先生，陸先生去了啊！”

　　什麼？陸蘅一顫，手機摔落在地上，她只疑心自己聽錯了。

　　周阿姨說，外公，去了？

　　tbc.

# 第77章

　　陸蘅覺得自己還好, 她後來將手機撿起來, 足夠冷靜地聽周阿姨說完了前因後果。

　　死因似乎是突發疾病, 外公走得很安詳, 他每日都會午睡, 只是這次再也沒有醒過來。

　　“小蘅啊, 你什麼時候回來？陸先生的後事還要你來操辦。”周阿姨在最初的慌亂之後，就恢復了鎮定，她到了這把年紀，已經能見慣生死，只是聲音里的悲痛卻無法消減。

　　陸先生是個極好的僱主, 她在陸家這麼多年，早就被當成了家人對待。

　　陸蘅閉了閉眼睛, 想要逃離審訊室里刺目的光, 然而不過片刻之後，她就明白, 自己已經逃無可逃：“周阿姨, 我最近有些事，走不開, 我會託人回去”

　　“你就不回來了？”周阿姨沒等她說完, 就打斷了她, 既落寞又不敢相信, “你都不來見陸先生最後一面嗎？”

　　“我”陸蘅只覺得喉嚨不由自主地緊縮了, 連繼續說話都變得困難, “我實在走不開。”

　　她不想告訴周阿姨事情, 本就是徒勞的事情，也不必讓旁人太過擔心。

　　“好，好！”周阿姨連說了幾個“好”字，顯然已經對她失望透頂，“什麼事比養大你的老人的喪事還重要？！小蘅，你怎麼能變成這樣？”

　　信號的兩頭都沉默了許久，陸蘅聽着自己的呼吸逐漸變得沉重，之後周阿姨才嘆了口氣說：“我也沒資格說你什麼，你不回來，就算了吧”

　　陸蘅聽着那頭掛了電話，只剩下嚇人的安靜，她突然像病了許久的哮喘病人，開始劇烈地呼吸，彷彿汲取到肺里的那一點點空氣，遠遠無法承載她現在的痛苦。

　　“陸小姐，你還好嗎？陸小姐？！”華裔女警官一直站在門邊，這時候看她的狀態不對勁，趕忙走上來幫她順氣，又為她倒了一杯溫水。

　　陸蘅無知覺地流下兩行眼淚，她慢慢鎮定下來，抬起頭望向這個面目柔和的女人，問出那個早已知道答案的問題。

　　“我回不去，對嗎？”

　　女警官不忍心地扭過頭去，陸蘅眼睛里的痛楚太深沉，像一片下暴雨的海。她設身處地地想，如果自己身陷囹圄，深愛的家人還突然去世，恐怕她會當場崩潰。

　　這樣想着，她對面前這個還很年輕的女孩子越發地同情，她不忍心說出那個回答，只是端着一次性的水杯說：“喝點水吧。”

　　“謝謝。”陸蘅面上的悲傷褪得一干二凈，她現在和接電話之前別無二致的冷靜，掙開了女警官扶着她的手說，“不過不用了，或許您可以出去嗎？讓我一個人待一會兒。”

　　“當然可以，在律師來之前，你可以什麼都不說。”女警官理解地退了開來，她快要拉開門的時候又低聲說了一句，“如果你覺得需要幫助了，可以來找我。”

　　陸蘅沉默着，沒有說話。

　　事實上她現在昏昏沉沉，現實都變得像虛幻，刺眼的燈光的存在感不再強烈，陸蘅看過去，只覺得它像月亮。

　　掛在老宅的那棵梅樹的樹梢上。

　　“囡囡。”外公的聲音若有似無地傳進她的耳朵，彷彿來自另一個空間。

　　陸蘅的靈魂和軀殼分離開來，肉體還在原地未動，靈魂卻四顧茫然，像還是很小的時候，陸之楠帶她出去玩，卻突然情緒不好，把她丟在了公園的門口，她又變成了那個無助的小女孩兒。

　　“外公？”她以為自己在說話，旁人看來卻只是在出神。

　　“囡囡啊。”興許是上天垂憐她，陸蘅眼前竟然真的浮現出外公慈愛的面容，他依然寵溺地看着她，只是這次卻更摻雜了一些歉意，“外公要先走了。”

　　“為什麼？”陸蘅像是個得不到糖的孩子，執拗地問。

　　“外公本來就要先走的。”陸以澤目光悲痛，“只是遺憾沒有和囡囡好好告別。”

　　陸蘅被自己的痛苦困住，只看得見餘生的孤苦：“所以又只剩下我一個人了是嗎？”

　　“外公，我做錯了嗎？我救了人，卻被她背叛，以致現在您離我而去，我都無法親自為您抬棺，我做錯了嗎？”她心中的信念搖搖欲墜，只恨當初一錯眼，看見了路邊被脅迫的顏亦慈，如果她什麼都沒有看見該多好。

　　陸以澤伸出手，輕輕地拍了拍她垂下去的腦袋：“囡囡，若你情願做一個瞎子或者聾子，那便不是你，悲痛會動搖你的心神，別被它騙了。”

　　“那什麼才應該是我？”

　　“善念。”陸以澤看着她的眼睛說，“你豎了許多張牙舞爪的刺，又套了一層拒人千里的殼，外公也擔心過，你戾氣會否太重，與這個世界無法和解，但後來你將發財抱回來，我就明白了，我的外孫女啊，一直都在虛張聲勢，其實心還是熱的。”

　　“現在很多人對善念嗤之以鼻，覺得那只是拖累，很多時候確實是這樣，卑鄙者得到了通行證，高尚者卻只有墓志銘，但囡囡，赤子之心本來就是最珍貴的東西，這表明你還在和這個世界做抗爭，你是倖存者。”

　　陸蘅面無表情，她移開視線說：“但我現在很累了，不想再抗爭下去。”

　　陸以澤卻不再勸她，只是洒脫一笑：“囡囡，我教過你的，一切苦樂興衰，南柯無二，既然人生在世不過大夢一場，不如做個好夢吧。”

　　說著，他的身形就逐漸淡去，陸蘅心中慌亂，伸手想挽留住他，卻只是徒勞，她的靈魂像是再次被禁錮住，在那一具肉體里動彈不得。

　　她悲痛萬分，忍受不住眼睜睜地看着外公離開的折磨，生生喊出一句凄厲的叫喊來。

　　“外公！”

　　“哐——”

　　審訊室的門突然被打開，陸蘅轉頭望去，透過婆娑的淚眼，看見的是喘息急促的Aneta。

　　“別怕，我來了。”

　　她走出審訊室的時候才發現已經是下午了，律師其實很早就到了，也正因為他一直在和警方交涉，陸蘅才得以沒有被打擾，一直睡到了現在。

　　雖然她自己也不明白，那究竟算不算一個夢。

　　Aneta交了保釋金，陸蘅渾渾噩噩地跟在她後邊，什麼也想不起來，她甚至準備就這樣直接走出警局的大門，幸而被Aneta及時攔住了。

　　“蘅，把墨鏡戴上吧，還有口罩。”Aneta把早就準備好的東西遞給她，外頭的記者太多了，她進來的時候都已經像是打了一場仗。

　　事發的時候是深夜，但就好像所有媒體都在警局門口安了監控一樣，一篇比一篇詳細的報道層出不窮，更拼的是那些凌晨就來警局門口搶佔拍攝地點的記者們，如果不是地點特殊，他們為了那些頭條，可能早就忍不住衝進來要第一手資料了。

　　陸蘅乖乖地戴上墨鏡和口罩，遮住了一夜過後蒼白的臉色，她被Aneta護在身後，就見她深呼一口氣，像是在做什麼心理準備，然後終於推開了門。

　　“Lu，你對‘故意傷人’的起訴新聞有什麼解釋嗎？”

　　“Lu，你之後會不會退出模特圈？”

　　“Aneta你現在出現是表示支持嗎！”

　　“你和傷者是什麼關係，是因為感情問題嗎？”

　　“傷者表示不會放棄追究責任，Lu，對這件事你怎麼看？”

　　記者的問題越來越具有攻擊性，Aneta一概不理，她只是護着身後的陸蘅，義無反顧地往早就停好的保姆車的方向走，四周的話筒和錄音筆像是無情的刀劍，恨不得能扒開她們的皮，好為自己贏得一份“頭條新聞”。

　　終於拉上保姆車的門的時候，Aneta和司機都鬆了一口氣，她轉過頭去看陸蘅的神色，卻發現她目光鬆散，簡直像被勾走了魂魄。

　　“別擔心。”Aneta以為她只是被嚇着了，伸出去攥住她的手說，“我會解決好的。”

　　陸蘅半晌才回過神來，她苦笑了一聲：“解決好？那可以復活已經去世的人嗎？”

　　Aneta看了她很久，才小心地問：“蘅，你怎麼了？”

　　“外公”陸蘅哽咽了一下，像是有個閘門正在緩慢地開啟，“外公去世了，就是凌晨的時候。”

　　“天吶”Aneta內心震動，第一反應卻是將陸蘅好好地摟在了懷裡，“寶貝，不要憋着，難過就哭出來。”

　　陸蘅搖了搖頭，鼻音聽起來卻越發嚴重：“我不難過，我為什麼要難過？不過就是不能見他最後一面，不過就是不能靈前盡孝，不過就是”

　　她說不下去了，眼淚封住了陸蘅的語言能力，Aneta能察覺到那些濕熱的悲傷在自己的衣服上暈染開，最終成為終身無法褪去的痛苦。

　　她聽着陸蘅壓抑的哭聲，自己也不由得濕了眼眶，那個溫文有禮的老人，明明不久之前還在對着她笑，怎麼就能沒了呢？

　　“哭出來，哭出來就好了。”

　　陸蘅的哭聲漸漸變大了，最後成為那種最撕心裂肺的嚎哭。

　　“我什麼都沒有了！什麼都沒了！”

　　Aneta將陸蘅抱得更緊，強忍着淚意說：“別怕，你還有我。”

　　tbc.

# 第78章

　　陸蘅哭了很久, 第二天醒來的時候只覺得整個人的腦袋都快要裂開，眼前一片模糊，世界都變得魔幻。

　　Aneta像是一直在房間里守着她，聽見她不舒服的□□就連忙走了過來：“還好嗎？有哪裡不舒服？”

　　“沒事。”陸蘅竟然不覺得口乾，想來是昨天Aneta在她痛哭的時候記得給她灌了些水。

　　她倚在床頭, 沉默了許久, 半晌后突然說：“Ann，我昨天有夢見外公, 你說他會不會怪我不能回去看他。”

　　陸蘅還在保釋期間, 根本不能回國。

　　Aneta心疼地攬住她：“他當然不會怪你，外公會懂的, 你很愛他。”

　　“是吧。”陸蘅垂下眼睫, “外公一向洒脫，可是我卻做不到。我記仇得很, 旁人欠我三分，我也要咬回十成來, 這次他們真真切切地扎到了我的骨頭裡，我疼得這樣厲害，心裏實在不甘得很。”

　　Aneta心裏一驚, 生怕她做出什麼事來，扶着她的肩膀說：“蘅, 你千萬不能衝動, 那件事牽扯太多, 水太深了, 我怕你白白地葬送在裡頭，卻激不起一點水花。記住，我會幫你，但這件事只能慢慢來，好不好？”

　　陸蘅扯了一下蒼白的唇角，用那種輕細的聲線說：“好。”

　　她怎麼會衝動，衝動改變不了任何東西，除了會毀了自己，她的報復，怎麼會這麼簡單。

　　陸蘅要把他們從頂峰一點一點地拽下來，在地上拖行示眾，直到血肉模糊，萬人唾罵。

　　她遮住眼睛里的惡意，對着Aneta露出了一個虛弱的笑容：“Ann，能幫我一件事嗎？”

　　“什麼？”現在只怕陸蘅提出一百件事來，Aneta都會一口答應。

　　“把外公帶給我。”她的聲音里逐漸漫上水汽，“還有發財。”

　　“我只有你了。”陸蘅抬起眼睛，裡頭是一團散不開的迷濛霧氣。

　　Aneta伸手撫了撫她已然消瘦下去的側臉，神色堅定：“你放心。”

　　Aneta行李也沒有收拾，很快就走了，陸蘅一個人躺在公寓里，她不再放任自己沉淪在悲痛里，一個又一個的計劃在腦海里逐步成型。

　　但每一個方法似乎都通向一條絕境，陸蘅這時候才痛恨自己的渺小，她現在連敵人的全貌都無法窺探，怎麼能去妄想擊敗它？

　　但她沒有崩潰，反而在這一層一層的絕望裡頭，將心性磨練得更加堅硬。

　　陸蘅起身去廚房給自己弄了些吃的，她不想把自己的身體弄垮，接下來還有更多波折橫亘在前頭，她不能先倒下。

　　慢慢吞咽的時候，公寓的門鈴突然響了，陸蘅接起了可視電話，發現站在外頭的竟然是Turner夫人。

　　她在看見那張臉的瞬間就攥緊了手裡的聽筒，門外的女人卻依然優雅得體的樣子，甚至還有心思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頭髮。

　　這是上趕着來找罵嗎？陸蘅冷笑一聲，索性摁下了開門鍵，她倒要看看這個女人能翻出什麼花樣來。

　　“Lu。”Turner夫人沒有再掩飾自己的傲慢和刻薄，她看了眼形容憔悴的陸蘅，眼睛里都是虛假的同情，“你看起來很不好。”

　　陸蘅根本就不想邀她進去，她站在門口的地方不動彈，連一個眼神都欠奉：“你來做什麼？”

　　Turner夫人的臉上閃過一絲不悅，不過想到陸蘅現在的處境之後，她又得意起來：“你就是這個態度對待自己的經紀人的嗎？啊，不對，沒準再過一會兒，你就沒有經紀人了。”

　　陸蘅聽懂了她話里的意思，卻一點都不想搭理，只是居高臨下地看着她：“你也太抬舉自己了，經紀人？你不就是一個拉皮條的？現在□□的生意都這麼冠冕堂皇了嗎？”

　　“你現在有什麼資格在我面前說這種話？”Turner夫人被戳中痛腳，終於抹去了臉上的那些虛情假意，眯着眼睛說，“再過一個星期，你在所有人的眼裡就只是一個有暴力傾向的女人，而公司是為了公眾形象，才‘忍痛’和你解約。”

　　“你完了，Lu。”Turner夫人像一隻洋洋自得的禿鷲，守着一堆腐肉嘲笑鳳凰。

　　“你來就是為了說這些的嗎？”陸蘅百無聊賴地看了看手裡的三明治，只是鼻尖縈繞的香水味實在太過刺鼻，她再也沒有胃口，索性隨手扔到了餐桌上。

　　Turner夫被這個舉動刺痛了眼睛，憤恨地說：“Lu，我來這裏，是給你指一條生路。”

　　生路？陸蘅諷刺一笑，這些人在泥潭裡過得快活，就以為別人也羡慕嗎？

　　她半晌不接話，Turner夫人先按耐不住了：“只要你閉嘴，公司就可以不要你的違約金，你知道如果以形象被損的名義起訴你，違約金會有多恐怖吧？”

　　陸蘅終於捨得給了她一個眼神，她當然知道，不過就是傾家蕩產，負債累累而已，不過陸蘅沒想到的是，Hugo到底還是有忌憚，竟然讓Turner夫人來和她做交易。

　　她現在不關心這個，因為她本來也不準備說出去，既然如此，不用花錢又何樂而不為呢？

　　“就這事嗎？”她懶懶地說，“行了，回去告訴你主子去吧，我答應了。”

　　Turner夫人一臉震驚地看着她，她從前聽說Lu脾氣很不好，還以為這次要花好大一番功夫，沒想到居然這樣容易：“你確定？”

　　“你是不是賤？”陸蘅臉色陰沉，直接推開了公寓門，“我答應了，能滾了嗎？”

　　“你，你給我等着！”Turner夫人幾乎算是被她轟了出來，她現在總算見識了Lu的“脾氣不好”，卻愈發氣急敗壞。

　　“我等着，總歸壽比你長，能看見老Garcia死了之後，你兒子被逐出家門的凄慘日子。”陸蘅說完了，就“咚——”的一聲摔上了房門，不顧Turner在外頭氣得跳腳。

　　主動解約的時候公司的動作就十分快了，陸蘅第二天就拿到了一沓文件，律師逐條看完之後又遞給她說：“Lu小姐，沒有問題。”

　　她的一切代言都將不再續約，全美超模的錄製任務也立即終止，陸蘅看都沒看一眼條約，抽了一支筆就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接下來的日子，她最重要的事情已經不是工作了。

　　Susan還坐在她旁邊，看着她簽下名字之後忍不住發出了一聲抽泣，彷彿看見天邊原本最亮的那顆星星，瞬間隕落了。

　　陸蘅這時候已經調整好了心態，甚至還能調侃一句：“哭什麼？把眼淚留給我死的時候吧。”

　　“老闆，我還能跟你嗎？你走了，我也不想待在公司了。”Susan的眼淚卻止不住，妝都花得差不多了。

　　陸蘅有些感慨，這個姑娘從最開始就跟着她，沒想到到了現在，卻是這樣的結局。

　　“跟我干什麼？沒出息的。”陸蘅半滴眼淚都沒有掉，揉了揉小助理的腦袋說，“我自己都沒收入了，還要養你這張嘴嗎？別哭了，走了。”

　　她說完就站起身，了無牽挂地向外走去，然而門外只有未知，陸蘅要掙扎着，才能看見一點光亮。

　　但她無所畏懼。

　　C國

　　Aneta來的時候特意找了一個翻譯，這次陸蘅不在她身邊，最首要的還是語言問題。

　　她到老宅的時候，裡頭並沒有人，只有掛在外面的白幡在風裡搖晃，透出無言的凄涼。

　　她和翻譯等在原地，都沒有進門，幸好沒有太久之後，一個熟悉的身影就出現在了路的盡頭。

　　“是你啊。”周阿姨看見了Aneta，怔怔地說，“小蘅還真沒有回來。”

　　Aneta神情黯然：“蘅真的走不開，她，她也很難過。”

　　再悲傷的語氣經過那一層翻譯，都變得死板和僵硬，周阿姨嘆了口氣，擺擺手說：“我知道的，之前是我太着急，錯怪孩子了，我看着她從小長到大，怎麼會不知道小蘅的品性，只是可憐了陸先生”

　　她揚起頭看着老宅已經略顯破敗的門楣，現在是一點人氣都不剩了，操辦完陸先生的後事之後，她也要被女兒接走，這宅子就徹底荒了。

　　從前是多麼熱鬧的一個家族啊，後來大女兒去世了，一個兒子又進了監獄，剩下的一個也老死不相往來，居然就這樣慢慢地破敗了，就算她看過了許多事，現在也不能不傷感。

　　“沒人給陸先生抬棺，現在天又越來越熱，放不久，我就只能自作主張，先火化了，你給小蘅帶去吧。”

　　Aneta不懂C國的習俗，卻也知道，絕不應該這樣簡單，陸以澤的後事，只有凄涼可以形容了。

　　相顧無言的時候，院子裡頭突然傳來一聲衰弱的“喵——”，Aneta猛然轉頭看去，果然是陸發財，他伏在滿院子的荒草里，毛亂糟糟地揪成一團，早就失去了光澤。

　　“對了，還有發財。”周阿姨把他抱出來說，“他已經不吃不喝一天，心裏也在難過吧，我跟他是有感情的，要是小蘅不要”

　　她話還沒說完，突然又想起來什麼，放棄似的將發財遞到Aneta手上：“算了，你給小蘅送去吧。”

　　Aneta不知怎麼的，就明白了周阿姨的未盡之意，她不能再把發財帶走，因為，這已經是陸蘅僅剩的東西了。

　　tbc.

# 第79章

　　一個月後

　　Aneta把自己的大部分工作挪到了紐約，她原本是想帶她去赫爾辛基散心, 只是被陸蘅拒絕了, Aneta只能陪着她。

　　發財被帶到紐約之後抑鬱了一段時間, 陸蘅沒事人一樣帶着他去看醫生, 不顧自己日漸駭人的消瘦, 最後是Aneta看不下去了，每日都專門空出時間盯着她吃飯, 陸蘅才不致於生病。

　　在解約后的第三天，Zac才聯繫上了陸蘅, 他之前一直在海島度假，根本沒關注圈子里的消息，還是某次和Erica視頻的時候聽她偶然提起了一句，才知道了這件事，只是那個時候他想做什麼都已經遲了。

　　那時候Zac什麼都不知道，視頻剛一接通, 他看見陸蘅憔悴的臉色，還安慰似的損了她幾句。

　　“不至於吧，姑娘, 這點事就把自己弄成這副鬼樣子？”

　　陸蘅當時彷彿大病初愈，手上根本沒有力氣, 她沒立刻回答Zac的話，轉身找了個能支撐的東西。

　　鏡頭就在那個時候晃到了團在沙发上的發財, Zac立刻就奇怪地叫出聲：“你養貓了？”

　　“沒有, 是我沒出國之前養的, 現在接過來了。”陸蘅找了個合適的位置，對着鏡頭淡淡地說。

　　“這我知道，叫發財是嗎？不過不是說被你留在家裡陪你外公了嗎，怎麼現在接過來了？”Zac不過是順嘴一提，卻見鏡頭裡陸蘅的臉色變得更加蒼白，他不由得慌了，“親愛的，你怎麼了？你別嚇我。”

　　陸蘅有一瞬間的心悸，她努力呼吸，很快就調整過來，屏幕上Zac還在擔憂地看着她。

　　陸蘅抿着蒼白的嘴唇勉強笑了一下：“沒事，外公他，去世了。”

　　Zac倒吸了一口涼氣，他並不是個傻的，當然明白陸蘅現在的處境有多身不由己：“你等着，我訂今天的機票回去看你。”

　　陸蘅剛想說不用了，轉念又想起了什麼，倒也同意了下來：“正好，我也有事要讓你幫我。”

　　之後Aneta就常常在公寓里見到Zac，陸蘅沒有瞞着她，一切事情都是當著她的面講，這讓她心裏既欣慰又擔憂，Aneta當然不願意陸蘅為這件事髒了手，但也明白，若是不能拔掉這根刺，那她餘生都不得安寧。

　　她沿着蛛絲馬跡查到的東西越多，就越明白為什麼Hugo會肆無忌憚，Aneta現在相信，哪怕陸蘅當初在警局裡舉報了他，這件事也會被壓得死死的，彷彿從來沒有被說出口一樣。

　　慾望，讓金錢、權力和肉體都摻雜在一起，這背後深藏的，是平凡人無法想象的盤根錯節。

　　有幾個深夜，Aneta看着被送來手裡的資料都忍不住絕望，這簡直就是以卵擊石。

　　如果說之前她插手這件事，是因為同情那些無辜受難的女孩，但有時候她想到黑暗的前路，又忍不住懷疑自己，如果只是為了那些素未謀面的人，她現在可能已經裝聾作啞，當一個安全的幫凶，但偏偏陸蘅被牽扯進去，她就再也不能袖手旁觀。

　　那些夜晚Aneta看着紐約灰暗的天光逐漸亮起來，心裏的所有躊躇也消失得無影無蹤，她早就無法抽身。

　　不論如何，在計劃成型之前，陸蘅現在所要面對的，是兩天後的庭審。

　　這天Aneta結束工作回到公寓的時候，正看見律師坐在陸蘅對面，已經開始收拾東西，像是談話已經結束的樣子。

　　“Sadel小姐。”律師向她打了個招呼，然後就乾脆地走了。

　　陸蘅沒起身送他，只是憊懶地靠在椅背上，看見Aneta向她走過來，也只是掀了掀眼皮問：“今天怎麼這麼早回來？”

　　“事情都辦完了。”Aneta半抱着把她拖起來，“這兒不舒服，到沙发上躺着去。”

　　陸蘅跟軟了骨頭一樣，任由她帶着自己往沙發走，剛要坐下的時候，就見陸發財挑釁一樣地窩上了她常坐的位置。

　　這傢伙在最初的抑鬱期之後，在這棟高級公寓里逐漸如魚得水起來，隱約有些恢復原來體重的趨勢，陸蘅看着發財日常撒嬌耍賴的樣子，心裏的抑鬱也會消散些。

　　“嘖。”陸蘅不耐煩地撈起了陸發財，搶回了自己的位置，不過她一向自詡是個民主的主人，所以還順手把小胖子放在了自己的肚子上，“別挑了，就當你屁股下頭是沙發吧。”

　　她現在看起來和從前沒有差別，沒了工作之後更是懶散得天怒人怨，只是眼睛里偶爾會閃過一絲沉鬱的暗光。Aneta樂意寵着她，只差沒有親自抱着她去床上休息，有幾次Zac看見她把喝的遞到陸蘅嘴邊，臉上的表情只有嫌惡可以形容了。

　　“庭審準備得怎麼樣？”Aneta覺得屋子里有些太安靜，順手打開了電視。

　　Hugo的交換條件里並不包含撤訴，想來是要用這件事來做文章，毀了她的名聲。

　　陸蘅並不多麼在意，她確實砸了那個保鏢一鋼管，Hugo不知道從哪裡找來了人證物證，她想申辯也無處可做文章。

　　總歸她現在也不做這一行了，隨便別人怎麼說去吧，這樣想着，陸蘅忽略了心底的那一絲不甘，隨口回了Aneta一句：“還行吧。”

　　Aneta默默嘆了口氣，別的明星如果被黑了，恨不得發三封律師函出來澄清，陸蘅卻一點都不在意，她這樣的性子，看似萬事都隨和，其實最容易傷到自己。

　　只是有些事陸蘅自己不做，Aneta卻要幫她妥善處理好，譬如幫她請最好的辯護律師，譬如幫她引導網絡上的輿論走向。

　　雖然現在大廈已傾，但不知怎麼的，Aneta總覺得陸蘅的模特生涯不會這樣短暫，正因如此，為了之後的發展考慮，路人緣能留住一些是一些。

　　陸蘅不知道Aneta已經默不作聲地為她打算了這麼多，她擼着發財的背毛，還在心裏演算每一種方法成功的可能性。

　　一陣熟悉的音樂卻讓心思各異的兩個人同時將目光投射到了電視屏幕上，陸蘅看着《全美超模》節目組的標識，心中才生出一種恍然，原來這已經是一個月之後了。

　　自從和公司解約后，陸蘅就再也沒有工作可以接，全美超模的導演更加決絕，當即決定將陸蘅已經錄製好還沒有播出的內容全部剪掉，實在不行的也打上了馬賽克，彷彿從來沒有這樣一位導師出現過。

　　明面上的說法是，陸蘅的事情會給節目組帶來負面影響，但實際上的原因，又有誰知道。

　　今天放送的已經是決賽，陸蘅瞟了兩眼，並不意外的樣子。

　　Aneta難得看她對什麼有興趣 ，就想引她多說一點話：“你看起來像是早就猜到會是這兩個人。”

　　屏幕上站在Tyra面前的是Alva和Yolanda，兩人風格迥異，但站在一起的時候還算和諧。

　　“Laura商業，Janet平庸，Felicia局限。”陸蘅到底看她們比了那麼多長賽，對所有选手的缺點都了如指掌，“綜合下來，Alva和Yolanda最合適。”

　　“Alva確實算得上有些能力。”Aneta雖然早就和她結下了梁子，面子上卻挑不出任何錯處，“只是另一個姑娘我就沒什麼印象了。”

　　陸蘅想了想，發現在Aneta參与錄製的那幾期，Yolanda的表現都不算突出，沒有印象也正常。

　　“我更喜歡Yolanda一點。”她眼睛沒離開屏幕，側過頭對Aneta說，“她更特別，時尚圈不缺全能者，缺的是像她這種的，有自己特質的人。”

　　她不由自主地帶上了些點評的語氣，沒留神間，兩人竟然將這場決賽看到了最後。

　　在又一次進入廣告之後，陸蘅像才回過神來一樣，轉頭拿了遙控器就要把電視關了。

　　“怎麼了？”Aneta下意識攔住她，只剩最後的結果了，她也想知道冠軍會歸屬誰。

　　陸蘅卻無所謂地聳了聳肩：“我猜是Alva，比賽后程把选手的走留和人氣掛上了關係，Yolanda的人設太不圈粉，人氣低很正常。”

　　她想現在關掉電視，不過是不想看見早就可以預見的失落，這讓她莫名難堪，像是在看從前的自己。

　　Aneta一切都依着她，這時候也只是問了一句，就任由她關了電視，不過她還是對比賽結果略感好奇，便抽出手機，上twitter看了眼推送。

　　上頭果然有“全美超模”的相關消息，只是一看見圖片上炸眼的“陸蘅”兩個字，Aneta心裏就有一種不妙的預感。

　　她猜到節目組會做一波捆綁類型的炒作，然而現在的情形似乎不是這麼簡單。

　　拿到冠軍的果然是Alva，她在錄好的結果播出之後就立刻發了一條twitter，照片里是第一名的獎盃。

　　不過配圖並沒有問題，事情是出在文字上，Alva在擺脫節目組的限制之後，只發了幾個字，卻有如暴擊。

　　她說，“等您回來。”

　　誰都明白這個“您”到底是誰，下邊的評論里也很快變成了戰場一樣的存在，Aneta看着那一行字，側頭看了看陸蘅昏昏欲睡的模樣，最終決定什麼都別告訴她。

　　她總是想盡她所能地讓陸蘅更輕鬆一點。

　　tbc.

# 第80章

　　陸蘅讓Zac幫忙聯繫上了Andrew Garcia, Garcia家現在的實際掌權者，然後得到了一個保證，Aneta不知道他們具體談了什麼，不過陸蘅將結果一五一十地告訴了她。

　　後來兩人一起去見了Haley，女人坐在沙发上, 審視地看着她們, 並沒有因為自己的弟弟而退讓半步。

　　陸蘅並不慌張，她冷靜地分析了形勢, 告訴Haley如果幫她的話會有哪些好處, 這完全是雙贏的交易。

　　Haley聽完卻笑了：“雙贏？為什麼我卻覺得吃力不討好？現在的局面下，我也並沒有吃虧。”

　　“但你又不是最大的玩家。”陸蘅指出這一點, 她能從自己收集到的情報里感受得到, Haley絕對不滿足於現在的處境，野心這種東西, 不只是男人才有，女人也會有, “如果想得到更多，就必須要洗牌。”

　　Haley看了她半晌，突然收斂了神色, 頗為認真地說：“我現在應該謝謝你願意帶着我的傻弟弟玩了。”

　　陸蘅反而一愣：“沒有，是他發掘了我。”

　　“得了吧, 很多事情如果不是有你, 他早就被扒得皮都不剩了。”Haley不以為意, Zac什麼德行, 做姐姐的還有什麼不清楚的，她揮了揮手說，“行了，我答應了，不過其他事情你要自己準備好。”

　　這時候一直坐在旁邊沒有說話的Aneta突然出聲說：“我會幫她的。”

　　Haley挑了挑眉，沒從沙发上起身，說了一聲：“久仰，Sadel小姐，Sadel家是要把手伸到紐約了嗎？我看最近您的動作可不小。”

　　“不，那只是我個人的行為，並不代表家族。”Aneta神色沉靜，她現在心情並不好，按理說事情有了轉機，她應該為陸蘅高興，但看着她這樣疲於奔命，卻實在心疼。

　　短暫的交鋒之後，陸蘅先起身告辭了，看着兩個人的身影消失之後，Erica從客廳旁邊的小房間里走出來，臉色有些憂慮。

　　“Haley，她說為那件事來的嗎？”

　　Haley明白愛人時常有和這個家庭不符的同情心，伸手過去攬住她說：“放心，我已經答應了。”

　　Erica卻搖了搖頭：“我只是想讓你小心一點。”

　　“我會的。”

　　兩人相互依偎着，自幼年起她們就這樣依靠着對方長大，現在早已成了彼此的一切勇氣和能量的源泉。

　　“所以現在Lu要怎麼辦？”

　　“等。”

　　Aneta開車載着她回到公寓之後，才突然想起來還有些生活用品沒有賣，她重新換好鞋，正準備出門的時候，又問了陸蘅一句：“你要跟我一起去嗎？”

　　公寓的不遠處就是一家大型的超市，陸蘅想了一下，最近她身體實在太弱，出去走走也是好事，就答應了下來。

　　“我們走着去吧，正好逛一逛。”

　　這時候離庭審已經過了一個星期，Aneta找的律師很好，所以陸蘅只是被罰了一次錢，再沒有其他懲罰了。

　　媒體在那一陣蜂擁而來之後，很快又忘卻了她，現在哪裡都日新月異，她久不露面，誰還會刻意找她的消息呢？

　　不過這也讓陸蘅能夠毫無遮掩地出門，也能算得上一件好事。

　　“要買很多東西嗎？”陸蘅踢踢沓沓地跟在Aneta後邊走，想了想提醒了一句，“我現在沒勁提那麼多東西哦。”

　　Aneta笑着看她理直氣壯地犯懶，縱容地說：“沒多少東西，也不用你提，好不好？”

　　“那最好不過。”陸蘅感覺自己被當成了小孩子，撇着嘴嘟囔了一句。

　　兩人本來悠閑地走在路上，轉過一個拐角的時候突然聽見了前面的喧嘩聲。

　　陸蘅不是喜歡看熱鬧的性格，但現在也挺奇怪，這一片是高級住宅區，按理說不該出現這樣亂糟糟的情景。

　　Aneta視力比她好，一眼看見了被擁在最中間的女人，她攔住了還想往那邊走的陸蘅說：“我們繞着走吧。”既然知道前頭沒什麼好事，就沒必要給陸蘅心裏添堵了。

　　陸蘅在這種事情一向很乖，只是兩人站在一起的時候實在太顯眼，她們不想招惹麻煩，麻煩卻自動找上了門。

　　“Lu？”故作驚喜的聲音，陸蘅一開始還沒有認出來，轉頭看見了那張臉，才對上了號。

　　“Westwood小姐。”她客氣地點了點頭，突然覺得這場景太過熟悉了些，當初Gladys Westwood第一次來找她搭話，Aneta似乎也站在她旁邊。

　　Gladys周圍是一圈□□大炮的記者，現在看見了Aneta和陸蘅兩人站在一塊，都有些躍躍欲試的樣子。

　　“如果明天誰發了照片，那就等着律師函吧。”Aneta向那一塊兒掃了一眼說，“我認真的。”

　　所有人都歇了心思，Aneta現在已經不常走秀，反而開始接手一些Sadel家的生意，所以圈子里也逐漸明白過來，這是個不能惹的存在，既然她說了會發律師函，那就真的會把他們告到丟了工作。

　　Gladys打了個圓場：“不要這樣嚴肅，他們都沒有惡意的，只是許久沒有看見Lu，估計是太激動了。”

　　Aneta聽着她明褒暗貶的話就皺起了眉頭，不過陸蘅自己都沒什麼反應，她也只好相信她，能自己處理好。

　　“對了，這次你面了幾個？我到了巴黎就有一場秀要準備，真的好忙啊。”Gladys暗中打量着陸蘅的神色，一邊說著些自以為會讓陸蘅難堪的話。

　　陸蘅不想和她扯皮，假笑了一下問：“那你妹妹呢？我看她最近好多代言，想來這次要走的秀應該也不少。”

　　Gladys的笑容頓時僵住了，她今年過得着實有些難堪，不知道為什麼，母親又讓妹妹出道成了模特，難道是她表現得還不夠好嗎？而她的好妹妹，出道還沒有一個月，就聲勢浩大地搶了她一個代言。

　　當時所有媒體都對她集體唱衰，聲稱Gladys的地位即將被親妹妹所取代，她看見報道后憤恨地去質問母親，然而卻只得到了一個不耐煩的回答。

　　“你終究是要退下來的，既然如此還不如讓給自己家人。”

　　Glads現在又想到這句話，不由得咬緊了牙關，她哪裡是在“讓”，分明是被家人聯手逼下來的，如果不是因為這件事，她根本不用雇一群記者來拍她，偽裝出還在當紅的假象。

　　周圍都是自己人，Gladys索性也不再裝下去，擺出臉色說：“總比你現在什麼工作都接不到的好。”

　　陸蘅特別誠懇地說：“那希望你認真對待自己的工作，別再摔了。”

　　“你！”

　　眼見着氣氛逐漸劍拔弩張，Aneta忙把陸蘅往自己身邊帶了帶：“Westwood小姐，或許你還急着趕飛機？我們要先走了。”

　　說完，也不顧Gladys在身後氣得跳腳，兩人頭也不回地離開了。

　　之後的時間里陸蘅一直都沒有說話，她跟着Aneta買完東西，又默默地跟在她後頭走回了公寓。

　　Aneta看出她的失落，卻沒有說破，小孩子就是嘴硬，說著模特這項工作只是不得已的選擇，自己並不喜歡，但實際上早就愛上了那種在T台上行走的感覺，現在被之前遠遠不如自己的人打擊了，估計確實會難受一會兒。

　　陸蘅窩在沙发上靜靜地擼貓，她苦悶的時候倒想起了平時不常用的手機，雖然也不過是要玩popstar而已。

　　剛打開手機，郵箱就提示她收到了一封新郵件，她過去根本就沒開郵箱的通知，不過最近情況特殊，她必須要及時回一些消息，所以就乾脆打開了。

　　來信人是一個陸蘅已經有些陌生的名字，她點開來一目十行地看完郵件，然後猛地坐直了身子，連壓到了發財的尾巴都沒在意。

　　“喵！”

　　在發財憤怒的背景音里，陸蘅蹦蹦跳跳地就進了廚房，Aneta正在把東西往冰箱裡頭塞，看見她過來還挺奇怪。

　　“Ann，你看！”陸蘅把郵件給她看，洋洋得意，“Sean約我拍片誒！”

　　“哪個Sean？”Aneta直起身，伸手接過了手機，她看見了Sean的全名，才恍然大悟道，“那個鬼才攝影師？是什麼拍攝。”

　　“他說他要給自己的個人網站增加一些作品，所以來找了我。”陸蘅得得瑟瑟的，“我問了他不怕被我的□□影響嗎，他說那是他自己的網站，只要好看就行了。”

　　“他真的很有眼光誒，畢竟我這麼好看。”陸蘅這話說得，也不知道是在誇Sean，還是在誇自己。

　　Aneta喜歡她這副活潑樣子，將手機還給她說：“定了時間和地點了嗎？”

　　“下周，就在芬蘭哦！是不是特別巧？”陸蘅的主意打得好，這樣Aneta還可以陪着她，順便回家一趟。

　　誰料Aneta卻微微皺起了眉頭：“下周？我好像不太走得開。”

　　這是真的，她逐漸將工作重心移到了紐約，現在正是起步的時候，再加上陸蘅的事情，現在她的行程已經排得不能再滿了。

　　陸蘅失落了一陣，但她也沒有不講理，很快又亢奮起來：“沒關係！我可以去找Zac，反正他現在每天都很閑，在家裡混吃等死的，還不如跟我一起去工作！”

　　Aneta寵溺地點了頭，看着她興高采烈地去打電話，果然啊，小孩子做喜歡的事情的時候，就會很開心。

　　“Zac！準備好跟我上戰場了嗎？！”

　　“陸蘅你發什麼神經？！”

　　tbc.

# 第81章

　　十月的芬蘭已經很冷了, 陸蘅上飛機前還嘲笑Zac把自己裹成了一個球，落地的時候只恨不得把他身上的衣服扒兩件下來。

　　“叫你嘚瑟。”Zac死死護住自己的領口, 彷彿在保護貞操，“陸蘅, 我再警告你最後一次, 你把手給我撒開。”

　　“我不！”陸蘅拽着他的袖子負隅頑抗，收拾行李的時候，Aneta千叮嚀萬囑咐, 讓她千萬穿多些，陸蘅當時“嗯嗯”地應了, 卻過耳就忘。

　　她是自己一個人打車去的機場, Aneta公司有事, 所以就沒送她, 誰能想到這小孩就穿了一件薄風衣, 瀟瀟洒灑地走了。

　　“你看看你穿了幾件？都是姐妹，救我一把, 這溫度我出機場就會死的。”

　　陸蘅試圖曉之以情動之以理, 結果被Zac翻了個巨大的白眼：“誰跟你是姐妹？你就不能去免稅店裡買一件？”

　　“我去, 要不是託運出了問題, 我何至於跟你在這裏拉拉扯扯？”陸蘅嚎累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她這陣子命裡帶衰，別人的行李都出來了, 就她的不知道丟在了哪裡, 機場方態度倒是好, 但意思也很明白，就是找不找得到還說不定。

　　“我就跟Ann說不要帶那麼多東西，要是跟以前一樣就帶個包，哪裡會出問題”陸蘅心累得蹲在機場的角落裡，嘟嘟囔囔地抱怨着，不過幸好信用卡是隨身帶着的，她最後放棄抵抗，站起身來說，“算了，你站在這裏不要動，我去買件衣服。”

　　Zac看着她憋笑的表情，雖然說不清楚哪裡不對勁，但莫名就覺得被陸蘅佔了便宜。

　　還沒等陸蘅轉過身，Zac的手機就響了，他一看來電显示，挺意外地說：“是Ann誒。”

　　陸蘅一聽就停了下來，怨念地說：“她為什麼打給你？”不應該先給我打電話嗎？

　　Zac無語地接通了電話說：“喂？”

　　誰料Aneta的第一句話就是：“蘅還沒有調回飛行模式嗎？我算了算時間，你們應該到了。”

　　“”Zac又翻了個白眼，沒好氣地對陸蘅說，“你飛行模式忘關了。”

　　“啊？哦。”陸蘅呆了一下，然後趕緊把手機拿了出來。

　　“要我把手機給陸蘅嗎？”Zac索性問。

　　“這倒不用。”Aneta聽起來很忙的樣子，另一頭傳來紙張翻動的聲音，“就是說一聲，我讓我哥哥去機場接你們了，讓陸蘅看着點，她認識的。”

　　“行，那我先掛了。”Zac聽完電話，轉頭就看見陸蘅拿着手機，又是失落，又是好奇的。

　　“Ann說了什麼？”

　　“有人來接我們了，Ann的哥哥，說你認識的。”

　　陸蘅歪了下腦袋，語氣里有淡淡的不確定：“Leon？”

　　Zac正在整理手上的東西，聞言順嘴問了一句：“她哥哥叫Leon嗎？”

　　“對。”陸蘅遲疑地向Zac背後揮了揮手，“不過我沒在告訴你他叫什麼，我好像看見他了。”

　　“什麼？”Zac回過頭，看見一個和Aneta有幾分相似的男人笑着向他們走過來，確實，氣度不凡。

　　Leon走到他們兩人面前，先把手臂上掛着的一件大衣遞給了陸蘅：“給，Ann特意讓我帶過來的，怕你穿少了。”然後他上下看了一眼陸蘅的穿着，溫和地調侃了一句，“看來還是她了解你。”

　　陸蘅覺得血氣在往臉上涌，趕緊低頭把衣服穿上了。

　　“哦，對了，這是Zac Lombardi，我的前經紀人，這位是Leon Sadel，Aneta的哥哥。”她抬起頭來才發現面前這兩個男人間的氣氛略顯尷尬，趕緊介紹了一下。

　　“叫我Zac就好。”前經紀人先生彷彿又回到了之前帶陸蘅的時候，自覺地伸出手去，先釋放了善意。

　　Leon不知為什麼，看見Zac的臉的時候有一瞬間的失神，在沉默的時間快要跨入沒禮貌定義的關頭，他眨了眨眼睛，及時回過神去握住了Zac的手：“久仰，你也可以直接叫我Leon。”

　　Zac表情淡淡地抽回了手，他心思敏感，當然能察覺到那一陣奇怪的停頓，心裏也不由得泛起一些不悅來。

　　但Leon好像沒看懂他臉色一樣，領着兩人朝機場外走的時候一直都若有所思的樣子，最後似乎是忍不住了，轉頭問Zac說：“冒昧問一句，你是加州人嗎？”

　　“不，我在紐約長大。”Zac不明所以，語氣也更加疏離了些。

　　陸蘅關了飛行模式之後就給Aneta報了平安，之後因為不想打擾她工作，所以一直無所事事，現在看着兩人間這一言難盡的氣氛，不由得閉緊了嘴巴。

　　這導致車廂里安靜了好一陣，之後Leon像是終於緩過神來，主動開口問了陸蘅：“拍攝就在赫爾辛基嗎？還是要去別的地方？”

　　“我不太清楚，還是看攝影師的安排。”陸蘅想了下又問了一句，“現在芬蘭有哪裡能看到極光嗎？”

　　“現在？十月份嗎？”Leon有些驚訝的樣子，“那可能還是不太容易，想看極光的話，最好還是要十一月份之後，怎麼了嗎？”

　　“沒什麼。”陸蘅想起Sean列給她的拍攝計劃，不由得心有戚戚焉，她不敢想象那個脾氣暴躁的攝影師沒拍到自己想要的東西，會幹出什麼事來。

　　會毆打助理。

　　陸蘅第二天到了拍攝現場就得到了答案，最矚目的不是布景或者燈光，而是滿臉胡茬，還在敲自己助理腦袋的攝影師先生。

　　“靠譜嗎？”Zac愣愣地站在她旁邊，雖然早就聽過Sean的大名，但看到面前這場景，是個正常人都會有所懷疑。

　　陸蘅表情複雜地回答道：“他好像一直這樣我看被打的助理跟上次都是一個人。”

　　“那真是”Zac話沒說完，因為他也不知道該怎麼眼前這副場景。

　　陸蘅一向是人群的焦點，很快就有人發現了她，那個化妝師見怪不怪地暫停了Sean的“暴行”，揪着他把攝影師先生帶到了陸蘅面前。

　　“很好，很好！”Sean看見陸蘅就眼前一亮，“我本來還覺得你之前有些臃腫，和拍攝主題不太契合，現在瘦成這樣正好，省得在妝容和後期上下功夫了。”

　　Zac瞪了他一眼，他本來就覺得這攝影師腦子不太正常，現在更是加深了這個看法，什麼叫陸蘅之前臃腫？明明就是纖細合度的標準超模身材，現在她瘦過了頭，Sean居然還帶誇的？他們這些朋友看了都心疼得要命，要是聽見這話的是Aneta，Zac估計她會拉着陸蘅扭頭就走。

　　“你怎麼減的？我一直在工作，反而越來越胖。”Sean拍了拍自己逐漸突出的小肚子，表情憂愁。

　　陸蘅笑了笑，沒說話，她不是喜歡賣慘的人，也忌諱交淺言深，雖然喜歡Sean的性格，但也不想把一切和盤托出。

　　化妝師關注了之前的事，還以為陸蘅是因為那些新聞而食不下咽，趕緊戳了戳Sean的腰，意思是讓他別戳人家的痛處。

　　然而Sean卻領會成了催促，不過也歪打正着，他瀟洒地一揮手說：“Lu，你先去化妝換衣服。”

　　這次的拍攝也在野外，所以所謂的換衣間也不過是一個臨時被搭起來的棚子，Zac不放心隱私安全，硬是守在了門口。

　　然後他就聽見陸蘅困惑的聲音从里頭傳來：“這是件衣服嗎？”

　　化妝師的笑聲有些尷尬：“按照Sean的要求特意做的，你將就穿吧。”

　　後面就是一陣衣料摩擦的簌簌聲，Zac被勾起了好奇心，越發地想看Sean到底讓陸蘅穿了件什麼衣服。

　　“這是塊破布裹起來的嗎？”Zac看見了，Zac露出了困惑的表情，Zac發出了質疑。

　　這樣冷的天氣里，陸蘅額頭上都出了一層汗，這衣服太難穿了，千瘡百孔，她為了找哪裡是領子，哪裡是袖口都花了半天功夫。

　　沒得到陸蘅的回答，Zac先一步給她套上了厚衣服，個位數的溫度下面，陸蘅卻只能穿一件破破爛爛的衣服，他看着都覺得冷。

　　陸蘅裹緊了身上的羽絨服，感慨一聲說：“Zac，和朋友身份的你比較起來，工作狀態下你簡直是天使。”

　　Zac不想聽她廢話，直接把她推給了化妝師：“麻煩你了。”

　　化妝師是個小女生，突然接到一個陸蘅，還傻愣愣地客氣了一下：“不麻煩不麻煩。”

　　不過陸蘅的妝容確實簡單，化妝師都沒給她上粉底，把她的臉修得更瘦削了之後，又着重強調了眼睛，陸蘅眼睜睜地看着自己從一個大好青年，變成一個病秧子，還是性格不太好的那種。

　　“你這樣在精神病院里一點違和感都沒有。”Zac抓緊功夫吐槽，想趁她不注意拍一張照片，卻被陸蘅敏銳地發現了。

　　“你拍了幹嘛？”陸蘅斜着眼睛看他，配合著這個眼妝，確實有點嚇人。

　　“我能幹嘛？發給Ann看看唄，她一定很想知道”Zac話還沒說完，手機就被陸蘅搶過去了。

　　“不許拍。”

　　Zac連個理由都沒得到，頓時憤怒了，“為什麼？！”

　　“因為她要是看見我現在這樣，就更有理由逼我吃東西了。”陸蘅面無表情，“一天四頓，我感覺自己胃都要被撐大了。”

　　現在她是真心懷念從前只會給她沙拉的Ann了。

　　Zac聞言也作罷了，他見識過Aneta現在喂陸蘅的架勢，如果之後他還想看陸蘅走上T台，那這種趨勢就絕對該被扼殺。

　　他不能眼睜睜地看着陸蘅胖死。

　　噴了定妝噴霧之後，陸蘅被凍得一個激靈，她最後仔細看了看整體的效果，突然若有所思地說：“跟我和Sean上次合作的時候還挺像的。”

　　那次的廣告大片在商場里掛了許久，雖然這次的化妝師並不是同一個，但也知道上次的妝容是什麼樣。她是知道一點Sean這次的拍攝概念的，所以有些神秘兮兮地說：“但其實完全不同哦。”

　　“是嗎？”陸蘅正準備多問幾句，Sean之前那個被“毆打”的助理就走了過來，愁眉苦臉地請陸蘅過去。

　　不知怎麼的，Zac的心裏就突然出現了一些不好的預感，這次的拍攝對於陸蘅來說，可能會很辛苦。

　　tbc.

# 第82章

　　正式的拍攝地點被Sean安排在一片林子里, 陸蘅從那些斑駁蒼白的樹皮里隱約辨認出白樺, 還有些其他樹種, 她認不出來，但在北歐清冷的空氣里都保持了一種孤絕的姿態。

　　“你還記得上次合作的時候，我跟你說了什麼嗎？”Sean滿意地看着重新布置好的燈光, 轉頭問陸蘅說。

　　陸蘅面無表情：“記得，你說我不是人。”

　　“”Sean尷尬了一下，摸了摸鼻子說，“咱們別斷章取義好嗎？”

　　“那時候你身上確實沒什麼人氣。”Sean難得擺出認真臉，這時候他看起來確實像是個大攝影師了, “我看見你之後就明白了為什麼你會那麼火了，渾然天成的傲慢和冷漠，確實很吸引人。”

　　陸蘅不置可否，她靠在身旁的一棵樹上，笑了笑說：“是嗎？我覺得自己挺熱愛生活的。”

　　“你在開玩笑嗎？”Sean瞥了她一眼，“你所謂的熱愛就像上帝愛世人，居高臨下, 抽身事外，上帝厭棄人類就隨手降下洪水, 如果有一天你最終厭棄生活，也能毫無留戀地離開。”

　　“你被叫做塞壬是嗎？有人說是海妖，也有人說是海神, 一方是極致的獸性, 一方又是極致的神性, 但都沒有人在愛欲苦痛里的掙扎。”

　　“但我這次見你，卻覺得不一樣了。”Sean看向陸蘅的眼睛說，“你的瞳孔里印入了人間，是什麼讓你改變的？我也知道一些你解約的消息，但並不覺得那會讓你有這樣天翻地覆的變化？這種入侵，一定是在你極度軟弱的情況下完成的，是什麼？愛情？還是親情？”

　　隨着Sean的一個個問好，陸蘅漸漸收斂了玩世不恭的神情，她面目冷肅，側頭去看斑駁的枝幹。

　　她很難不想起最痛苦的那段時間，神思昏沉，一閉上眼睛就是陸以澤離開的身影，Aneta告訴過她很多次，外公並不會怪她，她表面上應下了，卻怎麼都停不下這種自我折磨。

　　陸蘅的眼睛里有一絲藏不住的痛苦泄露出來，她本以為拍攝會很快開始，所以早早就脫了外套，誰想得到Sean居然和她聊了這麼久，寒風穿過林間的縫隙，一點一點地捲走她身體的溫度，這讓陸蘅的皮膚開始浮現出一種不妙的灰敗顏色。

　　Zac和一眾工作人員都在林子外頭等着，Sean說要幫陸蘅找找感覺，等開始拍攝了再讓他們進去，結果到現在也沒個動靜。

　　“還要多久？”Zac頻頻看錶，躊躇了許久終於按耐不住，“不行，我要進去看看陸蘅。”

　　Sean的助理連忙攔住了他，如果在這時候被打斷了，Sean絕對會發好大的火：“再等等吧，也不差這一會兒了。”

　　“什麼叫不差這一會兒了？！陸蘅都進去多久了，你知道她就穿了件什麼嗎？合著不是你朋友，你不心疼。”Zac聽了他的話，語氣立馬就不好起來。

　　就在外頭爭執聲漸起的時候，Sean終於從林子里探出一個腦袋來說：“行了，你們進來吧。”

　　林間有一片小小的空地，枯敗的腐爛的落恭弘=叶 恭弘在地面上堆積，陸蘅平躺在上邊，髮絲散落，直直地看着那一小片從枝杈中漏出的天光。

　　Sean調整了機位，不放過陸蘅眼睛里的每一寸情緒。因為那些落恭弘=叶 恭弘上的露水，鏡頭裡整個畫面都是潮濕的，而且帶着一種不不舒適的陰鬱，樹的影子投射在陸蘅的臉和軀幹上，看得分明的只有那一雙黑色的眼睛，最深處有一點天光，其餘都是痛苦的掙扎，像是煉獄里掙脫不得的靈魂。

　　在世界各地的傳說里，人在死後都要稱量自己的善惡，罪人遭受酷刑，善人升入天堂，Sean在不斷摁下快門的時候突然想，陸蘅只怕會被自己的負罪感投入地獄。

　　結束這一個鏡頭的時候他有些心虛，畢竟為了拍攝主動提起別人的傷心事，確實不太地道，Zac在陸蘅坐起來的第一個瞬間就沖了上去，把一直拿在手上的外套緊緊地裹在了她身上。

　　“還好嗎？難不難受？要不要喝點熱水？”Zac看她臉色都青白了，連忙伸手去捂着她的臉。

　　陸蘅卻像是沉在自己的情緒里出不來，或許是因為過低的溫度，或許是因為自我厭棄，她整個人都是麻木的。

　　“還好。”她勉強笑了笑，正準備站起身的時候卻忍不住乾嘔了一下。

　　工作人員看見這副情形，都圍在Sean的旁邊，用目光向他表示譴責，他們都是跟了Sean很長時間的老人，知道這人為了拍出好照片，什麼都幹得出來。

　　“這次也太過份了吧。”化妝師憤憤地抱怨了一句，大概是看見平日里百毒不侵的人脆弱起來，格外讓人心疼，更別說Lu長得還那樣好看。

　　“就是。”助理在一旁幫腔，“你怎麼這麼沒有人性？”

　　Sean自己理虧，縮着脖子讓他們罵，到最後實在忍不住了，慫慫地反駁了一句：“我之後肯定會把她開導好的呀，我又不是那種不負責任的人。”

　　“你開導？人家可能更抑鬱吧？”此話一出，反而引起了七嘴八舌的吐槽。

　　Sean惱羞成怒，抓着自己的單反扭頭就走，嘴裏喊着：“下一個場景！”

　　Aneta在工作的時候突然覺得有些心慌，她放下手中的筆，想了想還是給Leon打了個電話。

　　“蘅的拍攝進行得怎麼樣？”Aneta沒等那頭說話，就忍不住問。

　　“我說你打電話來是為什麼”Leon語氣怨念。

　　“為什麼？總不能是為了跟你談心。”Aneta無情地戳破了中年男子的小心思。

　　Leon嘆了口氣說：“我哪兒知道，我又沒跟去片場，不過我猜應該不會太容易，你知道的，十月的赫爾辛基是什麼溫度。”

　　“不是在棚里拍攝嗎？”Aneta想起陸蘅信誓旦旦的保證，還說絕對不會凍着自己。

　　“沒吧。”Leon有些無語，“要是在攝影棚里，至於非得到芬蘭嗎？你怎麼一碰上Lu的事情腦子就不轉了。”

　　Aneta不快地咬了咬嘴唇，還不是陸蘅告訴她說是因為Sean的行程太趕，只能她自己飛去赫爾辛基遷就他的時間，如果知道是在這種溫度下實景拍攝，她是絕對不會答應的。

　　她在想着之後要怎麼懲罰說謊的小孩，Leon卻站在窗邊，幾次欲言又止，最後還是忍不住問：“Ann，你覺得認出小時候只有一面之緣的人，可能性有多大？”

　　“你值的是什麼？”Aneta皺着眉頭說，“對神童還有可能，你？就算了。Leon你小時候簡直就是金魚記憶，一分鐘前剛吃完我的零食就能翻臉不認賬。”

　　Leon摸了摸鼻子，沒好意思告訴Aneta，那是自己裝的，不過有個親妹妹就是這樣不好，她知道你從小到大的每一件糗事，並且會在之後的日子里不斷地提起來臊你。

　　他怎麼會不知道這件事的可能性有多低，只是有些記憶就會莫名深刻，他就是永遠地記住了，加州的那棟大房子里，洋娃娃一樣的男孩。

　　Leon正準備掛了電話，就看見一輛熟悉的車停在了門口，那是他之前借給陸蘅用的：“你的小朋友好像回來了。”然後他就看着兩個踉蹌的身影走了下來，其中一個還攙着另一個，他挑了挑眉說，“不過她看起來不太好的樣子。”

　　Zac一路扶着陸蘅走進了客廳，Leon正好從樓梯上走下來，看見兩人狼狽的情形不由得愣了一下，然後趕緊走了兩步，幫Zac扶住了陸蘅。

　　“一樓就有浴室，讓Lu先泡一下。”Leon語氣強勢，但也徵求了陸蘅的意見，“你想讓傭人幫你嗎？”

　　陸蘅搖了搖頭，反而掙開了兩人攙着她的手，自己撐着往浴室走去了，Leon站在她身後，突然叫住了她說：“或許你想給Ann打個電話。”

　　浴缸里的水一點一點地上漲，乳白的蒸汽逐漸瀰漫了整個空間，陸蘅有些脫力地坐在浴缸邊上，目光沒有落點。

　　她能感覺到自己的身體一點點地熱起來，只是那顆心卻依舊沉重得動彈不得，這次拍攝對她來說，身體上的負擔還在其次，心理上的折磨卻讓她有些吃不消。

　　這相當於直接將她一直藏着的傷疤翻了出來，還殘忍地公之於眾，更何況那塊疤，本來就該沒有長好。她脫去衣服，慢慢地將自己沉進了水裡，有水溶在水裡，誰也看不見。

　　Leon硬塞給她的手機突然震動起來，她懨懨地抬眼望過去，是Aneta。

　　陸蘅心情很複雜，她想聽見Aneta的聲音，又不想聽見，所以只是看着手機被濕氣浸染的屏幕，一直看着它黑下去。

　　她現在千瘡百孔，陸蘅不確定，Aneta看見現在的她，會不會心生厭煩。

　　手機很快又震動起來，陸蘅終於伸出手去，把它拿了起來。

　　“喂？”

　　“蘅。”Aneta的聲音溫暖，彌散到了陸蘅的心上。

　　她的眼淚一瞬間就決堤，陸蘅哽咽着想，Aneta怎麼會傷她，她明明是救自己的葯。

　　tbc.

# 第83章

　　Zac坐立不安的, 不住地往浴室的方向望，Leon裝作不經意地安慰他說：“放心吧, Ann會讓她好起來的。”

　　“但願吧。”Zac勉強笑了笑, 他對Leon印象並不特別好, 但現在也忍不住抱怨道，“我真的沒想到這次拍攝的場景這麼惡劣，早知道就不讓她來了，還有那個攝影師，真的是”

　　他沒好氣地說了很多，Leon卻只是笑着看他，並不出聲，Zac好一會兒才反應過來, 有些尷尬地住了嘴：“我是不是話太多了？”

　　“沒，我知道你是在關心陸蘅。”Leon看了一眼他的衣服說，“不過我覺得你可能也需要先洗個澡, 休息一下。”

　　Zac被他一說, 像是才感覺到疲憊一樣，頓時神色就有些委頓了，他之前一直緊繃著神經, 竟然也不覺得。

　　不過他猶豫了一下, 還是說：“不了，我還是等陸蘅出來吧, 我實在不放心。”

　　Leon卻堅持道：“傭人會注意着的, 不是拍攝還沒有結束嗎？你如果生病了, 誰來照顧Lu？”

　　“也是”Zac抬眼看了一下他，之前心裏那點介意早就消失了，算了，也許人家真的是覺得他長得像許久未見的朋友呢，激動到失態也正常，他起身，客氣地頷首道，“那我先回房間了。”

　　“好。”Leon表情溫和，注視着他的背影上了樓，在聽見關門聲之後，卻忍不住露出一個得意的笑容，他多出來的那幾歲可不算虛長，自然看得清楚Zac已經不再反感他。

　　慢慢來吧。

　　那天陸蘅很久之後才從浴室里出來，那時候Leon還坐在客廳的沙发上，她看見的時候愣了一下，才略顯不好意思地把手機還給了他。

　　“抱歉，可能快要沒電了。”

　　Leon並不在意這些，反而對着她溫和地笑了笑說：“沒事，快點去休息吧。”

　　不論從哪個方面，他都要對陸蘅態度好一些，畢竟以後可能就是一家人了呢。

　　那天晚上陸蘅難得的睡了個好覺，夢裡似乎都有Aneta低沉柔和的聲線，不過這樣安定的時光並沒有太長久，第二天傍晚，陸蘅就又被Sean叫出去了。

　　見面的地點在一個很荒僻的小酒館里，陸蘅推門進去也沒見着什麼烏煙瘴氣的景象，只有一個直勾勾地望着窗外的Sean，和一堆閑聊的嗑瓜子群眾。

　　她是瞞着Zac一個人來的，陸蘅聽見地點的時候還以為又是什麼艱苦卓絕的拍攝場景，如果是這樣的話Zac不攔着她才怪。

　　誰能想到現在的氣氛這麼，和諧？

　　“Sean，今天要繼續拍攝嗎？”陸蘅走到攝影師的卡座里坐下，給自己倒了杯水。

　　“等着，有極光再說。”Sean挪開一直盯着窗外的眼睛，忙裡偷閑一般地瞥了她一眼，看清她杯子里是什麼之後，表情就有些嫌棄，“你來酒館喝什麼白水？”

　　陸蘅看了眼旁邊一群人彷彿街坊鄰里嘮嗑一樣的樸素場景，無語道：“你不說我還真沒看出來這是酒館。”

　　“我不喝酒。”陸蘅抿了口水，算是給了個解釋。

　　“為什麼？”Sean倒是保持了和他年齡不符合的好奇心，湊過腦袋來問。

　　陸蘅卻沒有不耐煩，難得解釋了一句：“護嗓。”

　　這下Sean反而看起來更困惑了：“你這嗓子還要護？你又不唱歌。”

　　雖然明白這人沒什麼其他意思，但是聽見這話，陸蘅還是忍不住生出一種想打爆Sean的狗頭的衝動，什麼叫“你這嗓子還要護？”

　　她深呼了兩口氣，努力把暴脾氣壓了下去，這時候一直被Sean欺壓的那個助理溜溜噠噠地走了過來，“哐”地一下把自己的啤酒放在了桌面上。

　　“往那邊讓讓，你看你最近胖的。”助理很嫌棄的樣子對自己老闆說，陸蘅見了兩次Sean毆打他的樣子，還以為他會發火，不想這人只是一臉無所謂地挪開了位置。

　　“只要和工作沒關係，他基本上不會發火。”助理看見陸蘅奇怪的眼神，替她答疑解惑了。

　　“行了，別望了，天還沒黑透呢，你以為能把極光望出來嗎？”助理沒好氣地把Sean的頭掰回來，然後對着陸蘅大倒苦水，“你說這人是不是腦子有問題，才十月份，多難得能見着極光，他以為自己天選之子嗎？太陽風都要為他暴動？”

　　“好吐槽。”陸蘅忍不住鼓了兩下掌，這下助理先生更像是找到了知己一樣，恨不得拉住她的手互訴衷腸。

　　“你不知道，跟這人在一起待久了，再無聊的人都能變成吐槽能手。”

　　陸蘅贊同地點了點頭，幫着一起辱罵Sean：“對沒錯怎麼能這樣？！太過分了！”

　　然而但凡是Zac或者是Susan在這兒，都會毫不留情地翻一個巨大的白眼，然後告訴陸蘅讓她有些自知之明，明明自己就是這種人，還好意思說別人。

　　Sean只是埋頭吃堅果，並沒有反駁一句，從陸蘅的角度能看見他塞得鼓鼓囊囊的側臉，再加上他本來就是娃娃臉，雖然刻意蓄了些鬍子，看起來還是很顯小。

　　陸蘅剛要張嘴問一句他的年齡，就聽見助理先生義憤填膺地說完了最後一句話：“明明落日也很好看啊！”

　　這讓陸蘅突然想起上次和Aneta視頻時所見到的那片壯麗的晚霞，她側首向屋外望去，窗子上有經年的污垢，所以看起來灰濛濛的，再加上落日本來就到了尾聲，映入陸蘅眼帘的，竟然只剩下一點無趣的餘暉。

　　但她還是突然就坐立難安起來，昨日Aneta溫柔的安慰彷彿又回蕩在耳側，陸蘅覺得耳垂有些痒痒的。

　　助理原本和她一唱一和的還挺開心，突然陸蘅就啞了嗓子，他困惑地望過去，卻只看見了一個發獃的女人。

　　“Lu這是怎麼了？”他搗了搗Sean的胳膊，好奇地問。

　　攝影師的眼毒嘴也毒，他掃了陸蘅一眼，輕描淡寫地說：“春心蕩漾吧。”

　　“你別瞎說！”聽見這話，陸蘅突然回過神來，急忙反駁道，她剛剛只是想到了Aneta，怎麼可能是什麼“春心蕩漾”？！

　　“我之前還覺得你臉嫩，現在一看，果然心理還是個大叔。”陸蘅為了掩飾羞窘，似乎開啟了無差別攻擊的模式。

　　Sean鬱悶地嚼了個腰果說：“不是就不是唄，你也沒必要人身攻擊吧。”

　　陸蘅氣壯山河地灌了自己一大口水，像是要把之前Sean地那句話從腦子里沖走一樣，不過從她通紅的耳尖來看，似乎是失敗了。

　　助理表情興奮，無比緩慢地湊到了Sean耳朵邊，小聲八卦：“我覺得就是吧，你看她表情。”

　　“對對對。”Sean不能再同意地回答道，“我們先假裝贊同她那是友情，但我們都知道那他媽是愛情。”

　　“這句話好厲害！你自己想出來的？”

　　“不是，有一個C國的粉絲教我的，很有趣，我就記下了。”Sean偷看了陸蘅一眼，竊竊私語，“沒想到這麼快就用上了。”

　　陸蘅其實什麼都能聽見，被這兩人搞得心煩意亂，乾脆一拍桌子，冷笑一聲說：“你們倆，很gay啊。”

　　“噫！”兩人同時對視了一眼，然後邊搓着自己的胳膊邊嚎，“不是！”

　　那天理所當然的，一行人沒有等到極光，散去的時候已經是第二天的清晨，酒館里滿是東倒西歪的男男女女，誰能想到這隻是因為熬夜呢。

　　陸蘅後半宿沒挨住，還趴在桌子上休息了一會兒，早上醒來的時候她看見Sean情緒亢奮，像是一直沒睡的樣子。

　　“今晚再戰！”Sean一點都不死心，掛着兩個巨大的黑眼圈還在做“等待極光行動”的動員，然而有幾個小姑娘已經撐不住了，紛紛表示要退出組織。

　　陸蘅早就在前一天晚上跟Zac交代清楚了自己的行蹤，雖然被罵得不輕，但也收穫了一個免費的司機，這讓她得以在Sean把曉之以情發展成暴力鎮壓之前走出了酒館。

　　“所以你今晚還得來？”Zac發動了車子，有些沒好氣地問。

　　陸蘅點了點頭，沒等Zac開口反對，就一歪頭睡了過去。

　　這樣的夜晚持續了好幾天，陸蘅每天都去報道，然後眼睜睜地看着酒館里的人越來越少，最後只剩下她和Sean兩個。

　　你問助理先生？他就是第一個“拋棄”Sean的。

　　“明天我就要飛走了。”Sean之前一直保持着他工作外的寡言，這天在陸蘅坐下之後卻突然說道。

　　陸蘅“嗯”了一聲，這些天她一直在想某些關於“春心”的事情，因而神思混沌得厲害，現在聽Sean開口說話了，反應都要慢半拍。

　　其實陸蘅告訴Aneta的也不算是謊話，Sean的行程很趕，他離開芬蘭之後就要飛去東歐，實在沒辦法再擠出時間在紐約停留。

　　她算了算日期，今天還真是他在芬蘭的最後一個晚上了。

　　“為什麼一定要拍到極光呢？”陸蘅手摸着杯把問，她喝的還是白水。

　　Sean倒是沒講什麼意義非凡的小故事，只是單純地說：“因為我還沒有拍過。”

　　“就這麼簡單？”

　　“要不然呢？”Sean歪着頭看她，“極光確實美麗又神秘，但說到底不過是科學現象，而人們的態度取決於他們自身的想象，對旁人來說，極光或許是上帝的來信，又或者是希望和期盼的象徵，但對我而言，只是一片沒有入鏡的景色。”

　　陸蘅若有所思，正要說話的時候，Sean卻突然瞪大了眼睛，緊緊地盯住了陸蘅的臉。

　　“怎麼了？”

　　Sean生怕自己自己錯過了，眼睛一瞬不錯地看着陸蘅：“剛剛好像有一道綠光印在了你臉上。” 他還沒轉過彎來，明明現在更應該看着窗外，而不是陸蘅的臉。

　　還沒等陸蘅開口提醒，窗外的天空上就出現了幾道藍綠色的幻影。

　　Sean跟瘋了一樣，撒着歡就跑了出去，如果不是因為現在太冷地上已經沒有花，他可能都要摘下一朵來插在陸蘅頭上了。

　　陸蘅裹緊了羽絨服，跟在他後邊走了出去，眼前的場景確實壯闊，深藍色的天空低垂，光彩熠熠的色帶彌散開來，不斷變換着濃淡深淺，是只有親眼所見才能明白的那種魅力。

　　她想起Sean所說的，極光象徵著希望和期盼，陸蘅仰着頭，看着這片光怪陸離的景象，心中卻驀然沉靜下來，連日來的糾結都消失不見。

　　好吧她認了，畢竟她只想到了Aneta。

　　tbc.

# 第84章

　　Sean看着眼前壯美夢幻的景象, 一邊手忙腳亂地調焦距, 一邊在心裏辱罵那群沒耐心的傢伙，現在他連個打光都沒有, 只帶了一個最輕的鏡頭，真是浪費了好運氣。

　　只是當他望向站在鏡頭裡的陸蘅時，一切不甘都消散了。

　　陸蘅沒化妝, 穿得也臃腫，但看向天際的眼神卻悠遠，Sean从里面讀出一些釋然的妥協, 和溫馴的柔情。

　　就像是, 愛情。

　　Sean將焦點定格在陸蘅的臉上，在極光消逝的瞬間，拍完了最後一張照片。

　　或許這些照片在技術上不會完美，Sean放下相機，若有所思, 但他或許不該執迷，動人的一向是情感, 而非技巧。

　　陸蘅的眼神就足以吸引一切。

　　“看來你已經從極光里看見自己的希望了。”Sean走到陸蘅身邊說，“我為之前在拍攝時候勾起你的傷心事道歉, 選本是想跟你說一通大道理來着, 不過看起來你並不需要的樣子。”

　　陸蘅轉過身，微笑着說：“沒關係, 只是我才發現, 原來希望就在身邊。”

　　Sean不明白她在說什麼, 乾脆舉起相機問她：“今晚拍的這些照片我應該不會精修，我想放到我的ins賬號上，可以嗎？”

　　“你不需要向我徵求意見，我本來就是來工作的。”陸蘅很好說話，精不精修對她的意義不大，她早就明白了，皮囊只是暫時的居所，不必執迷旁人眼中的自己。

　　“那你之後是回紐約？有什麼安排嗎？”Sean低頭選着照片，一邊問她。

　　陸蘅狡黠一笑：“我要把一個人拿下！”

　　然而有些話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難得很，陸蘅放下豪言壯語，臨了卻慫了。

　　“Zac，我問你件事。”回程的飛機上，陸蘅沒忍住，一直在騷擾坐在旁邊的前經紀人先生。

　　Zac剛回完消息把手機關機，就被陸蘅戳了個正着：“你別動手動腳的啊，有事說事。”

　　陸蘅怨念地看着一解除工作狀態就變得欠揍的好友，他當自己想問他嗎，不過Zac好歹還有幾段感情經歷，聊勝於無吧。

　　“就是我有一個朋友”

　　陸蘅話還沒說完，Zac就打斷了她，投去了懷疑的眼神：“這應該不是什麼‘我有一個朋友等於我自己’系列吧？”

　　“當然不是！”陸蘅心虛地左右看了看，而後又懊惱地說，“哎呀，你到底聽不聽。”

　　“聽聽聽。”Zac還算給她面子，給了陸蘅一個台階。

　　陸蘅順着台階就下去了：“就是我有一個朋友，她之前吧，突然發現自己喜歡一個關係很好的同性朋友，但是對方好像是直的，還有過男朋友，她現在該怎麼辦啊？”

　　Zac一開始還以為是什麼無聊小事，聽着聽着眼睛就越睜越大，不敢置信地盯着陸蘅看。

　　“你這麼看着我幹嘛”陸蘅被他看得心裏發麻。

　　“你終於開竅了。”Zac的聲音里居然帶上了一絲詭異的欣慰。

　　陸蘅急了：“都說了不是我了！”

　　Zac哪裡信她，還暗搓搓地伸長了胳膊去逗她：“Ann特別好看，是吧？”

　　陸蘅被他說個正着，乾脆也不裝了，她之前那點難得的屬於少女的嬌羞也消失得一干二凈，取而代之的是一如既往的“臭不要臉”：“Ann本來就好看，我的審美能出問題嗎。”

　　Zac皺了皺鼻子，嫌棄地看她：“你審美是沒什麼問題，情商倒是問題不小，之前還敢跟我說你‘鋼鐵直’？！我要是開個局賭你什麼時候能開竅，現在能血虧。”

　　“那也沒有辦法，誰讓我沒經驗。”陸蘅理虧，低下頭主動承認了錯誤，然後又湊過去問，“你還沒說我應該怎麼辦呢，你也不是不知道，Aneta可能是真的‘鋼鐵直’”

　　之前有個很喜歡Aneta的女模特，已經直白到在接受採訪的時候表白了，結果Aneta也不知道是用了什麼方法，這麼小的圈子，兩人硬是沒有同框過，後來有好事的記者主動問她和那個模特關係怎麼樣，Aneta笑容完美，回了一句“沒合作過，不是很了解”。

　　好像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Aneta“宇直”的名聲就流傳開來了。

　　“我要是冒冒失失地直接表白了，萬一Ann也給我來一出‘沒合作過，不了解’怎麼辦？”陸蘅表情很喪，然後想起來她還真沒有和Ann合作過，就更喪了。

　　雖然Zac覺得就Aneta平日里寵陸蘅的樣子，哪怕她真還是個直的，如果陸蘅表白了，估計她也會一口答應下來。

　　不過世間看戲最有趣，他眼睛一轉，擺出專業的態度給了建議：“我覺得吧，你平日里不着痕迹地試探一下她，看看她對你有沒有感覺，如果她也回應了，不就說明告白成功率很大嗎？”

　　陸蘅的腦袋上彷彿出現了一個突然亮起來的小燈泡，她眼睛也亮亮的，大力拍了下Zac的肩膀：“你說得對啊！看來你還算有點用！”

　　Zac皺着眉頭揉自己的肩膀：“你就不能輕點！”

　　陸蘅下了飛機就看見Aneta等在了出口，不過她還是很忙的樣子，正低着頭髮消息。

　　“Ann！”陸蘅剛明白自己心意，自然激動得很，但還是顧忌着周圍人的眼神，飛奔到Aneta面前才叫了她一聲。

　　Aneta剛抬起頭，懷裡就撲進了一個陸蘅，她有些措手不及，但還是下意識地伸手抱住了她：“怎麼這麼開心？”

　　“看到你就很開心啊！”陸蘅在她懷裡揚起一個笑，滿滿的都是喜歡。

　　Zac跟在她後頭走出來的，現在簡直不忍直視，他哪裡見過陸蘅這樣軟的樣子，只以為這人是在扮豬吃老虎。

　　飛機落地的時間是紐約的深夜，比之白天，機場里來去的旅人已經少了很多，饒是陸蘅和Aneta都氣質不俗，但機場里最多的便是分離和重逢，在飽受旅途之苦的疲憊的人眼裡，她們也不過是其中最普通的一對。

　　Aneta卻見慣了陸蘅撒嬌耍賴的樣子，她揉了揉她的頭髮，又跟後面的Zac點了點頭，算是打了個招呼。

　　“我們送你回去。”關上車門之後，Aneta扭頭對後座上的Zac說。

　　陸蘅坐在副駕上，完全看不出長途飛行后的疲憊，看見Aneta還沒系安全帶，眼神一動，主動探過身去給她繫上了。

　　Aneta有些驚訝，相碰的瞬間她不由得緊繃了軀體，不過又很快放鬆下來，她能感覺到陸蘅一點濕熱的呼吸噴在自己的側頸上，這讓她覺得有些痒痒。

　　“好了嗎？”她覺得陸蘅的動作似乎有些慢的樣子，隨口問了一句。

　　陸蘅卻愣了一下，把安全帶插進了插銷里之後，她懊喪地抬起頭來說：“好了。”

　　“乖。”Aneta又拍了她腦袋一下，像是在獎勵一個做好事的小朋友。

　　後座上傳來一聲輕不可聞的笑聲，陸蘅敏銳地捕捉到了，回過頭恨恨地瞪了Zac一眼。

　　“怎麼了，你就瞪我？”Zac仗着Aneta看不見他的表情，挑釁一樣地對陸蘅吐了吐舌頭，語氣卻還裝得很委屈。

　　陸蘅急忙反駁：“誰瞪你了？！”

　　Aneta神情自若地打了方向盤，只把這個當成是小朋友之間在鬥嘴。

　　第二天等陸蘅起床后，Aneta早就不在家裡了，她努力讓自己清醒了一點，在公寓里這兒晃晃那兒轉轉的，也不知道在想什麼。

　　到底要怎麼才能試探Aneta的態度呢？高中畢業生陸蘅真實地苦惱了，她發現Zac這個情感導師真的很不合格，簡直就像只列出了題干，然後給了一個“略”。

　　“要不搜搜網上有沒有什麼情話攻略好了”陸蘅不懂就問，她自言自語道，“英文的會不會太明顯了，我看看中文的？”

　　她注意力不集中，點開一個網頁的時候，硬是沒有看見前頭偌大的“土味”兩個字。

　　“不要抱怨，抱我？”

　　“不好不好，翻成英語就沒那個意思了。”

　　“猜猜我的心在哪邊在你那邊”

　　“噫，這怎麼這麼肉麻！”

　　陸蘅一邊搓着手臂上冒出來的雞皮疙瘩，一邊懷疑現在國內的姑娘小伙子告白都這麼油膩了嗎？

　　“等等，這個還行誒”她終於看到一條合適的，然後簡直是志在必得地收起了手機。

　　所以Aneta晚上一回到公寓，就看見陸蘅乖巧地坐在餐桌旁邊，揚起腦袋問她：“你聞到什麼味道了嗎？”

　　“你怎麼知道的？”Aneta驚訝的看着她。

　　陸蘅比她更驚訝，為什麼不按套路出牌，不應該說“沒有”嗎？！然後她才能說“那為什麼你一出現空氣都甜了”啊！

　　Aneta舉起了手裡包裝精巧的小盒子：“我給你買了甜點，你鼻子好靈。”

　　陸蘅無緣無故被誇獎了鼻子，卻一點都不開心，她悶悶地接過了Aneta拆好了的甜點，泄憤一樣地往嘴裏塞了一大口。

　　之後陸蘅的情緒低落了好一會兒，Aneta還有一點工作要收尾，吃完飯就直接去了書房，不過走之前還記得幫陸蘅把電視打開了。

　　好死不死，電視上正好放着動畫片，陸蘅怨念滿滿地看着屏幕上那個長得像個口哨的豬，只覺得自己像留守兒童。

　　不過鬥志很快在睡覺前又重燃了，之前陸蘅一直都住在客房，這條晚上卻理直氣壯地抱着枕頭去了主卧。

　　Aneta看見這架勢，嘴上雖然問了句為什麼，卻主動挪了一半床給她。

　　陸蘅心情愉悅，手腳並用地爬上了床，掀開被子躺好之後，又傻笑着像Aneta那邊擠了擠。

　　Aneta正在看書，陸蘅抬着頭看她，心裏美滋滋地想，Ann連用鼻孔懟人的角度都好看誒。

　　“看什麼？”Aneta終於察覺到她的眼神，笑着問。

　　陸蘅衝著她勾勾手指頭：“你把頭靠過來。”

　　Aneta不明所以，卻還是照做了，然後就收穫了陸蘅印在她側臉的一個巨大的“啵嘰”。

　　她愣住了。

　　陸蘅忐忑得要命，想看她，又不敢看她，只能四處游移着目光，卻不料聽見Aneta輕笑了一聲，她低下頭來，在陸蘅的額頭上烙下了一個柔和的吻。

　　“晚安。”

　　燈熄了，陸蘅就這樣被舉重若輕地放下了，她在黑暗裡睜着一雙眼睛，一直等到身邊人的呼吸漸漸均勻，才行屍走肉一樣走到了衛生間，給Zac打了個電話。

　　“姐妹，出來喝酒。”

　　tbc.

# 第85章

　　Aneta的作息一向正常, 所以陸蘅躡手躡腳換完衣服出門的時候, 才不過十點半。

　　Zac本來也在家裡閑着沒事干，被陸蘅一叫就興沖沖地出來了, 還貼心地提供了接送服務，畢竟夜晚的紐約並不很安全。

　　“你不是從來不喝酒？能行嗎？”Zac帶她去了一間會員制的酒吧，足夠隱秘安全, 唯一的不安定因素就是他身邊這個表情苦悶的傢伙。

　　陸蘅看了眼酒單，一個都不認識，她乾脆推給了Zac, 用那種受傷者理直氣壯的語氣說：“你幫我點, 快點醉掉才最好。”

　　Zac顧忌着Aneta知道他帶陸蘅出來喝酒之後的下場，思量了許久，才給她點了杯百利甜。

　　“我感覺被當成小孩子了。”陸蘅垂下眼睫，面孔在酒吧變幻的燈光里若隱若現，看過去還真有幾分憂鬱的氣質。

　　如果忽略她幼兒園水平的抱怨的話。

　　“我親了她誒, 親了！你知道她幹了什麼？！”

　　Zac突然就有些憂慮，這還一滴酒都沒喝呢, 人怎麼就瘋了一半了？他暗暗扶額，算了, 也就是他自己自討苦吃了。

　　“她居然親我額頭！我都多大了！她就是把我看成小孩子。”陸蘅話音剛落, 酒就被送了過來，她義憤填膺地灌了一口, 然後咂了咂嘴巴, 困惑地說, “怎麼是甜的？”

　　Zac怕她還要點更烈的酒，趕緊轉移了話題：“所以你到底是親了她哪兒？”

　　“呃，臉？”陸蘅試探着說。

　　Zac一臉無語：“那就是你活該了吧，我要是Ann，我也覺得那可能就是個晚安吻什麼的。”

　　“你才不是Ann！”陸蘅特別護短地“呸”了他一口，“Ann的腿有你兩倍那麼長！”

　　“Ann的眼睛還好看，身上還一直有種好聞的味道，像玫瑰一樣”陸蘅說著說著眼神就放空了，然後露出了一個滿足的笑。

　　Zac不忍直視：“你叫我過來就是為了誇Ann的嗎？那你能不能自己找個樹洞，放過我，行嗎？”

　　陸蘅一伸手就拽住了他的袖子，蠻不講理地說：“不準走，我苦水還沒倒完呢！”

　　“行行行，你先把我袖子放開。”Zac好聲好氣地哄着，不過他也沒想到，陸蘅竟然也就乖乖聽了他的話。

　　“醉了？！”他小聲震驚道，幾乎快要懷疑是不是店家拿錯了酒，百利甜誒，才17度的酒，陸蘅喝一口就醉了？！

　　Zac一邊感嘆陸蘅原來這樣弱雞，一邊又擔心被Aneta發現之後事情該怎麼收場，他到底是該把鍋推給陸蘅呢，還是把鍋推給陸蘅呢？

　　“Zac你知道嗎？Ann還讓我看動畫片！她以為我才幾歲？！”陸蘅現在腦袋昏沉，記憶里的事實都扭曲了，任憑她自己瞎編亂造。

　　“這麼殘忍嗎？”Zac都有些不忍心聽下去了，他覺得額頭吻什麼的還屬正常，但是讓陸蘅看動畫片？Aneta是真的把她當女兒養了吧。

　　那邊陸蘅得到認可，戲更多了，她拽着Zac的手，可以說是聲淚俱下：“你都想象不到，那隻豬，她居然不會吹口哨！她長得都像個口哨！我都會！”

　　話說到這份上，Zac已經不知道她到底在抱怨什麼了，而且聽起來還挺自豪？

　　“你可以調台的。”他乾巴巴地說。

　　陸蘅突然扭捏起來，扣了扣手指頭說：“我忘啦！”

　　她嚎得有些久，覺得嘴巴幹了，拿起還是半滿的酒杯就往嘴裏送，Zac一個沒看住，就又被她灌了一口下去。

　　“我的上帝啊，你可不能再喝了！Aneta知道了非得扒了我一層皮。”Zac怕再生事端，趕緊把酒杯挪到了桌角陸蘅夠不到的地方。

　　“我渴。”陸蘅表示委屈，醉了之後她好懂得很，有什麼就說什麼。

　　Zac忙要了一杯蜂蜜水給她，還給塞到她手裡說：“渴了咱們喝水。”他突然體會到那些已經有孩子的朋友日常的痛苦，和一絲絲詭異的快樂。

　　他晃了晃腦袋，把那個奇怪的念頭晃了出去，一回神，陸蘅卻已經趴在了桌面上，眼神倒是不錯，無情又漠然，就是被壓出來的肉臉蛋給毀了。

　　Zac差點忍俊不禁，他伸出手在她眼前晃了晃問：“想什麼呢？”

　　陸蘅的眼珠子動都沒有動一下，囁嚅着說：“想她為什麼不喜歡我啊”

　　Zac被戳中一些心底的舊事，勉強笑着說：“她明明很喜歡你啊。”

　　“可是不是我要的那種喜歡。”陸蘅把頭從桌面上抬起來，髮型已經有些亂了，她現在看起來完全不像一個喝醉的人，“我和Sean在芬蘭的最後一天看到了極光，他說極光象徵著的是期盼與希望，我看着那些神秘的光帶，卻只想到了Ann。我想我從沒意識到那是愛情的原因是，我早就把她擺在了一個更高的位置，她是我的陪伴和救贖。”

　　“但是她看見什麼的時候才會想起我呢？或許只有路邊的甜品店，我在她的世界里定位得如此精確，以至於她根本不會把我從一個條目移到另一個去。”陸蘅面無表情地給自己潑冷水。

　　饒是Zac確定Aneta是喜愛陸蘅的，現在也不由得沉默了，他想說陸蘅的想法太悲觀，但最後也只能嘆一口氣：“不是所有感情都能得嘗所願的。”

　　“我知道。”陸蘅在桌面上轉着被子，看着反光里印出的形狀奇特的鏡像，“但誰又能甘心呢？”

　　“所以你要如何？”Zac頓了一下問。

　　陸蘅彎了一下唇角，露出一個純良的笑容：“當然是告白去啊。”

　　不成功當然就連朋友也沒得做，但她現在本來也不稀罕朋友這個身份。

　　“如果我撞不開這層次元壁，你就當我身死魂消了吧。”

　　Zac嘴角抽了抽，恨不得能把她扇醒：“你現在醉了，我不跟你說，但我就告訴你一句，你醒了絕對會後悔。”

　　“可是如果我不說，以後每次醉了，也會後悔啊。”陸蘅笑得天真，“那不如一了百了。”

　　酒精到底是引出了她的什麼人格啊，怎麼比現在還反社會？Zac頭痛地揉了揉太陽穴，就在這時候，更讓人頭痛的情況也來了。

　　“Ann？對，陸蘅是跟我在一塊兒不用不我我載她回去就行好吧，我告訴你地址”

　　聽Zac報完坐標之後，Aneta就乾脆利落地掛了電話，Zac回想到她聽見兩人正在酒吧時瞬間低沉的語氣，只覺得大限將至。

　　“你得救我。”Zac看着陸蘅不能再悠閑的樣子，彷彿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Ann要過來了，你得告訴她這是你自己的主意。”

　　陸蘅眯着眼睛看他，特別囂張：“可以啊，叫爸爸。”

　　Aneta到的時候，一眼沒看見陸蘅和Zac，直到走近了，才發現兩個廝打在一起的身影。

　　“咳。”她站在一旁看菜雞互啄，許久都沒個結果之後，終於忍不住出了聲。

　　Zac先反應過來，連忙撒開手告了狀：“她先的！”

　　陸蘅暈乎乎地倒在卡座的椅子上，聽見這話還忍不住反駁：“我才沒有，是你先動手的！”

　　“那你也不想想自己說了什麼？！”

　　Aneta聽了半天，額頭都冒出幾條青筋來，這是什麼幼兒園對話。

　　她之前沒睡多久就突然驚醒，才發現陸蘅早就不見了，幸好這熊孩子還記得在客廳里留了個紙條，上頭是她龍飛鳳舞的字跡。

　　“我和Zac出去玩了！”

　　這麼晚！就算是和Zac出去，她也不放心啊，Aneta努力讓自己不生氣，心裏想着或許應該連上次的一起罰。

　　“我先帶她走了。”她上前一步，把還癱在卡座里的陸蘅架起來，半摟着她往外走，Zac的表情卻一點都沒輕鬆下來，反而緊張得要命。

　　他生怕陸蘅發瘋，當場表白，幸好她還算乖巧，安安靜靜地趴在Aneta懷裡，被帶了回去。

　　直到進了家門，Aneta都沒說一句話，她牽着還有些懵懵的陸蘅回了房間，看着她重新洗漱完，然後好好地躺回床上蓋上了被子。

　　“我喝酒了哦。”陸蘅聲音柔軟，突然說，她好像還能感覺到藏在牙膏的薄荷氣味下面的酒香，“好像還喝醉了。”

　　“是嗎？”Aneta摸了摸她的額頭，“可是醉了的人都不會說自己醉了。”

　　陸蘅歪着腦袋想了一會兒：“那我可能還沒有醉，你不說我嗎？”

　　“說你什麼？”

　　“大半夜跑出去喝酒，還要害你出去找我。”

　　“你知道就好。”Aneta颳了一下她的鼻子，“不過那個人都應該有自己的空間，你如果不願意說，那我就不問了。”

　　她正要抽身離開，卻被陸蘅一把拽住了，被用執拗的眼神看着說：“你可以問的，你問什麼我都會回答。”

　　Aneta隱約覺得這個問題後面藏着許多未知，彷彿一整片深海，她下意識想退卻，然而在看見陸蘅臉上那種少年的執着后，彷彿被蠱惑一樣地就問出了口：“那為什麼？”

　　“因為我對某個人求而不得，內心苦悶。”陸蘅垂下眼睛，不去看她，“外公曾經跟我說，若是有了喜歡的人，學那杜麗娘也無妨，只是不要輕浮，所以我現在念給你聽，你要聽好”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亦可生”

　　陸蘅酒後更加柔軟低啞的嗓音回蕩在整個空間里，Aneta早在她說出“求而不得”時就愣住了，她只是遲鈍，並非痴傻，哪怕聽不懂陸蘅所念白的是什麼，也明白其中真切的情意。

　　陸蘅話音才落，睡意卻已然侵襲上來，她強睜着一雙睡眼問：“你明白嗎？”

　　我心悅你。

　　Aneta眼神複雜地看着她，最後也只是一聲嘆息，輕聲說：“睡吧。”

　　第二天中午起床，陸蘅頭痛欲裂，她沒想到自己酒量這樣差，正苦哈哈地想着以後再也不要喝酒的時候，手機突然劇烈地震動起來。

　　“喂？”陸蘅皺着眉接起了電話，然後就聽見Zac興奮的聲音在她耳朵邊炸開：“陸蘅！你又火了知道嗎？！你又火了！”

　　“什麼玩意兒？”陸蘅只覺得腦袋更暈了，她快要懷疑自己都能從腦袋裡晃出水來，“你聲音小點，仔細說。”

　　“Sean把你那張看極光照片放出來了，我的上帝啊，才沒多久，就不知道多少人轉贊了，雖然潑涼水的人也不少，但更多人都在瘋狂誇你！”Zac也看過了那張照片，很難得，震撼里又有柔情，“我現在也想瘋狂誇你！”

　　“聽起來你好像已經規劃好了我之後八年的發展計劃了”陸蘅聽出了Zac的雄心壯志，不免有些無語，她叼了片吐司慢慢嚼着，勉強緩解胃裡的不適。

　　“對了，我還沒問你呢，昨晚怎麼樣了？”Zac突然八卦兮兮地問她。

　　“昨晚？”陸蘅一開始還困惑來着，突然一個片段在她腦海里閃現出來，她目瞪口呆，連嘴裏的吐司都掉在了餐桌上，陸蘅艱難地問，“我昨晚，是不是說要跟Ann表白來着？”

　　Zac一邊刷着ins，一邊回道：“要不然你以為我問你什麼呢？”

　　“可我他媽什麼都不記得了啊！”陸蘅哭喪着臉，果然喝酒誤事，她這輩子還是離酒精遠一點吧。

　　可這次Zac半天都沒個動靜，陸蘅還以為他是被自己蠢哭了，試探性地問了一句：“你怎麼不說話？”

　　隨後陸蘅就收穫了一句罵娘。

　　“我沒在說你。”Zac的聲音聽起來還是有些沒好氣，他憤憤地說，“那些狗仔跟見了血的鯊魚一樣，看見你有熱度了就擁上來。”

　　陸蘅心裏有些不好的猜測，連忙上了八百年不用的ins，就見一個偌大的驚悚標題——過氣超模陷入三角疑雲，性向成謎。

　　下面配着的就是那張Sean給她拍的照片，還有就是，昨晚上Aneta摟着她出酒吧的圖？！

　　“這都是什麼破玩意兒！”陸蘅快要氣瘋了，以前她能對這些花邊消息一笑而過，但現在不一樣了，她昨天才對Aneta告了白（雖然一點記憶也沒有），結果今天就出了這樣的緋聞？！真是有夠打臉。

　　“我要告到他們破產！”

　　Zac的語氣卻突然變得有些難以形容，像是從喉嚨里擠出來的聲音：“或許不用了”

　　“為什麼？”

　　“你去看看Ann的賬號吧”

　　陸蘅困惑地搜索了一下，看見Aneta的最新更新之後，臉就像熟透的蝦子一樣，慢慢地紅透了。

　　那是一張陸蘅熟睡時候的照片，下面配的文字是——

　　介紹一下，這是我女朋友。

　　tbc.

# 第86章

　　“陸蘅？喂？”Zac許久聽不見回應, 連叫了好幾聲，“你別不是懵了吧？陸蘅？！再不說話我掛了啊！”

　　陸蘅三魂七魄才回來一半，聲音都還是飄忽的：“你掛吧”

　　Zac愣了一下，低聲罵了一句：“你這個重色輕友的傢伙！”然後才憤憤地掛斷了電話。

　　誰現在還有空管朋友呢？反正陸蘅整個腦袋裡都寫滿了“女朋友”三個字, 她簡直是飄着坐到了沙发上, 臉上的紅暈一時半會兒消不下去的樣子。

　　陸發財正專心致志地翹着腿給自己舔肚子, 陸蘅看見他那蠢樣兒, 難得沒嫌棄，一把將無辜的小貓咪薅了過來，狠狠揉了幾把，好抒發心中的激動之情。

　　“喵？！——”發財發出一聲慘叫，他還沒開始掙扎，陸蘅就放開了他，突然陷入一種不妙的情緒里。

　　“你說Ann為什麼會答應我的告白？”她整個蜷縮在沙发上，還硬要把腦袋湊到發財旁邊。

　　“喵！”橘貓嫌棄地摁了摁陸蘅的臉，他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和陸蘅解釋, 因為他只是一隻小貓咪。

　　陸蘅歪了歪頭, 強行禁錮住了發財的爪子, 還在繼續做着各種猜想：“難道是因為我昨晚的告白特別完美？她被我的真心觸動了？”

　　呸，特別爛好嗎？念了兩句人家都聽不懂的詞, 你要是有半點記憶現在都應該在床底不該在這裏。發財忍受着自己目前神智不清的主人，心累身也累, 乾脆放棄抵抗, 整隻貓蜷在了陸蘅腦袋旁邊。

　　“她不會只喜歡我這張臉吧？”陸蘅的表情像是真實地在苦惱, 發財原本在悠悠閑閑地晃着尾巴，她看得心思更亂了，乾脆伸出手去抓在了手心裏。

　　這人怎麼能這麼熊呢？陸發財也真實地憤怒了，他要證明身上的十幾斤肉到底不是白長的，努力掙扎了兩下，試圖離開這個瘋了的女人。

　　證明失敗。

　　陸蘅兩隻手就解決了他的起義，一邊還敷衍地說了一句“別鬧”。

　　誰跟你鬧了？陸發財徹底放棄了，他不妄想能逃脫魔爪，現在唯一的指望就是等待人美心善的Aneta回來解救他於水火之中。

　　只是將發財抱進懷裡之後，陸蘅卻不再念叨，反而奇怪地安靜起來，她的神色變得有些黯然，眼睛里湧上了許多的不確定，不確定Aneta接受她的原因，不確定兩個人能不能適應身份的改變，不確定這段關係會走多遠

　　她一向是自信的，只是遇見愛情之後彷彿也變成了深夜空中的水氣，連在玫瑰上凝結露水，都會小心翼翼。

　　而Aneta從來都是她心裏最完美的玫瑰。

　　陸發財察覺到陸蘅身上散發出來的負能量，頗為不耐煩地打了個哈欠，他像是安慰一樣，在陸蘅的懷裡打了個滾。

　　傻主人，幹嘛糾結接受告白的原因，難道除了喜歡之外，還有其他原因嗎？

　　Aneta一直沒有發消息過來，陸蘅猜她在忙，也因為這樣，越是靠近Ann每天回家的時間，她就越是坐立難安，甚至想提前準備晚飯，不過之後為了廚房的安全，陸蘅還是訕訕地放棄了。

　　她水煮個雞胸肉啊，涼拌個沙拉什麼的都可以，但再複雜的也不可能了，住進來的這段時間里，就一直是Aneta來準備食物。

　　原來我們早就像家人一樣生活了好久了啊陸蘅突然想到這一點，又不自覺地露出一個幸福的傻笑。

　　“咔——”公寓的門響了。

　　這一聲彷彿摁下了什麼開關，陸蘅直接僵在了沙发上，連陸發財是什麼時候逃竄的都不知道。

　　Aneta像以前每一天那樣，面色如常地走進了房門，一眼看見彷彿望風狐獴樣的陸蘅，不由得笑了：“發什麼呆呢，女朋友？”

　　陸蘅沒料到一開場就是這樣大的刺激，被Aneta逗得臉爆紅，還強撐着說：“沒，沒有發獃。”

　　“現在怎麼又軟了？”Aneta走過來做到了她身邊，距離幾乎為零的近，“昨晚上拽着我袖子跟我告白的氣勢呢？”

　　“我拽着你袖子？！”陸蘅羞窘之餘又有些懊惱，為什麼這個場景聽起來這麼慫？一點都不符合她想象里的真誠淡定大方得體。

　　Aneta幫她理了理有些亂糟糟的頭髮，卻不料被陸蘅下意識地躲開了，她手上只留下一縷髮絲，Aneta一愣，故作不悅地說：“昨天哭着不讓我走，今天就連頭髮都不讓碰了嗎？女朋友，你好沒有良心。”

　　“你別說了”陸蘅滿臉通紅，按理說這樣的行為從前沒有一千也有八百次了，但她剛剛就是下意識地躲開了，或許是戀人的身份把一切普通的事情都加上了濾鏡，粉紅色的，草莓味的那種，讓她有些甜蜜不耐受。

　　她發現關係變了之後，Aneta突然就惡劣了起來，陸蘅乾脆破罐子破摔：“反正昨天晚上我什麼都不記得了。”

　　Aneta玩味地看了她一會兒，露出一個笑容來說：“沒關係，我們都知道現在的結果就行了。”

　　陸蘅扭捏了許久，終於試探性地把頭靠在了Aneta的肩膀上說：“你今天真的嚇我一跳，Sadel小姐。”

　　Aneta無比自然地把她抱在了懷裡說：“是嗎？我以為你要跟我告白的時候就已經做好了準備。”

　　“準備倒是做了不少。”陸蘅想起之前那些結局慘烈的試探，撇了撇嘴，並不準備說出來讓Aneta笑話，“不過都是面對失敗的準備。”

　　“對我這麼沒有信心嗎？”Aneta在她肩膀上蹭了蹭，輕聲說。

　　濕熱的鼻息打在陸蘅的耳廓上，她忍不住縮了縮身子，卻發現自己只能往Aneta懷抱的更深處躲去了：“我是對自己沒有信心。”

　　她早就做好了一切準備，如果Aneta沒有接受她，那陸蘅就會毫不留戀地徹底離開她的生活，不給她找不痛快，再做朋友已經是不可能，她自己都無法接受。

　　“我還沒有問你是什麼時候喜歡上我的，在芬蘭的時候嗎，難道是Leon對你說了什麼？”Aneta問這句話的時候，兩個人已經躺在了沙发上，幸好沙發夠寬敞，她們兩個又足夠瘦削，要不然可能已經摔在了地上。

　　陸蘅點了點頭，又搖了搖頭：“確實是在芬蘭的時候，不過和Leon沒關係，大概是我早就對你圖謀不軌，只是需要一個契機。”

　　“那，那你呢？”陸蘅躊躇了一下，還是問出了心底的擔憂。

　　“我什麼？”Aneta裝作不懂，還在逗她。

　　“你為什麼會答應我的告白啊！”陸蘅居然就急了，她現在智商直線下滑，連這樣淺顯的調侃都聽不出來。

　　Aneta笑着吻了一下她的臉，安撫道：“當然是因為喜歡你啊。”

　　陸蘅沒顧得上整理好自己羞怯的表情，還是追問了一句：“那到底是哪種喜歡？Ann，我時常覺得你把我看成了小孩子，所以這種喜歡會不會只是一種慣性的寵溺？我不明白。”她露出執拗的表情來。

　　Aneta聽見她的話有一瞬間的茫然，若有所思地說：“我還真的，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啊啊啊！那你別想了，萬一後悔怎麼辦？！”陸蘅趕緊伸手捂住了她的嘴，恨不得穿越回一分鐘一片，把那句話塞回自己的嘴裏。

　　“怕什麼？昨晚你醉醺醺地睡着了，我卻清醒得很，聽了某人的告白，一晚上都沒有合眼。”說到這裏，Aneta看了陸蘅一眼，頗為怨念，“該想的自然都想清楚了，只不過這個問題並不在我的考慮範疇裏面而已。”

　　“那你的範疇裏面是什麼？”陸蘅疑惑了，這明明就是她最關心的問題，結果Ann根本就沒有考慮過？

　　Aneta無奈地笑了：“如果我不喜歡一個人，怎麼會去寵她？你以為我不知道你是一個成年人嗎？我只是，沒有將你和愛情扯上關係的概念，畢竟以前的一些事對我還有一點影響，讓我下意識地抗拒着。”

　　“你昨晚的告白只是戳破了最後一層紙，不過也幸好你主動了，要不然我們可能一輩子都只是最好的朋友。”Aneta把陸蘅又摟緊了些，“現在想想，還真的有點不甘心。”

　　陸蘅在她懷裡蹭了蹭，還是好奇：“那你到底會考慮什麼？”

　　Aneta一件一件地數給她聽：“考慮我喜不喜歡你，答案是喜歡。”

　　“考慮我願不願意和你一輩子在一起，答案是願意。”

　　“考慮你會不會一直喜歡我，答案是我總會有辦法讓你永遠喜歡下去。”

　　“還有就是”Aneta抬起眼看向她，灰藍色的眼睛變得深沉，像是被夜色浸染的天幕，她刻意放輕了聲音，在陸蘅耳邊說，“還有就是我想不想親吻你，撫摸你，佔有你”

　　“答案是，想。”

　　tbc.

# 第87章

　　溫存的時間只有一點點, 隨後陸蘅就被Zac短信轟炸了，她紅着臉從Ann的懷裡離開，就是因為手機一直震個不停，未免也太壞氣氛。

　　“Zac嗎？”Aneta在確定關係之後也不再像之前那樣保持距離，她看見陸蘅屏幕上的備註, 就順嘴問了一句。

　　陸蘅點了點頭，表情有些猶豫。

　　“怎麼了？”

　　“唔，Zac說, 有一家意大利的模特公司聯繫到他, 想簽我。”

　　Aneta乾脆從她手裡拿過了手機來看，看到公司並不意外地說：“果然是這家，你自己怎麼想？”

　　陸蘅像是沒有骨頭一樣靠在她身上，偌大的一個客廳, 被她們搞得看起來空曠得很，她把自己的想法一一說了：“Zac跟我說，如果現在想簽公司，這就是最好的選擇了，畢竟私下里大家都知道之前是怎麼一回事, 不會想去得罪Hugo。”

　　“他說的沒錯。”Aneta若有所思的樣子, “KH起家在法國，雖然近年來收購了幾個美國的品牌, 但還做不到一手遮天, 特別是在意大利, 更多的奢侈品品牌更傾向於保持一定的獨立性, 這家公司算是實力雄厚的，雖然發展傾向於本土化，但是以你的實力，接到藍血的代言並不成問題。”

　　陸蘅安靜地聽她分析完，思考了一下說：“但是我不太想簽。”

　　Aneta倒是不驚訝，雖然從客觀上分析，如果陸蘅要重新走回模特這條道上，這算是目前最好的選擇，但衡量利弊又不是只要考慮客觀的因素，相較於那些遙遠的甜頭，眼前的事情可能更重要。

　　“這家公司給的條件苛刻，還要求我在意大利定居，一看就是趁火打劫咯。”陸蘅皺着鼻子，她最看不慣這種嘴臉，一見就忍不住刻薄，“以為合同書是聖旨嗎，我還得感激涕零地跪下來接受？”

　　還有一點她沒說出口，如果一切計劃能夠順利進行，那麼之後眼前的障礙都會不復存在，現在看來這個選項或許很完美，但到了那個時候，就不值一提了。

　　“不簽也好，意大利太遠了，我還是希望你能在我身邊。”Aneta溫柔地說，然後捏了捏她的手，“但你想不想回去？”

　　陸蘅被問得愣住了，她想回去嗎？從前她一直覺得，走上模特這條路只是一個偶然的選擇，並不會存在什麼感情寄託，可是當她離開了鏡頭和T台一段時間后，回頭看看那段閃耀得彷彿星光的日子，陸蘅突然發現自己開始想念，並非那些華麗的衣裳和眾人的擁簇，她從不執迷那些，而是每邁出一步、每擺出一個姿勢的坦然和安定。

　　或許她只是習慣了，陸蘅還是不想承認自己已經愛上了模特這項事業，她總覺得這個圈子太浮華，並不符合她的本質，如果妥協了，就像是對自己的背叛一樣。

　　Aneta看出陸蘅的糾結，她傾身吻了一下愛人的臉：“蘅，我知道在很多人的概念里，模特只是憑藉天生的美貌和身材而已，甚至連演員都比不上，因為在路人眼中，外表是我們最直接的評判標準，但你應該知道的，想要成為一名真正的超模，哪裡有那麼容易，怎麼去扭動你的髖骨，怎麼去甩動你的手腕，眼神是靈動還是柔媚，甚至是肌肉的走向這些都是模特的必修課，我們在控制身體，我們在展現美麗。”

　　“我知道你奇怪過，為什麼我會放棄家裡的生活來到紐約，而且是選擇了模特這條路。”Aneta看着陸蘅的眼睛說，“如果說是愛慕虛，那我大可不必走這樣的彎路，專心做一個名媛，也有大把人來拍。但模特這項工作多神奇，時尚是高冷的，設計師的靈感看起來多麼虛無，我們卻是介質，用演繹將一切概念實體化，就像傳教士，模特工作的本質也是對時尚的朝聖。”

　　陸蘅聽得有些暈乎乎，但她能從Aneta的眼睛里看見光，她猶豫着說：“或許你是真的熱愛”

　　Aneta看出她其實並沒有什麼共鳴，露出了一個包容的笑：“我不強求你同我一樣，但我希望你不要浪費自己，美麗是全人類的財富，蘅，你不知道自己站在鏡頭前的時候有多麼動人。”

　　她常常看着陸蘅的照片想，或許這就是人類所追求的美麗的終極，那麼純粹又那麼複雜。

　　“復出也未嘗不可。”陸蘅苦惱地問，“難道我要簽那家公司嗎？”

　　“當然不用。”Aneta一口否決了這個想法，反而問她說，“你知道我現在怎麼接工作嗎？”

　　陸蘅確實奇怪，認真說起來，Aneta和她並不是一代模特，她出道早，趕上了眾神落幕前最後的輝煌，之後就開啟了橫掃模式，但陸蘅認識她的時候，再長的模特約都該結束了，她也早就半隱退，只是偶爾出來接一點人情工作，而這些根本不需要專門再去專門簽公司。

　　“我有一個很小的工作室。”Aneta解釋道，“從前一直跟我的經紀人在我合約到期之後也離開了公司，後來就專門打理我這方面的工作，她自己也樂得清閑，我在想，要不要讓你簽在工作室的名下。”

　　“簽到你名下？”陸蘅瞪大了眼睛，有些驚訝。

　　Aneta試圖說明並不是簽給她，而是簽到工作室，但一想那個工作室百分之八十都是她自己投資的，也就閉嘴了。

　　“怎麼樣，願意嗎？”Aneta抱着她笑說，“讓你在圈子里有個名分，總不至於無依無靠。”

　　陸蘅忍着笑，心裏早就答應了，面子上卻還要裝一裝：“那怎麼抽成啊？待遇不好我可不去。”

　　Aneta愛看她這種靈動的樣子，忍俊不禁道：“全都給你好不好？老闆一分錢都不要。”

　　“全都給我啊？”陸蘅摸了摸下巴，接着演戲，“那我考慮一下。”

　　“這還需要考慮一下？”Aneta配合地裝出着急的樣子，眼睛里的笑意卻怎麼也藏不住，她抵住陸蘅的額頭，低聲說，“那老闆也給你好不好？”

　　“會做飯，會按摩，會暖床”

　　陸蘅被她的氣聲撩得臉上爆紅，扭捏地回答道：“那，那也行吧。”

　　兩人現在自然是睡在了一個房間，從前陸蘅在Aneta身邊一向睡得安穩，這一天凌晨的時候卻突然從夢裡醒來。

　　她不記得夢的具體內容，心裏卻自然殘存一些悵然，陸蘅覺得臉上乾澀，她伸出手去摸了摸，才發現是淚痕。

　　卧室的窗帘沒有拉緊，有燈光從縫隙里漏了出來，正好照在沉睡的發財身上，隨着他的呼吸一起一伏，陸蘅想了想，也不知道他是什麼時候溜進來的。

　　陸蘅怔怔地看着，突然感覺到安寧，在這樣的凌晨里，她不免想到外公。

　　她其實早就可以回國了，但陸蘅總是刻意避免提起這件事，Ann將外公的骨灰和牌位替她帶回來，故土就沒有了她執着的東西，反而成了一個失落之地，在那裡她總是在失去，先是失去母親，後來是失去嗓子，現在失去了她的外公，所以她懦弱了。陸蘅當然將周阿姨看作親人，只是她有時候想着，或許沒有自己的存在，別人會活得更好。

　　那件事之後，她總是會陷入這種自我厭棄的情緒里，面上卻總是坦然的樣子，所以就算Aneta隱隱地察覺到些什麼，卻也沒有辦法開口勸導。

　　畢竟她看起來安然無恙。

　　意識到自己喜歡Ann的那一瞬間，陸蘅才真正覺得自己的心重新開始跳動，她甚至開始反省自己從前對“愛情”這件事嗤之以鼻的行為，因為哪怕那時候只是單方面的心動，她都覺得自己真正緩過來了一口氣，更不要說得到回應的那一刻，世界上彷彿都開滿了花。

　　她不知道如果外公還在世，會對這件事做何反應，或許會大發雷霆，或許會冷處理，但陸蘅相信他最後一定會妥協，然後冷着臉燒上一桌子菜，讓陸蘅把Aneta再帶回去看看，然後他們會成為幸福的家人。

　　因為他愛她，陸蘅從小得到的愛那樣少，所以對每一絲愛意都反應敏銳，更不用說外公的愛是那樣浩瀚。

　　想到這裏，她就不由得微笑起來，然而笑意稍縱即逝，陸蘅的眼角流出淚水，她在心裏哽咽着說，外公，誰讓你這樣急地就走了，現在只能在地底下發火了吧。

　　但是請你別擔心我，現在有另一個人來愛我了。

　　她之後一直睡不着，直到天光漸亮，Aneta的呼吸聲有了些微的變化，陸蘅才趕緊閉上了眼睛。

　　床褥間摩擦產生了一些窸窸窣窣的聲音，陸蘅感覺到一絲涼氣漏了進來，她甚至可以想象這是Aneta側過身子去拿放在床頭的框架眼鏡，隨後有一陣奇怪的安靜，陸蘅為這安靜下意識地屏住了呼吸，直到一個輕得像羽毛一樣的吻落在了她的嘴唇上。

　　“早安。”她聽見Aneta放輕了聲音說。

　　tbc.

# 第88章

　　Aneta晨跑結束回到公寓之後, 居然發現陸蘅已經乖乖地坐在了餐桌前，雖然目光還是有些渙散，但比起她平時的起床時間已經是天大的進步。

　　“今天怎麼起這麼早？”Aneta抽了一張紙巾擦汗，她湊上去仔細看陸蘅的臉，“昨晚上沒睡好嗎？你黑眼圈有點嚴重。”

　　陸蘅被Aneta早晨的那個輕吻撩撥得面紅心跳，但到底半夜沒睡，現在神經還是遲鈍的，反應了兩秒之後才去摸了摸自己眼下，愣愣地反問：“是嗎？”

　　Aneta無奈地摸了摸她的腦袋說：“困就再去睡一會兒, 不用硬撐。”

　　一向最愛犯懶的傢伙這次卻沒一口答應下來，反而嘟嘟囔囔地抱怨了一句：“天天待在家裡太無聊了, 睡得腦袋疼”

　　“有趣的事情有很多，只是你自己懶得做。”Aneta一向最清楚她，也不給陸蘅留面子，“如果覺得無聊，那就從明天開始和我一起晨跑, 你現在身體太弱了, 我常常害怕風都能把你吹走。”

　　“別吧”如果是這種解決方案的話，那陸蘅情願在家裡無聊着，誰不知道鍛煉身體有益健康呢，但荒廢生命總是更加快樂罷了，她總是及時行樂的那一個。

　　“那就約Zac出去逛街, 他現在不也是閑在家裡？”

　　陸蘅一聽, 看起來更不情願了, 頭搖得像破浪鼓：“那我還不如跟你晨跑去，Zac逛起街來簡直就是個法西斯，我一點人權都沒有。”

　　“什麼叫‘還不如’？”Aneta擦乾淨了汗，伸出手去捏了捏陸蘅的臉，以“懲罰”她的言語不當，她轉身向浴室走去，準備在上班之前沖個澡。

　　不過想到上班，Aneta倒是有了一個主意，她轉過身問陸蘅：“要不然你跟我去公司？總比你一個人待在家裡要好。”

　　陸蘅雖然很想立刻答應下來，但還是衡量了一下利弊，最終“能陪在Aneta身邊”這個選項以極大的優勢取得了勝利。

　　只是暫時地亢奮並不能掩蓋精神上的委頓，陸蘅迫不及待地點完頭之後，就打出了一個巨大的哈欠，連看着她的Aneta都覺得自己快要被傳染了困意。

　　“你還是先休息一會兒，我把公司的地址留給你，等你醒了，要是願意過去就過去。”Aneta和陸蘅說著話，站在浴室門在就把晨跑穿的T恤給脫下了，陸蘅視力好得很，一眼就看見了Ann腹部形狀美好的馬甲線，她下意識地轉過頭去不看，糾結了半晌又自己轉了回來，然後就被Aneta抓了個正着。

　　“看什麼呢，小朋友？”Aneta畢竟當了好多年模特，並不避諱身體的裸露，更何況站在對面的是陸蘅，她就更不介意了。

　　陸蘅梗着脖子，眼神卻在亂飄：“我沒有，你別亂說啊。”

　　“沒有嗎？”Aneta意味深長地拖長了聲音，“看來我對你的吸引力還不夠，要怎麼樣才能得到你的注意力？是不是現在這種程度還不夠。”

　　她作勢就要解開運動褲的抽繩，陸蘅手忙腳亂，竟然下意識地捂住了臉，自欺欺人地喊：“啊啊啊啊，Ann！”

　　Aneta及時收手，不逗她了：“行了，我洗澡去了，睡之前把早餐吃完。”

　　陸蘅看着她拐進一個死角，然後響起了一聲關門動靜，她吃着手裡的三明治，味同嚼蠟，剛才精神緊繃，現在一放鬆下來，陸蘅整個人就更是萎靡。

　　她沒吃幾口就覺得吃不下了，但一想到Aneta的話，還是乖乖地把一整個三明治都塞到了胃裡，吃完最後一口的時候，浴室里的水聲正好停了，陸蘅乾脆坐回椅子上，等她出來。

　　Ann的出現帶着水汽的潮濕和溫熱，她看見坐在原地等着她的陸蘅，整顆心都柔軟了：“在等我嗎？”

　　“嗯。”陸蘅坐在椅子上，只能抬頭看她，“想和你說再見，雖然醒來之後就會去找你，但還是想說。”

　　她又歪着頭想了想，然後露出一個帶着些靦腆的笑：“或許我只是看不夠你。”

　　Aneta的心漏跳了一拍，果然啊，年輕人的直球最讓人招架不住，她只覺得自己被射中紅星，整個人都飄飄然了。

　　她自詡會在這段感情里保持一個成熟的姿態，沒想到打臉來得如此之快，不過Aneta很快又釋然了，面對喜歡的人，再失態也是常態。

　　陸蘅最後是將Aneta送出了門才繼續回房間睡的，枕被裡有一種很好聞的味道，類似於Aneta用的沐浴露的氣味，但更加溫暖，也更加讓人有安全感，她將鼻子埋在被子里，悠然地進入了睡夢。

　　再次醒來的時候已經是中午，陸蘅像是一隻飽食的貓一樣，舒適得恨不得能從喉嚨里發出“咕嚕咕嚕”的聲音，她拿過放在床頭的手機看時間，卻被來自Aneta的消息刷了屏。

　　“醒了嗎？”

　　“吃飯了沒？”

　　“自己不要開火，叫外賣就行。”

　　“我現在吃飯了，你過來嗎？”後面是一張午飯的照片。

　　她一條一條地看着，只覺得空氣里都冒出泡泡來，然後“噗呲噗呲”地發出小小的爆裂聲，濺出許多的快樂。

　　“起床！”陸蘅難得充滿元氣，在空無一人的家裡大喊了一聲，當然除了嚇到了無辜路過主卧的陸發財，什麼用也沒有。

　　最後她還是慢吞吞地洗漱完，坐在沙发上思考了半天人生，才隨手拿了一頂黑色鴨舌帽，扣在頭上出門了。

　　哪怕陸蘅沒怎麼注意網上的言論，也知道Aneta的舉動有多讓人震驚，她雖然隱退，但在圈裡的地位是不變的，更別說陸蘅自己，前一陣子的人生經歷就精彩到能拍電視劇了，八卦記者一向聞風而動，但她這两天待在公寓里，居然沒有狗仔摸進來，果然Aneta選中這個社區是有原因的，對於名人來說，哪怕不算其他的附加價值，而只是為了這樣嚴密的安保，多付出一些也是值得的。

　　陸蘅不是很擔心會被別人認出來，雖然因為在美國，戴口罩反而會引人注目，所以她只拿了頂帽子，但她同之前相比瘦了好多，已經不再是從前眾人熟知的樣子，肉眼看着甚至會覺得有些空蕩蕩的，撐不起衣服，她只要再低調一些，應該完全不會有問題。

　　一路上確實沒有問題，只是到了Aneta的公司卻出了大問題。

　　陸蘅被前台攔下來了。

　　確切地說是被一個剛出電梯的年輕女子，她原本準備往門外走，聽見陸蘅說是來找Aneta的，立馬調轉了方向。

　　“你是？”女人神色戒備，眼睛裡頭有淡淡的不屑。

　　陸蘅只覺得自己現在真的是脾氣很好了，要是放在從前，她可能會當場教這個棕色頭髮的女人怎麼做人，她平復了一下，盡量心平氣和地回答了：“陸蘅。”

　　昨天的事都算得上轟轟烈烈了，陸蘅想着，就算他們對亞洲人臉盲，不認識她，作為Ann的員工，也應該知道“陸蘅”這個名字吧。

　　她沒有想錯，不過女人的態度並沒有變好，她的眼神掃視過陸蘅樸素的衣着、細弱的手腕和蒼白的唇色，反而更加懶得遮掩那點不屑，彷彿在說“這種貨色怎麼配得上Aneta？！”

　　“老闆在忙，你就坐在下面等着吧。”她一眼看去只覺得陸蘅怯弱，雖然聽說過一些她從前如何霸道的傳聞，但她覺得這人的戾氣已經被官司和輿論給磨平了，所以不能更敷衍地輕飄飄地說了一句，就要轉身離開。

　　前台的小姑娘左右為難的樣子，她是喜歡Lu的，當然想放她上去，但公關部的這位總監一看就是在刻意找茬，偏偏理由還很冠冕堂皇，因為老闆現在確實是在開會。

　　她不禁懷疑起來，之前公司私下流傳的，關於公關部總監早就對老闆芳心暗許的消息，可能就是真的。

　　陸蘅面無表情地看着那個女人裊娜地走了兩步，突然開口說：“你還是在這裏等一下吧。”

　　“什麼？”女人沒想到她會說出這句話，不敢置信地回頭看她，“你這是什麼態度？你知道自己在跟誰說話嗎？！”

　　“哦，那你誰？”陸蘅皮笑肉不笑地扯了下一邊的嘴角，之後像是懶得看她，直接拿出了手機開始撥號。

　　“Lu小姐，老闆真的在開會”前台的小姑娘猶豫着提醒了她一下。

　　“我知道。”陸蘅全然不在意的樣子，像是一隻恃寵而驕的貓，“不過我當然比開會重要。”

　　棕發女人一開始還氣急敗壞，聽見她這話卻露出了冷笑，公司里誰不知道老闆一向工作狂又自律，怎麼可能會

　　沒等她想完究竟會怎樣，陸蘅的電話就通了：“喂？Ann，我到你公司樓下了嗯好，我等你。”

　　不過幾十秒的功夫，她就乾脆利落地結束了通話，女人被她那一句“我等你”弄得心亂如麻，卻還在自欺欺人，在心裏告訴自己Aneta絕對不會為了她暫停工作。

　　等待的時間對於陸蘅來說過得很快，或許本來就很短，不過半局popstar的時間，電梯門就發出了抵達的聲音，基本上會從地下停車場直接去辦公室的Aneta，就這樣出現在了公司大廳。

　　“蘅！”她神色還算淡定，只是眼角眉梢的欣喜卻怎麼也藏不住，同平日在公司里的樣子簡直是兩個人。

　　陸蘅收起手機，神色有些懨懨的，Aneta一看就緊張起來，連聲問：“怎麼了，不舒服嗎？”

　　“沒有。”陸蘅搖了搖頭，“只是餓了，起床的時候沒胃口，就沒吃午飯。”

　　“你真是”Aneta想罵又舍不得，只能憤憤牽住了陸蘅的手說，“跟我來，我辦公室里應該還有些吃的，你先墊墊。”

　　“你不是在開會嗎？”

　　“你怎麼知道？”

　　“有人告訴我的唄。”

　　“什麼也沒有你重要。”Aneta牽着陸蘅走進電梯，聲音已經低得快聽不見了，只有隱約的一句“你最重要”傳過來。

　　其餘的兩個人竟然是從頭到尾地被忽視了，前台的小姑娘當然不覺得如何，她一見老闆就忍不住緊張，還巴不得被無視，只是另一位

　　她偷偷抬眼望過去，之間棕發女人面色青紅不定，兩隻手也緊緊地握成了拳頭，也不知道修得尖利的指甲扣在肉里，疼不疼了。

　　女人現在才明白為什麼陸蘅要讓她在這裏等着，這一巴掌確實來得又准又狠，讓人，太不甘心。

　　tbc.

# 第89章

　　“過來了怎麼也不和我說一聲？”Aneta把陸蘅拉進了自己的辦公室, 然後關上門, 隔絕了外頭探究的視線。

　　陸蘅懶懶的, 一進來就找了個沙發坐下了：“反正也提前跟你說過了。”

　　“對了, 你不是正在開會嗎？快去快去。”陸蘅雖然耍了點小性子, 但怎麼會妨礙Ann的正常工作，現在氣也出了, 就連忙趕她。

　　Aneta自己也匆忙，她剛接管紐約的分公司不久，正是焦頭爛額的時候，但聽見陸蘅這樣說還是故作幽怨地說：“蘅，你真是好沒有良心, 就這麼不想我待在這裏嗎？”

　　“想的呀。”陸蘅脫口而出, 她表情自然，並不為直白地表達自己的真實想法而羞愧, “但我又不是小孩子了，不用整天膩歪在一起, 只要知道你心裏有我就好。”

　　Aneta愣了一下, 她從前一直覺得陸蘅一切事情都看得通透, 現在談起戀愛來才覺得，這樣的特質讓人有多自在。

　　“好，我讓助理訂餐，你一定要吃一點。”Aneta吻了一下陸蘅的額頭, “先把身體養好。”

　　陸蘅點了點頭, 目送她出去了。Aneta的辦公室很寬敞, 設計也走的是那種簡明現代的風格，看起來有些冷清。陸蘅四處看了看，然後在Aneta的桌子上，發現了一盆小小的多肉。

　　她不由得微笑起來，這確實是Aneta的作風，哪怕是在緊張枯燥的工作裡頭，也會優雅地面對生活，陸蘅想象着愛人在這間辦公室里工作的場景，然後才心滿意足地繼續回去坐着了。

　　她無所事事，這時候倒是想起來要看一看網上的那些輿論，雖然陸蘅以前從不在意別人的看法，但這次的風波源於她和Aneta戀情的公開，Ann的路人緣一向很好，陸蘅不希望她因為和自己的戀情而被人詬病。

　　面對未知的輿論是一件很艱難的事情，饒是陸蘅，都深吸了一口氣，才登陸了ins。

　　Aneta的主頁上還是那張她熟睡的照片，陸蘅盯着自己的臉看了良久，昨天事發突然，她被那一行字衝擊得頭昏腦脹，都沒能好好看一看這張照片。

　　原來在Ann的身邊，自己是這樣的平和安靜啊。

　　下面显示出來的幾條評論都來自Aneta圈內相熟的模特和設計師，每一個都試圖用無數的感嘆號和愛心來表達自己的恭喜，陸蘅看了心下稍定，猶豫了片刻，才點進了已經上萬的評論區。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果然活着還是有好事發生，看！我嗑到真的了！！！”

　　“既然在一起了，安皇能不能更新一點塞壬的近況啊？之前的事我們粉絲都特別擔心。”

　　“Aneta是不是瘋了，喜歡一個有暴力傾向的女人，彎也彎得有水平一點吧。”

　　“塞壬看起來瘦了好多啊，心疼，安皇把她喂胖一點啊！”

　　“等等，就沒有人驚訝安皇怎麼就突然彎了嗎？”

　　“同性戀，噁心。”

　　“安皇直過嗎？看氣質就彎得快斷了吧。”

　　“我要是碰見Lu，我也得彎。”

　　評論里雖然摻雜着一些不和諧的聲音，但總體說來還是不明所以的驚訝路人和欣喜若狂的粉絲居多，陸蘅心裏不是不慶幸的，她向下劃了划，看見了一條很長評論。

　　“我在地鐵上偶遇過Aneta和Lu，那個時候兩個人還只是朋友，但或許只有旁觀者才看得真切，她們之間的氛圍就是愛情該有的樣子，如果說之前我只是跟風在網絡上討論一些話題，那之後我就開始關注Lu，她有那麼多不好的消息，幾乎所有人都說她性格古怪、脾氣暴躁，所以那件事發生之後，除了粉絲，很少有人會替她說話。但我想說，我不相信，如果你們也見過那樣純粹柔軟的陸蘅，就一定會明白。或許Aneta和Lu早就忘了那個地鐵上偷拍她們的女孩子，但我會永遠記住的，並且永遠祝你們幸福。”

　　陸蘅看着這樣一長段真摯的語言，心底泛出一些暖意，陌生人的善意最讓人動容，她其實記性很好，稍稍想了想，腦海里就出現了一張被發現偷拍后漲得通紅的臉。

　　人與人之間的際遇還真是奇妙，有的人血脈相連，卻恨不能置她於死地，有的人明明只有一面之緣，卻能給她這樣誠摯的祝福，陸蘅從前不覺得和粉絲互動有什麼必要，所以連社交賬號也沒有，現在卻覺得，或許他們的關切都是真實的，她不能無視。

　　“叩叩——”

　　陸蘅正出神的時候，辦公室的門被人敲了兩下，她料想應該是Aneta的助理將吃的送過來了，就提高了聲音說了一句：“請進。”

　　果然，一個看起來還有些稚氣的女生推門走了進來，手裡拿着飯盒：“Lu，老闆給你訂的餐。”

　　“謝謝。”陸蘅從沙发上站起身，把那一袋子東西接了過來。

　　Aneta給她叫的是日料，陸蘅不熟悉這家店的名字，不過看外送的盒子就不便宜，打開一看，裏面是塞得滿滿噹噹的壽司。

　　陸蘅放下手機，剛拿起筷子準備開動，就發現助理小姐還站在她面前，臉上有兩團可疑的紅暈。

　　“請問還有什麼是嗎？”她很客氣地問了一句，畢竟被人盯着，她可能吃不下。

　　助理小姐連忙搖了搖頭說：“沒了沒了，你慢慢吃的。”她不舍地看了陸蘅一眼，正要轉身離開的時候，又期期艾艾地問了一句，“你能給我簽個名嗎？”

　　陸蘅放下筷子，態度很好地說：“當然可以。”

　　她接過助理小姐遞過來的本子和筆，問了一句：“你叫什麼名字？”

　　“Emma。”助理小姐有些激動，她雀躍地說，“我就是因為老闆來得這家公司，沒想到剛入職，老闆就接管紐約的分公司了，更沒想到的是現在還見到了你，我最喜歡你了！”簡直是賺了。

　　陸蘅簽完了名字，又寫了一句話，然後才笑着把筆記本還給了Emma：“那真是我的榮幸。”

　　Emma小心地收好了本子和筆，專門避開了陸蘅碰過的地方：“你不會離開模特圈吧？”這是她作為粉絲最關心的問題，雖然以後能看見生活狀態里的Lu也不錯，但只有在鏡頭面前，她才是真正的塞壬。

　　“放心吧，不會的。”陸蘅沒有細說，雖然已經確定了要進Ann的工作室，但沒必要現在就拿出來嚷嚷。

　　不過就算是只有這一句話，Emma也心滿意足了，她傻乎乎地給陸蘅鞠了個躬，說：“你慢慢吃吧。”然後就“啪嗒啪嗒”地跑了出去。

　　“怎麼樣？Lu性格好嗎？”

　　她一出辦公室，其他不用開會的人就湊到了Emma身邊，七嘴八舌地問。

　　Emma舉起了手裡的筆記本，驕傲地說：“她人超好的，我還拿到了簽名。”

　　“真的假的？”眾人都露出羡慕的表情。

　　現在主管們都去開會了，所以他們都肆無忌憚得很，一個個恨不得上手來搶。

　　“干什麼干什麼？！”Emma誓死護衛手裡的本子，“拿開你們的臟手！”

　　“看一眼唄，就看一眼。”見爭搶無果，他們索性起鬨道。

　　Emma白了帶頭的那傢伙一眼，然後小心地在衣服上擦了擦手，才翻開了第一頁。

　　“給Emma，祝你每天都開心。”後面還跟了一個小小的笑臉。

　　她自己也是第一眼見，現在整個人都恍惚了，恨不得拿到技術部讓程序員做個程序，在公司里無空隙活動播放，昭告天下。

　　一個說話聲音嗲嗲的女人羡慕地說：“我也想要Lu的簽名。”

　　Emma沒理她，夢遊一樣說：“你們說，如果我把這句話給老闆看，告訴她我每天都開心的唯一辦法就是加薪，她會怎麼做？”

　　“會辭退你。”一個男生潑了她一頭冷水。

　　Emma泄氣地收起了本子，嚷了兩句：“都讓開吧，就你話多。”

　　人群逐漸散去的當口，之前那個聲音嗲嗲的女孩子突然一拍掌心，自言自語道：“誒呀，Lu會不會渴啊，我去給她送咖啡！”

　　說完就歡欣鼓舞地去了茶水間，後邊一群剛反應過來的人只能暗自懊惱。

　　陸蘅解決了一半的壽司，這期間有將近四撥人給她送了各種各樣的東西來，包括書，和咖啡，甚至還有一個九連環？！

　　“你們在干什麼？”陸蘅轉着九連環解悶的時候，聽見門外隱隱綽綽地傳來了Aneta的聲音。

　　然後就是人群哄散的動靜，然後陸蘅就看見辦公室的門被打開了，露出Ann無奈的臉。

　　“他們都很喜歡你。”

　　陸蘅揚了揚手裡解到一半的九連環，得意地說：“我本來就很討人喜歡。”

　　“那怎麼辦？”Aneta露出苦惱的神情，坐在了陸蘅旁邊，“我有危機感了。”

　　“別擔心，我現在還是垂涎你的美色的。”陸蘅裝成色眯眯的樣子，夾了一塊壽司塞到了Aneta的嘴裏。

　　Aneta猝不及防被塞了一嘴，嚼了幾下才咽下去，她欺身壓住陸蘅，看着她的眼睛說：“那我還真要，好好取悅你。”

　　tbc.

# 第90章

　　陸蘅最後得到了一個吻, 她在這段關係里適應得如此好, 唇舌分開的時候, 舒適得像一隻曬足了太陽的貓。

　　Aneta耍賴一樣地將臉埋在了她的肩窩, 輕笑着說：“親愛的, 你是甜的。”

　　陸蘅摸了摸她的發尾，懶懶地說：“不對哦，是壽司味的。”

　　“好啦，你快點去工作，我還等着你回家呢。”陸蘅輕輕地推了推Aneta, 催了一句, “下班后我們去買衣服！”

　　Aneta頗為驚訝地抬起了頭：“怎麼突然想起來買衣服？”

　　“就是覺得不能浪費我的美貌, 你說呢？”陸蘅挑了挑眉，意氣風發的樣子，不過沒三秒鐘就弱氣了起來, “但是說好哦，別超過一個小時，要不然我就無聊了。”

　　Aneta早就對裝扮陸蘅這件事躍躍欲試, 她覺得任誰看見有人這樣糟蹋好皮囊都忍不住，現在終於有這個機會，當然一口答應了下來，她保證說：“放心, 我會速戰速決。”

　　陸蘅本來是想玩遊戲來打發時間, 然而Aneta怕她看手機的時間太久傷了眼睛, 翻出一個放在辦公室里備用的Kindel遞給她, 說：“你可以找點書看看，無線是連好的，賬戶里也有錢，喜歡的就直接下。”

　　“那正好，我之前看中一本，但實體書可貴了。”陸蘅還算喜歡看書，只是當了模特之後卻很少有空餘的時間，這個習慣也就漸漸放下了，現在閑了下來，卻也是一個重新開始看書的機會。

　　她想找的是一本懸疑類的小說，但也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非母語的閱讀障礙，或許是這本書正好不合她的胃口，明明看推薦很感興趣的內容，陸蘅只看到百分之二十，就再也看不下去了。

　　她已經不知道打了多少個哈欠，最後實在看不下去了，陸蘅抬眼偷偷地看了兩眼Aneta，發現她正在專心地處理文件，這才鬼鬼祟祟地把放在一旁的手機摸了過來，點開圖標激情繼續消星星小遊戲。

　　陸蘅的手機日常靜音，再加上她足夠小心翼翼，所以半個小時過去了，Aneta也沒發現有什麼不對勁。

　　也就在這個時候，辦公室的門被輕輕敲了幾聲，Aneta頭也不抬地說了聲：“請進。”

　　陸蘅原本也是不在意的，直到不經意地看見來人究竟是誰之後，她點擊屏幕的手突然頓了一下，心想，這還真是，十分不湊巧了。

　　進來的就是之前在前台把陸蘅攔下來的棕發女人，她手裡拿着一沓文件，有正事要找Aneta商量的樣子。

　　陸蘅心裏不爽，卻也只能撇撇嘴，她不會因為自己的小脾氣而影響Ann的工作，但這並不妨礙她在心裏小聲嘀咕：“開會都沒資格參加，也不知道來裝模作樣什麼”

　　“Ann，這是你要過目的文件，你可以現在就看，如果有什麼問題，我可以現在就拿回去修改。”女人姿態優美地把東西放在了Aneta的桌面上，只恨不能在Ann的眼睛上安濾鏡。

　　陸蘅翻了個小小的白眼，Ann也是你能叫的嗎

　　彷彿察覺到愛人怨念的目光，Aneta終於從如山的文件里抬起頭來，越過站在她面前的女人看了一眼陸蘅，然後就收穫了一個正在光明正大偷懶的小傢伙。

　　陸蘅有恃無恐地吐舌頭做了個鬼臉，Aneta頗為無奈地笑了一下，然後才切換回了工作模式，說了一聲：“謝謝你，Sandra，我會很快看完，你可以坐着休息一下。”

　　Sandra點了點頭，面對着Aneta的時候還面色平靜，轉過身看見陸蘅懶散地躺在沙发上，就再也控制不了嘴角下彎的弧度了。

　　“可以讓一下嗎？”Sandra咬牙切齒地問，這人佔了大半的沙發，如果她非要坐下，只能憋屈地擠在角落裡。

　　陸蘅撩起眼皮看了她一眼，然後面無表情地收回了一條腿，姿態特別自然地說：“坐吧。”

　　很長時間里一度沒有人說一句話，最後是Sandra先忍不住了，壓低了聲音對陸蘅說：“你看起來很放心的樣子。”

　　“如果都是長你這樣兒，我確實該放心。”陸蘅閑閑地說，她從來都知道自己怎麼樣最欠，現在就恨不得能擺出最遭人恨的嘴臉來。

　　Sandra冷哼了一聲說：“你對自己倒是有自信，我承認你確實長得好看，但現在你什麼工作都沒有，名聲也不好聽，Aneta現在同你在一起不過是可憐你，等到你變成了一個依賴她活下去的寄生蟲，你還會覺得你們的關係能持續下去嗎？她需要的是一個能並肩站在一起的人”

　　她的一番話說得洋洋洒洒，只是還沒說完的時候，就聽見一些奇怪的聲音傳來，像是，遊戲里的音效？！

　　陸蘅聽到一半就百無聊賴地打開了手機的靜音鍵，沙發離Aneta的辦公桌還有一點距離，她把音量調得恰到好處，既不會打擾到Ann，工作，也能蓋過這個聒噪女人的聲音。

　　“你能不能對別人有點尊重？！”Sandra聽着耳邊不斷傳來的“biubiu”聲，氣急敗壞地說，“我在跟你說話！”

　　陸蘅不耐煩地退出了遊戲：“別傻逼兮兮地放大你自以為的優勢，誰跟你說我以後就不工作了，還有，也別給自己臉上貼金，合著你還覺得自己能和Aneta並肩呢，要不要臉？”

　　“你是不是太沒素質了？！”Sandra沒看到陸蘅的知難而退，反而被逮着痛腳戳了許久，她不自覺的聲音就大了起來。

　　“怎麼了？”這當然驚動了Aneta，她抬頭朝這邊看過來，目光首先落在了陸蘅的身上。

　　Sandra很委屈的樣子說：“Ann，我覺得自己的人格受到了侮辱，Lu怎麼能那樣說我？！”

　　陸蘅聽着她語焉不詳的話，發出了一聲不客氣的嗤笑：“你有能耐倒是把話說全了啊。”

　　Aneta面色未變，對着Sandra說：“她年紀小，可能還有些不懂事，但我相信蘅不會無緣無故地冒犯別人。”

　　這話說得客氣，卻讓Sandra的心涼了半截，她本來就是和人打交道的，怎麼會不懂這話里話外的意思，Aneta的一顆心分明就是偏向了陸蘅，然而她也不能繼續深究，如果真的把一切都說開，那她就只剩下難堪的份。

　　“可能Lu太年輕了，我確實該多包容。”Sandra勉強扯出一個假笑，嘴上把話圓了回來，心裏卻在罵陸蘅，什麼叫“年紀小”，她早就成年了好嗎？！

　　陸蘅卻笑容完美，連嘴角揚起來的弧度都精準到位：“哪有，我很乖的。”

　　Sandra咽下快涌到喉嚨口的一口血，深吸了一口氣，才能保持面色如常。

　　Aneta合上最後一頁紙，將那一沓文件都推到了桌子那頭說：“可以了，有幾個數據需要改一下，我都圈出來了，你再看一眼吧。”

　　“好的，老闆。”Sandra連“Ann”都不叫了，抱着文件就匆匆走出了辦公室。

　　看着門合上之後，Aneta無奈地看着陸蘅笑：“你還說自己乖？明明是最淘氣的那一個。”

　　“最？”陸蘅心裏醋意還沒散呢，“你還見過幾個？”

　　“一個，就你一個。”Aneta願意寵着她，她心裏想了一下項目的進度，覺得今天不加班也沒有關係，就乾脆站起身拿了外套，對陸蘅說，“走嗎？”

　　陸蘅心裏有氣，她拖拖拉拉地走到Aneta身邊，特別不滿地問：“你知不知道Sandra喜歡你啊？”

　　“Sandra？喜歡我？”Aneta又困惑又驚訝，哪怕現在她正式出櫃了，腦袋裡的那部分神經也只通了陸蘅一根，旁人的情意還是被某種機制屏蔽得一干二凈，不過這下她轉念一想，也就明白為什麼陸蘅剛剛會和Sandra針鋒相對了。

　　“吃醋了？”

　　陸蘅戳了她一下，沒好氣地說：“對，我就吃醋了！你這個招蜂引蝶的傢伙！”

　　Aneta趕緊表明忠心：“那要我把她調走嗎，加州的分公司現在也正缺人。”

　　“不用了。”陸蘅氣歸氣，卻不認為自己有資格隨意操縱別人的人生，“你都有我了，怎麼可能看得上她。”

　　“我呢，對你還算有點信心，所以記得不要辜負我。”

　　要一直陪在我身邊，要永遠愛我。

　　Aneta親了親她的鼻尖：“好，記一輩子。”

　　“所以突然要買衣服是因為吃醋了嗎？”

　　陸蘅本來還感動着，一聽這話就甩手往外邊走，一邊說：“不是！”

　　“就是吃醋了吧？”

　　“不是！你好煩啊！”

　　Aneta指着自己挑出來的幾件衣服，直接說：“這些都包起來吧。”

　　陸蘅在旁邊目瞪口呆，總算明白了Aneta所謂的說速戰速決是什麼意思，這人進了店裡，不過轉了幾圈，就看中了好幾件衣服，然後也不讓陸蘅試一試，直接就刷卡買單。

　　店員卻歡欣鼓舞地拎着那些衣服走了，Aneta其實是他們店裡的常客，但往常哪裡有這樣的大手筆，不過她看見站在一邊的Lu，也就明白了緣由。

　　啊，愛情。

　　“等等。”她走到一半，Aneta卻突然出聲叫住了她，陸蘅還以為她終於意識到衣服的數量也太誇張了些，誰知道Aneta只是說了一句，“把那件大衣和內搭的針織留下來，其他的還是直接包好。”

　　“你去試給我看看。”Aneta把衣服遞給陸蘅。

　　陸蘅眼見着Aneta這樣的架勢，也明白沒必要客套，只是她一向懶得試衣服，就大概目測了一下說：“尺碼挺準的啊，肯定合適。”

　　“你本來穿什麼都好看。”Anet毫不猶豫地回答道，卻依然沒收回遞出去的手，“只是我想看而已。”

　　“真的是”陸蘅有些臉紅，小聲抱怨了一句，卻也乖乖地拿着衣服往試衣間去了。

　　Aneta等在外面，卻也沒有閑着，轉而又看起陳列在櫃檯里的包來，就在她為陸蘅挑中一款的時候，手機卻恰好響了。

　　“喂？”陌生號碼。

　　“Ann，我有些事要跟你談一談。”

　　“怎麼了嗎？”陸蘅試完衣服出來，就覺得Aneta的臉色有些不對勁，她伸過去握住愛人的手問。

　　Aneta先看了一眼她換上的衣服，誇了一句“很好看”，之後沉默了一會兒，才開口把事情道出。

　　她並不打算瞞着陸蘅。

　　“Evan剛剛給我打了通電話。”Aneta給陸蘅看了通話記錄，“他說要約我見一面。”

　　陸蘅的臉色當時就放了下來，不悅地說：“跟他還有什麼好見的。”

　　如果說是其他任何原因，Aneta都不會同意這次見面，但偏偏和陸蘅又扯上了關係，她摸了摸陸蘅的耳朵說：“抱歉，我已經答應了。”

　　“你知道我去酒吧接你的那些照片，是從哪裡流出去的嗎？”

　　“就是Evan。”

　　tbc.

# 第91章

　　Aneta沒專門抽出時間去見Evan, 決定見這一面的之後她就自己定好了地點，就在從公司回公寓的那條路上。

　　她並不覺得這會是一次多麼耗時的交談, 或許還能讓她正好躲過下班的堵車。

　　“好久不見。”Aneta走進那間咖啡廳的時候，Evan已經到了, 她放下包, 開口打了個招呼。

　　Evan面色複雜, 許久之後才開口說：“確實好久不見。”他點了點擺在Aneta那邊桌子上的咖啡，“你之前的口味, 希望還沒有變。”

　　“謝謝。”Aneta言語客氣，卻也疏遠，她心裏不可避免地湧上一點厭煩，看不得Evan這樣故作姿態的念舊與深情。

　　她沒喝一口咖啡, 也不打算繞圈子：“你找我有什麼事嗎？”

　　Evan笑容有些慘淡, 搖了搖頭說：“這麼公事公辦嗎？”

　　“當然, 畢竟我有女朋友了。”Aneta表情未變，“既然你不想說這個, 那我們來聊一點別的。”

　　“那些照片是你給報社的？我其實之前一直覺得我們的分手不算太難堪，現在想想, 可能是只有我這麼覺得。”Aneta垂下眼臉，臉上沒什麼表情。

　　Evan看起來卻很痛苦，彷彿被八卦小報肆意編排的受害者是他一樣：“抱歉, 我只是一時鬼迷心竅。”

　　Aneta沒去看他, 聲音冷靜地說：“我更關心的是, 你一直在跟蹤Lu嗎？要不然是怎麼拍到的照片？”

　　“不不不, 那真的只是巧合。”Evan連忙解釋道，“我最近常常在那家玩，Lu一進來我就注意到她了，後來又看見你來接她，Ann，你知道的，我一直很妒忌，當時又喝了酒，所以就把照片給”

　　他說得確實都是實話，Evan自從和Aneta分手之後，不論是在事業還是生活方面都特別不順，前天也是因為自己的方案又被斃了，乾脆找了朋友去借酒消愁。

　　誰知道會那樣巧，也不過就是一個抬眼，他就看見了和Zac走進酒吧的Lu，饒是他一向對她心有不滿，那個時候也不得不承認，她的出現幾乎吸引了酒吧里大半的目光，哪怕Lu穿着簡單，素麵朝天。

　　後來他便控制不住自己的目光，時不時地向那邊望去，看見Lu喝了一杯酒就開始無理取鬧的樣子，他還嘲笑了她一會兒，直到Aneta的身影出現在卡座旁。

　　他很痛苦，Evan至今也沒有想明白，為什麼Aneta會那樣決絕地和他分手，他埋怨過Lu，但和Ann一起生活了那麼多年，Evan是明白她絕對干不出腳踏兩條船那樣的事，以至於內心的苦悶連一個抒發的孔洞都沒有，只能不停地給自己灌酒，企圖用酒精來麻痹神經。

　　看衣服Aneta將陸蘅半抱在懷裡帶出了酒吧，他鬼使神差地掏出了手機，然後將照片悉數發給了認識的記者。

　　Aneta躲開了Evan深情的凝視，內心反而升起些許懷疑，如果說Evan了解她的話，Aneta又何嘗不了解Evan，他怎麼可能為了一次“道歉”而專門約她。

　　“如果只是道歉，那我會向Lu轉達你的心意。”Aneta作勢要去拿自己的包，“我可以走了嗎？”

　　“等等！”興許是真的怕Aneta就這樣走了，Evan總算撐不住那口氣了，急忙叫住了她。

　　“我，我想請你幫個忙”Evan難以啟齒的樣子，“你知道我是做奢侈品銷售的，最近最近我的業績很差，我在想能不能跟你們公司合作一下。”

　　“馬上辦年會了，你們抽獎的獎品”不過這似乎已經是Evan能說出口的極限了，他眼見着Aneta並沒有觸動的樣子，表情難堪地停住了嘴。

　　Aneta卻就事論事的語氣問：“我才剛剛接管紐約的分公司，並不太清楚前例，回去我會查一查的，如果可以的話，也不是沒有可能合作。”

　　Evan訕訕地笑了，他當然是希望Aneta看在從前的份上把這件事直接答應下來，但現在看來是不可能了。

　　和Aneta分手之後，他的事業就有些一落千丈的趨勢，原本的幾個大客戶被人搶了不說，還遲遲沒有新的收穫，Evan有時候都懷疑，這之前的意氣風發究竟是因為他本身的實力，還是知情人看在Sadel家的份上，給了他這個面子。

　　他沉默了片刻，Aneta卻抬起手腕看了眼時間：“抱歉，已經談完了嗎？我可能要走了。”

　　“當然。”Evan急忙回過神來說，然後目送着Aneta的身影離開了，眼神漸漸地就沉暗了下去，分手之後他才意識到，Aneta對他來說有多觸不可及，如果當年她沒有隱瞞身份來美國打拚，可能兩個人一輩子都不會有交集。

　　經過今天這一遭，他也不能更清楚地明白了自己的存在究竟有多不重要，既然如此，他為什麼不能趁此撈一把，這可能會拯救他目前破敗的事業，而對於Aneta來說，反正也只是不痛不癢。

　　“Ann，你回來啦！”陸蘅正在沙发上看電視，心不在焉的，聽見開門的動靜就立刻扭過頭去看，一雙眼睛里全是警惕，撲上去問，“那男的找你幹嘛？”

　　“Evan？”Aneta沒耽擱太久，但為了給陸蘅賠罪，還是幫她帶了些吃的回來，她一邊遞給她一邊回答，“想和我們公司合作，年會的獎品什麼的。這個你現在不能吃，冷的。”

　　陸蘅沮喪地收回了蠢蠢欲動的手，她現在正生理期，不過明明西方也沒有不能吃冷食的習慣，她昨天試圖當著Aneta的面吃點冰激凌，卻被訓斥了一通。

　　“亞洲人體質不同，蘅，你可糊弄不了我。”

　　她當然看得出來，Aneta對於Evan已經沒有半點介懷了，然而她擔心的不是這個：“那些照片真是他拍的？那他會不會做一些對我們不利的事情啊？”

　　陸蘅覺得自己的懷疑有理有據，Aneta聽見之後，也放緩了往廚房去的腳步：“我也不能確定。”

　　“如果是在兩年前，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訴你，他不會。那個時候Evan是個正直忠誠的人，對待每一個人都很誠懇。”Aneta又想到了些什麼，表情突然無奈起來，“只是後來他就變了，我現在也不能確定。”

　　變得好呀，陸蘅只恨不得在心裏鼓掌，臉上還委屈着：“你還誇他”

　　Aneta把東西放到冷藏之後，走過來笑着親了親她，像是一種保證：“寶貝，你總不能希望他一無是處，這樣的話，我的眼光得有多差勁。”

　　“Evan當然有他的優秀之處，只是人無完人，我同時也承認他的虛榮和勢利，而這些特質在那樣一個圈子里是致命的，他的優點也會因此而逐漸被覆蓋，被扭曲。”

　　陸蘅撇了撇嘴，不屑地說：“還不是他心性不堅定。”

　　Aneta失笑，她當然不能指望從陸蘅嘴裏聽到什麼關Evan的好話，如果可能的話，她都能在時代廣場租下大屏，每天循環diss。

　　“那他如果真的做了些什麼，怎麼辦？”陸蘅垂下眼睛，神色不明，她並不擔心對於如果事情真的發生該如何解決，而是Aneta會如何對待Evan。

　　“那當然是，該怎麼解決，就怎麼解決了。”Aneta神色坦然，並沒有一絲猶豫的樣子。

　　陸蘅很滿意，她拍了拍愛人的胳膊，獎賞的語氣說：“很好，Sadel小姐的表現很優秀。”

　　Aneta不知道這人又來了什麼戲，只能無奈地配合：“謝謝您的讚揚。”

　　之後她去廚房準備晚飯，陸蘅在家裡的時候已經把食材都收拾好了，她現在只要下鍋就行。廚房不算太大，偏偏有人還要小尾巴一樣地跟在Aneta身後晃悠。

　　“蘅”再有一次轉過身被陸蘅絆到之後，Aneta頗為無奈的喊了一聲。

　　“怎麼了嘛？”陸蘅卻理直氣壯，絲毫不覺得自己礙手礙腳的，“我餓了。”

　　“你呀。”Aneta沒有辦法，切了塊已經調好味的羊排送進陸蘅嘴裏，其實她現在每天晚上依舊是一盆沙拉，費心準備食物都是為了把陸蘅身上的肉再養回來。

　　陸蘅滿足地眯了眯眼睛，Aneta最近在學C國菜，所以食物越來越和她胃口。

　　“對了。”她突然想起來件什麼事，“你說我要不要開一個ins賬號？”

　　Aneta看了她一眼，問說：“怎麼突然想起來這件事？”

　　她出於私心，其實是不太願意陸蘅這樣做的，雖然明白愛人心性堅韌，但網絡上人們隔着一層屏幕，肆無忌憚的惡意太多，她還是心疼，雖說如果按照陸蘅之後的職業規劃，有一個這樣的賬號利大於弊，但Aneta還是希望這天能來得遲些，好讓陸蘅少受一些傷害。

　　陸蘅沒看出來她的顧慮，摸了摸下巴說：“感覺和粉絲交流一下也挺好的。”

　　“那就申請吧。”Aneta雖然不明白緣由，但也不想掃她的興。

　　“好！”陸蘅得到允許，興高采烈地去下應用軟件了。

　　只是半晌后她又回來，皺着眉頭對Aneta說：“Ann，我烏鴉嘴了。”

　　Aneta湊過去看她的手機，屏幕上正是她和Evan坐在咖啡廳里的照片，旁邊偌大的一句話，“真出軌還是假出櫃？！”

　　tbc.

# 第92章

　　那篇報道裏面除了照片, 還有些語焉不詳的爆料，有所謂的“知情人”透露說，圈子里都知道Aneta和Evan談過, 而且和Lu在一起的時候也並沒有分手，不過她一直是直的，突然出櫃實在很奇怪。

　　言外之意就是這隻是在炒作了。

　　Aneta看見那篇報道的時候，心裏不是沒有失落，更多的是意料之中的悵然，她嘆了口氣說：“我去處理一下。”

　　只是還沒等她將電話播出去，有人就主動找上了門，Aneta接起了電話，聽見男人憤怒的質問。

　　“Aneta你知不知道自己把我的生活搞得一團糟？！現在我家門外頭全是記者, 如果不是因為你，我怎麼會被拍到？！”Evan焦躁地說著，Aneta能聽見他粗重的喘息聲。

　　她覺得現在的情況不能更諷刺了，Evan是覺得自己有多愚蠢，看不出來這件事後面有他的手筆？

　　Evan的聲音不算小，陸蘅站在Aneta旁邊聽得一清二楚, 她不耐煩地翻了個白眼, 伸手拿過了手機，語氣不能更不屑：“Evan是嗎？你在欲蓋彌彰些什麼？有些事情既然做了，就別裝得多無辜可憐的樣子, 照片是你賣的吧？記者是你找的吧？以為自己做得多滴水不漏嗎, 還想倒打一耙, 蠢貨！”

　　“Lu，你！”Evan氣急敗壞，在他的計劃里，這本應該是個一舉多得的好辦法，既能從報社那邊賺一筆，Aneta看見他無辜受牽連，指不定還會心有愧疚，最後跟他合作，但現在被陸蘅直白地說了出來，他就好像被扯下了最後一塊遮羞布，一切醜陋都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讓他怎麼能不惱羞成怒。

　　“你有證據證明是我做的嗎？不要血口噴人！”他篤定陸蘅只是在詐他，但一想到這個女人的手段，還是忍不住色厲內荏。

　　陸蘅冷笑一聲：“證據？你當我要告你嗎，用什麼證據？不過血口噴人這個詞倒是用得很好，旁人看戲，只要精彩就行，哪裡管裡頭的來龍去脈，你覺得我說出來的話，會不會比事實還要精彩？”

　　“往Ann身上潑髒水很開心是嗎？別妄想了，她是高高在上的人，你就算想盡辦法，也不能把她從雲端上拽下去！”

　　Evan有些慌亂，但還是強迫自己定下心神，他咽了下喉嚨說：“我不跟你說，把手機還給Ann。”

　　“Ann？”陸蘅身上的刺全都豎起來了，“你還有資格叫她Ann？我告訴你，這輩子都別想再跟她說一句話了，好好地在爛泥地里待着吧！”

　　說完，陸蘅就憤憤地掛斷了通話，她氣喘吁吁地盯着手機，像是恨不得再摔了它。

　　Aneta看了覺得好笑，摸了摸她的耳垂說：“好了，不氣了，跟這種人有什麼好生氣的。”

　　“他不就是仗着先認識的你？！”陸蘅特別委屈 ，“如果是我先，哪裡輪得上他！”

　　“寶貝，如果你真要搶在他前頭，那時候你可還沒成年呢。”Aneta親了親她，權做安撫。

　　“那也不行，我得先把位置佔住。”

　　Aneta幾乎算是毫無原則地溺愛她：“好好好。”

　　然而現在也不是生氣的時候，陸蘅緩了緩，還是問道：“那你準備怎麼處理這件事？”輿論發酵得很快，一是因為Aneta本就引人關注，二也是因為她們最近剛剛出櫃，正是鏡頭的關注焦點。

　　陸蘅當然有許多方法，當年Zac離家出走剛剛帶她進圈的時候，兩人無權無勢，也都這樣走過來了，如今她有許多依傍，當然更是不怕。很多事情，黑的都能說成白的，更何況只是一段還沒有公開過的戀情。

　　其實她最想做的，不是往Evan身上潑多少髒水，好讓他徹底變成過錯方，而是將這段過往徹底抹煞，陸蘅當然有私心，因為這樣做，就好像她能得到一個全然屬於她的Aneta一樣，沒有過去，未來也只有她。

　　但陸蘅沒說出口，因為Aneta本質是個正直的人，她教養良好，對自己的一切過往都坦誠，哪怕是面對一群無關緊要的，甚至是帶着惡意的網友，她也不會顛倒黑白。

　　說到底，是Aneta心理強大，她不需要篡改過去以獲得內心的安慰，這是面對這個世界的最坦然的姿態。

　　Aneta沒有思考太久，很快就放鬆了微微皺緊的眉頭：“有些東西沒必要遮遮掩掩，比如說，我很愛你這件事。”

　　“怎，怎麼突然說起了這個？”陸蘅瞠目結舌，她內心那些翻湧的負面情緒被Aneta一句話壓了下去，再也不起半點波瀾，只剩下一團一團上升的粉紅色氣泡。

　　“對待每一段感情，我都是真誠的，和Evan分開是必然，和你在一起，也是。”Aneta那雙灰藍色的眼睛像是霧靄蒙蒙的清晨，她看着陸蘅，像是一陣清爽的風，“我不會傻到將一切都剖析給別人看，但我要讓他們知道，你絕對沒有任何該被人詬病的地方。”

　　“前两天就有雜誌社向我約採訪，我當時想，我們之間的感情不需要別人的評說，但現在卻不覺得了，你是我的愛人，就應該擁有世界上最美好的一切。”

　　陸蘅整個人的氣場都慢慢柔軟了下來，她走過去環住Aneta的腰，卻什麼也沒有說。

　　其實你就是這個世界上最美好的一切了。

　　照片被爆出來之後，Aneta的工作室很快就發出了律師函，雖然網友現在對這樣官方的聲明都抱着一種懷疑的態度，但也表明了Aneta一方的想法，給這件事定了性。

　　不過這場轟轟烈烈的緋聞裡頭，事後更讓大家津津樂道的，反而是一個烏龍事件。

　　當時維護Aneta的人不少，但冷嘲熱諷的路人也多，所以那家報紙的官方賬號下面，戰況一直很激烈。

　　在眾多人身攻擊和長篇大論裏面，有一條評論尤為引人注意。

　　“雖然我確實不喜歡那個男的，但第三者插足這種事我還干不出來。”

　　這評論的語氣太理所當然，很多撕累了的網友看見都氣笑了，紛紛在下面回復，認為這隻是個有妄想症的傢伙，或者只是為了吸引熱度。

　　“你以為自己是誰？Lu嗎？別逗了，人家的事跟你有什麼關係？”

　　“別給這個人添熱度了，只是一個跳梁小丑而已，她連名字都是亂碼。”

　　“Aneta現在都炒作到這個份上了嗎？連這種下作的手段都能用，慢慢糊掉不行嗎？！”

　　本以為被罵過了這人就能不再蹦躂，誰料她居然還回復了。

　　“我不用以為，我就是Lu。”

　　“名字是隨便打的。”

　　“相信我，我知道Ann告白的時間比你們中的大部分都來得遲，如果真要炒作，也太不嚴謹了。”

　　眼見她說得確有其事的樣子，很多人都忿忿不平地摸去了她的主頁，然後發現這是個剛剛註冊的賬號，第一條消息是一張橘貓的照片，左下角露出了一隻細白修長的手，like和評論都只有一個人。

　　就是Aneta。

　　“等等大家先別罵了，這好像真的是塞壬”

　　“所以我罵了我偶像跳梁小丑？”

　　“也算人生體驗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我不活了，這號我不用了！！！！”

　　“大家不覺得很甜嗎？粉絲都知道Lu用不慣社交軟件吧，現在為了Ann，還專門來留言誒！”

　　“試圖用吃糖的姿態掩飾尷尬”

　　之後的種種陸蘅都沒有再看了，回復了那兩條評論之後，她就扔了手機窩回了Aneta懷裡，哼哼唧唧地撒嬌：“他們都不相信我”

　　Aneta剛洗完澡，現在身上散發出一種清爽的香氣，陸蘅痴漢一樣地把鼻子埋在了她的頸窩裡，深吸了一口氣。

　　“什麼？”Aneta被她弄得有些痒痒，卻沒有躲開，反而不能更自然地在她額頭上烙下了一個吻，她沒看手機，自然不知道陸蘅在說什麼。

　　“我剛申請的賬號，給你打抱不平來着，結果大家都不相信我。”陸蘅把事情一說，說完又覺得羞窘，乾脆把臉貼着Aneta沁涼的皮膚降溫。

　　Aneta失笑道：“那能有誰認識你呢？”

　　陸蘅裝死不動彈，Aneta明白小孩是面子上過不去了，連忙安慰道：“沒事沒事，我來認證一下你的身份。”

　　她側首拿過放在旁邊的手機，喊了陸蘅一聲：“寶寶，抬頭。”

　　“Ann發ins了”

　　“這是一口狗糧吧”

　　“拿開！我不吃！”

　　“我吃我吃！”

　　“Lu好軟！想那個”

　　“別想了你又搶不過Aneta”

　　“為什麼，明明是一個不好的消息，最後還是變成了秀恩愛教學？”

　　照片上，是相擁的兩個人，陸蘅側身躺在Aneta懷裡，只露出了半張臉，像是偶然被抓拍一樣，眼睛里還有一點驚訝，Aneta笑容寵溺，看着鏡頭的眼神也滿是愛意。

　　“小孩還不怎麼會用ins，我會好好教她。”

　　tbc.

# 第93章

　　發來採訪邀約的雜誌有很多，Aneta最終選擇了Vogue US, 陸蘅知道之後挺驚訝, 她自嘲一笑說：“我還沒上過美版的封面呢, 現在居然是因為戀情接受的採訪。”

　　Aneta親了親她：“會有那麼一天的。”

　　Vogue US總是偏愛好萊塢明星，陸蘅這樣的亞裔模特自然更難得到封面，哪怕是Aneta, 這些年也只有一張封面，還不是單人封。

　　其實想要採訪的不止美版一家，還有UK和Paris兩家, 這樣看來, 四大裏面竟然只有意大利版沒有採訪的意向。

　　她最終選定了美版，是因為事件主要發酵在美國，這次的採訪主要目的在於澄清, 美版娛樂性更強，是最適合的。

　　陸蘅知道她拒絕了英版和法版Vogue，是有些憂慮的：“真的沒問題嗎？這種採訪機會就這樣拒絕了，不會很得罪人嗎？”

　　Aneua卻並不如何擔心, 相較於美版對她的苛刻待遇，歐洲的三版Vogue和她一向合作融洽，她和三位主編的關係也很好, 更不用說裡頭還有一點Sadel家千絲萬縷的瓜葛。

　　“沒關係, 合作也不急於這一時。”

　　兩人現在正在去採訪地的路上, Aneta替陸蘅整理了一下衣領, 然後注意到她的手正不自覺地緊攥着。

　　“緊張嗎？”Aneta笑着問。

　　陸蘅驀地放鬆了身體, 揚了一下嘴角說：“還好。”

　　“不用緊張，就和從前的所有採訪都一樣，自在一點就行。”Aneta握住了她的手，傳過去一點溫度。

　　“我沒有在緊張採訪。”陸蘅解釋說，然後有些不自然地摸了摸鼻子，“與其說是因為重新開始工作而緊張，不如說是因為第一次在眾人面前以你，女朋友，的身份出現而緊張。”

　　“我怕我做不好。”她一句話說得斷斷續續，特別是那句“女朋友”，像是從喉嚨里擠出來的一樣。

　　“這樣啊”Aneta若有所思，微微側過頭去說，“可是我的女朋友又沒有什麼標準，你是第一個，也一定會是最後一個。”

　　“你就是標準本身。”

　　陸蘅被一句話說得心下稍定，她當然不是覺得自己配不上Aneta，只是怕旁人因此詬病她。

　　想通之後，她也不再神經兮兮的，轉頭牽起了愛人的手，握在掌心裏把玩。

　　Aneta手上除了一塊表就只有小拇指上的一款尾戒了，很簡單，只是一圈鉑金的環，陸蘅無聊地把它轉了半天，看着它箍在Aneta的指跟強，將她的手指襯得更加修長，這讓她又把自己的手舉到眼前來看。

　　細長的，骨感的，素凈的，陸蘅將右手翻來覆去地看，然後又張開手指和Ann的去比較，突然，她像發現新大陸一樣地叫出聲：“Ann，我們兩的掌紋好合啊！”

　　Aneta原本只是任由她玩，單手用手機處理一些工作，聽見她這樣說，就很配合地轉頭去看：“還真是。”

　　雖然陸蘅的手比她小上一圈，但兩人的手握在一起的時候，能從側面看見契合在一起的紋路。

　　Aneta分開手，同陸蘅十指相扣，她看了兩人交纏的手指，出了會兒神，然後突然覺得有什麼不對。

　　“我們是不是還缺一對戒指？”Aneta撫過陸蘅素凈的手指問。

　　“戒指？”陸蘅歪着頭想了一會兒，“Ann，我其實不太在意這個。”她說的是實話，陸蘅很少追求生活中的儀式感，對於她來說，手指上的一圈金屬遠遠比不上同愛人交纏的指尖。

　　Aneta嘆了口氣，無奈地說：“我覺得你這個性格，可能什麼都不在乎。”不過一切也不能隨着陸蘅的心思來，Aneta想了一會兒，然後伸出手去脫下了自己的尾戒。

　　“戴的好好的，幹嘛摘了？”陸蘅還在狀況外。

　　Aneta沒理她，直接把戒指戴到了她的中指上：“尾戒是單身時候戴的，我現在有你了，當然不用再戴。”

　　她看着現在安放在陸蘅中指上的那一圈戒指，滿意地說：“幸好是開口的款式，要不然可能還戴不上。”

　　陸蘅愣愣的，直到Aneta給她戴完才反應過來問：“戴哪個手指都有忌諱嗎？我只知道結婚要戴在無名指上。”

　　Aneta慢慢地捋過陸蘅的每一根手指，告訴她：“食指代表未婚，無名指是已婚，小拇指表示單身，而中指呢，是熱戀中。”

　　“蘅，你是不是在熱戀中？”

　　陸蘅只覺得一陣酥麻的癢意從指尖傳到了心裏，她手足無措，竟然下意識地攥住了Aneta的手。

　　Aneta沒留神間被一隻溫熱的手握緊了，不由得怔了一瞬，而後又笑開了說：“看來是了。”

　　採訪之前兩人先去換了衣服，天氣漸冷，穿來的衣服難免臃腫，上鏡就不會太好看，雖然這次不是專門來拍片的，但在採訪的過程中，也會有攝影師記錄一些瞬間，兩人身為模特的職業素養讓她們做不到不尊重鏡頭。

　　整個採訪現場都很專業，編輯也沒有刻意在問題里挖坑，所以雖然陸蘅一開始有些緊張，但很快也就放鬆了下來。

　　採訪的編輯看着坐在自己面前的兩個女人，心裏不由得感慨，真的是很般配，如果很多人聽見她們兩人在一起的消息，第一反應是質疑的話，現在看到兩人相處的情景，應該就能相信，這裏頭絕沒有任何造假的部分。

　　除去外表的賞心悅目之外，兩個人周身的氣場都多多少少有了改變，Lu就不說了，從前多麼囂張的氣質，現在已經變成了孩子氣，很多人都覺得她是變化更大的那個，但編輯卻覺得，明明是Aneta改變得更多。

　　從前的Aneta是什麼樣子的？她現在也只能想到一個溫和有禮的影子，周圍都是高高低低的障礙，阻止別人的更進一步。她從前只以為是Aneta的性格使然，後來隱晦地聽說了她的家世，才大概明白了，這興許就是超越階級的疏離感，她從不打破原則，只是固守自己。

　　但顯然現在不一樣了，Aneta任由Lu半個身子都賴在她懷裡，不去管她打擾自己的閉目養神，甚至連手機都貢獻出來，讓Lu玩那種消滅星星的無聊遊戲。

　　她為了Lu放棄了很多原則。

　　編輯在心裏感嘆了許久，在短暫的寒暄之後，她終於能切入到正題里了。

　　“大家最近都很關心一件事情，”她停下來觀察了一下對面兩個人的臉色，見她們神情淡然，才繼續說道，“有報社曝出了Aneta的‘前男友’，網絡上的討論度也很高，我想知道這是真實存在的嗎？”

　　Aneta沒讓陸蘅開口，自己回答了這個問題：“首先要跟大家說一聲抱歉，對於前一段戀情，我確實有所隱瞞，當時覺得對方並不是圈裡人，所以並不想打擾到他的生活，沒想到分手之後居然又被人翻了出來。”

　　“所以你之前確實是直的？”

　　“對。”Aneta點了點頭，繼續說，“而且從來沒有對自己的性向產生過懷疑，如果你在兩年前跟我說，有一天我會和一個女孩子在一起，那我絕對會認為你是在玩笑。”

　　陸蘅接話說：“我從前還以為自己一輩子都不會開竅。”

　　編輯輕笑一聲：“但是現在看來，玩笑成真了。”

　　“是的。”兩人相視一笑，空氣都變得甜起來。

　　“會有什麼不一樣嗎？比如說內心的煎熬什麼的？畢竟性向改變算得上一件大事。”

　　“其實也不會。”Aneta回答說，想了想，又改口了，“可能會比從前更開心吧，不過不是因為性別，而是因為人。”

　　“Lu很好，所以我沒有猶豫很久。”

　　採訪者很敏銳地捕捉到話里的信息，問道：“這樣說來，難道先告白的是Lu？”

　　“是我。”陸蘅說完，有些羞愧地紅了臉，“不過我都不記得了。”

　　“她喝了酒才敢說。”Aneta溫柔地看着陸蘅，“醒了之後自己又不記得，所以還是算我先告的白。”

　　陸蘅很不服氣地抗議：“怎麼能這樣算，如果不是我戳破了窗戶紙，你可能一輩子都開不了竅。”

　　“Aneta這麼遲鈍嗎？”

　　“就這麼遲鈍啊！”

　　Aneta輕輕地拍了一下陸蘅的腦袋，辯解道：“我只是，沒有那個概念，想通了之後不就立刻接受了？”

　　編輯見氣氛逐漸輕快起來，趁機問了一個比較敏感的問題：“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有人會懷疑Lu是第三者呢？”

　　Aneta本來臉上還帶着笑意，聽見這個問題便正色道：“她不是。如果那些曖昧的情愫在兩段感情里都牽扯不清的話，那我是不配擁有蘅的，和她在一起的時候，我當然就是全部屬於她的。”

　　陸蘅也補充說：“我說她遲鈍，其實自己也沒有好到哪裡去，在經歷過很多事情之後，我才意識到原來自己是喜歡她的，Ann對我而言，不僅僅是愛人，也是唯一的依靠和後盾。”

　　“你們，確實是天生的一對。”編輯聽完了兩人的話，頗為感慨地說。

　　到這時候敏感的問題已經全部結束了，接下來的採訪就變得十分輕鬆，現場的氣氛很好，一直持續到了最後。

　　“好了，現在我只剩下最後一個問題了。”編輯整理了一下採訪稿問，“你們接下來有什麼打算嗎？”

　　陸蘅用手撐着臉，眼神突然變得幽深，Aneta察覺到她心情的變化，安撫似的摸了摸她的後頸，然後說：

　　“大概是要結束一件準備了很久的事情。”

　　tbc.

# 第94章

　　這像是皇後區最普通不過的一個夜晚，只除了街面上出人意料的乾淨, 往常那些萎靡在牆角的流浪者都不見了蹤跡, 彷彿是察覺到了黑暗裡潛藏的躁動和危險，生物本能一樣地躲避了起來。

　　街角的便利店裡燈還亮着, 只是往日里恨不得壓榨員工到最後一刻的老闆, 現在卻在催着那個在店裡打工的Tom趕緊打烊。

　　“Clark先生，你確定嗎？”能提早下班，Tom自然求之不得, 但還是探頭望瞭望牆上的鐘說, “現在才十點出頭。”以前不到十一點半，他是沒可能離開的。

　　胖老闆連連點頭, 他不時地向窗外望兩眼, 額頭上不斷有汗沁出來。

　　Clark後悔了，明明有人提前透了風聲今晚有大事發生, 他卻還仗着自己的那點交情開了店，直到發現周圍的店鋪都早早地就關了門, 他才開始慌了。

　　在這條街上開店的，哪個不是摸爬滾打過來的, 最會看風聲, 如今只有他一盞燈亮着, 不是給別人豎了個活靶子嗎？他看不下去Tom慢吞吞的動作，竟然自己也開始上手收拾。

　　這點錢可以不賺, 他不能把命丟在這兒。

　　風聲似乎有一瞬間的停滯, Clark驚慌地停下手裡的動作, 努力地捕捉着空氣中的聲響，馬達聲，越來越清晰地從遠處傳了過來。

　　他撒手丟開手上的東西，撲到門口去拉下卷閘，然後轉頭壓低了聲音喊：“把燈關了！快！”

　　Tom手上的動作也亂了，聲音因為緊張也變得尖細：“好，好的，Clark先生！”

　　“天吶”Clark驚懼地拖着他龐大的身子，衝過去捂住了他的嘴，“噓——”

　　與此同時，燈滅了，整個街面上都陷入了死寂，只有路燈亮着不妙的光，映照出浮動的塵埃。

　　有剎車的聲音，不止一輛 ，而後又傳來許多的腳步聲，Tom好奇地從門的縫隙里往外看，發現有人群不斷地湧進街道，然後分立在兩頭，沉默地對峙着。

　　他聽見一個東歐口音很重的粗野嗓音說：“Lombardi呢？果然是娘們兒，怕得不敢來了吧，讓Gallo你這個賤種過來了！”然後是一陣放肆的大笑。

　　他這時候終於真切地感受到了害怕，想退到店裡更深的地方去，只是光線昏暗，Tom看不清腳下的路，後退的時候結結實實地踢上了一根鋼管。

　　那聲音在夜色里說不上刺耳，但聽在Tom耳朵里卻不亞於死亡的預言，他猛地抬起頭往外看，卻正對上一雙審視的眼睛，那男人有一張典型的意大利人的臉，看起來風流又浪蕩，比起這樣劍拔弩張的夜晚，更適合出現在醉生夢死的銷金地。

　　Tom明明白白地和他對視了，他以為自己死定了，誰料那人只是意味不明地挑了下眉頭，而後就轉過了視線。

　　“Aksenov，對付你這種雜碎，不用大小姐親自來。”Gallo語氣輕蔑，沒把對方放在眼裡。

　　受到驚嚇的男孩正發著愣，沒留神就被胖老闆一把扯了回去，Clark渾身都在發抖，剛剛Tom弄出動靜的一瞬間，他以為自己已經是個死人了。

　　“好好躲着，別動了！”Clark壓低了聲音罵道。

　　Tom哆哆嗦嗦地點頭，他還只是個高中生，平日里見過最火爆的場景也不過是橄欖球隊的群毆，哪裡有這樣的陣勢，只是少年人永遠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他忍不住問：“Clark先生，他們是，黑幫嗎？”

　　“放屁，是你們這群狗娘養的挑釁在先，搶了我們三條街！”

　　“這種事，憑本事咯”

　　外頭的動靜越發嘈雜，Clark這才敢憤憤地罵出聲：“這些俄羅斯人和意大利人都是瘋子，明明之前都好好的，最近不知道抽什麼風，我聽說互相鬥了有一個月了，怎麼還不消停！”

　　他話音剛落，門外也驟然安靜下來，然而並非是和解之後的安定，反而更像是，暴風雨之前壓抑的、沉墜的大氣。

　　彷彿是黑色幽默一樣，打破這場對峙的是遠處一輛緩緩駛來的越野車，還沒等靠近，司機像是終於發現了什麼不對勁，急忙想打轉方向盤調頭離開。

　　他本可以就這樣離開的，如果不是Gallo突然開口的話。

　　“呵，清場都清不幹凈，難怪落魄。”他半點也沒隱藏聲音里的嘲諷。

　　Aksenov脾氣粗暴，他啐了一口唾沫，轉頭就衝著那車開了一槍，把司機逼停下來，然後對站在身邊的手下說：“去給我看看，哪兒來的人！”

　　這聲槍響引發了一些騷動，Clark和Tom更是縮在櫃檯下面，不敢動彈。

　　“你從哪兒來的！不知道今晚這條街清了嗎？！”那手下看老大丟了面子，自己臉上也沒光，因而態度不能更兇惡，只差把槍抵在司機頭上。

　　“我，我真不知道，去曼哈頓的其他路都封了，我不是故意的，饒了我吧，我現在就開走”司機看起來是個膽小的，不斷地求着饒。

　　手下沒了主意，抬頭看見自家頭兒給了他一個眼色，也就作勢給了司機一槍托，然後惡聲惡氣地說：“行了，你滾吧！下次眼睛擦亮點！”

　　他正要把車門合上，突然聽見昏暗的後座里傳來一聲女人的□□，他露出瞭然的笑，上下打量了司機一眼：“看來你艷福不淺啊。”那聲音一聽就是極品，只是不知道為什麼，莫名就有點耳熟。

　　司機訕訕地點頭應了，也沒想去遮掩他看向後座的眼神，這人總歸只會以為他是個深夜獵艷的男人而已，車子里載了個昏睡的女人，又不是什麼要緊的大事。

　　車裡頭沒開燈，後座躺着的女人，整個五官都被影子遮了大半，那手下只能看見幾縷金色的頭髮，還有女人唇角的那顆痣。

　　痣？！他神色一邊，衝上車去把司機扯了下來，然後整個人趴在副駕駛上，將那女人的整張臉都看了真切。

　　“你他媽在磨蹭什麼？！”Aksenov不耐煩地罵出聲，卻不料自己的手下將司機扔在了路邊，匆匆地走到他身邊，低聲說了一句什麼。

　　他神色驟變，連對面虎視眈眈的意大利人都沒空再管，轉頭就往車子的方向走過去。

　　昏睡的女人被拖了出來，露出一張稱得上妖艷的臉，或許是動靜太大，她終於從混沌中恢復了些許意識，看見眼前熟悉的臉，求救一樣地攀了上去，口齒不清地說了些什麼，然後又徹底失去了意識。

　　Aksenov勃然大怒，他猛地轉過頭，對着癱倒在路邊的司機就是一槍，連一聲慘叫都沒有，他就抽搐着，死在了這個十月底的深夜裡。

　　“看來我今天看了一場好戲。”Gallo姿態悠閑，同另一方的暴怒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你別說風涼話，今天事發突然，我暫且放過你們，再有下一次，別怪我不客氣！”Aksenov怒目而視，然而現在事態的走向已經變了，他沒工夫管這一群下作的意大利人，只能惡狠狠地放下狠話。

　　“那我真是，好害怕啊。”Gallo輕聲細語地說著，然後看着那群俄羅斯人像來時一樣，匆匆地撤走了。

　　這場戛然而止的械鬥好像一出怪誕喜劇，雙方沒有一人傷亡，唯一死去的反而是路過的汽車司機，Tom同老闆對視了一眼，同時從對方的眼睛里看見了荒謬。

　　“咚咚咚——”卷閘門被敲響了，節奏輕慢，像一個溫和有禮的紳士。

　　如果不是處在這樣詭異的狀況下的話。

　　Clark渾身一抖，他飛快地轉了轉眼球，然後將Tom推了出去：“你去，你去開門！”

　　男孩子憑着一腔不知道來源於何處的勇氣，哆嗦着手，將卷閘拉開了，然後看見那個意大利男人體面地站在門外頭，臉上還帶着點笑意。

　　“我，我什麼都沒有看見！”Tom咽了口唾沫，恨不得對天發誓。

　　“放鬆，男孩。”Gallo態度很好，他甚至試圖拍一拍Tom的肩膀，被躲開了也沒有惱火。

　　“我不會對你做什麼的。”他說，“只要你別把今晚的事情說出去。”

　　Gallo對Tom這樣說著，視線卻越過他，看向了還縮在櫃檯里的Clark：“答應我，好嗎？”

　　男孩忙不迭地點頭：“我一個字都不會說的！”

　　“很好，你們可以走了。”Gallo滿意地點了點頭，然後側過身子，看着這兩個人從店裡蹣跚地走出了街道，直到背影消失在了盡頭。

　　“老大，給。”有人拆了行車記錄儀，遞給了Gallo。

　　他把玩着那個不過巴掌大小的東西，神情憊懶地說：“把這個交給Haley，我們就能好好歇一陣了，蠢貨，真以為我是想找他們麻煩嗎”

　　Gallo想到最近要想方設法地挑釁那群俄羅斯人，就覺得頭痛，幸好，現在他要做的事，已經結束了。

　　“屍體”

　　“就放在那兒，怎麼，你還想報警嗎？”他斜睨了說話的人一眼，看得人立刻噤了聲。

　　眾人依次上了車，隨後是汽車發動的聲音，很快，街道上就恢復了平靜，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

　　除了倒在血泊中的那具屍體。

　　陸蘅在十一點左右收到了一條消息，半晌的沉默之後，她收起了手機，眼睛里滿是黑色的，翻湧的負面情緒。

　　“寶貝？”Aneta伸手抱住她，柔聲問了一句。

　　陸蘅聲音暗啞，像是復讎女神的鞭子：“開始了。”

　　tbc.

# 第95章

　　第二天一早，警方就通報了消息, 說皇後區發現一具屍體, 槍擊致死, 其餘情況還在跟進。

　　這在人員繁雜的紐約並不是如何引人注目的消息，很多人腹誹一句，大概又是幫派間的械鬥, 之後便也忘了。

　　同這件事有關係的人，雖然不滿於事情出了紕漏, 但也只是覺得這司機辦事的時候命不好, 撞上了兩派間的爭鬥, 最後喪了命, 至於跑了的那個女人，他們只當是乘機溜了, 並不如何在意。

　　人心冷漠, 不過半天的時間，一條生命的逝去就這樣被人遺忘了。

　　如果不是下午的時候有人放出了一段錄像。

　　那錄像的視角奇怪，像素也模糊，一看就知道是來自於行車記錄儀，鏡頭被調整得正對着後座，哪怕光線昏暗，也能清楚地看見那個今早被發現死亡的男人正將一個昏迷的女人拖進車後座，放到這裏之後, 錄像閃動了幾下, 最後變成了一片黑暗。若是這女人是普通人也就罷了, 偏偏有人認出了那張美艷的臉。

　　“這不是一個模特嗎？新人，俄羅斯的那個，最近還挺經常看見她的。”

　　“Aksenov？是叫這個姓嗎？俄羅斯人名字真難記。”

　　“我只記得她名字叫Anna，不過那司機死了，她去哪兒？”

　　“總不可能是她做的吧，她昏過去了呀。”

　　“不過那男的想對她幹嘛啊？”

　　流言喧囂塵上，偏偏當事人一個死了，一個不知所蹤，就更讓人有窺探的心理，一時間各種猜想都冒了出來，陸蘅刷了刷社交軟件，也不由得驚嘆眾人的想象力。

　　皇後區

　　那個一槍殺了司機的男人正垂首站在長桌面前，狹窄的房間里只開了一扇透氣的窗戶，壓抑得讓人喘不過氣。

　　“你知道我為什麼現在還住在這兒嗎？”坐在桌子後頭的男人面色陰沉，他是Lykov，俄羅斯人在紐約的領袖，眾人都叫他“沙皇”。

　　Aksenov額頭上有一道血痕，是剛被“沙皇”用煙灰缸砸出來的，他雖然低眉順目，但眼底全是不馴：“不知道。”

　　他確實不明白，幫派發展到現在，哪怕是像他這樣的三把手都購置了不少奢侈的住處，只有“沙皇”，彷彿自虐一樣地蝸居在這個轉身都不方便的破爛公寓里。

　　“因為我無時無刻不在提醒自己，要沉得住氣，只有蟄伏，才有給人致命一擊的可能。”他胸口起伏，像是又想起了Aksenov干出來的破事，氣得不行，“你看看你搞砸了什麼？！”

　　“沙皇，那是我親妹妹！”Aksenov心中的不滿並不比旁人少，他猛地抬起頭來吼道，“我只以為他是個想占我妹妹便宜的傢伙，一個司機而已，打死了就打死了！”

　　“沙皇”被他的冥頑不靈氣得頭疼：“那你怎麼不用你的腦子想想，為什麼去曼哈頓，別的路都被封了，他這麼巧就撞上了你？！”

　　“你就把人帶回來多問一句又怎麼樣？！後備箱都沒地方了是嗎？！”

　　Aksenov也明白了有些地方不對勁，他漸漸冷靜下來，無措地說：“沙皇，難道那人的身份有問題？”

　　“算了。”“沙皇”擺了擺手，“這次是被Lombardi那女人擺了一道，就算不是你，她也會找別人開那一槍。”

　　“那幫天殺的意大利人？！”Aksenov聽了這話，恨不得暴起，他說昨天Gallo那傢伙怎麼奇奇怪怪的，“他們之前的挑釁也是為了昨天那一出？！總不能就為了讓我殺一個司機吧？”

　　“沙皇”看了他一眼說：“你還不算太蠢。”

　　“Anna還好吧？”他呼了一口氣，轉移了話題。

　　“還成，只是普通的迷藥。”Aksenov見他不想再繼續談下去的樣子，回完了話就恭敬地退了下去。

　　房間里又恢復了死寂，“沙皇”坐在椅子上，看着從窄窄的窗戶里透進來的光，眼神晦暗不定，他知道一點Hugo那些下作的事，只是沒想到一個失察，竟然讓他把手碰到了自己人身上，Anna剛從莫斯科來紐約，很少有人知道他們之間的關係，所以Turner夫人以為她無依無靠，就把念頭打到了她頭上。

　　不過“沙皇”也不確定，Turner夫人是真的不知情，還是有人故意向她瞞住了Anna的來歷。

　　Haley Lombardi，她到底想要做什麼？

　　“時間差不多了嗎？”

　　“差不多了。”

　　“讓她們發聲明吧。”

　　“但是只有三個女孩子願意站出來”

　　陸蘅轉過身，笑意攀上嘴角：“放心吧，之後，人只會越來越多。”

　　樹倒猢猻散，這個道理，誰都懂，往日里被權勢欺壓的人，如今有了機會，又怎麼會不來踩一腳？

　　當天晚上，所有購買《紐約晚報》的人突然發現，這家歷史悠久，務實到嚴苛的報刊用頭版頭條報道了這件事，不同於網上不着邊際的猜測，文章有理有據，令人不得不信服，在刨除一切證據之外，更讓人震驚的，是最後附上的三位女模特的聲明書。

　　“Hugo被指控性侵？！”

　　“而且死者是他的司機，所以Anna被迷暈了也是受他指使？”

　　“怎麼會有這樣惡毒瘋狂的人？！他把女人看作什麼？！發洩慾望的工具嗎？！”

　　這一篇報道激起了所有人的憤怒，網友們恨不得能將Hugo揪出來，扒掉他的一層皮，現在擺出來的惡行就已經夠讓人唾棄，更不用說有人還發現，之前許多起模特的自殺事件，也與他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不提外界的一切聲浪，Garcia宅裡頭的氣氛卻壓抑到了極點，今天是老Garcia定下的家庭聚餐的日子，只是奢華的長桌旁邊，現在只有大少爺一個人還在悠閑地切着牛排。

　　Turner夫人正低聲啜泣，旁邊坐着的Barren也瞪着眼睛看自己同父異母的大哥，目光兇狠得像是要活活撕了他。

　　Andrew被這樣的眼神看着，再好的胃口也吃不下去東西了，他拿起餐巾矜持地擦了擦嘴，然後抬頭看向坐在上首的父親：“我飽了，如果沒什麼事的話，我就先走了。”

　　老Garcia看着自己舉止得體的大兒子，心情複雜，他像來不喜Andrew，現在卻也不得不承認，比起更受自己寵愛的小兒子，他更像年輕時候的自己。

　　他掃了一眼自己還在哭泣的妻子，內心不由得湧上一陣煩躁，如果不是這個女人，他何至於要在自己兒子面前服軟。

　　“你隨我去書房。”老Garcia沉聲說，然後率先起身走上了樓梯。

　　Andrew意味不明地挑了挑眉，然後整理了一下衣衫，跟着走了上去。

　　“咔——”書房的門被合上了，良好的隔音確保了父子二人的一切交談都不會被旁人聽見。

　　“你瞞着我刊登了那篇報道。”老Garcia看着他，用陳述的語氣說。

　　“怎麼能說是瞞着呢，”Andrew輕笑一聲，“父親您已經很久都不管這些事了，我只不過是在做自己的工作而已。”

　　Garcia家是傳媒巨頭，《紐約晚報》便是Andrew剛剛做主收購的一家報刊，自然也是由他全權負責。

　　“但你非要牽扯到你母親，和你弟弟。”老Garcia面色陰沉，那篇報道里雖然只提了Turner夫人一句，但裡頭的淵源早就被人扒得一干二凈，如今是什麼難聽的話都有，Turner夫人已然成了眾矢之的。

　　他以為Andrew在他面前最起碼會討個巧，誰料聽見他說的話之後，Andrew頓時就冷下了聲音。

　　“母親？弟弟？他們也配？”他直視着自己父親的眼睛說，“我的母親，在我幼年便已經去世了，後來您領回來的這一個，不過是趁着我母親生病勾引她丈夫的賤人。”

　　他滿意地看着老Garcia變得慘白的面孔，甚至還笑了一下：“您現在應該慶幸，外頭的人只以為她是‘Turner夫人’，而不會讓Garcia家蒙羞。”

　　說完，Andrew便轉身要走，老Garcia像是一瞬間就衰敗了，無力地叫住他問：“你就這麼恨他們？”

　　“我不恨，我只是噁心。”

　　Aneta看了網上的輿論，知道事情在往預期的方向發展，雖然一切的準備都只能用艱難來形容。

　　那三個願意站出來的女模特是她和陸蘅一起找到的，更多的女孩子畏懼Hugo的權勢，也有人貪戀身體所帶來的利益，因而進展得無比艱難。

　　在又一次的失敗以後，陸蘅曾經靠在她的懷裡，產生了濃重的自我懷疑。

　　“這樣做有意義嗎？我可以用別的辦法的，明明只要復讎就好，卻總還想給她們討一個公道，可是她們自己卻並不想要，這真的讓我很沮喪。”

　　Aneta拍了拍她的肩膀，安慰道：“可是意義並不是別人賦予的，你從一開始就明白這不是一條坦途，但還是去做了，是因為你明白的，對你而言，只有這條路，才能讓你問心無愧。”

　　如今陸蘅當然不用再猶豫，只是Aneta看着她情緒低落的樣子，還是不免心疼。

　　她陷入到名為復讎的陷阱里了，那裡面沒有快慰，只有陰鬱和自我折磨。

　　“你說Hugo現在怎麼樣了？”Aneta走到了愛人身邊，打斷了陸蘅的思緒。

　　“他？”陸蘅抬起頭，給了一個並不讓人心情愉悅的答案，“大概還很輕鬆吧，只是隨口讓律師去擬關於造謠的聲明而已，他不會把這個當回事的。”

　　Hugo當然會懊惱，但大概以為這陣風頭避過去了就好，他甚至不會離開美國，因為這裡能得到那些和他同流合污的世家的庇佑。

　　不過陸蘅要的就是他的不以為意，她懶懶地打了個哈欠，歪着身子靠在Aneta的懷裡，眼神卻並不如何得柔情萬種，反而是志在必得的殺機。

　　“輿論殺不死他，這一點我比他更清楚，但我手上的槍，又不止輿論一把。”

　　tbc.

# 第96章

　　Hugo發了一篇公關, 聲稱一切關於他的謠言都是無稽之談，必要時候會採取法律手段，只是不知道什麼才算必要時候了。

　　這篇含混的聲明糊弄不了任何人, 網友一眼看穿他是在避風頭, 只是網上吵得這樣厲害，到了現實里, 竟然頗有一種奈他不得的架勢。

　　那三位女模特聯合提起了訴訟，但Hugo並不將那些保釋金放在眼裡, 被拘禁的當晚就姿態瀟洒地走出了警局，甚至還對着前來採訪的鏡頭招了招手。

　　“我相信聯邦的司法是公正的, 不會冤枉任何一個無辜的人。”他這樣說著, 臉上是閑適的笑容。

　　後來不斷的有分析的帖子被刪除，顯然是有人在背後打壓這件事, 人都有趨利避害的本性, 雖然依然有堅持者，但更多的，是逐漸放棄了聲討，變成了沉默的大多數。

　　如果不是三天後的那場演講。

　　正值中期選舉, 現任的紐約市市長為了尋求連任，馬不停蹄地從一處演講地趕到下一處, 這很正常, 政客們也會在乎曝光率。

　　只是出乎眾人意料的是, 在一次最普通不過的演講里, 有觀眾大聲打斷了他的發言, 嚷道：“市長先生，我想知道你對Hugo性侵案的看法，那麼多無辜的女孩子受到了迫害！”

　　此話一出，場面頓時有些控制不住，在現場的安保人員本來準備護着市長離開，沒想到他做了個手勢，示意現場安靜下來，然後用那種值得信賴的，沉穩的嗓音說：“首先我對這件事深表遺憾，生命的逝去總是讓人憐惜，其次，紐約絕不會縱容那些迫害他人的兇手，無論那些人有多麼深厚的背景，都不能逃脫法律的制裁，這是我，作為紐約市長給出的承諾！”

　　這些話擲地有聲，對於一向擅長打太極的政客而言，已經直白得彷彿宣戰，現場被他的堅定感染，一時間群情激憤起來。

　　“他很聰明。”Haley看着電視里關於那場演講的報道，喝了一口咖啡說。

　　陸蘅正在Lombardi家的主宅里，Zac坐在她旁邊，並不顯得如何輕鬆，反而有些困惑。

　　“你們是怎麼說動市長的？我還以為只是要通過輿論施壓。”

　　Haley同情地看了他一眼說：“我的蠢弟弟，有一天你被人賣了都不知道吧。”

　　“說話說得好好的，你別人身攻擊啊！”Zac急了，嚷道。

　　他姐姐卻不想再理他，兀自低頭去處理東西了，陸蘅沒有辦法，只能挑起了答疑解惑的擔子。

　　“你知道這位市長是哪個黨派的嗎？”陸蘅循循善誘，像個幼兒園老師。

　　而Zac也不負眾望的懵懂：“民主黨啊，怎麼了？”

　　陸蘅挑了下眉，“從前幾十年裡，這裏一直是共和黨盤踞的地方，紐約世家眾多，全部都同政治牽扯不清，你能想象，作為一個民主黨的市長，在這個城市裡有多捉襟見肘嗎？”

　　Lombardi家從上兩代開始逐漸洗白，所以在紐約城裡，明面上看不過是移民里的新貴，Zac從小就有自己的社交圈子，最基本的那些事情還是明白的。

　　不過他隱晦地瞥了一眼Haley，往常家裡談論這些事並不瞞着他，所以Zac是知道的，父親和姐姐曾經向共和黨提供過政治獻金，如今怎麼又

　　Haley和他從小一起長大，不用抬頭都知道他在想什麼，她像是不能容忍Zac的不開竅一樣，無奈地說：“你當這是什麼忠心耿耿的主僕遊戲嗎？”

　　“一切都只是為了利益。”陸蘅靠在沙发上說，看着自己的指甲，昨晚上Aneta給她剪的，圓潤光滑，沒有一點毛刺。

　　她和Haley莫名的投緣，或許是因為本質上都是一種人，所以說起話來也並不避諱。

　　“Lombardi家入場的時候，這塊餅已經被瓜分得差不多了，到現在吃了好多年的邊角料，任誰也不會甘心，想要重新洗牌，就只有打破現在的局面。”

　　“Hugo的事就是一個很好的切口。”Haley接上了陸蘅的話，繼續說，“參加那些下作的聚會的人裡頭，不知道有多少世家的小輩，只要拿捏住了Hugo，不怕他們不出讓利益以求平安，否則，就只有一起進去了。”

　　Haley年輕時候也是浪蕩過的，私下里什麼花樣沒有見過，但一切都是你情我願，有些人願意用肉體換財勢她管不着，像這種用權勢壓人的，她卻是看不上眼的，偏偏那些人還就愛這一口。

　　“所以那位市長先生願意合作。”Zac若有所思，“他一介入，事情就不能私下解決了。”

　　陸蘅點了點頭，然後就見自己的好友一臉驚恐地看着她和Haley，心有餘悸地說：“女人真可怕。”

　　“是你太蠢。”Haley毫不留情地罵了回去。

　　Zac撇撇嘴，但也承認自己心眼是沒有這兩人多，他剛放鬆了些，突然又從沙發靠背上彈了起來，叫道：“那Hugo！你們不怕他跑了嗎？！”

　　老奸巨猾如他，當然能察覺到局勢已經變了，不可能不為自己做打算，他到底還是法國人，只要離開美國境內，那就真的拿他沒辦法了。

　　誰料陸蘅並不慌張，她抬眼看了一下Zac說：“你以為Ann為什麼不在這兒？”

　　“啊？”Zac呆住了，他是真的以為Aneta還在忙工作而已。

　　還沒等他說話，陸蘅的手機就響了，她看着屏幕上的那個名字，眼底的堅冰就融化不少。

　　“Ann？”

　　“Hugo租了一架私人飛機，正準備走，被我攔住了。”

　　“那不是剛好？”陸蘅聽出愛人話里的一點猶豫，問，“怎麼了？”

　　Aneta頓了一會兒，隨後說：“事實上，應該謝謝Vincent，我到的時候，他正讓人攔着他叔叔。”

　　“Vincent？”陸蘅疑惑了，Vincent怎麼會來幫她？事實上她弄出來的這些事對KH集團影響頗大，股價都跌了不少，雖然後來因為Vincent當機立斷，即刻解除了Hugo的一切職務，讓KH不至於虧損太多，但終究還是造成了不良的後果。

　　“他想跟你說幾句，我把手機給他？”正當她困惑的時候，Aneta問道。

　　“好。”

　　“Lu小姐，”Vincent的聲音是一向有教養的克制，“我想你應該會很奇怪。”

　　陸蘅也不兜圈子，承認了：“我確實不明白，你這樣好心嗎？”

　　“事實上，我找到了Larry。”

　　Larry？陸蘅心裏一驚，然後勉強笑了一下：“如果真是這樣，那你就更不應該幫我了。”

　　她助Larry假死逃脫，然後讓Vincent白白心碎一場，陸蘅簡直要開始懷疑這人是不是聖母托生的，要不然這樣還能不計前嫌？

　　Vincent像是聽出了她話里的戒備，輕笑了一聲：“放心，我們都說開了，雖然你做的事情對我來說確實不地道，但對Larry而言，卻是給了他新生，我愛他，自然替他報答，幫你這一回。”

　　陸蘅放下電話的時候還有些回不過神來，Zac見她愣愣的，伸手在她眼前揮了揮。

　　“你怎麼了？不順利嗎？”

　　“不是。”陸蘅把他煩人的手拍遠了，收拾了一下思緒說，“只是一些舊事。”

　　她沒想到Larry和Vincent兩人兜兜轉轉地還能在一起，或許這就是宿命，第一次見到這兩個人，彷彿已經是上輩子的事了。

　　陸蘅晃了晃腦袋，現在她沒時間感慨，Hugo即將身陷囹圄的事實，讓她整個人都興奮起來，她可不會只是以牙還牙，那樣太仁慈，Hugo會用下半輩子去後悔的。

　　何必要來招惹她呢。

　　Hugo被捕了，這次法院拒絕了他的保釋請求，這結果大快人心，但很多人在歡呼之餘又忍不住擔心，他會不會依靠背後的勢力，最後只得到一個不輕不重的判罰。

　　旁人看不清，但Hugo的身邊人卻能明白，他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再沒有翻身的可能了。

　　顏亦慈看着電視上的新聞，不由得舒了一口氣，雖說自從上次逃過一劫之後，Hugo便再也沒有提過讓她進“池子”的事，但她總是不安，生怕下一次他一時興起，又會把自己扔進去，如今他被捕入獄，真是讓她放下了心中好大的一塊石頭。

　　但同時，顏亦慈又不免迷茫，她不討那些設計師的喜歡，有人甚至直言不諱她撐不起任何一件衣服，如今所得到的一切，都是Hugo給她的獎賞，現在靠山沒了，連身為經紀人的Turner夫人都消失不見，顏亦慈的前程，早就沒了。

　　不行，她付出了那麼多東西，連良心都賣了，絕不能就這樣無名無姓地消失了，女人的眼神漸漸堅定起來，她握緊了手機，硌得疼了，也沒有放手。

　　“這女的是不是太不要臉了？！”Zac正刷着ins，一眼瞧見了一條熱度極高的，照片上的那人怎麼看怎麼眼熟。

　　“顏亦慈？”陸蘅瞥了一眼，認了出來，“她發了什麼？”

　　Zac知道事情的前因後果，語氣嫌惡地說：“說自己也被Hugo脅迫過，但她沒有屈服之類的，還讓女孩子們勇於抗爭，堅持夢想呢，真噁心。”

　　陸蘅冷笑一聲：“跳梁小丑。”

　　“罵她的人還不少。”Zac看了眼評論，“好多說她在蹭熱度，為什麼之前不站出來，偏偏等到Hugo進去了才說，不過這熱度，確實被她蹭着了。”

　　“支持的人也不少吧？”陸蘅語氣淡淡的，意料之中的樣子。

　　“確實，你打算怎麼辦？就讓她這樣大搖大擺的？”

　　“當然不會。”陸蘅撐着頭，眼睛深不見底，“這可是，她自己送上門來的。”

　　tbc.

# 第97章

　　陸蘅沒把這個當回事, 甚至不打算告訴Aneta, 自己就解決了。

　　只是Aneta的消息自然比她靈通, 一回到公寓就直接問了她：“蘅, 你打算怎麼辦？”

　　陸蘅正在擼發財，她最近一直在有意識地避開貓，因為情緒太陰暗，總怕會被發財誤以為是自己不愛他了, 現在塵埃落定，當然要把之前沒吸到的貓好好補回來, 她抬起頭, 還沒反應過來一樣地問：“什麼？”

　　“顏亦慈的事。”Aneta坐在她旁邊，學着她摸發財的手法捋了一下陸蘅的頭髮。

　　陸蘅蹭了蹭，不以為意道：“再等等吧。”

　　“等到什麼時候？”

　　“現在對付她有什麼意思，不過是一隻陰溝里蹦躂的□□, 要等到她自以為爬到了高處，再一把將她拽下來，那才痛快。”陸蘅半眯着眼睛，她最近神經一直處於緊繃狀態，現在好不容易放鬆下來, 就不免懶懶的了。

　　“累了嗎？”Aneta見她自己有主意，便也不再問了，只是說, “要不要去休息？”

　　陸蘅看了一眼窗外的天色, 強打着精神說：“不了, 馬上都吃晚飯了，歇也歇不了多久。”

　　“好。”Aneta一向順着她。

　　電視開着，但並沒有人去看，兩人就這樣躺在沙发上，一時間沒有人說話，但氣氛也並不沉悶。

　　“對了，要開始給你接工作嗎？”Aneta突然想起了什麼，轉頭問陸蘅說。

　　之前是因為Hugo在業內施壓，所以許多品牌和雜誌都取消了和陸蘅的合作計劃，雖說她已經挺長一段時間沒有工作，但其實並沒有從大眾的視野里消失，反而因為戀情的公布，變得更有話題度，如果句蘅現在想要重新開始工作，應當會有大把的邀約找上門來。

　　至於“暴力傾向”這樣的負面標籤，雖然會讓陸蘅飽受爭議，但在模特圈子里，其實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同很多Legend級別的前輩相比，陸蘅的那點脾氣都能算得上乖巧了。

　　陸蘅考慮了一會兒，最後還是哼哼唧唧地在沙发上扭了兩下說：“癱在家裡的日子太舒服了，我不想工作再過陣子吧，過陣子我再開始接活兒。”

　　除了之前Aneta因為工作太忙，中午趕不回來，陸蘅現在幾乎過的是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的米蟲生活，懶散是有慣性的，再加上她本來也不是什麼积極生活的人，現在要再恢復從前高強度的工作，怎麼能不頭疼。

　　Aneta倒是不逼她，她自己也不太想陸蘅現在就開始工作，畢竟從前的壞影響還沒有消失殆盡，如果開始增加曝光率，她面對的非議一定很多，她舍不得。

　　“那就再等一段時間吧。”不過Aneta話雖這樣說了，到底還是比陸蘅有規劃得多，“不過還是要定個時間，很多工作要提前開始接，到時候就沒機會了。”

　　陸蘅嘆了口氣，翻着眼睛想了想：“聖誕后吧，姑且讓我過完聖誕”

　　“聖誕？”

　　“嗯，怎麼了？”陸蘅聽出Aneta的聲音里有點驚訝，順口問了一句。

　　Ann的表情難得的有些不好意思，她摸了摸鼻子說：“我忘了一件事，你一說聖誕，我又想起來了。”

　　“什麼事？”陸蘅只以為是些無關緊要的事情，一點沒在意。

　　卻聽見Aneta說：“我父母想要見你，我告訴他們，聖誕會帶你回去。”

　　“喵！——”被揪住了毛的陸發財憤憤地逃離了陸蘅的懷抱，從沙发上一躍而下，晃了晃尾巴就走了。

　　陸蘅僵在原處，活像被施了定身咒，Aneta見她反應激烈，先一步道歉說：“對不起，沒有提前跟你說，如果你不願意的話”

　　她一副很失落的樣子，陸蘅回過神來望過去，慌亂中連忙反駁道：“沒有不願意，只是，太突然了。”

　　聽了這話，Aneta立刻就笑了起來，她聲音輕快：“那我現在去訂機票。”

　　她走去拿手機的時候腳步輕盈，看起來不能更開心，陸蘅看着她的背影，突然覺得自己是不是鑽進了一個設好的圈套里。

　　她痛苦地捂住了臉，天吶，她都答應了些什麼？！

　　Hugo等來了他的律師，但並不是他信任的那個的，面前這個男人，他不能更陌生。

　　他在收監的這些天里迅速地憔悴下去，往日里還能算得上儒雅的面孔迅速地浮現出老態，他不是未經世事的小孩子，自然對自己現在的處境有了隱約的猜測。

　　他翻不了身了，Hugo明白這一點，KH集團革除了他的一切職位，他的好侄子，只恨不得昭告天下將他逐出家族。

　　但他也不是全然地失去了希望，Hugo現在唯一的指望，就是那些牽扯其中的世家，會因為那一點忌憚護着他，也因為這個，到現在為止，他都沒有供出任何一個人，這是他僅剩的依傍了。

　　“怎麼是你？”他驚疑不定，早就沒了從前的志得意滿。

　　律師在他面前坐下，神色冷厲：“Hugo先生，我這次來是要告訴您兩件事情。”

　　“第一，我的僱主希望您能承認罪行，畢竟這都是您一個人犯下的過錯。”

　　Hugo瞬間漲紅了臉，他憤怒地站起身衝著男人撲過去，卻被手銬拽得差點跌坐在地上。

　　一直站在他身後的獄警警覺地邁出了一步，想上前來制住Hugo，律師神色未變，只是略略偏過頭去對他說：“不用，我只剩一句話了。”

　　他站起身，走到被箍在椅子上喘粗氣的Hugo旁邊，低下頭說了一句。

　　“還有第二件事，如果您執意說出一些虛假的話，那一位就不能保證您的聲明安全了，畢竟監獄里窮凶極惡的人不少，您，確實應該小心一點。”

　　他說完便整了整衣服，像來時一樣不緊不慢地走了，留下Hugo一個人，在狹窄的見面室里慘白着臉，眼睛里全是絕望。

　　他沒想到那些人會如此決絕，竟然不怕他魚死網破，或許在他一開始依附他們的時候就應該明白，滔天的權勢後頭，也是累累的白骨。

　　這次他是真的沒救了。

　　顏亦慈的那條ins熱度高得不合理，幾天後還不斷有人在下面留言，同情者有之，嘲諷者有之，她倒是頂住了風頭，之後又發了一條ins，宣布了和一個新興的設計師品牌的合作消息。

　　陸蘅幾乎快把她給忘了，明明離聖誕還有一個多月，她這幾天卻一直在想到底要怎麼面對Aneta的父母，Ann看不下去她焦慮的樣子，安慰了她好幾次。

　　“放心吧，他們都是很好的人。”Aneta這樣說著。

　　陸蘅推了她一下，沒推開，就有些氣急敗壞：“還不都是因為你，啊啊啊啊啊，好煩吶！！！！”

　　“你說他們要是不喜歡我怎麼辦？”她揪着Aneta襯衫的領口問。

　　“不會的。”Aneta好脾氣地低頭親了她一下，“他們都很開明，你是我喜歡的人，我的父母又怎麼會不喜歡？”

　　陸蘅還是憂心忡忡的，她放開抓着Aneta的手，視線焦慮得都沒了落點，這時候她手機正好亮了起來，像是為了轉移注意力一樣，陸蘅撲過去將手機拿了過來。

　　“Zac嗎？”Aneta看見了聯繫人的名字，隨口問了一句。

　　陸蘅點點頭，飛快地看完了Zac給她發過來的東西，到底是幫派起家，這種旁門左道還是找Zac比較合適。

　　“反正也沒事干。”她撓了撓頭髮，“乾脆”

　　這天晚上，一個粉絲眾多的娛樂自媒體賬號突然自曝這次的事件是顏亦慈和他們的合作炒作行為，除此之外，更讓人震驚的，是賬號里還圖文並茂地揭露了顏亦慈曾經被Hugo包養的事實，雖然並沒有什麼露骨的圖片，但每一條時間線，每一個事件節點都嚴絲合縫，經得起推敲。

　　這篇文章一出，此前所炒作出來的熱度就瞬間反噬，感覺自己被愚弄了的網友們紛紛涌到了顏亦慈的賬號下面，理智些的不過是冷嘲熱諷，有偏激的，已經快要把她罵得一無是處，彷彿連活在世上都成了罪過。

　　顏亦慈根本就想不到為什麼好好的合作者，會在最後關頭反水，她本不是堅韌的性格，現在被人這樣無差別地攻擊着，已經快要到了崩潰的邊緣，只是想着那些正在接觸中的合作，她還是強撐着，給出了一個雞肋一樣的回復。

　　“清者自清。”

　　她已經慌了神，根本不明白這句話對於憤怒的網友而言，更像是一種嘲諷，就在聲討她的勢頭日漸高漲的時候，又有更多的東西被爆了出來。

　　是一段深夜的監控錄像，雖然沒有聲音，但能看得出來顏亦慈被一個男人拖拽着前行的時候，在用力地掙扎，隨後畫面上又出現了一個戴着口罩的修長身影，雖然身量很高，但能辨別出是一個女人，她手裡拿着一根鋼管，找准了一個時機之後，就狠狠地對着男人的脖頸砸了下去。

　　男人暈倒了，顏亦慈死里逃生，她像是認識女人一樣叫出了一個名字，然後那女人脫下了口罩，分明就是陸蘅。

　　這視頻比一切都有說服力，很快又有人發現，這件事發生的時間點，正是陸蘅被拘捕的前一天晚上。

　　“所以Lu是為了救Yan才故意傷人？那個時候Yan在哪裡？如果她站出來作證，Lu不是就洗脫罪名了嗎？”

　　“我為之前對Lu的詆毀而道歉，她不僅沒有暴力傾向，反而還是一位救人的英雄。”

　　“Yan還被Hugo包養過，誰知道這不是一個正對塞壬的圈套呢？一個亞裔模特消失了，不就能給另一個留出位置？”

　　“這就是Yan之前說的受過威脅那種？你為什麼都沒有提到Lu一個字，是她救了你不是嗎？！”

　　時至現在，顏亦慈才是真正地被壓垮了，過去支撐她的，不過是那點對權勢地位的貪戀，那些愧疚和心虛不過是被壓抑着，如今盡數被釋放出來，已經成了能將她吞噬的怪物。

　　她很快刪掉了那兩條ins，再也沒有了消息。

　　陸蘅看見監控錄像的時候也吃了一驚，她並沒有讓Zac幫她查這個，不過現在被公之於眾，想也知道是誰的手筆。

　　“你怎麼拿到的？”陸蘅抱着Aneta的腰問。

　　Aneta沒裝糊塗：“Sadel家的一點途徑。”

　　“對我這麼好啊？”陸蘅話里有點小得意，簡直像要搖尾巴了一樣。

　　“你值得的。”

　　“唔。”陸蘅哼了一聲，將腦袋在她的頸窩裡埋得更深，“我可要好好抱緊你這根大腿！”

　　Aneta發出一聲輕笑：“那你更得去見見我的父母了，他們當然比我厲害。”

　　“啊啊啊啊啊，閉嘴！”陸蘅不出意外的，陷入了見家長的焦慮。

　　tbc.

# 第98章

　　陸蘅陷入到某種焦慮中, 她最近在躲着Aneta, 有時候偶爾目光對視了, 她也會下意識地移開目光。

　　Aneta當然看在眼裡，只是戲謔的心態大過憂慮，她心底潛藏着一些惡趣味, 這讓她喜歡看陸蘅為兩人間的事手足無措。

　　不過這樣的日子總不好太長, 她可不想直到見着自己的父母前的這段日子里, 連一個吻都得不到全心全意的對待。

　　所以這天陸蘅和她說要去見Zac的時候，Aneta雖然閑着, 卻也沒有要求同行, 希望陸蘅傾訴完之後, 甜軟的愛人就能重新回到她身邊。

　　然而事實完全沒有按着她預想的節奏順利地進行下去，陸蘅已經快瘋了, 她拽着Zac領口的衣裳，力道大得差點能勒死他。

　　“要不你陪我去吧？！”

　　Zac窒息地翻着白眼：“你，咳，他媽快把我放開！”

　　陸蘅驟然卸了力道, 這人順勢就栽到了沙发上，摸着脖子喘粗氣，咒罵道：“我看你就是想殺了我！”

　　她目光失焦，擺了擺手說：“這事下回再說。”

　　Zac驚恐地看了她一眼, 這還是把她的真心話問出來了？！

　　“現在的重點是, 我要怎麼去見Ann的父母啊？”

　　“坐飛機去唄。”Zac沒好氣地說, 他現在脖子還不很舒服。

　　陸蘅一點求人的態度都沒有, 翻了個巨大的白眼：“你就不能動動腦子？”

　　“我呸，你也配。”Zac氣急，起身就要走的樣子，陸蘅一把拽住了他，連聲說：“別啊兄弟，不至於吧。”

　　咖啡廳里已經有人向他們的方向探頭望了，Zac察覺到旁邊的視線，臉上都有點發燒，他不想再引人注意，憤憤地坐下了：“跟你一起就是丟臉來的。”

　　“誒，不鬧了，你幫我想想辦法，我真的，一點經驗都沒有。”陸蘅不皮了，真心實意地發問。

　　“我本來以為自己也就是個情感垃圾桶，沒想到還要給你答疑解惑。”Zac做作地嘆了口氣，“還能怎麼辦？選個禮物，態度誠懇一點，第一面再怎麼樣也不會給你沒臉的，Sadel家的人，肯定有教養的。”

　　陸蘅怎麼會不明白這個道理，只是她想要的並不只是不為難，而是想要Aneta的父母真正的喜歡她，在性別上她已經沒了優勢，在其他方面就更不希望讓他們覺得，Aneta做出的是一個錯誤的決定。

　　“我算了，”陸蘅欲言又止，她看了Zac一眼，“說了你也不明白。”

　　“你不說我當然不明白！”Zac只覺得被她那一眼看輕了，壓低了聲音吼道。

　　“你能不能別這麼躁？”陸蘅摸了摸耳朵，她轉移了話題，再次發出了邀請，“講真，你跟我一起去吧？”

　　“我不！”Zac一瞬間警惕了起來，“你是Aneta的女朋友，去了名正言順，我用什麼身份去，多奇怪！”

　　陸蘅一聽倒是愣了一下，看了好友一會兒，直到他快要不自在地出聲打斷這陣審視才說：“我還以為，你要用和Haley一起過節的理由拒絕，沒想到你介意的居然是，身份？”

　　她若有所思：“總覺得我錯過了什麼，你”

　　陸蘅話還沒說完，Zac就惱羞成怒了，他“哐”地放下手裡的咖啡杯說：“你自己的事情還沒想明白呢，別來操心我！”

　　“啊啊啊啊啊啊，你能不能閉嘴！”陸蘅又被他提起煩心事，之前的一切猜想都沒了，現在只恨不得把咖啡潑在他臉上。

　　所以這天晚上回去的時候，Aneta並沒有如願得到一個心情舒暢、笑容甜蜜的愛人，看起來，反而比出門之前更喪了。

　　“怎麼了寶貝？”她走過去抱住陸蘅，本來在沙发上躺屍的女人也就順勢窩在了她的懷裡。

　　“你明明都知道的”陸蘅有點委屈，她不相信自己這些天里的焦躁和憂慮，Ann沒有看在眼裡，但她就是一言不發。

　　其實這樣的事如果放在從前她還沒有遇見Aneta的時候，根本不會被她放在心上，被人忽視的痛苦，在陸蘅這裏早就不算是痛苦，經歷過拋棄和背叛之後，她以為自己已經能對一切都舉重若輕，然而現在Aneta輕而易舉地就成了她的脆弱。

　　陸蘅不忿地抬頭咬了一口Aneta的肩頭，然後因為大衣在嘴唇上詭異的觸感而嫌棄地皺了皺眉頭。

　　她這一口不痛不癢的，反而讓Aneta輕笑出聲，陸蘅更氣了：“你笑什麼？”

　　“抱歉。”Aneta從善如流地道了歉，眼底的笑意卻沒有散，她將陸蘅抱得更緊了些，“我只是很開心，你這樣在意我。”

　　“我有時候也會想，同你在一起算不算我的乘虛而入，因為你從沒戀愛過，會不會是因為脆弱的時候我一直陪在身邊，才讓你產生了錯覺。”

　　陸蘅聽了這話就要否認，卻被Aneta攔住了：“我當然明白不是這樣，但你也知道，心是太難測的東西，我也常常無法控制地胡思亂想，其實我遠不如自己表現出來的游刃有餘。”

　　“我會患得患失。”她低頭親了一下陸蘅的發頂，“因為你太好了，我愛你，愛讓我變得不得體。”

　　她的手指劃過陸蘅的臉：“看見你同別人說話就會嫉妒，注視着你的時候就會想到親吻、擁抱和永恆。”

　　陸蘅無意識地咽了下喉嚨，因為她的這個舉動，一時間整個空間都陷入了曖昧里，空氣里有玫紅色的情緒。

　　“明明是我先告白的”陸蘅小聲說，“怎麼說得好像你苦戀我許久的樣子”

　　“是我遲鈍。”Aneta看向陸蘅的眼睛，然後發現那裡頭的自己，超乎想象的深情。

　　“還擔心嗎？”她笑着問。

　　陸蘅下意識地就露出了為難的表情，雖然Aneta的話讓她心下稍定，但見父母顯然又是另一層面上的事。

　　Aneta索性吻向了她皺起的眉間，用氣聲說：“那就做點別的轉移注意力”

　　她手上不老實，陸蘅整個人被壓在沙发上，無處可躲，驚喘一聲：“晚飯還沒”

　　話沒有說完就淹沒在了唇齒間，陸蘅在沉迷前的最後只能模模糊糊地想，幸好發財還在睡

　　不管陸蘅再怎麼不情願，聖誕假期還是如期而至，Aneta給整個公司放了假，自己也好不容易有了閑下來的時間。

　　機票早就定好了，行李她也已經幫陸蘅收拾好，現在兩人在去機場的路上，陸蘅卻還是緊張得在咬手指甲。

　　“Ann，禮物都放進去了嗎？”

　　Aneta無奈地說：“寶貝，這已經是你第三次問這個問題了，已經放好了。”

　　陸蘅局促地笑了一下，卻還是緊張：“那你說你爸媽會喜歡嗎？”

　　“這個問題是第五遍。”Aneta正在開車，空出一隻手摸了摸陸蘅的頭髮，安慰道，“放心吧，他們肯定喜歡。”

　　“是嗎？”陸蘅將信將疑。

　　她也是才知道，原來Sadel夫婦都是研究古生物的科學家，Aneta告訴她，Sadel家的繼承權是由她的祖父直接交給Leon的，就是因為他們的父母一直在世界各地做研究，很少在芬蘭，這也難怪之前她去Sadel家並沒有見到他們。

　　陸蘅原本以為會見到一對優雅的貴族夫婦，沒想到現在卻變成了聽起來就很酷的科學家，她也不知道，到底哪種會是更容易的模式。

　　根據Aneta的情報，Sadel先生唯一的業餘愛好便是釣魚，陸蘅選了好久才挑中了一款魚竿，也不知道能不能投其所好，這消息還算靠譜，符合陸蘅心目中關於科學家的想象，但關於Sadel夫人的消息，聽起來卻有點不太合理。

　　“母親最喜歡時尚，你挑款新出的包，或者首飾也可以。”

　　是嗎？陸蘅困惑了。

　　Aneta用餘光看她，繼續說自己不知道說了幾遍的話：“母親人很好的，她最中意美麗的生物，肯定見到你就會喜歡，父親雖然看起來嚴厲，但只是不擅長與人交流，其實也很容相處，你放輕鬆就好。”

　　不過這次她又加了一句：“最重要的是，他們愛我，自然也會愛你。”

　　陸蘅忍不住笑了：“你這是什麼歪理？”

　　“這哪裡是什麼歪理。”Aneta見她終於輕鬆了一點，自己也舒了口氣，“基因是一脈相承的，他們一見到你，就會明白我的選擇。”

　　飛機在高空穿行，Aneta正在睡，陸蘅側過頭去看窗外的雲氣，兩人的手牽着，她內心仍然有種隱隱的緊張，但更多了一種期待。

　　如果外公還在世的話，她也會想以愛人的身份將Aneta帶回去，這樣的想得到親人認同的心理，Ann也會有吧。

　　陸蘅想，為了消除她的不安全感，Ann一直都不吝於在她面前展現脆弱，或許她真的不應該太過焦慮，畢竟不管這次見面的結果如何，最終的最終，她和Aneta都會在一起。

　　這是一個情感稀缺者最盲目的信任。

　　tbc.

# 第99章

　　陸蘅原以為落地之後還能有一段緩衝的時間, 沒想到剛走出出口，就見Aneta略帶興奮地沖向了一對筆挺地站着的夫妻。

　　“爸爸, 媽媽, 你們怎麼沒有提前跟我說要來接機？”她依次擁抱完父母，這樣問着。

　　“一個小驚喜。”Sadel夫人慈愛地笑着，她探過頭去看站在女兒身後的陸蘅說, “你好。”

　　陸蘅一直試圖用Aneta的身影遮擋自己，如今見藏不住了, 只能站出來，擺出落落大方的樣子, 微笑着說：“你們好，Sadel夫人, Sadel先生。”

　　一直沉默地站在旁邊的男人點了點頭, 看不出心情如何，只是態度還算和善。

　　Sadel夫人倒是一見陸蘅就很喜歡的樣子，主動上前拉住了她的手說：“不要這樣生疏, 叫我Maria就好，這是Robert。”

　　眼看着自己母親要開始長篇大論的樣子，Aneta趕緊打斷說：“媽媽，我們還是快點回去吧, 機場很冷。”

　　“哦, 好。”Maria這樣應下了, 眼睛卻還在陸蘅身上。

　　Sadel先生上前一步接過了兩人的行李, 陸蘅有些局促, 連忙說：“不用麻煩了，這很輕，我自己來就好。”

　　Aneta卻沒有拒絕，說了“謝謝”之後還勸了陸蘅一句：“蘅，不用客氣，就讓爸爸拎着吧。”

　　“反正也很輕，不是嗎？”Robert不由分說地接過了陸蘅的行李箱，善意地衝著她眨了眨眼睛，然後就轉身走在了所有人前面。

　　Maria這時候並不同陸蘅搭話，像是明白她的局促一樣，離了她們有一段距離走在了自己丈夫的身後。

　　“看吧，我就說媽媽一定會很喜歡你。”Aneta壓低了聲音，小聲在陸蘅耳邊說。

　　“Maria和Robert人都很好。”陸蘅現在也沒那麼緊張了，她攀着愛人的手臂，但還是有點心有餘悸，“他們真開明，我還以為會被為難。”

　　“我倒是從來沒有擔心過。”Aneta抿嘴笑了一下，“他們一直是那種很酷的父母。”

　　兩人小聲說著話，沒過很久就走到了車子前頭，Maria坐在副駕駛座上，轉頭對陸蘅說：“晚餐應該已經在準備了，親愛的，你有什麼忌口嗎？”

　　“我都可以的。”陸蘅忙回答道。

　　“哥哥呢？”Aneta趁着母親沒轉回頭，順口問了一句，“回來一起吃晚飯嗎？”

　　“Leon說他會趕回來。”Maria這樣說著，然後問道，“最近公司很忙嗎？我看他每天都很晚才休息。”

　　Aneta聳了聳肩，不置可否：“我也不清楚，不過應該不是公司的事，現在沒什麼特別要忙的了。”

　　“親愛的，你也見過Leon了是嗎？”Maria若有所思，話題一轉，又和陸蘅攀談起來。

　　“對。”

　　“還挺巧的。”Aneta插了一句嘴，“蘅可是幫了Leon一個大忙，要不然他就又買了一個破爛回去。”

　　陸蘅擺了擺手說：“也沒有，其實當時就算沒有我在，Leon應該也不會被騙，他收藏了那麼多，稱得上是行家了。”

　　Maria卻毫不留情地嘲笑了自己的兒子：“他算什麼行家，不過是會花錢罷了。”

　　此後車裡再也沒有安靜下來，Maria是個善言的人，一直在不動聲色地找話題來聊，Robert雖然沒有說話，但也並沒有露出不耐煩的樣子，陸蘅在這樣的氛圍里也逐漸放鬆下來，到Sadel家的時候，已經能自如地說笑了。

　　“母親，父親。”Leon已經等在了客廳裡頭，他站起來問候了父母，然後目光轉向陸蘅說，“Lu，好久不見。”

　　“所以我就被無視了是嗎？”Aneta攬住陸蘅的腰，挑着眉問自己的兄長。

　　Leon只差沒給她一個白眼：“你又不重要。”

　　Aneta假笑着看了Leon一會兒，然後扯着嗓子喊：“媽媽！”

　　“Leon給妹妹道歉。”Maria正在廚房裡面看菜準備得怎麼樣了，聽見Aneta的聲音，都沒有探頭看一眼，就提高了聲音說。

　　“母親！”Leon緊皺着一張臉，卻也明白自己沒什麼反抗的餘地，盯着Aneta咬牙切齒地說，“對，不，起！”

　　說完，他就轉身走到了沙發旁邊，衝著Robert抱怨：“父親，你也不幫我說說話。”

　　Robert正拆着陸蘅送他的禮物，淡定地說：“我以為你已經習慣了。”

　　陸蘅從沒見過Aneta這副樣子，在她面前，Ann一直都是坦然淡定的，現在這樣的場景才讓她意識到，原來Aneta也是家裡最小的那個孩子，從小被嬌慣着長大的。

　　“你別一直看我。”Aneta察覺到陸蘅的視線，終於有了那麼一點不好意思，她小聲問，“是不是太幼稚了？”

　　“怎麼會？”陸蘅搖了搖頭，“只是覺得時間越久，我就能看見越完整的你。”

　　沒等Aneta說些什麼，Maria就從廚房走出來說：“離晚餐還有一會兒，Ann，你先帶Lu四處看一看吧，有空可以把裝飾的東西準備一下。”

　　Aneta：“媽媽，你想讓我們幫你做苦力嗎？才不要，我先帶着蘅去休息了，晚飯再下來。”

　　陸蘅被她拖着就上了樓，只能對着Maria點頭示意，露出一點不好意思的笑來。

　　“你這孩子”

　　“母親，你看她懶的。”Leon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見縫插針地爭寵。

　　卻被Maria一巴掌拍上了頭：“你要是找個對象回來，我也讓你懶。”

　　Leon苦哈哈地揉着頭：“快了快了。”

　　“那最好不過！”

　　兩人走到了二樓走廊的深處，直到樓下的聲響都變得隱隱綽綽，Aneta才在一扇門前站定了，推開了門。

　　“這就是你的房間？”陸蘅走進去，沒去克制自己的好奇心，四處打量着。

　　上次來的時候，兩個人還沒有確定關係，陸蘅住的還是客房，Aneta也不在，所以她並沒有機會看到Ann的房間。

　　整體的風格都是清新簡潔的，陸蘅看着房間里的配色，忍不住笑了一聲。

　　“這不就是正宗的北歐風格嗎？”她說。

　　Aneta無奈地看了她一眼，走到床邊坐了下來，拍了拍自己身邊的位置說：“過來坐。”

　　陸蘅乖乖地走過去，不能更自覺地倒在了她的懷裡，嘴上還抱怨着：“你怎麼像在招呼小狗一樣。”

　　“你可不是小狗。”Aneta摸着她的頭髮，“你不是貓咪嗎？又懶散又高傲。”

　　“那多謝誇獎了。”

　　之後很長一段時間里沒有人說話，房間里逐漸彌散開許多閑適的情緒，陸蘅因為長途旅行后的疲憊，乾脆閉上了眼睛，往Aneta的懷裡縮了縮。

　　“寶寶先別睡。”話雖這樣說，Aneta卻放輕了聲音，“待會兒就吃飯了。”

　　陸蘅嘟囔了一句：“我沒睡”但眼睛還是閉着的。

　　Aneta沒有辦法，她知道陸蘅累了，但如果現在讓她睡着了，之後自己肯定舍不得叫她起來，只能哄着說：“要不要看我以前在芬蘭拍的雜誌？”

　　“在哪裡？”陸蘅一聽就來了精神，麻利地從Aneta懷裡爬起來，她不是沒看過Aneta早年的照片，但Ann風格成熟穩健，最早的封面也看不出有多青澀，反而更有一種年少的銳利在，這讓原本奔着黑歷史去的陸蘅非常的失望。

　　雖然很心動，但還是失望。

　　不過她沒想到，原來Aneta在芬蘭也做過一段時間的模特，那時候她才幾歲？

　　“我記得阿姨應該是給我收起來了。”Aneta見她有了精神，也起身走到寫字台那邊去，蹲下身翻找了起來。

　　“啊，在這裏。”她從檯子下面拖出一個不算大的紙盒，然後从里面拿出一沓雜誌來。

　　“什麼什麼？”陸蘅沒等她拿過來，就顛顛地跑了過去，同她一起蹲下身看着。

　　“這是我第一次上雜誌。”Aneta乾脆坐在了地上，她拿起放在最上面的那一本說，“當時我在讀高中，想給自己換台電腦，本來只是賺個外快，沒想到後面居然還有經紀人來聯繫我。”

　　“父親和母親都不在赫爾辛基，Leon當時在美國讀經濟，我居然就一個人都沒有告訴，瞞了他們好久。”Aneta想到當年的事，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

　　陸蘅看着內頁里的Aneta，她穿了一件松垮的白色襯衣，下面是最簡單不過的牛仔褲，或許是因為年紀還小，也或許是因為打光的原因，那時候她的發色還不像現在這樣深。

　　“那時候你頭髮是這個顏色？”陸蘅一邊問，一邊伸手去摸Aneta蜜金色的頭髮，“好仙啊。”

　　那時候她的骨骼還沒有現在這樣銳利的稜角，整個人的面孔都包裹在一種少女的柔和里，再加上那一頭淺色的長發，想來走仙女系的路子都可以。

　　Aneta湊過臉去問她：“怎麼？喜歡那個時候的我？”

　　這是，在和自己吃醋？陸蘅忍俊不禁道：“不都是你嗎？”

　　“可是同過去的自己相比，我現在已經完全不同了，你喜歡她，不就是喜歡一個完全不同於我的人？”Aneta振振有詞。

　　“那每一年的你，不都是在變嗎？難道你還要吃每一個從前的自己的醋。”陸蘅反問道。

　　“這不一樣。”Aneta的理論非常充足，完全不需要考慮就能回答，“你見證了現在每一個我，那就是某種意義上的不變和永恆，但沒遇見你的那個Aneta，是全然的另一個人，你讓我怎麼不吃醋？”

　　“真是，一堆歪理。”陸蘅發現Aneta回到了家裡，似乎解鎖了某些不得了的性格。

　　“所以後來怎麼了？讓你決定去紐約。”她不想再掰扯下去，自己轉移了話題。

　　“好像是因為這個。”Aneta翻出了一本雜誌，“這是我第一本封面，巧的是，Leon當時正好從學校放假回來，看見了之後發了好大的火。”

　　“他一直覺得我應該同他走一樣的路，因為前方是再顯著不過的光明，Leon還是有偏見，覺得這個不是正途。”

　　Aneta露出陷入回憶的表情：“我當時也很倔，在他離開赫爾辛基之後，就自己收拾行李去了紐約，陰差陽錯的，居然走到了現在。”

　　“那還應該好好謝謝Leon。”陸蘅看着雜誌說，“如果不是他，我可能根本不會遇見你。”

　　“謝他干什麼？”Aneta看着她，“就算我不是模特，我們也總會遇見的。”

　　陸蘅合上手裡的雜誌，撲上去親了Aneta一口：“這麼有自信啊？”

　　“要不然呢？”Aneta摟緊了她，都沒顧得上旁邊的一摞雜誌。

　　氣氛安靜得剛好，陸蘅趴在愛人的懷裡想，她註定無法參与Aneta過去的一切，那些倔強和衝動，但她究竟是有多幸運，遇見的時候，剛剛好就是最好的對方。

　　tbc.

# 第100章

　　陸蘅理所當然地住在了Aneta的房間里, 餐桌上Maria說了一句，她上次住的客房也收拾好了, Aneta就不贊同地皺着眉說：“我在家呢, 她住什麼客房。”

　　在Leon唯恐天下不亂的起鬨聲里，陸蘅慢慢地就漲紅了一張臉。

　　“那也行。”Maria倒是樂見其成的樣子，轉首說起其他話題來, “聖誕的時候你Lisa阿姨也會來，上次讓你幫她帶的東西, 買了嗎？”

　　陸蘅敏感地察覺到Aneta的情緒里摻雜進了一些不悅，不過她也沒去掩藏, 撇了撇嘴說：“哪回忘了的。”

　　“好了。”Maria略帶警告意味地看了她一眼，“到底是你的阿姨。”

　　“知道了。”Aneta懶懶地說, 然後和Leon交換了一個心照不宣的眼神。

　　陸蘅不明所以, 但也知道是Sadel家的家事，所以並沒有插嘴。

　　晚飯過後，眾人在客廳里聊了一會兒天, 之後Aneta便先帶着陸蘅回房間了。

　　“我先去洗澡。”Aneta從還沒收拾的行李箱里翻出換洗的衣服，沒聽見陸蘅的回應，還走到她身邊去特地重複了一句，“我去洗澡了。”

　　陸蘅正津津有味地翻着她寫字台上的東西, 聽了這話, 抬起頭來眨了眨眼睛說：“我聽到了, 你去吧。”

　　Aneta俯下身子, 用那種睫毛都纏綿在一起的距離逗她：“不一起嗎？”

　　見過Sadel夫婦之後更加放不開的陸蘅受了驚嚇, 眼睛睜得更大了：“你，開什麼玩笑！快點去洗澡！”

　　“行行行。”Aneta無可奈何又心滿意足，轉過身，晃着尾巴走了。

　　陸蘅留在原地，上涌的氣血還沒有降下去，她一時間覺得口渴，但在房間里四處找了找，卻沒發現水壺，想來應該是Aneta久不回來，所以好多東西都沒有準備。

　　她原本還想忍一忍，但喉嚨的那陣粘稠的存在感反而越來越強，猶豫了一下之後，陸蘅還是準備下樓去倒水來喝。

　　赫爾辛基的天色已經很黑了，傭人們都到了休息的時間，因而陸蘅走下樓的時候，整個大廳顯得過於安靜。

　　廚房的燈還亮着，她拿了一個杯子，準備倒一點水就走，卻發現廚房裡站着一個背對着她的身影。

　　“Maria？”陸蘅看着那件熟悉的披肩，試探性地問。

　　“親愛的。”女人轉過身來，果然是Sadel夫人，她看到了陸蘅手上的杯子，和善地笑了一下，“你渴了嗎？”

　　陸蘅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有一點。”

　　“那正好，我正在熱牛奶，你喝一點再去睡。”Maria走上前接過了杯子，用一種不容抗拒的善意說。

　　陸蘅從她的身上察覺到一種熟悉的，常在Aneta身上感受到的溫柔，這讓她沒有抗拒，順從地交出了手裡的東西說：“謝謝您。”

　　“不用客氣。”

　　廚房亮了一盞昏黃的小燈，軟化了某些過於科技化的冷硬的弧度，有牛奶的甜香彌散開來，這讓陸蘅的腦袋有些暈乎乎的，像被浸在了一團雲朵里。

　　“我不常在家。”這樣的氛圍里，Maria突然開口說，“Ann可能也和你說過這件事。”

　　陸蘅點了點頭：“她說您是一位很偉大的生物學家。”

　　“只是卻並不是一個合格的母親。”Maria的目光並沒有放在陸蘅身上，她說出這句話的時候並沒有什麼自責的情緒，更像是一種單純的闡述。

　　陸蘅默然無語，這是她無法評判的東西，不過聽起來，Maria也並不需要她來評判什麼。

　　“我陪伴Leon和Ann的時間很少，一直和Robert滿世界地東奔西走，最長的時候”她略略想了一會兒，接着說，“大概有半年多沒有見過，那個時候Ann才八歲。”

　　“如果Ann是那種強烈地需求愛和陪伴的性格，我可能不免會覺得愧疚，不過我現在跟你坦白，因為Ann的不粘人，我很卑劣地覺得慶幸。”

　　陸蘅囁嚅了一下，她應該為Aneta鳴不平嗎？她了解的是現在的Ann，似乎並沒有什麼感情上的缺陷，在每一段關係里都有完美表現，陸蘅不能知道她從小是如何長成的，究竟是不得不與孤獨和解，還是一直都能享受孤獨。

　　所以她無法指責Maria，難道為了一份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存在的傷害嗎？

　　Maria看了她一眼，為陸蘅的安靜，在眼底深處漫上一層滿意來，她接着說：“不過就算那點愧疚，我想也不足以讓我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這聽起來是不是有點自私？”

　　陸蘅不置可否，只是說：“還好，我想是東西方文化間的差異，西方總是更強調個人主義，很難說誰是誰非。”

　　“你沒有站在你的角度批判我，這讓我很高興。”Maria很真誠地說著，“哪怕是成為了母親，我也並不覺得孩子的存在需要我來犧牲什麼，滿世界到處跑也並不是因為要陪在Robert身邊，一切不過是因為我自己的追求，我當然愛他們，但如果為了這種愛放棄自己，這會讓我覺得痛苦。”

　　陸蘅沉默了，氣氛變得有些凝重。

　　不過很快，Maria就回過神來，努力輕鬆地說：“不知道Ann有沒有和你說過她的爺爺，Sadel家上一代掌權者。”

　　“沒有。”陸蘅老實地搖了搖頭，Aneta不常同她說這些，她自己也並沒有興趣打探。

　　“他第一眼就很不喜歡我。”Maria笑着說，“因為他明白我會把他的兒子‘帶壞’的，你看，果不其然，不過幸好，這次你並不會看到那個固執的老頭。”

　　陸蘅跟着她牽動了一下嘴角，沒話找話：“Sadel先生很愛你。”

　　Maria擺了擺手，用那種理所當然的口吻說：“那當然，我也很愛他。”

　　灶上煮着的小奶鍋發出沸騰的“咕嘟”聲，Maria攏了攏披肩，掀開蓋子來看了看，然後就關了灶火。

　　“要糖嗎？”她不緊不慢地把鍋里的牛奶倒進杯子，一邊問道。

　　陸蘅搖了搖頭，又問了一句：“Ann喜歡甜牛奶嗎？”

　　“她？她睡前不喝東西的。”Maria將那一杯牛奶套了一個小紙托，然後遞給她，“你懂的，她是我最愛美的小女兒。”

　　“謝謝。”陸蘅接過杯子，被手心裏的溫度燙得熨帖，“那我先上樓了。”

　　“好。”Maria站在溫暖的燈光里，保養良好的眼角只有一點點細微的紋路。

　　“陸蘅。”在她剛要轉身的瞬間，Maria突然開口叫住她，用一種珍而重之的口吻說，“我希望你愛我的女兒的時候，首先要愛自己。”

　　陸蘅愣了一下，看着面前這個用最平等的態度給予建議的女人，低聲答應下來：“我明白的。”

　　她上樓的時候還能感覺到背後那點燈火，手心裏的溫度逐漸從燙熱變成溫暖，陸蘅感念Maria對她的好，卻也忍不住心疼Ann。

　　明明偏愛才是理所當然。

　　“你去哪裡了？”

　　陸蘅剛走到Aneta的房間，門就从里面被拉開了，濕着頭髮的Ann出口便是疑問，眉頭還皺着。

　　陸蘅舉起手裡的杯子給她看：“Maria給我熱了牛奶。”

　　“進來吧。”Aneta表情柔和下來，側開身子讓陸蘅進了房間。

　　“我洗完澡出來你就不見了。”她一邊擦着頭髮，聲音顯得有點委屈。

　　“對不起，我只是有點渴。”陸蘅喝了一口牛奶，溫度正好，她覺得還不錯，就問了一句，“你真的不喝嗎？”

　　Aneta搖了搖頭：“你喝吧。”

　　她把頭髮擦到半干，便沒有再去管它們，一轉頭看見陸蘅正坐在床邊，乖乖地捧着杯子在喝，沒忍住就湊了上去。

　　“很好喝嗎？”Aneta問。

　　陸蘅以為她沒忍住，便把杯子遞出去說：“喏，給你。”

　　“我不喝的。”Aneta重複聲明道，“但是我想嘗嘗。”

　　“那怎麼”陸蘅話說到一半，自己就懂了，她看着Aneta湊得極近的一張臉，抿了抿嘴，然後就將自己送了過去。

　　Aneta由唇齒間的奶香味里得到極大的滿足，分開之後緩緩呼出了一口氣：“今天好乖。”

　　陸蘅喝完杯子里的最後一口牛奶，笑了笑說：“是嗎？”

　　“Maria跟你說了什麼嗎？”Aneta察覺到什麼，不過並不敏感的樣子，反而有些懶懶的。

　　“只是一些閑聊。”陸蘅沒打算和盤托出，就算Ann並不在乎，她也覺得Maria的話太冷情了些。

　　“你不告訴我？”Aneta覷了她一眼，“不過我大概也能猜到。”

　　“心疼我了？”她將頭擱在陸蘅的肩膀上，雙臂順手環住了愛人的腰。

　　陸蘅覺得耳畔有些痒痒的，不自覺地縮了縮肩膀，不過她現在倒是坦然：“是有點。”

　　“別擔心，我對於感情向來不執着，可能還要感謝母親，這是她那邊的基因。”

　　“哦”陸蘅乾巴巴地回了一句。

　　Aneta忍俊不禁，抬起頭來“吧唧”親了她一口：“你是例外。”

　　也是我的默認設置，我的理所當然。

　　tbc.

# 第101章

　　對於這個西方人無比看中的節日，陸蘅在紐約住了幾年, 倒是從來沒有認真慶祝過一次, 聖誕在時尚界並不意味着休假，不過是另一場狂歡罷了。

　　不過這天陸蘅下樓的時候, 卻真真切切地被眼前的景象震驚了。

　　昨天晚上還整潔素凈的大廳裏面, 現在布置滿了聖誕裝飾, 到處都是紅綠色的緞帶裝飾，還有藏在其中的小小金鈴鐺, 最有衝擊力的還是角落裡一棵巨大的聖誕樹，下頭堆滿了禮盒。

　　陸蘅認出那是一棵冷杉，她愣愣地站在樹下看了半天, 忍不住就有些自我懷疑, 是昨天睡得太死了嗎？還是今早起得遲了？要不然怎麼會一點動靜都沒有聽見。

　　管家先生之前一直矜持地站着, 或許是因為陸蘅實在呆了太久，便忍不住上來搭話：“Lu小姐，希望你能喜歡這些裝飾。”

　　“當然, 我只是有點，驚訝。”陸蘅回過神來, 露出一個微笑說, 聖誕樹上已經亮起來的小彩燈的光照在她的側臉上, 讓她整個人都顯得面目柔和。

　　管家先生在心裏讚美了一下自家小姐的眼光，然後帶着點小驕傲說：“夫人不喜歡聖誕前屋子里就變得亂糟糟的, 所以我們盡可能快地布置好了一切。”

　　“很完美。”陸蘅完美道, 然後露出一點懊惱的神情, “不過我的聖誕禮物沒有提前交給您，要讓我現在拿過來嗎？”

　　“如果可以的話。”

　　陸蘅後退了半步，然後向著樓上走去，還沒有出多遠，她就被懸挂在頭頂的一些小東西吸引了注意力。

　　“請問一下，這些是什麼？”她指着那些翠綠色的植株，轉過身問了管家一句。

　　管家先生露出一個笑容，慈愛地說：“這是槲寄生。”然後又意味深長地加了一句，“小姐特意囑咐我布置上的。”

　　陸蘅在他的目光下鬧了個大紅臉，她雖然認不出槲寄生，但也知道這東西象徵著什麼，別的也就算了，尤其還是Ann“特意”吩咐過的，想也知道她打的什麼主意。

　　“我，我先上去那禮物好了。”陸蘅飛快地走遠了。

　　在槲寄生下接吻的戀人可以得到祝福，管家先生看着陸蘅離開的背影，表情不能更欣慰了，過去少爺和小姐從沒有把戀人帶回主宅過聖誕的習慣，如今見了Lu小姐，也算是圓了他的一個心愿。

　　“Ann，你把禮物放哪兒了？”

　　陸蘅推開房門的時候，Aneta還在睡，她回到家裡之後就越發懶散，簡直像和在紐約時候的陸蘅掉了個個兒，陸蘅也不想吵醒她，不過她不知道Aneta把禮物收到了哪裡，沒有辦法，只能走到床邊推了推她。

　　Aneta其實在她走過來的時候已經醒了，只是聽見了陸蘅的聲音卻還是沒睜開眼，連呼吸的頻率都沒有變化，她察覺到有一片陰影投射在視野里，應該是陸蘅彎下了腰來看她。

　　隨後是一些些淺淺的呼氣。

　　“還在睡啊”她聽見陸蘅小聲地抱怨了一句，卻並不試圖繼續叫她的樣子，只是很可愛地呼出了一口氣，然後就抬起身準備走開的樣子。

　　她怎麼會讓她如願呢？

　　“啊！”小小的一聲驚呼之後，陸蘅再抬頭的時候，發現自己已經被Aneta壓在了懷裡，眼前是那人略顯頑劣的笑，“你醒着？！”

　　“你一來就醒了。”Aneta挑了挑眉，聲音里還帶着些睡醒后的沙啞，然後她很有自知之明地轉移了話題問，“在找什麼？”

　　陸蘅頭髮亂亂地躺在她懷裡，只覺得幸好還沒有換上吃飯的衣服，皺巴巴的也就算了，她白了Aneta一眼就算把這件事放過去了，然後回答道：“聖誕禮物，你放到哪裡去了？”

　　“我昨天順手一起給管家了，忘了告訴你。”Aneta打了個哈欠，手裡也沒閑着，指尖繞着陸蘅的發尾玩。

　　“哦。”陸蘅猜想可能管家先生也並不知道Aneta給的是兩人份，所以才有了現在的烏龍。

　　屋子里暖氣開得很足，被窩裡尤其暖烘烘的，陸蘅原本就怠惰，不過是因為在別人家裡做客才早起的，一時間也覺得有些困頓。

　　“你什麼時候起床啊？”她及時抽身，沒讓自己被Aneta的困意給傳染了，反而督促起她來。

　　Aneta見她要起身也不攔着，鬆開了環在她腰間的手讓她坐起來，自己卻躺回了床上，在空氣里自在地袒露着一肩筆直纖細的鎖骨：“我等會兒就起。”

　　“行吧。”陸蘅也不知道這“等會兒”是多久一會兒，不過她剛剛下樓的時候並沒有看見Sadel夫婦和Leon，想來不算太遲，也就由着Aneta去了。

　　“你現在幹嘛？”躺在床上的那位眼見着陸蘅轉身要走的樣子，連忙問了一句，“其實還不到早餐的時候。”

　　陸蘅撇了撇嘴，她就知道Aneta就算看起來沒有在紐約的時候自律了，實際上還是牢牢地站在了自己的原則里，如果這樣的賴床真的出格了，她是絕對不會做的，所以這人不過是因為對Sadel家的作息了如指掌而已。

　　這讓她有些無奈，控制狂嗎？一刻都不得喘息地要求自己，陸蘅心裏這樣想着，嘴上還是回答了Aneta的問題：“管家先生似乎還有一點布置的工作在收尾，我去看看有沒有什麼能夠幫忙的地方。”

　　“那用不着”Aneta阻攔的話才說到一半，就住了嘴，她頓了一下，覺得沒必要剝奪陸蘅的這點小樂趣，也就順勢點了頭，“行吧，不過別干太重的活。”

　　“那也輪不上我來干啊。”陸蘅笑着說，她自己當然有分寸，只希望別去添亂而已。

　　“你去吧，我再躺一會兒就起床。”Aneta看着她說，轉而想起來一件事，露出點不悅的樣子。

　　“怎麼了？”對於她的情感，陸蘅一向敏銳得很。

　　Aneta深吸了一口氣說：“母親昨天提到的Lisa阿姨，她應該中午就會過來，見到她之後，受了委屈就同我講，不要憋着。”

　　陸蘅一向聰慧，沒怎麼想就明白了這位Lisa阿姨應該不會看她順眼了，對這件事本身她沒什麼可失落的，畢竟誰能求得每一個人都喜歡自己呢？她在意的倒是Aneta說的話。

　　“你當我是小孩子嗎？受了委屈還向大人告狀的。”她吐着舌頭做了個鬼臉，然後就給她帶上門走了。

　　Aneta原本撐着上身看着她說話，等她走了也跌回了被子里，她睜着眼睛看天花板，笑容里藏着一點迷幻和苦澀。

　　“我倒情願你是個小孩子，這樣就能陪你長大了”

　　陸蘅幫管家綁上最後一天緞帶的時候，門鈴突然響了，管家先生愣了一下，才扶着陸蘅從小梯子上走了下來。

　　“興許是那位夫人到了。”他整了整衣襟，衝著陸蘅點了點頭說，“我先去開門。”

　　“怎麼今年來得這樣早”陸蘅聽見他細微的餘音，帶着困惑的意味。

　　她若有所思，這就是傳說中的“Lisa阿姨”嗎？陸蘅不想觸霉頭，盤算着乾脆還是上樓回房間比較好，反正Aneta也樂意護着她。

　　不過穿過庭院的時間並沒有陸蘅想象得那樣長，等她邁開步子的時候，門口已經傳來了動靜，這時候再走開，就難免不禮貌了。

　　她索性等在了原地。

　　“姐姐呢？”來人有一把略顯尖利的嗓子，說不上哪裡難聽，只是聲音里就帶着刻薄，讓人心裏彷彿被銳器刮蹭一樣，聽了就不舒服。

　　管家很恭敬地回答道：“夫人還在休息，不過應該很快就會下來了。”

　　“你是在說我今年來得太早了嗎？”這句話說得毫不客氣，明擺着是自己心氣不順，故意找茬了，陸蘅一聽就忍不住皺了眉頭。

　　管家一時間也無法回答這個問題，不過似乎這位夫人也並不需要他的回應，不過是一個拐角的功夫，她就和站在聖誕樹下的陸蘅打了照面。

　　“這就是，Ann帶回來的那個女的？”Lisa有一張北歐人特徵的瘦削的臉，她穿了一身深色的衣服，襯得她整個人的皮膚更加蒼白，除了那種久不見陽光的陰鬱，還有某種對生活存在無數不滿的怨憎，她側首去問管家，卻一點也沒收着聲音，擺明了是要給陸蘅沒臉。

　　管家先生皺了皺額頭，回答道：“Lu小姐確實是Aneta小姐的愛人。”

　　Lisa聽出他話里話外的維護，刻薄地扯動了一下嘴角：“看來她還挺討人喜歡。”

　　陸蘅坦然地對上她森冷的目光，並不犯怵地說：“您好，我是陸蘅。”

　　“不用向我自我介紹。”Lisa輕蔑地掃了她一眼，“姐姐也不知道怎麼想的，居然任由Ann找了個女人，真是荒唐。”

　　她將身上的外套解開，傲慢地丟給了管家：“我不會去記你的名字的，簡直髒了我的耳朵。”

　　陸蘅絕不是好脾氣的人，不過在愛人的父母家同她的阿姨起衝突絕對不是一件明智的事，所以她只把這些話當左耳進右耳出，一點也沒放在心上。

　　誰料身後突然傳來一個涼絲絲的聲音，聽起來氣性並不小。

　　“Lisa阿姨在說什麼呢，是對我的愛人有什麼意見嗎？”

　　陸蘅一轉頭，正看見Aneta面無表情地站在樓梯上。

　　tbc.

# 第102章

　　氣氛瞬間變得僵持，Lisa閉了嘴, 擺明了是知道自己的威風撒不到Aneta的頭上, 所以只能顧左右而言他地訓斥了管家一句：“怎麼還不去叫姐姐，我有事情要和她說。”

　　“是。”管家先生的臉上也看不出什麼不忿, 微微躬了躬身子, 便不卑不亢地退下了。

　　不過他並不打算去打擾難得回來一趟的女主人, Maria一向作息規律正常，反正再過不久也該醒了, 他沒必要為了這事去吵醒她。

　　Lisa擺出了退避的姿態，不過Aneta並不準備放過她，反而冷着聲音又說了一句：“您怎麼不回答我？我想蘅並沒有什麼冒犯之處。”

　　“是我失言了。”Lisa見她不依不饒, 明白如果自己不服軟這一頁就掀不過去, 她臉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 然後從喉嚨里擠出了聲音，“第一次見面，我對她還不了解, Ann，姨媽只是怕你走了彎路。”

　　“這點不勞您費心。”Aneta走到陸蘅身邊, 握住了她的手。

　　陸蘅察覺到她言語里針鋒相對的態度, 一時間有些捉摸不透, 這樣的狀態在Aneta身上是極為難得的，這人在工作中已經磨出了一副淡定坦然的心態, 彷彿對一切都能泰然處之, 現在這樣, 恐怕是積怨了。

　　Lisa暗自捏緊了手裡的包，面上的笑容卻沒有放下，只是裝出和愛的樣子點了點頭，然而轉身之後，眼睛里的陰沉卻再也擋不住。

　　要不是她現在有求於人

　　Aneta看着自己的這位姨媽僵着身子走到了沙发上坐下，終於也收斂了不悅，轉頭低聲對陸蘅說：“餓了嗎？”

　　“還好。”陸蘅不想在Aneta的私事上花費什麼百轉千回的心思，將眼前的齟齬拋到腦後之後，她看起來就輕鬆了很多，“不是要等Maria她們起床嗎？”

　　“沒關係，我們可以偷偷地去廚房吃一點。”Aneta沖她眨了眨眼睛，彷彿這是什麼天大的秘密一樣。

　　陸蘅忍不住笑了：“我看是你想吃東西了吧？”

　　“那你就當是陪我去。”Aneta沒反駁，順着她的話說了。

　　兩人手都沒放開，粘粘乎乎地往廚房的方向去了，Lisa坐在沙发上，原本噼里啪啦地摁着手機屏幕聊着什麼，這時候也抬起頭來，看着兩人的背影，目光里流露出許多憎惡來。

　　“真是噁心。”她這樣想着。

　　“小姐！”廚房裡原本有兩個女佣人，正忙碌的時候，一抬眼卻看到了Aneta，連忙就手忙腳亂地停下手裡的活叫道。

　　陸蘅有點不好意思，這不是被抓了個正着嗎？不過Aneta卻很自然地問道：“有沒有什麼現成的東西，蘅有些餓，要填填肚子。”

　　陸蘅聽了這話，不能不震驚於Aneta的厚顏無恥，什麼叫她肚子餓了？分明是這人自己提議要來廚房找着東西吃的。

　　當著旁人的面她不好說什麼，只是眼刀都已經送出去好幾個了。

　　其中一個看起來年輕些的女孩子局促地擦了擦手說：“我忘了Lu小姐的習慣不同，吐司可以嗎？剛剛烤好的。”

　　陸蘅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怕Aneta又說出來什麼奇怪的話，連忙說：“當然可以，其實不用太麻煩。”

　　Aneta見她只是意思意思地挑了兩片，自己裝模作樣地嘆了口氣，只是什麼話都沒沒來得及說，就被陸蘅扯着袖子拽了出去。

　　“這麼餓了？急成這樣。”她嘴上還沒忘了逗陸蘅，不過話剛說完，就被一片吐司堵住了嘴。

　　陸蘅看着她叼着吐司說不出話來的樣子，自己卻慢條斯理地扯下一塊來吃，她瞥了Aneta一眼說：“你以後別拿我當擋箭牌，怎麼就成了我肚子餓了？”

　　“是是是，我認錯。”Aneta從善如流，拿下嘴裏的食物就乖乖承認錯誤。

　　“快點吃。”陸蘅白了她一眼，催促道，“別一會Maria下來了。”

　　“怕什麼。”Aneta不以為意，她知道自己母親根本不在乎這些繁文縟節，如果是她遇上這種事，自己動手下廚為陸蘅弄些吃的都有可能。

　　不過她看出陸蘅的緊張，眼睛一轉說：“怕我吃得慢嗎？要不然你喂我好了，那樣肯定快。”

　　陸蘅看了她一會兒，然後湊上去，“吧唧”一口親在了Aneta的臉上，面無表情地說：“乖，別鬧了。”

　　Aneta沒想到她來了這一出，捂着臉，眼睛眨了眨，沒反應過來的樣子，等到終於回了神，才發現陸蘅臉上那點隱秘的洋洋得意。

　　“小孩長大了”她意味深長地開了口，“真是，不得了。”

　　陸蘅只覺得脖子後面的汗毛“噌”地一下全豎了起來，某個看不見的警鈴正發出不妙的預告。

　　“干，幹嘛？”她說話都開始結巴了。

　　“不幹嘛。”Aneta倒是很快收回了目光，像是真的餓了一樣，開始專註手上的那片吐司。

　　總不好大白天就開始教育小孩，還是要等到天黑了的，Aneta是這樣想的。

　　兩人站在廚房外頭，一口一口地解決了這兩片墊肚子的吐司，廚房裡的兩個女佣人也壓低了聲音，噓噓地說著些什麼。

　　“我這還是第一次見小姐呢。”年輕的那個女孩子雖然在Sadel家幹了有大半年了，不過Aneta過去一段時間常在紐約，回家也只是待在樓上，並不常出現，所以這還真是她第一次見到Aneta。

　　“小姐真的又高又好看。”她語氣里滿是憧憬，“Lu小姐也很美麗，兩個人真是般配。”

　　“要不怎麼說是超模呢。”年長些的那位是看着Aneta長大的，因而回答裡頭也摻着些與有榮焉的驕傲，“不過小姐能將人帶回來真是太好了。”

　　女孩兒點了點頭，她乘出鍋里的土豆，正要打成泥，就被攔住了。

　　“別打了。”婦人這樣說著，面色上也帶出來一點不喜，“那位夫人不喜歡一切糊狀的東西。”

　　“那位夫人？”女孩發出疑問。

　　“哦，你才來不久。”婦人恍然道，然後不由自主地放輕了聲音，“就是夫人的妹妹，特別難伺候，她剛剛已經到了，你也萬事小心些。”

　　女孩誠惶誠恐地點頭，連忙把手上的土豆放了回去。

　　只希望今年聖誕能平安過去了年長者無聲地嘆了口氣，只是想到那位夫人的脾氣，又覺得實在是奢求。

　　Maria終於醒了，等到她走下樓梯的時候，就看見客廳里涇渭分明地坐着自己的女兒和妹妹。

　　Lisa身為長輩，姿態卻實在太小家子氣了些，Masia看了半晌，都覺得替陸蘅感到抱歉，她終於看不下去，出聲叫了她一句：“Lisa。”

　　“姐姐。”原本冷着一張臉的Lisa一聽見這聲音，立刻喜笑顏開起來，她急忙站起身去迎Maria，“正好，我有事情要和你說。”

　　Maria一聽就覺得頭疼，在小輩面前卻還要給Lisa留面子，只能說：“親愛的，等我吃完早飯好嗎？我實在有些餓了，你用過了嗎？如果沒有也請一起吧。”

　　“哦，好。”Lisa有些心不甘情不願的，不過Maria提出的請求再合理不過，她也不好硬拉着自己姐姐去談事情。

　　沒過多久，Robert和Leon也分別從房間里出來了，兩人對着Lisa沒有Aneta那樣不客氣，但態度也絕對算不上親熱，只是淡淡地點了個頭。

　　“她這次又是為什麼來找母親的？”Leon走在一行去餐廳的人的最後頭，拽住了自己妹妹問。

　　Aneta嗤之以鼻：“還能為了什麼，變着法子要錢唄，每年都挑聖誕節的時候來膈應人，真是”

　　她話沒說話，裡頭的嫌棄卻呼之欲出，陸蘅覺得如果只是涉及到錢財，Aneta絕不會這樣不忿，便低聲問了一句：“她只是要錢嗎？”

　　Aneta早就習慣了她的聰慧，Leon卻覺得新鮮，不由得露出讚賞的神色說：“你確實敏銳。”

　　“敏銳也是我的。”Aneta舉起了兩人握在一起的手，在Leon眼前晃了晃，“你不如自己找一個去。”

　　“你！”Leon氣結，轉過身就憤憤地走了。

　　Aneta心滿意足，然後低下聲音粗略地回答了陸蘅的困惑：“不止是錢的問題，她仗着Sadel家的名頭幹了不少事，母親不願意追究，卻苦了我和Leon。”

　　三言兩語說不出什麼，陸蘅卻能想象出兩兄妹為了應付Lisa惹出的麻煩而有多苦惱，她緊了緊同Aneta握在一起的手，權當是安慰。

　　這一頓早飯吃得所有人心情都不暢快，等到最後一個人放下杯子的時候，Lisa就拽着Maria上了樓，背影里都能看出急迫來。

　　“這麼急嗎？”Leon沒憋住冷嘲熱諷的心思，涼涼地說了一句。

　　Robert雖然這麼多年一直浸淫在科研里，但到底也是Sadel家的少爺，看得多了自然懂得就多，他瞥了自己兒子一眼：“在你母親面前不要說這些話。”

　　“當然不會。”Leon表示自己不會連這點分寸都沒有。

　　Aneta卻察覺出一點不對勁來，往年這位姨媽都是旁敲側擊，卻從來沒有像今年這樣急過。

　　書房裡

　　“姐姐，與其讓Aneta同一個毫無背景的女人在一起，不如世家之間的聯姻，更何況，那位小少爺對Ann也是一片真心”

　　tbc.

# 第103章

　　“Lisa，你就是來和我說這個的嗎？”Maria沉默地聽完了自己妹妹的話, 有些疲憊地說了這樣一句話。

　　Lisa看着她的神情, 心底突然湧上些許不安來，不過她仗着Maria對自己的那點縱容, 很快又調整好了心態, 理所當然地說：“這難道不是多贏的方法嗎？姐姐, 難道你還真的覺得Aneta和那個女孩子能長久？不要開玩笑了。”

　　Maria苦惱地捏了捏鼻根，她這個親妹妹, 眼皮子淺得很，又認不清自己的身份，雖然因為父母臨終的囑託, 只要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 她都會滿足Lisa的要求, 但如今她不識好歹地把手伸到自己女兒頭上，這讓Maria終於認清了某些事實。

　　“Lisa，我想Ann願意和誰在一起, 並不是我能說了算的。”她轉過身子，沒把話說得太死。

　　Lisa卻聽不明白, 她不以為意地擺擺手說：“如果你不同意, Ann怎麼可能堅持得下去, 她又不是小孩子了，知道輕重的。”

　　見她油鹽不進, Maria的心也沉了沉：“就是因為Ann已經不是小孩子了, 所以我的意見於她而言並不重要, 如果她現在是單身，那麼我當然可以代你提出某些戀情上的建議，而我也還算清楚她對於婚姻的觀念，如果確實沒有心動的對象，可能也就將就着接受了聯姻，但是現在的情況是，她已經找到了自己愛的人，Lisa，你是讓我去當這個惡人，拆散我女兒本身就來之不易的愛情嗎，你為什麼覺得我會答應呢？”

　　Maria性情沉靜，很少說這樣一大段的話，Lisa從她的言語里聽出一點不一樣的態度，終於收起了滿滿的信心，僵硬着脊背說：“Maria，難道我不是為了她好嗎？”

　　“可是這世上多的是打着‘為了她好’的名頭做出的惡事。”Maria不為所動，她瞥了Lisa一眼說，“更何況究竟是為了誰好，我們都知道。”

　　“我不想再聽見這樣的話，Lisa，我現在要下樓了，如果你願意的話可以和我一起，但我想你來時的路上有些累了，或許願意在客房裡休息一會兒。”Maria說完，便不容分辯地轉身走了。

　　Lisa臉色更加不好，她在Maria正要旋開門把的一瞬間猛地叫住了她：“姐姐！難道你不怕Ann以後因此被人看不起嗎？”

　　Maria沒有回頭，她的聲音不能更加冷靜，像是已經做好了面對一切的準備：“我從來只要求她對得起自己。”

　　等到書房的門被關上，Lisa緩不過神來一樣在椅子里坐了好久，她認為這隻是一個簡單的要求，畢竟從小和Maria一起長大，她知道自己的姐姐對LGBT並沒有什麼特殊的包容心態，在她的想象里，在知道了Aneta找了一個女朋友之後，Maria是絕對無法接受的，這時候她再提出這個辦法，實在是兩全其美。

　　她沒想到的是，Maria竟然這樣由着Aneta胡鬧，Lisa盯着書房的門看了一會兒，神色不定，最終目光變得志在必得，沒關係，她總會將Ann領回正路上的。

　　“姨媽呢？”Leon看見只有母親一個人從樓上走了下來，便問了一句，結果收到了Aneta的一個白眼。

　　“就你多嘴問一句。”他好像能聽見這樣的腹誹似的。

　　Maria早就收拾好了臉上的不快，現在的表情是一如往常的和煦：“她趕路累了，我讓她先休息一下。”

　　Robert卻察覺到她良好偽裝下的不對勁，握住了她的手用眼神示意怎麼了，卻只得到了一個輕輕的搖頭。

　　Leon沒錯過這個小細節，他接着茶杯的遮擋，同Aneta交換了一下視線。

　　‘總覺得有哪裡不對勁。’

　　Aneta眼神閃爍了一下：‘我也覺得。’

　　她能猜到是Lisa對母親說了些什麼，而且根據Maria無意識地投射在陸蘅身上的視線，她也有把握確定那些事情同她相關，Aneta雖然看不上自己的那位趨炎附勢的姨媽，但心裏還是不免有了幾分戒備。

　　“怎麼了？”陸蘅原本靠在她旁邊看新聞，沒留神間被Aneta捏疼了手，低聲問了一句。

　　Aneta歉疚地搖了搖頭說：“沒什麼。”

　　Leon左右看了看，見都沒有自己的位置，便也不再自討沒趣，離開客廳上樓去了。

　　“Lu，你的國家慶祝的都是春節對嗎？”Maria見氣氛有些沉悶，便找了個話題同陸蘅交談。

　　“如果說是和聖誕相提並論的節日的話，確實是春節沒有錯。”

　　Maria見她還有些拘謹的樣子，不由得露出一個微笑來，看起來倒是更喜歡她了：“那你們會有什麼習俗嗎？我去過東方，只可惜沒有機會在那裡過年，所以只知道你們會放鞭炮，是嗎？”

　　陸蘅一開始確實有些緊張，不過說著說著也就放鬆下來了：“其實現在因為環境原因，好多地方也不讓放鞭炮了。C國太大了，每個地方的習俗都不一樣，不過我想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晚輩可以從長輩那裡收到一點錢，類似於新年禮物的存在，不過在傳說里也有驅趕邪惡的意義。”

　　“母親，那我也可以不要禮物嗎？”Aneta一聽來了興緻，湊近了身子說，“直接給我打錢就好。”

　　“天吶，Ann，如果小時候的你像現在一樣好打發就好了。”Maria故作驚訝地捂住了嘴，“天知道為了給你挑禮物，我每年要花費多少心思。”

　　她目光轉向陸蘅說：“你不知道，Aneta小時候真的是一個無比挑剔的小孩。”

　　Ann在心儀的女孩子面前被母親揭了底，只覺得臉上有點過不去，連忙抱着陸蘅的腰把她拖遠了：“不行不行，你不許聽了。”

　　陸蘅掙了兩下，很感興趣的樣子：“你別鬧，我想聽Maria說。”

　　既然愛人都發了話，Aneta再怎麼不情願也只能放開了手，她悶悶地坐在沙发上生了會兒氣，見陸蘅完全不理她，一扭頭就準備走了。

　　“我回房間去了。”Aneta故意在陸蘅耳邊說。

　　然而陸蘅完全不為所動，特別敷衍地甩甩手，分明是讓她快點走的樣子。

　　只可憐Aneta那些纖細的小情緒，完全沒有人理會了。

　　Maria就更不關注自己女兒了，Aneta起身離開的時候，她還興緻勃勃地同陸蘅說著話。

　　“Ann小時候喜歡《彼得潘》，不過她不喜歡永無島，反而愛上了那個海盜船長，有一段時間甚至妄圖自己的手臂也變成鈎子，所以那年我們送了她一個貨真價實的鐵鈎子，可以套在胳膊上的那種，之後好長時間我都沒見她摘下來過。”

　　陸蘅瞠目結舌，她是真沒想到Aneta的童年生活原來這樣多姿多彩，見過她從前拍攝的雜誌之後，陸蘅所能想象出的Ann的幼年體狀態就是一個金髮碧眼的洋娃娃，誰能想到洋娃娃不喜歡芭比，卻沉迷斷了一個胳膊的虎克船長呢？

　　“我還以為她從小就是這種性格，沒想到居然還有這樣的階段。”

　　“她當年也就是一個小孩子嘛，雖然有一點特立獨行，但還是小孩。”Maria笑着說，很快又想起了什麼，“不過可能現在的性格和小時候還是有些聯繫在的，不知道Ann有沒有告訴過你，她從小就沒有養過寵物。”

　　“這個我知道。”陸蘅點了點頭，她當初聽到的時候確實有點驚訝，畢竟連她那樣的人都能養發財，Aneta那種溫和的性格居然美女養過寵物。

　　Maria用那種回憶的目光說：“某一年我送了她一隻很可愛的小狗，Ann一看就很喜歡，不過她只是站在旁邊看了看，連摸都沒有摸一下，然後她就告訴我說，她不想養。”

　　“Ann說如果投入了太多的喜歡和愛進去，那麼分別的時候就會非常痛苦，而這樣的分離又是必然的，只有早晚的差別，所以她並不想養。”

　　“這也太”陸蘅有些語塞，不知道該怎麼形容。

　　“太成熟了是嗎？”Maria苦笑一聲，卻並不在這個話題上繼續糾纏，只是問，“你們是不是養了一隻貓？”

　　“嗯，對，叫發財，這次就把他放在寵物醫院了，沒有帶過來。”陸蘅細細地解釋着。

　　Maria喝了一口茶，點了點頭說：“這很好，下次可以一起把他帶來。”

　　“我應該謝謝你的。”她打量了陸蘅片刻說，“你讓Aneta變得勇敢起來，她願意去做很多事情了。”

　　陸蘅沒有否認，心底卻嘆了一口氣，這不是勇敢與否的問題，如果沒有足夠的愛支撐一個人，她又怎麼能夠愛別人。

　　兩人說著話的檔，樓梯上突然傳來了高跟鞋的“踢踏”聲，陸蘅循聲轉頭去望，正好對上Lisa高人一等的視線，她昂了昂下巴說：“Lu是嗎？我要跟你談談。”

　　tbc.

# 第104章

　　“Lisa，我以為你在休息。”Maria不贊同地看站在樓梯上的女人, 雖然是仰視的角度, 卻平白讓Lisa丟了氣場。

　　“姐姐，我只是想和她說幾句話。”Lisa沒了面對陸蘅所擺出的那種高人一等的姿態, 稍微放軟了語氣, 似乎很無辜的樣子。

　　Maria哪裡看不穿她打的主意, 她放下了手裡的茶杯，面色冷然：“如果只是說幾句話那當然最好不過。”

　　“你這是什麼意思呢？”

　　空氣里漂浮的因子也變得不妙起來, 陸蘅沒有插嘴，只是垂着眼睛，神情淡漠得彷彿事不關己, 直到現在事情已經有些不可收拾。

　　“Maria。”她伸出去握住了Maria的手, 低聲說, “只是談一談而已，我想自己還是能應付的。”

　　Maria深深地看了她一眼：“你確定嗎？”

　　“當然。”陸蘅點了點頭。

　　“那好。”她沉吟片刻后終於答應了，只是又說, “不管你聽見什麼，我都是站在你和Ann這一邊的, 這一點請不要懷疑。”

　　“好。”陸蘅笑容完美, 稍稍整理了一下衣服便站起了身, 朝着Lisa走過去了。

　　“去書房談嗎？”

　　Lisa發出一聲刻薄的冷哼：“如果你願意的話。”

　　很快，客廳里除了偶爾穿過的傭人, 便只剩了Maria和Robert兩個人。

　　“如果擔心的話, 你當時可以攔下Lu的。”一直沉默的Robert看不下妻子憂慮的神色, 終於開了口。

　　卻只得到了一個白眼。

　　“你現在說有什麼用呢？”Maria嗔怪地看他，一點也沒了剛才心思沉重的樣子，“剛才一句話都不說。”

　　“那不是因為那是你妹妹嘛，我瞎摻合什麼呢。”

　　“你道理真多。”Maria根本也不想聽他的解釋，重新又將視線投回了樓梯上，無奈地說，“Lisa實在太亂來了”

　　“不知道您想同我說什麼？”陸蘅一進書房就先坐下了，雖然言語上禮數周全，但行為舉止卻看不出如何尊敬，這讓Lisa很是懊惱。

　　偏偏她看出眼前女人不悅的面色，還做出了恍然的樣子，客氣地說了一句：“您也可以坐下來談。”

　　Lisa被她氣得露出一個扭曲的笑容：“你以為自己是什麼身份，在我面前擺架子？！”

　　“您這話說得真是，奇怪了。”陸蘅雲淡風輕地看了她一眼，半點沒被激怒，“不管怎麼說，我都比您有這個資格吧。”

　　“比我有資格？你還真以為自己和Aneta能一直在一起嗎？真是笑話。”Lisa惡毒地諷刺道。

　　陸蘅唇角一抹笑，光是姿態上就壓了對面的人一籌，像是面對最不能教化的那種學生一樣，她非常無奈地嘆了口氣：“先不說我是什麼身份，您知道自己在Sadel家的處境有多尷尬嗎？”

　　Lisa渾然不覺：“我是Maria唯一的妹妹，我處境尷尬？你開什麼玩笑？”

　　“可是現在Sadel家的當權者，是Leon不是嗎？”陸蘅戳破了她那一層自以為是的紙，“如果是Robert也就算了，但Maria明明一年裡頭有大半年時間都不在赫爾辛基，你憑什麼覺得，她能插手Sadel家的事務？那點股權嗎？還是血肉親情？”

　　“Ann呢，和Leon之間沒什麼利益衝突，現在就安心地在紐約做分公司，以後甚至會自己創業。都是成年人了，你憑什麼覺得自己能越過好多級，來對我們兩人之間的事情指手畫腳？”陸蘅彷彿真實地在苦惱着一樣，困惑地看了一眼Lisa，“不得不說，這樣的想法，太愚蠢了。”

　　她故意將所有關係都說得冷漠，是因為陸蘅知道Lisa這種人的心理，以己度人，她大概也會以為所有人都像她一樣。

　　Lisa向來仗着Maria對她的縱容在Sadel家任性妄為，現在聽了陸蘅一席話，卻倏然白了臉，她不是不知道Leon和Aneta對她只有表面上的尊敬，很大程度上是為了給姐姐面子，她從小對他們就不親，哪裡有什麼血脈親情可言。

　　她突然發現自己一直倚仗的東西原來是虛的，怎麼能不害怕，但某些利益實在太過誘人，她實在難以放手，更何況在她心裏，並不將拆散Aneta和Lu看作是多麼嚴重的事情。

　　眼見着威脅這一條路行不通，她索性坐了下來，柔和了一張刻薄的臉，看起來不倫不類的：“Lu，你有沒有想過，Ann不像你只是一個普通人，她家世這樣好，如果真的出櫃了，肯定會被人詬病。如果你真的愛她，難道不應該為了她好嗎？”

　　陸蘅似笑非笑地看着Lisa說完了，她心想，原來這人還不至於蠢到只會簡單粗暴的方法，居然還能道德綁架，也算是意外之喜。

　　“所以我應該離開她？”陸蘅假意問道。

　　Lisa到底還是不習慣這樣循循善誘的角色，笑容都有些僵了：“那當然是最好的結果。”

　　陸蘅半躺在椅子上，露出一點玩世不恭的內里來，她懶懶地說：“可是對我又不是什麼好事，還是不要捨己為人了吧。”她看了Lisa一眼說，“就像姨媽您說的，Aneta出身好，性格好，長得還那麼好看，我要真把人放跑了，不是傻嗎？”

　　“你耍我？！”Lisa總算回過味來，她咬牙切齒地說，“所以你果然是為了Ann的錢才跟她在一起的。”

　　“哇哦，我不知道您怎麼得出這樣的結論的，不過這話可不能亂說。”陸蘅撇了撇嘴，好心好意地勸了一句，“你能找到的路子呢，不在乎兩條，一來是Maria出面讓我們兩分開，二來呢，就是勸我自己主動離開，不過現在看來，哪條都行不通。”

　　“我也不知道你在執着什麼，如果你覺得兩個女人在一起噁心，那大可以不看，別一邊嘴上嫌棄着，一邊還管不住自己的眼睛，那真是，賤得慌了。”

　　“你不要太得意！我終歸還是Aneta的姨媽，說點什麼她總還是會聽的！”Lisa色厲內荏，心裏明白她的話對Aneta產生不了半點影響。

　　就在這個瞬間，書房的門被從外頭推開了，與此同時傳進來的是一個熟悉的聲音。

　　“姨媽想說什麼？”Aneta臉上帶着笑，眼睛里卻是冷的，她進了房間就走到了陸蘅身邊，直直地看着Lisa說。

　　陸蘅牽住了Aneta搭在她肩頭的手，低聲問了一句：“你怎麼過來了？”

　　“我一出房間你就不見了，一問母親居然是被姨媽叫去了，那我自然會覺得，好奇。”

　　陸蘅看出愛人的心情算不上美妙，很有可能還在埋怨自己不說一聲就自己跑來同Lisa見面，所以她偷偷地捏了兩下Aneta的手心，權當做是撒嬌一樣的討饒。

　　Aneta的神色略有緩和，Lisa看起來卻更加憤怒，她像是被兩人間和諧的氣場給刺痛了眼，沉着聲音說：“Ann，你對這個女孩倒是關心得很，只怕別人對你不是全心全意了。”說完，她刻意地看了陸蘅一眼。

　　Aneta只當在看一場拙劣的表演，面無表情地接了話：“不知道姨媽的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你可要小心些，這世上膚淺勢利的人那麼多，不知道有多少是看中了你的錢財，並不是為了你這個人。”她將臉上的憤憤收拾成了最初的陰鬱，看起來卻是如出一轍的令人生厭。

　　Aneta卻出乎她想象地輕笑出聲，她執起同陸蘅牽在一起的手，看起來竟然有幾分滿足：“如果真是那樣，不是最好不過？我只要富有，她就永遠不會離開我，蘅，你說呢？”

　　陸蘅故作嬌蠻地甩開了她的手：“關我什麼事，我看中的，又不止是你的錢財。”

　　Lisa再傻也看得出來面前的兩個人是在耍她，她氣得漲紅了臉罵道：“你真是瘋了！瘋了！”

　　在她摔上書房的門離開之後，陸蘅深吸了一口氣，總算覺得這裏頭的空氣不再那麼讓人窒息：“終於走了。”

　　Aneta卻揪着她剛剛說的話不放：“寶貝，你說圖的不只是我的錢財，那現在告訴我，還圖了什麼？”

　　陸蘅抓住了在她脖子上作亂的手，挑着眼睛說：“當然還有你這顆，心。”

　　“真乖”Aneta獎賞似的在她唇上印下一個吻，分開之後又輕鬆地拍了拍陸蘅說，“收拾一下，我們馬上出發。”

　　“去哪兒？”這下陸蘅是真的困惑了，還要她收拾一下，看來並不只是出門買個東西這樣的事情，“你別亂來，晚餐還沒有吃呢，Maria知道嗎？”

　　Aneta卻早就做好了完全的準備：“放心，我剛剛下樓的時候就和母親說了，她也答應了。”

　　“怎麼突然要走？你早就計劃好了？”陸蘅還是滿頭問號，卻已經被不耐煩的Aneta拖去了房間，拿出了一個小箱子開始收東西。

　　“怎麼會早就計劃好了，是突然想起來的。”Aneta一邊放她覺得用得上的東西，一邊回答說，其實還能因為什麼，不過是不想再看陸蘅受委屈罷了，她又沒有宗教信仰，同所謂的“親人”慶祝一個平安夜，還不如讓愛人過得開心些。

　　直到坐上了Aneta車的副駕駛，陸蘅才從恍惚的狀態里回過神來，她扭過頭，還能看見Maria和Robert站在窗口沖她們揮手告別的身影。

　　“真是太亂來了”她喃喃道，又想起了什麼說，“對了！你還沒有告訴去哪裡！”

　　Aneta打着方向盤，一邊眨了眨眼睛說：“帶你去看聖誕老人。”

　　tbc.

# 第105章

　　十二月份的北歐人煙稀少，越往北開, 路上便有越多的積雪, 車行駛到半路上，天上就已經飄起了點點的雪花。

　　陸蘅沒從Aneta嘴裏問出什麼, 轉頭就直接去問了谷歌, 然後就發現, 原來芬蘭的北境有一座聖誕老人村。

　　“你要帶我去羅瓦涅米嗎？”陸蘅放下手機問。

　　“好聰明。”Aneta嘴角噙着笑誇她，目不斜視地盯着前方的路, “帶你入鄉隨俗，也算是芬蘭特產。”

　　陸蘅心裏確實高興，嘴上卻不贊同：“開車是不是要好久, 我又沒發跟你換着來, 你多累啊。”

　　“可是我酒店都訂好了啊。”Aneta知道她的性格, 如果是自己早就制定好的計劃，那陸蘅是絕對不會忍心就這麼算了的，她總是怕辜負別人的真心。

　　果然不出她的所料, 聽了這話，陸蘅的臉上便流露出了動搖的神情來。

　　Aneta趁勢說：“我們也不着急, 反正去了也不是人家的營業時間, 就在路上慢慢地開好了, 如果真的累了，我會停下來休息的。”

　　“真的？”陸蘅追問道。

　　Aneta信誓旦旦：“當然。”

　　“看來我還是要抽空去學個駕照, 要不然再遇上這種情況, 你一個人也太累了。”得到了Aneta的保證之後, 陸蘅微微皺着的眉頭並沒有放鬆下來，反而給自己定下了將來的計劃。

　　“再遇上這種情況？”Aneta卻不以為意，“這種聖誕夜遇上奇怪的親戚，然後兩個人從家裡跑出來的情況嗎？那以後還真的別再有了，這種日子連機票都不好定。”

　　陸蘅沉默了半晌，腦筋突然轉了過來：“所以你根本就不是事先計劃好的！我就知道你是臨時起意，從赫爾辛基飛去羅瓦涅米不過一個多小時，要是提前訂了票，時間浪費在路上！”

　　“別生氣別生氣。”Aneta一個沒留神就被抓住了把柄，趕緊解釋道，“我自己也不想聽Lisa的那些亂七八糟的話，只有我們兩個人，清清靜靜的才好。”

　　陸蘅想到那位姨媽的嘴臉，不得不承認自己有點被說服了，她放不下面子說一聲“對不起”，只能轉移話題說：“你要聽歌嗎？”

　　“好。”Aneta從善如流，她略略探身，打開了車裡的音響，悠長輕快的鄉村民謠就充斥了整個空間。

　　越野車行駛在北歐灰白色的公路上，周遭是沉沉的積雪，有雪花粘在了擋風玻璃上，Aneta來了雨刷器，過一陣便只留下兩道水跡，被無情地帶走了，這場景机械得讓人有些沉迷，陸蘅看着看着，突然為這種規律的變化而笑出了聲。

　　Aneta快速地用餘光看了她一眼，很快又專註於路面，表情沒有變，心卻柔軟得不像樣子。

　　怎麼能說這樣是在浪費時間呢，相比於在數萬英尺的高空，同許多人共享你周圍的空氣，只有兩個人的時候，明明更好。

　　路上走走停停，兩人大概花了十多個小時才到了羅瓦涅米，天已經完全黑了，泛着一股奇特的深藍紫色，群星璀璨。

　　“啊，極光。”陸蘅在Aneta找酒店的路上，偶然間抬眼望向窗外，就看見一道炫目的熒綠色光帶漂浮在空氣中，只是她累極了，連興奮都沒了力氣。

　　Aneta正忙着研究gps的導航，聽見這話，完全一副稀鬆平常的樣子說：“這裏緯度已經很高了，又是十二月份，確實很容易看見極光。”

　　“哇哦。”陸蘅的驚嘆來得毫無感情，“那我十月份的時候在赫爾辛基遇見的那一次，是不是很幸運。”

　　“其實——當然很厲害！”Aneta非常懂得察言觀色，在發現陸蘅的表情不對勁之前立馬改了口，虛偽地讚美道，“十月份誒，真是難得。”

　　然而再難得她也看膩了，極光這東西真的像北極圈國家的特產一樣，多瑰麗壯美也架不住觀眾的習以為常。

　　“啊！”就在陸蘅昏昏欲睡的時候，Aneta突然發出一聲驚呼，“我找到路了！”

　　最後找到的酒店地址，倒也不辜負兩個人在深夜的羅瓦涅米找了那麼久，陸蘅看着樹林深處的一點燈火，目瞪口呆。

　　“這是，四星級？”她被Aneta裹得嚴嚴實實的，站在車旁邊正等着Aneta拿好行李，“你是不是訂不到別家了？”

　　“寶貝，站在外面看能看出來什麼呢，我訂酒店之前看過圖片了，裏面設施還不錯，還挺有特色的。”Aneta用空着的那隻手拉住陸蘅，幾乎算是哄着她往裡面走，“如果真不滿意，我們就先住一晚，明天再換好不好？”

　　陸蘅白了她一眼，卻沒掙開被握住的手：“我哪裡是在為自己挑剔，你開了那麼久的車，肯定要好好休息一下，這地方，看起來就不靠譜。”

　　Aneta一聽就笑了：“好好好，知道我老婆心疼我了。”

　　說話間，兩人就走到了這片幽靜的樹林深處，酒店的大廳里還有一個年紀很輕的男孩子在值班，一見她們兩個人進了門，連忙殷情地走上來接過了Aneta手中的包。

　　“請問是Sadel小姐嗎？”他聲音里有一點討好，但並不到討人厭的地步。

　　Aneta撣去了剛剛一段路上落在身上的雪，然後點了點頭。

　　男孩看起來更激動了，他變得有些手足無措，原本就口音濃重的英語變得更加難以辨識，聽得陸蘅雲里霧裡的。

　　「沒關係，你可以講芬蘭語。」Aneta十分好心地換了一種語言，這像是終於解救了招待她們的這個男孩子，讓他終於能連貫地說話了。

　　陸蘅聽着他們嘰里呱啦地交流了一陣，然後又登記了身份信息，兩人才終於拿到了房卡，小哥原本熱情地提出了建議，似乎是想領着她們找到房間，只是被Aneta禮貌地拒絕了。

　　一進房間，陸蘅就被窗外的景象吸引了，她現在明白了這賓館的特色之處在哪裡，原來就是一個全玻璃的陽台，人站在上面，彷彿被包裹在北歐的風雪中，成了水晶里的一個小小氣泡。

　　這確實讓她很喜歡，不過從震撼中回過神來之後，陸蘅又挑剔了看了一眼房間里的設施，果然是還不錯的樣子。所以她也沒說什麼，只是轉身拉上了窗帘。

　　Aneta雖然一路上看着精神都還好，現在一鬆懈下來，確實是有些撐不住，一躺在床上，也就不想下來了。

　　“要洗澡嗎？”陸蘅看她眼皮都在打架的樣子，心疼得要命，不過知道這人愛乾淨的習慣，還是低下頭問了一句。

　　Aneta強撐着直起了身子，啞着嗓子說了一句：“要。”

　　陸蘅看她的狀態，忍不住擔憂：“我陪你一起。”

　　“別。”Aneta下意識就拒絕了，她湊過去吻了陸蘅一下，“那我就更累了。”

　　都說人的免疫力無敵強悍，陸蘅深以為然，現在這樣段位的調笑已經完全不能讓她觸動了，更別說臉紅，她一巴掌拍上了Aneta的腦袋：“你一天到晚都在想什麼？”

　　Aneta順着力道就偏過了頭去，故作邪魅地笑了一下：“當然是你啊。”

　　陸蘅被撩得哭笑不得：“行了行了，你快去吧。”

　　“好。”Aneta也不再逗她，起身要走的時候說，“明天等我休息好了，就帶你出去玩。”

　　然而事情似乎和她預想中的不一樣。

　　“蘅，別看了，你可以上雪橇了。”Aneta看着莫名其妙就和雪橇犬對峙上的陸蘅，頗為無奈地說。

　　額上三把火，哈士奇沒錯了，不得不說，因為這個認知，Aneta居然對眼前的這個場景有了詭異的接受度。

　　陸蘅像是炸起了渾身的毛一樣，恨不得能縮到雪橇最裏面，又虛張聲勢地張牙舞爪，她警惕地沒有移開目光，小聲問：“它為什麼總看我？！”

　　可能是因為，你不小心和它對視了Aneta也是無話可說，或許是貓狗之間天生犯沖，自從陸蘅出現的一瞬間，拉雪橇的幾隻哈士奇就變得躁動起來，尤其是領頭的那一隻，更是盯着陸蘅不放，雖然眼神看在Aneta看來有些蠢。

　　“寶貝，總之你先坐上去好了。”Aneta拉着陸蘅坐下了，然後幾乎用大半個身子把她藏在了身後頭，又是保護又是防風。

　　「好了。」她突然用芬蘭語對旁邊站着的工作人員說了一聲。

　　陸蘅懵里懵懂：“什——咳——咳——”

　　冷風呼的一下灌進了她張開的嘴裏，陸蘅爆發出一陣驚天地泣鬼神的咳嗽，終於恢復過來之後，她就被疾馳的風颳得眼睛都要睜不開了，只是朦朧間看見了愛人含笑的眼睛。

　　“你居然笑我？！”陸蘅嗓子再難受也要過去捶她一下，憤憤不平。

　　Aneta裝聾作啞，一邊說“你說什麼？！我沒有聽見！”，一方面又大聲問，“冷不冷？！”

　　“不冷！”陸蘅也故意在她耳邊叫這回她，像是蓄意報復。

　　兩個人就這樣傻乎乎的，在清雪和疾風中，呼喚對方。

　　tbc.

# 第106章

　　Aneta試圖讓陸蘅去和聖誕老人合照，在知道需要花費三十歐之後, 未果。

　　“他又不是真的, 居然這麼貴？！”陸蘅下意識地心算了一下匯率，然後像一個剛開始工作的, 過於勤儉的女孩子那樣, 皺着眉頭驚呼。

　　Aneta察覺到旁邊正在排隊的小孩子投過來的目光, 趕緊把這個口無遮攔的傢伙往自己身邊扯了扯：“自己不信就算了，不要打破別人的幻想。”

　　陸蘅才發現那個臉凍得紅通通的小胖子, 她壓低了聲音，卻不在嘴上討饒：“明明就是他連鬍子都不是真的”

　　“好了，不拍就不拍。”Aneta縱着她, 不過這樣之後, 兩個人就站在聖誕老人的木屋前, 很是面面相覷了一會兒。

　　“啊，那是什麼？”陸蘅突然被豎在外頭的幾根立柱吸引了注意，她眼睛有些微的近視, 走進了才發現柱子上寫着“北極圈”的英文，“這裡是交界嗎？”

　　她轉過頭去問還站在原地的Aneta, 卻發現那人一臉憋笑的表情, 陸蘅眯起了眼睛, 防備地問：“你在笑什麼？”

　　Aneta很快恢復了平和的表情，故作淡定地否認了：“哪有, 我根本就沒在笑你啊。”

　　“你在笑我？！”陸蘅一下子就炸了, 準備衝過去勒住了Aneta的脖子, 誰料剛走到半路上，就被這人爆發出的笑聲給弄得困惑大於怒火了。

　　“咳，咳。”Aneta被一口冰涼的空氣嗆在了喉嚨，她拍了拍陸蘅松垮垮地架在脖子上的胳膊，示意她先放開，“我剛剛只是在想，是不是給你穿太多衣服了。”

　　真的太多了，陸蘅那樣的身高都穿出了一股圓滾滾的飽足感，她跑去廣場上看柱子的時候，背影實在是，過於有律動感。

　　“不是你非要我穿的嘛！”陸蘅十分委屈，她對北歐冬日的嚴寒接受良好，但今天出酒店的時候，Aneta硬是攔住她，讓她又加了兩件衣服，這讓她現在就處在一個抬胳膊都費勁的狀態，“那你現在又笑我。”

　　“不是在笑你。”Aneta將自己冰涼的嘴唇吻上了陸蘅的額頭，溫柔地說，“是覺得你可愛。”

　　兩人這麼粘粘糊糊地抱了一會兒，直到裸露在外頭的皮膚都有些疼了，Aneta才收回手，將陸蘅的手揣到了口袋裡。

　　“那邊好像確實是北極圈的標誌。”她接起了之前陸蘅的話題，兩個人的手在衣服口袋裡握在一起，交纏着走到了柱子旁邊，“你要拍照嗎？”

　　“半個自己踏進北極圈的那種嗎？”陸蘅嫌棄地皺了皺鼻子，“不要了吧，那也太無聊了。”

　　Aneta被年輕的愛人噎了一下，一下子不知道該如何反應了：“覺得無趣嗎？”

　　這讓陸蘅覺得很有意思一樣地轉過頭看她，眼睛里是細細的探究的神色：“Ann，你真的很注重儀式感誒，果然是自律的人啊。”

　　“我怎麼沒發現這兩者之間有什麼聯繫？”Aneta躲開了她打量的目光。

　　“就是會給自己定下很多奇怪規矩讓自己遵守啊。”陸蘅揚着腦袋數，“比如說明明現在隱退了，結果還是每天晚上只吃沙拉，每周定時去健身房，隔一段時間就要送我一個小禮物之類的，你有很多習慣，雖然我很喜歡最後一個，不過這確實能說明一些問題。”

　　Aneta倒是從來沒想過這個，她沉默了一會兒，像是在組織語言：“怎麼說呢，可能覺得規律會更高效，也更有安全感。”

　　“噗，無趣的大人。”陸蘅嘚瑟地沖Aneta吐了一下舌頭，“還是每天都不一樣才比較好。”

　　Aneta現在也看穿了小孩賤嗖嗖的本質，該懟的時候也並不含糊：“你完全是因為懶惰吧。”

　　“隨你怎麼說咯。”陸蘅沒皮沒臉的，她原地蹦噠了一下，抬頭去看北歐的日光，極夜剛過去不久，所以哪怕是正午，也並沒有晴朗的景象，反而大半天空已經被灰暗侵襲，“不過這也算你們國民的特性哦？我要是待在這樣的環境里，可能也會變得淡定過頭。”

　　“你不會的。”Aneta說得特別篤定，陸蘅還以為她有什麼高見，轉頭一看，卻只見她信誓旦旦地說，“你只怕會瘋得更厲害。”

　　“”陸蘅將自己的臉嘟成一條河豚，她天生體寒，手揣在Aneta的口袋裡許久也沒有暖起來，不過現在倒是正好。

　　“你再說一遍！”她一把將手塞進Aneta的領子里，貼着她溫熱的皮膚惡狠狠地威脅。

　　Aneta被冰得一個激靈，蹦着身子就想往遠處跑，結果並沒能成功掙脫陸蘅的魔爪，最後只能屈辱地承認了“蘅其實並不瘋”這一點。

　　聽起來就很蠢。

　　“所以說跟我在一起絕對是你做的最出格的事情了吧。”吃飯的時候，陸蘅嚼着佐餐用的麵包說。

　　Aneta看出來她對餐廳里的東西興緻缺缺，一邊把她唯一感興趣的麵包分給她，一邊敷衍性地點點頭：“算是吧。”

　　陸蘅對她的反應並不滿意，不過吃人嘴短，她只能乖乖地往嘴裏塞東西。

　　Aneta只是看着她在吃東西就覺得滿足，回過神的空隙還不由得反省了一下自己是不是染上了什麼奇怪嗜好，剛才的那個問題彷彿還在耳邊一樣，她看着陸蘅，把一些想法藏在了心底，沒說出口。

　　最出格的事啊，或許是要和你共享餘下的所有生命吧。

　　所謂的聖誕村也只是一個商業化的旅遊景點罷了，陸蘅在羅瓦涅米住了两天，大半時間倒都是呆在了酒店裡，幸好有Aneta陪着，這樣的日子也不算無聊。

　　等到Aneta再將車子開回赫爾辛基，已經是三天之後的事了，Lisa不知道什麼時候離開的Sadel家，總之兩人回去的時候，只看見了坐在客廳里的Leon。

　　“父親母親呢？”Aneta臉上還帶着長時間駕駛之後的疲憊。

　　“去看祖父了。”然後Leon頗為怨念地說，“你們倆倒是走得快，留我一個人對着姨媽過了聖誕節，過於險惡了，我親愛的妹妹。”

　　Aneta一攤手，一氣呵成地拉了仇恨：“沒辦法，誰讓母親答應了，再說了，我們兩個出去玩，帶你也不合適啊。”

　　她讓陸蘅先把行李放到樓上去，所以客廳里除了傭人，就只剩下了她和Leon兩個人。

　　“打算什麼時候走？”Leon也不避諱說那些“家族秘辛”，“我看你最好還是早點，如果祖父想起來你這一茬，可就沒有姨媽那樣好應付了。”

　　這下苦惱地人輪到了Aneta，她捏了捏鼻根：“母親說會替我瞞着，我也，無所謂了，反正也並不在乎別人的看法，不過我確實明天就走了，幸好回來的時候沒把行李箱里的東西收拾出來。”

　　“這還是我克己的妹妹嗎？”Leon擺出驚詫的表情，他本意是想逗個趣，不過看着Aneta疲憊笑着的樣子，也就沒了心情，揮了揮手催道，“快休息去吧，看你累的。”

　　“沒次去芬蘭，感覺我的生活都有翻天覆地的變化。”回到位於曼哈頓莫公寓的時候，陸蘅突然感慨道。

　　“上一次去拍片，突然就發現自己原來喜歡你，像打開了一扇不得了的大門一樣，這次也是，居然見了你父母，簡直是被官方認證了的效果。”

　　Aneta暫時不想去理行李箱，也坐在陸蘅旁邊，陪她一起松垮了身體，每寸肌膚都透着勞累。

　　“那我們應該感謝我的家鄉是嗎？”她愣愣地說，語調都沒了起伏，不過有一點她感觸很深，“以後像這樣短期的旅行，還是不要跑太遠了，我現在覺得自己都快散架了。”

　　正抱怨着，Aneta的手機突然響了一下，是新郵件的提示，她身子都沒有動，只是伸長手去夠放在一邊的手機，最後還是陸蘅看不下去，幫她挪了一下才成功了。

　　“又一個活動”Aneta嘆了一口氣，很無聊地說，她一目十行地看着，直到某一行才停下不動了，“可以攜伴出席誒，蘅，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陸蘅已經困得快要睡了，她強撐着眼皮說：“不去，你自己受這個罪就行，別帶上我了。”

　　片刻的沉默，隨後傳來的是Aneta一聲得意的輕笑：“拒絕也沒用哦，蘅，你也被邀請了，這樣大的活動，如果要復出的話，還是不要拒絕比較好哦。”

　　“什麼？我的信息怎麼在”陸蘅話說到一半，才想到自己是掛在Aneta的工作室名下，頓時就喪了，“借口說自己有其他工作也沒用啊，因為我也沒有其他工作”

　　“好了好了，稍微打起點精神吧，不是還說要復出嗎，我看這個契機也挺好的，正好做一個宣告。”

　　陸蘅動了動脖子，轉頭看她：“說這種加油的話的時候，還是不要躺成一灘比較好，你覺得呢？”

　　Aneta語塞，她倒是想以身作則，然而到底生理還是有極限。

　　陸蘅不像她自律的愛人，這樣無所事事的躺着並不會讓她產生半點羞愧，她甚至突然發出了兩聲傻乎乎的笑。

　　“廢柴情侶啊，真是廢柴情侶。”

　　tbc.

# 第107章

　　時尚圈大概最不缺的就是辦派對的名頭，一家影響力很大的雜誌舉辦周年慶典, 大半個圈子就都收到了邀請。

　　給面子到場的人也不少, 陸蘅沉寂了一段時間，在這樣一群神仙里根本不夠看, 她也沒興趣交際, 裝模作樣地拿着杯香檳自己走到了角落獃著。

　　Aneta是想陪在她身邊來着, 只是作為Sadel家直系的身份暴露之後，不論是來敘舊的, 還是來套近乎的都層出不窮，Aneta看得出來陸蘅不想應付那些人，進場后不久就徑自去交際了。

　　陸蘅是樂得清閑, 真要復出也不是單純靠走動關係就成的, 有兩個有些分量的時尚編輯專程找過來同她說了幾句話, 大概是期待接下來的合作之類的，陸蘅對自己之後的工作安排一無所知，只能擺出營業臉, 適當時候點頭微笑，居然也讓她混了過去。

　　應該是Aneta已經幫她安排下來的工作, 陸蘅看着遠去的那個編輯的背影若有所思, 雖然前方一片未知, 但她心裏一點焦慮都沒有。

　　因為Aneta總不可能害她。

　　“您好。”

　　就在陸蘅準備找個地方坐下來的時候，她身邊突然傳來了一個細弱的聲音。

　　她還以為又是那些想借她同Aneta搭上話的人, 深吸了一口氣, 轉過身卻發現, 面前這個女孩子的臉分明有些眼熟。

　　“Dora？”陸蘅試探性地問。

　　現在回想起錄製《全美超模》的那段日子，雖然不過半年前，但陸蘅經歷了太多，已經有恍如隔世之感，回憶里那些人的臉都變得模糊不清了，只剩下一些刻板的印象。

　　站在她眼前的這個女孩子，聽見陸蘅的話之後眼睛就突然亮了起來，這讓她有些慶幸，自己的記憶力還不算太糟糕。

　　“您還記得我！”Dora像是激動得不知道該怎麼樣才好，娃娃臉上都浮現出一絲絲紅暈，這讓她看起來更有古典韻味。

　　“你真的變了很多。”這句話是陸蘅由衷的感慨，她印象里的Dora是個怯弱又倔強的女孩，現在她面前的，卻是一個脫胎換骨的，更加自信從容的人。

　　Dora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總歸是要變的。”

　　或許是因為因為最後沉冤得雪，她說起陸蘅之前的那些事並沒有什麼忌諱：“您後來就不錄節目了，實在很可惜，這讓節目組的收視率下降了好多，我一個已經淘汰的人都知道。不過節目組也不算無辜，處理您的事情的時候也太”

　　陸蘅微微抬手，阻止了Dora接下來要說的話，她語氣淡淡的：“也是人之常情，怪不得別人。”

　　Dora識趣地閉了嘴，她左右望瞭望說：“對了，Sadel小姐呢？還以為能在您身邊看到她。”

　　陸蘅見到她心情還不錯，順勢開了個玩笑：“怎麼，來追星的嗎？”

　　“沒有沒有。”這下子Dora倒是露出了點從前的模樣來，會場里的燈光是暗的，但也能看出她的臉紅了，“我只是，問一下”

　　“怕什麼，我現在又不是你的導師了。”陸蘅看着她有些感慨，“挺好的，你在這個圈子里堅持下來了，你是不是上了Vogue UK的封面？很厲害。”

　　Dora受寵若驚地點了點頭：“您知道？！我真的很開心。”

　　“我當然也會關注。”她難得起了一點好奇心，問道，“不過你知道其他人怎麼樣了嗎？我好像不太聽到她們的消息了。”

　　“我也，只知道一點。”Dora挺感慨的樣子，“冠軍是Alva嘛，她當時就和公司簽約了，不過現在沒什麼活動的樣子，除此之外還在模特圈的，我只知道一個Yolanda了。”

　　“這才幾個月”陸蘅在心裏嘆了口氣，所以那樣的電視選秀有什麼意義呢，這樣看來倒是打擊了选手夢想的樣子。

　　“不過其他人也有自己的發展，並不差的樣子。”Dora看出陸蘅的落寞，出言安慰道。

　　陸蘅原本也只是有一些感慨，說到底，那些选手的人生同她也並沒有關係，她管理好情緒，衝著Dora笑了一下。

　　“在聊什麼？”猝不及防間，陸蘅被身後的人攬住了腰，這讓她小小地哆嗦了一下。

　　“Ann，你嚇着我了。”陸蘅作勢拍了Aneta一下，然後調整了自己站着的姿勢，更適合被摟着了。

　　Dora察覺到一點掩藏在客套下的疏離，她很識趣地微微低下了頭說：“只是在講Lu老師之前錄製節目的事情。”

　　“《全美超模》是嗎？”Aneta看起來有些恍然，她仔細地看了Dora一眼說，“你也是选手是嗎？我對你有些印象。”

　　“是。”Dora同陸蘅說話的時候還沒有這樣不自在，現在卻窘迫得只想趕快離開，她隨便找了個借口說，“我朋友還在等我，Lu老師，Sadel小姐，我先走了。”

　　兩人點點頭，一同側過身子讓她離開了。

　　“怎麼，終於能歇下來了？”陸蘅半個身子倚在Aneta身上，故意裝得陰陽怪氣。

　　Aneta伸手捏了捏她的鼻尖：“小沒良心的，你以為我都是為了誰。”

　　陸蘅斜眼看她，眼神就是一個大寫的恃寵而驕：“為了誰啊，我怎麼不知道。”

　　“這樣啊”Aneta也陪着她玩，鬆開手要走的樣子，“那我把她帶過來給你見識一下。”

　　“見識什麼？讓我照鏡子嗎？”陸蘅的佔有慾來得理所當然，她一把握住了Aneta的手說，“不準走，我都要無聊死了。”

　　Aneta哄道：“再等等，過會兒咱們就走。”

　　這個角落尤其昏暗，就算有人想上來搭話，看見人家小情侶正站在一處說話，也就識相地不來打擾了，所以Aneta很是清靜了一會兒，由着陸蘅在那裡玩她的手指頭。

　　不過總有些人是沒有眼力見的，不知道自己多討人嫌，還硬要湊上來讓人不快。

　　是陸蘅先聽到的聲音，甜美性感，在迷朦的燈光下尤其讓人想入非非，來人用這樣的聲音叫了一聲：“Ann。”

　　陸蘅轉過身去，看見了一個玲瓏高挑的身影，面孔倒是眼熟得很，近幾年大熱的維密天使，哪怕是陸蘅這種不聞窗外事的怪胎，都知道這位的爭議度和人氣。

　　她下意識地算了一下，按年齡來說，這位應該和Ann是同一代，所以陸蘅只以為是她從前的朋友：“Ann，有人找。”她低聲說。

　　“Ann。”來人並不領情的樣子，很執着地又叫了一聲。

　　Aneta不耐煩地皺了皺眉頭，她看了眼陸蘅，心裏感嘆了一句這人的狀況外，別人都找上門了，她卻還傻乎乎地告訴她有人找。

　　我愚蠢的愛人啊。

　　“你好，Foster小姐。”她終於捨得轉過身去，只是聲音還是冷的。

　　陸蘅終於從這裏察覺到一點不對勁，她看着站在面前的這位“Foster小姐”，被她眼睛里蜜絲一樣的情意甜得一個激靈。

　　等等，這是，什麼情況？！

　　劍走偏峰的是，陸蘅並沒有產生什麼危機感，反而有一種詭異的興奮，畢竟這種戲碼可不常有。

　　Foster小姐哀怨得像是被拋棄的情人，任誰看了都會心生憐惜：“你從前都叫我Stacy”

　　不過很顯然，站在她面前的這一對情侶並不是憐香惜玉的那一類人，陸蘅戲癮上來了，朝前頭跨了一步，擺出咄咄逼人的姿態：“前輩，真沒想到你和我家Ann居然認識，從前似乎都沒有見過您。”

　　先一句“前輩”，然後又是“我家Ann”，Stacy被這兩句打得正中紅心，不過她一步一步爬到今天這個位置，還是有些本事的，心裏再如何憋火，臉上卻一點表現都沒有，還是那種風情萬種的笑：“可能以前還是不巧吧。”

　　Aneta比她稍高一些，這時候居高臨下地看着她表演，臉上露出了一個諷刺的表情：“不是不巧，如果知道今天你也在，我不會把蘅帶過來的。”

　　陸蘅在心底“哇”了一聲，完全是看好戲的姿態，她沒想到自家愛人居然一點情面都沒有留，完全是正面剛了，這得是多大仇多大怨。

　　Stacy聽了這話，彷彿受了天大的委屈，一下子就泫然欲泣的樣子：“我知道你還介意從前的事，我已經知道錯了，所以”

　　Aneta打斷了她的話，面無表情：“你不要想太多，我只是單純的不想看到你。”

　　所有自作多情都變成了笑話，氣氛頓時僵硬起來，陸蘅發現已經有些人衝著這邊探頭探腦地看了，她沒想到自己有一天也會做那個打圓場的人，為了不鬧出更大的動靜，她只能摟住Aneta的胳膊，擺出撒嬌的樣子說：“我好累啊，走了好不好？”

　　不過想來這樣的圓場並不如何合Stacy的心意，要不然陸蘅衝著她點頭示意要離開的時候，Foster小姐的眼睛里可全都是寒意。

　　走去停車場的時候，Aneta的臉色也沒有好起來，陸蘅甩着手跟在她後面，把高跟鞋走得踢踢踏踏的。

　　“怎麼，不覺得應該跟我解釋一下嗎？”她現在心裏確實有些不滿了，不過並不是因為那些往事，而是因為Aneta的忽視。

　　Aneta回過神來，轉頭看她說：“沒什麼，都是過去的事了。”

　　“當然都是過去的事，你現在要再有什麼事，我就跟你分手咯。”陸蘅一點都沒去掩飾本性，嬌縱地威脅着。

　　“怎麼，吃醋了？”

　　陸蘅白了她一眼：“我傻嗎？上那麼簡單的套。”

　　那位Foster小姐顯而易見的動機不純，她要是真為這個生氣，也太不值當。

　　不過，陸蘅戳了戳Aneta的臉，半真半假地威脅着：“晚上回去之後，一切，從實招來！”

　　tbc.

# 第108章

　　“所以在別人眼裡, 她可能還是你的前女友？”在Aneta“坦白從寬”之後，陸蘅耿耿於懷的是這件事, 這讓她憤憤地捏了一下Aneta的胳膊, “都怪你！”

　　“怎麼就怪我了？”Aneta叫屈道，“是她利用我炒作, 明明我也是受害者。”

　　陸蘅蠻不講理：“還不是因為你氣質太姬了，要不然你還直着呢, 人家怎麼會盯上你, 反省一下！”

　　Aneta撲上去咬了一口她的嘴, 聲音里是滿滿的笑意：“寶貝, 你這是受害者有罪論。”

　　她呼吸間有淺淡的酒氣浮動, 陸蘅吸了吸鼻子, 裝作嫌棄的樣子：“你晚上喝了多少？”

　　“一點點。”Aneta用拇指和食指比出一個小小的距離，然後小聲地抱怨着，“這個圈子里的人, 看見甜頭就撲上來了, 偏偏還不能無視掉, 只能小心應付着。”

　　她的頭埋在陸蘅的肩窩裡，難得露出點孩子氣的樣子, 陸蘅摸着她的頭髮, 一下一下地捋着：“旁人看來, 可能無論如何都會比無人問津好些, 都已經進來了, 何必還要把野心藏着掖着。”

　　“唔, 我知道。”Aneta動了動脖子，“所以呢，為了我家裡的小祖宗，我還要更努力些。”

　　陸蘅拍了她一下：“說得我像吃軟飯的一樣，你不是我老闆嗎？我要是賺錢了，你還能不抽成？”

　　Aneta撐着自己抬起了上半身，她把臉湊得極近，兩人的鼻尖都快要對在一處了：“蘅，我還真能不抽成。”

　　陸蘅察覺到某些陰謀，眯着眼睛說：“我怎麼那麼不信呢？”

　　“別不信啊。”Aneta“吧唧”一口親在了陸蘅的嘴上說，“你把自己給我就行。”

　　陸蘅推開她面無表情地說：“之後我的律師會跟你聯繫的，你這個潛規則員工的無良老闆！”

　　“那告我去吧，寶貝。”Aneta配合地擺出無良資本家的臉，一頭栽進陸蘅的懷裡不動了。

　　陸蘅泄憤一樣地拽了拽她的頭髮，到底還是心疼她今天累得厲害，就這麼讓她躺着了：“不過我是不是明天就要開始工作了？”

　　Aneta點了點頭：“雜誌，時間有點尷尬，開年封是輪不上了，不過也無所謂，一月底就是巴黎的高定時裝周，你最起碼要面完藍血和那幾家有過合作的紅血，最好都能拿下，這樣曝光率才夠。”

　　陸蘅哀嘆一聲：“這就是我為什麼要過完聖誕才開始工作的原因，這也太不是人過的日子了吧！”

　　“還沒結束呢寶貝。”Aneta笑了一聲，說出來的話卻讓陸蘅恨不得把她的嘴捂上，“有兩個代言已經入手了，一個是彩妝，一個是香水，現在接主線還是困難了點，很多品牌都在觀望你回歸之後的反響，所以到了二月份，你的工作會越來越多。”

　　“”陸蘅雙目無神，活脫脫一個被生活摧殘到懷疑人生的小女孩兒，“我應該開心嗎？”

　　Aneta翻身坐起來，同旁邊的陸蘅對比鮮明的是，她更顯得豪情萬丈：“加油吧，女孩！讓他們都看到你多閃耀！”

　　陸蘅：“”

　　或許是那些酒精終於讓Aneta亢奮了起來，她拿完換洗的衣服之後還從浴室里探出頭來補充了一句：“對了寶貝，從明天起，你也要開始健身了，到上T台的那天，我不希望看到你身上有贅肉。”

　　陸蘅一把抓起沙发上的靠枕扔了過去，然後“砰”地砸在了被Aneta眼疾手快關起來的浴室門上。

　　“去你的吧！我本來也沒有贅肉！”

　　不管陸蘅如何抗拒，第二天的行程依然如約而至，她一大早坐上保姆車的時候，Aneta還沒有到出門上班的時候，這簡直是過去幾個月來的反轉人生。

　　陸蘅生無可戀地癱在座椅上的時候，幾乎快要懷疑這是不是Aneta的報復，就因為她之前故意在她面前炫耀自己的清閑。

　　她一上車，副駕駛上就撲過來了一個眼淚汪汪的姑娘，衝著她認親一樣地喊：“老闆！”

　　陸蘅有氣無力地抬起眼，語調毫無波瀾：“是你啊，Susan。”

　　小助理一如既往的咋咋唬唬：“對啊，老闆！我終於又能給你幹活了！”

　　她叫得陸蘅腦仁疼，再加上這人現在本來就缺少睡眠，語氣更是爛得沒邊了：“行了行了行了，你給我閉嘴，我要睡會兒。”

　　Susan一下子就噤了聲，她兩隻手捂住嘴，連聲兒都不敢出，只能拚命點頭，看着陸蘅臉色好些了才把手放下來，小聲說：“那老闆你好好休息。”

　　一直到陸蘅到了拍攝場地，她像是才看到Susan一樣，後知后覺地問：“你怎麼在這兒？”

　　Susan也是習慣了她的脾氣，一點也沒放在心上地解釋道：“我早就想辭職了，前一段時間Sadel小姐來找我，問我願不願意繼續跟你，我當然願意！”

　　陸蘅最不擅長對付這種直白的感情，只能別彆扭扭地應了一聲說：“行吧，你願意就繼續跟着唄，幫我買罐可樂去，我先進去和攝影師打招呼。”

　　“好！”Susan元氣滿滿地叫了一聲，她一直目送着陸蘅的背影走遠了，才“噠噠噠”地跑去買可樂。

　　走到一半被開車來的司機攔住了，這个中年男人看着Susan興緻沖沖的臉，頗有些心有餘悸地問：“Lu小姐，看着脾氣不太好啊，小姑娘，你說你之前就跟着她了，不知道有什麼好注重的？”

　　他本以為會聽到一堆奇奇怪怪的習慣和要求，沒想到Susan張口就是反駁：“誰說老闆脾氣不好的，她就是起床氣，其實人特別好，你也放心，她不會為難人的。”

　　司機有些不敢相信的樣子：“看着可不太像。”

　　“真的！”Susan急了，“我給她當了幾年助理了，其實也沒幹什麼事，她都習慣自己來的，而且好多品牌送的東西，她自己不用，給了我好多，逢年過節也有禮物，我跟過不止一個模特，就她最好了。”

　　Susan試圖舉出更多的例子來說服司機，不過手上那罐冰涼的可樂存在感太強，讓她沒法忽視：“啊，不說了，老闆還在等我，我要先走了！”

　　跑去攝影棚的路上，她還在想，世人總是以偏概全，看見老闆態度差了些，便說她是個脾氣暴躁的傢伙，其實完全不是啊，老闆Susan出了一會兒神，然後終於為陸蘅找到了一個合適定義，老闆是那種只是用艷麗外表做偽裝的水母，其實一點毒都沒有，戳上去還軟呼呼的。

　　不過她並不敢戳，想來老闆頂多色厲內荏地發一通脾氣，Sadel小姐可能就直接將她辭退了。

　　Susan原本以為進攝影棚的時候，會看見不停息的閃光燈和擺着姿勢的自家老闆，沒想到裡頭竟然一片安靜，鏡頭前面空無一人。

　　而陸蘅正雙手環胸，站在攝影棚的最外頭，旁邊站着一群人，嘰嘰喳喳的不知道在說些什麼。

　　“老闆。”Susan跑過去，其他的先沒有管，盡職盡責地將手裡的可樂遞了過去，順便觀察了一下陸蘅的表情。

　　陸蘅的臉色還算好，她接過了易拉罐，單手就將扣環扳開了，帥得Susan恨不得當場鼓掌。

　　這一聲像是什麼信號一樣，周圍的爭論聲頓時小了下去，棚內的雜誌的負責人看了看周圍，只能自己走過去同陸蘅協商。

　　卻被她的經紀人給攔住了：“我不知道貴雜誌是什麼意思，說好的單人封，為什麼現在變成了雙人封面？”

　　負責人也自知理虧，他擦了擦鬢角的汗說：“這，雜誌內部覺得這樣的改變更符合本期的宗旨，我們也知道實在對不住Lu小姐，如果可以的話，下一期的封面”

　　他話還沒說完，就被經紀人罵了回去：“可別了吧，那時候Lu的工作早就排滿了。”她從前一直帶Aneta，兩人間早就同親人一樣了，對待陸蘅自然更不一般，這次本來以為不會出什麼問題，她只是過來看一眼就走，沒想到雜誌社就搞出了這樣大的幺蛾子，也就是仗着Lu現在不火了。

　　處於事件中心的主人公悠閑地站在旁邊喝可樂，看起來彷彿在度假，小助理看不明白她事不關己的態度，只能在旁邊不說話。

　　那位負責人還在試圖做最後的掙扎，他衝著陸蘅說：“或許Lu小姐知道合作者之後，也能答應下來呢？”不是有那種情況嗎，因為是欣賞的對象，所以也能同意，他現在抱有的就是這樣的幻想。

　　陸蘅的反應給他的幻想加了一把火，她吞下一口可樂問：“是嗎？不知道是哪一位？”

　　“Foster小姐，Stacy Foster。”

　　聽見這個名字的時候，陸蘅還愣了一下，怎麼這麼，陰魂不散呢。

　　“這位，前輩啊”她挑了挑眉，輕笑一聲下了定論，“那還是算了吧。”

　　“什麼算了？”負責人心中一喜，問道。

　　陸蘅驚詫於他的理解錯誤：“意思就是，我不拍了。”

　　她走過去攬過經紀人女士的肩，親昵地將她帶走了，小助理見了連忙跟了上去，留下了身後一群目瞪口呆的人。

　　“不會有什麼問題嗎？”Susan憂愁地問，不管是雜誌社那一方，還是Sadel小姐那一方，她都覺得解釋起來很成問題。

　　經紀人皺着眉頭說：“雜誌社那邊還好，本來也是她們吃虧，再說了這一本雜誌算不得頂級資源，現在也不過當個梯子罷了，撕破臉也不會如何，就是Ann那邊，Lu你要怎麼和她解釋曠工這回事？我知道她寵着你，但工作這種事情上，Ann可是特別嚴肅的那種人。”

　　陸蘅不以為意：“您別擔心了，這事兒，理虧的可不是我。”

　　不過她也真是奇怪了，那位Foster小姐居然這樣“堅韌不拔”，佩服佩服。

　　tbc.

# 第109章

　　原本陸蘅今天的日程也只有一個雜誌的拍攝, 現在被毀了約，她這一天就無所事事起來。

　　“老闆, 還有什麼安排嗎？”小助理跟着她，眼巴巴地問, 經紀人女士已經有事先走了，她自己一個人，只能以陸蘅馬首是瞻。

　　陸蘅看了眼時間, 心裏盤算了下就做好了決定：“跟我去Ann公司吧, 她應該已經到了。”

　　“Sadel小姐的公司？”Susan偷偷打量她的臉色, 發現還算從容, 並不像是要去興師問罪的樣子, 她心裏鬆了口氣，也就跟着自己老闆走了。

　　路上不算很堵, 到了公司的時候也才早上十點鐘的光景, 陸蘅自己一個人下了車, 轉身就關上車門把Susan攔在了車裡：“行了，我自己上去就行, 今天也沒什麼事了，你跟司機先生都可以干自己的事情去，不扣你們工資。”

　　她說完就轉身走了，留下坐在車裡的Susan苦着一張臉，只覺得老闆太過絕情, 明明才重逢第一天啊！

　　司機倒是轉過頭來, 很認同地看着她說：“Lu小姐人還真的挺好的。”

　　Susan喪着臉點頭：“早就跟你說過了啊。”

　　公司的前台當然不會攔她, 陸蘅上了電梯，直接去了Aneta的辦公室，然後隔着玻璃，看見了正在認真工作的愛人。

　　助理看見了她，正要內線通知Aneta，被陸蘅攔住了，她上前“咚咚”敲了兩下門，聽見Ann回了一句“請進。”

　　陸蘅走進去，發現Aneta頭也沒有抬，還在看着文件，她清了兩下喉嚨說：“Sadel小姐請我進來，連咖啡都沒有一杯嗎？”

　　Aneta聽見她的聲音，驚喜地抬頭看了過來問：“你怎麼來了？”

　　她站起身，向著陸蘅的方向走過來，半路上突然想起她的雜誌拍攝，眉頭就皺了起來：“出了什麼狀況嗎？”

　　陸蘅原本就讓經紀人先不要和Aneta說，所以Ann自然對現在的狀況一無所知，她找了張椅子坐下了，似笑非笑地抬眼看她：“我還想問你是怎麼回事。”

　　“什麼意思？”Aneta走到她身邊，不明所以地問。

　　“原本不是說單人封面嗎？突然變成了雙人的哦。”陸蘅豎起了兩根手指頭，然後動了動其中一根說，“而且你知道另外一個是誰嗎？”

　　Aneta察覺到一點危機感，謹慎地問：“誰？”

　　“昨晚我們才見到的。”陸蘅給她提示。

　　“Stacy Foster？！”Aneta的臉色登時就變了，她沉着臉說，“怎麼會是她？”

　　“我也很奇怪啊。”陸蘅話雖這樣說，眼睛里的情緒卻全然不是這樣，她玩着自己的手指甲說，“我跟她完全不是一種風格吧，她走的是商業化的路子，我向來走HF，哪家雜誌會把我們兩個人放在一起，更何況人家現在如日中天，我不過一個剛復出的不知道糊到哪裡去的傢伙，讓她跟我一起拍封面，多得罪人。”

　　Aneta怎麼會不明白這些道理，她露出一點嫌惡的表情說：“除非，是她自己要求的。”

　　“答對了！”陸蘅虛偽地給她鼓了幾下掌，然後歪着頭說，“我本來以為她昨晚只是一時興起，沒想到人家原來這樣鍥而不舍，怎麼，感動嗎？”

　　Aneta知道陸蘅心裏不舒服，她苦笑着說：“我哪裡知道她打的什麼主意呢？蘅，你別生氣。”

　　“我沒生氣。”陸蘅並不口是心非，“只是有點被噁心到了，你現在是我的女朋友，她在那邊蹦躂得起勁，是要干什麼？如果你們兩個人真有一段也就算了，偏偏還是她自作多情，算計了你，真是夠不要臉了。”

　　Aneta難得見她說出這樣重的話，心道這哪裡是不生氣，嘴上卻不能說，這到底是她惹出來的禍，雖然主要原因還是Stacy腦子不正常，但陸蘅如果想要遷怒，理由可太充分了。

　　她從前同朋友一起聊天時，有見過犯了錯被趕去睡沙發的男朋友，她並不想睡沙發。

　　“我還能不知道她打的什麼主意，不就是想着你現在彎了，指不定跟你還能有點可能嗎？”說到這裏，陸蘅抬頭瞥了Aneta一眼說，“不過這樣看來，人家對你倒是痴心一片，你一出櫃，她就跳出來。”

　　Aneta連忙表忠心：“寶貝，你知道的，我只愛你一個。”

　　“那當然！”陸蘅恨恨地說，“她哪裡比得上我？！”

　　“對對對。”Aneta完全順着她哄，“我們家寶寶天下第一。”

　　陸蘅消了點氣：“她想給我心裏添堵，我偏不，不過就是一個雜誌，我在乎個屁。”

　　“之後肯定有更好的找上門，這本也不算多重要。”Aneta這倒是說的真心話，本來陸蘅錯過了開年封就挺遺憾的，剩下的選擇也都挺雞肋了，這本雜誌影響力尚可，不過是被她當成一個無可無不可的刷臉工具，重頭還是放在了時裝周和代言上，現在沒了，反倒顯得不累贅。

　　“我後天是不是要去面試了？”陸蘅被激起了好勝心，轉頭問道。

　　Aneta點了點頭：“我給你選了九場，不過Gaultier和Versace不用去跑面試了，已經收到確切的回復，會用你了，Gaultier還給了你開秀。”

　　陸蘅有點驚訝：“那真是，下了很大的賭注。”

　　一場秀的開秀模特有多重要，所有設計師都清楚，那是對服裝設計理念的詮釋，如果成功了，整場秀都會大放異彩。雖然近年來許多品牌都更傾向於選擇能帶來更多流量的模特，但Gaultier卻一直堅持着。

　　Aneta不置可否：“我倒是覺得這完全沒有風險，Gaultier先生想必也相信你的才能，外界的那些質疑和議論在看到你的表現之後，絕對都會不攻自破，這是一個絕對會贏的決定。”

　　陸蘅露出自進了辦公室以來第一個真心的笑：“你這麼相信我啊？”

　　Aneta親了一口她的鼻尖：“你是我的愛人，我不相信你相信誰？”

　　“啊！”陸蘅像是要給自己勇氣一樣大叫了一聲，然後非常有幹勁地站了起來，“我要去健身了！Ann，你繼續工作吧！”

　　說完之後，就風風火火地走了，Aneta反應過來之後，空氣里只剩下一點清新的草木香，是她給陸蘅挑的香水的味道。

　　“這也”她看着重新恢復了平靜的房間，無奈地搖了搖頭，這居然還激發出了陸蘅的幹勁，也算歪打正着？

　　陸蘅去面試的時候，同一堆年輕的女孩子站在一起，手裡拿着自己的模卡，竟然覺得有點新鮮。

　　除了剛進圈的那段日子，之後除非是那種極為重要的秀，她都很少來面試了，品牌通常都會直接給她發邀請，現在重新復出，倒是又體驗了一次這樣的日子。

　　她這張臉不難認，隊伍里已經有不少女孩子認出了她，正三五一群地竊竊私語着，陸蘅沒費心思去聽，不過想來也不會有什麼好話。

　　時尚界的門檻低，很多人憑藉著臉蛋和身材就能進來，所以一切虛榮和膚淺似乎都有了存在的理由，對陸蘅這樣看起來已經flop的人，沒有人會去費心結交。只是這個圈子的篩孔也大，再加上源源不斷地有新人加入，如果不想被篩出去，只憑那些在外的天賦，又是遠遠不夠的。

　　這是今年的第一場面試，陸蘅不動聲色地看了一圈，在身邊的大部分女孩子身上，看到的都是那種無與倫比的自信，有的甚至到了傲慢的地步，小部分則顯露出某種焦慮，想來是在備受打擊之後雖然堅持了下來，卻不由得對前途迷茫。

　　陸蘅垂下眼睛，不知是否應該嘆息，不過就在這個時候，先前進去的五個女孩子走了出來，都蒼白着臉，看起來並不如何順利。

　　後面跟着出來的是工作人員，她提高聲音叫了下一批號：“35到40號請進來。”

　　陸蘅是36號，她整了整自己的模卡，跟在隊伍里進去了。

　　房間里坐着三個品牌方的人，陸蘅一眼看見了一個熟面孔，是她從前走秀時候認識的設計師助理。

　　這個男人露出一個驚喜的笑容，他見到陸蘅走過來便戰起了身，隔着桌子給了她一個擁抱：“天吶，真的是好久不見，親愛的，你能重新開始工作真是太好了，時尚界總算沒有損失一個天生的模特。”

　　“好久不見。”陸蘅淡淡地說，她並不因為這人的熱情而對結果充滿信心，畢竟好聽的話誰都會說，真要讓別人做決定，還是要靠她的實力。

　　不過同她一組的四個女孩子看起來卻因此緊張了，其中一個本來就臉色蒼白，現在就更顯得像遊魂一樣。

　　陸蘅沒說什麼，她和其他人走到了這間狹長房間的另一頭，一起接受別人的審視。

　　把這裏當作T台一樣走過去，定點，轉身，然後回到最初的地方，那三個坐在最前方的人在紙上寫寫畫畫，依次地對她們打着分，除了身材、外貌，還有檯布和表現力，每一項都重要。

　　不過十幾秒的時間，足夠做決定了，陸蘅料想這次並不會當場宣布面試結果，畢竟來的模特太多，很多事情還需要再考量，果然，之前同她擁抱的那個男人放下手中的筆，很有禮貌地說：“結果會在之後通知你們，謝謝你們的參与。”

　　陸蘅並不如何擔心，因而走出房間的時候臉色還算輕鬆，旁人卻並不如此了，那個皮膚過白的女孩子像是還沒恢復過來，她狠狠地瞪了陸蘅一眼，意有所指地說：“有的人何必還要來做樣子，佔了別人的機會很好玩嗎？”

　　陸蘅絕對不是忍氣吞聲的性格，也並沒有忍讓後輩的概念，她一挑眉，轉過身說：“你當我願意早上六點半就起床來做樣子？”

　　tbc.

# 第110章

　　跑完七個面試之後，陸蘅已經快要廢了, 從最後一個面試地點回家要穿過五個街區, 到了公寓已經快晚上十一點了。

　　家裡燈還亮着, 陸蘅開門的時候, 一眼看見了正躺在沙发上的Aneta。

　　“怎麼不去床上睡？”看着Aneta被自己的動靜驚醒, 陸蘅走過去說, “以後再這樣晚就不要等了，早點睡就好。”

　　一直窩在旁邊的陸發財也被吵醒了, 張大嘴打了個哈欠, 然後邁着四條小短腿, 顫顫巍巍地走回了自己的窩。

　　Aneta帶着睡意說：“發財都在等你，我怎麼能輸？再說了, 你這個夜貓子還覺得現在有多遲嗎？”

　　“關鍵你是老年人作息啊。”陸蘅也是累慘了，癱在沙发上就不願意再動彈, “我都被你掰過來好多了。”

　　“你先歇一會兒吧，我給你熱點牛奶去。”Aneta摸了摸陸蘅的頭髮, 起身就要往廚房走。

　　陸蘅半點都不領情, 皺着眉頭說：“我不想喝脫脂牛奶難喝”

　　不過這在Aneta看來並不是什麼可以商量的事情, 她現在甚至都有點後悔, 之前是不是把陸蘅喂得太狠了，要不然何至於要這樣控制體重。

　　“乖，喝了對身體好。”Aneta聲音柔和, 說出來的話卻毫不留情。

　　火苗溫柔地舔舐着鍋底, 牛奶在小鍋里“咕嚕咕嚕”地加熱着, 散發出某種腥甜的香氣，Aneta覺得溫度差不多了，就關了火，把牛奶倒進了杯子里。

　　回到客廳的時候，陸蘅已經不在沙发上了，浴室里倒是有水聲，Aneta無奈一笑，看來她是真不喜歡喝脫脂牛奶，竟然連這種拖延的手段都使得出來。

　　不過也好，省得燙了。

　　Aneta兩手焐在杯壁上，就着耳邊不息的水聲，腦袋裡放空了，不知道在想些什麼，興許是出神的時間過得尤為快，再回過神來，那水聲已經停了。

　　“想什麼呢？”陸蘅擦着頭髮走到她身邊，看着Aneta手心裏的牛奶就嘆了一口氣，不過還是伸手接了過來。

　　Aneta如夢初醒一般，眨了兩下眼睛說：“沒什麼，只是在發獃。”

　　陸蘅三口咽下了一整杯牛奶，然後皺着眉頭打了個奶嗝，如釋重負一樣地說：“行啦，我去漱口，你先去睡吧，我吹完頭髮就去床上。”

　　Aneta被她帶着奶味的聲音萌到了，她靠過去親親她水潤潤的嘴巴說：“果然人都是不知足的，要是能一直在一起就好了，不想你去工作。”

　　“Sadel小姐好沒有道理。”陸蘅笑着望向她，“給我安排這麼多工作的也是你，不想我去工作的也是你，你到底要怎樣？”

　　Aneta啞然失笑：“所以我才說人都是不知足的，不過寶寶你一直都在我心上，想來也不算分開過。”

　　陸蘅被這一句突如其來的情話搞得措手不及，她攥了攥手裡的毛巾，有些無措地說：“莫名其妙我，我去吹頭髮了！”

　　Aneta大笑：“寶貝，床上等你～”

　　“Ann！你給我正常點！”

　　在出發去巴黎之前，陸蘅完成了那個彩妝廣告的拍攝，這是個藍血品牌，不過彩妝線遠不如某些紅血出名，當然這也是他們選擇陸蘅做代言的原因，一來失敗的代價很小，二來如果陸蘅真的能翻身，也就是意外之喜了。

　　這一季的新品出得很全面，但主打產品是一組春夏理念的口紅，所以陸蘅除了要拍數不清的照片之外，還需要拍攝一組關於口紅的視頻廣告。

　　“我明天要出個差。”拍攝的前一天晚上，陸蘅趴在床上說。

　　“拍廣告嗎？”Aneta還在看Kindle，並不奇怪的樣子。

　　陸蘅點了點頭：“好像要去那種專門拍攝用的溫室，也難為他們，隆冬臘月里要拍出春夏的感覺，設計理念這種東西真是害死人。”

　　“那也沒辦法，人家新品就是在那時候發布。”Aneta給了她一個晚安吻，然後低聲說，“睡吧。”

　　“你真的像熱烈開放的花朵！”導演結束了一個鏡頭的拍攝，看完了監控器里的畫面后對陸蘅大力稱讚着。

　　拍攝地點在意大利南部一座溫室花園裡，雖然陸蘅大概能理解，這個本土品牌對於意大利風情的追求，不過既然都在溫室里了，為什麼就不能在美國找一座呢？

　　對於這件看法的反駁是，那個品牌專屬的攝影師，用一口濃重的意式英語對陸蘅說：“親愛的，這不一樣，意大利連陽光都是金色的。”

　　陸蘅偷偷翻了個白眼，有什麼不一樣，到了現場還不是全靠打光。

　　溫室裡頭很暖和，所以陸蘅只穿了一條薄薄的連衣裙也並不覺得冷，燈光師實在是很有一套，硬生生在原本陰冷的天色裡頭弄出了陽光明媚的效果，彷彿鏡頭下的陸蘅就置身在五月的西西里島。

　　目光所到之處全都是花，陸蘅唯一能叫出名字的就是玫瑰了，化妝師剪了兩朵，將短短的花莖插進了她盤好的頭髮里，襯着她畫好的紅唇，活脫脫一個畫報上走下來的女郎。

　　口紅的質地輕盈潤澤，雖然不如霧面感來得高級，但更顯得青春活潑，陸蘅在鏡頭前近乎輕佻地跳動、大笑，並且無數次地甩動裙擺，並送出飛吻。

　　現在面對導演的稱讚，她裝作無奈地苦笑一聲說：“我只能慶幸Ann不在旁邊，要不然真的太尷尬了。”

　　導演同Aneta也合作過，這時候也善意地調侃道：“她應該謝謝我，因為我沒有給你安排一個英俊的男模特。”

　　“不只是她，我也要謝謝您。”陸蘅露出慶幸的表情，不過這也是她內心的真實想法了。

　　如果真有個男模，不僅回家不好交代，她自己拍攝也不自在。

　　“我們換下一套吧。”導演又把監控器調到最開始的地方，然後拍了拍手，示意造型師把下一套服裝拿過來。

　　陸蘅個人並不覺得每一套服裝的差別有多大，變得更多的是妝容和髮型，今天這個場景只拍了三個色號，陸蘅想到還剩下五個，就覺得有些絕望。

　　“老闆，你塗這個顏色，好看的！”拍到最後，Susan終於有機會能湊到陸蘅身邊，然後由衷地表達了讚揚。

　　因為有些鏡頭需要補錄，所以這時候陸蘅嘴上還是最初的那隻正紅色，她瞥了一眼小助理說：“這麼會說話啊？”

　　Susan急了：“我說的都是真的！”

　　“廢話。”陸蘅很沒形象地翻了個白眼，她彈了這姑娘一個腦瓜崩，“我塗什麼顏色不好看？”

　　“對對對，老闆素顏都超級美！”Susan無比狗腿地點頭說，“不過這樣特別美！”

　　陸蘅平日里向來懶散，如果可以的話，能不化妝就不化妝，大多數情況都是用帽子遮掩過去，所以Susan見多了她的素顏，雖然也好看吧，但到底不如上妝有氣場，更何況是現在的濃妝了，一抹紅唇，快要勾魂攝魄。

　　Susan等在一邊的時候就聽見好幾個意大利的工作人員在竊竊私語，就算她聽不懂意大利語，也能感受到話里話外的驚艷和讚歎。她當時用上帝視角，頗為遺憾地搖了搖頭，暗想道，再喜歡也沒有用，老闆已經是Sadel小姐的了。

　　她正想到這兒，旁邊就走過來一個身材健碩的男人，恰好就是Susan之前看見的其中一個。

　　“美麗的玫瑰。”男人有一把低沉磁性的好嗓子，話語間難免有一點意大利口音，不過卻為他增添了一種異國的風情。

　　陸蘅最開始還沒有意識到這是在和她說話，只顧着低頭給Aneta發短信，直到對方又叫了一聲。

　　“我親愛的玫瑰花，或許你願意回應我嗎？”

　　陸蘅被這句話驚得一激靈，原本掛在臉上的甜笑也僵住了，她一臉莫名地抬起頭來，然後就對上了男人深情款款的目光，和他身後Susan驚恐的臉。

　　“請問有什麼事嗎？”陸蘅其實有些想笑，不過還是忍住了。

　　“不知道我能否有這個幸運，能得到你這位美麗的小姐的電話。”他看起來就像是最痴情的那一類人，彷彿對面站着的，不是一個只有一面之緣的女模特，而是他深愛多年的情人。

　　陸蘅乾脆利落地斬斷了他粘糊糊的情絲：“對不起，我有愛人了。”

　　她本以為這人會知難而退，沒想到他反而得寸進尺地更加走近了一步，用那種自認為性感的聲線說：“沒關係，意大利發生的一切只屬於意大利，你是玫瑰，不應該被獨佔。”

　　“我的一切卻只屬於我的愛人。”陸蘅皺着眉頭後退了半步，整個人都擺出了防禦的姿態，Susan總算開了竅，適時地擋在了陸蘅面前說：“Lu拍攝很累了，她需要早點休息。”

　　說完，也不等那人的回答，護着陸蘅離開去卸了妝。

　　陸蘅原本以為這件事就這麼結束了，沒想到晚上同Aneta視頻的時候，卻聽見自己的愛人意有所指地說：“今天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不開心的事情？”

　　陸蘅眼睛一轉，也就明白了：“好啊，原來Susan是個小叛徒，什麼都跟你說了。”

　　“我才是她最大的老闆，威脅到我員工名譽的事情，她怎麼能不跟我彙報？”Aneta說得冠冕堂皇，話里話外的酸意卻怎麼也藏不住。

　　“吃醋了？”陸蘅笑了，湊近了鏡頭去親親她，“不氣啦，你怎麼一點底氣也沒有，我心裏可只有你一個人。”

　　tbc.

# 第111章

　　按照計劃, 陸蘅要在意大利停留三天的時間來拍攝，因為溫室所在的地方很偏僻, 所以她只能住在一個已經有些年頭的旅館里，踩上樓梯都會嘎吱作響。

　　“住的地方還好嗎？”Aneta隔着屏幕問她。

　　陸蘅舉着手機, 在房間里晃了一圈：“還好, 挺乾淨的。”

　　她對住的地方沒什麼要求，確切的說, 陸蘅這個人對於生活品質的方方面面, 都沒什麼追求。

　　不過她自己不在乎，有人替她在乎，Aneta看完了屋裡陳舊的擺設，特別是那兩個掉了漆的床頭櫃之後，就皺起了眉頭：“你就住這個地方？”

　　“對啊, 怎麼了？”陸蘅察覺到Aneta的不快，安慰道, “工作時候當然是哪裡方便住哪裡, 本來就是郊外, 難道還讓別人給我找五星級酒店嗎？”

　　Aneta當然不是那種苛刻的人，如果她在工作的時候遇到這樣的情況，也不會有半分抱怨, 但看見自己的愛人住在這樣的地方, 還是免不了心疼。

　　她閉了閉眼睛說：“我知道, 就是”

　　“知道你是心疼我啦。”陸蘅笑得眼睛彎彎的, 一點都不嚴肅, 舉着手機就走到了陽台上，切了後置攝像頭說，“來，給你看意大利的月亮。”

　　今夜月亮還算圓，只是缺了一個小小的角，這時候倒顯出了荒郊野外的好處來，目力可及竟然沒有現代化的建築，月光灑在外頭那片矮矮的灌木上，竟然像開了一片透明的花。

　　一瞬間望過去，讓人不知道身處何年。

　　“就算說現在是百年前，也有人會信吧。”陸蘅看着月色感嘆道，天空清朗，月亮旁沒有一朵雲。

　　Aneta卻並不如何沉醉的樣子，還沒有半分鐘，她就催着陸蘅把攝像頭切回來了。

　　“急什麼，不懂欣賞風景”陸蘅小聲地抱怨，不過還是依言將鏡頭切回了前置。

　　因為時差，這時候Aneta還在辦公室里，她當然聽到了陸蘅嘟嘟囔囔的吐槽，但只是縱容地笑了笑：“風景哪裡都有，你卻只有一個，我是生意人，當然知道看哪個最划算。”

　　“花言巧語。”陸蘅翻了一個甜蜜的白眼，而後又有些遺憾地說，“現在你都成了‘生意人’了，我們倆卻還沒有正式合作過，也不知道以後還會不會有這個機會。”

　　“這麼一說好像確實是。”Aneta回想了一下過去的那些事，“就只有一次是在上海的時候，不過那也只是你幫別人做了個示範，算不上什麼正式合作。”

　　“誰叫你那麼早隱退了。”陸蘅半真半假地抱怨着，“你三十都不到就退了，好多前輩這個年紀正是巔峰期呢。”

　　“我在那個圈子都待了十年了，再如何也夠了。”Aneta想想也覺得感慨，當年她義無反顧地從赫爾辛基來了紐約，根本想不到能走到現在這個地步。

　　“咚咚——”陸蘅正要回答，就聽見有人在敲房間的門，她同Aneta說了一聲：“我去開門。”便準備朝門那邊走過去。

　　“先看看是誰。”Aneta不放心地囑咐了一聲，不過那時候陸蘅已經把拿着手機的手垂下去了，鞋跟踏在木地板上的動靜又蓋過了聲音，她也就沒有聽見。

　　陸蘅對天發誓，她一開始真的以為是Susan有事過來，所以毫無防備地就擰開了把手，沒想到一開門，卻看見門外頭站着的是一個高個男人，看起來還有點眼熟，似乎就是之前同她搭訕的那個。

　　“你好，請問有什麼事嗎？”陸蘅手握在門把手上後退了半步，然後客氣地問。

　　來人像是看不懂她的疏離一樣，熱情地笑着問：“我想找導演談一些事情，不過很不巧，敲開的居然是你的門，啊，或許不該說是不巧，這明明是天大的巧合。”

　　陸蘅抿了一下嘴，沒接她的話，只是說：“導演的房間在樓上。”

　　“謝謝，這旅館的構型是在太讓人困惑了。”男人撓了撓他那一頭深棕色的短髮，露出了一個有些局促的笑容，這讓他看起來確實擁有某些討人喜歡的特質。

　　不過陸蘅顯然不是被討好者中的一員，她甚至緊了緊攥着門把的手，心髒的跳動速率變得越發得快，不知道為什麼，她有些緊張。

　　“如果沒有其他事的話——”

　　“你很討厭我嗎？”來人收起了笑容，走上前半步問。

　　陸蘅已經算高了，但這個男人卻還是比她高出半頭，突然拉進的距離和那種壓迫感讓陸蘅非常不適，她皺着眉頭說：“我就是這種性格，並不是針對你。”

　　“是嗎？”男人看了陸蘅一會兒，然後突然說，“拍攝的時候，實在抱歉了，我太輕浮，希望您能原諒我。”

　　陸蘅被那目光看得後背發毛，只是伸手不打笑臉人，面對這看起來挺真誠的道歉，她也只能笑了笑說：“沒關係，只是我並非那種能接受自由關係的類型而已。”

　　“實在太抱歉了。”這個意大利男人又重複了一遍歉意，聽起來簡直過於誠懇。

　　然而不知道為什麼，陸蘅只覺得違和感越來越重，她匆匆地點了點頭：“你可以上樓找導演去了。”說完，便要關上房門。

　　門被抵住了。

　　陸蘅陡然一驚，心是慌的，面上卻冷了下來說：“你這是什麼意思？”

　　“沒什麼，只是希望Lu小姐能考慮一下我，畢竟戀愛中總會情況百出，如果你和現在的女朋友分手了，我想要成為到時候你第一個想起來的候選人。”

　　他這副故作深情的姿態將陸蘅噁心得夠嗆，頓時臉色就有點不好看，她冷笑着看着向男人：“不是所有女人最後都需要一個男朋友，我有我的女朋友就夠了，你未免，太自信了點。”

　　男人到底修養不到家，被陸蘅諷刺的目光激得手腕一沉，竟然又將門推進了半寸。

　　“老闆！”氣氛正劍拔弩張的時候，Susan突然從走廊上頭跑過來，她氣喘吁吁地喊，“老闆，你找司機先生有事嗎？”

　　越過堵在門前的男人的肩頭，陸蘅看見小助理憂心忡忡的臉，旁邊還跟着一臉摸不着狀況的司機。

　　“既然Lu小姐還有事要談，那我就先不打擾了。”男人轉過頭，也看見了站在身後的身材魁梧的司機，他恢復了最開始的樣子，非常紳士地讓了開來，而後身影就從走廊上漸漸消失了。

　　“老闆！”Susan等到視線里不見了那人的身影以後，終於撲倒了陸蘅身邊，心有餘悸地問了，“老闆你沒事吧？我突然接到Sadel小姐的電話，讓我帶着司機來找您，真的嚇了我一跳，還以為您出什麼事了。”

　　陸蘅的臉色還沒恢復，依然有些發白的樣子，她對着Susan和司機點了點頭：“麻煩你們了，如果不是你們，我還真不知道怎麼收場。”

　　等到送走了解圍的兩個人，陸蘅關上房門，終於能長舒一口氣，她把手機舉到眼前，不出意料地發現Aneta的臉色果然陰沉得像暴雨即將來臨的天。

　　“Ann，幸好你打了那個電話。”陸蘅走進去坐在了床上，“那人說話的時候我總覺得毛毛的。”

　　“你就不該正面和他爭論，不論如何，自己的安全最重要。”Aneta眉頭緊鎖着訓她。

　　陸蘅認錯態度良好：“對不起，不過我也知道你肯定會做些什麼的，要不是仗着這個，我也不會反駁他，天吶，他幾乎快要是兩個我了。”

　　Aneta一聽這個，顯然是又想起了之前聽見的那些亂七八糟的話，她咬緊了牙說：“他會後悔今天的行為的，我要把他告到破產！”

　　陸蘅沒爛好心地攔着她，相反，她不能更厭惡那種被人威脅的感覺，但她想的顯然比Aneta更多。

　　“Ann，我總覺得很奇怪。”她說。

　　“怎麼了？”

　　“我記得昨天拒絕他的時候只是說我有愛人，並沒有提到你的性別，今天他卻一口說出‘女朋友’，難道他認識我？那就更奇怪了，據導演說，這隻是在當地臨時雇傭的幾個工作人員，對這個圈子根本沒有了解，如果說他能認出體育畫報上的女模特，那我倒是能理解，但我並不走大眾路線，又是亞洲面孔，認出我還真是不太容易。”

　　Aneta聽着她的分析，眼神也漸漸冷了下來：“不管怎麼樣，他都威脅到你了，我會處理好的，蘅你不要冒險試探他。”

　　“我當然不會。”陸蘅反而覺得莫名其妙了，“你那樣厲害，我何苦自己上，又不是從前了。”

　　很神奇的，Aneta被陸蘅這樣一句話給治癒了，原本冷沉的目光也變得柔和，她抿了抿嘴說：“行了，也不早了，寶貝你早點休息，把門都鎖好了，明天一切都不用擔心了。”

　　“好，等你的消息。”

　　tbc.

# 第112章

　　“老闆, 昨晚上那個男的，已經不見了誒。”第二天等待拍攝的時候, Susan瞅着一個空鑽到陸蘅身邊小聲說。

　　陸蘅因為早起困得很, 之前除了應付鏡頭, 根本也沒有精力注意旁邊的東西, 現在聽了這話，她抬眼往四周看了一圈, 確實是沒有發現昨天的那個人。

　　“Ann動作這麼快？”她自言自語道。

　　Susan嚇得一哆嗦, 抖着聲音問：“Sadel小姐，干，幹了什麼？”

　　陸蘅一聽就知道這姑娘想歪了，她送過去一個意味深長的眼神：“你覺得她幹了什麼？”

　　“哈？”Susan的腦洞越開越大, 就在她已經開始暢想Sadel家族同黑手黨之間的關係的時候，陸蘅恨鐵不成鋼地給了她一個腦瓜崩。

　　“你是不是傻，難道Ann還能殺人滅口嗎？”陸蘅替她收了腦洞，“我昨晚上讓她去查了, 沒想到居然這樣快。”

　　“畢竟關乎老闆的安全啊，要是我女朋友出事了, 我指不定比Sadel小姐還要着急呢。”Susan倒是完全一副理所當然的樣子。

　　陸蘅看了她一眼：“你倒是會說話。”

　　正說著些無聊話打發時間的時候，布景外頭突然傳來一陣騷動，陸蘅探頭往那邊看，卻看見一個男人被劇組的眾人團團圍在了中間, 似乎在爭吵什麼的樣子, 隔着一段不小的距離, 她看不清被圍住的人的臉，不過似乎就是那個男的。

　　“怎麼了？”她難得好奇，不過也實在是因為等待的時間太久了。

　　昨天的拍攝場地雖然在玻璃溫室，但也算半個室內，今天則不同，整個布景是在一棟租用的莊園里，最主要的背景就是庭院里的一座小迷宮，室外的條件更加考驗燈光和機位，所以陸蘅明明到現場的時間同昨天一樣，卻還沒能開始工作。

　　Susan一直守在她旁邊，當然沒辦法回答這個問題：“要不我去看一看吧。”

　　陸蘅卻攔住了她：“不用了，我本來也只是順嘴問一句，要真有什麼嚴重的事，肯定會有人來告訴我，你就別去湊這個熱鬧了。”

　　“哦，好。”Susan點點頭，也就站在原地不動了，她伸手幫陸蘅扶正了披在肩膀上的外套，抱怨道，“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開始拍，現在才多少度，老闆你衣服都換好了，別凍着了。”

　　陸蘅覺得還好，一月份的意大利南部天氣還算溫和，十幾度的天露腿也不會太冷，今天拍攝用的裙子比昨天還稍長些，已經算不錯了。

　　爭吵聲漸漸地停了，不出陸蘅所料的是，之後果然走過來一個工作人員，很不好意思的樣子說：“Lu小姐，再等一段時間您就能開始拍攝了，實在抱歉，出了很多狀況。”

　　陸蘅好脾氣地笑笑：“沒關係，不過能多嘴問一句嗎？我聽之前那邊動靜有點大，是不是出了什麼事？”

　　工作人員有些為難，不過最終沒抵抗得了陸蘅的眼睛，他撓了撓頭說：“其實也沒什麼，抓住了一個偷拍的。”

　　“什麼？！”陸蘅還沒反應，Susan倒是驚慌失措地叫出了聲。

　　被路人拍到工作照片這種事情，對於娛樂圈而言可能是一件增加曝光率的好事，但對模特，很多時候卻是致命的，從前就有過不止一個先例，因為拍攝現場的照片提前流出導致品牌方臨時更換模特，更別說陸蘅身上穿的都是品牌即將發布的最新一季的設計，可以想見的是，如果那些照片真的被發到了網上，陸蘅的代言也只能就此結束。畢竟時尚所追求的永遠是獨特和新鮮。

　　Susan心有餘悸地問：“照片都刪了嗎？”

　　那工作人員也理解她的急切，安慰道：“都刪乾淨了。”他像是怕陸蘅對品牌留下什麼負面印象一樣，額外解釋道，“其實早就叮囑過很多回了，臨時合同上也寫得清清楚楚，但就是有人冒這個風險，如果不是人手不夠，怎麼可能就在當地找那些人來幫忙。”

　　簡而言之就是，錯都是那個臨時工的，同品牌並沒有一點關係。

　　“沒出什麼問題就好。”陸蘅也不能說什麼，她點了點頭，又說，“哦，對了，是誰發現了有人偷拍？我想我應該當面表達感謝。”

　　“好像是個保鏢。”那人左右望瞭望，最後視線聚焦在了一處，他提高了聲音喊，“那邊那個，對，說的就是你，過來一下。”

　　陸蘅順着他視線的方向望過去，只見走過來的是一個身材健碩的男人，很高，看起來就沉默寡言。

　　那工作人員見把人叫來了，轉身就對陸蘅說：“Lu小姐，那我先走了，還有工作在等着我。”

　　“當然，不耽誤您的時間了。”陸蘅目送他離開后，便將視線轉了回來，對站在面前的這個保鏢說，“聽說是您發現了偷拍的人，實在是太感謝了。”陸蘅微微頷首表示了謝意。

　　男人聲音低沉，一口美式英語，說出來的話倒完全出乎陸蘅的意料之外：“Lu小姐不用道謝，Sadel小姐雇我來保護您，這是我的職責。”

　　“Ann？”陸蘅一瞬間沒反應過來，不過在短暫的驚訝過後就恢復了鎮定，她禮貌地笑了笑說，“不管怎麼樣，還是謝謝您。”

　　等到這位一看就很可靠的保鏢先生回到工作崗位之後，Susan湊過來打斷了陸蘅的沉思：“老闆，你不向Sadel小姐求證一下嗎？我現在總覺得什麼都不太可信。”

　　“你也不看看紐約現在是幾點鐘。”陸蘅脫口而出。

　　她當然因為Ann這樣貼心的舉動而開心，但是被某種潛藏的惡毒目光盯上的感覺，讓她真的很不舒服。

　　如果說昨天陸蘅只是懷疑那人背後是否有別人指使，今天她就更加確定了自己的猜想，畢竟這樣的報復手段，可不是一個從不接觸時尚界的臨時工能想出來的。

　　“Lu！”這時候，導演像是終於對一切都滿意了，終於高聲喊陸蘅過去。

　　她把腦袋裡的那些想法都甩了出去，解開披在身上的衣服，走進了鏡頭裡。

　　今天倒看不見一朵花，滿眼都是深深淺淺的綠，陸蘅站在那些由植物組成的迷宮入口，唇上是水霧一樣的蜜桃色，在背景浮動的霧氣里，顯得輕盈又靈動。

　　“大概是掉進兔子洞的愛麗絲。”導演同她闡述想法的時候用了這樣的表述，不過他並不希望表現出光怪陸離的魔幻部分，而只想呈現那些清新得彷彿草木汁液一樣的氣息。

　　陸蘅表現得很完美，導演指揮着機位完成了這一個鏡頭的拍攝，然後滿意地看着監視器里的畫面，她完全表現出了那種奇特的天真和誘惑，難怪說她是塞壬，他突然出神想到，鏡頭前漸漸走進迷宮的Lu，確實有誘惑水手丟掉性命的資本。

　　現在還沒有進行後期處理，畫面就已經這樣好看，他已經可以想見成片出來，會是怎樣精緻的效果，這個意大利人給了陸蘅一個熱情的擁抱，然後大力地拍了拍她的背說：“非常好！你的表現力讓我驚訝！”

　　陸蘅被拍得一咳嗽，她摸了摸鼻子掩飾了過去：“您過獎了。”

　　“唉，你們東方人，總是太謙虛。”導演說完就豪氣地一揮手，“行了，下一條！”

　　陸蘅趁中午休息的時間給Aneta打了個電話，雖然還是有些早，不過按照Ann的作息，她應該已經醒了。

　　果然，響了沒兩聲，電話就被接通了。

　　“蘅？怎麼了？”Aneta口齒有些含糊的樣子，像是正在吃東西。

　　陸蘅一愣：“你在吃早餐嗎？那你先吃，我等會兒再打給你。”

　　“不用。”Aneta喝了口果汁，把嘴裏的東西咽了下去，“我已經吃完了，你說吧。”

　　“哦。”陸蘅被這麼一岔，莫名有些接不上話了，想了一會兒才說，“那個保鏢，是你雇的？”

　　“這麼快就知道了？”Aneta挺驚訝，“是這樣沒錯，我找了一家靠得過的安保公司，他們在米蘭有分公司，我讓他們立刻把人派過去了，要不然我實在不放心。”

　　說完，她有些不安地問：“寶貝，你會不會覺得我給你的空間太少了？”

　　“怎麼會？！”陸蘅立刻反駁道，“我又不是那種青春期的叛逆少年，分得清楚好壞的，眼下明明是特殊情況。”

　　Aneta聽了這話，總算能鬆了一口氣，她一開始沒準備讓安保公司的人告知陸蘅，就是怕她誤會，不過現在能得到全心全意的信任，自然開心。

　　“我都給你帶偏了，這也不重要。”陸蘅皺着臉說，“你知道了嗎？那個保鏢抓住了一個偷拍的人，就是昨天騷擾我的那傢伙，你查到了嗎？他到底什麼來歷？我總覺得他背後的事情不單純。”

　　“那我只能誇你直覺非常准了。”聽語氣Aneta是笑着說的，想來事情並不如何棘手，不過接着的那句話裡頭，嘲諷的意味卻濃，“可能就像魔芋花會吸引蒼蠅一樣，惹人生厭的人總能湊到一起。”

　　“湊到一起？”陸蘅滿腦袋問號，“誰跟誰？”

　　“當然是我的好姨媽，和那位Foster小姐了。”

　　tbc.

# 第113章

　　“她們兩個是怎麼扯上關係的？”陸蘅簡直不能更奇怪, “如果說她們中的任何一個做這種小動作, 我都能理解, 但兩個人聯手？這也太難以想象了。”

　　Aneta當然能明白陸蘅的感受，事實上她順着那個男人順藤摸瓜查到Stacy和自己姨媽的時候，也覺得有些魔幻。

　　“我猜是姨媽找到Foster小姐的。”Aneta將自己查到的東西告訴陸蘅, “她應該是查到了幾年前的那件事, 然後就想讓Foster拆散我們兩個。”

　　陸蘅頭一次遇到這種偶像劇套路, 她不能理解地說：“但Foster也並不是男的啊, 她怎麼想的？”

　　Aneta輕笑一聲：“那可能是因為我這位姨媽對人性之弱點把握得還算準確, 一眼看出來Foster的懦弱和虛榮，如果她真的能成功將我們兩個分開, 最後只要略施手段，就能讓她心甘情願地離開我。”

　　“哇哦。”陸蘅乾巴巴地感嘆了一句，“真是好‘聰明’。”

　　其實想通這其中的關竅之後，Aneta也不得不佩服自己的那位姨媽，只可惜她從一開始的假設就錯了，Foster根本不會給她和蘅之間造成半點困擾, 她雖然彎了沒錯, 但也並不意味着她會喜歡任何一個女人, Lisa那樣的想法實在是過於自以為是了。

　　“在她看來Foster比我更能吸引你嗎？”陸蘅半點不擔心Aneta的立場，如果連這點信任都沒有, 那還不如不在一起, 她對這個愚蠢的方法的唯一意見, 就是Lisa選擇的對象。

　　難道在旁觀者眼中, 能吸引到Aneta的，是Stacy Foster那種甜美性感的類型？她哪裡比自己強？

　　“那可能是她愚蠢。”Aneta當然不會這樣覺得，“我是完美主義者，能讓我動心的只有極致的完美，Foster還遠遠不夠格。”

　　“那我就是完美咯？”陸蘅順桿就爬，非常的不要臉。

　　“你當然是。”Aneta喝完了最後一口果汁，腳踝突然被一條毛茸茸的尾巴掃了過去，她一低頭，就看見發財蹲在桌子底下看她，尾巴還在晃來晃去。

　　“發財，來給你姐姐打個招呼。”她把手機開了免提，放在了發財嘴邊。

　　“喵——”陸發財同志很給面子地叫了一聲，然後就逐漸攤成了一塊貓餅。

　　“誒喲，我家發財這個小聲線，脆生生的，”陸蘅歡喜得彷彿一個老父親，不過嘴巴是一如既往的毒，“一聽就是又胖了。”

　　“喵！”沒有！發財抗議似的叫了回去。

　　陸蘅也幼稚，隔着手機還在逗他：“怎麼沒有，回去我就讓你上稱，發財我警告你哦，這次再胖了，沒收一切小零嘴。”

　　“喵！”不行！

　　Aneta旁觀這場“罵戰”，開心得不行，看在陸發財的眼裡卻不能更冷漠無情，他抖着一身油嘟嘟的肉，顛顛地就跑遠了，表示並不想理這群無聊的人類。

　　“發財呢？”陸蘅嘚吧了半天，沒聽到回復，還有些意猶未盡。

　　Aneta終於開了口：“行啦，把人家都氣回窩裡了。你你那邊是不是中午？先休息一下吧，我也去公司了。”

　　“行，拜拜。”陸蘅說完了再見，也就依言放下了手機。

　　一件放在別人身上無比糟心的事情，在這兩口子看來卻彷彿生活插曲，還沒有逗自家的胖貓重要。

　　不過雖然並不在意，但欺負到自己女朋友身上，Aneta說什麼也不會輕易放過那兩個人，總有辦法能讓她們不要花心思管別人家的事。

　　“夫人！”

　　Lisa正在喝茶的時候，一直跟在她身邊的司機突然走進來，慌慌張張地說。

　　她眉頭一皺，修剪得銳利精緻的眉毛像一把刻薄的刀：“怎麼慌慌張張的？！”

　　司機做小伏低地彎下了腰，低聲說：“先生讓您回去，聽語氣不大高興的樣子。”

　　Lisa卻並不如何害怕。她結婚很遲，因為在Maria嫁進Sadel家之後，她才終於有機會接觸那些平日里眼睛長在頭頂上的上流社會們，Lisa面容不差，藉著Sadel家的那層關係，當然也不會缺少追求者。只是她千挑萬選之後做出了自認為最完美的選擇，然而結了婚之後才發現，男方只是一個落魄的貴族，這些年來還是靠着她的關係，才勉強維持得了體面的生活。

　　但不論如何，Lisa的名字後面也墜上了“Russell”的姓氏，在外頭走動的時候，旁人也會或真或假地稱她一句“男爵夫人”，為了這點虛榮，Lisa也就忍下了這尷尬的處境。

　　她自認為家庭犧牲奉獻了良多，再加上現在Russell家的所有生意都有她一筆，所以Lisa在家中地位極高，對丈夫也一向都是頤指氣使。

　　如今司機過來說先生讓她趕快回去，還真不能讓她有半分的緊迫感。

　　眼見着叫不動自家的這位夫人，司機又上前一步，走過去對Lisa說：“據說是少爺出了問題。”

　　一聽這話，Lisa果然急了，如果只是她那位無能的丈夫偶爾發邪火，她完全不會在意，但事關她的獨子，一切事情就都要讓道。

　　“Martin怎麼了？”她的兒子不過十八歲，萬一出了什麼岔子，那她未來的一切指望都沒有了。

　　“這我不清楚，您還是快點回去吧。”司機面帶哀求，心裏只恨不得把Lisa架到車上。

　　Lisa捏了捏自己的衣角，勉強冷靜了下來：“現在，現在就回家！”

　　Aneta看着窗外的忙碌的人群，眼底平靜無波，並不如何興奮，她的那位好表弟，最看不清自己的身份，不過也是因為Lisa總藏着掖着，讓他以為自己家裡還能像從前那樣一擲千金地過着。

　　她也沒做什麼，不過是把Martin之前欠下的那些債捅到了Lisa面前，現在一切都兜不住了，也不知道到底誰會更生氣。

　　Aneta希望這些事能讓她的好姨媽知道，自己家的情況還一團亂的時候，就別操心她的事了。

　　窗外的紐約人民依然在遵循着每天的軌跡行走，Aneta看着看着卻笑了，明天，明天她的陽光就會回到她身邊。

　　陽光本光陸蘅女士表示，如果可能的話，請借一點她身上的亮給意大利。

　　Susan看着窗外的天色，憂愁地說：“可千萬別下雨了。”

　　拍攝的最後一天，意大利的氣溫陡降，本來還算得上宜人的氣候突然變得惡劣起來，陸蘅裸露在外的關節都被凍得發紅了。

　　這人因為明天就能回家了，現在很能苦中作樂，她嘴裏叼着一個拍攝用的棒棒糖，明目張膽地破壞道具：“Susan，你知道秋衣秋褲嗎？我感覺我現在就要來一套，想想我國人民在養生方面還真是有一套。”

　　Susan聽着她“咔呲咔呲”地嚼棒棒糖，心裏發慌，連忙走過去說：“老闆你別吃了，一會兒口紅都沒了。”

　　陸蘅抽出嘴裏咬得乾乾凈凈的棒子，側過身在旁邊的反光物上仔細看了看：“沒花啊，不是好好的嘛。”

　　她今天的妝容完全不是以前的風格，相反有些靈透的可愛，連眼睛都被化妝師刻意修飾得圓了一點，更別說她嘴唇上糖果一樣的蜜橘色。

　　“這是面向亞洲市場的嗎？”陸蘅畫完妝之後第一句話就是這個，“總覺得歐美不太吃這一套啊”

　　這個系列確實沒出近年來在歐美大火的裸色系，更多的是那些清透鮮亮的顏色，看起來確實更討亞洲人喜歡一點。

　　今天的拍攝就完全是在攝影棚里了，所以再差的天色也沒什麼大影響，陸蘅也總算能擺脫旅館里嘎吱作響的樓梯，真是謝天謝地，她這幾天休息不好，幾乎快要精神衰弱了。

　　陸蘅被要求在綠幕前做出相應的動作和表情的時候還有些尷尬，畢竟面前空無一物，看起來難免像在發神經，不過時間越久，也就漸入佳境。

　　最後拍攝任務圓滿完成的時候，導演趁着陸蘅還沒有溜走趕緊拽住了她說：“親愛的，你有興趣拍戲嗎？”

　　他本身是個專門的廣告導演，但看着陸蘅的表現力，實在惜才，不想她被埋沒：“我有一個好朋友正在為他的電影選覺，如果你願意，我可以舉薦你去試一試。”

　　陸蘅被他拽着胳膊，走也走不了，只能苦着臉說：“您還是放過吧，一行有一行的本事，我去演什麼戲呢？不會哭又不會笑的，難道走台步給人家看嗎？”

　　“你這是質疑我的眼光嗎？”那導演被她氣得吹鬍子瞪眼，手上一送就給她溜走了，陸蘅腿長，兩步就跨出去老遠，留下導演在後頭不死心地喊，“你們東方人，就是太謙虛！”

　　Susan將自家老闆接應上了保姆車，心情彷彿也被陸蘅所感染了，雀躍地問：“老闆，咱們現在去哪兒？”

　　“去哪兒？”陸蘅看了眼時間，“看看機票能不能改簽，我要現在就回紐約去。”

　　tbc.

# 第114章

　　在那個男人被驅逐出拍攝團隊后, Stacy第一時間就知道了消息，並且為此忐忑了好幾天, 然而直到陸蘅離開意大利, Aneta都並沒有做出什麼反應，她也就只能安慰自己她們並沒有發現是自己在動手腳, 一切只不過是巧合。

　　說實話，當初Aneta公布戀情的時候，Stacy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反應, 現在她也並不覺得當年的那件事做得有什麼不對, 在她的概念里，Aneta隱瞞她在先，後頭的一切不過是她求仁得仁。現在她過得不錯，名利兼有, 也不必為許多年前的事情感慨。

　　不過遺憾總是難免的。Stacy看着Aneta發的那條ins, 眼前浮現的是那些年在紐約打拚的日子, 她們為每一個小小的機會歡呼，也會在最拮据的時候互相接濟，有的時候真的很可憐, 只能在晚上麵包店快要關門的時候, 去買那種最便宜不過的吐司。

　　如果初見沒有隱瞞, 如果她們不是身在這個圈子，或許一切都會不一樣, Stacy閉了閉眼, 她將手機鎖屏, 繼續同正在追求她的硅谷新秀調情似的交談，彷彿一切都沒有發生過。

　　過去的日子再如何閃光又怎樣呢，她總歸是不想回去的。

　　但是後來Lisa找到她的時候，情況卻變了，硅谷的情勢瞬息萬變，並不下於華爾街，所謂的新秀也不過曇花一現，很快就宣告破產，Stacy只恨自己陰溝里翻了船，竟然借出去自己的半數身價，本以為能像那人所說，很快就能渡過難關，沒想到這難關竟然是天塹，再也沒能越過去。

　　似乎所有不順心的事情都堆到了一塊兒，她一直以來依仗的維秘，在年底的時候竟然不聲不響地給她下了絆子，原本定好的大閉竟然被一個初出茅廬的新秀給搶走了，擺明了是要捧新人的架勢。

　　秀結束之後的派對上，Stacy還能撐着一張提攜後輩的臉，等到回了自己的公寓，卻恨得把手邊能摔的東西都摔了，她不指望維秘能給她多好的待遇，但沒想到拋棄竟然這樣早就有了由頭。

　　她這樣硬撐着體面過了一個多月，直到聖誕節后，接到了一個電話。

　　“你認識Aneta Sadel的吧？”對面女人的語氣透着股說不出的傲慢，Stacy一聽便知道這人身份優越，絕對不是她可以得罪的，所以哪怕面色不悅，說出來的話卻還是輕柔的。

　　“我是認識Ann沒錯。”她問，“不過請問您是誰？”

　　電話那頭的女人——也就是Lisa，輕蔑地笑了一下：“你倒是乖覺，姿態擺得親昵，‘Ann’，我想我的好侄女現在並不允許你這樣稱呼她吧？”

　　一句話，既亮明了自己的身份，又穩穩地往Stacy心上插了一刀。

　　不過在圈子里摸爬滾打這樣多年，Stacy早就練就了一身圓滑的本事，她的聲音里聽不出半點怒意，只是淡淡的說：“那也不知道夫人找我到底有什麼事了。”

　　“某種意義上，你是Ann的前女友吧？”Lisa卻突然放緩了語氣，雖然聽起來不過是一種再拙劣不過的偽裝。

　　Stacy一聽這話，就明白這個女人也被多年前的那些假消息弄昏了頭，她是Aneta的前女友？當然不是，她還是有這個自覺的，雖然Aneta同她算得上親密，可事實上她們連身體接觸都很少見。

　　但出於某種本能，Stacy沒有說話，給了Lisa默認的態度。

　　“我想你知道Aneta現在的女朋友是誰，作為Ann的姨媽，以及她母親的妹妹，我想我有責任為Sadel家做些什麼，尤其是在終止一段並不被家族看好的戀情上。”Lisa很滿意她的默認，三言兩語便顛倒了黑白。

　　不過這些話確實有用，它們讓Stacy的心為之一動：“您是什麼意思？”

　　Lisa並不喜歡這種彎彎繞繞的作風，她直接挑明了目的：“拆散她們，你會得到你想要的。”

　　Stacy的心因為這一句話開始狂跳，不過她還是勉強按耐下來，斟酌着開了口：“我覺得Ann和Lu小姐正在熱戀中”

　　“再牢固的感情也扛不過家族的反對。”Lisa很不耐煩地打斷了她，“她們兩個連聖誕都沒有在主宅過，你以為是為什麼？”

　　這件事Stacy知道，她在聖誕的時候看見了Aneta發的ins，上頭是一張陸蘅坐在雪橇上的照片，定位在羅瓦涅米，當時她一劃就過去了，只以為是兩個人在度假，沒想到是被趕出Sadel主宅了嗎？

　　這個消息給了她一點信心。

　　“況且你肯定會不甘心吧，原本屬於你的戀人，現在卻和別人卿卿我我，更別說還是一個處處都及不上你的女人。”Lisa拿着手機，一手擺弄着沙發靠枕上的流蘇，話里話外都是再□□不過的引誘，“我是Ann的姨媽，當然知道這孩子的脾氣，最戀舊情，這點你就比那個Lu多出不少優勢。如果，她們兩個人真的分手了，或許我能在姐姐面前為你說幾句好話，等你從Ann身邊離開，也不至於太難看。”

　　對，她說得沒錯，明明Ann應該是屬於我的，陸蘅不過是碰上了好時候，她們兩個堅持不下去的，那還不如她來提前結束Aneta以後的痛苦。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段時間的落魄，Stacy很輕易地就被Lisa的三言兩語打動了，至於所謂的“前女友”的身份並不存在這種事，已經被她選擇性地遺忘了。

　　“如您所願，也希望您能遵守承諾。”

　　Lisa諷刺地勾起唇角說：“當然。”

　　那個男人確實是Stacy安排進去的，只是沒想到他那樣沒用，既沒能對陸蘅做什麼，也沒能影響拍攝的進程。

　　收到失敗的消息之後，Stacy難免有就六神無主，她最後還是決定給Lisa打了一通電話。

　　鈴聲響了很久之後才被接起來，Lisa的聲音聽起來有幾分暴戾和憔悴：“你打電話來干什麼？！”

　　Stacy劈頭蓋臉地就被沖了一句，只能謹慎地說：“夫人，Lu已經回到紐約了，我現在能做些什麼？”

　　“你這是在讓我手把手地教你？那我找你來還有什麼用？！”Lisa被自己兒子欠下的債務搞得焦頭爛額，哪裡還有精神維持那副搖搖欲墜的優雅的面具，“你真是蠢透了，或許真是我看走了眼，你還比不上Lu的一根頭髮絲，最起碼她還能把Ann的心攥在手裡！你自己想辦法！沒有事情不要再來煩我！”

　　說完，她就狠恨地掛斷了電話，留下Stacy在手機的另一頭，目光陰沉，恨不得能鑽進去撕爛Lisa那張臉，這個老女人，未免太把自己當回事了。

　　她還比不上Lu的一根頭髮絲？！Stacy咬着牙露出了一個陰沉的笑，她偏偏要把她的東西，一點一點的，全都搶過來。

　　“阿嚏——”

　　Aneta正在給陸蘅收拾去巴黎的箱子，正放着護膚品呢，就聽見自己乖乖坐在床邊的戀人打了個大噴嚏。

　　“感冒了？”她放下手裡的東西，走過去用手按在了陸蘅的額頭上，“不燙啊”

　　陸蘅揉了揉鼻子說：“沒有吧，我沒覺得頭昏，可能是灰塵飛進鼻子里了。”

　　“總之別貪涼。”Aneta姑且信了她的話，“現在也不過才一月底，該穿的厚衣服就穿上，反正你以前也沒在乎過街拍鏡頭裡自己是什麼樣。”

　　陸蘅不可置信地抬眼看她，撲過去就扒在了Aneta身上說：“你是不是不愛我了，這樣損的話都順手拈來！沒愛了沒愛了。”

　　Aneta被她壓得往後退了一步，下意識地就伸手去扶住了陸蘅的腰：“小心些，別把自己摔着了。”

　　陸蘅胡亂地點着頭，手上卻沒送開，可憐巴巴地說：“唉，我又要走了，這才幾天啊”

　　Aneta索性也放下了手上整理的活，摸了摸她的腦袋說：“反正我過幾天也還是要過去的，到時候就能見到了。”

　　她這次還是受代言的品牌邀請，不過只走一場開秀，比往年任何一次時裝周都要少，打定主意要完全隱退的架勢。正在收拾的箱子挺大，就因為裡頭裝了不止陸蘅一個人的東西。

　　“啊，感覺好久不去巴黎了”陸蘅感嘆了一句，“不過是錯過了一季時裝周，竟然都覺得自己已經和時尚界脫節了。”

　　“不過確實也很久了，半年了？”Aneta大概算了一下時間，“你去了還是要收拾一下，畢竟那麼久沒住人了。”

　　“好。”陸蘅點頭表示自己知道了，她垂下眼睛，也看不出什麼情緒地說，“我也好久沒上T台了，還不知道能不能走。”

　　她面試的七家只有一家拒了她，好巧不巧，正好是之前有她認識的設計助理的那個品牌，想來也挺諷刺。

　　不過這樣算下來，她一共要走八場秀，第一場Gaultier就要開秀，實在是一個不小的考驗。

　　Aneta卻一點都不擔心，只是低下頭親了親趴在她懷裡的陸蘅：“你一直都是最好的，蘅，你有做一個頂級模特的本能。”

　　tbc.

# 第115章

　　陸蘅要走的第一場秀是Dior, 她現在當然分不到什麼開秀閉秀的好位置, 不僅是因為她沉寂了有一段時間, 如果衡量標準是名氣的話, 當年她初出茅廬的時候也拿下過Dior的領閉, 所以更大的可能性是，她不討現在的設計師喜歡了。

　　那位曾經執掌Valentino的女士, 被品牌的高層寄予了厚重的希望，期待借她的手為這個古老的藍血品牌注入新的活力, 不過就前一季的發布反饋來看，似乎詬病遠多於完美。

　　很多時候, 刻薄在時尚界是討人喜歡的，所以觀眾對於時尚博主和買手們的挑剔樂見其成。

　　“這還是Dior嗎？”不止一個人這樣質疑着, 在那位最聲名顯赫的設計師因為種族歧視醜聞被辭退後, 此後的兩任都被人批評過“守舊”、“沒有創新”之類的話, 似乎也因為這個，讓高層最終下定決心，聘用了現在這位設計師，這位一手將Valentino打造成“仙牌”的女士。

　　只是Dior真的應該變成下一個“仙牌”嗎？

　　海盜爺在任時有一場很代表性的秀, 當時恰逢Dior先生誕辰一百周年，那一年的秋冬高定便也成了獻禮，現在看來, 那場秀似乎真的是路人眼中所謂的“時尚”, 服裝的可穿性極低, 甚至連模特的胯骨處都裝上了怪模怪樣的墊子, 撐成了一個人台的樣子，她們在鬆軟的砂石地上轉圈，跳芭蕾，風情萬種地搖曳，整場秀都是純理念性的。

　　後來高定的場地變成了一座高級公寓，模特踩着高得嚇人的高跟鞋從樓梯上走下來，稍有不慎就有跌落的風險，那時候的妝容是極白的臉和無比誇張的眼線，彷彿在試圖保留最後一絲妖艷與傲慢。

　　再後來就是現在，陸蘅看着眼前這套可以直接出街的套裝，都忍不住懷疑這和成衣的區別在哪裡，衣服的可穿性越來越高，秀場也從陡峭的樓梯變成了平坦的T台，高端時尚的距離感似乎只體現在了價格上，陸蘅嘆了口氣，心裏悶悶的有些不是滋味，不過她也明白，這絕不是她能操心的事。

　　“Lu，我們馬上開始化妝。”

　　陸蘅正在出神的時候，就被化妝師叫了一聲，她照例來得早，後台雖然已經開始亂糟糟的，卻沒有幾個模特。

　　“好。”她收回神，向著化妝台的方向走了過去。

　　“你的皮膚真好。”化妝師是個一眼就能看穿屬性的男人，他給陸蘅的臉上了妝前之後，頗為羡慕地說，“東方人的毛孔都這麼小嗎？我見過好多亞洲模特，皮膚狀況都很好。”

　　陸蘅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只能點點頭說：“可能是基因上的差異吧。”

　　“當然你是其中最好的一個。”化妝師手腳利索地給她上完了底妝，左右看看竟然沒發現有什麼需要遮瑕的地方。

　　“底妝就這樣嗎？”陸蘅看着鏡子里自己那張清透得還能透出皮膚質感的臉，不由得感到驚訝，甚至不自覺地就問出了聲。

　　化妝師一邊給她畫眉毛，一邊搭話說：“最近兩季的妝容都這樣，沒有以前那樣誇張了，不過也挺好的，我們抹起來累，你們卸妝也不容易，現在秀場妝容都是這個趨勢，在眼妝上下功夫罷了。”

　　他手上的動作快，嘴裏的話卻不少，搞定了兩條眉毛之後他伸手拿過了眼影盤：“親愛的，閉眼。”

　　陸蘅依言閉上了眼睛，她感受到化妝刷在眼皮上塗抹的觸感，竟然因為這陌生的感覺而有些癢，不過她忍住了，甚至還分神去聽化妝師的嘮叨。

　　“Lu，這個眼妝絕對襯你，你眼睛的形狀太獨特了，狹長得像鳳凰的尾巴，瞳孔顏色也好看，這種小煙熏絕對能表現出極致——”

　　他的聲音戛然而止，陸蘅閉着眼睛，不知道為什麼，過了好一會兒才聽見他嘟囔道：“怎麼她也來了”

　　“什麼？”陸蘅久久沒感覺到他手上的動靜，終於睜了眼睛去看，然後就看到了一個正在解着外套的熟悉背影。

　　“Foster？”

　　“Lu你也認識她啊？”化妝師早就收回了目光，順手也將陸蘅的臉轉了過來繼續畫眼妝，“不過也是，只有全世界都認識她才能配得上這位炒作的實力。”

　　陸蘅原本心裏是有些不悅的，但聽完了化妝師的嘲諷卻忍不住笑了一下：“你很不喜歡她？”

　　化妝師用他們那類人特有的尖銳和直爽說：“我看見她在電視上假笑就覺得煩，buguow她維秘走得好好的，幹嘛非要來HF，不怕出笑話嗎？”

　　“人家或許是想拓展一下自己的發展發展路線。”陸蘅說出這句話的時候自己都不相信，勾起唇角笑了笑。

　　“圈子外頭的人不知道，一個個還拿她當女神捧着，圈裡的人可不傻，她的那些不入流的小手段，看着就讓人難受。”化妝師停下手看了一眼，然後又用化妝刷調整了幾下說，“親愛的，你可以睜開眼了。”

　　或許真那麼巧合，在陸蘅睜開眼睛的一瞬間，一個柔媚的聲音就出現在了她的背後：“Lu，沒想到你也走這一場啊，真是，太巧了。”

　　陸蘅一抬眼，化得銳利的黑色煙熏妝將目光顯得更冷，她面無表情，懶得同Foster打太極一樣地周旋：“巧不巧我們都知道，你又何必裝？不過我倒不知道自己這樣吃香，有東西問着味道就追過來了。”

　　“噗”這是化妝師，他不知道陸蘅和Foster之間什麼恩怨，不過看那位裝模作樣的女士被懟，他當然開心，沒忍住就笑出聲來。

　　Stacy臉色微變，卻勉強維持住了鎮靜：“我不明白你在說什麼。”隨後她微微彎下腰附在陸蘅的耳邊，將自己的惡意顯露無疑，“聽說你要走好幾場秀？小心一點，可千萬別，出什麼差錯”

　　陸蘅將腦袋向後仰了些許，冷冷地回答了：“不勞你費心，不如先擔心一下自己呢？極少走HF的Foster小姐。”

　　Stacy直起身，居高臨下得看她，眼睛里卻流露出羞惱，陸蘅戳人痛腳確實穩准狠，哪怕她在商業領域一直如魚得水，不受HF青睞也一直是她不願意麵對的事實，畢竟她最初的目標可並不是維秘。

　　“Lu，你跟Foster，關係不好？”化妝師見Stacy面色不虞地走了，湊上去八卦兮兮地問。

　　陸蘅能看出來他沒什麼壞心眼，不過這個行業最忌諱的就是交淺言深，所以她只是整理了一下領口，把話題轉移了過去：“沒什麼。”

　　那人看出來她沒有想說的意思，也就撇撇嘴，繼續鼓搗她的妝容去了。

　　等到陸蘅上唇妝的時候，後台已經很擁擠了，四處都站了模特，很多人在走進來看見Stacy Foster的一瞬間都愣了一下，因為相比出現在時裝周的後台，她更多出現在前場看秀的座位上。

　　陸蘅準備的時間還算充裕，但是在換完服裝之後，秀導走過來看了看她的眼妝，又把化妝師招了過來：“把眼線換了，換成和”他左右看了一眼，“和Grace的一樣。”

　　化妝師當他的面沒敢說什麼，，背後卻翻了一個巨大的白眼：“莫名其妙，秀卡上早就定下的妝，他上下嘴皮子一翻就給換了。”

　　不過對於陸蘅來說，她並沒有將換妝容這種事放在心上，因為這是秀場後台很常見的事，想來化妝師也只是抱怨那麼一句。

　　不過現在她已經換好了衣服，為了防止弄上褶皺破壞走秀的效果，那就連坐都不能坐下，偏偏這位化妝師身高比陸蘅裸腳還稍矮一些，陸蘅索性脫了高跟鞋，彎着膝蓋半蹲了下來。

　　“就這樣化吧。”

　　化妝師也知道陸蘅蹲着不舒服，也加快了手上的動作，不過秀導要求換的那一款眼線在眼尾拖了極為複雜的紋樣，所以繞是他手快，最後結束的時候，陸蘅的腿也已經有些麻了。

　　“沒問題嗎？”

　　陸蘅在原地走了幾步活動了一下，搖了搖頭說沒事，她敏銳地察覺到一道目光，抬眼看過去，就和鏡子里Stacy的眼睛對視了。

　　鏡子里的女人看了她一會兒，然後露出了一個帶着惡意的微笑。陸蘅看不上眼這種小把戲，所以只是漠然地轉移開了視線。

　　無聊。

　　除了最初的一瞬間，已經很少有人再去注意Stacy了，畢竟後台越來越忙碌，而這裏一切行為都圍繞着秀和衣服，而不是一個模特。

　　不過也因為這個原因，Stacy在穿衣服的時候，也引起了一些議論。

　　她分到了一件裙子，只是不很好的是，上衣有些透視，模特走秀是不能穿內衣的，所以也就變得一覽無餘。

　　其實作為模特早就習慣了將性別拋之腦後，只是Stacy究竟不同於HF喜歡的那種纖瘦的身材，她更豐腴，也更性感，因而行走間就頗為引人矚目，將一條純白色的裙子都穿得帶了些，風騷。

　　Stacy自己並沒有覺得什麼不對勁，她很久不走HF了，似乎也在吹捧中逐漸喪失了判斷的功能。

　　陸蘅朝身後看了一眼，心裏清楚，她已經絕對稱不上一個好模特了。

　　tbc.

# 第116章

　　這場秀陸蘅並不出彩, 雖然台步一如既往的出挑，但似乎也只是正常發揮的水平，所以秀結束了之後，有兩三個時尚博主在博文里都提出了質疑, 認為陸蘅在一段時間的沉寂之後, 已經失去了光彩。

　　除了出離品牌精神的設計之外, Dior的這場秀也不能說沒有“亮點”，雖然這可能並不是什麼好話。

　　能進秀場的並不都是品德高尚的人，多的是嘩眾取寵之輩, 如果有人關注了一些時尚相關的賬號，就會發現其中最擅長炒作的幾個，都將同一個人的照片放在了最顯眼的位置。

　　就是Stacy Foster。

　　本來她作為商業模特中的Top走上HF秀場, 就夠引人矚目了, 更何況是Dior這樣的藍血。

　　這天陸蘅只有一場秀, 所以結束了卸完妝就能好好地休息了, 她刷着自己又許久不用的ins，看着那上面好幾張角度不同的Stacy的照片，倒不像是什麼高定秀場, 反而更像花花公子雜誌的封面。

　　“Foster小姐不怎麼適合這件衣服啊”Susan也看見了，表情有些一言難盡地說, 不過她到底還算沒有被陸蘅徹底帶壞, 說不出那些博主寫的刻薄話, “要是她穿那幾套女士西服, 應該就不會有這樣的事了。”

　　“那才是不適合她, 她穿起來在鏡頭裡絕對顯得臃腫。”陸蘅挑了挑眉：“不過我覺得她應該挺開心吧，關注度立馬就上去了。”

　　只是不知道品牌方看見現在秀場的重點，從設計變成模特的身材，是什麼樣一種感受了。

　　Stacy一點都不開心，她死死地盯着手機上的那張放大了她胸部的照片，上頭還冷嘲熱諷地寫着那些自以為是的俏皮話。

　　“Dior：給你維秘所沒有的”

　　旁邊的助理戰戰兢兢地不敢看她，她們跟了Stacy很長時間，早就清楚這位超模絕不像表現出來的那樣甜美可人，現在更是生怕一個差錯就惹她不快，最後殃及池魚。

　　Stacy氣得肝疼，卻不能有半點表示，既然沒人來問她，她就得做出一副大方得體的樣子，要不然就是讓那些跳梁小丑得逞了。她如何也不能想到，旁人都是真空，為什麼到她這裏就要被人拿來調笑。

　　她難道不想走HF嗎？當年初到紐約，她投了不知道多少簡歷，所想的不過是登上這樣的高級時裝周，然而呢，所有嘗試全都石沉大海，甚至有面試官當著她的面直言不諱，說她氣質風塵，撐不起那些高級成衣和定製。

　　後來她咬牙拼出來了，萬人追捧，功成名就，現在誰又敢當面說她風塵呢，只會讚美她美艷動人，然而到了今天，她像是突然遭了當頭棒喝，被迫認識到，原來自己真的撐不起高級定製。

　　事到如今只能安慰自己，這也算是變相的關注度了。Stacy心煩意亂地把手機扔到了一邊，還沒清凈片刻，就聽見自己的一個助理小心翼翼地說：“Foster小姐，您的粉絲，好像，好像同品牌撕起來了。”

　　“什麼？！”

　　“什麼？！”陸蘅驚詫地看着Susan，“她居然有那麼多粉絲？！”

　　Susan料想答案不會讓陸蘅很開心，便斟酌着回答了：“唔，是不少，不過Foster小姐經常發些照片，也和粉絲互動”不像你，從上次申請了賬號就再也沒冒過泡。

　　陸蘅本來覺得自己粉絲夠多了，一看Stacy的，居然是自己的好多倍，她突然被激起了好勝心，轉頭問Susan：“有什麼漲粉的方法嗎？”

　　Susan心裏一驚，生怕這位祖宗又出什麼幺蛾子，連忙勸道：“算了吧老闆，漲那些低齡粉有什麼用呢？替你去跟品牌撕嗎？”

　　陸蘅聽了這話，一下子就被勸住了，她看了眼手機上Dior的官方賬號，評論區里真的是一片腥風血雨，全都是Stacy的粉絲在進行自以為正義的討伐，她撇了撇嘴，完全想不通：“他們腦子是怎麼想的？模特，得罪了品牌，能有好果子吃嗎？這一出要是再鬧大了，別說Dior了，Foster以後可能都摸不到其他的奢侈品牌一個邊角，這些粉絲也真是心疼對地方了。”

　　Susan很贊同地點了點頭，不過卻還有些困惑的樣子：“但這樣大的規模，總覺得不是自發的行為啊，我感覺背後應該有人領了頭。”

　　“什麼應該，就是。”陸蘅看熱鬧的時候腦子也沒停下，而且很有可能，推波助瀾的那個人，就是現在還在紐約的Ann。

　　她敲了敲下巴，暗暗地說：“我得給Ann打個電話。”

　　在她撥號的當兒，Susan驚訝地長大了嘴：“你是說這事是”

　　“噓——”通話很快就被接通了，陸蘅在嘴邊豎起食指示意Susan閉嘴。

　　“蘅，今天感覺怎麼樣？”Aneta的聲音如常，第一句話就是問陸蘅重新回到T台的感受。

　　彷彿什麼事都沒幹的樣子。

　　陸蘅卻聽出來她聲音里的一絲輕鬆愜意，先前的猜測已經正式了八分，這時候Susan已經識趣地從公寓離開了，陸蘅也就變了語氣，不自覺地有些撒嬌的樣子：“就還好吧，規規矩矩的唄，秀導連交叉步都不讓走了，全都統一成了一字步，我走到一半還差點繞過去。”

　　“是嗎？我看了照片，你的那條黑色裙子很襯你。”Aneta從不吝嗇讚美。

　　陸蘅撐着腦袋看着牆上的一個點，語帶戲謔：“只是恐怕有的人心裏不會痛快了，厲害啊，Ann，一出手就讓人刮目相看。”

　　Aneta聽着她不着四六的誇獎，也不瞞着她，很坦然地說：“你都知道了啊？”

　　“算猜到了吧。”陸蘅回答說，“我還猜到那幾篇唱衰我的文章，應該也是Stacy特意買的。其實她何必呢，辱罵和鄙視都算得上流量，比起默默無聞，可能還有人更傾心前者，如果不是她，這場秀根本沒人提起我。”

　　“怎麼會，我的眼睛全在你身上。”Aneta見她心態輕鬆，也沒了之前看見那些博文時候的擔憂了，她釋然一笑，也是，自己的愛人有多通透，她還不清楚嗎？

　　“你吃了嗎？”陸蘅覺得關於Stacy的一切都沒什麼好聊的，轉頭算了算時差，將將過了飯點，便順口問道。

　　Aneta被她問得猝不及防，一時間就有些怔愣。

　　陸蘅在那頭眯起了眼睛，露出了一個危險的表情：“你又不按時吃飯！”

　　就算兩人沒有面對着面，Aneta還是訕訕地摸了摸鼻子說：“你倒是管起我來了”

　　嘀——錯誤回答。

　　陸蘅橫眉冷對，嬌蠻地回：“怎麼？我不能管你？！”

　　那件事最終由Stacy發了一張聲明而告終，她可以不在乎那些時尚賬號，但不能不去安撫品牌的情緒，不過她的公關團隊確實不錯，聲明裡頭的措辭得體，乍一看把錯全都歸到了她自己身上，細一品卻能發現，其實還顯得她挺委屈。

　　陸蘅看着那張舉重若輕的聲明，白眼恨不得翻到天上去，她現在稍稍明白Stacy為什麼這麼多粉絲了，這樣“完美又體貼”的人，難怪難怪。

　　她平日里也沒有什麼打發時間的興趣，唯一愛好就是睡眠，所以上床的時間一向早，倒是同Aneta在一起之後，被她帶着竟然在睡前看起了書，不過不像Ann用慣了kindle，陸蘅更偏愛紙質書的質感。

　　這天晚上她剛看完熱鬧，正準備拿起那本在路上淘來的書的時候，Aneta的信息好巧不巧地就來了。

　　—“睡了嗎？”

　　—“睡了呀～”

　　—“別熬得太晚，早些睡，明天一大早不就是Gaultier的開秀，休息得好一點。”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Sadel小姐。”

　　—“那，晚安，陸小姐。”

　　—“晚安。”

　　一來一回地發完短信，陸蘅看了眼正放在手邊的書，乾脆也將它送回了床頭柜上，她摁滅了留着的那一盞床頭燈，順從地在黑暗裡閉上了眼睛。

　　我會做個好夢的，只要夢裡有你。

　　第二天一大早，巴黎的天色還沒有大亮，陸蘅就喪着一張睡眠不足的臉出了門，Susan看着她幾乎已經算得上慘敗的臉色，憂慮得不行：“老闆，你狀態怎麼這麼差啊，沒有問題吧？”

　　陸蘅有氣無力地擺擺手：“沒事，我就是有些認床。”還有就是昨晚上她沒夢見Ann，裡頭儘是一些妖魔鬼怪，這讓她醒來的時候精疲力盡的。

　　“只希望這次別遇上什麼不長眼的人”她嘟囔了一句，這真的是她現在唯一的指望了。

　　不過天總不遂人願，陸蘅看見那個神色如常走進後台的女人時候，已經快要麻木了。

　　Stacy Foster小姐，請問你是屬背後靈的嗎？

　　tbc.

# 第117章

　　繞是陸蘅並不把她放在眼裡，三番五次下來心中也不免煩躁, 現在見她走了進來, 便立刻將頭轉了過去, 根本沒費心思去遮一遮臉上的不悅。

　　Stacy的臉色不很好，又因為模特進後台的時候通常都不帶妝, 因而連用底妝修飾一下都做不到。

　　在場的人大多對那原因心知肚明，等到Stacy一路走了過去, 便從各處都傳來了竊竊私語。

　　她沒去找陸蘅, 只是深深地看了她一眼，陸蘅還巴不得她自覺一點, 乾脆閉上了眼睛，樂得看不見了。

　　Gaultier的秀是出了名的戲劇化，陸蘅看見服裝的第一眼便覺得眼睛花, 只覺得自己被上頭的那些黑白條紋晃暈了, 沒想到這一季設計的幾何感這樣強，但是她額外觀察了其他服裝的設計之後, 卻發現復古感和未來感是雜糅的，復古剪裁的流蘇長裙卻用了無比大膽的熒光色布料, 八十年代象徵女權浪潮的墊肩西裝被擴大了版型，更別說那些誇張的髮型了。

　　陸蘅眼見着造型師對她那幾縷頭髮下了狠手, 在上頭噴了不知多少髮膠, 才弄出來一個溜光水滑的鍋蓋劉海, 本來陸蘅見他鬆手了, 以為總算能鬆了一口氣, 卻不料這位端詳了片刻，又上手拆了她好不容易搭起來的頭髮。

　　“不夠黑，我們噴一點染髮劑。”髮型師一邊晃蕩着噴罐，一邊順着陸蘅的頭髮說。

　　亞洲人天生黑髮，本來也不用再一次性地去染，但陸蘅頭髮細軟，燈光下面便泛出一種淡淡的蜜色來，看起來過於柔和，並不符合整件服裝的風格，最好還是要那種漆黑的效果，就是極致才好。

　　陸蘅雖然心疼自己的頭髮，但也只能乖乖地坐在原位上看着他擺弄。

　　“行了。”等到好不容易成功的時候，化妝師早就趁着這個功夫搞定了陸蘅的妝面，出乎意料的簡單，只有扇形輪廓的眼線提醒着這並不是日常妝容。

　　陸蘅就像流水線上的產品一樣被趕到了下一個地方，幫忙換衣服的工作人員早就在那兒了，還有幾個Gaultier先生的助理，正在旁邊緊張地看着，手裡攥着各式別針，看起來是誰說衣服不合身就要挨一下的樣子。

　　“Lu小姐，麻煩您蹲下來些。”

　　將衣服套上身之後短暫的調整時間里，有人同時在給陸蘅戴各種首飾，這套衣服除了項鏈外便只有一對耳環，偏偏給她戴首飾的這個姑娘個頭並不算高，為她戴項鏈還行，耳環卻是不敢輕易下手，生怕自己看不清，戳到了陸蘅的耳朵。

　　萬千躊躇之後，她終於同陸蘅開了口，陸蘅原本也沒想故意刁難她，只是想起過去同Aneta走同一場秀的樣子，一時有些出神，現在人家既然開了口，她自然也會依言將腰彎了下去。

　　興許還是有些緊張，那女孩摸索了好久，才將耳針分毫不差地戳進了陸蘅的耳洞，這樣長的時間難免讓陸蘅這個急性子躁了些，所以直起身的時候便有些快了。

　　“啪——啪”兩聲聽着有點發悶的打臉聲，陸蘅當場愣住了。

　　“這耳環，還是有彈性的？”陸蘅不敢置信地望着餘光里的那兩團白色的螺旋物，沒錯，是看起來彈性很好的樣子，但她怎麼也想不到，拴着這將對螺旋的桿都是可伸縮的，這才一下子打上了臉。

　　周圍的一小圈人也都把目光投過來，看見陸蘅的窘境之後，不只是誰帶的頭，竟然發出了那種善意的笑聲。

　　陸蘅很少因為這樣的事成為眾人的焦點，但她心裏並不感到厭煩，只是難免有那麼點羞恥。

　　“可以嗎？”她轉移話題一樣地問那個幫她戴耳環的助理，得到肯定的回復后，便抽身走到了一處還算有些空的地方，小範圍地嘗試着不同的步伐。

　　旁人見了，初時難免驚詫於她的舉動，後來想明白她是為了走秀時候不出這樣的狀況，心中便生出一股欽佩來，不管如何，敬業精神在各行各業里都吃得消。

　　一切準備就緒的時候，Gaultier先生終於走到陸蘅身邊，他其實一直在後台，只是盯着服裝的狀況，沒抽得出空。

　　“親愛的，感覺還好嗎？”他拍了拍陸蘅的胳膊，因為這個舉動，四周都向這個東方女孩投去了或是艷羡或是嫉妒的目光，只是都很隱晦，並不讓Gaultier先生察覺。

　　明明糊得快成了鍋底灰了，怎麼Gaultier先生還會選她來開秀？

　　別人如何揣測的，陸蘅不得而知，面前的這位大師於她有知遇之恩，她心裏自然十分尊敬，於是後退了半步頷首道：“我當然覺得很棒，能重新回到T台上，尤其是能詮釋您的設計，讓我十分興奮。”

　　Gaultier先生滿意地看着她：“多謝你的誇獎。”

　　他話音剛落，開秀的音樂便響了起來，外頭鼎沸的人聲也頓時沉寂了下去。

　　隨着秀導的催促，他目送着這個女孩兒走出後台，成為秀場上的塞壬。

　　世人都道他喜歡那些戲劇的、表現力強的模特，所以當他表現出對Lu的青睞的時候，很多人會覺得不對勁，Gaultier先生想到這裏便淡淡地笑了，那是因為他們看不見Lu的本質，那樣自由不羈的靈魂，難道不是同他的設計天生契合嗎？

　　大幕拉開，背景板上亮起排布整齊規律的裝飾燈管，陸蘅踩着音樂的節點走出去，一身黑白寬條紋的連衣裙，料子極好，因而裙角所畫的衣擺弧度都彷彿是一個完滿的圓，但因為那樣現代的配色和剪裁，一眼看上去便有極大的衝擊感。

　　Gaultier家的秀場常被調侃為是祖傳的，是因為不同於Chanel大手筆的場地布置，每一季的秀場都幾乎一模一樣，一條狹長的T台，外加可以說是簡陋的擺設，差別頂多是去年檯面軟了些，前年檯面滑了些。

　　今年不一樣，今年的檯面又軟又滑。

　　陸蘅剛踩上那塊軟金屬檯面的時候，心裏就忍不住罵了一聲，設計師覺得燈光反射上去時流光溢彩的，很好看，卻從沒為模特做過考慮。

　　不過陸蘅雖然感到棘手，但面對這樣的情況，也不能說自己完全不能應付。

　　她走了小交叉，在背景樂的電音里，一步一步地朝最前方走去，陸蘅上半身保持得極穩，那樣靈活誇張的耳飾隨着她的動作搖晃，卻始終沾不到她的臉半分。

　　秀場彷彿真的成了一片汪洋，陸蘅身在其中幻化出了魚尾，一切都由她掌控主宰，真真正正的，如魚得水，攝人心魄。

　　然後便是定點，除了台步外最直接的衡量模特能力的工具，陸蘅走到T台最前頭，裙擺像是不堪走動時的微風，直到她停下了都沒有個安寧，仍在微微顫着。

　　她行雲流水地做了定點，轉身是流暢得像一尾魚，陸蘅算好了力道，因而她身上穿的那件輕飄飄的裙子便展開了它美麗的裙擺，彷彿一幅剛繪好的扇面一般，

　　T台很窄，根據秀場的安排，轉身往回走的時候不必走到最後，中途停下即可，陸蘅走到那處設了台階的地方，特別自然地伸出手去，好叫一直等在那裡的保鏢將她牽下去。

　　沒人應她。

　　陸蘅看着那個仿若未聞的保鏢面無表情地站在一邊，都快被氣笑 ，不管他背後的人是誰（當然除了Stacy也不做他想），這種方法也未免太幼稚了些，難道真以為自己沒人扶就下不去嗎，

　　她不能再想，後頭的人已經轉身了，留給她的時間並不多，陸蘅稍微調整了一下身體的重心，踩着一雙不論是高度還是鞋跟角度都足以稱得上折磨的高跟鞋，姿態優雅地走下了T台。

　　這場秀意料之中又情理之外地火了，除去設計本身的優越和別出心裁，陸蘅完全成了輿論的焦點，她定點轉身的那一段被人截成了GIF，一時間被人瘋狂轉發。

　　“有人注意到Lu轉身時的表情了嗎？我的天吶，怪誕不經的感覺，她的眼神真的讓我迷醉！”

　　“只是超常發揮吧？我看她之前走的Dior那場很普通啊。”

　　“明明是正常發揮好嗎？！模特遇到契合的秀肯定會發揮得好啊。”

　　“要知道她到底怎麼樣，你接着看下去不就行了？”

　　網絡上說什麼的都有，但陸蘅本來就不在乎，更何況來巴黎之前，Aneta早就叮囑過她，不要看網絡上那些亂七八糟的話。

　　她是個合格的女朋友，現在當然照做。

　　陸蘅卸完妝之後，從鏡子里看坐在自己斜後方的Stacy，今天她的表現並不出眾，可能是昨日被罵得慘了，所以收斂了些。

　　但這讓陸蘅更好奇了，她今天怎麼變得這樣老實？

　　tbc.

# 第118章

　　陸蘅心裏有了防備, 她還有兩場秀要走, 更別說接下來一場就是Armani。

　　說實話, 當初去面Armani的時候，陸蘅並沒有抱太大的希望，哪怕是在她沒出事之前最火的時候, 也從來沒能走過Armani秀, 不過她也明白，自己的風格過於張揚, 同品牌一貫以來崇尚的精英內斂氣質天差地別，所以不予錄用也是正常。

　　據Aneta一個圈裡好友的消息, 似乎是因為之前Sean給她拍的那一組照片，讓她的形象變得更立體了一點，也改變了很多人對她的成見。

　　所以私心裏, 陸蘅很看重這次走秀的, 甚至有種第一次上T台時候的緊張, 不僅是為了同品牌以後的合作，更是因為這也是對她自己風格的顛覆，未來的發展也可能會與此息息相關。

　　陸蘅正收拾東西的時候, 有一個認識的模特走過來說：“Lu, 一起走嗎？”應當是知道陸蘅也要去走Armani。

　　陸蘅看了眼手錶，時間還有很多空餘，不過早點去準備也無妨, 也就點頭答應了下來, 可能是長了一兩歲, 她現在性子並不像從前那樣冷了，有人上前搭話也願意回兩句。

　　她向來不習慣帶太多東西，所以很快就拎着包，同那個女孩兒一起出了後台。

　　Susan一直等在外頭的車裡，一看見她就迎了上來，哭喪着一張臉說：“老闆，車子不知道為什麼發動不了了。”

　　“這麼慘？”陸蘅伸着脖子望了兩眼，不過她也一竅不通，只能大約看出來是發動機出了問題，她轉過頭，看見自己的助理還苦巴巴地看着，當下就給了她一個腦瓜嘣，“怎麼的，還指望我徒手修車嗎？打電話讓人來啊。”

　　“哦哦。”Susan反應過來，剛掏出手機又突然想起來，“那老闆你怎麼辦？之後不還有一場秀嗎，會不會來不及？”

　　陸蘅安慰她說：“沒事，時間來得及。”然後她又轉身看了眼一直站在旁邊不說話的女孩說，“那咱們打車過去吧。”

　　“還是坐地鐵吧。”那個模特聲音有點急，察覺到陸蘅有點奇怪的目光之後又解釋了一句，“打的太貴了，路上可能會堵車，還是坐地鐵穩妥一點，我就是巴黎人，對路線很熟的。”

　　“啊，這樣嗎？那就坐地鐵好了。”陸蘅壓下了心頭的某種違和感，這個女孩兒才剛出道，可能只是為了要省錢罷了，她當然能付清全部的打的費用，但既然人家不願意，那就算了吧。

　　說話間的功夫Susan已經打完了修車行的電話，現在拿着手機躊躇地看着陸蘅：“老闆，那我就不能跟你一起去了啊？”

　　“你留這兒等人來吧，車子修好了再去找我，那時候我肯定走完了，正好載我回公寓。”陸蘅拍了拍她的腦袋，才轉身走了。

　　“我們要轉線嗎？”陸蘅邊走邊問，這次Armani的秀場在夏樂宮，Aneta之前以防萬一給她查過，是在六號線和九號線上。

　　不過Aneta再如何未雨綢繆，也不能告訴陸蘅，現在離她最近的地鐵站是在幾號線上。

　　“要的。”女孩點了點頭，“我對這一片很熟悉的，前面不遠就有一個地鐵站。”

　　陸蘅點了點頭，也就跟着她走了。沉默帶來了一點尷尬，她注意到那姑娘有些緊張的樣子，便主動搭話說：“我該怎麼稱呼你？你看起來真的很年輕。”

　　“Lu小姐叫我Ellie就好。”女孩很快回答道，“我今年才十七歲。”

　　“十七歲？”陸蘅震驚以後只能感嘆道，“還真是年輕，你以後會有很好的前途的。”

　　她其實沒怎麼注意Ellie在T台上的表現，不過這樣年輕，外在的條件又很優越，確實有很多成長的餘地，特別是她現在就能上藍血的秀了，不像她，十七歲的時候還沒有入行。

　　“謝謝您。”Ellie抿嘴笑了一下，看起來有些靦腆，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陸蘅的話，現在的她比起之前，已經放鬆了一些。

　　陸蘅見達到了目的，也就不再費心去找話題了，只不過越走，她卻越困惑。

　　怎麼都在挑巷子走？

　　“Ellie，為什麼不去大路上？”陸蘅謹慎地問。

　　女孩兒頭也沒有回：“這樣走更方便，你不用擔心，我認識路的。”

　　“那就好。”陸蘅話雖這樣說著，心裏的不安卻越來越重，她不願意相信這個才十七歲的女孩子會對她做什麼不利的事情，但事情發展得太古怪，她不得不提高警惕。

　　趁着Ellie沒有回頭，陸蘅將手伸到了背着的包上，從旁邊的那個小兜里摸出了一支鋼筆，她剛剛才想起來，有一次Aneta和她逛街的時候被人認出來，Ann簽完名就順手把鋼筆塞到了她的包里。

　　雖然雞肋，不過聊勝於無。

　　她原本是想見形勢不對就停下，只是不知道Ellie不知怎麼走的，一眨眼的功夫，兩人就已經處在了一條陰暗的巷子里，陸蘅心裏一驚，立刻停下了腳步：“Ellie，你想干什麼？”

　　Ellie聽見她的話，也不再向前走，轉過身來的時候，臉已經慘白了，但眼睛卻死死地盯住了陸蘅：“不是我。”

　　“你什麼意思？不是你，又能是誰？”陸蘅皺着眉頭問，她緊緊攥着那支鋼筆，將手半藏在了身後，不讓Ellie發現。

　　“是誰呢？”狹窄的巷子里突然傳來了一個柔媚的聲音，高跟鞋清脆地敲在磚石地面上，連節奏聽起來都不懷好意。

　　來人輕笑一聲：“當然是我了。”

　　“Foster。”陸蘅微微眯了一下眼睛，然後面無表情地轉過身，去看那個站在巷子口的女人，“你還真是，陰魂不散。”

　　Stacy挑了挑眉，像是渾不在意陸蘅話里話外的諷刺一樣，衝著Ellie擺了擺手說：“好姑娘，你可以先走了，畢竟是Armani的秀，遲到了，可不好。”

　　Ellie低着頭走了，經過陸蘅身邊的時候，停了一下，低聲說了一句“對不起”，最後還是走了。

　　真覺得愧疚就別把她領到這裏來啊，陸蘅不是聖母，現在心裏只想把Ellie和Stacy兩個人串在一起架在火上烤，還要加孜然的那種。

　　她緩緩地吐出了一口氣說：“你真是好手段，這樣容易就能找到人來驅使。”

　　Stacy笑容不變：“過獎了，畢竟在這個圈子里摸爬滾打好多年，如果真一點本事都沒有，可就說不過去了。”

　　“我很奇怪你憑什麼說動了Ellie。”陸蘅其實一點都不奇怪，她從沒興趣探究一個犯罪者的內心，不管如何，現在她的窘境都是既成的，更不用說Stacy一看就不懷好意，陸蘅在拖延時間，只求別受什麼肉體上的罪。

　　“一個貧民窟里長大的孩子，沒有慾望才奇怪。”Stacy看起來心情很好的樣子，她甚至朝着陸蘅的方向走了幾步，“你現在還在關心別人嗎？”

　　看樣子是拖不下去了，陸蘅直直地看着她說：“好了，現在只有我們兩個人了，你有什麼話可以直說。”

　　“嘖。”Stacy有些無聊地扣着自己的指甲，那上頭因為服裝的搭配，還塗著艷粉色的指甲油，“如果我讓你和Aneta分手，你會答應嗎？”

　　沒等到陸蘅的回答，她自己就笑了出來：“算了，哪兒有那麼好的事，Ann那麼好的人，如果我是你，也不會願意放手。”

　　“然而你不是我。”陸蘅冷冷地說。

　　“你確定還要繼續惹怒我嗎？”Stacy收了臉上的笑，在巷子里不充足的天光里，顯得了無生氣。

　　陸蘅向來識時務，便也不再挑釁，不過就算她自覺了，別人的心思卻不由她控制，Stacy突然說：“我本來不想對你做什麼的，只要你安安靜靜地待在這裏別出去，一直到秀結束。”

　　“這方法確實能毀了我。”一個不守約的模特，再如何有名或是受歡迎，那也會遭到封殺，因為說到底，模特也不過就是品牌雇傭的員工而已。

　　“但是我現在改主意了。”Stacy扭曲地笑了一下，“你不是說，這裏只剩下我們兩個人了嗎？你錯了。”

　　陸蘅心裏陡然漏跳了一拍，然後她聽着Stacy提高聲音喊了一聲“Lee”。

　　然後從巷子口就走進來了一個高壯的男人，看起來最起碼有一米九的樣子。

　　“你想干什麼？”陸蘅後退了一步問。

　　“Lee，弄折她的腳腕。”惡毒的話語從柔軟鮮紅的唇瓣里吐了出來，輕柔得彷彿情人間的絮語。

　　那男人聽了吩咐，一言不發，向著陸蘅走了過去。

　　“Sadel小姐？您已經到巴黎了啊你說老闆？她出發去夏樂宮了對，Armani的秀哦，好。”Susan掛斷了電話，看旁邊修車的人查找到底是哪裡出了紕漏。

　　沒過多久，小哥就探出頭來，表情有些奇怪地說：“小姐，你的車子是被人為動了手腳吧，有根線斷得像是被剪刀剪了的。”

　　“不是吧，誰會特意來”Susan話說到一半就突然住了嘴，她瞪大了眼睛，喃喃地念，“老闆！”

　　tbc.

# 第119章

　　陸蘅的表情驟然一變, 事情到現在才出乎她的預料，最沒有想到的是, Stacy居然這樣無所顧忌。

　　她不明白，明明之前Stacy使出的都是些不入流的小手段，怎麼突然一下子就玩得這樣大, 憤恨之餘陸蘅也不免懊惱，只希望這次別陰溝里翻了船

　　幸而巷子里天光昏暗，除了為了躲避Lee後退的那幾步，她看起來還算鎮定。

　　Stacy樂於欣賞她的無路可退, 甚至沒有去催促Lee走得再快一點, 或許可以再慢一點，她想, 這樣才能讓Lu更清晰地感受到絕望。

　　“咔——”陸蘅的背抵上了巷子最深處的一扇門，她用手撐了一下，滿手都是銹痕的粗糲感。

　　這地方已經廢棄許久。

　　在男人的身影完全地覆蓋她之前，陸蘅突然高聲說：“你的依仗是誰？！如果只是Aneta的那位姨媽, 我勸你還是三思！”

　　“Russell夫人？”Stacy語意不明地念着Lisa的稱號, 見Lee回頭看她, 便也做了個手勢, 示意他可以先停下。

　　她走得離陸蘅近了些, 若有所思：“看來這一層關係果然沒瞞住你們, 她之前突然發神經, 想來和Aneta脫不了關係吧？”

　　陸蘅只覺得又有什麼東西脫離了掌控, 她暗暗咬了一下后槽牙, 實在是大意了。

　　“你是不是想問是不是還有什麼別的關係？”Stacy的眼睛里閃着得意的光彩，“你以為我不知道那女人只是個虛架子嗎？我現在敢這樣，當然是找到了更可靠的。”

　　啰嗦。陸蘅在心裏罵了一聲，不過她現在只怕是恨不得Stacy話再多一點。

　　“你以為去見了Ann的父母就萬事大吉了嗎？Sadel家又不是只有那兩個遠離權力中心的閑人，Aneta那樣高調地和你在一起，自然有看不慣的人。”

　　Stacy是半遮半掩，沒有明說，但她本意就是為了炫耀，陸蘅一細想也就明白了。

　　“是老Sadel是嗎？”Ann的祖父，Sadel家上一代家主，不同於Leon如今溫和紳士的作風，那位是真真正正地從血雨腥風裡，帶着家族重新崛起的。

　　“你真的是，太聰明了。”Stacy恢復了面無表情，眼神卻厭惡，彷彿陸蘅是什麼礙眼的臟東西，不過片刻后她又露出一個輕蔑的笑，“聰明又如何呢？還不是乖乖地走過來了。”

　　“所以之前的那些小手段只是你的障眼法？”陸蘅不想激怒她，順勢裝出憤恨的樣子，不過這也確實是她真實的疑問。

　　Stacy不置可否地挑了挑眉：“可以這麼說吧，要不然怎麼讓你放鬆警惕？不過能給你添點堵也不錯。”

　　“可老Sadel並不能面面俱到地護着你，如果我真的傷了，Ann絕對會讓你的事業一敗塗地。”陸蘅試圖讓Stacy有所顧忌。

　　誰料這個女人只是諷刺一笑：“事業？誰在乎那個東西。你當我願意站在台上搔首弄姿地取悅那些無聊的人嗎？Sadel先生承諾了我足夠下半輩子揮霍的錢財，這就夠了，我呢，一點都不貪心。”

　　陸蘅被她上揚的尾音弄得額頭青筋直跳，Stacy真的已經沒留一點退路，也是，要不然她無所謂讓人看笑話來走HF，這顯然已經是一個徵兆，然而陸蘅卻只以為她是來找麻煩的了。

　　不過這樣想也沒什麼錯，不過顯然並非她預料中的小打小鬧，現在的境況可真的是，大麻煩。

　　Stacy有些意態闌珊的樣子，她甚至用手掩着紅唇打了個哈欠：“弄折你的腳呢，當然是我在泄私憤，難得有個靠山，不胡作非為，怎麼對得起人家呢？”

　　“行了，別廢話了。”她面色一冷，對着一直候在旁邊的男人揮了揮手，“Lee，動手。”

　　Lee沉默着左右看了看，沒發現什麼趁手的工具，Stacy一時起意，他也只能照做，在逼近了兩人間的距離之後，Lee試圖去制住陸蘅的手腕，讓她對着牆跪下。

　　電光火石間，陸蘅抬起了沒被Lee碾住的那條腿，狠狠地擊向了男人的下身，在他痛呼着放開雙手的一瞬間，又將手心裏攥了許久的鋼筆，插進了Lee的手臂。

　　她小時候跟着外公認過穴位，知道哪裡能讓Lee半個身子的力道都泄了。

　　一切發生得太突然，Stacy還沒來得及驚訝，就看見陸蘅狠命地拽開了身後那一扇銹跡斑斑的門，然後瞬間就從巷子里消失了。

　　Stacy皺緊了眉頭，她快步走到了Lee的身邊，這個高壯的男人現在正半癱在地上，捂着自己受到重擊的那一處，看起來不堪一擊。

　　“起來！廢物！”Stacy恨不得在他臉上踹上一腳，但還是壓住了火氣吼道，“給我去追！追不到，我們兩個都沒有好下場！”

　　Lee強撐着自己站了起來，他穿得不算單薄，因而哪怕陸蘅用盡了全力，那鋼筆尖也不過堪堪刺進了皮膚幾毫米，帶來的疼痛對於他來說不過了了，只是那種難以言喻的酸麻感卻讓他行動不能，彷彿筋骨都不受自己控制，更不用說身下的痛楚。

　　不過被一個女人放倒的恥辱也讓他紅了眼，不用Stacy如何驅使，他自己就撲到了那扇已經被狠狠合上的鐵門上。

　　意料之中的打不開。

　　他喘着粗氣，側頭去看站在旁邊的Stacy，得到了一個陰冷的目光。

　　“給我砸開。”

　　門內

　　Ellie將擋在陸蘅身前，咬着唇聽外頭的砸門聲，她現在看起來同秀場里的文弱秀氣完全不一樣，眼神狠戾得像一隻護食的幼崽。

　　陸蘅不合時宜地想，她現在相信了，這個姑娘確實是像Stacy說的那樣，是在貧民窟里長大的。

　　不過不合時宜只能發生在一剎那，陸蘅壓低了聲音問：“還有別的出口嗎？這門根本撐不了多久。”

　　“沒有了！這家店的前門早就被封死了，我們出不去。”Ellie看起來被愧疚和恐慌折磨得夠嗆，她看向陸蘅的時候甚至哽咽了，“對不起，我以為她只是要讓你錯過Armani的秀，不知道她還想傷害你。”

　　Stacy讓她離開之後，她還是覺得心有不安，便藏在了這個地方，沒想到居然真的讓她有了挽救一切的餘地。

　　陸蘅心硬得像塊石頭，對這個差點害了自己的小姑娘沒有一點憐惜：“現在說這個有什麼用？”

　　“砰——”

　　又是一陣巨大的砸門聲，在模糊的光線里，陸蘅發現那扇鐵門已經有了一兩處的變形。

　　Ellie像是被嚇了一跳，渾身都抖了一下，陸蘅看見了，到底還是有些不忍心，她嘆了口氣說：“行啦，你不算欠我，到底還告訴我有這扇門了。”

　　之前Ellie經過她的時候，除了那句“對不起”，還有一句極小聲的“門”，陸蘅當時不動聲色，其實也沒抱太大的指望，沒想到現在還真能緩上一陣。

　　她看起來有一種奇異的樂觀，很隨便地就坐在了地上，Ellie一直以為她養尊處優，在她的想象里，陸蘅早就該惶惶不安了，哪裡會像現在這樣，有一股“該做的都做了，現在就等着吧”的無所謂。

　　只是等什麼呢？

　　陸蘅從口袋裡拿出手機看了一眼什麼，然後半鬆了口氣，她倚在身後摞起來的桌子上，嫌膈人，又挪了挪，換了個位置。

　　“希望那丫頭有點用吧”她小聲地嘟囔了一句。

　　Ellie心裏好奇，卻不敢問她，外頭的聲音一刻也沒有歇，她聽着心裏仍然心驚膽戰。

　　兩個人用這廢棄的店裡剩下的東西做了隱蔽，姑且算藏了起來，不過效果算不得多好，Lee一旦破門而入，用不上多長時間，就能發現她們兩個。

　　“咚——”

　　那後門的鎖早就銹壞了，在震天動地的一聲巨響之後，最後一道屏障終於被突破，昏暗的破酒吧里，有了那麼點光。

　　Lee在煙塵里走了進來，他一眼沒有看見任何人，便四處逡巡着，掀翻了好多東西，想將陸蘅翻出來。

　　陸蘅能感受到Ellie在微微地發著抖，不過可能她自己也沒有好到哪裡去，畢竟如果這回再落在Stacy手裡，下場就並不僅僅是斷兩個腳腕那樣簡單了。

　　男人像是發現了什麼，他突然停住了腳步，陸蘅的心臟一瞬間縮緊了，但也只能眼睜睜地看着Lee邁着不緊不慢的步子，朝着兩人的方向走過來。

　　“嚓——嚓——”他厚底的軍靴踩在灰塵上，變成了催命的序曲。

　　在男人停在兩人的藏身處前的那一刻，陸蘅只覺得自己快要窒息了，時間彷彿被慢放了許多倍，她甚至能聽見Lee彎下腰時骨節作響的聲音。

　　“啊！！！”

　　一聲女人的尖叫劃破了沉默，是Stacy！

　　Lee立刻快步走到門口去查看，卻再也沒有回來過，陸蘅只聽見了一聲悶哼。

　　“蘅？！”短暫的安靜之後，有人衝進來，聲音急切地喊着。

　　陸蘅一愣，然後懊惱地皺起了整張臉，她撓了撓頭之後站了起來，在Ellie不解的目光里露出了一個心虛的笑：“Ann，你怎麼今天就到了？”

　　然後就被抱了滿懷，彷彿失而復得。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胡鬧？！”哪怕不是對着陸蘅，Aneta也很少發火，良好的教養總是在讓她克制，但現在，她卻恨不得拎着陸蘅的耳朵把那些訓斥都灌進去。

　　陸蘅自知理虧，臊眉搭眼地低着頭不說話，Aneta帶來的人將Stacy和Lee都控制住了，只有她們兩個站在巷子口正在說話。

　　確切地說，是單方面的訓斥。

　　“我也是受害者好吧”陸蘅細聲細氣地反駁，一點底氣也沒有。

　　“給我閉嘴！”Aneta毫不留情地打斷了她，“你跟那個女孩才見了一面，更別說車子那麼巧就壞了，我倒是不知道，原來我的女朋友這麼單純天真？”

　　Ellie被Aneta吼得縮了縮，試圖將自己的存在感降得更低一點。

　　陸蘅撇撇嘴蹭了過去，試圖捏着愛人的手撒個嬌：“Stacy太煩了，我想快點解決掉嘛再說了，我不是第一時間就給Susan發了定位嘛。”

　　她跟在Ellie後頭越走越偏的時候，就給Susan的手機上發了定位信息，所以陸蘅覺得自己唯一沒算到的，就是Stacy居然搭上了Ann的祖父，所以錯誤地估計了行動的風險，差點沒把自己的兩條腿搭進去。

　　沒想到Aneta聽了這話更氣了：“你是不是覺得自己計劃得還挺好？定位定位，你知道這個定位什麼時候才發出去的嗎？！萬一這裏的信號再差一點，你怎麼辦？！”

　　“啊？”陸蘅確實沒想到還有這樣的差錯，現在只能目瞪口呆。

　　見陸蘅遲遲沒有反應，Aneta最後只能無力地呼出一口氣：“你冒險之前，能不能想一想我？”

　　眼見着她轉身就要走，陸蘅心慌意亂之下就拉住了Ann的袖子。

　　“你還有什麼要說的？”Aneta轉頭望向她，目光里隱約有期待。

　　“呃，你別把Foster和那個男的交給警察。”陸蘅脫口而出的竟然是這麼一句話。

　　Aneta像是一口悶氣堵在了胸口，只覺得自己方才的期待都是白瞎，甩開陸蘅的手說：“我知道了。”

　　陸蘅卻還怕她不明白其中的緣由，追着說了一句：“你不知道牽扯到了誰，所以還是”

　　“我！知！道！”Aneta已經氣得咬牙切齒，憤憤地說完這一句就帶着人走了。

　　“老闆，時間還來得及，我送你去夏樂宮吧？”Susan終於結束了觀戰模式，湊到陸蘅身邊說。

　　陸蘅卻苦着一張臉後知后覺，她好像是把什麼給搞砸了。

　　tbc.

# 第120章

　　Armani的秀結束得很順利, 陸蘅心裏揣着事, 步伐難得有了那麼一絲克制的意味，歪打正着的，被各路時尚博主稱讚有加。

　　她晚上還有一場秀要趕, 這次中間沒之前那麼充裕的準備時間, Susan現在不敢放她一個人了, 開着修好的車送她去了下一個場地。

　　天色已經有些暗了，陸蘅調過了座椅的角度, 鹹魚一樣地半躺在上頭看外頭熙攘的人群, 目光獃滯。

　　“老闆, 我看好多人都誇你呢, 看來這次復出的效果不會差了。”Susan在等紅燈的間隙刷了一會兒消息, 然後側過頭去安慰陸蘅, “幸好沒因為之前的事錯過Armani的秀，要不然就完了。”

　　陸蘅從身邊撿了個小東西順手就砸了過去：“你給我閉嘴吧。”

　　她不提還好，一提起來, 陸蘅就愁得慌, 還不知道怎麼把Ann哄好呢。

　　Susan被正好砸中了腦袋, 轉頭一看那小東西是塊糖果, 也就剝了糖紙放進嘴裏了, 她抬眼看了看后視鏡里的陸蘅, 口齒不清地說：“老闆, 要是我是Sadel小姐, 我也得生氣。”

　　“氣什麼氣什麼？！”陸蘅把自己從座位上撐起來, 湊近了說，“我又不是故意的！”

　　“您也就跟我面前橫了”Susan被她嚇了一跳，小聲嘟囔了一句。

　　陸蘅還沉浸在自己的懊惱里，完全沒聽見她說了什麼：“你說那女的煩不煩吧！整天跟蒼蠅似的，嗡嗡嗡嗡在你身邊轉悠，使的還全都是不入流的噁心手段。我陸蘅，嫉惡如仇，我能看得下去嗎？一塊兒收拾了多好！”

　　“可關鍵您也沒收拾成啊”

　　這次陸蘅聽見了，“嘖”了一聲就一腳踹上了駕駛座的椅背：“你能不能別揭我底？”

　　“老闆我開着車呢！”Susan手上一哆嗦，車也跟着抖了一下，嚇得她趕緊正襟危坐了。

　　陸蘅見她老實了，本來想接着抱怨來着，結果剛剛那一口強撐着的氣散了，心虛也就泛了上來。

　　“還不知道怎麼哄呢”她長嘆一口氣，重又仰倒回去。

　　“老闆。”Susan見她發愁的樣子，只覺得她是當局者迷，“我覺得吧，這事沒有誰對誰錯的，Sadel小姐生氣，也只是因為擔心你，你好好認個錯，答應她以後不再干這種危險的事情，不就成了？”

　　陸蘅聽了這話，懷疑地抬起頭問：“這樣就行了？”

　　Aneta從沒有和她吵過架，所以陸蘅對現在這樣的情況真的束手無策，如果但凡換個其他的關係，她都能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但偏偏是她的愛人呢，光這一點，就讓她慌了。

　　“算了，姑且試試吧。”雖然她覺得Susan的話聽起來有點道理，但很大程度上還是抱了一個死馬當活馬醫的心理，畢竟她這位小助理一看也沒什麼戀愛經驗。

　　“老闆！”Susan羞憤地叫了一聲，陸蘅才發現她把自己的心理活動都說出來了。

　　“這些明明就是常識，要什麼戀愛經驗！”

　　陸蘅非常坦然：“那我就是不會嘛。”

　　等陸蘅結束了工作，回到那間小公寓的時候，夜色已深，她站在門口的時候心裏仍然不免忐忑，唯恐Aneta仍然不願意理她，猶豫徘徊了半天，突然“咔嗒”一聲，房門打開了。

　　Aneta面無表情地站在門裡看着她：“外頭涼快是嗎？”

　　陸蘅彷彿受驚的兔子一樣呆住了，眨巴眨巴眼睛，才回過神來，訥訥地說：“不是”然後垂頭喪氣地進了家門。

　　Aneta其實已經並不如何生氣了，她站在窗邊等了很久，所以Susan送陸蘅回來的時候，她第一時間就看見了，算了算她上樓的時間，也就明白了這小孩站在門口不敢進門，心裏早就軟了下來，現在冷着臉，不過是打定主意要讓陸蘅長點記性。

　　陸蘅在門外站得有些久，她想着事情，沒留意手放在了外頭，指節都被凍得有些紅了，房子里很暖和，冷熱交替間，她手指就有些麻癢，正無意識地捏着手。

　　她自己沒察覺，Aneta卻一直注意着她，當下就無可奈何地嘆了口氣，慢慢走過去，將自己的手捂了上去。

　　真是完了，Aneta一邊細緻地搓着陸蘅的手，一邊在心裏想，她這輩子都會被陸蘅吃定了。

　　在那片暖和的溫度覆蓋下來的時候，陸蘅有一瞬間的瑟縮，反應過來之後又去偷看Aneta的神色，卻發現這人垂着眼睛，臉上一點情緒也沒有。

　　陸蘅仍然忐忑，她做了一陣心理準備，然後很有誠意地低聲說：“Ann，對不起。”

　　“你做錯了什麼？”Aneta沒有抬眼看她，語氣淡淡的，聽在陸蘅耳朵里，竟然不知道這究竟是一句簡單的詢問，還是諷刺。

　　“我，我太自以為是了，以為自己已經考慮好了一切，其實並沒有”陸蘅低下頭，很沮喪地說，“我不知道你的祖父也會牽扯進來。”

　　Aneta手上的動作一頓，她呼出一口氣來，最後緊緊地握住了陸蘅的手，她突然覺得自己有些無理取鬧，她當然希望陸蘅面對任何事都能來依靠她，但Aneta也清楚，她的寶貝絕對不是這樣的性格，這件事她想自己來解決，只是因為覺得這件事在她的能力範疇內，並非是因為怕麻煩到她，她沒立場責備陸蘅對她的不信任。

　　這錯了嗎？當然沒有錯，但陸蘅差點因此受到傷害的這個事實，依舊讓Aneta懊惱，她將小孩劃在了自己的羽翼之下，誰料到正是塑造了她翅膀的那個人，在背地里給了陸蘅一刀。

　　威脅來自於她自身，Aneta意識到這個事實之後，便陷入到了一種晦暗的情緒里。

　　其實Aneta在查Stacy同那位姨媽聯繫的時候，便隱約察覺到某些蛛絲馬跡，隱隱地指向了自己的祖父，那位雖然已經交出實權，但餘威仍在的老人。如果對上他，Aneta自認沒有底氣，所以趁着陸蘅在巴黎，她便飛去了赫爾辛基一趟，專門去見了祖父。

　　現在想來，祖父面對她的陳情的時候出人意料的平靜，竟然像是一個不詳的預兆，Aneta想到他冰冷的瞳孔，竟然在溫暖的房間里打了個寒戰。

　　陸蘅的手被她握着，眼睛也一直放在她身上，自然第一時間察覺到了這個不對勁的舉動，她連忙問：“Ann，你怎麼了？”

　　Aneta回過神來，看見愛人關切的眼神，心底突然湧上了無限的勇氣，但外表上卻並不為人所察覺，只是溫柔地笑：“沒什麼，突然有些冷。”

　　這笑容讓陸蘅有了點信心，她試探着問：“Ann，你不生我的氣了？”

　　“我，”Aneta一時有些語塞，而後失笑道，“與其說在氣你不愛護自己，不如說我在氣我自己沒保護好你。”

　　陸蘅一臉茫然：“不是我自己作死嗎跟你有什麼關係？”

　　“你倒是自覺。”Aneta頗有些無奈，“說到底還是因為我的祖父，我原先也想不到他會找上Foster。”

　　陸蘅心有戚戚焉，不過也深感這位老Sadel先生的手腕，他讓Stacy來找自己，毫不在意暴露自己在幕後的身份，就是讓陸蘅投鼠忌器。

　　龐大的家族是依仗，也是負擔，老Sadel的意思很明確，他並不同意陸蘅和他的孫女在一起，如果陸蘅將這件事告訴了Aneta，那麼按照Ann的性格，也就意味着她同家族的決裂，陸蘅不能不顧忌愛人的前程，又如果她繼續堅持和Aneta在一起，那麼這樣的威脅以後肯定也少不了，陸蘅只能戰戰兢兢地活着，想來遲早有一天會分手。

　　他賭的就是陸蘅愛Aneta，卻又沒有愛若生命。

　　不過沒想到卻被Aneta給撞破了，一切後續也就無法進行，如今他成了被動的一方。

　　兩人都是玲瓏心竅，當然想得通其中的關節，陸蘅見Aneta雖然不再追究她的冒失，卻已然開始自責的樣子，便膩在她身上安慰她。

　　“哎呀，我哪有那麼高尚，會為了你們家族的和諧犧牲自己，要是真的受了傷，肯定第一時間撲到你懷裡讓你替我報仇啦。”

　　Aneta看着正撲在自己懷裡的陸蘅，眨着一雙亮晶晶的眼睛，哪裡不明白這是她為了讓自己好受些故意說的，她低下頭，在陸蘅的額頭上落下一個吻：“謝謝。”

　　陸蘅見危機徹底解除，便也咧嘴笑了一下：“不用謝。”

　　Aneta也明白，面對祖父，她並沒有什麼反抗的餘地，但這也並不意味着她不能給自家小孩找回場子，既然祖父用“Sadel”來威脅她，那她也不去洒脫，沒了羈絆反而更輕鬆。

　　她猶豫了一下，最後還是決定告訴陸蘅：“蘅，我做了一個決定。”

　　“什麼？”

　　“我要同祖父說開，驅逐便驅逐，我又不是只憑這一個姓氏活着。”

　　tbc.

# 第121章

　　陸蘅被Aneta的話嚇了一跳, 睜大了眼睛看她，Aneta反而被她的神情給逗樂了。

　　“這麼驚訝嗎？”

　　“也沒有。”陸蘅見她不是開玩笑的意思, 漸漸的也反應過來了，只是眉頭還是微微皺着, “你確定嗎？我知道你不在乎那些身外之物, 但是我想家族於你而言並不只是意味着財富和權勢, 你真的要放棄那些嗎？”

　　Aneta聽着陸蘅的話, 眉目漸漸舒展了, 到最後眼角竟然泛上來些許笑意, 陸蘅不明所以地看着她問：“你笑什麼？”

　　“我只是很開心。”Aneta同她一起在沙发上坐下, 兩個人的手指交纏在一起, 分不出你我, “因為你懂我。誠然，從前祖父的認可對我而言意味着很多，但我從來也不是為這個而活, 我曾經拚命追求‘Aneta’這個名字在甩掉‘Sadel’的後綴之後的意義，後來又釋然了，在自我和家族之間達成了一個平衡。”

　　陸蘅將她的手握得更緊了一點：“你最值得驕傲的是你本身, 而非你的姓氏。”

　　“所以啊，”Aneta長呼出一口氣，眼睛里印着窗外細碎的燈光, “祖父的威脅對我來說, 並沒有意義, 父親母親, 還有Leon，他們並不會因為這個就真的同我斷絕關係，而我所在乎的，也不過是這些罷了。”

　　天色已經黑透了，不過因為地上的燈光，夜空里看不見半點星，只有一輪彎月懸在上頭，被雲層厚厚地遮着，隱約透出來點朦朧的光。

　　陸蘅為二人的前途憂心忡忡，如果老Sadel先生真的狠下心來對付她們，恐怕Aneta無論想要做什麼，都會很艱難。

　　“可是你的祖父，真的就能這樣放過我們嗎？”陸蘅猶豫着開了口，她不想讓自己的話聽起來像是挑撥。

　　不過Aneta卻並不擔心的樣子：“其實我前天還在赫爾辛基，本來想着和祖父透個底，他那時候看起來寬容，沒想到是早有了成算。今天過後，我不用去他面前說明，他應該就已經明白我的態度了，只怕現在紐約分公司的撤令已經下來了，我在家族裡的股份恐怕也會被轉移到Leon身上，這是交換，也是我付出的代價，祖父言而有信，不會再有其他的動作了。”

　　她無所謂，陸蘅卻替她不平：“不是說現在Sadel家的家主是Leon嗎？我看他什麼話也說不上！”

　　“明面上是這樣沒錯。”Aneta好聲好氣地替自己的兄長解釋，“現在公司的決策權都在Leon手上，但祖父積威仍在，家族裡的事情，還是他一個人說了算，父親本就不問這些事，Leon又是他一手帶出來的，更不敢反對他，所以如果他表示反對，大約也就意味着沒什麼餘地可言了。”

　　“真的是”陸蘅看着愛人在燈下的側臉，心疼都快要漫出來了，她原來還覺得陸家的事情是一堆爛攤子，現在和Sadel家一比，到底還有些平民的溫情在，哪裡像這樣無情。

　　“怎麼，心疼我了？”Aneta將她的神情收入眼底，挨近了問她。

　　陸蘅也不掩飾，老老實實地點了頭：“是啊，你也太慘了吧。”

　　她說得太真情實感，Aneta本來只是開玩笑，現在聽了卻不由得一愣。

　　還沒等她反應過來，陸蘅就拍了拍她，故意裝得勉為其難的樣子說：“算啦，既然你要變成無業遊民了，就由我，這個世界超模，來養你好了。”

　　Aneta實在忍俊不禁，倒在她的身上說：“寶貝，你這麼好啊？那我就跟着你混吃等死，當個米蟲好了？”

　　“沒問題，包在我身上！”陸蘅拍着胸脯保證道。

　　看到她這樣子，Aneta實在是喜歡得不行，湊上去對着她的嘴就結結實實地親了一口：“你也太小瞧你女朋友了，我之前賺下的錢，夠咱們倆過好幾輩子啦。”

　　陸蘅抹了抹臉上的唇印，表情還是一本正經的：“那也不成，現在通貨膨脹這樣厲害，我們不能坐吃山空啊，我還是得努力工作！”

　　“這麼想養我啊？”Aneta笑着問她。

　　“對啊，想把全世界的好東西都捧到你面前。”

　　Aneta看着愛人透亮的瞳孔里印着滿滿的自己，心早就柔軟得一塌糊塗，她輕輕地吻了一下陸蘅，低聲說：“我不在乎那些好東西，你已經是我遇上的，最好的事情了。”

　　後頭一天，陸蘅依然在各個秀場間奔波，Aneta唯一要走的那場秀還沒有開始，但她也沒閑着，似乎是見了一些人，又處理了好多事，陸蘅回到公寓也見不着她的人影。

　　但她也沒去問Aneta的行蹤，想來現在正是好多事情收尾的時候，所以她也不去煩她，只是有一件事她很好奇，也不知道Aneta是如何處理的，Stacy這樣一個人的銷聲匿跡，竟然沒有一家媒體提出質疑，陸蘅不知道這不是老Sadel所謂的“交換”中的一環，她不希望這件事成為一個把柄。

　　這天陸蘅等到了很晚，最後她已經無聊到去翻Aneta在kindle上的書了，結果沒看得了兩頁就被睡意征服，以至於不省人事，Aneta回來了都沒有知覺。

　　第二天醒來的時候已經快要中午，陸蘅懵懵懂懂間還記得鬆了口氣，幸好今天她上午沒有秀要走，雖然好多模特在沒有工作的時候，也會選擇出街逛一逛，畢竟街拍也是刷存在感的方式。

　　不過陸蘅懶，就算了。

　　“醒了？”出房門的時候，Aneta正把牛奶從廚房裡端出來，陸蘅還沒完全清醒，看見她懵懵地問：“你怎麼在家？”

　　“怎麼？像我出門嗎？”她將東西都放好了，然後催着陸蘅去洗漱。

　　在洗手間一陣嘩啦作響的水聲之後，陸蘅頂着幾根濕漉漉的額發走了出來，眼底總算清明了一點。

　　“你昨天不是挺忙的嗎？我還以為你今天也好早就出去了。”陸蘅喝了一口牛奶，表情很嫌棄，“又是脫脂的。”

　　“有工作的時候，你還想要全脂牛奶？”Aneta似笑非笑地看她，而後往嘴裏塞了一塊三明治說，“今天事情可以先緩一緩，走完晚上的秀再說。”

　　“可是我不能跟你一塊兒去秀場了，我下午還有一場要走呢。”陸蘅有些失落，她日程排得太滿，像第一天那樣只有一場秀要走的日子，已經成了奢望。

　　“這又怎麼的，我跟你一起去不就好了。”Aneta把陸蘅故意推遠的牛奶杯子又放到她面前，“正好我也有Ralph&Russo的邀請函，全當是看秀去了，你分到了什麼衣服？”

　　“不告訴你。”陸蘅苦兮兮地幹了最後一口脫脂牛奶，報復一樣地衝著Aneta皺了皺鼻子，“等到時候你自己看吧！”

　　是一件婚紗。

　　很多品牌的高定發布都會用婚紗壓軸，但Aneta從沒有想象過，陸蘅穿上婚紗的樣子。

　　美得超乎她的想象。

　　陸蘅的黑髮被綰成了一個鬆散的髻，耳側故意留下了那一綹，彎成了一個柔美的弧度，蕾絲的、及地的頭紗罩在她的發間，花紋間漏出她細直的鎖骨，那是一件抹胸蓬裙式婚紗，蓬大的裙擺更加顯得陸蘅的腰不盈一握，而腰身下方那處美妙的褶皺，因為那泛着冷光的華貴面料，更像是一朵巨大的雪花。

　　和着緩慢悠遠的音樂，陸蘅掐着腰緩緩走來，Aneta看得痴了，眼睛里只剩下這麼一個人，耳邊彷彿響着教堂的鐘聲。

　　在陸蘅終於帶着光消失在T台盡頭之後，所有模特都出來閉場，觀眾們紛紛站起身，為這一場精彩的秀報以不息的掌聲。

　　Aneta隱約聽見身後有人在絮語。

　　“Lu確實是個尤物，我一個女人看了都心動”

　　“哈哈哈，那你可要小心一點，人家確實就是彎的。”

　　“完了，我要開始嫉妒Aneta了”

　　“噓——”她們似乎是發現了她就坐在前頭，很快便閉上了嘴。

　　Aneta沒什麼反應，她直到見到了收拾妥當的陸蘅，心神還是有些恍惚。

　　“Ann？Ann！”陸蘅沖她揮揮手，叫了幾聲都沒反應，便憂愁地說，“看了一場秀而已，怎麼還傻了呢”

　　她這才回過神來，溫柔地看着陸蘅說：“是你太美了，我心裏全是你，就想不了其他事情。”

　　“怪我嗎？”陸蘅走在Aneta前面，去地下停車場找車，她覺得很冤枉，不過被愛人這樣誇獎，她也不免自得，晃着Aneta的車鑰匙說，“怎麼，我穿婚紗是不是特別好看？”

　　許久沒聽見回答之後，陸蘅不滿地轉過頭，卻看見自己一向沉穩鎮定的愛人紅着一張臉，看起來竟然有點，羞澀？

　　“怎麼了嘛？”陸蘅摸不着頭腦。

　　Aneta眼睛里的歡喜快要跑出來：“蘅，你是在跟我暗示快點向你求婚嗎？”

　　什，什麼？！陸蘅目瞪口呆，下意識就否決了：“當然不是！”

　　tbc.

# 第122章

　　晚上的這一場似乎ysl的秀, 秀場很闊氣地就布置在埃菲爾鐵塔下頭。

　　Aneta開着車，陸蘅隔一會兒就偷看她一眼, 她說完那句話就覺得自己沒過腦子，一看Ann, 果然，臉已經放下來了。

　　後來一路上Aneta都沒說話, 陸蘅想打破沉默來着，但心裏總梗着什麼, 她莫名覺得彆扭, 於是乾脆就不開口了。

　　求婚啊她泄氣一樣地倒在椅背上，如果不是Ann剛剛提起來，陸蘅真的從來沒有想過結婚的事。或許是因為母親失敗的婚姻，又或許是因為被背叛過, 她並不將未來寄托在承諾上，因而婚姻於她而言, 同一張輕飄飄的紙也沒有兩樣。

　　但Aneta顯然並不這樣認為。

　　陸蘅出神想着事情，一晃眼的功夫，就已經到了秀場附近，Aneta停好了車, 見她沒有反應, 只能探過身子去給她解了安全帶。

　　“誒？”陸蘅嚇了一跳, 還沒反應過來的時候Aneta已經抽身離去, 同時, 她身體上安全帶的束縛也解除了。

　　“Ann！”眼見着愛人不發一言, 轉身就要下車的樣子，陸蘅連忙叫住了她。

　　Aneta的身影頓了一下，到底還是鬆開了放在門把上的手，她嘆了口氣，轉過來問：“要說什麼？”

　　陸蘅看着她說：“你，是不是生氣了？”

　　“怎麼會。”Aneta搖了搖頭，“我不會對你生氣。”不過前天的那些怒火還歷歷在目，於是她又補充了一句，“只要你不做危險的事情。”

　　“但你就是不開心啊。”陸蘅並不因為她的話而放鬆下來，她潛意識里覺得，如果這件事不處理好，以後她們兩人之間也會因為這個而有分歧，她不想再經歷一次今天的狀況了。

　　Aneta露出了一個有些無奈的表情，她摸了摸陸蘅的頭說：“我沒有生氣，與其說生氣，不如說是懊惱，我忘了你才二十齣頭，比我要小上七歲，是我太着急了。”

　　她說謊了，在陸蘅下意識就否認的那一瞬間，Aneta的心裏確實湧上了一層真切的怒意，這源於最不能言說的那些渴望，這世上沒有人是聖人，誰都希冀付出的感情能有等價的回報，甚至更多，她的愛理應得到陸蘅的全副身心。

　　但這隻是短暫的失控，很快，Aneta就回過神來，她很坦然，並不因為這樣的情緒而感到羞恥，愛情里的嫉妒、佔有慾和錙銖必較永遠不可避免，她對陸蘅的愛卻永遠能成為一道堅不可摧又甜如蜜糖的防線，不讓平衡有一絲一毫的傾斜。

　　現在也沒什麼不好，Aneta這樣告訴自己，最重要的不過是兩個人在一起，兩人確定關係才不過幾個月，陸蘅沒有這樣的想法也正常，只要長久地戀愛下去，總有一天能水到渠成。

　　Aneta並不因為陸蘅的年輕而恐慌，這個圈子浮華，似乎年輕人在裡頭更加容易迷了視線，有好友告誡過她，陸蘅並不是沒有移情他人的可能，但Aneta卻不擔心，她對陸蘅有信心，更對自己有信心。

　　她永遠會是陸蘅最好的選擇。

　　陸蘅聽了Aneta的話，心還是虛的，她扯着Ann的袖子，信誓旦旦地說：“我當時真的沒想太多，Ann，你知道的，我最愛你了。”

　　這句話彷彿一張宣判書，Aneta絕望地想：“完了，這個甜蜜的小混蛋，真的把我吃得死死的。”

　　“我知道。”她溫柔地笑着，半點都沒有泄漏心裏的情緒，捏了捏陸蘅的耳垂說，“好了，我們該去後台準備了。”

　　Aneta是ysl的繆斯，品牌給的待遇一向好，這次不僅要開秀，還要領閉，陸蘅就輕鬆多了，她走ysl的次數不多，所以只是在人群里混個位置。

　　因為是露天的場地，模特們化妝換衣都在臨時搭建的棚子里，轉身走動間就更加顯得逼仄，陸蘅因為之前的事還是理虧，所以一直跟在Aneta身後，看着她同設計師親密地交談，乖得很。

　　照例有攝影師在搜集後台的素材，想來是要放在官網或者品牌的官方賬號上，可以當作整場秀的花絮。

　　鏡頭一一掃過了正在化妝的模特，幫助換衣服的助理，四處奔走的設計師，最後，停在了她和Aneta身上

　　陸蘅原本在發獃，靠着那點對鏡頭的敏感才發現了自己正在被拍，她看了一眼身邊人，Aneta正在說話，一點都沒有察覺的樣子。

　　她原本想着，不過是幾秒鐘的事，攝影師拍完了應該也就把鏡頭移開了，沒想到那攝像機就像被定住了一樣，盯着她們兩個人不放。

　　陸蘅覺得這樣傻站着有些不太好，便舉起一隻手笑了一下，算是打了個招呼，沒想到這個動作不僅沒讓攝像師滿足，還引起了Aneta的注意。

　　“怎麼了？”她側過身子低聲問了一句，然後就順着陸蘅的視線，看見了在不遠處的鏡頭。

　　“要不你們聊吧，我先過去化妝好了。”陸蘅摸不準那攝影師到底想拍什麼，站在那裡總覺得彆扭，就對Aneta這樣說了，然後就準備離開。

　　Aneta卻沒一點不自在的樣子，比起陸蘅，她要更加適應鏡頭，更不用說這是在工作的地方，不過她也沒攔着，只是無比自然地伸長脖子，在陸蘅嘴唇邊親了一口才說：“好，你去吧。”

　　陸蘅不習慣這樣大庭廣眾之下的親昵，平日里牽個手都能臉紅，更別說這麼多人看着她被親了一口，暈乎乎地離開之後，她下意識地看了一眼鏡頭的方向，發現那攝影師已經心滿意足地去拍別人了。

　　原來是想拍這個嗎？陸蘅懵懵地想。

　　“你和Aneta的感情真好。”造型師一邊打理着陸蘅的頭髮，一邊羡慕地說。

　　陸蘅還是有點害羞，便什麼也沒說，笑着應下了。

　　ysl的風格一向簡約優雅，因而秀場妝容也沒有什麼出格的地方，模特看起來都乾淨清爽，彷彿吹過埃菲爾鐵塔的夜風。

　　髮型師打量了一下陸蘅的臉型，又抖了抖她的頭髮，思索片刻之後還是拿起了放在旁邊的一罐髮膠，抓着她的頭髮就鋪天蓋地地噴了過去，然後就這裏那裡地抓了幾下，最後不知怎麼的，就搞出了一個看起來蓬鬆自然，其實大風都吹不動的髮型。

　　陸蘅手欠想上去摸一下，被發型師一把拍了下來：“你可別動，要是塌了，還不知道要補多少髮膠。”

　　這句話把陸蘅嚇得一點好奇心都沒了，她現在都覺得頭上像套了個罩子，要是再來一回，估計晚上回家的時候，Aneta都能把這個髮型原樣從她腦袋上掀下來。

　　之後逐漸就忙得不可開交了，四處穿梭的人潮交織在一起，陸蘅坐着的椅子都被人撞了好幾下，一開始還能聽見幾句“對不起”，後頭大家就都麻木了。陸蘅原本一直注意着Aneta來着，但不過是閉上眼睛畫個眼線的功夫，鏡子里的那個人影就不見了。

　　她剛要轉頭去找，卻被化妝師一把掰過了臉：“你動什麼呀？生怕我手不抖是嗎？”

　　陸蘅沒辦法，只能用餘光去找，快看成斜視的時候，終於在離她特別遠的一處化妝台看見了Ann，她頭髮上都是夾子，正仰着頭讓化妝師畫眉毛。

　　或許是感受到了陸蘅的目光，她微微側過頭，一瞬之間，兩人就對上了視線，彷彿是本能一樣，Aneta看着她，就露出了一個特別美好的微笑。

　　陸蘅恍惚了，只覺得宇宙都被壓縮成了一粒塵埃，然後在最極致的時候爆炸開來，一時間，人神歸位，萬物有靈，她？她飄飄欲仙。

　　秀很完美，Aneta在結束之後卻一直找不見陸蘅，等到後台的人潮都散去了，她才在一個被衣架擋着的角落裡看見了她。

　　“怎麼躲在這裏？”她問，自己也蹲在了陸蘅的對面。

　　“像不像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陸蘅抬起眼睛，對着她笑。

　　Aneta回憶着當時的情形：“我不過是想找個地方休息一會兒，沒想到有人就冒冒失失闖進來了，不過幸好，是個漂亮的小傢伙。”

　　陸蘅笑彎了眼睛：“你就知足吧。”

　　“我當然知足。”Aneta也笑着應了，她有些感慨地說，“現在想想，發生了那麼多事情，也才過了一年多。”

　　“誰說不是呢”陸蘅嘟囔了一句，她四處看了看，然後斜過身子，不是很滿意地拽過來一把裁布料的大剪刀，嘀咕道，“算了，將就用吧。”

　　“寶貝，你干什麼？！”Aneta話問到一半，就看見陸蘅拽着自己的一綹頭髮，剪了挺長一段下來。

　　陸蘅沒回答她，反而衝著她勾了勾下巴說：“喏，手伸出來，右手。”

　　Aneta不明所以，但還是依言伸出了自己的右手。

　　蹲坐在她面前的這個女孩兒牽過了她右手的無名指，然後將自己的那一縷頭髮，一圈一圈地綁了上去，一邊繞着一邊說：“我也沒準備，不過在我們國家，有一種說法叫‘結髮’，頭髮大概也能算個定情信物，誒，噴了那麼多髮膠，應該能固定住吧”

　　她最後的話都成了自言自語，那髮絲繞到最末，被陸蘅並在一處捏了一下，竟然真的粘住了，她滿意地舉起來端詳了一下說：“你別嫌棄，現在就將就一下，明天，我就帶你買大鑽石去！”

　　Aneta蜷起手指，將她的手握在手裡，語氣輕柔得像是怕驚擾了玫瑰上的蝴蝶：“寶貝，你在求婚嗎？我可還沒說我願意呢。”

　　陸蘅一愣，看見Aneta的笑就明白了過來，她惱羞成怒地撲到了Ann的身上，很有分量地威脅着：“你敢不答應？！”

　　Aneta大笑出聲，然後低頭，吻住了陸蘅不依不饒的嘴唇。

　　tbc.

# 第123章 完結

　　陸蘅求完婚地第二天, Aneta就飛回紐約處理事情了, 說好的鑽石也沒來得及買，兩個人正是難捨難分的時候，臨別之時那不舍的氣氛，簡直要把Susan甜得牙疼。

　　有情人不在身邊, 陸蘅不工作的時候就害了相思，常常陷入變幻的情緒了, 盯着一個路燈就開始微笑簡直是再常見不過的事情。

　　幸好時裝周在两天之後也就結束了，不過陸蘅走完了最後一場卻還是得不到喘息, 早就排好的日程表告訴她，所有的秀結束之後, 她還有一場珠寶展要參加。

　　陸蘅本來是不耐煩來着, 畢竟她一向懶惰, 敬業也從不體現在參加活動方面，就想讓Susan找個理由幫她推了, 沒想到一向對她言聽計從的小助理卻勸了她一句。

　　“老闆，你不是正在看戒指嗎？這次的珠寶展肯定有好多品牌, 不是正好可以挑一挑？”

　　道理確實是這個道理，陸蘅摸了摸下巴, 最後終於點了頭。

　　然後現在的陸蘅就站在一堆珠光寶氣的展示台前，心裏恨不得錘爆Susan的頭。

　　她為什麼會指望在這種高定珠寶展上頭，能為Aneta找到一枚能日常佩戴的戒指呢？陸蘅麻木地環視了一周, 光是看着, 就覺得眼睛都要瞎了啊。

　　不光是極具設計感的首飾, 她在裝模作樣四處欣賞的時候，甚至還看見了好幾塊赤|裸裸地放在黑色天鵝絨展台上的鑽石，就是為了展示切割工藝。

　　這得有，幾十克拉吧，某種意義上是個土包子的陸蘅小心翼翼地偷看了一眼展牌，然後成功地被上頭的介紹嚇了一跳。

　　這麼大！用來吃嗎？！

　　繞是陸蘅沒有仇富心理，現在被這簡單粗暴的財富象徵衝擊着視覺，也不免憤憤不平起來，萬惡的資本主義！全然沒意識到，自己家裡頭的那位，也被她罵了進去。

　　千里之外的Aneta對着交接工作的人打了一個巨大的噴嚏，她有些尷尬，不過原本因為她的離開而傷感的氣氛，也被沖淡了些。

　　陸蘅不知道她現在在干什麼，她只知道，在展廳里熬過了幾個小時之後，她的腰都快斷了，同時，Susan這個月的獎金應該也會岌岌可危。

　　“老闆，你肚子餓不餓啊？”Susan接到她之後，興許是自己心虛，鞍前馬後殷勤得很。

　　“我還想着如果你不知情就算了，沒想到，你這是明知故犯啊。”陸蘅看了她一眼，從她那狗腿的態度里就知道這小孩是故意的了。

　　Susan認錯態度良好，苦哈哈地同她訴苦：“老闆，好歹這是復出，您不能再跟從前一樣，想不去就不去了，而且我聽經紀人說，好像VCA想要跟咱們合作呢，這次也算一個相看。”

　　陸蘅總算明白了那個跟她搭話的總監是怎麼回事了，她也沒有要為難Susan的意思，半真半假地抱怨過之後就躺回了椅子上，懶懶地說：“說起來我還沒接過珠寶的代言。”

　　“以後肯定會越來越多的！”Susan發動了車子，情緒很高昂地說道，“老闆，你這次復出的反響特別好，我都看見好幾家報紙登你的頭版了，更別說網上的那些媒體，有個說法現在還挺火的，他們說您是從更深的海域里游上來的海妖，在近海沒人有還手之力。”

　　“是嗎？”陸蘅語氣淡淡的，像是並不將這些讚美放在心上，她經歷過烈火烹油的鼎盛，也有過萬人唾罵的低谷，所以明白最難測的就是人心，她不強求，所以修成了寵辱不驚。

　　Susan卻不能理解，還以為她在發獃，沒聽見自己說話，便問道：“老闆，想什麼呢？”

　　陸蘅換了只撐腦袋的手，心事重重地說：“你說Ann是戴簡約一點的戒指好看，還是更適合華貴一點的？”

　　無辜被喂狗糧的Susan：

　　在飛回紐約的飛機上，陸蘅之前合作的那個藍血品牌趁着時裝周的餘熱，放出了她拍攝的新一季彩妝廣告，等到她落地的時候，機場的免稅店裡和LED屏上已經鋪天蓋地的全都是廣告了。

　　陸蘅去了趟洗手間，Susan等她的時候，就看見了那張佔了整個櫥窗的巨幅廣告，下意識的就停住了腳步，那上頭是陸蘅的臉的大特寫，品牌最終採用的是紅唇的那一張，她被繁花深深地掩着，美麗卻絲毫都不遜色，黑色的髮絲和眼瞳應着艷紅的嘴唇，看得人鼻尖也聞到了一陣馥郁的芬芳，明明還是初春，卻彷彿置身於盛夏的花叢。

　　她看得愣住了，半晌之後回過神來覺得有些羞赧，明明是每天都能看見的人，每次見到老闆盛裝的樣子卻還是不由得出神，不過周圍被美色所迷的不止她一個，Susan眼見着不知道第幾波行人在海報前駐足片刻后，就抬腳進了店裡，直奔着新品的櫃檯就去了。

　　果然，美貌是萬能的通行證，Susan不由得在心裏感慨了一句。

　　“走了，傻站着看什麼呢？”身後突然傳來這麼一句話，她轉過身，就看見陸蘅正往手上摸護手霜，一邊催促地看着她。

　　“老闆！看，你的廣告！”

　　陸蘅瞥了一眼，一點反應也沒，反而看起來還挺不耐煩的，她護手霜擠多了，現在手上粘糊糊的不舒服，但是沒有辦法，Aneta勒令她不能再像以前一樣對皮膚一點都不上心，洗完手之後必須要好好保養。不過因為這個，她現在只想回到那個小公寓里，快點見到她的Aneta。

　　Susan見她快步走了，連忙追了上去問：“不好看嗎？我覺得特別好看呀，好多人也進去買！”

　　陸蘅揮了揮手，一句話就讓她閉了嘴：“全是ps的，不知道嗎？”

　　等陸蘅一推開家裡的大門，就看見了Aneta正抱着發財坐在客廳的沙发上，電視機開着，不過只是充當了玩樂的背景音，一人一貓聽見了開門的動靜，齊齊地轉頭看了過去，然後，陸蘅就被她的全世界收入眼中。

　　“Ann！”明明才分開三天，陸蘅卻覺得像久別重逢，興奮地飛撲了過去。

　　陸發財慘叫一聲，總算在最後關頭拖着溜圓的身體，逃離了主人的重擊，然後蹲在旁邊，看着自己的另一個主人硬生生地接住了這個擁抱。

　　喵，他臉上的毛都皺了起來，一看就很疼。

　　Aneta卻摸了摸懷裡陸蘅的腰，有些心疼：“瘦了。”

　　“工作嘛。”陸蘅現在倒洒脫，沒半點之前被逼着吃沙拉的委屈和抱怨。

　　“之後要給你補回來。”

　　“行行行。”陸蘅胡亂地點頭答應了，也不知道聽沒聽進去，不過現在的重點不是這個。

　　她伸手在自己的大衣口袋裡掏了半天，最後拿出來一個小盒子，獻寶一樣地給Aneta看，語氣里滿滿的得意：“喏，答應給你的大鑽石！”

　　Aneta失笑，伸手拿過了那個盒子，看印戳應該是私人的定製作坊，她抬眼看了一下陸蘅，戲謔道：“下了血本呀？”

　　陸蘅摸了摸鼻子，是很貴沒錯，她眼睛亮晶晶地催促道：“哎呀，這個不重要，你快打開來看！”

　　天鵝絨的戒托上躺着一枚素凈的戒指，除了正中一塊鑽石，再也沒有別的紋飾，所以雖然鑽石醒目，但日常佩戴也並不顯得突兀。

　　“很好看，你送的我都很喜歡。”Aneta乾脆將戒指從盒子里拿出來，遞給了陸蘅說，“來，幫我戴上。”

　　最後那枚戒指沉在她無名指的指根，彷彿一個圈定了的誓約。

　　Aneta抬起手看了一陣，突然想起了什麼問：“你買的是對戒嗎？”

　　陸蘅愣了：“不，不是啊，這不是專門給你買的嘛。”

　　“那難道我一個人結婚嗎？”Aneta啼笑皆非，為這個一向精明的小愛人的難得的糊塗。

　　“啊”陸蘅才想起來這麼一出，不過她天生沒什麼儀式感，眼珠子轉了轉之後，她乾脆伸過手去，將無名指在Aneta舊金色的頭髮上繞了一圈，然後得意洋洋地給她看，“這不就有了嗎？”

　　Aneta看着她的樣子，喜歡到不行，只能在她的唇上狠狠地親了一下：“那也不可以，這樣只有我知道，我還是要買個戒指宣誓主權，讓那些肖想你的人都自覺地滾遠點。”

　　“好呀。”陸蘅甜得像一塊小蜜糖，抱着Aneta的脖子膩膩地說。

　　兩人笑鬧了一陣，直到陸蘅有些累了，打了個哈欠，Aneta才摸了摸她的腦袋問：“要不要去睡？”

　　陸蘅搖了搖頭，黑色長發鋪散在Aneta胸口，同她的金髮交纏在一起，昏暗燈光下，一時竟也分不出彼此。

　　“不了，再躺一會。”她聲音里還帶着倦意。

　　在這樣安寧的氣氛里，陸蘅難免想到以後：“Ann，你離開公司了，之後打算怎麼辦？”

　　“不是說你養我嗎？”Aneta語氣裡帶着笑意。

　　陸蘅知道她在開玩笑，所以也語調輕鬆：“當然可以啊，就怕你自己不願意。”

　　Aneta沉吟了一陣，最後說：“我在計劃將之前的工作室擴展成正式的模特公司，畢竟我在這個行業里待了十年，各方面也都很熟悉。”

　　“那很好啊。”陸蘅充分地表示了贊同，她想起之前的那件事，神色又不禁有些黯然，“總不能再讓那些年輕女孩子被帶上彎路，她們有個可靠的公司真的會好很多。”

　　“嗯。”

　　“我還可以讓Zac來幫我！”陸蘅片刻后又恢復了精神，“反正他在家裡也無所事事，我看Haley已經恨不得能把他踢出家門了。”

　　“當然可以。”

　　“培訓一定要到位，我看現在這批模特的檯布就頭疼。”

　　“好。”

　　“還有經紀人也很重要！絕對不能再有Turner夫人那樣的人了！”

　　“好。”Aneta寵溺地看着她，把一切都答應了下來。

　　後來，陸蘅在MDC榜單上長盛不衰，最後成功升仙，同Aneta並列Icon榜單。

　　也不知道是不是巧合，雖然入榜時間不同，但在官網頁面上，兩人卻並肩而立。

完